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五五・經部・四書類

讀論質疑一卷 〔清〕石韞玉撰……一
論語魯讀考一卷 〔清〕徐養原撰……二一
論語通釋一卷 〔清〕焦循撰……三五
論語旁證二十卷 〔清〕梁章鉅撰……五一
論語説義十卷 〔清〕宋翔鳳撰……二六九
論語偶記一卷 〔清〕方觀旭撰……三三一
論語異文考證十卷 〔清〕馮登府撰……三四五
論語後案二十卷 〔清〕黄式三撰……四一五

267805

吳門石氏著

讀論質疑

本衙藏板

讀論質疑

目録

道千乘之國
則以學文
學則不固
父母惟其疾之憂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攻乎異端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敬忠以勸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八佾舞於庭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射不主皮
爲力不同科
哀公問社於宰我

管氏有三歸
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瑚璉也
無所取材
宰予晝寢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足恭
少者懷之
與之粟九百

犂牛之子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
夫子失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
哉
自行束脩以上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五十以學易
詩書執禮
謂之吳孟子

三以天下讓
三年學不至於穀
有婦人焉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太宰
河不出圖
雖少必作
唐棣之華一章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東首
山梁雌雉一節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鯉也死
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浴乎沂風乎舞雩
吾與點也
去兵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子路無宿諾

不可以作巫醫

桓公九合諸侯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作者七人矣

子路宿於石門

君子固窮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

辭達而已矣

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

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鄉原德之賊也

齊人歸女樂

楚狂接輿

虞仲

擊磬襄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讀論質疑

東吳石韞玉著

道千乘之國

馬注曰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國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

包注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

按方田法積尺以爲步積步以爲里當阡陌未開之時田制廣狹一成而不可變故三代之所損益度有長短而田無盈朒逮七國以後經界既多不正而權度量衡又更古法如王制所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云云可見漢尺與周尺迴殊而阡陌亦非成周之舊矣馬氏包氏二說皆執載籍而懸擬之其實未必合於周官

之法故朱子亦無折衷總以千乘為大國則無疑義耳

則以學文

馬注曰文者古之遺文疏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

朱子集注曰文謂詩書六藝之文詩書而外別有六藝則指禮樂射御書數而言矣按春秋明王道聖人假年學易二者皆非弟子所能而射御書數正幼儀之事當從朱注為是

學則不固

孔注曰固蔽也疏謂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

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文理

朱子集注從後說然玩兩則字有平列之勢孔說為長

父母惟其疾之憂

馬曰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疏曰子事父母唯其疾病然後可使父母憂之疾病之外不得妄為非法貽憂于父母也

朱子集注曰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與舊說不同按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以為忘孝之道此正是體父母之心為心者也武伯生于世祿之家或有縱情聲色盤樂田漁之事故夫子告之如此馬說似支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包注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於人若人唯能供養於父

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

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愛而不敬獸畜之

朱子集注從後說按經文皆能有養能者犬馬之能也禮曰左右就養無方養字之義原兼服勞而言犬馬為人服勞謂之能養何為不可人即不能養其親亦何至遂有豕交獸畜之事聖人斷不為此不倫之擬矣

攻乎異端

按舊說皆以攻為專治之意愚謂不然攻為

攻伐之謂卽鳴鼓而攻之義夫世之有異端猶人之有疾病人之元氣充滿雖有風寒燥濕隨感隨發必不至於戕生若病機未萌而先以藥石攻之病未除而元氣先受其害聖人之於異端亦復如是但勤我修齊治平之業雖有異端亦無從爲害於當世故夫子見老子而有猶龍之歎非不能攻也恐攻之而成害也孟子不知此意極力以攻楊墨卒之楊墨未能攻去而變本加勵轉流爲佛老之教滋蔓以至於今此夫子之所謂害也蓋與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一章同意

孫奕示兒編曰攻如攻人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止明太祖亦同此意閻百詩作四書釋地引之愚以爲尚知其一未知其二惟羅泌路史發揮之論曰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害道在所攻矣而聖人且不之攻者非不之攻也攻之則害有甚也云云最得聖人之心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疏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諸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也舉邪枉之人用之廢置諸正直之人則民不服其上也

朱子集注曰諸衆也正宗邢旨唯王氏困學紀聞曰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以諸字爲之於二字解正與舜有天下舉皐陶湯有天下舉伊尹之義符合其義較長

敬忠以勸

以與也古通用觀昌黎之文如此甚多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包注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

朱子集注曰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則以孝乎二字截句按書君陳之篇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並無孝乎惟孝之語當從朱注爲是

八佾舞於庭

馬注曰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疏曰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者杜預何休說如此其

諸侯用六者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十六人士二二四人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人士二爲二八十六人今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卽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杜之說

朱子集注曰每佾人數如其佾數亦宗杜說惟顧氏左傳杜解補正引宋史傳隆之言以舞以八人爲列其說甚詳且確玆附於後

顧寧人左傳杜解補正曰六六三十六人東坡志林引宋書樂志文帝元嘉十五年給彭

城王義康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隆同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隆言是也

愚又考楚辭招魂篇曰二八齊容起鄭舞些大招篇曰二八接武投詩賦只亦八人爲列之證也顧說爲是舊疏不可從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疏曰此章言中國禮義之盛而夷狄無也舉夷狄則戎蠻可知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

按邢氏泥於中外之說故有是論其實悖於聖人之旨夫夷狄亦何常之有孟子謂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則所謂蠻夷戎狄者不過東南西北之異名楊子曰在夷狄則進之正合夫子春秋之旨豈曰夷狄之有

君尚不如諸夏之無乎

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此正夫子居夷之意較舊說爲優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馬注曰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一句逸也

朱子集注以三句皆爲逸詩而馬以末一句爲逸詩蓋章刪句句刪字之說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孔注曰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按僖公逆祀一入廟卽見何待既灌之後乎朱注以爲既灌之後浸以懈怠而無足觀於義爲優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孔注曰奧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

朱子集注則以奧喻君以竈喻權臣與孔說大同小異而非其旨按竈有常神奧爲虛位奧所祀之神卽竈神也安得析奧與竈而兩

屬之乎唯崑山顧氏之說爲得解附錄於後

顧寧人日知錄曰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卽竈之神矣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注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

射不主皮

馬注曰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疏謂古者射禮張布爲侯而棲熊虎豹之皮於中而射之射有五善焉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禮樂容節也周衰禮廢射者無復禮容但以主皮爲善故孔子抑之

朱子以主皮爲貫革閻百詩辯之曰陳氏禮書有主皮之射有貫革之射析爲二主皮之射四字見鄉射禮貫革之射四字見樂記各不相蒙而集注以貫革解主皮恐非按古者射以觀德不必貫革并不必主皮也此正是尚德不尚力之徵蓋貫革以力卽主皮亦以力也孟子所謂其至爾力者是也不至則何由中乎若夫不主皮但取其志正體直合乎

禮樂之節而已

爲力不同科

馬注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疏謂古者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强弱無別而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爲力役不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

朱子集注曰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則

以兩句合爲一事似不如舊注之長

哀公問社於宰我

疏曰謂用其木以爲社主張包周本以爲哀公問主於宰我先儒以爲宗廟主者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亦爲宗廟主今所不取

管氏有三歸

包注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疏謂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唯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有三歸

劉向謂管仲作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朱注

據之按三歸之義不可知而其爲臺名必非無據若夫娶三姓之女禮大夫之家原有貴妾不可爲不儉之證

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疏曰適厚莫薄也比親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義者則與之相親也

按此節舊注指天下之人說朱注指天下之事說夫炎而附寒而去鄉黨自好者不爲何足爲君子辯乎朱說長矣

瑚璉也

包注曰夏曰瑚殷曰璉疏曰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則夏名璉殷名瑚而包咸鄭康成等說此論語賈服杜等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或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按名物象數之說皆出漢儒後之學者以其去古未遠一切宗之豈知經籍遭秦燼之餘零落殆盡無論注釋不足據即明堂位亦未可盡信總之疑以傳疑可耳不容以臆說曉

曉致辯也

無所取材

鄭注曰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

一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字材哉同

朱子集注曰識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按此正與是道也何足以臧同一轉語古文多通用易財成天地之道以財爲裁則此以材爲裁亦何不可

宰予晝寢

韓愈論語筆解作畫寢言繪畫其寢室也

按此說可以廣學者之異聞耳未足據以爲是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性與天道其理雖甚深微然子旣言之則何不可聞之有此蓋孔子旣歿之後子貢追想言之所謂文章卽指夫子所刪定之六經若曰其書具在而提耳之言今不可得也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鄭注曰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乃三思疏謂此章美魯大夫季文子之德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皆三思之然後乃行常寡過咎孔子聞之曰不必乃三思但再思之斯亦可矣

按此節舊注以爲美文子朱注以爲譏文子夫人發慮出謀貴乎有斷故由也果夫子許其爲從政之才三思本無益也何美之有

足恭

孔注曰足恭便僻貌疏謂足如字便習盤辟其足以爲恭也

一曰足將樹切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於人也

按禮之言足容者不一立毋跛坐毋箕周還中規折還中矩圈豚行端行弁行何者不與恭期而聖人乃以足恭爲病乎足成之說亦支朱注曰足過也何等直捷

少者懷之

孔注曰懷歸也疏謂少者歸己施之以恩也

按懷念也書文王懷保小民卽此懷字

與之粟九百

孔注曰九百斗耳

經文不言何器孔曰九百斗想當然之辭耳

按原思爲宰不過足以代耕而已九百斗正與百畝之產相當孔說是矣

犂牛之子

注言父雖不善不害其子之美疏云仲弓父賤人而行不善朱子集注因之

按仲弓之父其名不見於經傳何以知其賤而行惡可謂無稽之談考王充論衡自紀篇

云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身
顏路庸固回傑超倫明明以伯牛爲仲弓之
父漢人學有師傳必非無本夫子以犂牛喻
之或傷其有惡疾耳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

孔注曰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
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
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疏謂此章
言世尚口才也鮀有口才時世貴之宋朝善
淫時世疾之言人當如祝鮀之有口才則見

貴重若無祝鮀之佞而反有宋朝之美難乎
免於今之世害也
按此節當有感於衛事言之謂佞雖非賢者
所尚然用之尚足以濟一時之變今并此無
之而徒令艾豭之醜兆亂宮闈彼靈公者方
以尸居餘氣姑息容姦雖欲求免不可得矣
舊說皆支離無據不可爲訓

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
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蔡
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
按此二說疏亦引之然玩天字意究以誓言
爲是左氏所載誓辭甚多皆有所字與此可
證如注所言則夫子當時即不見南子未必
遽有殺身之禍何得以文王羑里擬之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鄭注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
與出則事公卿一章何有於我句參看自是
不敢自居之意蓋聖人謙而又謙之辭鄭說
支

自行束脩以上

疏云束脩禮之薄者朱注同
按束脩即姱修之謂後漢杜詩薦伏湛曰自
行束修訖無毀玷鄭均傳束修安貧此類甚
多所云未嘗無誨者正聖人與其潔也之意
若以贄爲言豈有夫子設科而及此者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王注曰此齊疏謂斯此也謂此齊也言我不
意度作韶樂乃至於此齊也
按斯字自指樂之盡善盡美而言若謂韶樂

至齊則自敬仲奔齊抱其故器而來事屬尋常聖人豈得之意外而有不圖之歎且魯備六代之樂吳札請觀猶及見象箾韶舞聖人從襄摯諸人游正樂而雅頌得所豈獨於韶未之前聞乃在齊而爲此驚歎之語乎朱注謂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其義長矣

五十以學易

孔注曰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

過

按假數年而五十則聖人爲此語正四十不惑之年彼蘧伯玉欲寡其過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可見聖賢心心相印之妙就將征邁大率不甚相懸也

詩書執禮

陸文裕說執禮爲藝禮

按許氏說文注我藝黍稷作我執黍稷則藝執二字古本通用

謂之吳孟子

疏曰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稱孟子也

朱子集注曰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按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是魯國之史但稱爲孟子矣繫之以吳或出於當日舉國之微辭故邢氏以爲魯人常言冣是苦心說經處如朱注所云則吳孟子之稱若出自昭公者既諱姬爲子而復繫子於吳當不若是之愚矣

三以天下讓

疏曰鄭康成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太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

按朱注云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夫左傳所云泰伯不從者謂太王歿時太伯不侍於側豈曰翦商乎哉

三年學不至於穀

孔注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易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

按古文簡易通用者甚多以至作志文義甚順若三年學而不善方且惡其不才何不易得之云

有婦人焉

馬注曰謂文母疏謂文母文王之后太姒也從夫之謚武王之母謂之文母

朱子集注引劉氏之說以爲子無臣母之義婦人蓋指邑姜於義較長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何晏集解曰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皇侃疏曰利者天道元亨利萬物者也與者言語許與之也

朱注引程子之言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按舊注以利爲利萬物之利夫利及羣生正聖賢民胞物與之意何爲罕言哉若如程子之說則又不然論語一書言仁者四十五言命者六何謂罕言哉竊謂與字當以皇侃許與之說爲是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自夫人放於利而行而命有所不信仁有所不知聖人對病發藥先祛其貪利之心而惟命是與惟仁是與斯天理渾然而成敗得失之私見不存於胷中矣利字從程子之說與字從皇侃之解則其義自相爲表裏發明矣

太宰

孔注曰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

按檀弓載吳侵陳陳太宰嚭使於師則陳亦有太宰而考史記則吳侵陳正孔子在陳之時或者孔子在陳識防風之骨辨肅慎之矢測桓僖之災故太宰驚其多能也歟閻百詩四書釋地亦如此言之

河不出圖

孔注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圖出並不指何王何代朱子以龍馬負圖伏羲時出其實河圖不止伏羲時出也堯舜禹時疊出成王周公時又出總之爲盛世之應而已

雖少必作
疏謂夫子見此三種之人雖少坐則必起行
則必趨
朱子集注少當作坐按少謂年少之人如字讀不必作坐
唐棣之華
孔注曰唐棣栘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

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惟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
按此連上可與共學爲一章其說甚支不如析作二章爲是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孔注曰今之被也
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朱子集注宗之愚謂此自記寢衣與齊無涉所謂長一身有半者其長於人有一身之半若今小襖之類至今北方人皆著衣而寢其制

如此此與褻裘正以類相從非錯簡也舊注皆謂長有一身而加半藉曰覆足則八尺之身得九尺之衣已足矣必加一身之半至一丈二尺何所取乎且褻裘之袂尚從其短以便作事而寢衣如此之長頗不利於起居似非聖人之意也
雖疏食菜羮瓜祭必齊如也
孔注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
按注謂三物明明疏食菜羮與瓜矣且禮玉藻曰瓜祭上環則瓜並非不可祭之物陸氏

改瓜爲必不知所取何義
東首
包注言夫子疾處南牖之下疏謂病者常居北牖下爲君來視則暫時遷鄉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之
朱子集注曰東首以受生氣也
按朱注非是夫人生在世何時不當受生氣而必待疾乎必待君視之時乎疏謂暫遷南牖亦非將欲令君南面而視東首亦可西首亦可何所擇而必東首也蓋古人臥常在南

牖下而室中以東向爲尊君至視疾必東向
坐病者必東首始與君相對西首則相背矣
觀伯牛寢疾夫子自牖執其手此卽人皆卧
南牖下之證今之京師人家尚然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孔注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
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
食故三嗅而作作起也

鼂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
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

按子路共之者向雉以求時哉之義而雉不
覺驚而作此正色斯舉之證也舊注不可從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孔注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疏謂此章
孔子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先後之輩

皇侃疏曰先輩謂五帝以上後輩謂三王以
還非是夫子論爲邦之道行夏之時乘殷之
輅服周之冕兼用三代之制豈有舍三王禮
樂而遠從五帝之理必不然矣蓋周末文勝
夫子自少而壯壯而老所見先後輩已風尚
之不同如此以明世風升降亦不當耑指弟
子言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鄭注曰言弟子從我而曾於陳蔡者皆不及
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按春秋之國權在世卿士之所爲仕進者不
過邑宰家臣之屬耳如仲弓冉求季路皆爲
季氏宰子游爲武城宰子夏爲莒父宰而史
記仲尼弟子列傳謂宰我爲臨淄大夫此而
爲不仕進誰爲仕進者當以朱注爲是

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孔注曰空猶虛中也王弼曰命爵命也江熙
亦曰賜不榮濁世之祿

按不受命應作不仕解不當依注作貶辭

鯉也死

孔注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
疏曰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
淵卒時孔子年六十二伯魚年五十先孔子
死則鯉也死時孔子年七十左右皆非在大
夫位時而此注云時爲大夫未知有何所據

也又曰據其年則顏回先伯魚卒而此云云又似伯魚先死者

王肅家語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爲詳也或以爲假設之辭

按經文明明伯魚先顏淵而死王肅以爲假設之辭豈有此理大率年歲數目有錯誤處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孔注曰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

按此說善人太高朱注說善人太低愚謂善

人有入道之姿然可成可敗非學無以成其功苟不踐古人之迹亦不能入古人之室也如此解豈不直捷

浴乎沂風乎舞雩

韓愈筆解作沿乎沂仲長統樂志論引此作諷乎舞雩之下

按周正暮春乃建寅之月魯地沍寒此時非可風浴之時況曾點雖狂士終屬聖門之賢何至童冠雜沓白晝裸裎而浴於川如劉伶阮籍之徒放浪形骸之外者則可曾是聖人之門而有是哉朱子有見於此乃訓浴爲盥濯然楚辭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則浴字自指澡身而言不得借言盥濯也浴字斷乎爲沿字之訛孔安國書傳云順流而下曰沿春水方生汎舟溯洄亦游人之常風字作諷字解古人亦通用

吾與點也

周注曰善點獨知時朱子亦謂夫子歎息而深許之

愚謂此與字當作偕字解不當作許字解所

謂與點者亦乘桴浮海從我其由之意蓋以三子之志雖皆自命不凡而明王不作天下莫能宗予其志亦終託之空言惟暮春童冠之樂現在境地可與之同喟然一歎無限身世之感若謂夫子許點則夫子所問酬知之具而所許在無心於世之人忽熱忽冷毫無定見豈聖人裁成後學之意哉恐舊注未得其旨姑存鄙見以質後人。孔門人物以中行爲第一等狂者爲第二等狷者第三等曾點在聖門是第二等人物朱子說到上下同

流亦太過
足兵
顧氏日知録謂古之言兵皆指器言無有指人言者
按古云兵者凶器顧說是也
惜乎夫子之説君子也
鄭注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
按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九字當作一句讀謂夫子所言君子之道矯枉過正爲可惜耳

若以子成有君子之意卽非失言失言卽非君子之意朱注自相矛盾矣
子路無宿諾
孔注曰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
按不宿肉不宿怨皆是不留之意無作豫字解者當從朱注爲是
不可以作巫醫
鄭注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
按以字義當從朱注爲是禮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楚辭云九折肱知爲良醫所謂巧者不過習者之門烏可以無恒也
桓公九合諸侯
疏曰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
按桓公十一會諸侯而云九者舉其地言之

北杏也鄄也幽也檉也貫也陽穀也首止也甯毋也葵丘也其地凡九與九合之數正符若云不取北杏陽穀於義殊支
吾力猶能肆之市朝
鄭注曰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或疑古者刑人於市固矣朝非刑人之所按市朝卽市也謂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也史記孟嘗傳有暮過市朝之文可證
作者七人矣
包注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

封人楚狂接輿

鄭注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篠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

或曰禮云作者之爲聖七人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伊川語錄云伏羲神農黃帝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按諸說不同皆無確據正不必指其人以實之耳

子路宿於石門

疏謂石門地名朱子宗之然考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則此石門爲魯城門而非齊鄭相會之石門矣不當以地名言

君子固窮

孔注曰君子固亦有窮時

按程子曰君子固守其窮正與濫字對針義較長

史魚

朱子集注史官名

按衛有史狗史鰌見左氏襄公三十九年傳

杜注以爲史朝之子則史爲氏非官名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

包注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疏謂此舉喩之喩已有馬不能調良當借人乘習之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

按包注專主闕文而言朱注引楊氏之言則以史闕文馬借人爲兩事愚謂夫子但論有馬借人一事耳昔夫子脫驂舊館人子貢疑

爲已重而敝之無憾子路且以表平生之志則此風之罕覯也久矣故夫子發此歎所謂史之闕文卽載此事也

陳鵠者舊續聞載劉元城之言云有馬者借人乘之便是史之闕文夫有馬而借人乘非甚難事而史且載此聖人在衰周猶及見此等史存而不敢削亦見忠厚之意後人見此語頗無謂遂從而削去之故歎曰今亡矣夫蓋歎此句之不存也

葉夢得石林燕語云班孟堅引子曰吾猶及

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雖略去有馬者借人乘之之語其傳必有自矣○按班氏就史論史故約舉之

辭達而已矣

此當指聘問之辭士聘禮記曰辭無常孫而説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

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

朱子集注遠人謂顓臾按此遠人當泛說不可指顓臾夫顓臾所謂固而近於費者安得

謂之遠人且下文而謀動干戈於邦內正謂顓臾所謂邦域之中者也既在邦內而又謂之遠人此何說乎徐渭以淮夷徐戎當之亦穿鑿

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

此兩不可皆陽貨自爲問答之辭故下文特標孔子曰以別之正見記者臨文謹嚴之處古人行文往往如是閻百詩引史記留侯借箸而籌一段爲證正是吻合乃疏以兩不可爲孔子遜辭則諾字上又何必特加孔子二字乎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孔注曰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按匏瓜苦而不可食故人不食之言人之爲世用如瓜之爲人食吾非不可用之人則非與不可食之匏瓜相等矣奈何繫此以終古乎若言匏瓜不能飲食則何待言哉或謂匏瓜以星言亦非

鄉原德之賊也

周氏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

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其說亦支

朱子集注曰鄉原鄉人之愿者其說較爲直捷且與孟子非無可非刺無可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之說亦吻合也

齊人歸女樂

此與歸孔子豚注疏皆訓爲遺朱注則云歸

如字或作饋按歸者入而不返之辭於義未確當通作饋爲是

楚狂接輿

孔注曰接輿楚人疏曰姓陸名通字接輿也

朱注引孔說

按邢疏乃本皇甫謐高士傳不足爲據卽莊子有接輿之名亦屬寓言蓋楚狂者楚之狂人不識姓名接輿者接孔子之輿而且歌且過正與下文孔子下兩相照應諸注附會不可信

虞仲

考史記吳世家曰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奚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又曰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按此則虞仲爲仲雍曾孫生在殷周革命之際故列於伯夷叔齊之後而所謂隱居放言者當在周章已立仲未封國之時其後立國晉號之閒爲虞始祖其子孫至春秋時爲晉獻公所滅鑿鑿可據朱注乃曰卽仲雍失之遠矣

擊磬襄

孔注邢疏但言陽襄皆名朱注則謂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

按史記孔子在衛學鼓琴師襄子當别自一人此襄爲魯國擊磬之官其在未入海前自有職守何爲在衛而授孔子以琴哉此說蓋

本家語不足信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包注曰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疏謂天之祿籍所以長終女身

朱子集注曰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絶矣與此迥異按永者長久之謂祿既絶矣又何永之云乎然如包氏之說以困窮爲窮極四海於義亦未圓當唐虞之時九州幅幀不踰萬里安得云窮極四海且以困字作極字

解終非確詁也愚謂上句義應從朱注而下句應從包注蓋帝王視民如傷雖在治安無日不當以困窮爲念故堯之命舜言天命已在爾躬爾能常以四海困窮爲念則天命可以長保矣

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

第一八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版正內

論語魯讀攷

何晏集解序曰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包氏周氏章句出焉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陸氏釋文曰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鄭本或無此注者然皇覽引魯讀六事則無者非也案鄭所据者張侯論張侯論不純乎魯而言魯讀者以魯爲主故也所讀正五十事見于釋文者二十三事而已皆從古者也其從齊者當有二十七事

而釋文不載何邪豈陸氏時鄭注已多佚脫魯讀或尚有之而齊讀盡缺邪新論言古論文異者四百餘字則鄭之從古亦僅矣今取魯讀考其異同附以石經殘碑爲書一卷癸未初夏新田甫書

學而弟一

傳不習乎

魯讀傳爲專今從古　養原按說文(寸部)專六寸簿也左傳(桓公二年)衮冕黻珽注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正義曰禮之有笏者玉藻云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卽今手板也然則笏與簿手板之異名耳蜀志稱秦宓以簿擊頰則漢魏以來皆執手板今按笏與專其用同而大小有別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專則六寸而已有所聞見輒疏記之以備忽忘暇則筆之於書時時省覽所謂習也或疑專爲傳之省文非也古文省今文繁古文多假借今文多用本字今古論

作傳而魯論作專其非同字明矣

公治長弟五

可使治其賦也

釋文鄭云軍賦梁武云魯論作傳　養原按梁武說必有所據鄭注不言殆改魯從齊乎傳疑當作傳讀爲傅刖之傅傅與賦聲相近

崔子弑其君

魯讀崔爲高今從古　惠氏(棟)曰王充論衡曰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

能別之葢用魯論語之言做鄭氏之注幾不知充語何所指也　養原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三家經文皆同無高子弑君之事故不從魯讀

述而弟七

吾未嘗無誨焉

魯讀爲悔字今從古　養原按周易繫辭上慢藏誨盜釋文誨虞作悔謂悔恨是誨悔古字通

五十以學易

魯讀易爲亦今從古　惠氏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五十以學斯爲晚矣然秉燭之明尙可寡過此聖人之謙辭也　養原按易在支佳韻亦在魚虞模韻各爲一義不相假借又按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葢古文說也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魯讀正爲誠今從古　養原按誠正同音異字各爲一義

君子坦蕩蕩

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　養原按惠氏毛詩古義上云宛邱云子之湯兮傳云湯蕩也案湯本古蕩字王逸引此詩正作蕩云蕩猶蕩蕩無思慮皃也古又以蕩爲湯地理志河内蕩陰縣小顔音湯

子罕弟九

弁衣裳者

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釋文云鄉黨篇亦然　惠氏曰說文曰冕或作絻又說文弁作覍覍與冕字相似包咸以

冕爲冠或皃字之誤衛靈篇包咸注云冕禮冠明此非冕　養原按說文皃部弁或覍字鄭氏注經但正其讀不論字體使古論作弁魯論作覍卽非異讀不必言之矣凡言讀爲者皆異字而假借者也若本是一字不得云某讀爲某若亖之爲三䰛之爲鬲體同字不得云䰛讀爲鬲三讀爲四也惠說殊不然今本依包咸本作冕葢出何晏之意不從鄭說

鄉黨弟十

下如授

魯讀下爲趨今從古　養原按古者如而互通若

毛詩都人士垂帶而厲箋云而亦如也此而之通如
者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左氏傳曰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劉歆以爲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此如之通而者也
此節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與上入公門三句同
各以兩句七字爲形容之詞文義已足復益四句
無乃太繁且既曰平衡則不得言上下若以上下
爲不上不下卽不得分抖授兩形也猶倨句中矩謂不倨不句
也故總言中矩若云倨中矩句中鉤分擬兩物卽是有倨有句竊意上如揖下如
授兩如字當讀爲而揖與授乃實事非虛象聘禮

賓入門三揖謂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
揖當揖之時不得不稍上其手故曰上而揖也既
而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三退負序進授玉于中
堂與東楹之閒斯時不得不稍下其手所謂授如爭承故
曰下而授也勃如戰色兩句乃形容上揖下授也
聘禮記云上介執圭如重授賓卽如不勝之謂賓
入門皇卽勃如戰色之謂升堂讓將授志趨卽足
蹜蹜如有循之謂故彼注全引論語此文以爲證
也魯論趨如授與將授志趨同意若解作趨似授
則不辭矣此讀如爲而之證但與上句不對故鄭
從古文作下

瓜祭

魯讀瓜爲必今從古　養原按瓜必形相佀易致
淆譌魯讀義似較長鄭必從古者以玉藻有瓜祭
故也

鄉人儺

儺魯讀爲獻今從古　養原按禮記郊特牲鄉人裼
注裼或爲獻或爲儺惠氏棟曰獻讀爲莎又讀爲

義義音我聲近儺

君賜生

魯讀生爲牲今從古　養原按周禮庖人注云始養
之曰畜將用之曰牲下言必言之故從古文作生

車中不內顧

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　養原按文選東京賦車
中內顧薛綜注內顧謂不外視臣下之私也今本
賦中仍有不字非也

先進弟十一

仍舊貫

魯讀仍爲仁今從古　惠氏曰揚雄將作大匠箴曰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

詠而饋

魯讀饋爲歸今從古　養原按論衡明雩篇詠而饋饋祭也歌詠而祭也春秋左氏傳曰啟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王充此論

乃古文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蓋因古論與魯論文異故傳錄者兩存之饋歸音同古字通用陽貨篇歸孔子豚古文亦作饋孟子曰饋孔子蒸豚是讀歸爲饋也聘禮歸饔餼五牢聘禮記夕夫人歸禮古文皆作饋是饋爲古文歸爲今文也然說文食部有饋字又有餽字饋字注云餉也餽字注云吳人謂祭曰餽如王充說則饋當作餽蓋饋餽古亦通用漢書食貨志下千里負擔餽饟師古曰餽亦饋字既可讀餽爲饋則亦可讀饋爲餽矣今本仍依包咸作歸此亦何晏所定陽貨篇同然彼注用孔傳而從魯讀可疑

顏淵弟十二

片言可以折獄者

魯讀折爲制今從古　惠氏曰呂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墨子引云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折與制古字通○墨子見尚同中篇　養原按大戴禮保傅不中於制獄亦以制爲折

衛靈公弟十五

好行小慧

魯讀慧爲惠今從古　惠氏曰漢書昌邑王清狂不惠義作慧　養原按慧惠通用至唐猶然列子周穆王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後漢書孔融傳將不早惠乎章懷及殷敬順皆無說蓋以爲不待言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古皆無此章　養原按古上疑脫齊字

季氏弟十六

謂之躁

魯讀躁爲傲今從古　養原按躁傲雖同在蕭宵肴豪韻各爲一義不相假借也躁說文作趮在走部徐鉉曰今俗別作躁非是然則此躁字亦非孔子壁中原文

陽貨弟十七

饋孔子豚

饋魯讀爲歸今從古（說見前）

古之矜也廉

魯讀廉爲貶今從古　養原按劉邵人物志（九徵）温直而擾毅木之德也剛塞而宏毅金之德也愿恭而理敬水之德也寬栗而柔立土之德也簡暢而明砭火之德也此以五行配九德宏毅當作彊義簡暢而明砭即咎繇謩之簡而廉也葢古字廉砭通用貶與砭俱從乏得聲故廉又通貶

天何言哉

魯讀天爲夫今從古　養原按夫爲字之誤一曰夫音扶即指天也嫌以天自處故不敢庸言但以手指而示之

論　九

惡果敢而窒者

魯讀窒爲室今從古　惠氏曰韓勑脩孔廟後碑亦以窒爲室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室中同史記作室中徐廣曰室一作窒

微子弟十八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　養原按憲問篇曰斯已而已矣陽貨篇曰期可已矣下章曰其斯而已矣語勢相類魯論葢涉彼文而誤上句既無而字故下句亦無而字（期其古葢通用陽貨篇期已久矣釋文云一本作其　莊子人間世篇接輿詞曰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此與古論頗合但改而爲乎耳）

堯曰弟二十

孔子曰不知命

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養原按說文（玉部）璪字注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又瑩字注引逸論語曰如玉之瑩秀水朱氏以爲即齊論之問王非也凡不立於學官者則謂之逸古文終漢之世

論　十

不立學官故古文尚書二十四篇謂之逸書古文
禮三十九篇謂之逸禮論語雖不在五經之列而
古論亦世所不行然則逸論語乃古論非齊論也
此章魯論所無鄭從古而存之則亦逸論語也魯
論堯曰篇財兩章比他篇最少古論復分爲兩篇
則益寥寥矣此兩篇內逸文必多不止此章及說
文所引數句而已韓詩外傳六引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又按公
羊文二年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何氏注云夏
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疏云出論語而鄭

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
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葢
古文作問社今文作問主鄭於經文雖不从古而
其義則以古文參之知問主者問社主也公羊疏
此段足以考證魯讀故附識之惠定宇氏乃以此
疏爲非何耶

石經殘碑見洪适隸釋小字俱洪氏說　凡
漢儒傳經各有顓門熹平刻石惟以一家爲主然
自魯詩及公羊春秋外俱不言所主何家唯論語
篇末有總記云凡廿篇篇數與魯論合則知其爲
魯論也中載包周有無異同之說意東京治魯論
者不止包周故廣記以備參攷猶公羊碑之載顏
氏耳文字與今本不同者四十餘科今本爲何晏
所定已非漢儒之舊俗本流傳又復訛舛其異同
本不足校唯因此殘碑略存魯讀亦後學之幸已
今取隸釋所載備錄之併釋其可知者附魯讀攷
之後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佗下缺　本本立缺一字　道生孝下缺

曰道千乘之國敬事下缺　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下缺
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下缺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下缺
與意板本作抑予之與子贛板本作貢曰夫子缺五字以得之夫
子之求之也下缺
按大戴禮武王踐阼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孔氏廣森補
注云意古通以爲抑字卽引此碑爲證又毛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又瞻卬懿厥哲婦箋云

懿有所痛傷之聲也疏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尙
書金縢噫公命我勿敢言釋文噫於其反馬本作懿
猶億也禮記文王世子注億可以爲之也疏云疑而不
定故發聲爲億釋文云億本又作噫音抑毛詩周頌
噫嘻釋文作意噫云意又作噫同國語楚語上於是
乎作懿戒以自儆也韋昭注云懿詩大雅抑之篇
也懿讀曰抑意抑噫億懿五字古通用　又按予
今本作與洪氏失注儀禮士喪禮抽扃予左手兼執
之注云古文予爲與是予爲今文也故魯論作予

論　十三

餘詳儀禮古今文異同　臧氏琳經義雜記二說文貝部貢
獻功也从貝工聲贛賜也从貝竷省聲是貢贛不
同依說文當爲贛贛卽贛之譌體子貢名賜故字
子贛作貢者字之省借耳今禮記樂記子贛見師
乙而問爲祭義子贛問曰子之言祭尙存古本餘
則多爲後人改易矣
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缺五字禮節之亦不
可字板本有行下缺
爲可謂好學已矣板本作也已下缺

而無諂富而無驕下缺告諸往而知來下缺
人之不下缺章已上學而篇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下缺
乎板本作乎學卅下缺
翟氏顥四書攷異阮芸臺論語校勘記一曰此經自引詩書
外例用於字今此獨變體爲乎疑屬乎字傳寫誤
漢石經論衡實知篇作乎而朱注亦云志乎此可
思也　養原按說文十部廿二十幷也古文省又卉部
卅三十幷也古文省石經凡二十三十字俱幷作

論　十四

廿卅法古文也唐石經亦然卅卽卅字今本作三
十而洪氏不注以其爲石經通例不必注也
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缺一字何下缺曰生下缺葬
之以禮祭下缺
按毋今本作無洪氏失注儀禮士昏禮記夙夜毋違命
注云古文毋爲無則毋乃今文也魯讀爲毋宜矣
以別
按別下今本有乎字此或無或缺洪氏失注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下缺勞有下缺孝下缺

庾弐人焉庾板本有哉字

按次句無哉字蓋誤脫也無別意

子曰溫故而知下缺

子下缺器

子貢問下缺

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曰下缺

子下缺

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下缺

論　十五

之下缺

子曰書云孝于板本作乎惟孝友于兄下缺

釋文亦作孝于云一本作孝乎養原按孝乎惟孝猶言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若作于則費解矣皇侃疏雖云于於也究不能明言其義考夏侯湛兄弟誥晉書五十五潘岳閒居賦序文選十六引此文皆作孝乎惟孝則魏晉之閒皆爲乎也閻氏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一謂仲尼燕居禮乎禮與此句法同今按鄭彼注云禮乎禮唯有禮也唯有禮猶此經之惟孝也閻氏又引素問之形乎形神乎神史記淮陰侯傳之時乎時周愼碑銘之君乎君法言之習乎習禩乎禩辰乎辰才乎才董京詩之麟乎麟公羊傳之賤乎賤爾雅釋訓之微乎微以爲並此句法要知此皆乎字句法則經文作乎爲是說者徒以作于則句不能斷可訂僞古文以惟孝屬下句之誤不知訂誤初不在是卽作孝乎詎可合上書云爲一句邪然則石經何以作于曰前篇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乎一作于此經于一作乎疑二字古通用

論　十六

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下缺已上爲政篇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林缺一字十與下缺

與對曰不能子曰缺五字山不如林放缺九字

也射下缺

曰起予板本有者字商也始可下缺

子曰下缺殷禮吾下缺

也知其說缺三字天下也其缺一字示諸斯乎下缺

如神在下缺

於二代郁郁乎下缺
大廟下缺子知禮下缺禮下缺
也下缺
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下缺往下缺
門國板本作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缺一字管氏下缺知禮下缺
洪氏曰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宗諱志順帝諱保
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
我邦之類未嘗爲高帝諱也此碑邦君爲兩君之
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尙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

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養原按書邦
作國自是避諱尙書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
用韻之句漢書地理志序引書協和萬國此避諱
之證其或不避者所謂史駮文也
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缺二字出曰下缺無道也久下缺
觀之哉　凡廿六章已上八佾篇
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板本有也字
按高麗本無也字似後人據石經刪之不知何晏

本不必盡同魯讀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下缺顚沛必於是
予缺二字未見好仁板本有者字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
之下缺
皇侃疏范甯曰世衰道喪人無廉恥見仁者旣不
好之見不仁者亦不惡之好仁惡不仁我未覩其
人也養原按如范氏說好仁惡不仁非兩人也魯
讀似近之
過也各於其黨缺二字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板本作矣下缺
子懷荆小人懷惠
按說文井部荆罰辠也从井从刀易曰井𠀤也井亦
聲又刀部刑剄也从刀幵聲經典荆通作刑惟此猶
用本字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下缺
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
而已下缺

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缺一、已上里仁篇）
有三年之愛於（缺一字）、父母（板本有乎字）
按乎字似不可省蓋誤脫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下缺）
君子（板本有亦字）有惡乎子曰有（板本有惡字）有惡稱人之惡者
惡居下（板本有流字）而訕上者惡（下缺）
按魯讀無亦字惡字覛今本爲衍當（與上章君子尚勇乎句法正同玩皇侃疏亦似無亦字）惠氏曰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

論　十九

涉彼而誤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
朱雲傳云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皆無流字
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年卌（板本有而字）見惡焉其終也已　凡廿六章（已上陽貨篇）
惠氏曰古鐘鼎文四十字皆从卌今石經猶然鄭
注孝經云卌彊而仕行步不逮縣車致仕養原按
說文有廿字卅字而無卌字林部𣞤字注曰從大
卌數之積也段氏注云卌篆不見於本書末部桂

下曰卌又用卌字卌爲四十幷猶廿爲二十幷卅
爲三十幷也
枉道而事人何（缺一字）去父母之國（板本作邦）
（缺一字）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下缺）
子曰鳳兮鳳兮何而（板本無而字）德之衰也（板本無也字）往（缺二字）
可諫也（板本無）來者猶可追也（板本無下闕）
楚莊子（人間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
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亦有兩也字惠氏曰如與而古字通

論　二十

執車（板本作輿）者爲誰子（板本無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
丘與曰是（板本有也曰二字）是知津矣（下缺）若從避（板本作辟）世之
士哉櫌（板本作耰有而字）不輟子路（板本有行字）以告（板本有夫字）子
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下缺）
惠氏曰車輿古通用毛詩出車云我出我車荀子
引作輿下章云出車彭彭史記引作出輿孟子曰
十月輿梁成本亦作車梁　養原按皇侃疏云夫
在車中執轡者是爲誰子乎似皇侃本誰下有子
字與石經合　又按魯讀無也曰二字亦較今本

爲簡捷　又按避古通作辟古文多假借今文多用本字今本論語避字盡作辟蓋從古也　又按說文(木部)櫌摩田器从木憂聲引論語櫌而不輟與石經合今本作耰乃俗字也五經文字(木部)櫌見論語經典及釋文皆作耰似張參所見本亦作櫌而唐石經仍作耰何邪洪氏云板本作櫌櫌與櫌同(說文無)豈洪氏所見又與今本不同邪　阮氏(元論)語校勘記曰史記孔子世家亦無行字因丈人章而誤衍也

竊不分孰爲夫子置(板本作植)其杖而耘(板本作芸)子路拱而(缺字)一止子路宿殺雞(下缺)禮(板本作義)如之何其廢之也(板本無)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下缺)

惠氏曰商頌那詩置我鞉鼓箋云置讀曰植正義云金縢云植璧秉圭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說文曰植或作櫃从置　按勘記曰芸乃假借字

志矣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板本作而已矣)謂虞仲夷(缺)(板本作逸)隱居(下缺)

按勘記已以古字通　惠氏尚書古義無逸史記作毋佚宋漢石經逸字皆作佚漢書猶然

少(缺)陽擊磬襄入于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下缺)(已上微子篇)

交於子張子(缺一字)曰子夏(缺一字)何對曰子夏曰可者(缺四字○案當缺五字)者距之(板本作拒下缺)

案釋文亦作距云本今作拒凡釋文言本今作某皆後人按語非陸氏原文然則拒字乃唐以後人所改舊本固作距耳　五經文字(手部)拒與距字同義原按距本雞距(說文足部)借用爲拒耳張參說殊不分明

子夏曰雖(缺五字)觀者爲致遠恐泥是以(下缺)其事君子學(下缺)

子夏曰小人之過(下缺)曰

子夏曰大德(缺五字)出入可也

子斿(板本作游缺六字)子(下缺)君子之道爲可(缺一字)有(缺一字)有卒者其唯聖人(下缺)

案周禮大宰斿貢後鄭讀如囿游之游考說文从游部
旌旗之旒也古文作迮別無斿字葢斿即游之省
文非別一字也觀石經此文知漢世已行此字矣
又隸釋六武班碑云長斂斿夏之文學亦以斿爲
游
仕而下缺
曾子曰吾聞諸板本有夫字子人未有自致也者板本作者也
必也親喪乎
缺一字子曰下缺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贛曰紂之缺一字善缺一字當缺二字〇案是其板本作之下缺
贛曰仲尼焉學子贛曰文武之道未墜板本作墜於地在
人賢者志板本作識其下缺
案墜與墬古字通荀子儒效至其頭而山墬楊倞注
墬讀爲墜　惠氏曰述而云多見而識之白虎通
引作志鄭元注周禮保章氏云志古文識春秋僖
廿四年傳云以志吾過又昭四年傳云且曰志之
十三年傳云歲聘以志業皆古文識論語左傳皆
出孔壁中故多古文養原按蔡邕石經非孔壁古

文也葢古文假借字秦漢以後往往相沿用之禮
記多今文說而以視爲示以耐爲能猶存古讀漢
書藝文志謂倉頡多古字亦此類也
告子贛字缺一贛曰辟諸板本作之宮牆板本作牆賜之牆缺二字〇
案今本缺三字窺見室家之好夫下缺
按勘記曰譬正字辟假借字洪氏失注按今本作譬又曰白
虎通社稷篇亦引作諸與漢石經合　養原按牆
乃艸名牆蘼虋冬也說文艸部爾雅釋艸蘠治牆唐石經
作治牆是二字古通用
尼不可毀字缺二人之賢者丘陵也字缺三踰也仲尼日
月也下缺
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
天之下缺已上子張篇
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毋板本作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缺一
字板本有兩罪字在朕躬下缺歸心焉所重民食喪字缺一寬
則得眾敏則有功字缺一則說下缺
按勘記曰漢石經皇本高麗本不重罪字案書湯
誥云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國語周語引湯誓

云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墨子兼愛篇下亦云萬方有罪卽當朕身呂氏春秋季秋紀云萬夫有罪在余一人說苑貴德篇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與此並大同而小異核其文義俱不重罪字　養原按寬則得眾下今本有信則民任焉一句按勘記謂皇本高麗本並無此句疑因陽貨篇子張問仁章誤衍今按洪氏不注豈洪氏所見本亦無此句與

不驕威而不猛子缺一字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缺一字民之下缺尊其瞻視儼缺三字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下缺

已上堯曰篇　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缺一字　字買板本作沽諸買之哉包周缺四字　蓋肆乎其肆也缺一字

段氏說文貝部注買者凡買賣之偁也沽假借字也

案訓買者說文有乃字在又部

周下缺曰言缺一字而在於蕭墻之內壼毛包周無於下缺

論語通釋

木犀軒刊

江都焦循學

自周秦漢魏以來未有不師孔子之人雖農工商賈廝養隸卒未有不讀論語者然而好惡毀譽之私不獨農工商賈廝養隸卒有之而士大夫爲尤甚夫讀孔子書而從事于論語自少且至于老而好惡毀譽之私不能免則論語雖讀而其指實未嘗得讀論語而未得其指則孔子之道不著孔子之道所以不著者未嘗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也余嘗善東原戴氏作孟子字義考證于理道性情天命之名揭而明之若天日而惜其于孔子一貫忠恕之說未及闡發數十年來每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且私淑孔子而得其指者莫如孟子復以孟子之言參之既佐以易詩春秋禮記之書或旁及荀卿董仲舒揚雄班固之說而知聖人之道惟在仁恕仁恕則爲聖人不仁不恕則爲異端小道所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以此故其道大其事易自小其道而從事于難是己而非人執一而廢百詎孔子一貫之道哉嘉慶癸亥夏五月鄭柿里舍人以書來問未可與權適門人論一貫不知曾子忠恕之義因推而說之凡百餘日得十有五篇曰一貫忠恕曰異端曰仁曰聖曰大曰學曰多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

禮曰仕曰據曰君子小人統而名之曰論語通釋聖道之大未敢言知或亦遠于異端云爾

孔子以一貫授曾子曾子云忠恕而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已以及物也孔子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爲善舜于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眞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容萬善此所以大也孔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惟克己斯能舍己故告顏子以仁告子貢以恕告曾子以一貫其義一也人惟自據其所學不復知有人之善故不獨邇言之不察雖明知其善而必相持而不相下荀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凡後世九流二氏之說漢魏南北經師門戶之爭宋元明朱陸陽明之學近時考據家漢學宋學之辨其始皆緣于不恕不能克己舍己善與人同終遂自小其道而近于異端使明于聖人一貫之指何以至此故有聖人所不知而人知之聖人所不能而人能之顏子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卽大舜之舍己從人而孔子之一貫忠恕也孔子焉不學而無常師忠恕而已矣一貫之指曾子明之子貢識之而孟子詳之

大學言治國平天下而原之以格物中庸言贊化育與天地參而原之以盡性孟子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明庶物卽物格知致也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是卽盡性之謂也格物盡性正行恕之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惟其不齊則不得執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人之性情卽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例諸天下人之所習所學也繫辭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晏解一貫引此文而倒之以爲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韓伯康注易云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與何晏說同莊子引記曰通于一而萬事畢此爲晏所出也夫通于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人執其所學而强己以從之己不欲則己執其所學而强人以從之人豈欲哉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盡天下之性則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聖人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各得聖人之一體共包函於化育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一貫之極功也

董子曰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一貫也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此言人與天一貫忠恕之道則人與己一貫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何也由一以通於十由一以通於

二也若執一以持萬何二與十之有聖賢之學由一以
推之有能推至十者有不能推至十者推至十而後爲
物格而後爲盡性格物者行恕之功盡性者一貫之效
大學謂之絜矩孟子謂之集義其功在克己復禮其道
在善與人同由一己之性情推極萬物之性情而各極
其用此一貫之道非老氏抱一之道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分於道之謂命形於一之謂性分道
之一以成一人之性合萬物之性以爲一貫之道一陰
一陽道之所以不已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
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之義爲大爲全又爲一文王之純
卽孔子之所爲貫伯夷之淸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三

子不同道其趨一也淸任和其性也不同道卽分於道
也其趨一則性不同而善同矣孔子聖之時則合其不
一之性而貫於一三子者分於道孔子純於道分於道
者各正性命也純於道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孟子
學孔子而性善之指正所以發明一貫之指耳
右釋一貫忠恕條凡五
唐宋以後斥二氏爲異端闢之不遺餘力然於論語攻
乎異端之文未之能解也惟聖人之道至大其言曰一
以貫之又曰焉不學無常師又曰無可無不可又曰無
意無必無固無我異端反是孟子以楊子爲我墨子兼
愛子莫執中爲執一而賊道執一卽爲異端賊道卽斯

害之謂楊墨執一故爲異端孟子猶恐其不明也而舉
一執中之子莫然則凡執一者皆能賊道不必楊墨也
聖人一貫故其道大異端執一故其道小子夏曰雖小
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致遠恐
泥卽恐其執一害道也惟其異至於執一執一由於不
忠恕楊子惟知爲我而不知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
知爲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知有當爲我當兼愛之事
爲楊者必斥墨爲墨者必斥楊楊已不能貫墨墨已不
能貫楊使楊子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子思爲我之說
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執
中者也善與人同同則不異舜以同爲大故執一者異

則爲小農圃醫卜皆聖人所爲執之則小也許行並耕
何非神農之教神農不執一於農故爲聖人許行專於
耕則小道矣執一則人之所知所行與己不合者皆屏
而斥之入主出奴不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
大學云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注云他技異端之
技也無異端之技則善與人同所以人有技若己有之
也人有技若己有之庶幾舍己從人之量所以無他技
也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
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根也克
己則無我無我則有能容天下之量有容天下之量則

仁矣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
不與人同而與人異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小道也異端
也執其一端爲異端執其兩端爲聖人
君子和而不同何也人各一性不可彊人以同於己不
可彊己以同於人有所同必有所不同此同也而貲異
也故君子不同也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通天下之志君
子以類族辨物曰辨物則非一物曰通天下之志則不
一志不一志不一物而通之而辨之如是而爲同人斯
君子所以不同也惟不同而後能善與人同
漢世儒者以異己者爲異端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
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曰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難
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
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陳欽以爲沈溺所
習玩守舊文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
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升以習左氏者爲
異端欽又以斥左氏者爲異家賈逵通五家之說奏曰
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采易有
施孟復立梁邱尙書歐陽復立大小夏侯三傳之異亦
猶是也賈逵之言洵乎爲通儒矣
荀子曰凡萬物異則莫不相蔽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
矣皆備則不蔽矣董子曰川瀆之瀉於海也異孔而同

歸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尙何
異乎惟可其所可不可其所不可斯爲異端耳
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各有所當何可
以一端概之史記禮書曰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
貫
法言問道篇云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
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
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
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注云他異端也諸子之異端若能
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又學行篇云一鬨之市不勝
異意爲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爲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

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况習是之
勝非乎咸曰非謂異端之術光曰習小道者安於所習
不知其非

右釋異端凡八條班彪旁貫異聞而能貫則
我不異矣異端二字古亦通稱諸葛
長民貽劉敬宣書曰盤龍狠戾專恣自取夷滅
異端將盡世路方夷是以異己者爲異端不必
學術中有是名也

孔子告子貢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爲恕告仲弓又以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爲仁記曰恕則仁也中庸曰忠恕
違道不遠孟子曰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求仁必本於
彊恕求仁莫近則違道不遠也約我以禮卽復禮克己
復禮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勿施卽勿聽勿視勿言勿

動也勿聽勿視勿言勿動克己也非禮則勿聽勿視勿言勿動是視聽言動者皆禮也是復禮也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弗畔即不違道後漢書臧洪云使主人少垂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以克己爲忠恕甚合孔子之指

子貢問博施濟衆爲仁孔子曰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民之所好好之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民之所惡惡之也博施以濟衆有己之見存也立人達人無己之見存也民無能名堯之大所以如天孔子曰有鄙夫問於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其兩端鄙夫之兩端也不使天下之學皆從己之學不使天下之立達皆出於己之施忠恕之道至此始盡聖人之仁至此始大一貫之指至此合內外出處而無不通以此治己以此教人以此平治天下均是仁也均是恕也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與克己何以別乎曰克己所以爲己也荀子詳之矣入乎耳著乎心爲己也入乎耳出乎口爲人也學者羣居人所言每不耐其終務欲使己之口譊譊此即不能克己即是不能爲己故曰仁者其言也訒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推己以及人莫先於父兄故孟子曰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子生三年免於父母之懷而宰予欲短三年之喪孔子曰予之不仁即予之不恕不以父母懷子之三年而推及於居喪盡禮之三年也惟仁即恕故孟子曰仁人心也以此心推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所以爲仁政

因己之克知人之克因己之伐知人之伐因己之怨與欲知人之怨與欲克伐怨欲情之私也因己之情而知人之情因而通天下之情不忍人之心由是而達不忍人之政由是而立所謂仁也知克伐怨欲之私制之而不行無論其不可强制即强制之亦苦心潔身之士有其一不可有其二以己之制而不行例諸人其措之天下必不近人情必不可以平治天下故孔子曰可以爲難矣難之云者言不可通諸天下也孔子之言仁也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推己之心以及於人至易而無難無煩强制其情也惟其難斯不可爲仁董子論仁曰其事易誠得孔氏之指哉孔子不取沮溺丈人微生畝孟子不取陳仲子誠以其不能及物而爲仁也呂覽曰孔子貴仁仁以及物言孤介自處不能及物非孔子所貴矣

容齋隨筆云剛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爲巧言此近仁鮮仁之辨也然則巧令何以鮮仁非禮勿言則不巧非禮勿動則不令勿言勿動爲仁則巧言令色何

得有仁
司馬牛問仁以為之難為仁何也推己以及人而有所不忍故為之難強己以制己而不可通乎人故可以為難為之難者恕也可以為難者孤介自處之士也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何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未能者難也先之恕也不以難遺人不以獲先己則克己為仁矣為之難即有勿聽勿視勿言勿動之意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何以仁在其中博學即博我以文篤志切問近思即約之以禮中庸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審則切慎則近篤志而後篤行是擇善固執之功孔子稱顏淵曰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擇乎中庸即擇善也服膺勿失即固執也

孟子稱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或以孟子主文譎諫斷章取意非也孟子之學全得諸孔子此即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義必不好色不好貨而於百姓之饑寒怨曠漠不關心則堅瓠也克伐怨欲不行所以不得為仁也於此可以知仁於此可以知王道

孔子以管仲為仁而不取召忽之死以為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曰殷有三仁為何謂也三仁者非指去奴死而言也商紂時天下不安甚矣而微子比干箕子則皆能安天下之人故孔子歎之謂商之末有仁者三而紂莫能用而令其去奴且死也仁非指去奴且死矣諫而從則天下可安天下安則君父安諫而不從則死慮其死而不顧天下之安不顧君父之安是求生以害仁也比干不死而仁自存仁不在死也後世以死為仁於是侮君父而甘就斧鑕曰吾殺身成仁也夫臣之於君猶子弟之於己子弟大聲疾呼揚己之過於前己能安之乎己不能安於子弟而欲君安於己是己所不欲而施之君父也可謂恕乎不恕則不仁而且曰吾殺身以成仁也不亦妄乎至於平無安天下之量而

徒能死石之紛如徒人費其人也忠於所事則然不可謂之殺身成仁矣

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有喜色其去魯則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師己以告季桓子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孟子言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出疆必載質與令尹子文正相反孔子貴仁而所行如是子文焉得為仁孔子於由求赤三子曰不知其仁不以仁許三子亦非斷以為非仁也於子文陳文子曰未知焉得仁則已斷其不得為仁矣

右釋仁凡十一條

聖之為言通也通之為言貫也荀子曰彼學者行之曰

士也教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又曰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賈子曰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謂之聖人大戴記曰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性情者也聖人以通得名非智無以通非學無以智非恕無以測萬物之性情非能測萬物之性情無以應變而不窮應變而不窮則萬物莫足以傾之子貢曰仁且智夫子既聖矣賈子之說本此

舜之好問察言執兩用中卽舜之舍己從人與人爲善

孔子數爲大智智崇屬乾大卽元也孟子稱孔子云始條理者智之事也始亦元也舜之大智文王之純亦不已孔子之始條理皆合乎乾之元合乎乾之元則爲一貫爲聖人

洪範曰睿作聖睿屬思雖與貌言視聽並舉而實統乎貌言視聽者也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蓋思則睿睿則聖聖則不思而得得卽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理爲條理義爲事宜其端千變萬化非思之無以得其所同得其所同則一貫矣

得人稱臧武仲爲聖人孔子曰若臧武仲之智蓋智明於事聖通於理兩者相似魯人誤智爲聖耳智有小智有大智聰明足以燭物才識足以定慮一人之智臧武仲之智也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大智也舜與孔子之智也智兼仁則大大智卽爲聖人

孔子於六德之中尊聖聖之在六德猶孝之在六行也孟子於聖之中尊孔子爲聖之時而淸任和亦可稱聖人又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化卽聖之時聖既爲大而化矣復泛予淸任和者孟子引人爲善之心也故曰性善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孔子則第曰性相近也堯

舜其猶病諸蓋有管仲之仁仁而至於堯則仁卽聖也有臧武仲之智智而至於舜則智卽聖也有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聖聖而至於孔子則聖乃統乎智仁也孔子對樊遲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舉舜湯以明之此聖道之要而一貫之全也故合智仁而爲聖則聖爲至聖合聖仁以爲智則智爲大智孔子尊聖於仁孟子尊智於聖其義互相發耳

右釋聖凡五條

聖人之道以大爲歸故曰大哉聖人之道孔子稱堯舜禹皆曰巍巍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達巷黨人贊孔子曰大哉孔子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

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非大不成聖人也中庸曰仲尼
之道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又曰道並行而
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
地之所以爲大也故聖人亦曰大人爲晨爲圃者曰小
人言必信行必果者曰小人天無不包地無不載所以
爲大其間五行百物皆濇於天地天地皆得而容之而
五行百物則各有得而各不相合天自以行健不已者
全乎一陰一陽之道聖人一以貫之聖人之所以合天
也
孔子之道貴大而不言精荀子言未有兩而能精孔子
道在一貫不主執一故不言精也曰七十而從心所欲

不踰矩又曰仁者安仁是亦精矣孟子言大而化之又
言仁在熟之而已矣曰化曰熟即精之謂也但大而化
之非執而精之也就一事而熟之爲精統萬物而貫之
爲化無所執故無所成名無所成名故大

右釋大凡二條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思與學並舉矣乃又曰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然則聖
人用功之序先學而後思蓋學爲入德之始功思爲入
聖之至境
聖人恥夫不知而作者欲天下則古昔稱先王立辟雝
成均而名之曰學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
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
世子言始立學者必奠於先聖先師其所學則小樂正
學干籥師學戈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大率皆誦法
古人效之事也孔子自述曰好古敏求曰信而好古子
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譏其佞舍讀書好古而
言學無所爲學矣
聖人之學在好古又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烖必逮
夫身何也惡其執也執己則自專自用執古則生今反
古皆爲執一而害道
孔子貴仁仁而智乃爲聖人智本於知知本於學故治
國平天下本於格物致知格物致知乃爲大學之道大

學者聖人一貫之學也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
書不信有所執而不信也盡信亦有所執而盡信也孔
子教人述古孟子教人不泥古不泥古斯能述古也

右釋學凡五條

孔子之學在讀書好古而讀書好古必曰多聞曰博學
惟不知博學多聞守一先生之言於是執一而廢百爲
小道爲異端均不博學不多聞之所致故聖人重博重
多乃一則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
也一則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
之何也重多者惡執一也執其多於己仍執一也一以

貫之何多之有
多與一相反者也儒者不明一貫之指求一於多之外其弊至於尊德性而不道問學講良知良能而不復讀書稽古或謂一以貫之卽貫其多亦非也聖人惡夫不知而作者之不求其知則重多聞多聞者己之所有也己有所聞卽有所不聞己有所知卽有所不知則合外內之跡忘人己之分荀子所謂幷一不二所以成積積者多也一者同也二者異也幷一卽一貫一貫則不異端而積乃成也藝有六流有九學詩不學易不知易也學名不學法不知法也雖一技之微不入其中而習之終不能知謂明其一卽可通於萬豈然也哉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曾子闡而明之云君子旣學之患其不博也旣博之患其不習也學記論考校之法五年視博習親師然則時習者非習一端而已習必繫乎博博必成於習

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曾子曰博學而孱守之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子思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皆先博而後約約則貫矣董子曰得一端而博達之先一而後博則異端之指趣聖門相傳之要董子未聞

荀子曰博學而日三省己又曰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此見大戴記勸學篇引詩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此所謂一卽中庸所謂誠中庸言達道達德九經皆所以行之者一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一之謂也卽曾子所謂習孔子所謂時習

韓詩外傳云莫愼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右釋多 凡六條

聞見之外有不知聞見之內亦有知之有不知故荀子曰聞之不如見之見之不如知之又曰凡人之患蔽於

一曲而闇於大理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惠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聖人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益異端者生於執一執一者生於止知此而不知彼止知此而不知彼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不執矣知其所知知也知其所不知亦知也執一者知其一端不復求知於所不知不求知於所不知非力不足以知之也以爲此不知者不必知者也不必求知而已知其非也有遊武林者曰天下不復有此山水及西

入桐廬歷武夷羅浮乃以爲天下之勝不一武林或不食瓠有蘗焉啜而嘗之問云何主人曰瓠也執其所知而屏其所不知其瓠蘗之謂乎或論力此曰甲强彼曰乙强此不識乙彼不識甲先入者主之也已而互識之復論力此曰乙强彼曰甲强此於甲非深知彼於乙非深知新者得而間之也若是者皆不知者也

人不知而不慍何以爲君子已有所知不忌人之所知則己有所知自不慍人之所不知也忠恕之道推而通矣

右釋知條凡二

能與耐通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

義所生而後謂之能能者久而不變出之有本能竭其力非一時偶竭也能致其身非一時偶致也知之明養之素守之定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斯可爲能

子夏曰月無忘其所能忘則非能矣能則不忘矣能而忘未可爲能也能本於習未習而以氣任之曰吾能至於其進銳其退速此不能之甚者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自得之則能矣

右釋能條凡二

權之說始於孔子而詳於孟子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者以其常也權者以言變也謂虞仲夷逸廢中權隱居放言非道之常處亂世而以此全身故爲中權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又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夫男女授受雖非禮尙不至於豺狼自拘於禮而任嫂之死於溺則爲豺狼是禮輕而援重溺時援之不溺時仍守不授受之禮故謂之權娶妻如何必告父母禮也常道也告則不得娶以懟父母且至於無後無後爲不孝之大不告雖非禮而不至不孝是告輕而娶重故曰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任人問屋廬子曰食色與禮孰重而詰之曰以禮食則不得食以親迎則不得妻夫親迎之不得妻猶之告則不得娶也不告而娶舜行之矣則娶妻固有不必待親迎者誠以迎

輕而娶重也孟子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又顯示之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權之義分之析之至明至盡矣親迎禮也常道也不親迎變也不親迎則不得妻不得妻則失男女之時絕祖宗之嗣其不韙百倍於不親迎雖不親迎可也摟其處子則強暴淫亂之夫王者所誅君子所不齒寧無妻不爲也孔子章甫逢掖其常也微服過宋權也必儒衣儒冠以嬰桓魋之鋒是輕生也是傷勇也一時微服過此不微服故爲權子羔處難而不

由賽則孔子以爲愚爲不知權也曾子易簀未安而終不易則終無易時雖死而不可怠微服則不死不微服則死不敢苟於死也易簀固死不易簀亦死不敢苟於安也

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於留塗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則突可故出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

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董子竹林辨其事曰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董子爲公羊家學故其發明權之義如此以余衡之其說正相反逢丑父可爲知權祭仲之權非權也齊頃公之遁無異孔子之微服過宋祭仲爲宋執不從則將殺仲而忽不必即死仲爲身計耳何足以爲權耶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又曰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故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子欲手援天下乎己先失道天下尙何可援已先枉王霸之功尙何得成此其分辨也明矣虞翻說易漸卦云三動失位三已得位又變受上權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宜無怪焉欲正人之不正先自居於不正而後受上之易焉此正陳代枉尺直尋之說何得爲權

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執一者不知有忠恕之道不能自貶損則至害道而害人如執於禮而視嫂之溺而不拯不欲賤其君而使君止於敵執一端以至於害人既害人而道亦害忠人所以重能權也荀子曰人無動而不可不與權俱

董子曰陽爲德陰爲刑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經用於盛權用於末此以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夫立人達人聖人之仁恕也賊盜奸宄足以害人刑之正所以立人達人也夏楚以收其威笞撻以懲其咎刑之正所以立之達之也徒用德而弛於刑轉或害人而害道矣以刑爲權擬未必

當然非知經權之道未可與言刑也
劉劭人物志曰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此所謂權權謀權術之權非聖人所謂權也聖人之權正無損於公正也孟子所謂機變之巧此不可以為權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權在其中矣
毛公詩傳云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於室鄰

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柳下惠之事亦見荀子所謂與後門者同衣國人不稱其亂是也二事不同魯男子之唆近於楊柳下惠之可近於墨顏叔子之辟嫌近於子莫竊以為均未可執也納之則生不納則死不可效魯男子矣納之固生不納亦不至於死不可效柳下惠矣有備者讀書古寺有女子凍於門掖而至己榻擁以衾溫而甦之己乃露坐終夜是科鄉薦如有鬼神或以為救女子之報此即柳下惠嫗女同衣是時效叔子之使執燭有不可者矣毛公舉魯男子之事為畏譏者證竊以為正未可執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矣雖閉戶可也設有時鬬在鄉鄰非我救之則別無能救者將閉戶而聽其鬬而死乎陳恆之亂孔子沐浴請討鬬固在鄉鄰矣是非可執而已也權在其中矣

右釋權凡八條

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孔子謂言

必信行必果為硜硜小人必信必果為小人則不必信不必果為大人趙岐曰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為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邵武士人疏之云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衛而終適衛是不必信也佛肸召子欲往而終不往是行不必果也義重而信輕亦權乎曰義與權相近而實不同也義者常道也權者暫道也攘羊而證為直在父子之間則宜隱宜隱者常道也非暫道也父子之間則必有此不必信之道也孔子與蒲盟不適衛而終適衛此權也猶微服而過宋也今日遭魋之難而微服過之明日無魋之難則不微服也與蒲盟

不適衛亦猶是也故父爲子隱義也盟痛而負之權也或曰父攘羊而隱之非攘羊不隱也嫂溺則手援之非溺則不援也有以異乎曰異父攘羊則必隱嫂溺則有時可不援設嫂溺而有援之者不煩吾之手矣父攘羊雖有隱之者而子隱之不變也義者宜也故其所在無定義主斷故其所在實有定義者常道權者反常而合道事所必當爲者義也不必爲而不得不爲者權也非義不足以盡道之常非權不足以盡道之變合乎義與權而後爲通爲睿爲大智爲聖人

董子曰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仁主及乎人故爲愛人爲容人莊子德無不容仁也爲以德予人管子義主於宜權衡在我所以輔仁以歸於中正故曰仁者義之本順之體也聖人惡執一惡專己故曰仁曰恕曰義曰權皆所以去其固而求其通也

右釋義凡二條

君長之設所以平天下之爭也故先王立政之要惟在於禮故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天下知有禮而恥於無禮故射有禮軍有禮訟獄有禮所以消人心之忿而化萬物之戾漸之既久摩之既深君子以禮自安小人以禮自勝欲不治得乎後世不言禮而言理九流之原名家出於禮官法家出於理官齊之以刑則民無恥齊之以禮則民且格禮與刑相去遠矣惟先王恐刑罰之不中務於罪辟之中求其輕重析及豪芒無有差謬故謂之理其官即謂之理官而所以治天下則以禮不以理也禮論辭讓理辨是非知有禮者雖仇隙之地不難以揖讓處之若曰雖伸於理不可屈於禮也知有理者雖父兄之前不難以口舌爭之若曰雖失於禮而有以伸於理也今之訟者彼告之此訴之各持一理譊譊不已爲之解者若直論其是非彼此必皆不服說以名分勸以孫讓置酒相揖往往和解可知理足以啟爭而禮足以止爭也是故克己爲仁克己則不爭不爭則禮復矣

明儒呂坤有語錄一書論理云天地間惟理與勢最尊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而理則常伸於天下萬世此眞邪說也孔子自言事君盡禮未聞持理以與君抗者呂氏此言亂臣賊子之萌也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非無訟之難而聽訟之易也聽訟者用一己之聰明即子貢博施濟衆之義也無訟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道以德齊以禮非難於道以政齊以刑德禮不足以自見政刑可以自見也

博我以文多學而識也約我以禮一以貫之也惟多學乃知天下之性情名物不可以一端盡之不可以一己

盡之然後約之以禮以禮自約則始而克己以復禮既而善與人同大而化之禮以約己仁以及人約己斯不執己不執己斯有以及人仁恕禮三者相爲表裏而一貫之道視此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班固志禮樂曰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絶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兩家之說禮可謂要矣曾子立事曰君子既習之患其不博也既

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能讓復禮之效也

右釋禮凡五條

或謂孔子重事功非也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才德兼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則盬舍才而取德矣言必信行必果硜硜小人猶勝於從政之斗筲孔子豈專重事功哉然則栖栖者何也曰仁也聖人以及物爲心非天地位萬物育不足以盡及物之功非得君不能以盡安人安百姓之量故語丈人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其義者即行義以達其道也楊子爲我孟子以爲無君欲潔其身則爲我之謂也亂大倫則無君之謂也盡聖人之學舍己以從人聖人之心修己以安人子使漆雕開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未能信者未能信及物之功也子路之治賦冉有之理財共職而已不可爲仁未信而不欲仕則志不在共職而已此夫子所由說也惟孔子自信其能位天地育萬物有安人安百姓之量而後仕以行其道然不合則行未嘗終三年淹然則聖人之仕欲行其及物之功而非徒異於沮溺丈人不仕而已也孟子善學孔子亦善言孔子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眞知孔子哉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然則隱非徒隱仕非徒仕徒隱則老農而已矣徒仕則鄙夫而已矣

韓昌黎曰天授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也此深得聖人之意然必自有餘乃可已方不足何以補人所以學而後仕智而後仁

顏閔不仕於私家非私家不當仕也不足以盡其志也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豈百里才而徒爲季氏效其職者故辭之也大抵仕之道有共職有行道共職具臣之仕也行道大臣之仕也職有多端各能其能器而使之是在君子無所能以共其職則不仕故子羔爲費宰孔子以爲賊夫人之子使漆雕開仕是開已能共其職但未足如顏閔之爲王佐才耳學者學優而仕雖抱漆雕氏之志而未能企及於顏閔亦學子路冉有各能

一技以共職而有用於世可也使方爲末學之子羔已
空擬安人安百姓之量兵刑錢穀且有未知其弊也詎
惟尸位素餐而已哉

右釋仕凡三條

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惟德曰據德貴
實有諸己故據之不可終食之閒違仁故曰依藝則游
而已謂之游則不據矣近之學者以考據名家斷以漢
學唐宋以後屏而棄之其同一漢儒也則以許叔重鄭
康成爲斷據其一說以廢眾說荀子所謂持之有故持
即據之謂也孔子一貫之道自楊墨出而充塞之故孟
子力闢以存孔氏之學荀子謂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

於大理於是非十二子由秦及漢儒道消亡聖人之教
微武安侯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
而經學遂興公孫宏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
靡然鄉風然聖人一貫忠恕之指莫之能明也各經其
經各師其師石渠之議同異互執孟喜改師法遂不見
用江公與王式同爲魯詩至嫉而相詈嚴彭祖與顏安
樂同事眭孟而各持所見譬諸五季之亂各據一地據
淮南者不復至吳越據楚漢者不復至孟蜀揚子雲惡
夫當時之習作法言以正之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
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又曰
一鬨之市不勝異意一卷之書不勝異說人各是其所

是而非其所非又曰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
習其師子雲之說蓋指西漢諸儒言之班固作藝文志
別文藝九流而說之曰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
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學者之大患也然東漢諸
儒執一尤甚曹褒持慶氏禮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
爭論古今學何休墨守公羊作左氏膏肓穀梁廢疾范
蔚宗論鄭康成曰東京學者滯固所禀異端紛紜互相
詭激康成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
是學者略知所歸又儒林傳論曰經生所處不遠萬里
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授徒
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譌雜至有分爭王

庭樹朋私里繇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夫書
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或從故通人鄙其固
焉蓋東都之學至鄭氏始通其師則京兆第五元先東
郡張恭祖涿郡盧植扶風馬融不專於一師其學則京
氏易公羊春秋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韓詩三統歷九章
算術而不名一物其箋詩主毛而屢易其義注儀禮則
兼用古今文注周禮則兼采杜子春鄭眾之說而案以
己意子夏喪服傳且駁正之注詩不必同於注禮前說
與後說殊雖一己之言不拘於一誠能述古而不泥古
博而能貫得乎聖人之意王肅孫毓不知鄭義或相爭
難至於南北分途門戶異立唐學士元行沖作釋疑引

王邵云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爲章句惟草草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愼豈道孔顏誤諱言服鄭非然則服鄭之外皆屏之矣服鄭之外皆屏之則仍兩漢譊譊之習益必據鄭以屏其餘與必別有所據以屏鄭皆據也皆非聖人一貫忠恕之指也班固論諸子曰九家之說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可以通萬方之略然則九流諸子各有所長屏而外之何如擇而取之況其同爲說經之言乎老氏者後人所斥爲異端者也孔子則就而問禮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且曰竊比於我老彭未嘗屏之也於此見聖人之大而一貫忠恕之道由此其推也

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聽視言動皆立於禮所以言執執禮猶據德也若詩書則不執矣孟子言學詩之法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言讀書之法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筴而已矣何據之有

右釋據凡一條

聖人之名取其能通君子之名取其能□□□□□
能統一國則君一國能統天下則□□□□□□□
問躬行能統衆而容衆□□□□□□□□□□□

□羣而不黨而後□□□□□□□□□□□□□
人性不一各得其性□□□□□□□□□□□□
同伐異遂不能羣學□□□□□□□□□□□□
敦厚則不執矣不執□□□□□□□□□□□□
人不知而不慍則異有容□□□□□□□□□□
天生君子即生小人生君子於□□□□□□□□
人乃有一君子且或百小人而有一君子□□□□
人陰也使陽常爲主陰順從之則君子□□□□□
小人非無善之可取非無才之可用□□□□□□
其才以見其善惟君子使人也器之故君子不器不器故可以大受不可小知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泰而不驕

然後爲君子故君子而不能羣非君子也名其爲君子而實小人也惟君子能用小人惟君子能容小人自命爲君子以異己者爲小人而屏之斥之此自命爲君子者非君子而亦小人也

右釋君子小人

論語通釋終

梁茝鄰先生撰

論語旁證

阮元題

論語自何晏集解行而鄭王各注皆廢自朱子集注行而何氏集解及邢皇二疏又廢然元陳天祥有辨疑之作明高拱又有問辨錄之作皆於紫陽之說不無異同至我
朝之毛西河而大肆攻擊遂使漢宋之學判若冰炭竊謂論語一書聖人之微言大義自漢至今學者循誦各有所得世謂漢儒專攻訓詁宋儒偏主義理此猶影響之談門戶之見其實漢儒於義理亦有精勝之處宋儒於訓詁未必無可取也元儒張存中作四書通證六卷凡朱注引經數典者一一注其所本詹道傳作四書纂箋二十八卷就朱注正其句讀考其名物所引成語亦各證其出典善哉此二家之書皆以漢學治宋學意在發明不主攻擊而自足以救空疏之弊豈非元代去宋未遠士大夫尚知讀古書講實學與於有明一代奉大全爲圭臬陳陳相因使人生厭者也乃今又得茝林梁先生論語集注旁證之書先生博學閎才著述繁富而此書尤義蘊精深體例詳慎大都原本紫陽比附古義又博采通儒之論折衷師友之言繁而不冗簡而不漏視張氏詹氏之書未知何如然合漢宋而貫通之使空疏者不至墨守講章高明者亦不敢拾西河唾餘輕相詆病於學術士風非小補也先生下世此書刻於閩中樾與其嗣君敬叔觀察爲同年友常以文字過從因得及剞劂之工竟而先覩之敬書數語於其簡端俾讀先生書者知從事宋學仍當不廢漢學以救自明以來時文家之積弊此則先生著此書之意也夫

同治癸酉六月年家子俞樾謹序於吳門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一

閩長樂梁章鉅撰

學而第一凡十六章　皇氏侃論語義疏云以學而最先者言降聖以下皆須學成也　朱子語錄云此取篇首兩字初無意義此是孔門弟子編集把這箇作第一件

學而時習之章

學而時習之注習鳥數飛也又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　王氏肅注時者學者以時誦習皇疏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曰時過而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十三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是也三日中時學記曰藏焉修焉

息焉游焉是日日所習也按集注數飛之解本說文禮月令鷹乃學習即其義也王注以誦習釋之其義轉偏故朱注不取　戚氏學標四書偶談云易經惟坤卦坎卦有習字坤主德爲一重厚一重坎流機爲一步進一步習之意理如是　阮芸臺先生揅經室集云時習之義當兼誦之行之凡禮樂文藝之繁倫常之紀道德之要載在先王之書者皆當講貫爾雅貫習也轉注之習亦貫也時習之習即一貫之貫貫主行事習亦行事故時習者時誦之時行之也爾雅又曰貫事也聖人之道未有不於行事見而但於言語見者也故孔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者壹是皆行之也又告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此義與告曾子同言聖道壹是貫行非徒學而識之兩章對校其義益顯此章乃孔子教人之語實即孔子生平學行之始末也

不亦說乎　皇氏義疏本說作悅　翟氏灝四書考異云古喜說論說同字漢後增从心字別之悅初見廣韻徐鉉新修字義云經典只作說然毛詩說懌女美陸氏釋文又作悅爾雅釋詁悅樂也悅服也皆書作悅而孟子但用悅字則二字通寫已久說之見論語者如公冶長篇子說雍也篇非不說子之道子路不說子罕篇能無說乎子路篇近者說陽貨篇子路不說堯曰篇公則說皇本俱作悅惟先進篇無所不說子路篇君子易事而難說仍如監本

有朋自遠方來　包氏咸注同門曰朋釋文云有或作友非按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又易蹇正義周禮司諫疏並引鄭康成此注云同門曰朋

同志曰友文選陸機挽歌友朋自遠方李注亦引論語作友朋然則舊論語本當是朋友自遠方來釋文所見本有亦作友但當在朋下包注原本當亦有同志曰友句因經作有故刪之乎朱注則直據何氏集解本耳　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云同門曰朋此是古義自說文及詩注左傳注公羊傳注皆然周禮大司徒鄭注同師曰朋便不如同門之恰蓋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黨塾皆里門閭戶學僮居處名色故朋爲同門此是字義本爾不可易也大抵學中境次從黨庠肄習之後既已分開又復來合致足娛樂與學記所云敬業樂羣檀弓所云離羣索居正可比觀蓋以離爲苦則必以合爲樂也　阮先生曰朋自遠來者如孔子道兼師儒周禮司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各國

學者皆來爲弟子從學也蓋學而時習未有不朋來者聖人之道不見用於世所恃以傳於天下後世者朋而已

注程子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皇疏悅之與樂俱是懽欣在心常等而貌跡有殊悅則心多貌少樂則心貌俱多所以然者講習在我自得於懷抱故心多曰悅今朋友講說義味相交德音往復形彰在外故心貌俱多曰樂也　程氏大中四書逸箋云在內曰說在外曰樂見邢疏不始於程子也

人不知而不慍注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　何氏晏集解云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皇疏此有二釋一云古之學者爲己已得先王之道含章內映他人不見知而我不怒也一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慍怒也按皇疏雖云後釋爲便而

集注則從前釋其義矣也　阮先生曰人不知者世之天子諸侯皆不知孔子而道不行也不慍者不患無位也學在孔子位在天命天命既無位則世人必不知矣此何慍之有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者此也易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此道也此章三節爲君子一生事實故以冠二十篇之首二十篇之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與此始終相應也

其爲人也孝弟章

有子曰　阮先生曰論語孔子稱子此外惟有子曾子顏子稱子是明明有異諸賢矣弟子以有子之言似孔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強其餘皆服之矣故論語次章即列有子之語在曾子之前孔子道在孝經行在春秋此章之言即兼孝經春秋之義所謂似夫子之言也

其爲人也孝弟　皇本弟作悌下同陸氏德明釋文云弟本或作悌　按毛詩大雅思齊正義孝經事君章疏俱引論語云孝悌而犯上者鮮矣

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注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又作亂則爲悖逆爭鬭之事矣　何解上謂凡在上者皇疏犯謂諫爭也上謂君親也又引熊氏云孝弟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哉　邱氏光庭兼明書云犯上謂干犯君上之法令言人事父母能孝事兄長能弟事君上能遵法令　焦氏循論語補疏云犯顏而諫在後世視爲臣道之常而聖人則以爲忠誠之變如龍逢比干不得已而爲

之其心實非所好也後漢書蓋寬饒傳云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師古注奸音干干犯上意即犯上又敘傳云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後漢書荀彧亦云田豐剛而犯上犯上爲犯顏而諫古之通義即皇侃之所本也表記云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鄭注謂違廢事君之禮爲亂即此所云作亂非必悖逆乃爲作亂也皇氏熊氏尙知古人事君之禮故以解說此經邱氏生於唐季遂覺犯顏而諫不可爲犯上增出法令二字顧孝弟之人不犯法令不悖逆何待有子言之先軫之不顧而唾自謂逞志於君免冑入狄師而死有子所謂犯上即先軫所云逞志於君爾自有子之意不明爲人臣者遂以犯顏而諫爲常至明人有

以理勝君之說始以不平歸咎於君極於撼門而哭指斥以
鳴其直由犯顏至於違廢事君之禮身入於亂而不自知有
子以犯顏者究其歸於作亂而探其本於孝弟所以立千古
人臣之鵠者微矣　鄭氏汝諧論語意原云周衰之時天理
絕滅視犯上作亂之事如蹈袵席然此其禍何自而生哉生
於本心之亡也有子推本而言之曰使其孝弟烏能犯上苟
不犯上烏能作亂傷之之辭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　說苑建本
篇引此作孔子語　阮先生曰此四句乃孔子語而本立而
道生一句又古逸詩也說苑建本篇云孔子曰君子務本本
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
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雖漢人引論語往往皆以爲孔

子之言但劉向明以此上二句爲孔子之言尙是漢人傳論
語之舊說而又以爲有子之言者所以爲似夫子也又後漢
書延篤傳云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
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觀延篤以此
節十九字與孝經十四字同引爲孔子之言愈可見漢人舊
說皆以此爲孔子之言矣

注本猶根也　毛氏奇齡曰六經本字原是明白且有纍然務
本二字自爲注脚者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則務本者正務此草木之根株
江海之大原也此經之自爲訓詁者也何改注爲按毛氏此
說徒與集注爲難而其實本猶根三字之義已括嗚呼此豈
可以做朱子所不知哉

注爲仁猶曰行仁　又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
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
也　林暢園先生讀經隨筆云莊子云仁道大矣孝不足以
言之謂仁道所包者廣孝乃仁之端未可謂之本故集注訓
爲仁作行仁　王氏恕石渠意見云爲仁之仁當作人蓋承
上文其爲人也孝弟而言孝弟乃是爲人之本後漢書延篤
傳亦引作人　鄭氏汝諧曰道難名也仁可見也故先之以
道又申之以仁仁道至大孝弟乃仁中之一事爾然聖人教
人必自近者始教之以道與仁彼不知何者爲道何者爲仁
惟告之以孝弟皆知所自入矣

巧言令色章

巧言令色鮮矣仁　皇本作鮮矣有仁　皇疏引王注云巧言
無實令色無質　曾子立事篇云巧言令色難于仁矣　王
氏宇泰筆麈云巧言者能言仁而行不掩者也令色者色取
仁而行違者也夫仁義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故云鮮矣仁
若巧佞炫飾務以悅人則小人之尤矣何勞曰鮮矣仁

注專言鮮則絕無可知　皇疏此都應無仁而云少者侃云人
自有非假而自然者此則不妨有仁但時多巧令故云少也
又一說云巧言令色之人非都無仁政是性不能全故張憑
云人之性有厚薄體足者難耳巧言令色之人於仁性爲少
非爲都無其分也按此還出鮮字本義當與集注參觀　陳
氏天祥四書辨疑云此是普言此等人中有仁者少按侃疏
及集注皆就一人說陳氏獨就衆人說又一義也

吾日三省吾身章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注 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 皇疏云每一日之中三過自是察我身集注意與之同 釋文云三息暫反又如字集注無音朱子語錄云三字平去二音雖有自然使然之別然自然者不可去聲而使然者亦可平聲按荀子勸學篇云君子日參省乎已楊倞注曰參三也則三讀平聲正有據矣 陳氏禹謨譚經苑云下雖三事只是忠信傳者傳此習者習此耳三當定讀去聲按集注明云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則三字何必定讀去聲 曾子立事篇云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沒其身似即三省之謂當時記者有詳畧也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皇本交下有言字按皇疏云朋友交會

本主於信豈可與人交而不爲信乎是本無言字也

傳不習乎 注 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 釋文云鄭注謂魯讀傳爲專今從古皇疏云凡有所傳述皆必先習後乃可傳豈可不經先習而妄傳之乎邢氏昺疏云傳惡穿鑿故曾子省愼之焦氏循曰傳惡穿鑿穿鑿非不習之謂已所素習用以傳人方不妄傳致誤學者所謂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也此與集注義別

道千乘之國章

道千乘之國 注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 皇本道作導釋文云本或作導臧氏庸拜經文集云作道訓治必讀爲導方可集注之去聲正讀作導也漢書地理志九河既道惟衍其道沱潛既道顏注皆云道讀曰導治也按爲政篇道之以政皇本亦作導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傳論又杜林傳皆引導之以政文選二十八將傳論導之以法注引論語亦作導一切經音義卷六卷八皆引導之以政是古本並作導矣

注 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 馬氏融注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千乘其地千成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 包注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何解云馬氏依周禮包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按朱子初亦以馬說爲可據謂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然注孟子首章云地方百里出車千乘又明主包說則前所云乃語錄中年未定

之論也 方氏觀旭論語偶記云近時經師亦多從馬氏者竊以曾子可以寄百里之命謂攝國君之政令冉有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謙不敢當千乘之國則千乘之國爲百里無疑以他經解論語何如以論語證論語乎 崔氏述三代經界考云古者行軍皆徵發於鄉遂故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周官天子六鄉鄉爲一軍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士鄉十五鄉二千家而爲萬人之軍者三是所謂三軍者皆鄉遂也則所謂千乘者亦鄉遂也魯頌云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然則古之徒兵率多十其甲士之數是以車稱千乘徒號三萬成八百戶戶出一卒不過四十成之地而東遷以來諸侯幷吞其國漸大故其鄉遂之地自足以賦千乘之車徒

原不必遍國而計之也若夫都鄙之地則私邑以供卿大夫之役使而公邑以守境兼以待倉卒之調發故論語云陳文子有馬十乘孟子云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此隸於卿大夫者也春秋傳齊侯伐晉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晉欒書伐楚敗申息之師於桑隧此守境以待倉卒之調發者也凡此皆不以參於國之正賦不容遍一國而統計之爲千乘也先儒惑於司馬法之文以爲一乘之卒七十有二人遂致紛煩之言先後狐猾乃謂車計遍國之賦徒指出軍之賦以曲解之不知司馬法乃戰國時人所撰原不足據也且傳又有之衞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晉城濮之戰全軍皆出僅七百乘齊鞌之戰軍帥半行乃八百乘平邱之會有甲車四千乘衞地與民非能十倍其初晉地雖闢豈能數倍於文

公之世然則貧故車少富故車多不盡稱徒以造車亦不盡計民以賦車也晉之伐鄭也敗其徒兵於洧上車與徒分道以禦敵而初不必相參則車之多寡固不必盡準乎其徒之數則亦不必盡準乎其民之數惟是地廣則國富國富則車多故大國曰千乘乃大略言之耳夫安得拘拘焉以八百家或八十家出車一乘爲一成之例也

使民以時　注　時謂農隙之時　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可各於農隙以講習若力役之事惟日九月農功畢起冬至而止無有於春夏者莊二十九年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周語單襄公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皆謂秋冬際也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鄭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益徵其爲農畢時矣

弟子入則孝章

出則弟　皇本弟作悌釋文云弟本亦作悌

汎愛衆　左傳襄二十八年正義引汎作氾韓昌黎集讀墨子云孔子泛愛親仁又作泛

行有餘力　釋文云行下孟反集注自如字讀

則以學文　注　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毛氏奇齡曰此文字是字字言弟子稍閒使學字耳說文文交畫也吾猶及史之闕文謂字畫有可疑處輒闕而不書孟子不以文害辭亦謂不以字義傷句義周官八歲入小學保氏亦只教以六書使學字也按馬注已云文者古之遺文皇疏云五經六籍也邢疏云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故集注因之　閻氏若璩曰史記

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蓋古者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故孔子亦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如是四者而已至周易者卜筮之繇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掌於太卜職於太史非士子之所肄習惟孔子晚年喜贊周易懼修春秋始合所刪之詩書所定之禮樂而成六經一名六藝故曰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當日之時教只以正業正業者詩書禮樂其能兼通易春秋二經者七十有二子耳弟子列傳首列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若周官之六藝則禮樂射御書數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養國子豈必異能之士哉此注謂詩書六藝之文六藝本屬射御等而冠之以詩書精矣備矣

賢賢易色章

賢賢易色 注 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安國注以好色之心好賢集注同之　皇疏載又一說云上賢字猶尊重也下賢字謂賢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其莊敬之容也按蔡氏節論語集說主此義　毛氏奇齡曰漢李尋論天象有云少微在前女宮在後賢賢易色取法於此顏師古注所謂尊上賢人輕略於色是也　按集注云四者皆人倫之大者則下文只有事父事君交朋友此句自應屬夫婦說娶妻重德不重色亦厚人倫之一事也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注 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 吳氏名棫字才老建安人 陳氏天祥曰吳氏謬認雖曰未學以為實未嘗學不學者亦能此事故有將至廢學之論此說蓋出於舊疏舊疏云此論生知美行雖學亦不是過蓋以曰字為語助辭虛字言雖未學亦與學者無異果如此說則下學字上須當更有猶字矣不知雖曰未學乃是子夏假設能於此者自謂之言非子夏實謂未學也劉正叟曰其人既能此等之事而自言未學吾必謂之已學蓋此等非學不能也此最簡直明白

君子不重章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注 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邢疏此節說有二孔安國曰固蔽也言君子當須敦重若不敦重則無威嚴又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一曰固謂堅固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按集注本後說也

主忠信 注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　鄭氏康成注主親也皇疏言君子既須威重又忠信為心百行之主也邢疏言凡所親狎者皆須有忠信者也下無友不如己者言無得以忠信不如己者為友也　焦氏循曰親忠信之人無友不如己之人兩相呼應　按集注用皇疏故不從鄭說也

無友不如己者 注 無毋通禁止辭也　釋文作毋友云本亦作無按古無毋多通用後子罕篇各本並作毋友　呂氏春秋觀世篇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

慎終追遠章

慎終追遠 注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　孔氏安國注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集注節用其語而言禮則哀在其中言誠則祇敬更進矣　皇疏載又一說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宜慎也久遠之事錄而不忘是追遠也是以慎終如始則尠有敗事平生不忘則久人敬之 此句恐有誤字 君能行此二事是厚德之君君德既厚則民咸歸依之矣

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子禽問於子貢曰　釋文云貢本亦作贛漢石經凡子貢皆作子贛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說文貝部貢獻功也从貝工聲贛賜也从貝贛省聲是貢贛不同子貢名賜故字子贛作貢者字之省借耳今禮記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焉祭義子贛問曰子之言祭尚存古本餘則多後人改易矣左傳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杜本亦作省借字五行志中上載

古文左傳作子贛又爾雅釋詁賚貢錫畀予貺賜也郭注皆賜與也釋文貢或作贛是爾雅古本亦作正字然陸德明已不能定其是非而識所歸矣邢疏引左傳爾貢包茅不入爲證誤解贛賜之贛爲貢獻之貢則無足責也

抑與之與　漢石經抑作意按抑疑辭古字通作意阮先生曰大戴禮云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歟周語云敢問天道乎意人故也墨子明鬼篇云豈汝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莊子盜跖篇云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也並以意爲抑之證

注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　趙氏順孫論語纂疏云論語載陳亢事凡三章兩章問於子貢一章問於伯魚皆無請問於夫子之事家

語收陳亢在孔子弟子中而史記七十二子傳却無陳亢故兩存之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皇注藏又一說云孔子入人國境觀其民之五德則知其君所行之政也此說迂曲不可從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注其諸語辭　皇本作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也鄭注明人君自願求與爲治也皇疏政是人君所行見於民下不可隱藏故夫子知之是人君所行自與之也按如皇說是此與字仍讀上聲與上抑與相呼應也　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公羊桓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閔元年傳其諸吾仲孫與僖二十四年傳其諸此之謂與宣五年傳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十五年傳其諸則宜于此焉變矣其諸是齊魯間語

父在觀其志章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注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　孔注欲觀人子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行事之得失則但觀其志之邪正父沒之後身任承家嗣事之責則當觀其行事之得失此集注之所本也　范氏祖禹論語說云爲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按李氏光地榕村語錄亦主此說趙氏翼陔餘叢考云如此則三年無改何可以直接不待下轉語矣　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張敬夫癸巳論語說蓋主孔氏而朱子非之以爲當從范說若如孔說則上文未見志行之是非不應末句便以可謂孝矣斷之也及撰集注則仍取孔說而或問復申其義云范氏以爲子觀父之志行是

矣然以文勢觀之恐不得如其說也蓋觀志而能承之觀行而能述之乃可謂孝此特曰觀而已恐未應遽以孝許之且以下文三年無改推之則父之志行亦容或有未盡善者正使實能承述亦豈遽得以孝稱也哉按孔子之言本是論孝則以爲觀父之志行亦通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也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至父之志行容有未盡善者不得概以承述爲孝其說固善然但曰觀而不曰承曰述則諍過幹蠱之義已在其中而與三年無改之文亦無觸背此正聖人立言之妙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曾子本孝篇云孝子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漢書五行志下云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顏注云三年之內但思慕而已不暇

見父之非故不改也　葉氏適習學記言云此當以三年無改爲句終三年之間而不改其在喪之意則於事父之道可謂之孝翟氏灝曰歐陽永叔嘗疑此語非夫子本旨設問云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無改也若世其世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何概云三年無改也如葉水心說以無改爲句絶則永叔可無疑於經矣　汪氏中述學云三年言其久也何以不改爲其爲道也若非其道雖朝沒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斁天乃不畀洪範九疇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彝倫攸敘天乃畀禹洪範九疇蔡叔啓商惎間王室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以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寗惟是虞舜側微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何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此父在而改于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爲孝也三年云乎哉雖終其身可也

禮之用章

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又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皇本末句無可字馬注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皇疏引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邢疏此章言禮樂爲用相須乃美樂主和同故謂樂爲和禮節民心樂和民心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是先王之美道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言每事小大皆用禮而不以樂和之則其政有所不行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者言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也　按此傳注皆以小大由之有所不行連讀集注不用者以馬氏每事從和即是知和而行分不出兩層也邢疏以小大由之爲專於禮知和而和爲專於樂則樂記樂勝則離禮勝則流二語恰是此處注脚有所不行與亦不可行乃一嚬一醒矣白氏珽湛淵靜語云此章當以有所不行合上作一節知和而和以下作一節正本注疏而毛奇齡特從而衍之耳

信近於義章

信近於義注近去聲　釋文云近音附近之近翟氏灝曰近遠字指其定體俱上聲近之遠之俱去聲若能近取譬固而近於貴皆如字讀其謹切上聲也此與斯近信矣近之則不孫皆音附近之近去聲也今俗以定體之近亦作去聲誤矣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說苑修文篇引作孔子語

因不失其親注因猶依也　徐氏鍇說文繫傳通論引禮曰姻不失其親朱子或問云因之爲依勢之敵而交之淺若諸葛之依劉表是也

亦可宗也注宗猶主也　皇本作亦可宗敬也朱子或問云宗之爲主彼尊我賤而以之爲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蘧伯玉顏讎由是也　鄭氏汝諧曰此一節明近似者易以差也言貴於信行貴於恭學貴於有所因三者皆正理然不可不謹其差也信者守其必然義則權其可否信不近義則其信差其言不可復也恭者一於卑遜禮則稱物平施恭不近禮

則其恭差必至自取辱也因者因於人親者親切也孟子之學因於子思子思之學因於曾子因而不失其親也莊周之學因於田子方子方之學因於子夏因而失其親也莊周之學傳之而弊孟子之學爲世可宗差與不差之間也

注義者事之宜也又禮節文也　胡氏炳文四書通云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蓋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本體所謂義禮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注蓋未嘗輕下一字也

君子食無求飽章

君子食無求飽　儀禮君食大夫禮疏引作學者食不求飽

可謂好學也已　漢石經作可謂好學已矣皇本已下有矣字韓李論語筆解已作矣

貧而無諂章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　皇本作子貢問曰史記弟子傳貧富二句上下互易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皇本樂下有道字孔注及史記弟子傳亦作貧而樂道文選幽憤詩樂道閑居注亦引論語貧而樂道唐石經於樂下旁增道字惟禮記坊記引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按鄭注樂謂志於道似古本只有樂字故集注从之　臧氏庸曰雍也篇同也不改其樂義本可通故鄭不定从古以校魯也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釋文云摩一本作磨是古本作摩也皇本來者下有也字　劉氏台拱遺書云此處問答之旨宜引爾雅釋器及釋訓語以證明之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此三百篇古訓古義也因知無諂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而下穎悟莫如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而又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朱注不用爾雅而創爲已精益精之說蓋以切琢喻可也磋磨喻未若比例雖切而于聖人之意初無所引申何足發告往知來之蘊乎

注言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　程氏在中曰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今集注改象爲角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皇本作不患人之不已知也患已不知人也釋文云患不知也本作或患已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是舊本無人字也　按患不知與里仁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先進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語意相合今邢疏本加人字故集注仍之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二

閩長樂梁章鉅撰

爲政第二凡二十四章　皇疏學記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
其必由學乎明先學然後可爲政化民故以爲政次於學而
也　馮氏椅論語蘚說云篇目次第亦略有意義前論學學
然後從政故因論爲政以德而次焉

爲政以德章

爲政以德注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　包注德者無爲
此集注所本　毛氏奇齡曰包氏無爲之說此漢儒攙和黄
老之言何晏本習講老氏援儒入道者其作集解固宜獨據
包說專主無爲夫爲政以德正是有爲夫子已明下一爲字
況爲政尤以無爲爲戒禮記哀公問爲政孔子曰政者正也

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
百姓何從夫子此言君須知後世必有以無爲解爲政者故
不憚諄諄告誡重言纍語此實可與論語相表裏者按毛氏
此說駁包卽以駁朱然獨忘却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固明
明夫子之言豈虞時卽有黄老之治乎集注以以德爲無
爲之本語本無弊且下復引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其
旨益明不煩辨也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注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
不動也共向也　又共音拱亦作拱　漢書天文志北極五星
前一星爲太子第二星帝王亦太乙之座第三星庶子第四
星後宮第五紐星爲天之樞隋書天文志北極辰也其紐星
天之樞也此皆集注所本　江氏永羣經補義云爾雅北極
謂之北辰此指其不動之處非有星也其天樞一星實不正
當不動之處宋沈括謂不動之處在樞星末一度餘而明末
西人測之謂樞星離極三度也北辰不動非不運動也謂不
移動耳其實與南北極晝夜旋轉如輪轂之心旋轉不停此
正如人君之無爲而治非眞無所爲也又云朱子或問謂北
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此天文家舊說其實
地非平面渾圓如毬人見北極隨地而移每南北相距二百
五十里則極差一度元史謂南海極出地十五度北海極出
地六十六度其出地三十六度者河南洛陽等處耳　秦氏
蕙田五禮通考云北極天之至中謂之辰者無星而有其位
也北極正相對爲南極二極之中紘古今皆謂之赤道去南
北極四周皆平等日月星八重之天循黄道而行各有所行

之道南北不定惟赤道爲一定之界七曜各有一道則各有
一極其極皆動移而惟北極不動赤道云者赤猶空也空設
此道以判南北七政不附麗而行也北辰今謂之赤極言其
爲赤道之極耳俗言赤手赤貧皆取空義也　釋文云共求
用反鄭本作拱俱勇反故集注云亦作拱孟子盡心篇注呂
氏春秋有始覽注文選曲水詩序運命論二注俱引作拱

詩三百章

詩三百注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　孔注篇之大
數邢疏今毛詩序凡三百一十一篇內六篇亡今其存者有
三百五篇今但言三百篇故曰篇之大數

一言以蔽之注蔽猶蓋也　包注蔽猶當也詩雖有三百篇之
多可舉一句當蓋其理語意未明故集注易之　紀文達師

曰蔽斷也書經惟先蔽志丕蔽要因皆作斷解鄭東谷意思謂删詩斷之以此是也

曰思無邪　包注只云歸於正而皇疏謂此章舉詩證爲政以德之事邢疏謂爲政之道在於去邪歸正單就爲政言其義轉狹故集注不從

道之以政章

道之以政　此與下道之以德兩道字皇本皆作導按史記漢書酷吏傳序漢書刑法志後漢書杜林傳二十八將傳論董仲舒對賢良策王符潛夫論德化篇梁書徐勉修五禮表皆引作導　禮記緇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家語刑政篇孔子謂仲弓曰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而以

刑禁之孔叢子刑論孔子答仲弓曰古之爲教有禮然後有刑今無禮以教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又答衛將軍文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

道之以德　包注德謂道德也鄭注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和陳氏鱣論語古訓云府官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孔子道民必從周公敎民之典故鄭取以爲說不同包泛指爲道德也

有恥且格　注格至也又一說格正也　何解格正也皇疏引沈居士云立政以制物物則矯以從之用刑以齊物物則巧以避之矯則跡從而心不化巧避則苟免而情不恥由失其自然之性也若導之以德使物各得其性則皆用心不矯其眞各體其情則皆知恥而自正也　陳氏天祥曰格訓至不知至爲至甚以格爲正於理爲順蓋言既恥所犯又歸於正也

吾十有五而至于學章

吾十有五而至于學　皇本于作於漢石經于作乎按白虎通辟雍篇文選鮑照擬古詩注太平御覽學部並引作於論衡實知篇引作乎　翟氏灝曰此經自引詩書文外例用於字今此獨變體爲于疑屬乎字傳寫誤漢石經論衡皆作乎而朱子亦云志乎此可思也

注心之所之謂之志　詹氏道傳四書纂箋云心之所之說文中語

三十而立　漢石經唐石經三十兩字并書作卅按廿卅卌字皆載說文故自古經典及制勑表狀皆通用之自唐府宗先天二年詔凡制勑表狀書奏牋牒年月等數作二十三十四

十字見舊唐書本紀蓋至是始詔正之　皇疏古人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經之業所以成立按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皇疏蓋本此然此處立字似不應如此解故集注不取之舊注但云有所成也三國吳志孫登傳亦云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

四十而不惑　皇疏引孫綽云四十強而仕業通十年經明行修以之待政可以無疑惑也

五十而知天命　皇疏天命謂窮通之分也五十始衰則自審已分之可否故王弼云天命廢興有期知道終不行也此與集注異又引孫綽云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

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與集注通　眞氏德秀四書集編云或問此知天命與不知命之命何如曰不同知天命則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知其爲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知命却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

六十而耳順　韓氏愈李氏翺筆解云耳當作爾猶云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此說頗鑿不可從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注從如字　皇疏從放也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於法度也是讀從爲縱按柳宗元與楊誨之疏解車義云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王安石游戒疏云孔子聖人之盛尙自以爲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昔之聖人縱心而不踰矩

俱改從爲縱蓋皆祖皇疏也　翟氏灝曰列子黃帝篇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九年之後横心之所念其從字讀作去聲以縱心爲聖境之神妙僅一見於斯說六朝人喜談莊列皇氏染焉故値經文略似而遂欲推以致之然聖人雖不思勉而中道仍終身無少縱時也釋文從字無音蓋以縱之一讀不可爲訓而姑置之唐宋人乃猶紛紛若此此集注所以特正其音而曰從如字也

孟懿子問孝章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注孟懿子魯大夫　左氏昭七年傳初僖子從昭公如楚不能相禮及歸乃講學之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孔某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師事之而學禮

爲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集注同　按孟僖子卽仲孫貜春秋書其卒在昭二十四年史記弟子傳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是貜卒時遲尙未生今懿子問孝時有樊遲御而夫子倘告以生事喪祭者懿子或尙有母在歟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縚卽敬叔與懿子俱泉邱人所生但懿子嘗師事孔子而弟子傳不列其人不知何故嘗考孔子用魯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墮郈季氏墮費此正聖人行道之會獨孟懿子聽小人公斂陽之謀不肯墮成是孔子不得卒行其道於魯者懿子實沮之負其師並負其父矣此誠宜與孺悲同在擯棄之列故孔注但云魯大夫而集注亦從之也　漢石經無作毋論衡問孔篇述此亦作毋下同　鄭氏汝諧曰無違之答懿子不復致疑者

謂夫子教之以無違其父之命而學禮也然聖人之意不止於是故以無違之旨告於樊遲使之終其身不忘其親亦使學者知無違之旨非謂惟父令之是從也

注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　又孟孫卽仲孫也　胡氏炳文曰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爲氏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爲孟者庶子自爲長少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爲孟

注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　皇疏引衞瓘云三家僭侈皆不以禮故以禮答之

孟武伯問孝章

父母惟其疾之憂　注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爲孝亦通　按馬注言孝子不妄

爲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此傳集注所謂舊說也　臧氏琳曰論衡問孔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惟其疾之憂又淮南子說林憂父母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注云論語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則王充高誘皆以爲人子憂父母之疾爲孝與馬說不同案如馬義則夫子所告武伯者止是餘論其正意反在言外聖人之告人未有隱約其詞若此者集注所引舊說即本集解朱子守身之說雖善然舍人子事親之道而言父母愛子之心似亦離其本根也唯王高二氏說文順義洽蓋人子事親萬事皆可無慮唯父母有疾病爲憂之所不容已或疑父母字與其字意複當以父母字略讀則得之

子游問孝章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是猶祇也是謂能養言祇謂能養也薛綜注東京賦云祇是也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注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　包注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　按集注用包後說故爲人所訴病然皇邢二疏亦兩說並列皆所謂甚言不敬之罪者乎　毛氏奇齡曰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此正與皆能有養同一語氣然則夫子此言已自注之矣毛氏又曰養誰特人子能之即犬馬皆能之彼所不足者獨敬耳此是舊注蓋養有二義一是飲食一是服侍犬以守禦馬以負乘皆能事人故曰能若人養犬馬何能之有

子夏問孝章

色難　注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　又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　包注謂承順父母顏色爲難此以色屬父母說則色難二字似不辭矣故集注姑刻之

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　注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　馬注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也此集注所用　劉氏台拱曰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屬人子言之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注先生成人皇疏謂先已之生可互證饌具也說文籑具食也或作饌从巽有事則幼者服其勞有酒食則長者共具之禮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鄭注訓具爲饌長者即先生也　釋文饌作餕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今

文雖作饌義亦與餕同特牲饋食禮注古文餕皆作籑據說文饌即餕字儀禮以籑爲餕論語以饌爲餕其實一耳讀當以食先生饌爲句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也有酒有事文正相偶有事弟子服其勞勤也有酒食先生饌恭也勤且恭可以爲弟矣孝則未備

吾與回言終日章

吾與回言終日　注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　金氏履祥論語集注考證曰張師曾校張達善點本謂吾與回言終日自集注取李氏之說注輔愚聞之師謂李侗也始讀爲句絕前此諸先亦以吾與回言爲句　按皇疏顏子聞而即解無所諮問故言終日不違又云觀回終日默識不問殊似愚魯是以終日爲下讀也

回也不愚　皇本不愚下有也字
視其所以章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云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注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陳氏天祥曰集注於視其所以下已見■爲善爲惡之分乃於所由下却說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此於觀其所由意固不差但前已許之爲君子者又當置之何地也蓋所以者言其現爲之事也所由者言其事迹來歷從由也所安者言其本心所主定止之處也觀人之道必先視其現爲之事現所爲者雖善未可遽以爲君子也現所爲者雖不善未可遽以爲小人也王莽未篡之前恭儉禮讓若使以

爲善則王莽爲君子矣伊尹初放太甲斥主逐君若便以爲惡則伊尹爲小人矣須更觀其事迹來歷從由以察本心所主定止之處則王莽心主於篡漢伊尹心主於致君至此則君子小人善惡之實始可判也
溫故而知新章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注溫尋繹也　何解溫尋也皇疏溫溫燖也邢疏中庸云溫故而知新鄭注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復時習之謂之溫猶若溫燖故食也案左傳請尋盟子貢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疏尋溫也監本皆作燖又儀禮有司徹云乃爇司俎注爇溫也又或作燖又說文寸部尋繹理也故集注合用其義　孔氏廣森曰凡教人者皆以其所已知傳之弟子是溫故也然教學相長每因而有新得故曰溫故而知新若挾其故知自以爲是而不能虛懷以受起予之益者不足以爲人師矣
君子不器章
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　又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　包注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邢疏若舟檝以濟川車輿以行陸反之則不能　鄭蘇年先生西霞叢稿云集注改舊注各周爲各適無所不施爲用無不周又改邢疏反之不能爲不能相通皆靑出於藍也
子貢問君子章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注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　孔注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　沈氏括夢溪筆談云論語先行當爲句其言自當後也

郝氏敬論語詳解云先行斷句謂不言而行也其言謂凡言而後謂行之後然不如周氏之語簡而明也　皇疏載又一說云君子之言必爲物楷故凡有言皆令後人從而法之也
君子周而不比章
注周普徧也比偏黨也　孔注忠信爲周阿黨爲比邢疏忠信爲周魯語文也　錢氏大昕曰忠信爲周先民詁訓左氏所傳不可易也孔注善矣　戚氏學標曰比與黨有別周禮五家爲比五族爲黨比人少而黨多比爲兩相依附如鄰之親密黨則有黨首有黨羽援引固結蔓延遠而氣勢盛此比字對周說正於其狹小處見不能普徧猶未至於黨之盛也
學而不思則罔章
學而不思則罔　注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　包注學而不尋思

其義理則罔然無所得也集注同之　皇疏載又一說云罔
誣罔也言不精思至於行用乖僻是誣罔聖人之道也
思而不學則殆注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釋文云殆依義當
作怠何注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正作怠義
解也　王氏念孫讀書雜識云史記扁鵲倉公傳拙者疑殆
此殆字非危殆之殆殆亦疑也公羊傳襄四年注曰殆疑也
思而不學則無所依據故疑而不決下云多聞闕疑多見闕
殆殆亦疑也

攻乎異端章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注范氏曰攻專治也　皇本已下有矣字
何解攻治也集注本此皇疏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集注意
與之同　蔡氏節曰攻爲攻擊害爲反貽吾道之害鄭氏汝

諧說亦同　孫氏奕示兒編云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
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
者自止　毛氏奇齡曰陳瑚作經典稽疑引任昉王儉集
序云攻乎異端而歸之正義劉勰文心雕龍序亦云尼父陳
訓惡乎異端則攻自是攻擊之攻也　焦氏循曰韓詩外傳
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蓋異端者各爲一端
彼此互異惟執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即所謂
序異端也斯害也已所謂使不相悖也攻之訓治見考工記
攻木之工註小雅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繫辭傳愛惡相攻
虞翻云攻摩也彼此切磋摩錯使紊亂而害於道者悉歸於
義故爲序已止也不相悖故害止也楊氏爲我墨氏兼愛端
之異者也楊氏若不執於爲我墨氏若不執於兼愛互相切
磋自不至無父無君大學無他技鄭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
有容而若已有則善與人同故能有利媢疾不通則執己之
一端不能容人故至於殆殆即害也孟子言楊墨又特舉一
子莫執中蓋執一者皆爲賊道不必楊墨也曾子之寇至則
去寇退則反顏子之居陋巷不改其樂而不同於楊墨之爲
我者不執一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
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易地則皆然　臧氏庸
東原集云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
兩頭則爲害耳孔氏廣森曰楊墨之道行於戰國春秋時未
有攻之者當從戴說相如封禪文及大學他技注孟子王之
所大欲注皆有異端字古人皆如此解按此說未敢爲據子
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豈得謂春秋時遂無異端之書乎

由誨女知之乎章

誨女知之乎注女音汝　皇本女作汝釋文云女音汝集注從
之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皇本次句作不知之爲不
知　釋文是知知如字又音智　韓詩外傳三云子曰由志
之吾語汝夫愼於言者不譁愼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
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
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
又何加哉按釋文是智之讀蓋本此　皇疏載又一說云言
我從來教化於汝汝若知我教則云知若不知則云不知是
有知之人也此義殊淺

子張學干祿章

子張學干祿注姓顓孫名師　邢疏史記弟子傳云顓孫師陳
人　錢氏大昕曰史記以子張爲陳人而呂氏春秋云子張
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或陳或魯二說皆是按春秋傳陳公
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子張當是陳顓孫之後以
字爲氏者故稱陳人子張既從孔子遊而其子申詳爲魯繆
公臣則爲於魯非一世矣　焦氏循曰請學稼則孔子目爲
小人小人不求祿位者也子張學干祿孔子卽告以得祿之
道聖人以事功爲重故不禁人干祿而斥夫學稼者也　張
氏自烈四書大全辨云按史傳子張未嘗出仕生平僅一見
魯哀公耳卽其逸事不傳必非希榮慕祿之輩且百家言夫
子千七十二君而不見用亦豈干祿者哉蓋子張之學近於
求爲世用故記者目之爲干祿耳　趙氏佑四書溫故錄云

子張學干祿當從史記問干祿者爲正大雅曰干祿豈弟干
祿百福張蓋疑而問其義也槪集註不解學字其載程子曰
若顏閔則無此問三年學章又載楊氏曰子張之賢猶以干
祿爲問則亦通作問言

　何爲則民服章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注錯置也諸衆
也　釋文云錯鄭本作措漢費鳳碑亦作舉直措枉詩閔予小
子正義後漢書梁鴻傳注文選關中詩注皆引作措阮先生
曰措正字古今傳多假錯爲之　包注錯置也舉正直之人
用之廢置邪枉之人此集注所用王氏應麟困學紀聞云孫
氏應時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
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應時字季和餘姚人

學於陸象山有論語說今佚按此與舜有天下選於衆但言舉皐陶不言
錯四凶相證若如諸家解則二諸字爲虛設矣

　季康子問使民章

敬忠以勸　閻氏若璩曰韓文考異知其爲賢以否下云以與
通用因悟論語敬忠以勸蓋康子欲使民敬使民忠與使民
勸於爲善也宜補注曰以與也

臨之以莊則敬　皇本作臨民之以莊則民敬物觀七經考文
云上民字恐誤翟氏灝曰謂不誤亦得但有此民字則之字
定爲衍文矣

孝慈則忠注孝於親慈於衆　包注上孝於親下慈於民此集
注所用　王氏引之曰賈子道術篇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子
愛利親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同取愛利之義故子愛利其

親謂之孝慈因而上愛利其民亦謂之孝慈表記曰威莊而
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
父母矣正義曰以威莊故尊之如父以孝慈故親之如母論
語言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語意正與此同淮南子修務
訓云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魏書甄琛傳慈惠愛民曰
孝皆可證包咸謂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揆之上下文
義皆爲不類蓋古義之失其傳久矣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皇本勸上有民字　應劭風俗通義過
譽篇歐陽歙曰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按三國魏志徐邈傳
曰舉善以教仲尼所美據此則漢魏人多以教字絕句

注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
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陳氏天祥曰此

過高之論無已以及物之念聖人之道本所以維持天下國家事皆在三綱五常之內無非在我所當爲者然亦以成物之實效爲期天下國家遐以爲治何嘗有不期而然者哉況此章明是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之道夫子一一指示如此則未有一字意不在民者若從張說則愼終追遠君子篤於親故舊不遺亦皆在我所當爲不當更言民德歸厚民興於仁則民不偷也

或謂孔子曰章

注定公初年孔子不仕　張氏存中論語集注通證引史記孔子世家定公立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注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

此也　程子伊川經說云書云孝乎者書之言孝則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按今僞書君陳篇作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此程子所據故集注亦用之　皇本乎作于漢石經亦作于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　包注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邢疏亦同　毛氏奇齡曰君陳無孝乎字唯論語有孝乎字則凡諸書所引有孝乎者必論語非君陳矣如白虎通五經篇晉書夏侯湛傳潘岳閒居賦陶潛孝傳及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皆作孝乎惟孝則皆引論語非引君陳袁宏後漢紀亦曾引此然其文曰此然所謂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者也夫不曰克施而曰施於此論語文也君陳安得而有之　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云論語例作於字引經乃作于則可斷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八字爲書辭施於有政以下爲孔子語以有于字於字顯爲區別也孔氏廣森曰古于乎通用呂氏春秋審應覽曰然則先王聖于高誘注于乎也然則卽作書云孝于亦可斷句與朱子說仍不相礙矣

施於有政　後漢書郅惲傳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注云論語孔子之言也于改作之

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皇本上句末有也字釋文云奚其爲爲政也一本不重爲字然則傳本下句末亦有也字矣

注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一家之政不止孝友有多少措置處　陳氏天祥曰注以孝與友相對言與經意稍異但惟孝二字亦不可自爲一意須與友于兄弟連作一句通說蓋言惟孝能友于兄弟也不孝

於父母而能友於兄弟者未之有也注又以施於有政爲一家之政義亦未備施於有政蓋言施於但有政事之處也又注言何必居位乃爲爲政竊謂奚其與爲爲政之間亦無安下居位二字之處奚其爲爲政者何者爲爲政也蓋謂惟孝能友于兄弟推此施於但有政事之處如齊一家亦是爲政復謂何者爲爲政乎

人而無信章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注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　包注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軏者轅端上曲鉤衡此集注所本　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包說非也吾友戴東原曰軏所以持衡者軏亦作軌大車名輗韓非子外儲說引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

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說文軏車轅耑持衡者輗大車轅
耑持衡者按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輗
軏輈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
之關鍵故以輗軏爲喻輈身上曲上曲非別一物大車之鬲
卽橫木橫木卽軛包氏以踰丈之輈六尺之鬲而當咫尺之
輗軏疎矣近儀徵阮氏作車制圖解亦如戴說而引伸之云
皇侃論語疏引鄭康成注曰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
鄭說本不誤又按揚雄太元經閑次三曰關無鍵盜入門也
拔我輗軏貴以信也此卽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
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此皆輗軏爲衡鬲鍵之證
戴侗六書故曰轅端橫木卽衡也輗乃持衡者其說亦不爲包氏所誤　許氏宗彥鑑止水齋
集云轅端持衡者輗咫尺之木墨子所嘆爲巧也包注以輗

爲橫木者誤然其言橫木縛軛以駕車則具是戴檢討讀詩
橫木卽軛失之小車一轅馬在轅外兩服馬各有軛軛之兩
邊下曲叉馬頸者謂之軥曲禮注屈中曰朐軥亦指軛之屈處衡承于轅之曲
中而軛在轅前說文軛轅前也衡兩端有環以載服馬之轡而驂馬
之脇驅亦繫焉衡雖承轅而轅不能鉤衡而使之固故別有
軏以持之軏之制不可考徐楚金以爲重縛在衡上者則或
以皮爲之也今之小車一馬而兩其轅轅端設轡以綴鞁不
復用衡束馬頸者用布若革爲之蓋卽古之軛也

子張問十世章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注　陸氏曰也一作乎　釋文云可知也一
本作可知乎

注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又　愚按三綱
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　此用
馬注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三綱謂君臣父子夫婦又情
性篇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此集注所本也王氏應麟曰按谷
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元永次五云三綱得於中極天永厥
福其說尙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言然緯書
亦起於西漢之末

注　文質謂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　陳氏天祥曰所因謂三綱
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馬氏本文止此而已疏云夏尙文
殷則損文而益質又曰王者必一質一文質法天文法地而
已亦不言其有尙忠者董仲舒云夏尙忠殷尙敬周尙文注
文與此亦不盡同當是別有所據然文與質可分言忠與文
質何可分耶忠乃人道之切務天下國家不可須臾離者豈

有損去而不用者哉豈有夏尙忠而殷周皆不尙者哉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聖人南面
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
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
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不可得與
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幷爲七國七國之幷爲秦而大變先
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別親疎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嘗
有異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非其鬼而祭之章

注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鄭注人神曰鬼非
其祖考而祭之是諂求福　按鄭注專指非其祖考不若集
注之義該以諂爲求福亦不如集注之義確詩雅頌毋言祭

必言福孔子亦自言祭則受福求福非可謂諂也禮記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可爲此節注脚　紀文達師曰此章集注引季氏旅泰山固爲非類而毛氏奇齡謂鬼是人鬼專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禮大宗伯之文爲證謂泰山之神不可稱泰山之鬼其說亦辨然鬼實通指淫祀不專言人鬼如奇齡之說宋襄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傳稱淫昏之鬼者其鬼誰之祖考耶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二終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三

閩長樂梁章鉅撰

八佾第三凡二十六章　皇疏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名篇者深責其惡故書其事以標篇也　鄭氏汝諧曰八佾一篇無非傷權臣之僭竊痛名分之紊亂其言與春秋相表裏　馮氏椅曰前篇論政政莫先於禮樂故迴前篇末二章皆記禮樂之事也

孔子謂季氏章

孔子謂季氏注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　馬注以季氏爲季桓子邢疏云經但言季氏知其桓子者以孔子與桓子同時親見其事而譏之

八佾舞於庭注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　按前說本白虎通禮樂篇以八人爲行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何休杜預皆據之謂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十六人士二二四人後說本左氏隱五年傳疏引服虔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是也沈約宋書樂志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爲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乎　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千童羅舞成八溢即八佾也春秋繁露篇云舞溢員舞溢方舞溢楯舞溢衡皆以溢爲佾可㡳異聞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孔子言其此事尙忍爲之則何事不

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　邢疏人之僭禮皆當罪責不可容忍若是可容忍他人更誰不可忍也此集注所引或說也　毛氏奇齡曰晉庾亮欲黜王導謀之郗鑒鑒不從亮啟鑒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又崇德太后廢帝爲東海王其詔亦云是而可忍孰不可懷皆用邢疏與集注異毛氏又曰季氏大夫亦何得遂僭及天子禮樂且三家者仲孫叔孫季孫也仲孫慶父後叔孫叔牙後二人皆得罪以死本不宜世有享祭卽祭亦不宜三家並廟卽並廟亦斷不能以天子禮樂祀慶父叔牙季友三人旣並祭三人又何得獨稱季氏一若爲季氏專廟凡此皆漢晉唐宋諸儒無一解者蓋待爲宗國以周公爲武王母弟得稱別子爲文王之宗禮別子立宗當祀別子所自出見大傳因立文王廟於魯見史記爲周公之所自出名出

王廟見左傳　夫祭文王而可以不用天子禮樂也乎其用天子禮樂者以出王其祭出王者以宗子故也若三桓爲魯桓公子季友以適子而爲宗卿亦得祭所自出而立桓公一廟漢儒不解有謂公廟設于私家者見郊特牲此正三桓所自出之廟以三桓並桓出故稱三家堂以季氏爲大宗故又獨稱季氏其所以用天子禮樂者以桓公故而桓公得用之者以文王用之而羣公以下皆相沿用之之故然而僭矣文王周廟得用之卽周公太廟伯禽世室皆不得用而又用及羣宮乎故昭十二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天子之禮也此正與夫子之嘆同意

以雍徹注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　任氏啟運四書約旨云雍本武王祭文王之詩此朱子說序謂禘太祖則詩止言文考文母並無一言及帝嚳后稷似非也疑是魯以禘禮祀周公而推本文王遂假此詩以爲禘祭之樂而後儒因誤以爲禘太祖耳又按此詩言有來言至止言於薦亦全不似徹僎之詩周禮樂師及徹帥樂士而歌徹疑別有徹詩而說者因此雍徹之文遂以雍詩當之也

奚取於三家之堂　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堂卽是廟堂前有庭歌在堂上舞在堂下也　戚氏學標曰廟制室外爲堂堂外爲庭樂貴人聲升歌在上故曰於堂歌時無八音之雜奏明明可辨故詰以奚取

人而不仁章

注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仁心亡矣又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

又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　趙氏順孫曰游氏言心程子主理李氏謂待人而後行蓋心具是理而所以存是心者則在乎人也游氏兼禮樂之體用而言程子專指禮樂之體在內者李氏專指禮樂之用在外者三說備然後體用全內外備仁與禮樂相資以行之義可見矣

注李氏曰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李氏名郁字光祖昭武人　按皇疏云此章亦爲季氏出也季氏僭濫王者禮樂其心旣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集注意與之同

林放問禮之本章

禮與其奢也寧儉　任氏啟運曰儉是節制不是吝嗇奢是侈大不是繁華與下戚字易字一例總在性情上看前篇注儉節制也此篇無異訓可見范氏儉者禮之質楊氏禮始於飲

食云云則奢儉止在用物上較是失其旨矣
喪與其易也寧戚注易治也　包注易和易也集注解異而義長即檀弓所謂哀不足而禮有餘也　俞氏琰書齋夜話云易字疑是具字檀弓喪具君子恥具具與易蓋相似而誤義雖通而說則鑿矣

夷狄之有君章

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
又尹氏曰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趙氏順孫曰程子似責在下者陷於無君之罪尹氏似責在上者不能盡爲君之道其實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　皇疏云言夷狄雖有君主而不及中國無君又引釋惠琳云有君無禮不如有禮無君刺時季氏有君無

禮也邢疏云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按包注但云亡無也未見得與邢疏必同周召之年豈可謂之無君故集注不用之

季氏旅於泰山章

注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　馬注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集注同之　朱氏彬經傳考證云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不以封泰山之陰則齊其陽則魯非龜蒙鳧繹之比惟天子有方望之祀無所不通蓋魯始僭三望季氏因之猶八佾也林放知問禮故舉以厲冉有之詭隨也
女弗能救與　皇本作汝不能救與　張氏甄陶四書翼注云

冉子得政於季氏在哀公十一年是時孔子不與政無事權在手故但使冉有救正之他日夫子有言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謂季氏也見義不爲無勇也謂冉有也
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釋文云嗚呼本或作烏乎　韓李筆解云謂當作爲闕里文獻考云林放字子邱或曰孔子門人近錢唐成君城泰山郡志云泰安崇禮鄉之放城集相傳爲林放故里余按宋刁衎贊林放云東岳稱美長山表封一記其所生之地一記其所封之地論語曾謂泰山不如林放當時必就其近者言之耳

君子無所爭章

揖讓而升下而飲　集注以揖讓而升爲句下而飲爲句王注則云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則以升下相連爲文皇

邢二疏同按王注與鄭注禮記射義同與鄭箋賓之初筵異皇邢疏兩存之集注則用鄭箋也　方氏觀旭曰此文見論語禮記二處禮記注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爲句此孔子所言者飲也謂既以禮升降而飲此罰爵其事可慚是以射必爭中却非言揖讓而升射故鄭注禮記言亦以明之則當如釋文讀作揖讓而升下句而飲句矣惟鄭箋詩賓之初筵引論語作下而飲與注禮異今讀論語者乃多從詩箋則揖讓升下與飲射爵時事兩相隔越而於上下爭字亦並放空且如其說以揖讓屬升射下爲射畢揖降尙是揖讓而升下不可以升字絕句也既引大射禮升飲事則明是升而飲又何得曰下而飲乎

巧笑倩兮章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注 此逸詩也 馬注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四書或問云或謂此即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爲絢兮一句夫子所删朱子曰此句最有意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删何哉且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此一句而見删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

注 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 馬注倩笑貌盼動目貌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編云韓詩以倩爲蒼白色盼黑色毛詩則以倩爲好口輔盼爲黑白分勝韓義矣集注亦據毛義也

繪事後素 注 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 釋文云繪本又作繢同按今考工記作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注引論語亦作繢事後素 鄭注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閒以成其文考工記注亦云素白采也後布之集注不用其說蓋據禮器白受采也 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論語之說正與禮器相合蓋論語之素乃素地非素功也夫巧笑美目是素地有此而後可加粉黛簪珥衣裳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若考工記所云則素功非素地也謂繪五采素功乃其一蓋施粉之采必俟諸采既施而加之是之謂後與論語絕不相蒙 凌氏廷堪校禮堂文集云朱子不用舊注以後素爲後於素於考工記註亦反之以後素功爲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近儒皆以古訓爲不可易而于禮後之旨則終不能會通而發明之故學者終成疑義竊謂詩云素以爲絢兮者言五采待素而始成文也今時畫者尙如此先布衆色畢後以粉勾勒之則衆色始絢然分明詩之意即考工記意也子夏疑五采何獨以素爲絢故以爲問子以

繪事後素告之則素以爲絢之理不煩言而解矣子夏禮後之說因布素在衆采之後而悟及之者也蓋人之有仁義禮智信五性猶繪之有靑黃赤白黑五色是也禮居五性之一猶素爲白采居五色之一也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是仁與義皆所以制禮之本也所謂道也白虎通曰智者知也所以知此禮也即大學之致知中庸之明善也又曰信者誠也所以行此禮也即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也是智與信皆所以由禮之具也所謂德也故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也然則五性必待禮而後有節猶之五色必待素而後成文故曰禮後乎本非深文奧義也何氏集解云以素喻禮但依文解之而不能申言其義毛氏惠氏戴氏雖知遵舊注而解因素悟禮之處不免格格不吐皆坐不知禮爲五性之節故也

始可與言詩已矣 張氏甄陶曰凡論孟學庸之引詩無與毛傳相同者蓋各以意爲之說至子夏乃求其端緒爲之成說詩經大序昭明文選定爲子夏之文詩小序得之子夏門人五傳而至毛亨毛萇即大毛公小毛公也東漢徐防云詩述六經成於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

夏禮吾能言之章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 詹氏道傳曰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閒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自夫

子錄詩已亡其七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僖公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賢者已不足徵　閻氏若璩曰杞不足徵人皆以行夷禮當之不知此時之杞非復周武王初封東樓公之杞國也初封杞即今開封杞縣索隱云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雖未知的都何所要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桓二年七月杞侯來朝九月伐杞入之與今之莒州及曲阜縣相鄰也可知遷桓六年淳于公即經所稱州公者其國亡杞似并之杜元凱曰遷都於淳于僖十四年杞辟淮夷諸侯爲城焉杜元凱曰又遷於緣陵襄二十九年晉合諸侯以城杞即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者杜元凱曰杞又遷都淳于淳于漢置縣屬北海郡其故城一名杞城在今青州安邱縣東北三十里其遺址宛然緣陵杜止注杞邑臣瓚曰漢北海之營陵縣春秋謂之緣陵殆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邱城是蓋杞當春秋時去初封已千有餘里而顛沛流離賴人之力以圖存此文獻所以無徵之故歟

注 徵證也　包注徵成也邢疏杞宋之君闇弱不足以成之訓徵字殊嫌未若集注之顯而直也　邢疏徵成釋詁文按今爾雅亦無此文　王氏楙野客叢書云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據之杞之宋之文知論語夏禮吾能言殷禮吾能言𤔡當各於言字上點句之字各連下爲句

禘自既灌而往章

注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至然非禮矣　四書或問云先儒以禘爲合祭於太廟上及其祖之所自出而下及毀廟未毀廟之主祫則各祭於太廟而不及祖之所自出惟趙伯循引曾子問春秋傳以明祫之爲合如諸儒之說禘則直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之但設兩位而不兼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此說最爲得之　毛氏奇齡曰此本王者大祭而明堂位祭統皆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賜以重祭則祭所自出立出王廟見左傳原得用天子禮樂但羣公雜用便屬非禮故不欲觀此與禮運所引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一嘆正同　孔注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按禘祫之禮皆爲序昭穆何必待灌後而始明故集注不用其說

注 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　輔氏廣論語答問云僭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懈怠之失雖小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已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蓋聖人於人既往之失常有假借之意而於人方起之病常有拯救之心此乃天地之心也

注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至所以深歎也　輔氏廣曰此謝氏併前章迎釋之以見此二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或問禘之說章

或問禘之說　此禘亦是指王者之大祭江氏永曰趙伯循解魯禘謂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似可疑魯亦禘周公并禘文王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

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又言其服器樂舞皆極其盛此魯禘之僭也若文王本有其廟謂之周廟祭周廟時宜以周公配食若祭周公豈迎文王之主就食於周公之廟乎且白牡之牲爲周公非爲文王也魯頌云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蓋魯禘行之於秋嘗之時故記云夫大嘗禘升歌清廟周正之秋實是夏月故云季夏六月也然則言禘文王者於經傳似無據矣按此說甚辨然既有周廟爲文王廟則魯禘自應即在文王廟遊說惟周公之廟四字爲可議其實此處禘字自屬不王不禘說故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

指其掌 注 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　包注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耳集注同之　洪氏頤煊曰禮記中庸治國其

如示諸掌乎鄭注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力者也包注指示二字連文義不可通當從鄭注

　祭如在章

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　孔注祭如在句謂事死如事生祭神句謂祀百神程說同之

吾不與祭 注 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　輔氏廣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按包注云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有故即兼或出或病二義輔說未免忘却古注矣

　王孫賈問曰章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注 王孫賈衛大夫

皇疏王孫賈周靈王之孫名賈是時仕衛爲大夫又引欒肇云奧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時周室衰弱權在諸侯賈自周出仕衛故託世俗言以自解於孔子

注 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　孔注奧内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按近臣無所指故集注不用而以奧喻君以竈喻權臣於當時情事爲近矣

獲罪於天 注 天即理也　孔注天以喻君集注不用其說按王孫賈之言其病全在媚字故集注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奧則以奧喻君說較舊注爲優　毛氏奇齡曰先儒解獲罪於天曰援天道以壓衆神衆神謂室神與竈神也則亦非以天喻君矣　周氏柄中四書典故辨正云子見南子子路疑其求仕也然當是時不獨子路疑之王孫賈亦疑之矣媚奧之諷殆指南子而言也觀夫子所謂天厭之者

即獲罪於天之意奧者室中深隱之處以比南子竈是明處蓋謂借援於宮闈之中不如求合於朝廷之上耳　任氏啓運曰或謂王孫賈在衛尊不得權臣當時市權只有彌子瑕一人或是他自家欲酌所媚而問耳此說與注雖背然於時勢頗合附存之

　周監於二代章

注 監視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　孔注監視也邢疏言以今周代之禮法文章迴視夏殷二代迴視二字義殊粗淺故集注但同孔注

郁郁乎文哉　汗簡云古論語郁作戫按說文戫有文章也郁即戫之省耳

　子入太廟章

子入太廟注大音泰大廟周公廟　皇本大作太釋文太音泰
包注太廟周公廟集注同之按公羊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稱
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廟禮記明堂位亦云季夏六月以
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每事問　臧氏學標曰顧瑞屏謂此當是隔日宿齋始可每事
問也
注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　四書或問云何以知其
爲始仕時曰以所稱鄹人之子觀之則爲少賤之時無疑
孰謂鄹人之子　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左傳鄹人紇唐石經及
宋本皆作聊鄹道元引作鄹始與論語同聚字古或省文作
取說文聊魯下邑孔子鄉　按邢疏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
冠之呼爲某人孔子父鄹邑大夫左傳稱鄹人紇故此謂孔

子爲鄹人之子也左傳成二年云新築人仲叔于奚杜注云
于奚守新築大夫即此類也洪氏頤煊曰左氏文十五年傳
卞人以告杜預注卞人魯卞邑大夫昭九年傳周甘人與晉
閻嘉爭閻田杜預注甘人甘大夫襄也二十一年傳廚人濮
杜預注濮宋廚邑大夫皆是

射不主皮章

注射不主皮鄉射禮文　江氏永曰此非儀禮經文乃鄉射篇
後記之文也記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
降鄭注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按註雖以
三射爲禮射其實唯大射之侯棲鵠則有皮賓射設正燕射
畫獸皆無皮也鄉射用賓射之侯亦無皮也主皮之射張皮
侯而射之乃田獵後習武取獸之射則主於貫革　凌氏廷
堪曰周官鄉大夫鄉射五物之序一曰和二曰容者即鄉射
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于禮也是爲第
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
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
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
曰興舞者即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
取其容體比于禮又取其節比于樂也比于禮故謂之和容
蓋如前三耦射也比于樂故謂之興舞蓋取其應鼓節也故
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射鄉射記云禮射
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不待
中爲俊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
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

釋可知矣鄭氏不知主皮之射爲第二次射而下以己意謂
張獸皮而射故雖引尚書傳爲證而亦不敢決之也孔子稱
爲古之道者蓋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
容體比于禮節比于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
有不主皮之射也爲力不同科馬融注力役之事有上中下
三科是別爲一事與上句無涉自劉原父七經小傳不用舊
說而以下句解上句後儒因之遂謂主皮是貫革之射非先
王之禮審如是也則武王克殷貫革之射已息何以主皮猶
在鄉射五物之中乎

爲力不同科注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　馬注爲力力役之事
亦有上中下設三科故曰不同科按此以力役與射對言集
註不用其說蓋據劉氏敞七經小傳也趙氏佑曰一則教民

以禮一則使民以義舊說未始不可存

注　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　又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尙貫革故孔子歎之　劉氏履恂秋槎雜記云考工記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注革謂干楯質木椹樂記貫革注射穿甲革疏革甲鎧也所謂軍射也軍中不習容儀又無別物但取甲鎧張之而射穿多爲善謂爲貫革養由基之射七札是也是主皮非貫革矣案周禮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疏稱州長習射名爲鄉射鄉射有侯鄉大夫用此鄉射之禮詢衆庶衆庶卑無侯故張皮射鄉射名禮射張皮射名主皮之射故云禮射不主皮禮射二番不勝仍待後番復升射主皮之射則勝者復射不勝者不復射是尙力也故鄭注謂主於獲此言鄉射所以不用主皮

之禮者取其比於禮樂不勝許其復射不尙力也爲力不同等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注　餼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鄭注餼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此集注所本也　劉氏台拱曰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鄭注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云天子告朔于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于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于諸侯穀梁文六年傳云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又十六年傳云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然則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

爲政于天下而非諸侯所以禮于先君也餼之爲言乞也謂乞與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饋客芻米也從米乞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饔餼曰稍餼曰餼牢曰餼獻曰餼牽天子之于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禮于諸侯若類問賀慶賑膰賵禬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告事於諸侯若冢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之屬皆常事也以其爲歲終之常事又所至非一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傳遽達之以旌節然後能周且速焉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餼之有司循例供羊至於定哀之間猶秩之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

也始不視朔廢也曠之與廢則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朔猶必詳其月數而其書之而況其廢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譏也初稅畝作邱甲用田賦皆譏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公羊之說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並閏月數之其爲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橫以已意爲之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爲信史　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春秋文十有六年夏四月公四不視朔不告朔故不視朔書四不視朔則不視者二月至五月丌六月以後復如初矣公羊云

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果爾則經不應有四字經有四字必
非遂不視朔也然則告朔之廢始於何時蓋自昭公遜齊季
孫專欝然不敢擅行告朔及昭公卒定公立亦遂因而不行
雖不行而羊尚存使自文公竟廢告朔豈自此至定哀立五
六君百數十年而羊尚存乎唯其廢之未久故有司供羊如
故子貢目擊前此之告而今之不告也遂憤然欲去之耳
毛氏奇齡曰魯自文公始不告朔春秋文六年經云閏月不
告朔猶朝於廟此是夫子特書之文無可易者周禮太史頒
告朔於邦國注謂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每月
朔必朝於廟告而受行之於是以腥羊作獻謂之餼羊所云
諸侯告朔以特羊天子以特牛是也至告朔畢然後出而聽
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又謂之聽朔告朔與視朔截然兩事

告朔朝廟視朔聽政迥乎不同考文自六年始不告朔然猶
朝廟十六年始不視朔其供羊祖廟者專爲告朔與視朔全
無干涉告朔有羊視朔無羊故曰欲去告朔之餼羊也
爾愛其羊　皇本爾作汝唐石經作女漢書律歷志注引亦作
汝

事君盡禮章

事君盡禮注　黄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
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黄氏名舜祖字繼道三山人　邢疏言君有人事
君盡其臣禮謂順其美及善則稱君之類無禮之人反以爲
諂佞也此說可與集注相輔而行　葉氏夢得論語釋言云
如拜下之類違衆而從禮宜時人以爲諂也

定公問君使臣章

注　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孔注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邢疏禮可以安國家定社稷
止由君不用禮則臣不竭忠故對曰君之使臣以禮則臣必
事君以忠也　趙氏順孫曰夫子之言因定公而發恐亦有
此意專以警爲君者也

關雎樂而不淫章

哀而不傷注　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　毛詩序哀
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又注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
滅傷其愛按二義皆回穴難通惟集注以詩詞分配哀樂較
爲近理然寤寐反側可言憂而究不可言哀至程大昌聲音
之說則尤爲無據矣　劉氏台拱曰傳曰哀樂而樂哀皆喪
心也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

緩哀與樂相反也噍殺與嘽緩亦相反也而謂關雎一詩兼
而有之何得爲性情之正又何以爲聲音乎推尋衆說未得
所安因竊以已意妄論之曰詩有關雎樂亦得云關雎此章
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
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間
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云文王大明緜
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
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孔
子但曰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
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
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
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能哀

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葛覃之賦女功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聞歌豳而曰美哉樂而不淫則葛覃可知矣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 注 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 釋文云社鄭本作主左氏文二年經丁丑作僖公主正義引亦作哀公問主於宰我按孔注云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邢疏云但用其木以為社主張包周本以為哀公問主於宰我先儒或以為宗廟主者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以為宗廟主今所不取周禮大司徒云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此皆集注之所本也　鄭先生曰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故左傳曰間於兩社定公五年

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兩社亦聚民警戒之地也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皇本栗下有也字白虎通社稷篇引尚書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淮南子齊俗訓云有虞氏之禮其社用土夏后氏其社用松殷人之禮其社用石周人之禮其社用栗許慎五經異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灃鎬宜栗也何休公羊文二年傳注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廹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主天正之意也

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方氏觀旭曰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宰我告以使民戰栗勸之斷也社陰氣主殺甘誓云不用命戮於社周禮云大軍旅莅戮於社是宰我因社主之義而起哀公威民之心君臣密語隱衷可想本非臆見附會夫子成事遂事云云必指一事而言緣君臣俱作隱語謀未發洩故置社主不論但指其事以責之而不顯言蓋已知公將不沒於魯也　鄭氏汝諧曰哀公心存殘忍以栗為使民戰栗宰我聞之而不復辨是以責之曰汝欲成遂其殘忍之事故不說不諫乎汝以失之於既往而不復咎之乎按此是別一義似與經文未能恰好姑存之

管仲之器小哉章

管仲之器小哉　惠氏棟曰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蓋當時有以管仲為大器者故夫

子辨之

管氏有三歸 注 三歸臺名事見說苑　四書或問云三歸之為臺名何也曰說苑謂管仲築三歸之臺韓非亦曰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是其證也曰舊說婦人謂嫁曰歸三歸云者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且雖臺名安知不以處是人而名之乎曰若此則為僭上失禮與塞門反坫同科矣今但以為不儉則亦但為極臺觀之侈而未至於僭也　按說苑善說篇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此集注所本惟包注云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朱子不取其說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三歸之為臺名是也然所以名三歸者亦以娶三姓女之故如詩衛宣公築新臺於河上以要齊女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以娶孟任之類　梁氏玉繩瞥

記云三歸注疏及史記禮書漢書地理志戰國策周策皆以
爲三姓女惟朱子從說苑以爲臺名翟灝以管氏本書輕重
篇諸之三歸特一地名葢其地以歸之不歸而名之也本公
家地桓公賜以爲采邑耳按晏子春秋雜下篇晏子相景公
老辭邑公曰先君桓公有管仲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
今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又韓子外儲左下及
難二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
家據此則爲地名者近之史記公孫宏曰管仲相齊有三歸
侈擬於君亦是言其侈富也　程氏大中曰仁山金氏謂算
家有築三歸臺法與此章書旨無涉
焉得儉　皇本儉下有乎字
然則管仲知禮乎　皇本然則上有曰字

孰不知禮　皇本禮下有也字
有反坫　注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　此本鄭
注　黃氏震讀論語日鈔云鄭氏謂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
上然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之者與按郊特牲臺
門而旅樹反坫雜記旅樹而反坫鄭氏亦以樹爲屏以反坫
爲反爵之地然內則載閣食之制云士於坫明堂位載朝會
之制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士虞禮載苴茅之制云饌於西
坫上是累土而爲之者皆可名坫坫亦有東西南北之不同
非必反爵之處也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當是立反坫於臺門
之內如今行在所之馳驥院牛羊司與凡齋壇都於臺門內
立土牆之類歟鄭氏之釋反坫皆本論語其反坫爲反爵皆
本好之一字意兩君之好爲飲酒故耳然以坫之反爲爵之
反似異於經文又按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
注反坫外向室也則反坫又非反爵之地反主坫言非主爵
言也反殆向外之名坫殆別設大門屏之名豈兩君之好必
欲容其儀衞之衆而爲此向外之室與世遠不可知若據郊
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連汲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連則論
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連恐均爲宮室侈僭之事也
注揚雄所謂大器　張氏存中曰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
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
治人之謂大器
注桓公內嬖六人　張氏存中曰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之夫
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
者六人長衞姬生武孟少衞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

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
子語魯太師樂章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注大音泰　釋文大音泰皇本
大作太也下有矣字
從之　釋文云從何讀作縱按後漢書班固注引亦作縱
以成　皇本成下有矣字
注大師樂官名　閻氏若璩曰集注於魯大師云樂官名於師
冕云樂師瞽者余謂前注不備按鄭康成周禮大師注凡樂
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少師皆杜撰曰
瞍也大師也賈疏以其無目無所覩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
不使有目者爲之也就瞽之中命大賢智爲大師其次賢智
小者爲小師其餘爲瞽矇也又曰大師是瞽人之中樂官之

長故凡國之背叛屬焉而受其政教故注爲未備也　按集注直用何解語不過未備若邢疏云猶周禮之大司樂則語混矣故集注删之訓集注可輕議哉

儀封人請見章

儀封人注儀衛邑　鄭注儀蓋衛邑集注據之邢疏鄭氏以左傳衛侯入於夷儀疑與此是一故云蓋衛邑　焦氏循曰後漢書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聊城今屬山東東昌爲齊衛之界孔子至衛未嘗至齊非此地可知郡國志浚儀注引晉地道記儀封人此邑也水經注引西征記亦以儀封人即浚儀而酈氏非之浚儀在開封漢屬陳留當在今祥符蘭陽之間故閻氏四書釋地以爲衛儀邑在開封蘭陽縣西北二十里然此雖爲由陳至衛之道而邑非衛邑矣故鄭云蓋者亦

疑詞也　閻氏若璩曰孔子時衛都濮陽爲今大名府開州生平凡五至衛焉第一去魯司寇輒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內而反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二十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蓋先至國而後儀邑或由儀邑而國都皆不可知要爲第一次適衛時事則無疑何則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喪去位失國也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豈爲魯一國已乎其語與情境正合

君子之至於斯也　皇本也作者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皇本無也字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注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　孔注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也邢疏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以金鐸通鼓明堂位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此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者所以振文教是也　吳氏昌宗曰邢疏云金鈴木舌朱子則云金口木舌蓋鐸音出於口說文鐸大鈴也是鐸乃鈴之別名木鐸乃金口木舌之鈴也釋名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鐸有金鐸有木鐸金鐸以振武事惟司馬行軍執之木鐸以振文事其用最廣禮檀弓執木鐸以徇於宮所以示祔禮也明堂位振木鐸於朝所以示禘禮也月令仲春奮木鐸以令兆民所以儆昏禮也書允征每歲孟春遒人

論語旁證　卷三

以木鐸徇於路所以敷合也周禮天官小宰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地官小司徒觀教象之法徇以木鐸鄉師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秋官小司寇率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士師掌國五禁之法皆以木鐸徇之於朝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小宰宮正治官之屬小司徒鄉師教官之屬小司寇士師司烜刑官之屬刑以弼教教以明禮禮以出治此之謂文事故皆用木鐸焉

注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輔氏廣曰本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淺　周氏柄中曰木鐸注有兩說揚子法言學行篇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

將復假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以金口木舌爲鐸說正注中後說所本當從之乃知封人知天處若泥得位設教之解則封人之言終不驗且何必以木鐸爲言也劉公是七經小傳曰言喪不足患是乃天下久無道而天以夫子爲木鐸於其間故使之斂失位周流也閻潛邱亦以失位去國周流四方爲言與情境合並同後說　又曰春秋演孔圖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某爲木鐸制天下法此即孔注所云制作法令以號令於天下者蓋謂聖人雖不得位必爲天下制法斷不空生與封人何患於喪天將以爲木鐸之語意正相脗合也

子謂韶章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錢氏大昕曰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惟宋景佑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　王氏念孫曰顏注云故聽其樂而云盡美盡善矣則正文是矣字可知今書治要引作韶盡善矣文雖從省亦是矣字之證也　顧氏炎武曰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言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者也　焦氏循曰武王未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太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善德之建也周語文　周公成文武之德即成此未盡善之德也

居上不寬章

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　皇疏此譏當時失德之君也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吾無由知之矣　鄭氏汝諧曰刑政法度修矣不寬非所以利下威儀文物備矣不敬非所以爲禮棺槨衣衾美矣不哀非所以居喪寬也敬也哀也皆由心之發也凡不出於內心其末不足觀也

注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陳氏大猷曰不正責其現有之過却欲別觀他處得失亦迂濶矣居上褊隘而不寬爲禮傲惰而不敬臨喪無哀戚之容今人中似此者甚多見其情態者無不惡之夫子之言亦只是悲其現有之不寬不敬不哀而不欲觀非謂無此三本無以觀其他所行之得失也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四

閩長樂梁章鉅撰

里仁第四凡二十六章　馮氏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此篇首記論仁故以次論禮樂之後

里仁爲美章

里仁爲美　皇本美作善

擇不處仁　鄭注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　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後漢書張衡傳注文選思元賦注並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王氏應麟曰里宅皆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葉氏夢得論語釋言同按釋名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孟子亦作擇趙岐以簡擇爲訓故集

注因之　四書或問云孟子嘗引以明擇術之意今直以擇鄉言以文義考之則擇云者不復指言所擇而特因上句以爲文恐聖人本意止於如此而孟子姑借此以明彼耳

焉得知　皇本知作智按釋文知音智蓋本一字而今論語智俱作知惟皇本俱作智餘仿此不復出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注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　又謝氏曰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包注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王注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邢疏言有知謀者貪利而行仁有利則行無利則止非本情也按此謝說所本然視知者身分太卑惟朱子深淺之分語意較渾似不失聖人口吻　邢疏又云此經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表記正同理亦不異　曾子立事篇云仁者樂道知者利道

惟仁者能好人章

注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　又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　孔注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按集注似與孔注不同而其實正相發明也蓋惟仁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必先審人之所好所惡而後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斯爲能好能惡非公正同情而何哉

苟志於仁章

注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　孔注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集注意與之同　釋文云惡如字又烏路反

蘇氏轍論語拾遺云能好能惡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惡讀烏路反　鄭氏汝諧曰志於仁者無一念不存乎仁其視萬物同爲一體體有貴賤皆天理也豈有好耳目而惡足脛者哉民之秉彝與我無間不仁而喪其良心矜之而已雖謂之無惡可也曰能好惡人所以明性情之正曰無惡所以明體物之心　按蘇鄭之說皆讀惡爲去聲用釋文後音也然朱子嘗荅張敬夫矣曰此章惡聲只是入聲　任氏啟運曰仁字與道字不同道字濶凡當行的都喚做道故尚有恥惡衣惡食的人仁字切故志仁便無惡也

富與貴章

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又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注謂不當得而得之　按不以其道得富貴何易解不以其道得貧賤人多

疑之何解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　黄氏幹曰世之得貧賤之道多矣如不守繩檢博奕鬬狠奢侈縱肆皆所以取貧賤之道不以其道謂無此等事而爲水火盜賊陷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皆非以得貧賤之道而得之也　朱子文集程允夫言此當以不以其道爲一句得之爲一句先生批曰如此說則其字無下落恐不成文理　王氏若虛論語辨惑云貧與賤下當云以其道得之不字非衍即誤也如夷齊求仁雖至餓死而不辭非以其道得貧賤而不去乎夫生而富貴不必言不處生而貧賤亦又安得去此所云者蓋儻來而可以避就者耳故有以道不以道之辨焉　鄭氏汝諧曰說者謂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之道非也聖人嘗言得矣曰見得思義曰戒之在得曰先事後

得得之爲言謂於利有獲也兩言不以其道得之初無二意若曰富貴固人之所欲不以其道而有得焉得則可富貴矣然君子不處此富貴也貧賤固人之所惡不以其道而有得焉則不貧賤矣然君子不去此貧賤也以富貴貧賤反覆見意欲人人知此理是以互言之也

我未見好仁者章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漢石經無上者字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皇疏言既能惡於不仁而身不與親狎則不仁者不得以非理不仁之事加陵於已身又引李充說亦略同諸晦而意淺故集注屏之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皇本仁下有者字不足者下有也字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注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　皇本矣作乎孔注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按爲能有爾四字語晦邢疏删之曰蓋有能爲之者但我未之見也此與章首我未見意似複故集注不從語錄云夫子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指此等人也

人之過也章

人之過也　皇本人作民

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注黨類也　又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孔注黨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此與集注微異其義近偏而於皇本作民之過也意却相近　皇疏云殷仲堪解少異於此殷曰言人之過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攻邪爲義失在於寡

恕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斯者　毛氏奇齡曰史稱陳仲弓外署非吏此爲本司受過又劉宋張岱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養有司以違制糾之宋孝武帝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若漢外戚傳燕王上書稱子路喪姉非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故不忍除故曰觀過知仁又後漢吳祐傳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遣性伏罪祐屏左右問故歎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可謂觀過知仁矣此皆漢儒解經之見於事者然皆但言知仁並無言知不仁者吳祐事集注亦載之　陸氏采冶城客論云斯知仁矣仁是人字與宰我問井有仁焉之仁皆以字音致誤

朝聞道章

朝聞道夕死可矣注道者事物當然之理　漢石經矣作也何
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邢疏云此章疾世無道也設若
早朝聞世有道暮夕而死可無恨矣　孫氏奕曰孔子豈倘
未聞道者耶聞天下之有道則死亦無遺恨蓋憂天下如此
其急此亦本舊注而集注不從

士志於道章

而恥惡衣惡食者　四書或問云恥惡衣惡食者其爲未免於
求飽求安之累乎曰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
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恥焉
蓋其識趣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釋文云適鄭本作敵莫音慕皇本

亦讀作慕謂無所貪慕也比下有也字　惠氏棟曰古敵字
皆作適禮記雜記赴於適者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
適人閉戶李斯傳皆畔不適荀子君子篇告無適也皆讀作
敵

注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又謝
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　皇疏引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
也邢疏云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
義者則與相親也按此義殊淺且與何解又異故集注不從

君子懷德章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注懷思念也　孔注懷安也皇疏君子安
於有德之事小人惟安於鄉土邢疏懷土謂安安而不能遷
按孔注訓懷爲安與集注思念義殊而意則相足皇邢疏以
安爲鄉土不若集注溺其所處四字所包者廣也　皇疏載
又一說云君子者人君也小人者民下也上之化下如風靡
草君若化民安德則下民安其土所以不遷故李充曰凡言
君子者德足軌物義兼君人不惟獨善而已言小人者向化
從風博通下民不但反是之謂也此言君導之以德則民安
其居而樂其俗鄰國相望而不相與往來化之至也是以太
王在岐下豳成都仁政感民猛虎弗避鍾儀懷土而謂之君
子然則民之君子君之小人也

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注懷刑謂畏法　孔注懷刑安於法也包
注惠恩惠也　趙氏順孫曰畏法之解最確管氏所謂威畏
如疾申公巫臣所謂慎罰務去之是也　按孔注以懷刑爲
安於法皇疏以安於法則釋之雖亦一義然漢石經此刑字

作荆說文荆罰辠也國之荆罰也從井刀以刀守井割其情
也字義與刑有別則作法則解似尚未安翟氏灝曰學齋佔
畢謂懷刑乃懷思典刑而則傚之字形既失畸論遂緣之而
起矣　皇疏又一說云人君若安於刑辟則下民懷利惠也
故李充曰齊之以刑則民思利矣夫以刑制物者刑勝則民
離以利望上者利極則生叛也　鄭氏汝諧曰上有德則禮
義明教化行固君子之所安也上有刑則善有所恃惡有所
懼亦君子之所安也小人則不然有土以居之則苟安重遷
德則非所知也有惠以私之則樂其所養刑則非其所利也
君子小人識慮之遠近用心之公私於此分矣當時之君既
無德政又無刑章何以安君子爭城爭地民不得一日安其
居重征厚斂未嘗有以惠其下又無以安小人矣君子小人

皆失其所是以微示傷歎之意也　陳氏天祥曰集注既以懷爲思念而四懷字之解意却不倫蓋德不可説爲自己之德刑與德皆當歸之國家德與德之流行同蓋謂國家之仁政也刑與刑于四海同蓋謂國家之法則也土謂國土惠謂恩惠此言君子小人志趣不同君子之心普及於衆小人之志專在於已也懷德思念養民之仁政也懷土思念便已之國土也懷刑思念齊民之法則也懷惠思念私已之恩惠也

放於利而行章

注孔氏曰放依也　孔注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集注用之

毛氏奇齡曰孔安國訓放爲依並無他據後見檀弓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鄭注有云梁木衆木所放謂榱桷皆依梁以立比衆人之依夫子始知俗以安放爲安敫者誤也

能以禮讓章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毛氏奇齡曰班昭上疏云論語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賈逵上書亦云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則漢時論語必有多於從政三字者且於本文較明白或云是古論齊論本非魯論本然亦不可考矣

不患無位章

不患莫已知　皇本知下有也字

注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已者而已矣　黃氏榦曰所以立乎位之道有可知之實求諸已也患無位患莫已知求諸人也求諸已而在人者有不得在我無憾矣求諸人而在已者有不足祇足以自愧而已

參乎章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皇本之下有哉字

注貫通也　邢疏云貫統也言所行之道惟用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也拔統與通義同　毛氏奇齡曰夫子明言一貫曾子明言忠恕而已矣一貫者即一串之道也而已矣者更無他道也聖賢無異學千聖百王無異道夫子曾子與門人無異心夫子一生只此忠恕論語二十篇教人只此忠恕即大學中庸孟子三書亦只此忠恕也大學以明德新民爲一貫而務絜矩以該之中庸以成已成物爲一貫而提忠恕違道不遠以綜統之然且忠恕二字要歸在恕以平天下有萬物非恕不爲功大學以藏恕喻人爲絜矩而中庸以求人先施爲庸德是以論語兩一貫一是曾子一是子貢曾子是忠

恕子貢只是恕一言而終身行之單是恕字不欲無加是子貢行恕實功即博施濟衆亦以仁聖爲子貢強恕極境推之而仲弓之不欲無施人及邦家孟子之反身強恕萬物皆備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全氏祖望曰一貫之説不須注疏但讀中庸便是注疏一者誠也天地一誠而已矣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一以貫之者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聖人之一以貫之者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學者之一以貫之者也其謂聖人不輕以此告弟子故惟曾子得聞之次之則子貢畢竟曾子深信子貢尚不能無疑蓋曾子從行入子貢從知入子貢而下遂無一得深者則斷不然子貢之遜

於曾子固矣然哀公下步之主也子之告之則曰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以行之卽一以貫之也哀公能聞此與旨曾謂七十子不如哀公乎其謂子貢自知入不如曾子自行入則以多學而識之間原主乎知然此亦未可以概子貢之生平而遽貶之觀其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則非但從事於知者矣聖人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亦豈但子貢哉仲弓問仁子之告之不出乎此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也卽忠也不欲勿施恕也曾謂七十子更無聞此者乎故萬物一太極一物一太極一本萬殊一貫萬分諸儒之說支附葉連其文繁亢其理轉晦而不知在中庸已大揭其義也蓋聖人於是未嘗不盡人教之而能知而蹈之者則希惟曾子則大醇而授之子思卒闡其旨以成中庸是三世授受之淵源也誰謂聖人秘其說者故仲孫何忌問於顏子一言而有益於知顏子答曰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顏子曰莫如恕然則不特孔子以告哀公也曾謂七十子不如仲孫乎

洪氏頤煊曰論語一貫之旨兩見於經宋儒謂一貫爲孔門不傳之秘惟曾氏得其眞詮端木氏次之其餘不可得聞此其說非也按爾雅釋詁云貫事也又云貫習也古人解貫字皆屬行說卽孔子所謂道也曾氏以忠恕解一貫忠卽是一恕卽是貫恕非忠不立忠非恕不行此卽一貫之義非忠恕之外別有一貫之用也孔子因能行者少故偶呼曾氏以發之呂氏春秋云亡國之主一貫說文引董子云一貫三爲王莊子德充符云以可不可爲一貫是一貫亦當時常語非

果有不傳之秘也　顧氏炎武曰好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六爻之義至賾也而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千三百之儀至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也王之制至殊也而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所謂予一以貫之者也其教門人也必先叩其兩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顏子則聞一而知十而子貢切磋之言子夏禮後之問則皆善其可與言詩豈非天下之理殊途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乎彼章句之士旣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賢之指矣　阮先生曰論語貫字凡三見曾子之一貫也子貢之一貫也閔子之仍舊貫也此三貫字其訓不應有異按貫行也事也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詩三歲貫汝周禮使同貫利傳注皆訓爲事　孔子呼曾子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一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卽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及庸德庸言言行相顧之道也此卽曾子本孝篇所謂忠爲孝之本衞將軍文子篇所云曾子中夫孝弟忠信四德之道也此皆聖賢極中極庸極實之道亦卽天下古今極大極難之道也若云賢者因聖人一呼之下卽一旦豁然貫通焉此似禪家頓宗冬寒見桶底脫大悟之旨而非聖賢行事之道也　張氏甄陶曰此章道理最平實是以盡心之功告曾子非以傳心之妙示曾子曾子之唯是用力承當與顏

子曰雖不斂請事斯語口氣一同不是釋迦拈花文殊微笑
忠恕而已矣是直截切指與門人共證明此第一義不是將
一貫之語移下一層蓋曾子年最少夫子沒時年方二十九
一以貫之非他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夫子亦三十而立曾子
此時安有此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氣候夫子遽付以秘密心
印且曾子至死尙戰戰兢兢何曾得夫子此言便是把柄入
手縱横貫串無不如意故謂此章夫子以盡心之功告曾子
則是以傳心之妙示曾子則非
門人問曰　朱氏彝尊曝書亭集云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
子者爲門人論語爲孔子而作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
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
子之弟子也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

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門人治
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孔子曰自吾得回而
門人日親回無繇之子本門人也而列爲弟子此門人所以
日親也孔子旣沒門人疑所以服禮弟子之於師心喪三年
無可疑也疑所以服者門人之服也

君子喩於義章

注喩猶曉也　此用孔注　四書或問云心解通達則其幾微
曲折無不盡矣　任氏啟運曰非必此事之無利也君子深
喩在義卽有利都不見得亦非此事之無義也小人深喩在
利卽有義亦都不見得

見賢思齊焉章

見賢思齊焉　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見賢上有君子二字
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七經考文云古本不賢下有者字
注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　任氏啟運曰
集注之是善是惡是只指一事說不指一箇人故胡氏說置
諸圈外

事父母幾諫章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注此章與內則之
言相表裏　皇本敬下有而字　禮記內則父母有過下氣怡
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
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
敬起孝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
矣亦可與此章相證　王氏引之曰按勞憂也高誘注淮南
精神篇勞憂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忉忉甫田傳忉忉憂勞也勞心

慱慱素冠傳慱慱憂勞也勞心草草之類巷伯箋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皆謂憂也勞
而不怨卽承上見志不從而言言諫而不入恐其得罪於鄉
黨州閭孝子但憂之而不怨其親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
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皇侃引內則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以
爲證按撻之流血非勞之謂也邢昺疏曰父母使已以勞辱
之事已當盡力服勤不得怨父母則又與上文幾諫之事無
涉胥失之矣

父母在章

不遠遊　皇本不上有子字
遊必有方　鄭注方猶常也邢疏云必有常所按禮曲禮爲人
子者所游必有常此蓋鄭注所本又玉藻親老出不易方故
集注直以方向爲言如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此卽邢疏謂

甲則不敢更諸乙之意而較醒豁矣　任氏啟運曰此句游
字上無遠字則千里萬里之游必不爲矣即百里數十里之
游亦必有方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章

注 胡氏曰已見前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釋文云此章與
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
有　翟氏灝曰巧言章亦一是包注一是王注而兩章語無
小異直以爲重出可矣此逸其半又與禮坊記所引論語者
合似不妨兩存之

父母之年章

不可不知也 注 知猶記憶也　此注疏所未及胡氏泳論語衍
說云謂念念在此不忘也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注 既喜其壽又懼其衰　孔注見其壽考
則喜見其衰老則懼皇疏知父母年高而形猶壯此是壽考
之徵故喜年實未老而形容衰減故懼按此皆集注所本
皇疏又載李充之解小異云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
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illegible]樂只[illegible]排[illegible]進
歟以去戚者其惟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illegible]
能稱年以致養也

注 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揚雄法言云不可得而久
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胡氏泳曰所謂愛日正恐其日
之不足而事親之道欲無所不至也

古者言之不出章

古者言之不出　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包注古人之
言不妄出口　翟氏灝曰據包注或舊本經原有妄字未可
知若古下之字則可斷爲譌衍矣

以約失之者章

注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　孔注俱不得中奢則驕佚
招禍儉約無憂患邢疏此章貴儉按注疏俱以儉訓約義尚
未賅朱子固嘗云約有收斂近裡着實之意非徒儉而已故
集注又引尹氏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皇疏引顏
延之云秉小居薄衆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可入古格
言

君子欲訥於言章

欲訥於言　玉篇吶字下引此語云或作吶

注 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輔

氏廣曰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又以孝聞於聖門而此十章皆
反身切已爲孝之道是以疑其然也

德不孤章

德不孤必有鄰 注 德不孤立必以類應　皇疏鄰報也言德行
不孤必爲人所報也語淺而義晦故集注置之邢疏坤卦文
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言身有敬
義以接於人則人亦敬義以應之是亦德不孤也　陳氏天
祥曰此言人之德業不能獨成必有有德者居相鄰近輔導
之也然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義與此同是又一說也

事君數章

注 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　何解數謂速數之數邢疏嫌
讀爲上聲去聲故辨之釋文云數鄭讀世主反謂數已之功

勞也按何讀色角反此集注所本正義也鄭讀世主反此異義也小雅僭始既涵毛傳僭數也釋文數音朔與此色角反同鄭箋僭不信也然則此數或可作僭解事君不信則辱朋友不信則疏所謂信而後諫不信則以爲謗已也此又一義也　皇疏禮不貴褻故進止有儀臣非時而見君必致恥辱朋友非時而相往數必致疎遠按此章自以進言爲正解皇氏專主進止爲說其義頗淺故集注置之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五

閩長樂梁章鉅撰

公冶長第五凡二十七章　注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耳　皇疏此篇明時無賢君賢人獲罪按此只說得公冶長一節耳故集注統論之惟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則未見確據耳　釋文作二十九章

子謂公冶長章

子謂公冶長　注　孔子弟子　又　長之爲人無所考　孔注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集注從之按注言名長而邢疏乃作冶長皇疏則公冶與冶長錯出又引范甯云名芝字子長家語弟子篇云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爲人能忍恥故孔子以

女妻之又按史記弟子傳云公冶長齊人而此云魯人用家語爲說也邢疏又云治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紲以其不經今不取也按邢疏詳載因解禽語繫獄事邢疏已以爲不經故集注亦不取之而長之爲魯人齊人自古亦無定說故集注直云長之爲人無所考也

雖在縲紲之中　皇本紲作緤按字本作緤唐人避太宗諱改作紲故釋文云緤今作紲

子謂南容章

注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孟懿子之兄也　王注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邢疏此家語弟子篇文按史記弟子傳云南宮适字子容鄭注檀弓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以昭七年左氏傳云孟僖子屬說與何

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中孫貜生南容縚是也然則名縚名适又名閱字子容氏南宮本孟氏之後也凡此皆集注所本也　毛氏奇齡曰容與南宮縚似一人家語以三復白圭爲南宮縚之行而檀弓以縚妻爲孔子兄女孔子因其姑之喪而爲之誨鬘比與三復白圭妻孔氏女事相合或是一人若南宮适不知何人或誤認作容而史記索隱並謂容卽敬叔皆非敬叔本公族與家語及王肅論語注稱容爲魯人者大別卽曾受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祇容一人向使容卽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至縚妻姑喪孔子誨兄女鬘法若是敬叔則此姑者詎僖子妻也其喪在孟氏或廟或寢夫子亦安得誨之況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須誨也

其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事亦與容無涉　又曰邦有道不廢二句明非敬叔無論敬叔是大夫卽不然亦當以國倖作大夫之試此見有成法非廢不廢可虛揣也若刑戮則幾見魯之公族二百四十年間有以不謹言致不免者而慮及此乎至敬叔更不得爲懿子之兄明十一年傳明言泉邱女先生懿子後生敬叔且不聞敬叔氏南宮乎嫡長嗣爵必襲氏次得更之敬更氏者也兄伯而弟叔敬叔叔也

以其兄之子妻之　注　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　皇疏昔時講說好評公冶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己女兄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以己女妻公冶以兄女妻南容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耳

子謂子賤章

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注　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　輔氏廣曰子賤爲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事則其能尊師取友以成其德可知矣　按此事具說苑[illegible]篇云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

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　鄭氏汝諧曰釋者謂子賤之賢非得魯之君子薰染漸漬安取其爲君子夫舍其人之善而不稱乃歸於他人之漸染非聖人忠厚之言蓋子賤之爲人必沈厚簡默不衒人之知者自非魯多君子孰能取其爲君子也觀子賤之爲宰不下堂彈琴而化則其氣象可知使其生於他邦與謀臣說士混然而並處則子賤之賢亦無以自見於世矣

賜也何如章

瑚璉也　注　夏曰瑚商曰璉　說文槤瑚槤也徐鉉曰今俗作璉非按漢韓勑碑又作胡輦　包注夏曰瑚殷曰璉集注用之　邢疏云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元等說此論語貫服

杜等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殷曰璉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
也　四庫全書總目云詹道傳四書纂箋既引明堂位夏后
氏之四璉殷之六瑚辨其異同復謂夏曰瑚商曰璉本於爾
雅而今爾雅實無此文則道傳杜撰附會也

注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　包注瑚璉者黍稷器也鄭
注同見明堂位王義　周氏柄中曰鄭注明堂位不言其制其注周
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而三禮圖謂瑚受一升制度如簋
而平下是瑚亦圓也璉受一升制度如簠而銳下是璉亦方
也瑚璉本瓦器而飾以玉賈公彥謂亦以木爲之陸農師云
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苽然則注云盛黍稷亦舉
其重者言之耳

雍也仁而不佞章

雍也仁而不佞　注佞口才也　邢疏佞口才也言雖身有仁德
而口無才辨或人嫌其德未備也　阮先生曰虞夏書無佞
字祇有壬字任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尚難任人是也故
爾雅曰允任壬佞也至商周之間始有仁佞二字佞从仁更
在仁字之後此二字皆非倉頡所造虞夏商書及頌易卦爻辭皆無仁字仁字始見
於周禮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中和故佞與仁相近商不甚相反周之初尚有
用仁字以寄佞義者說文佞巧讇高材也从女仁聲巧是一
義材又一義柔調又一義口給又一義　吳曾金縢曰予仁若考
者言予且之巧若文王也巧義即佞也仁佞以仁得聲而義隨
之故仁可爲佞借也古者事鬼神當用佞金縢之以佞爲美
借仁代佞者因事鬼神也故論語謂祝鮀之佞治宗廟即金
縢仁巧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之義也所以金縢借仁代佞可
省女字也後世佞字全棄高材仁巧之美義而盡用口調口
給之惡義遂不敢如史記以巧令屬之周公矣且古人每謙
言不佞者皆謙不高材不仁巧也若佞全是惡豈古人皆以
口讇口給之小人待人而自居於不口讇不口給之君子乎
或人疑仲弓之仁而不佞可見仁佞尚欲相兼孔子不知其
仁始言佞異於仁耳按邢疏亦云左傳云寡人不佞服虔云
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
之稱但爲佞有善惡耳爲善捷敏是善佞祝鮀是也爲惡捷
敏是惡佞即遠佞人是也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
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用佞耳

不知其仁焉用佞　皇本仁下佞下並有也字

子使漆雕開仕章

子使漆雕開仕　注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　孔注漆雕姓開
名按史記弟子傳漆雕開字子開今集注作字子若本家語
也　閻氏若璩曰讀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則知史列
傳漆雕開本啓字避景帝諱也一部論語敘事及門人無直
稱其名者惟開於有若對君之辭憲問恥疑憲所記南宮适
或曰本名縚陳亢前後皆稱子禽茲獨曰子使漆雕開仕則
開爲其字復何疑蓋自孔安國注以開爲名流俗本家語又
云字子若而集注遂因之耳　毛氏奇齡曰或疑孔子焉能
使開仕但可以仕耳此虛辭也曰不然但可仕則當如仲弓
可使南面明著可字是文無有也且猶實有可仕若虛使之
是教之術且干進矣此實使仕也使字與子路使子羔爲費
宰文例並同蓋夫子爲司寇門人多使仕者其最著者則原

思子羔冉有季路樊遲子貢公西華是也若子游仕武城子夏仕莒父子賤仕單父仲弓仕季氏宰未知爲夫子所使與否至於漆雕開之使仕而不仕與閔子騫之使仕而不仕則皆在此時雖子騫之力辭費宰然仍爲夫子宰與子開之始終不仕稍不同然要其使仕則一耳

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注 斯指此理而言　家語弟子解云漆雕開習尚書不樂仕進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　按皇疏於未能信有二說皆與集注異一引范甯云開知其學未習究治道以此爲政不能使民信已一引張憑云君不信臣則無以授任臣不信君則無以委質言時君未能信則不可仕也然深味吾斯二字則民信君信均與口氣不符故集注皆背之

道不行章

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　皇本于作於由下有也字　翟氏灝曰此經側用於字惟爲政篇而志于學及此兩於字變體作于恐傳寫者偶亂耳

子路聞之喜 注 喜夫子之與已　孔注喜與已俱行按俱行意着相故集注但云與已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注 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釋文云一讀過字絕句材才哉二音鄭注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言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惟取於己也古字材哉同耳　按惟取於己諸意未明邢疏衍作惟取於己無所取於他人哉亦無味蘇氏轍論語拾遺如鄭氏前說惟桴

子遺書云材與裁同集注因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注欒肇曰適用曰材蓋卽程子之意欒肇晉人卽撰論語釋疑者此殆其遺說而程朱皆隱據之歟　四庫全書提要云桴材殊非事理卽牛刀之戲何至於斯朱子訓材爲裁蓋本韋昭國語注未爲無據也　皇疏又載一說云孔子聲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非唯我獨如此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言便謂由其名故喜孔子不欲斥其不解微旨故微戲曰汝好勇過我我無所更取桴材也　按此說特新而近鑿姑錄之　焦氏循曰桴卽方也何可浮海此正狀道不行實在處海以喻滔滔皆是桴卽欲濟無舟楫意言道之不行如乘桴浮於海然所託者小而所期者大鮮有不疑且阻者皇皇獨有一我誰與相從其

惟由之忠信明決能之乎此亦惟我與爾有是夫之意故子路聞之喜喜其得爲聖人行道之與也而子嘉其好勇正以力行任道之誠能出入於死生患難之中而不奪曰過我者深許之也又曰無所取材則就前作轉語言我誠汲汲於行無如絕少可乘之具無論其大並桴亦無從假手其若之何蓋重歎其不得尺寸之柄而用之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注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　釋文云賦孔云兵賦鄭云軍賦梁武帝云爲論作傳邢疏隱四年左傳云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此集注所本也邢疏又云其賦法依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

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是也
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注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　孔
注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
邢疏大學百乘之家鄭注云采地一同之廣輪也此云千乘
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也
左傳曰惟卿備百邑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故知百
乘之家地一同也
赤也束帶立於朝　程氏大中曰古人無事則緩帶有事則束
帶說字云在腰爲腰帶在胸爲束帶腰帶低緩束帶高緊公
西華束帶立朝蓋當有事之際倉卒立談可以服強鄰卽折
衝樽俎之間意泛作禮服解非

女與回也孰愈章
回也聞一以知十　釋文云聞本或作問字非
吾與女弗如也　釋文云爾本作女音汝按上文女與回也何
作女則此何不應忽作爾
注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　邢疏一者數之始十
者數之終顏回亞聖故聞始知終子貢識淺故聞一幾知二
毛氏奇齡曰幼時聽塾師訓曰顏子聞一件知十件子貢
聞一件知兩件暢易明白故世說載廣陵徐淑以年少舉孝
廉尙書詰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以幾與十
對正見十是多數非終之謂禰衡作顏子碑文有云知微知
彰聞一覺十用舍行藏與聖合契以微彰用舍兼言旣非一
事又何始末又曰有失名氏經辨云十已包九二不及三故
相遠也如曰卽始見終則祗一事之始末也因此測彼則兼
兩事之類推也信然則賜愈於回遠矣　按此皆毛氏好與
朱子爲難不知朱子之註實本邢疏同時已有論辨之者
趙氏順孫曰或疑始終只是一事彼此則是兩事如此則子
貢所知反似多於顏子愚謂子貢必待告往而後知來若顏
子無所不說則不待告往而來無不知矣胡氏泳曰十者數
之終以其究極之所至而言二者一之對以其彼此之相形
而言輔氏廣曰聞一知十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
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知得二件只
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徧始終無遺故無所不說知
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也若如毛氏說乃眞成聞一
件限定知十件聞一件限定知二件矣且人雖至聰亦安有

聞一件知得十件者不幾於癡人說夢哉
注與許也　又故旣然之又重許之　包注旣然子貢不如復云
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　皇疏引顧歡云夫子
嘉子貢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克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以
吾與女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爲
慰侃謂顧意是言我與爾俱則汝不如非言我亦不如也而
秦道賓曰爾雅云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不如也　翟氏灝
曰論衡問孔篇後漢書橋元傳注世說注引鄭元別傳並作
吾與汝俱不如皆依包注惟集注以與訓許則據義疏中秦
道賓之說也　何氏治運箋書云或問於余曰如漢儒說則
孔子果不如顏淵乎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
孔子之樂天知命也予在回何敢死此顏子之樂天知命也

顔子未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之不如一也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顔子未六十而耳順孔子之不如二也顔子之未達一間者從心所欲不踰矩耳使天假以年則入聖域而優矣有聖者爲之依歸此孔子所以不如顔子也人固不可無年此顔子所以不如孔子也

宰予晝寢章

宰予晝寢 注 晝寢謂當晝而寢　釋文云予羊汝反或音余則宰我之名古本讀仄聲　皇疏宰予惰學而晝眠集注同之　韓李筆解云晝當爲畫字之誤也舊文作畫字按李氏匡乂資暇錄云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歎之按周氏密齊東野語云嘗見侯白所注論

語謂晝當作畫侯白隋人也然則此說不始於韓公矣今人喜其說之新且以爲與不可雕不可杇有關會其義殊鑿矣言斷不如是之乖巧也至王氏楙野客叢書又云晝當居外宰我晝居內故夫子譏之據此則當云晝居寢不得云晝寢矣　皇疏引珊琳公云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又引范甯云時無師徒共明勸誘之教故託夫弊跡以爲發起也　邢疏亦云宰我處四科而夫子深責者託之以設教宰我非實惰學之人也

不可杇也　皇本杇或作朽阮先生曰史記弟子傳漢書董仲舒傳俱作朽蓋論語古本作朽說文杇所以塗也杇當是正字朽乃杇之假借耳

子曰 注 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王氏若虛曰以語法觀之其爲衍文無疑

於予與改是 注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　邢疏宰予嘗謂夫子言已勤學今乃晝寢是言與行違按此非無所攷故集注不取　輔氏廣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亦以爲善爲說辭然論喪則欲其短論仁則病其愚對社則失其義問五帝德則夫子以爲非其人至此又重警之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　大戴禮五帝德篇孔子曰吾欲以顔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邪改之

吾未見剛者章

申棖 注 弟子姓名　邢疏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　王氏應麟曰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是以棖爲棠也洪氏頤煊曰棠棖聲相

近蓋一人

棖也慾焉得剛　四庫全書總目云柔調元論語說皆剛集注未盡之義如謂人知有慾不剛而不知無慾尙非剛也頗爲細密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馬注加陵也

吾亦欲無加諸人　七經考文補遺云古本人下有也字

賜也非爾所及也　孔注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已邢疏夫子言使人不加非義於已亦爲難事故曰此事非汝所能及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已也按子貢用意全在下句難事亦全在下句如注疏說只須得上一句忘卻下一句矣惟皇疏云言不招人以非理見加及不以非理加人此理深

遠非汝分之所能及似合語氣集注同之

夫子之文章章

夫子之文章注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　何解章明也文采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邢疏言夫子之述作威儀禮法有文采形質著明可以耳聽目視依循學習集注意與之同　眞氏德秀四書集編云所謂文章者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章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章有條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爲文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注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

之本體其實一理也　何解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按此解性字義與朱子同解天道字則未確又單舉元亨而遺利貞邢疏反復闡之其旨愈晦故集注不取也　錢氏大昕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竈焉知天道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語云天道七政變動之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于史籍唐書孫伏伽長孫無忌傳俱有性與天道之語此亦漢儒相承之說不知何平叔何以俱不取也　張氏甄陶曰文章是威儀文辭論語一冊及子之燕居子溫而厲此威儀也子所雅言子以四教此文辭也雨化成德達材答問統在此無行不與之內淺者見淺深者見深各有所得而去此可得而聞也性之說見於中庸天道之說見於易繫夫子言之矣然此理至淵微須其人習足以及之則語之爲有益否則啓疑輒信反流其下學之功故非其人則不告即得其人猶必待其時候既到而後語之是以夫子之言至罕而學者之得聞爲甚稀故曰不可得而聞也不可得不是秘而不宣亦不是聞而不悟人事未盡不

足以復性則不與之言性人欲未淨不足以見天則不與之言天道不輕傳於人正以鼓勵後學使之努力爲受教之地也

不可得而聞也　皇本聞下有已矣二字按史記孔子世家漢書眭宏夏侯勝等傳又外戚傳注及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此語句末俱有已矣二字錢曾讀書敏求記云此子貢寓嘆於不可得聞中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二字似不可脫也阮先生曰此子貢歎學者不能盡人而皆得聞之非子貢亦不聞也又曰史記孔子世家作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得而聞所以與今論語不同者非所見本有異此乃太史公傳眞孔安國之學以說論語加一命字更顯明也性字連命字爲言更見性命即關乎天道此天道即孟子所說聖人之

於天道也即孔子五十所知之天命也天道非人所能逆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子路有聞章

未之能行　皇本無之字

惟恐有聞 注 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孔注恐後有聞不得並行集注意與之同　韓氏愈五箴云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此則以有聞作有聲聞解非正義也

注 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陳氏天祥曰論語一書無非善言善行皆其門人所記何必更論及與不及哉況經中本無門人自謂不及之意刪門人以下十字則無病矣按論語中皆記聖賢言行而專記賢者善行者惟此一章故集注取范氏之說誠非無因陳氏亦失之未考耳

孔文子章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注 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 至 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所以疑而問也　此見蘇氏論語拾遺中　朱子語錄云問孔文子孔姞事如此不好使敏而下學不恥下問濟得甚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曰古人謚法甚寬所謂節以壹惠言人只有一善亦取之節略而取其一善也　任氏啓運曰夫子稱其治賓客想他所學問必是那典章制度進退威儀

子謂子產章

注 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

朱子語錄云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矩有服是衣冠服用各有等級高卑輔氏廣曰田有封洫謂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謂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　金氏履祥曰都鄙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各有尊卑也上下有服謂衣冠踰制殺而不敢踰故云取我衣冠而褚之田有封洫者當時漸有壞井田者開阡陌相侵越兼并故使民封土為疆迴水為洫以正經界廬井有伍者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伍謂五家為伍使之相保聯守望相助有罪奇衺則相及

晏平仲章

久而敬之　皇本作久而人敬之疏云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按如皇說則有人字為另

一義矣　張氏自烈曰或曰晏平仲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皮於吳悅季札於周交祁常寄於魯交處士蘇晉於孔子處者八年悅孔子弟子仲子聘之仕仲子因辭於齊交大夫與翰分粟府金與北郭騷養母以至贖越石父為上客此正夫子所謂善與人交在久而敬之之先者也晏子之言曰非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不任於上則輕義不篤於友則好誹此邪人之行也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行義不為苟戚不同則疏而不誹此正士之行也由晏子此言推之其善交久敬亦可見矣

黃氏鵷豁惠迪詗言云交際之間其人實有可敬而我不知敬則失人其人本無可敬而我誤敬之則失己失人失己必貽後悔故必由淺漸深由疏漸親為失計久灼見真知然後

用吾之敬自可免失人失已之患此其所以爲善也或問交主於敬如子所云交可不敬乎曰交所以用吾情敬所以行吾心試參閱弟子入則孝章汎愛交之謂也親仁敬之謂也敬行於久善交之謂也

臧文仲章

臧文仲居蔡 注 蔡大龜也 包注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 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元龜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男龜五寸顏師古注云蔡國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

山節藻棁 注 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棁也 又張子曰山節藻棁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釋文棁本又作棳雅氏灝曰說文訓木杖經典多借用爲梁上短柱之棳 包注言其奢侈邪疏此是天子廟飾而文仲僭爲之故言其奢侈按注疏於居蔡言其僭於山節藻棁言其奢侈則是兩事禮器云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又明堂位云山節藻棁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禮器又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爲上矣然則居蔡山節藻棁皆同一僭不得僅以不知爲言朱子語錄云山節藻棁不見得其制度如何今夫子只譏其不知便未是僭所謂作虛器而已大夫不藏龜禮家乃引此說又云古說多道他僭若是僭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不仁了今只說他不知便是只主不知而言然集注所以不用注疏也 全氏祖望曰臧文仲居蔡之說古注與朱注異近人多是古注然朱注究當從據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

侯之禮山節藻棁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已是二不知不應概以作虛器罪之曰一不知也但臧孫居蔡非私僭也蓋世爲魯國守蔡之大夫家語不云乎文仲一年而爲一兆武仲一年而爲二兆孺子一年而爲三兆是世官也然則臧孫居蔡何僭之有昔武王以封父之繁弱封伯禽繁弱弓也或以爲即蔡之別名其說見陸農師之注明堂位則是蔡一名僂句又一名繁弱其所由來遠矣故武仲奔防納蔡求後以其爲國寶也則以大夫不藏龜之罪加臧孫恐其笑人不讀左傳與家語也乃若山節藻棁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雜記諸篇譏之不一而見而臧未必然者蓋囊門反坫鏤簋朱紘出自夷吾之汰後不見爲怪而臧孫則偷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於其中者蓋亦不相稱之甚矣吾故知其必無此也然則山節藻棁將何施曰施之於居蔡也所謂媚神以邀福也是固横渠先生之論而朱子采之也 周氏柄中曰陳琳悼龜賦云山節藻棁既横且盤則延安以前已有作此解者

注 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 此見文公二年傳杜注謂居蔡山節藻棁也故集注因之邢疏亦云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則亦隱合藏龜之室意矣

令尹子文章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 三仕三已注疏及集注並無考金氏履祥曰莊公三十年楚鬭穀於菟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其後傳又曰令尹子文卒

鬭般爲令尹則是傳政子玉之後子文又終爲令尹也三仕三巳則無可攷豈子玉呂臣子上之間子文以大宰執政而代之歟　荀子　篇云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莊子田子方篇云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子之用心獨奈何又呂氏春秋特君覽云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　按此皆以三仕三巳爲孫叔敖事或遂因此反疑論語之誤其攻之最力者莫如張自烈之四書大全辨其詞曰子文之爲令尹距孔子生時已百二十年崔子弑齊莊公陳文子爲大夫時孔子生四歲耳子張復少孔子四十八歲去陳文子已遼越況令尹子文哉子張援拾往事以質於夫子夫子因問而答據其事而謂之忠清皆曰未知焉得仁蓋謂其事未之前聞未之

知也焉得論其仁不仁也按左傳莊公三十年鬭穀於菟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文以子玉伐陳之功使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爲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未聞子文之三仕三巳也且其使子玉爲令尹也大夫曰子若國何子文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明不獲巳而使子玉爲令尹子文不聞告新令尹之政子玉亦必不能聽舊令尹之政也又按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閭邱嬰申鮮虞奔魯不聞陳文子須無之出奔也二十七年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文子請許之慶封陳須無皆至會時去弑君不二年崔子尚相齊文子固仍在齊預大政也二十八年文子告慶封勸齊侯朝於晉無歲不與崔慶同朝不聞文子去之他邦又一邦陳

文子卒其子無宇用事至其孫乞厚施於國至恒遂弑簡公然則陳氏之子孫亦猶大夫崔子也按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子之用心獨奈何太史公傳孫叔敖亦云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然則此實孫叔敖事與文子年代不甚遠而子張因之傳疑也左傳崔氏之亂閭邱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遂奔魯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此申鮮虞違之他邦又之一邦事與文子同事姓名易譌而子張復因之傳疑也二大夫事蹟於魯之春秋無一焉夫子安從知之而安從論之故爲此存不論不議之辭而亦不置一譏貶他日告子張曰多聞

闕疑蓋有以也　翟氏灝曰史記循吏傳亦取莊子及呂氏春秋說以三仕三巳屬之孫叔敖者孫叔敖之爲令尹在楚莊十六年其後七年莊王卽卒孫叔敖死莊王前安得有三仕三巳事楚鬭且廷云昔鬭子文三舍令尹語著於春秋外傳鬭且廷與孔子同時與子文同國其語正不較莊呂爲可信乎　毛氏奇齡曰孫叔敖三仕三舍事荀子莊子皆有之此荀莊之誤不得以疑論語也孫叔敖舉海濱本期思之鄙人並非公族舍仰去此耳焉有至再至三之事且鬭子文仕楚約三十年而叔敖以宣十二年始爲令尹不數年而楚莊死然且叔敖之死先於楚莊史記稱叔敖死數年莊王用優孟言始予其子以寢邱之地是也是叔敖之仕裁一二年耳以一二年而三仕三巳則終朝三褫立朝所羞夫子不得而

稱之矣且子文非無據也國語鬭且廷曰昔鬭子文三舍令尹無一身之積恤民之故也是子文實有三已事此其明文況且廷又曰子文受祿必逃之而後反之此皆讓爵讓祿之實行觀其後忽舉子玉以自代雖所舉不當然其退讓之意則槪可睹也況以子家之妄言而反疑論語與春秋外傳無是理也

必以告新令尹何如　皇本如下有也字

未知焉得仁　釋文云知如字鄭音智下同　漢書古今人表引此語顏師古注云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論衡問孔篇說此章云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智之性何妨爲仁之行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毁亦讀知爲智中論智行篇云或曰仲尼言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對曰仲尼此

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亦謂知爲智按皇本疏載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爲智也陳文子所之無可躡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遂生之可卷亦未可爲智也李讀爲未智不勝孔爲未知也是此說已爲注疏所不取故集注同之

崔子弒齊君　釋文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弒本又作殺同惠氏棟曰王充論衡言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蓋用魯論語之言

違之之一邦　皇本作違之之至他邦蓋衍一之字也　翟氏灝曰杜預左傳注曰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至二十七年文子在齊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於齊凡二年

季文子章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注三去聲　釋文云三息暫反又如字矣注從前音然下文明出再字則三應如字讀也

再斯可矣　皇本作再思斯可矣三國志諸葛恪傳引作再思可矣唐石經斯作思　程氏同文密齋雜著云文子生平專爲培植家門弁髦公室魯政之逮大夫實自文子始其所爲三思者皆不利於魯國之事故夫子諷之欲人但計是非不計利害也按此說似不可易方見得聖人言有關係所謂定哀之間多微辭也皇疏云時人稱季文子名過其實故孔子矯之非稱美之談也蓋獨覷其深矣

注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　此左傳文六年事杜注所謂文子三思故邢疏引之而集注同之也

甯武子章

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鄭氏汝諧曰智而用智智者能之智而用愚非智也幾於道也成公無道之君武子事之而不去而又與之周旋於患難之中武子之愚固非尸位避事而竊君之祿也亦非忘君徇身而輕去其國也想其深見遠識行之以無事處之以沈晦雖仕無道之邦亦可以自免後世竊此說而爲身謀者非甯武子之愚也　陳氏天祥曰衛成公之過惡不多見也惟有信讒殺元咺子角之事既而以叔武尸枕其股而哭之立使追殺歂犬則是知己之過能自改悔未可直以爲昏虐無道之君也至於失國出居於外由其不假道於晉晉以私忿必欲置之於死至使醫衍酖之則無道在晉不在成公武子當此之際自無棄而去之之理居

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以濟其君此正武子所當爲者
今反謂其爲愚果其爲佯愚也則有盡心竭力之勤若謂其
爲眞愚也復有保身濟君之美此誠不可曉也邦無道則愚
蓋與邦無道言孫邦無道卷而懷之之意同與武子行事中
必有所指能自韜晦之事故歎其人所不能及也解文公賦
湛露彤弓武子佯爲不知此亦自晦之一事杜預以爲愚不
可及正可相證

注 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　毛氏奇齡曰據春
秋成公元年尙有武子之父甯莊子盟向一事至成三年而
後武子盟宛濮周制世卿必父老子繼是文公朝武子未得
爲大夫也從來世卿必父老子繼並無父子可同爲大夫者
其或間授子以官則皆是國子之倅非大夫也周制已不可

考若從春秋傳按世爵相繼之法大抵當父在時必先定所
繼名之曰立既父老父死而後繼之名之曰即位故有立而
不即位者如季武子已立悼子而未即位而死則季平子繼
之是也有不立而即位者如孟莊子死未經立秩而羯忽即
位即繼之孟孝伯是也若父未老死則立亦尙有未定者何
況即位但世爵諸子當父在時亦有散仕爲倅者倅者貳也
周禮掌國子之倅是也亦作卒燕義稱諸侯卿大夫士之庶
子之卒是也大意世爵之子可使副貳其父預爲私家之散
官而得預者名爲倅不得預者名爲游倅爲散倅因之在[illegible]
在而策書偶見其子名者如鄭子國侵蔡而其子子產在[illegible]
論之然而終非從政終不許其議國事何則非大夫也[illegible]
衛公族莊子武子又世爵世預國政豈有莊子未老武子[illegible]

卽位者亦豈有世爵之子出爲國倅而策書不書其名者且
卽爲國倅非從政大夫不預國事安所見其愚與智也按此
說甚辨惟閻氏若璩曰陸稼書謂春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
多只當依注然亦未有事以指實之余則請實以事如鄢陵
之戰欒書將中軍適子黶如晉乞師次子鍼爲厲公車右故
皆大夫也佐中軍者父士燮爲公族大夫者其子匄將下軍
者父韓厥爲公族大夫者其子無忌季孫宿執政爲司徒適
子紇雖蚤卒猶得謚曰悼子以大夫故庶子彌出爲公之左
宰皆並時復何疑於甯氏父子乎蓋文公末年武子已歷仕
大夫値衛無事故曰有道則知成公三年武子繼父正卿備
歷艱險故曰則愚集注以有道屬文無道屬成先文後成其
次第固不紊矣

子在陳曰章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　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
十矣在陳季康子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
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
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

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注 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
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　釋文云狂簡絕句鄭讀至小
子絕句孔注簡大也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按此
解似注曲故集注不從　焦氏循曰孔注言妄作穿鑿以成
文章蓋讀斐爲匪匪猶非也下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注明包
目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以此解不知而作即所謂斐然
成章者按此解亦鑿不如集注爲近

不知所以裁之　皇本之下有也字
注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
於道　陳氏天祥曰狂士雖不得中然聖人與居亦可與近於
道惟欲與傳道後世則未可也夫子欲成就後學傳道來茲
何用思其狂士乎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此本孟子答萬
章之語集注變其文用之耳然萬章所刪本無斐然成章二
語止以孔子思狂士爲問孟子乃是就其所問以答之萬章
之問與此經文不同孟子之答亦不可施之於此彼是因不
得中行而思狂狷此却是抑制狂者不令妄有述作之意非
思之也

伯夷叔齊章

伯夷叔齊　注孤竹君之二子　邢疏按春秋少陽篇閻氏釋伯夷

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皇疏作致字公達伯夷
之弟齊亦謚也　皇疏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
所封相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注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
怨之也　邢疏不念舊時之惡而欲報復故希爲人所怨恨按
此說以念舊惡爲報復與集注不同其實念舊惡只當作惡
惡解　黃氏幹曰君子之於人苟非大不平者自不應有所
怨若以爲已怨用希則是夷齊胸中常有憤懣之意何足以
爲夷齊哉故集注以人怨爲是　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孔
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
注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張氏甄陶曰此不是說夷
齊量大是說夷齊心公惡惡是天理上事非與吾有私者法

也惡既舊則人新矣又何惡焉

孰謂微生高直章

注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　鮑彪戰國策注尾生再見
燕策蘇代言其名爲高蓋即論語微生高翟氏灝曰莊子盜
跖篇注漢書古今人表注俱云尾生即微生高微尾字古音
轉通借
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釋文云醯亦作醯五經文字云
作醯者俗七經考文補遺云古本或下有人字
注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　輔氏廣曰己所無
有不以實告乃乞鄰以與是爲曲意徇物其與之也不告以
所從得是爲掠美市恩按經但云乞諸其鄰而與之何以知
其不告所從得輔氏此說未免深文　張氏甄陶曰此是論

直非論施惠於人若是濟人利物之事如有人槁餓待斃我
自顧蕭然無有即使貸監河侯之粟以濟之何嘗不可必曰
我以直聞安得爲汝計則僞父面目矣醯非人必不可少之
物有則與之無則辭之沾沾作此態乎日之得直名者可知
矣此言存直道非攻微生高也

巧言令色足恭章

子曰巧言令色　釋文云一本有子曰字恐非是舊本無子曰
二字也
足恭　注足將樹反過也　釋文云足將樹反又如字集注用前
音孔注足恭便辟貌則釋文後音也邢疏此前足如字謂便
習盤辟其足以爲恭也　翟氏灝曰曾子修身篇足恭而口
聖君子弗與也以足恭口聖兩爲對偶禮表記又云君子不

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失足於人足恭也失色於人令色也失口於人巧言也三者亦並言則足當如字讀矣　按詩板無爲夸毗正義云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却爲恭書冏命巧言令色便辟孔傳云便辟足恭正義云前却俯仰以足爲恭也（邢疏用此語）　論語友便辟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友善柔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鄭康成曰便辨也謂佞而辨也然則便辟爲體柔善柔爲面柔便佞爲口柔體柔爲足恭面柔爲令色口柔爲巧言矣馬言巧避人所忌謂足容盤辟趨避進退善承人意也皆同孔說惟皇疏引繆協曰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禮度曲媚於物也是足亦讀如字雖另一義與集注意可相通　邢疏載又一說云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則別無所謂矣

左丘明恥之（注）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　四書或問云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邪曰未可知也啖趙陸氏辨之於纂例詳矣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　孔注左丘明魯太史邢疏亦云魯太史受春秋經於仲尼者也　毛氏奇齡曰漢書藝文志左氏傳國語皆魯太史左丘明著司馬遷傳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而爲之傳又復纂異同爲國語而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言左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歆且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孔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侔也其曰好惡與聖人同則明指論語左丘明恥之語何自唐人啖助趙匡陸德明輩不知何據乃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宋程伊川遂謂爲古之聞人而朱氏用之亦遂分論語左傳爲兩人然實無明據且並未嘗言作左傳者非左丘明也　張氏甄陶曰先儒謂左氏浮夸另是一人非此惡巧言之左丘明也春秋只是一斷爛朝報耳不虛美不隱惡直道行而亂臣賊子懼若左傳是賴譬如朱子綱目盡去其目只留其綱則世界[illegible]之書何勸懲之有左傳所錄乃列國史官舊本先王格言大訓左丘明不居功巧言如籛如鄭伯使許叔居東偏晉使[illegible]絕秦之類左丘明亦不任過左氏之書正與孔子同心疾[illegible]巧言耳或疑左傳載智伯瑤之事後春秋八十年以歲數計之應已一百四五十歲然子夏爲魏文侯師以年考之亦一百三四十歲長年是古人常事何足致疑乎

顏淵季路侍章

顏淵季路侍　閻氏若璩曰季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者以德也

願車馬衣輕裘　翟氏灝曰唐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見管子小匡及外傳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因雍也篇衣輕裘誤加輕字甚誤　錢氏大昕曰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於赤之適齊章音衣爲于旣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皇疏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是皇本亦無輕字三證也邢疏載論語說亦云車馬衣裘與賢友共敝蓋宋以前人衣皆不讀去聲今注疏皇本正文俱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而集注亦因之耳邢疏有衣裘以輕者爲美語亦與集注同

倣之而無憾　皇本倣作弊　白虎通綱紀篇引論語子路曰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倣之張氏栻論語說亦云仲由樂
善故車馬衣裘與賢友共倣皆從願字至倣之爲句何氏焯
讀書記云白虎通以共倣之爲句此卽張子所本北史齊邕
傳亦有與卿共倣語唐馬戴詩鹿裘共倣同爲客張文昌詩
同袍還共倣蘇軾詩故人共倣亦常情不獨張子如此讀也
武氏億曰如此讀則未倣之時已有共倣之意不待旣倣而
無憾尤得先賢氣象也
願無伐善無施勞　注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
功　又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孔注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施於人集注上句與之
同下句以爲或說亦通趙氏順孫曰如前說則於勞字爲順

如後說則於施字爲近故集注兩存之　曾子立事篇云飾
其美而不伐也又云不陳人以其所能皆可與顏子之言相
證　陳氏天澍曰伐善之善乃其伐己所長之總稱今集注
乃單稱善爲能旣言無伐善又言無伐功止是不伐之一事
分而爲二顏子之志亦豈別無可道耶或曰之說於理爲順
但說得勞字事輕亦不見其志之遠大也蓋無施勞者不以
勞苦之事施於民也夫勞民不恤乃古今之通患桀紂幽厲
之事且置勿論近代如秦始皇隋煬帝勞民之事無所不至
四民廢業人不聊生盜賊蠭起天下大亂皆由施勞於民之
所致也顏子之言於世厚矣無伐善內以修己也無施勞外
以安民也成己成物之道不偏廢也若兩句之意皆爲不伐
其志止於成己而無及物之道旣偏且隘不足以爲顏子之
志矣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注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
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
亦通　孔注懷歸也邢疏言己願老者安己事之以孝敬也朋
友信己待之以不欺也少者歸己施之以恩惠也此卽集注
所引後說也　黃氏幹曰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說與
綏斯來動斯和意相類自是聖人地位前說却是物各付物
有天地發生氣象況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說爲
勝

已矣乎章
注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　輔氏廣曰口不言而心自
咎者最是改過之機蓋悔過深切則誠意所皆根深力固纔

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況明與人說我將改者乎其終於不
改也必矣

十室之邑章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注焉如字屬上句　邢疏云衛
瓘讀焉如虔切爲下句首言安不如我之好學也按朱子文
集答鄒昌縣學諸生云此注疏之讀恐不成文理故於集注
明著之　皇疏載又一說云十室中若有忠信如丘者則其
餘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言今不好學不忠信耳故衛瓘曰所
以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則其忠信
可使如丘也　曾子制言篇云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
十室之邑則下請秉德之士存焉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五終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六

閩長樂梁章鉅撰

雍也第六凡二十八章 注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胡氏炳文曰此篇前有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佾論禮樂之事亦與爲政末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袠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字以爲之別耳

雍也可使南面章

雍也可使南面 注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　包注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皇邢疏並同　按易繫辭離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治天下蓋取諸此禮郊特牲君之南面答陽也臣之北面答君也注疏執定諸侯白不如集

注之渾括　淩氏廷堪曰此南面指人君亦兼卿大夫士言之非春秋之諸侯及後世之帝王也考少牢饋食禮爲祭期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又明日主人朝服即位於廟門之外東方南面欑弓司寇惠子之喪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此卿大夫之南面也士冠禮初加再加皆云出房南面三加如加皮弁之儀賓醴冠者筵於戶西南面特牲饋食禮夙興主人立於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此士之南面也是有地有爵者皆得南面稱君而治人也後儒乃以南面爲帝王之稱此與論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謂孔子各許三子以諸侯之位者同一位也　王氏引之曰南面有謂天子及諸侯者有謂卿大夫者雍之可使南面謂可使爲卿大夫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君子南面臨官史記樗里子傳請必言子於衞君使子爲南面蓋卿大夫有臨民之權臨民者無不南面仲弓之德可以臨民論語摘輔像曰仲弓淑明清理可以爲卿見思元賦注爲卿則南面臨民矣包注皇疏皆云可使爲諸侯故集注因之然身爲布衣安得僭擬於人君乎至說苑修文篇又以南面爲天子則更失聖言之意矣　荀子[illegible]篇云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楊倞注子弓仲弓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 注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　王注伯子書傳無見焉邢疏子桑伯子當是一人故此注及下包氏皆惟言伯子而已鄭以左傳秦有公孫枝字子桑則以此爲秦大夫恐非　毛氏奇齡曰家語記桑戶不衣冠而處同人道於牛馬則蕩檢踰閑不止太簡矣

恐仲弓所引未必即較等及此章　翟氏灝曰莊子大宗師篇載子桑戶與琴張爲友說苑脩文篇載孔子見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故胡氏謂此伯子即戶以時論之誠是漢書人表次子桑於六國時不惟與論語遠而於莊子說苑諸書亦不合矣

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　釋文云行下孟反又如字下同集注無音且云所行又簡則從後音也　說苑修文篇引作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

無乃大簡乎 注大音泰　釋文云大簡音泰按今注疏本亦有作太簡者

注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詹氏道傳四書纂箋云家語無此文集注誤也同人道於牛馬

句亦非夫子所識　按說苑脩文篇云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大簡據此則不衣冠而處云云乃說苑之文同人道於牛馬一語則劉向之斷詞也

雍之言然　張氏甄陶曰此章只重辨簡不重論敬蓋敬是臨民不易定理不消重新張大其詞仲弓之所辨夫子之所許總爲此簡字字面如一來歷不同居敬之簡見識精明皆務之爲急器量威重執要以御繁如是則民受和平安靜之福

居簡之簡得一遺二精神不能兼顧貪逸憚勞叢脞而不自知如是則民受其苛且卒略之弊此言不但判斷伯子人品清楚實天下後世南面者之圭臬也故夫子亟然之

哀公問弟子章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　皇本問下有曰字

不遷怒注遷移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　何解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按此與集注訓異詞費而義迂集注遷字直就人說可不煩言而解矣朱子語錄云顏子自無怒因物之可怒而怒又安得遷

不貳過　易繫辭孔子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爲此語的注邢疏亦引此而復引韓康伯注云云則反晦矣　黃氏道周質神錄云怒之遷氣不能和也過之貳心不能剛也和與剛相濟乃可爲學氣之柔非和也和在平人之情卽恕也心之偏非剛也剛在克己之欲卽忠也忠立而後恕行遷怒亦過之一端也

不幸短命死矣注顏子三十二而卒也　臧氏庸拜經文集云家語七十弟子解載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一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時孔子且七十矣是顏回先伯魚死也故有謂論語鯉也死爲設事之詞者按史記弟子列傳但云顏回蚤卒並不著卒之年歲家語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公羊哀十四年傳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

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夫是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傳及史記皆連言之則顏子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死相後先夫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夫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卽哀公季康子之問皆在哀十一年爲孔子六十八歲反魯之後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係痛焉若王肅說孔子六十一時顏子死則正在孔子自陳適蔡之年猶未反魯何緣有哀公康子之問且此時去困阨陳蔡首尾三載如六十一顏子已死孔子思從難諸賢何以首及顏子哉

今也則亡　釋文云本或無亡字卽連下句讀

注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　蔡氏模論語集疏云朱子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程子謂在物不在己朱子謂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謂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更不萌作若不同矣然程子是就怒初發念初萌而直言之朱子是就怒已發念已萌而橫言之其理則一必兼之方盡其義也

注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至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按此以下皆程子之言而朱子節錄之乃胡文定爲國子監直講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伊川先生時方十八歲在太學作此論胡文定驚異之其全文在性理精義中

論語旁證　卷六　五

子華使於齊章

子華使於齊注使爲孔子使也　皇疏不知爲魯君之使爲孔子之使邪疏子華時仕魯爲魯使適於齊也　金氏履祥曰使齊是使齊君必夫子閒居時也閻氏若璩曰向疑子華使齊爲爲魯司寇時事旣考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當爲司寇時甫八歲應是自衞反魯後子華年將三十求仕季孫久已富而衆多耳　輔氏廣曰大夫無私交此未必爲大夫時事如孔子將之楚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也　張氏自烈曰先是孔子在齊爲高昭子家臣至是通問於昭子又孔子在齊與晏子處者八年迨夾谷會成晏子尋卒見史記遣使代弔故子華使齊也按此亦是想當然之事非有所據也

冉子爲其母請粟　全氏祖望曰或謂冉子即伯牛以尸子孔門六侍曰節小物伯牛侍爲證然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有攝束帛乘馬而將之亦足以爲是事之證則無以定其爲伯牛也論語自曾閔有三子外惟冉求稱子此尤必是伯牛之證

注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馬注六斗四升曰釜包注十六斗曰庾馬注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爲八十斛邢疏昭三年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杜注四豆爲區區十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是也又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斛曰籔十籔曰秉鄭注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閒量名有爲籔者今文籔爲逾是庾逾籔其數同故知然也按逾庾聲近假借字也　毛氏奇齡曰聘

論語旁證　卷六　六

禮諸侯之使皆以粟十車列館門外據禮注每車一秉有五籔則庾也是館廩之粟計十車有十五秉故冉有據此以三分之一與其家亦準聘禮而行之耳

原思爲之宰　注疏本以此另爲一章金氏履祥曰此與子華二事前後記不同時使齊是夫子閒居時爲宰則夫子爲魯司寇時也以爲之宰三字推之二事將必有上文焉其文當曰子在某子華使於齊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諸意爲當　張氏甄陶曰閻百詩謂原思爲宰在先子華爲使在後今覆核其說則不然家語載原思少夫子三十六歲公西赤少四十二歲夫子爲司寇原思方十四歲恐未必即能爲宰抵古書多附會年之相去皆未必真必是夫子得政之時云爲公宰服勢耳

注 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孔注九百九百斗也皇疏孔據九百升爲少九百斛爲多故應是斗也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注 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鄭注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邢疏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者地官遂人職文大司徒職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知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 閻氏若璩曰朱子非不知五鄰爲里乃周禮遂人之文但欲與上下一例以家起數故易曰二十五家爲里此集注妙處至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亦即大司徒比 使之相保閭 使之相受黨使之相救鄉使之相賓義耳

子謂仲弓曰章

謂仲弓曰 注 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程子伊川錄云此疑多曰字朱子語錄云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金氏履祥曰子謂仲弓句絕與第九篇子謂顏淵句同按朱子答江德功曰此意甚佳但不必以仲弓爲句絕據此則江氏先有分句之說而朱子不取也

注 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 何解言父雖賤不害於子之美皇疏當是 時爲仲弓父劣而不判仲弓故孔子明言之邢疏亦有仲弓父賤人而行不善之語故集注因之然此惟家語及史記有之周秦諸子無是說也 張氏甄陶曰左傳所載列國卿大夫炳炳麟麟皆公族世家其自孤寒中拔萃者少矣夫子既告仲弓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他日

又更端語之曰爾爲宰有取士之責凡鄉舉里選惟才是視勿拘於世類俾秀民之能爲士者仍困於農犂牛之子此其義也若比其父爲牛夫子豈肯出此言仲弓豈能樂聞此言況仲弓並非不用之人此語又從何而來乎 惠氏士奇禮說云南齊志建武二年劉繪議語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牧人陰祀用黝牲之文乖矣（周禮地官牧人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鄭注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何佟之云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禮論二說合爲一矣從之愚謂犂牛之子非犢而何體純騂而角繭栗此天牲以天牲而用之山川則近於非禮故有勿用之疑然天下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此聖人立言之妙也說者據此以爲山川用騂牲誤矣何休云列天牲主以角故知騂且角爲天牲 淮南說山訓云犂牛（犐古兕字）既犐以㹀（犐無角㹀無尾）決鼻而羈生子而犧說者以爲仲弓父賤而行惡然犂說文作犂耕也犂牛爲耕牛司馬犂字子牛古以牛配犂信矣犐屯犐㹀醜牛之貌以爲犂牛皆然可乎且謂其子而詈其父君子弗爲也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牲以況之（春秋傳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也注云猶仍叔之子乃弱幼之辭然則犂牛之子爲犢信矣） 劉氏台拱曰此章之指先儒皆失之惡氏謂山川不得用騂牲以其非禮故欲勿用此義非也又云天下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夫既非禮矣山川豈得享之此猶沿襲舊注人雖不用神必

不舍之說求合語意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間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牛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授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下世及爲禮未有起畎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王肅家語緣文生義乃以之子二字誣及所生又緣雜文之訓遷就其說周禮洗牢用尨山林川澤正當用雜色之牲外祭用尨則並五嶽四鎮

四瀆亦有時用雜色者何故尨牛之子反有勿用之疑乎

毛氏奇齡曰仲弓冉雍之字家語謂之伯牛之族人而其父則賤故云史記弟子傳亦同獨王充論衡謂母犂犢騂無害祖濁裔清不妨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有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竟以犂牛爲犂牛仲弓爲伯牛之子殊爲可怪但王充漢人近古且其人博通墳典必非漫然無據也　臧氏學標曰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用人皆出於己也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賢才更非人之所能抑也仲弓乎日留意人才故夫子厲之不必定著本身說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其心三月不違仁注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　陳氏天祥曰三月之下既有日月至焉之餘人三月之上又有過此之聖人顏子於仁必須九十日一次違之九十一二日便爲聖人恐無此理若三月之後不復違矣足爲顏子乎東坡云夫子默而察之閱三月之久而造次顛沛無一不出於仁知其終身不畔也此說爲是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注或曰一至焉或月一至焉　黄氏德秀曰集注之意謂自餘門弟子有一日全不違仁有一月全不違仁者諸錄則以爲或一日中一次不違仁或一月中一次不違仁二說不同當以集注爲正

注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　揚子法言云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

季康子問仲由章

曰賜也達　皇本曰上有子字下曰求也藝句同

注從政謂爲大夫　胡氏泳曰由求仕於季氏久矣若爲家臣豈至此方問其可不可耶以冉子退朝節參之知其謂爲大夫也必矣　張氏自烈曰當孔子自衛反魯正季康子執政之日子路冉有已爲季氏宰子貢已用於魯猶未從政爲大夫耳康子此問其亦有同升於公之意乎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章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注費季氏邑　孔注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叛聞閔子賢故欲用之　按左傳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襄公七年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爾役故季氏城費後南氏以費畔公山弗擾亦爲費宰又與叔孫輒

魯公入季氏之宮孔子命申須句樂頎伐之遂墮費

如有復我者　翟氏灝曰今家語載閔子騫爲費宰問政夫子告以馭民猶馭馬學者將信家語耶抑信論語耶　張氏自烈曰家語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在孔子爲魯司寇之時桓子未墮費前宰也孔子去魯十有四年而反魯終不能用孔子於時季康子復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辭而不就者樂夫子之道視夫子進退爲行藏蓋辭就兩費宰相越且十五六年矣然則復我者明乎前爲費宰今殆不可復也

則吾必在汶上矣注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　釋文云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　閻氏若璩曰汶有徐州之汶有青州之汶此汶上指徐州言以魯事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與出琅琊朱虛縣東泰山至安邱入淮者別

伯牛有疾章

有疾注先儒以爲癩也　包注牛有惡疾　按淮南子精神訓伯牛爲癘論衡刺孟篇亦言伯牛爲癘癘與癩同家語冉伯牛以德行著有惡疾　毛氏奇齡曰古以惡疾爲癩禮婦人有惡疾去以癩也故韓詩解芣苡之詩謂蔡人之妻傷夫惡疾雖遇癩而不忍絕而劉孝標辨命論遂謂冉耕歌其芣苡正指此也芣苡草可療癩見列子生於陵屯則爲陵舃及鼃蠙之衣注

自牖執其手注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　金氏履祥曰牖字誤當作墉蓋室中北墉而南牖墉牆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爲壁雖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窓名扉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也　禮喪大記疾病外內皆埽寢東首於北牖下鄭注外內埽謂賓客來問病也東首北牖下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居北牖下或謂北墉下孔疏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則暫時移向南牖下令君得南面而視之此集注所本也然包注言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史記弟子傳集解亦同陳氏天祥曰集注言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必有所據今不可攷然以人情推之伯牛純正之士必不如此輕率妄使家人以僭禮尊孔子縱使有之孔子亦必正其失使之更改其位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已責其爲詐況未嘗爲君而輒以君禮尊之其詐不又甚乎由此推之舊注以惡疾不欲見人之說爲近之矣

亡之　按亡字釋文無音集注亦無音無義孔注亡喪也　何氏焯曰漢書楚王囂傳詔書引此作蔑字是亾字當讀爲無言無可以致此疾之道

賢哉回也章

在陋巷　離騷五子用失乎家衖廣雅衖居也衖巷古字通謂隘狹之居說文陋阸陿也曹植諫取諸國士息表云蓬戶茅屋原憲之室也陋巷簞瓢顏子之居也今說以陋巷爲街巷之巷非也　鹽鐵論地廣篇引在下有於字

回也不改其樂注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　又程子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　呂氏春秋慎大覽云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己則窮達一也正與程朱之旨合　韓詩外傳孔子嘗謂回曰家

窮居卑何不仕乎對曰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四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好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

非不說子之道章

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　注　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　張氏甄陶曰此章有頂真兒解前人皆未說着冉有乃有才人何至作小兒逃學之語子之道聖學之全體大用也言求非不從事於博文而天地民物之故禮樂器數之

繁賾不足以會其通非不欲從事於約禮而視聽言動之則經權變化之交學不足以協其矩此之謂力不足也夫子言力不足之人誠亦有之必其識至愚氣至弱勉強不來至於中道而廢資質所限無可奈何今汝屢致知之繁賾僅得半而止畏力行之拘苦以小就自安是畫而已矣奈何自誣以爲力不足哉須將子之道三字掐緊則冉子之退託不爲作僞夫子之責備亦非苛求此力不足是眞有此學業無成之人冉子何可以之自比哉

子謂子夏曰章

注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　孔注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按皇本此作馬融注而北堂書鈔六十六引何邵公曰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三說如一皆漢人論語注之遺文也　周禮太宰儒以道得名揚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韓非子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　劉氏逢祿曰君子儒所謂賢者識其大者小人儒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識大者方能明道識小者易於矜名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荀子所謂子夏氏之賤儒也　趙氏佑曰此小人當以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語爲之注腳彼不失爲士之次此言儒一也子夏規模狹隘蓋未免過於拘謹故聖人進之以遠大

子游爲武城宰章

子游爲武城宰　注　武城魯下邑　此同包注　孫氏志祖曰顧亭林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

爲同一武城子羽傳亦曾子省文但曰武城以思攻之殊不然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云曾參魯南武城人澹臺滅明魯東武城人其爲兩地判然東武城亦單稱武城左傳論語孟子所言皆是在今費縣君曾子本邑之南武城自在今嘉祥縣於曲阜爲西南與費縣之在曲阜東北者不同故加南以別之亭林此條恐誤也　程氏大中曰或謂魯下邑者附郭之邑猶今言城下邑也

女得人焉爾乎　注疏本爾並作耳皇本乎下有哉字按焉耳乎三語助連用已屬不辭又增哉字更不成文孔注焉耳乎皆辭是無哉字確證也今張栻論語解呂祖謙論語說眞德秀四書集編趙順孫四書纂疏諸本皆作爾太平御覽職官居處二部亦引作爾故集注同之阮先生曰焉爾猶於此

也言女得人於此乎哉此者此武城也若書作耳則其義不可通矣　翟氏灝曰舊經文原爲耳字玉篇引此語注於耳字之下唐石經宋石經均書耳字後漢書章帝紀注亦引爲耳太平御覽引作爾者二而其人事部所述仍作耳大率唐以前皆依舊文至五季後乃兩本並行耳　張氏甄陶曰爲天下得人者君若相之事邑宰小吏耳夫子此問似乎迂闊講章以資益身心匡救政事表厲風俗爲言亦近之矣而尙未揣其本也古者鄉舉里選得人不得人在爲宰之好尙爲宰者取聞通弁龍以親暱爲賢則所舉不得人能虛心察訪力求方正不苟合之士則所舉皆得其人按周官閭師選士於二十五家（五家爲比）書其敬敏任恤者上之族族師選士於百家（四閭爲族）書其孝弟睦婣者上之黨黨正選士於五百家（五族爲黨）

書其德行道藝者上之州州長選士於二千五百家（五黨爲州）攷其德行道藝上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能以禮禮賓之上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伯例於）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爲鄉吏加此長族師）（黨正）子游武城宰正州長鄉大夫之任也故夫子以得人爲問興賢得實則作育人材轉移風俗俱在其中矣全章神理重在子游相士與衆不同至滅明之所以足見重於子游尙另有德行道藝之全當不沾沾在此兩事也

行不由徑　焦氏竑筆乘云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行者必遵之毋得斜行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修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也晚周此禁雖存人往往不守獨滅明不肯踰逸自便耳　周氏世樟五經類編云祭義之道而不徑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則不由徑亦守身之一節也

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趙氏佑曰飮酒於序射於州序自有公所以時而集成禮而退何必遂至宰室蓋邑大於鄉宰之下分理之人尙多滅明蓋亦有執事於武城得與宰習親左傳紀王犯嘗爲之宰子羽之父好焉則是世負民望爲宰所重宰必樂賜府待之而獨非公不至所以爲高也

孟之反不伐章

注孟之反魯大夫名側　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子反琴張相與友　四書或問云孟之反即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老氏儒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

注事在哀公十一年　邢疏哀十一年左傳說此事云齊師伐

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文不同者各據所聞而記之也

注孟之反者可以爲法矣　張氏甄陶曰魯國之法有鄰寇守封（氏帥）二子率師從君禦諸境（孟孫叔孫）清之役齊以息故或在季氏孟氏叔孫氏不肯出師冉求方爲季氏宰專力贊使季氏出師孟氏不得已亦退而蒐乘季氏出師門待有師（孟氏帥）五日而後至齊侯從右師右師奔左入齊師齊人背逝則樊遲請三刻踰溝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私屬用矛入齊師二人之功也微二子魯幾爲城下之盟矣夫子恐二子以有功自足故亟稱孟之反以進二子是亦一說也

不有祝鮀之佞章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　孔注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一本作及)難乎免於今世之害也邢疏同皇疏言人若不有祝鮀佞反宜有宋朝美若二者並無則難免今世之患難也集注似據皇說　按鄭康成箋詩予豈不知而作云而猶與也金氏履祥曰而當作與解古書兩事相兼每以而字中分之黃氏震讀論語日抄云朱子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且以無虐煢獨而畏高明與此句句法同故不從孔注也　毛氏奇齡曰施愚山嘗言是書有三疑而有畢竟不是不有兩作不有一疑也然謂一有一不有世人重佞而輕色則於夫子屢歎未見好德如好色之說自相矛盾二疑也且世有幾鮀朝無即不免則六合之外八荒之內有誰得免

者恐夫子無是說也三疑也先仲氏曰此傷言也言無希世之資而徒抱美質以游於人鮮有不爲世害者以佞比阿世美比善質直捷明白蓋美而善游人未有不思致害之者此與懷美質以希世用正同故曰難免　按蔡氏節曰美色尚不足以免禍惟口才乃可免亦與孔注合毛氏之說蓋隱據之

鄭氏汝諧曰此言專爲衛靈公發其事可攷也定之四年劉文公合諸侯欲以蔡先衛祝鮀說萇弘凡數百言卒長衛侯其維持衛國縱實有力焉靈公爲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聵聞野人之歌羞之將殺南子不克出奔然則靈公之無道不得祝鮀之佞才而有宋朝之美色安能自免於斯世也

誰能出不由戶章

誰能出不由戶　皇本戶下有者字

注　怪而歎之之辭　輔氏廣曰前章是傷而歎之之辭此章是怪而歎之之辭以類記之也

質勝文則野章

注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　包注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質少按集注釋野用包注釋史則加詳焉輔氏廣曰史如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先王盛時雖多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於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足者下一或字其義備矣

文質彬彬　注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　包注彬彬文質相半之貌集注亦加詳焉　說文引彬彬作份份玉篇份

字下引作文質份份彬字下又引作文質彬彬

人之生也直章

人之生也直　注生理本直　皇本無之字七經考文補遺云一本作人生之直韓李筆解云直當爲悳字之誤言人稟天地大德不可從邢疏以生爲言終不橫夭亦滯相也

罔之生也幸而免　四書或問云上生字爲始生之生下生字爲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蓋曰天之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生焉是其免特幸而已爾

知之者章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張氏甄陶曰知如是勉使向前非劃定界限也知之深自能好方知之

如好好之深自能樂方好之却不如樂淺深生熟之別也
字却不可看輕入門由此尚有不能知一層在先到知之已
有五分地位知之前有工夫必須窮理格物樂之後有進步
不外博文約禮俱不可不知

中人以上章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王注上謂
上智之人所知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邢疏言此中人若
才質稍優則可以語上若才質稍劣則不可以語上是可上
可下也　張氏甄陶曰司馬遷孔子世家言門徒三千身通
六藝者七十有七人是此七十七人皆中人以上也語氣側
重上字不可添出中人以下僅可以語下一層則畫蛇添足
矣

樊遲問知章

敬鬼神而遠之　禮記表記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
近人而忠焉周人尊禮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近人即
務民之義也
問仁曰　皇本曰上有子字
仁者先難而後獲　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孔子語樊遲曰治
身者先難後獲
注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翟氏灝曰樊遲凡三問仁兩旅
問知夫子答之絕不同夫子固因材施教而一人一問時或
有前後之殊材未必變易之速三答均可終身由之豈不應
見少而厭瀆也大約遲之進問猶有條辭而其辭有別夫子
乃各就其問辭答之纂語者重在夫子之答略其問辭但渾
括之曰問仁問知焉耳
注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朱
子文集云本欲只用呂說後見其後獲意未備故別下語又
惜其語非他說所及故存之於後

知者樂水章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注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又樂
喜好也　釋文云樂音岳又五孝反下同　包注知者樂運其
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
動而萬物生焉邢疏亦云樂謂愛好故集注用之　韓詩外
傳三云夫知者何以樂於水也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
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
清似致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
以生國家以寧萬物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

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
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嵸
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說
苑雜言篇所載略同漢儒讀論語舊訓也　翟氏灝曰此樂
字或言不應音岳恐釋文有訛然禮記樂不可極敬業樂羣
有所好樂俱一音岳則先儒自有此音訓惟下知者樂樂字
釋文亦五孝反微屬可疑
知者樂　注動而不括故樂　輔氏廣曰括結礙也　韓注知者
自役得其志故樂與集注異
仁者壽　注靜而有常故壽　包注性靜者多壽考按此
注相發明勝鄭注之衍樂字也張氏甄陶曰壽是

不可將名垂後世死而不朽語混入包注語簡而該

齊一變章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張氏甄陶曰此不是爲魯爭氣全是言齊可危魯昭公沒於外魯再世仍無恙而三桓之子孫微民心知義故也齊景公有馬千駟無名於諸侯身死之後國爲陳氏民不知義故也孟子言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未或不亡此之謂也

注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　閻氏若璩曰漢地理志論齊魯風俗曰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封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瀕洙泗之水其民涉渡幼者

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至斷斷如孔子遂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集注功利夸詐云云悉取於此

觚不觚章

觚不觚　注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　馬注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皇疏引王肅曰當時沈湎於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又引蔡謨曰酒之亂德自古所患故禮說三爵之制書著酒誥之篇易有濡首之戒詩列賓筵之刺皆所以防沈湎王氏之說是也　按酒器之說本馬注朱子語錄云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之說出漢志顏注云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以有稜角故謂之觚又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宣和博古圖觚之製有十六種皆商器形如今之花瓶上圓下方細腰大口窄而長身至足腰間皆四稜隱起謂之觚觚即稜也有二種爲上下俱圓之式此殆即周末之觚不觚乎若木簡之觚急就章謂之奇觚陸機文賦所謂操觚率爾者其字當從柧木簡爲柧竹簡則爲箛乃觚字所生非觚本字也酒器之觚本禮器而有今昔之殊故夫子歎之若學書牘或削木爲之或削竹爲之又何關輕重哉　毛氏奇齡曰觚不觚者戒酬也觚酒器可容二升古量酒以三升爲當五升爲過二升爲寡而制器者即因之故凡設器命名義各有取君子顧其名當思其義所謂名以實稱也今名雖爲觚而飲常不寡實則不副何以稱名故曰觚哉觚哉案禮器有爵散觶角諸酒器名而皆有取義故

韓嬰作詩說有云一升曰爵爵盡也二升曰觚觚少也飲當寡少也三升曰觶觶適也飲之體適適然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但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知節徒爲人謗訕也若觴亦五升所以爲餉觥亦五升所以明罰雖同是五升而觥觴異稱是禮器稱名其必以義起如此今滔滔之家飲常過多雖復持觚亦不寡少故夫子借觚以歎之

仁者雖告之曰章

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注劉聘君云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劉聘君名勉之字致中建安人　皇本仁下有者字也作與孔注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也按孔意有仁人墮井則皇本仁下有者字正與之合皇疏云或問仁人救

物一切無偏何不但云井中有人而必云有仁者耶若非仁人墮井則仁人所不救乎答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雖惻隱濟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按有人墮井常事也若必分別仁人惡人則義太迂僻故集注不從

君子博學於文章

君子博學於文　釋文云一本無君子二字鄭注云弗畔不違道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既言君子不嫌其違畔於道後顏淵篇此再見正本皆無君子字據釋文知此處古本亦無之有者衍文也　毛氏奇齡曰博約是兩事文禮是兩物然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不同何也彼之博約是以文禮博約回此之博約是以禮約文以約約博也博在文約文又在禮也於文於此文也約之卽約此文也之者此也以禮則謂用禮來約之以也者用也故後漢書范升傳引孔子曰博而約之弗叛矣夫又曰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以博而約作一句又以博而不約反一句知夫子語意原是如此

子見南子章

子見南子　注　孔子至衞南子請見孔子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蒲反乎衞主蘧伯玉家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按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注云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南子既以禮請夫子卽以禮見本無所嫌亦不必有所爲子路或惡過嚴故夫子矢之以解其惑耳

子路不說　趙氏翼曰子路不說非謂夫子不當見其小君蓋傷夫子不見用於世至不得已作此委曲遷就以冀萬一之遇不覺憤悒侘傺形於辭色殆與在陳慍見同意故夫子以否塞之天厭之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夏南蓋卽南子之誤所謂憤恚忼愾亦只侘傺無聊之意非以見淫人而不悅也示兒編以南子爲南蒯毋論理門記事必不稱蒯爲子且以傳考之昭公十二年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於情事皆不可通矣　按以南子爲南蒯始於孫奕之示兒編而何孟春餘冬序錄陳絳金罍子顧起元說略皆宗其說近人魏晉之椒園文鈔更暢言之以本書之崔子及孟子楊子墨子證南蒯亦可稱子而以家語年歲爲不足據其說甚辨姑存之

夫子矢之曰　注　矢誓也　矢誓也爾雅釋言文四書或問云矢言誓相近盤庚所謂矢言亦憤激之言而近於誓者也按孔注亦訓誓而云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咒誓義可疑焉故邢疏復引蔡謨云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道也然稟陶陳謨卽重華而陳詞皆上告下之詞見南子何事與弟子語何等乃用此告體且頗記者之鄭重乎故集注不取之

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注　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朱子語錄云若作誓說何師生不相信如此只爲下二句有似古人誓言如左氏言所不與舅氏之說故有誓說集閻氏若璩曰朱子以所爲誓辭集注及語錄所引外傳有文十三年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宣十七年所不此報無能涉

河襄十八年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襄二十三年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襄二十五年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昭三十一年巳所不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定三年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定六年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哀十四年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又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皆有所字足見其確但何以用所字未解曰所指物之辭余欲易此注曰所指物之辭凡誓辭皆有

注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　釋文云否鄭元繆播方有反不也王弼李充備鄙反按孔注否作不史記亦作不孔云我見南子所不爲求行治道者願天厭棄我此一義也鄭氏汝諧亦作不解云靈公南子相與爲無道而天未厭

絕之予其敢厭絕之乎予之所不可者與天同心也此又一義也邢疏從備鄙音引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韓李筆解亦云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厭言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至論衡問孔篇直作予所鄙者言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語尤粗率不近事理惟欒肇說稍可然於子路不說意不能對針故集注皆不取之

中庸之爲德也章

其至矣乎　注至極也　張氏甄陶曰子思之所引伸夫子此意之言但彼是自著一書闡明道術意在過不及賢愚習俗之偏此則夫子衝口而出專重世教衰民不興行言凡人日用常行之事如孝弟忠信之類行得恰好謂之中庸之德至守只言其至當不易若說到至高至精無以復加則民鮮能之固其宜也又何用慨歎哉

民鮮久矣　注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　何解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集注同之　孫氏弈曰民鮮久矣言中庸之德非極至難能之事斯民之所日用常行者也然行之者能暫而不能久故曰民鮮久矣舊注以久矣連讀訓爲非適今不如此之有味也

如有博施於民章

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　皇本有作能衆下有也字孔注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

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注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乎極之名也　朱子語錄云仁以道理言聖以地位言自是

不同如博施濟衆爲仁而利物愛人小小亦謂之仁仁是直看直上直下只一个道理聖人便橫看有衆人有賢人有聖人便有節次　白虎通聖人篇引論語曰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則以聖乎堯舜爲句恐非　鄭氏汝諧曰博施濟衆乃仁之功用非仁之本體以功用爲仁是事於仁也若事於仁雖堯舜亦以爲病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堯舜能以親親者施之民以仁民者施之物乎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六終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七

閩長樂梁章鉅撰

述而第七凡三十七章　釋文作三十九章陳氏鱣曰注疏本作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後人改也子曰善人陸分章今合之故少一章

述而不作章

竊比於我老彭 注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　大戴禮虞戴德篇云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此最足明夫子竊比之意故集注據之　包注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邢疏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但述修先王之道而不自製作篤信而好古事此皆集注所本　邢疏引王弼云老

是老聃彭是彭祖此本釋文所引鄭注然老聃之生實在彭祖之後不應反居其上故朱子定從包注至邢疏云老彭即老子者此本世本及史記世本言姓錢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史記謂周守藏室之史也又言老子為柱下史老彭老子非一人而何且諸經傳無彭祖述古之文而夫子答曾子問一則曰吾聞諸老聃再則曰吾聞諸老聃則論語竊比之老彭即禮記問禮之老聃也吳氏昌宗曰老彭老聃初非二人而應世之迹忽然殊異在堯時為顓頊之元孫歷虞夏至商末而往流沙年八百而壽未終史所謂受封彭城商末世而滅者是也既而復出於周世為柱下史見周之衰復出關往流沙史云百有六十歲或二百歲者是也吾夫子於述古則曰老彭於問禮則曰老聃一人而兩稱之蓋或之五見者也　楊氏時曰老子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亦言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說而傳之楊氏慎曰五千言者容成所說老子為關尹談則亦述而不作者也　孫氏奕曰大有卦匪其彭陸音步郎反子夏作旁老彭當讀匪其彭之彭音旁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蓋謙辭也此則強生異端穿鑿無理矣

默而識之章

默而識之 注識記也默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　四書或問云或問默識二義曰不言而得其理者不待問辨而無疑也不言而存諸心者拳拳服膺而弗失也二義皆通蓋皆聖人之所不居也　毛氏奇齡曰此即強記之學學記所謂以記問為學者特今之為學者

多務口耳一如記之所謂呻其佔畢多其訊言者因之以沈潛記識為難得之事故曰何有

何有於我哉 注言何者能有於我也　鄭注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皇疏言人無此諸行故天下貴於我耳若世人皆有此三行則何復貴有於我哉　翁覃溪先生曰上論中兩何有於我蓋因時人推尊夫子以為道德高深不可窺測故夫子自言我之為人不過如是有何道德於我哉朱子謂何者能有於我乃用劉原父說其義亦可通惟夫子以不厭不倦自居與門弟子言之屢矣至是又忽辭而不居且喪事不敢不勉乃承當之辭亦非可遜謝也殊不可解耳　按朱子語錄云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承之後來記者却失上面一節只做聖人自話記耳

德之不修章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皇本每句下並有也字　七經考文補遺云一本作聞義不能從按汪中曰講字古音媾見唐韻此章脩講一韻徙改一韻也

注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　輔氏廣曰能如是則一日有一日之功故以爲日新之要

子之燕居章

子之燕居　釋文燕居鄭本作宴按後漢書仇覽傳注亦引作宴宴正字燕假借字也

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注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

馬注申申夭夭和舒之貌皇疏申申心和夭夭貌舒集注

獨主容色言之胡氏泳曰申申有展布之意夭夭有和悅之意惟一身可以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色可以言愉悅故知以色言　申或作伸夭或作妖張揖廣雅妖妖申申容也漢書敘傳夭夭伸伸顏注論語稱孔子燕居伸伸如也夭夭如也　洪氏頤煊曰申古字作伸儀禮士相見禮君子欠伸鄭注志倦則欠體倦則伸說文夭屈也言燕居之時其容體可以屈伸如意

甚矣吾衰也章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釋文云或無復字非皇本公下有也字　朱子語錄云據文勢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　呂氏春秋博志篇云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高注引論語曰吾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據此則以甚矣吾衰也久矣爲一句　翟氏灝曰劉越石重贈盧諶詩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張子正蒙亦引論語吾衰也久矣楊遁山作資聖院記亦云甚矣夫吾衰久矣至李絳論朋黨李善注西都賦陳襄與孫逝使書皆引吾不復夢見周公則皆無久矣二字蓋舊人讀多以久矣二字連上爲句自朱子始以二字改屬下讀蓋本於致堂胡氏也

志於道章

志於道　魏書崔光傳引志上有士字

依於仁游於藝　禮記少儀士依於德游於藝

注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　邢疏此章孔子言己志慕據杖依倚游習者道德仁藝也與集注異然聖人誨人無非本

身以立教則朱子之說與邢氏未嘗不可通矣

自行束脩以上章

自行束脩以上注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　孔注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皇疏束脩十束脯也最是贄之至輕者邢疏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十脡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爲禮然此是禮之薄者其厚者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此皆集注所用　毛氏奇齡曰束脩是贄見薄物其見於經傳者甚衆皆泛以大夫士出境聘問之禮爲言若孔叢子言子思居貧或致樽酒束脩此雖是餽然餽遺之傳至北史儒林傳馮偉門徒束脩一毫[illegible]直

指教學事矣又隋書劉炫傳學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然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則古與論語未嘗無誨作相反語又唐六典國子生初入學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爲束脩之禮則分束帛與脩爲二然亦思教學贄物近儒以後漢史書多有束脩字作約束脩飾解如鹽鐵論褒賢曰臣結髮束脩游漢書鄭均傳束脩安貧三國魏志桓範薦管寧束脩其躬類遂謂束脩不足物應引束脩詞以爲辨夫天下詞字相同者多有龍星不必是龍王良又不必是星必欲強同之謬矣試論本文有行字又有以上字若束脩其躬何必又行躬自束脩又何能贄之而上乎

吾未嘗無誨焉　釋文魯讀誨爲悔今從古　按鄭注以自行束脩以上爲十五以上故讀從悔後漢書伏湛傳云自行束

脩說無瑕玷章懷注亦云謂年十五以上即據鄭注鄭意謂從能束脩以來內省當若不足也今既定依古文作誨則自當以十脡脯爲正解耳

不憤不啟章

舉一隅　皇本隅下有而示之三字翟氏灝曰文選西京賦注引有此三字又晁公武蜀石經攷異云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　洪氏頤煊曰集解鄭注說則舉一隅以語之似鄭本亦有而示之三字

則不復也　皇本作則吾不復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禮記檀弓記此文無子字有字馮氏椅論語解云檀弓記此蓋古禮經[illegible]所記爲儀多合禮經當時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爲記之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皇本是日下有也字按曲禮哭日不歌若是日下有也字則哭字當連下讀與曲禮正合　邢疏作弔用於人是日不樂注引此文是也毛氏奇齡曰檀弓不樂樂字即作樂之樂與歌字同不音洛

子謂顏淵章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後漢書蔡邕傳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注云論語孔子曰用則行舍則藏翟氏灝曰史云本與經合注者引經反略去兩字此等處不解前人之意或者所據他論別歟

惟我與爾有是夫　注疏本惟皆刪作唯

子行三軍則誰與　釋文與如字皇本音餘翟氏灝曰集解孔

氏曰爲當唯與己俱此讀與如字也皇氏義疏曰子路意必當與己已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之是亦以與字解義爲俱別附許君一說則解與爲許均未嘗讀作餘音陸氏謂皇音餘豈皇氏又有別著異讀耶

暴虎馮河　皇本馮作憑釋文亦云馮字亦作憑阮先生曰說文作淜馮假借字憑俗字

富而可求也章

富而可求也　鄭注富貴不可求而得之恐富下當有貴字故史記直引作富貴如可求

雖執鞭之士　注執鞭賤者之事　鄭注雖執鞭之賤職皇疏周禮有條狼氏職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邢疏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鞭

賤職也此卽集注所本輔氏廣曰太史公謂假令晏子尙在願爲之執鞭者本此也

如不可求　皇本求下有者字

子之所愼章

齊注齊側皆反　注疏本齊作齋釋文齊本或作齋同則是定本仍作齊故集注同之

子在齊聞韶章

子在齊聞韶　邢疏韶是舜樂而齊得作之者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注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　皇本韶下有樂字史記孔子世家與齊太史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　程子遺書云聖

人不凝滯於物安有韶樂雖美直至三月不知肉味者乎三月字誤當是音字誤分爲二也按徐博聞見後錄據韓筆解三月字作音　四書或問云以史記攷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旣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誤矣又朱子語錄云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三月當點句蓋是學韶樂三月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　白氏珽湛淵靜語云此章諸家說不一不若以子在齊爲一句聞韶三月爲一句不知肉味爲一句義自明白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王注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釋文爲本或爲嬀按王注似卽因爲嬀樂宜在陳而不圖至齊緣仲覺論語集解鄭汝諧論語意原皆據此謂舜後爲陳自敬仲奔齊久專齊政以揖遜之樂而作於潛竊之國故聞而憂感之深至於三月不知肉味孫氏示兒編意亦略同然史記明云學之三月邢疏亦云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故集注據之　李氏光地曰爲樂未是指韶斯字乃指韶蓋曰爲樂者多矣不意至於斯之盡善又盡美似較得神吻不是夫子平日全然不知舜樂而至此駭歎之深也

夫子爲衞君乎章

夫子爲衞君乎注爲猶助也　鄭注爲猶助也集注用之

吾將問之　釋文一本無將字

曰古之賢人也　皇本曰上有子字鄭注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或疑公羊傳哀三年何注引此節疏曰孔子曰古之賢仁也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孔氏廣森曰唐時本有作古之賢仁者似誤會鄭注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句意而妄改之不知鄭是

統古之賢人也與求仁而得仁兩句言之耳

又何怨　皇本怨下有乎字按左傳哀三年正義引史記伯夷傳索隱引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並有乎字

夫子不爲也注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朱子語錄云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遜國此是則彼非可知　毛氏奇齡曰若子爲衞君則從來注論語者亦茫然不解公羊謂衞人拒蒯不以家事廢國事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此一說也若據春秋時衞君未嘗有拒父之事當時晉師伐衞不過借衞世子之人乘喪嫁兵此實衞國存亡之幾故國人拒晉不是衞君拒父也晉自踐號後相繼肆患不惟與楚爭宋鄭陳二國卽齊魯與衞本與國也而亦以屬國視之定朝貢誠賦役朝夕徵索惟晉所自之而齊衞不平故前此齊稍抗命謂累

戰不勝至是齊景衞靈求平於魯陰結之拒晉適夫子爲魯司寇竟許之平而會于夾谷此定十三年齊景衞靈同以有伐晉之舉也但是時晉既未創而趙鞅以遷衞民之故致衞氏范氏入朝歌以叛而鞅復圍之於是魯定齊景衞靈共救朝歌不謂晉復敗荀氏于涵齊衞再救而魯定先卒及哀公新立齊衞猶伐晉取晉棘蒲而不謂衞靈又卒趙鞅乃用陽虎計借以納世子爲名趁衞靈未葬因喪來伐是先君敵讎乘危襲國倉卒投鼠豈容忌器此時雖欲不拒之不得矣是以夫子春秋特書晉趙鞅帥師納世子蒯聵于戚以爲伐衞者晉趙鞅非蒯聵也又書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以爲拒晉者齊與衞二國之師非衞君也所終患者正在衞拒晉而衞君不非父以致晉師去而蒯聵得留遂有哀十四年世

子復國事耳乃當時晉衞相抗不幸而新君與乎其間旁觀者祗爲拒父而夫子適衞不以爲非遂疑夫子亦以許之矣不知圍戚而拒晉夫子所許若拒父則豈所許乎　張氏甄陶曰此章惟古注疏得其實解而意不明暢特申明之按何晏集解據鄭康成說云爲助也衞靈公逐世子蒯聵公薨立孫輒晉趙鞅納蒯聵於戚衞石曼姑帥師圍戚故問其意助輒否乎又據孔安國云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耶以讓爲仁豈有怨乎合孔鄭二家得其要領矣蓋晉定公時世卿擅國厚責賄於衞衞靈叛之從齊景公伐晉晉趙鞅怒晉遂伐衞與盟於鄟澤使成何涉佗辱衞君捘手及腕衞遂與晉絕後趙鞅殺涉佗以謝過衞不顧也魯哀二年四月丙子衞靈薨六月乙酉趙鞅納蒯聵入於戚相拒止六十日矣蒯

聵爲質將滅衞以報夙憤也此時公子郢當立此人賢且智逆覩此事決不肯立此時則衞不得不立輒矣立輒則蒯聵知衞之國卽其國不肯爲趙鞅所愚既入戚卽居戚不復入於衞矣此時衞人皆以立輒可以安蒯聵而拒趙鞅爲得策輒亦得以柴立中央俾南子蒯聵不互相戕害以爲詬病於諸侯故國人多爲之春秋之時晉惠居秦子圉在國鄭成居晉子髡頑在國邾子居吳子革在國往往有之蒯聵居戚衞輒在國卽其事非其子拒父也是年八月趙鞅移圍戚之師與鄭人戰於鐵獲勝而歸矣齊景公挾其爭霸舊憾使齊國夏與衞大夫石曼姑圍戚其意欲逐蒯聵以取勝於趙鞅陷蒯聵父子於不義者皆此人也是爲魯哀公之三年春此時子貢冉有正在衞迨秋則季桓子卒季康子召冉有歸魯矣

二子之間正在石曼姑圍戚時故曰古注得其實也夫以齊之強率二國之師圍戚不能有加於蒯聵得安然居戚者十餘年自是輒爲戚黨侮齊景所以廢然而返不再興兵此時蒯聵與輒本無嫌隙但所處各非其地名不正耳以恒情論之相忍可以爲國者以伯夷叔齊之賢處之則固有道矣乃貪國而懼禍徘徊於騎虎不得中下之勢違心害理律以不仁何所逃罪耶惟必罪其據國拒父則事蹟不符南子未死蒯聵本不敢歸觀其魯哀十六年反國告於天王猶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是則蒯聵猶以南子爲母有所顧忌既不敢殺南子彼弒母之名則居戚不入衞乃其隱情至魯哀十六年距衞靈公之死已十七年南子必老且死矣所以逼孔姬入國輒亦逃竄而奔魯乃不數日蒯聵仍召輒爲太子是

輒於蒯聵並無有西內拒還南城禁錮之事父子如初謂無慚色可知保國立輒之舉以理以勢不得不然公羊傳云父可有子子不得有父穀梁傳云得以王父命辭父命老儒嘗昧附會之詞儁不疑爲京兆尹收捕僞衛太子恐衆心不同乃云蒯聵出奔衛輒不納春秋是之春秋何嘗有此一筆權詞以安衆耳後儒不察事蹟本末以子路食其祿爲不知義夫子路果不知義夫子何不救之乃立視其陷於不義而且哭之慟哉

注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此語見荀子子道篇

飯疏食章

飯疏食 注 食音嗣麤飯也　皇本疏作蔬釋文疏本或作蔬食如字一音嗣阮先生曰說文無蔬字新附始有之蔬乃疏之

俗字　孔注疏食菜食邢疏同按周禮聚斂疏材釋文菜也詩彼疏斯稗箋疏麤也謂糲米也禮主人辭以疏亦謂麤米是疏字兼有麤菜二義不必作蔬字然凡言疏食似應就米說鄉黨與孟子萬章皆云雖疏食菜羹疏與菜對舉豈得又言菜食乎故集注定以爲麤飯也

曲肱而枕之 注 枕去聲　閻氏若璩曰予幼讀黃淳耀文輒笑其不識字或以爲過予曰凡字有體有用如枕字上聲體也實也去聲用也虛也此字集注明云去聲奈何通篇俱作臥而爲首之物解或曰題雖去聲之枕而文以上聲之枕伴講亦自無礙予曰只緣承題云至曲肱以爲之枕破題云稱此而爲枕則枕必以曲肱矣知其通篇俱錯認此字耳

加我數年章

加我數年 注 加作假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云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風俗通義窮通卷引亦作假

五十以學易 注 五十作卒 又 是時孔子年幾七十矣五十之誤無疑也　何解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皇疏孔子爾時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數年邢疏亦略同　按集注所言他論本加作假五十作卒乃劉安世語而聞自劉勉之者按史記但作假假作借解與加義本通然其下文實未嘗有卒以學易何也卒以學易四字本不辭故邢疏仍從五十解之　毛氏奇齡曰或謂五十字可疑者三謂夫子贊易據史當在六十以後非五十或謂五十非桑榆之歲何必曰加我曰借我或謂學易無時候不當指定五十按前兩說實是可疑故集注

不從後一說則邢疏之言甚平易似不必改卒字也　朱子語錄云此夫子年已七十欲贊易故作此語或疑少年不學易到老方學易乎曰作彖象文言以爲十翼不是方讀易也據此則毛氏稽求篇所辨可掃而空之矣　釋文魯讀易爲亦今从古然則魯論以五十以學爲句亦可以無大過矣爲句矣惠氏棟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五十以學斯爲晚矣然秉燭之明尚可寡過此聖人之謙辭也按夫子明言十五志學五十知天命如此說則聖言前後不相照應矣　田氏藝衡留青日札云易乾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讀五十究作十翼此言五十即乾鑿度之五十也　孫淮海近語云非五十之年學易是以五十之理數學易也大衍之數五十河圖中之所虛也惟五與十參天兩地而倚數衍之成

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參伍錯綜而易之理數盡於是矣　毛氏奇齡曰古者四十強仕五十服官政至六十則不親學夫子三十五仰游仕齊魯間五十而爲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際猶思學易蓋將假此入官之年爲窮經之年惟恐過此之不親學也此皆歧說不可從

子所雅言章

子所雅言注雅常也又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　孔注雅言正言也鄭注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不可有所諱　翟氏灝曰按程子經說世俗之言失其正者多矣如吳楚失於輕趙魏失於重既通於衆君子正其甚者不能盡違也說雅字尤詳明確當古經典如小雅大雅爾雅俱訓正史記注別訓素因素轉常則始於集注　劉氏台拱曰雅言正言也鄭注謂正言其音者得之但以爲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之義則非是執猶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是也夫子生長于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末學之流失昔者周公著爾雅一篇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晏漢書注亦云爾近也雅正也後人解近正之云或以近而取正或以爲近于正道皆非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爲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宜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

俗不能強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詩之有風雅也亦言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先邶鄘衛者殷之舊都也次王者東都也其餘或先封而次在後或後封而次在前或國小而有詩或國大而無詩大抵皆以聲音之遠近離合爲之甄敘矣

執禮　陸氏深傳疑錄云執本埶字埶藝古字通執禮之文無再見古稱六經爲六藝此之雅言或是詩書禮樂蓋樂亦一藝也　翟氏灝曰文王世子執禮者詔之此執禮文之再見者也周禮太史大祭祀戒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此執禮事之詳著於經者也古者學禮行禮皆有詔贊者爲之宣導使無失錯若今之贊禮官其書若今之儀注於此而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故子必雅言也　汪氏中曰詩書執禮樂正教之學人習之故雅言易象春秋則微言也孔子贊之修之而後商瞿左邱明傳之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葉公注僭稱公也邢疏楚子僭稱王故縣尹皆僭稱公也

子路不對注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按此是兩說邢疏云子路未知所以對此集注後說也　李氏惇羣經識小云葉公是楚國第一流人物賢智素著觀其定白公之亂已得大凡此問孔子於子路斷不可唐突葉公爲門外漢也集注後一說最是觀夫子之言自異　黃氏甑陶曰葉公問孔子問

中自有言語此人楚之良臣必知敬孔子但聖道高妙子路
特難措詞耳亦集注後一說意也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皇本爾上有也字恐是衍文
注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　趙氏順孫曰憤與樂相
反如陰陽寒暑然聖人憤至忘食樂至忘憂是兩邊各盡其
極如寒到寒之極處暑到暑之極處故曰全體至極兩者循
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
他嗜好故曰純亦不已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皇本敏上有而字
注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
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

驗其實也　鄭注言此者勉勸人於學也皇疏引王藻云此蓋
自同常教以身率物者也輔氏廣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言
好學者諸家多以爲勉人之詞故尹氏辨之

子不語章

子不語怪力亂神　皇疏發端曰言答述曰語此云不語謂不
通答耳非云不言也　按劉氏七經小傳云語讀如吾語女
之語人有挾怪力亂神來問者皆不語之按釋文語無音故
集注亦置之　四書或問云或疑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
悖亂於易論鬼神今曰不語何也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
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於神亦但論其
理非徒語以惑人也　皇疏又引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
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
言也是以怪力爲一事亂神爲一事其說頗鑿

三人行章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皇本三上有我字我作得釋文我三人
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本或作必有按此是舊本作我三
人行必得我師焉按何解邢疏亦均云我三人行唐石經及
穀梁傳二十七年范注引亦俱有我字　皇疏三人之行猶
或有師況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或問何不二人必云三
人答曰二人則彼此自好各言我是若有三人則恒一人見
二人之是非也
注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
我師也　陳氏天祥曰師者人之尊稱果言善惡皆我師則天
下之人皆爲師矣何必專指三人亦不須更言必有也三人

取其數少而言必有二字於三人中又有所擇言只三人行
其間亦必有可爲師法者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
之非謂擇其一人全善者而從之一人全惡者而改之也

天生德於予章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適宋與
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
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邢疏引
之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　皇本隱下有子字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皇本行上有所字
是丘也　包注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也補出心

字此集注所未及

子以四教章

注忠信本也　朱子語錄云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於行然旣行矣又恐行之未有誠實故又敎之以忠信所以程子言以忠信爲本蓋非忠信則所行不成耳　劉氏敞公是弟子記云文所謂文學也行所謂德行也政事主忠言語主信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何解疾世無明君邢疏以聖人爲堯舜禹湯君子爲行善無怠之君有恆爲有常德之君然疾時之無道而專斥君似非聖人口吻故皇疏不主其說而集注不從也

子釣而不綱章

注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　孔注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此頗難解故集注以簡語釋之　皇疏引繆協云將令物生有路人殺有節所以易其生而難其殺也又載一說云宿宿鳥者或云不取老宿之鳥也宿鳥能生伏故不取也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注不知其理而妄作也　包注時人有穿鑿妄爲篇籍者故云然按桑柔詩予豈不知而作蓋古有此成語也故集注只渾說　輔氏廣曰作爲也一事必有一理爲其事而不循其理則是妄作也

注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　陳氏天祥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誠謙辭謙其美而不居也妄作非美事孔子自言我無是正是鄙其妄作何謙之有此注蓋亦謙辭四字應刪

注雖未能實知其理　張氏甄陶曰實字當是蓋字之誤則見正是實知若云此不是實知此外另有實知是夫子亦以半明半昧冥冥決事也上古聖人無書可讀無人可問自然是憑虛起悟然未始不由見聞而入見奎文而作字因河圖以起數觀轉蓬以爲車聽鳳鳴而諧律皆由聞見入也夫子天縱之聖豈不是生知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明明是擇善而從可曰此未能實知其理乎必是蓋字之誤若曰雖不能如上聖之智周萬物由擇識而求之亦所差不遠矣

互鄉難與言章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注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鄭注互鄉鄉名其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按邢疏引琳公云此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梁玉繩曰此解似勝鄭注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有一鄉之人皆難與言者　翟氏灝曰詳解謂互鄉爲不善人之稱如鄉原之類進退不分曰互鄉與向同此則鑿矣　陳氏士元論語類考云寰宇記載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一統志謂互鄉在河南陳州商水縣二說不同沛在春秋時爲宋地商水乃陳地夫子嘗過陳宋未知孰是　閻氏若璩曰互鄉所在者甚多獨王伯厚引王無咎云亳州鹿邑縣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童子見孔子即其處前代因立互鄉城其城猶存然鹿邑名縣始隋開

皇十八年徧檢新舊唐書杜氏通典附地理志未見有析置
互鄉縣事伯厚語恐未足憑也

注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又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　張氏栻論語解云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不問其退而不善若於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拒之則何甚也又反復言之謂凡人潔己以進則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也林氏希元四書存疑云依南軒說之則非錯簡矣

仁遠乎哉章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張氏甄陶曰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即家性即家中之寶也故曰仁者心之德家中之物取之即得何遠之有我欲克己而復禮此一刻之非禮勿視即是

仁我欲主敬而行恕此一事之莊涖恕施即是仁欲仁最易全仁最難猶家中有此寶物主人翁卻不能時時與之相守舍之而起仁又不見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陳司敗　注　陳國名司敗官名　孔注司敗官名陳大夫邢疏文十一年左傳云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杜注云陳楚名司寇為司敗也言歸死於司敗知司敗主刑之官司寇是也此皆集注所用　釋文引鄭注云司敗人名齊大夫惠氏棟曰古陳田字通故以為齊大夫

孔子曰知禮　皇本曰上有對字

揖巫馬期而進之　注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　皇本之作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期作旗惠氏棟曰說文施旗貌齊欒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古人名字相配故白虎通云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古旌旗字無作期者當从史記作旗

謂之吳孟子　注　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陳氏壽祺曰春秋哀十二年孟子卒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禮記坊記曰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此謂不修春秋也據坊記則魯春秋舊記當有夫人至自吳之文聖人修之深沒其文直於薨也書孟子卒而已　輔氏廣曰婦人稱姓魯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　張氏甄陶曰魯昭公娶吳之事不見於春秋或襄公在時已結婚或即位後懼季氏之強遠娶於吳以求緊援皆不可知至魯哀公十二年春秋書孟子卒左傳言昭公娶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

言葬小君陳是時已滅於楚雖復封之夷於九縣所謂陳蔡不羹也安能自通上國為楚所使特時值是事故意揉昭公之短以諂季氏無行之尤者也臣不可貶君自無答不知禮之理然使不答即墜其局矣亟答之曰知禮挫其氣也陳司敗知夫子見其肺肝不敢措詞揖巫馬期以洩其忿使夫子別致一詞以自表其失言又墮其局矣惟欣然曰丘也幸則司敗之技窮使知君臣大倫根於天性昭公失國一再傳矣孔子猶樂為之任過則季氏恐鷹鸇之逐鳥雀不敢動於惡矣

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皇疏昭公不知禮而我答云知禮若使司敗無譏則千載之後永信我言亂禮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為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為幸

也繆協云諱則非諱斯誠然矣若受以爲過則所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也爲司敗之問則詭言以爲諱今將明其義故爲之言爲合禮也苟曰合禮則不爲黨矣若不受過則何禮之有乎按此疏反復發明似是推見至隱其實當時聖人銜口而出時措咸宜未必有此想頭此疏不免詞費不如集注之落落大方矣

子與人歌章

子與人歌而善　善字集注未及皇疏此孔子重於正音彼人歌善合於雅頌者故必使重歌也足補集注之闕　張氏甄陶曰歌者直已而陳德古人興於詩成於樂皆以歌爲關鍵樂記終於子貢問樂一章專論歌字師乙陳宜歌之詩五頌大雅小雅風商齊也歌之音節七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

如槀木倨中矩勾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是也調性情味義蘊咸於是乎取之故求之詳如此

文莫吾猶人也章

文莫吾猶人也　注莫疑辭　朱子語錄云猶今人言莫是如此否　何解莫無也文無猶俗言文不也言凡文皆不勝於人邢疏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但猶如常人也　毛氏奇齡曰晉書欒肇作論語駁有云燕齊之間謂勉強曰文莫則明明有文莫二字成語又陳騤雜識云方言侔莫強也凡勞而相勉若所云努力者楊曰侔莫文莫吾猶人猶言吾亦努力但勉強無當以視躬行之君子則遠矣　劉氏台拱曰說文心部有忞慔二字連文忞𢥞也慔勉也文莫即忞慔之省借字廣雅亦云文勉也黽勉密勿蠠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　阮先生曰方言之侔莫即論語之文莫文莫二字爲句與聽訟吾猶人也聽訟二字爲句同

若聖與仁章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注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　翟氏灝曰四書辨疑謂章首疑有闕文晁氏謂當時有稱夫子爲聖仁者其說良是　毛氏奇齡曰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爲言聖仁者明德而新民成已而成物者也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聖正以是也然則學不厭教不倦亦學爲聖仁教爲聖仁以仁心及物而進於聖而已　纂疏

晁氏名說之清豐人按宋史列傳字以道濟州鉅野人晁補之之從弟也

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　注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　此集注補注疏之不及處邢疏但云爲猶學也學先王之道便空而無着朱子語錄云原不曾說是仁聖但爲之畢竟是箇甚麼誨人畢竟是以何物事誨人這便知得爲之是爲仁聖之道誨人是以仁聖之道誨人

正惟弟子不能學也　釋文鄭讀正爲誠今從古

子疾病章

子疾病　釋文云子疾一本云子疾病是定本無病字也　翟氏灝曰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

子路請禱　翟氏灝曰太平御覽引莊子孔子病子貢出卜孔

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按此條爲今本莊子所無蓋卽論語事而易子路爲子貢易禱爲卜耳

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周禮小宗伯禱祠于上下神示鄭注引論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又大祝作六辭其六曰誄鄭注謂積誄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賈疏云生人有疾亦累列其德行而爲辭故引論語文以相續　說文讄禱也論語云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或不省作𧦝金氏履祥曰古本論語元作讄說文所引是也其作誄者則哀死而述行以謚之之辭同是力軌反而義不同按說文玉篇廣韻等書誄讄皆各爲訓至毛晃增修韻略始言讄與誄同蓋卽據周禮鄭注也

某之禱久矣　皇本禱下又有之字

奢則不孫章

奢則不孫　皇本孫作遜下同按漢書董仲舒傳後漢書馬融傳又王暢傳注說苑權謀篇顏氏家訓治家篇太平御覽人事部皆引此作遜而憲問篇危行言孫幼而不孫弟衞靈公篇孫以出之陽貨篇惡不孫以爲勇近之則不孫皇本亦皆作遜

與其不孫也寧固　陸氏隴其曰固則無儀文不孫則無名分天下可無儀文不可無名分故與其不孫也寧固

君子坦蕩蕩章

君子坦蕩蕩　釋文魯讀蕩爲湯今從古

注坦平也蕩蕩寬廣貌　鄭注坦蕩蕩寬廣貌集注以平訓坦足補鄭注所不及輔氏廣曰惟平故寬廣也　陳氏啟源曰蕩蕩當作潒潒說文平坦義當作惕狂放義當作愫廣大義當作潒蕩本水名與此之義俱無涉今惕愫潒三字俱不同以一蕩字總其義此俗之譌也

子溫而厲章

子溫而厲　釋文子溫而厲一本作子曰厲作列皇本作君子案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爲是阮先生曰今皇本仍與今本同不作君子疑有脫誤觀後子張篇君子有三變章義疏云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則皇本此處當脫一君字矣

威而不猛　皇本無而字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七終

論語集註旁證卷之八

閩長樂梁章鉅撰

泰伯第八凡二十一章　皇疏云物情見孔子栖遑常謂實緊心處今泰伯賢人尚能讓國以證孔子大聖雖位非九五豈以粃糠累眞故泰伯次前也

泰伯章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朱子文集云至德有兩處一爲文王而發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爲泰伯而發對太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

三以天下讓注三讓謂固遜也　邢疏引鄭注云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太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沒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張氏存中曰吳越春秋云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　羅氏泌曰方太王時以與王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泰伯啓之也故曰三讓　顧氏炎武曰泰伯之時周日盛大乃託之採藥往而不返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當其時以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彝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　閻氏若璩曰金仁山前編云儀禮三遜謂之終遜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讓也此可證集註固遜之說　黃氏培芳嶺海樓經義云後儒說此章有讓周讓商之分迄無定論余謂讓商爲是成湯五傳至雍已商道衰諸侯不朝至仲丁廢正傳弟外壬其後子弟爭立亂延九世迄於小辛小乙終以不競是時周已遷岐日以強盛小乙傳武丁雖稱中興而五傳至武乙則又荒淫無道武乙再傳帝乙於是命季歷爲侯伯以泰伯之德孑身逃吳尚能啓有吳國況藉周家盛業豈不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故斷爲讓商無疑也其以爲讓周者則有三不安周止一國正文天下二字無着若預定後日有天下恐失聖人立言之體一未安也舍長立少隱成父之邪志可謂至德乎二未安也古者兄弟讓國如夷齊者夫子尚不稱爲至德何以獨稱泰伯三未安也且夫子所稱至德者止有二人其一稱文王則爲其以服事殷其一即泰伯其爲讓商益明矣或謂商之大衰在武乙之世太王時尚承武丁之後如何遽有翦商之心按金仁山云太王遷岐年尚少而年壽甚高故曰古公然則太王雖承武丁之後其欲傳位時在衰疾耄年則已及武乙之世也

民無得而稱焉　釋文云得本亦作德按風俗通義過譽卷引作得而後漢書丁鴻傳論引孔子此語作德章懷註引鄭註亦作德　張氏甄陶曰此章有實事前儒都未許考讓商讓周皆非正解今詳辨之傳國之法殷道兄弟一生而一及出左傳一生者太子嗣位身後再立同母弟謂所同生也一及者此太子母弟承位之後則傳此母弟自己之子不復傳弟謂世及也泰伯嗣位後次宜及仲雍仲雍之後即仲雍之子

周章宜立者也太王遷岐在武丁之五十八祀次年武丁崩帝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即書無逸所謂享國三十有三年者彼時文王尚未生祖甲之二十八祀文王始生其時泰伯無子周章之生先後不可知太王於播遷之後得一聖孫自慶先業寖昌人情之常非即萌廢立之念泰伯承父之志欲讓儲貳於季歷以及文王太王不許左傳云泰伯不從是以不祀不從不許避位之請也太王既不廢泰伯自別無讓法惟是乘父疾之時托採藥之說挈仲雍同去之荆蠻太王即沒王季雖欲如叔齊之事不可得矣泯然無跡何得而稱此所以爲德之至也此時只是讓國夫子因武王纘成業而有天下謂之讓天下耳文王生三十五年季歷始受命爲西伯文王立纘承西伯之位又三十一年而後帝乙崩紂立爲

天子二十二年而亡使文王爲西伯之時帝乙立微子啓爲太子則文王一西方諸侯並無服事之名武王又安得有伐商之事魯頌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不過言周先在幽與狄迫處至太王遷岐締造方有規模後來翦商之業實始於此耳實始二字文義顯然泰伯只是讓國却又不是明讓合王季不得不受衆世皆莫之知親賢齊衆所觸目者不同故夷齊稱古之賢人泰伯獨稱至德然非仲雍賢此事亦不能行故仲雍與夷齊同列逸民此章實事實義不過如此　圖初有將德淩西昔文亦專言讓國其云奪嫡自以採藥行則竊疾不爲易儲悔此姬宗之太史莫由執簡而爭又云憚伯初否以父命爲辭則季自不以天倫爲慨此商室之逸民未及捐心而討說得最親切有味也

恭而無禮章

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韓李筆解云禮者制中者也不及則爲勞爲葸過則爲亂爲絞　禮記仲尼燕居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

注葸畏懼貌　文選魏都賦誰勁捷而無葸李善注引此語云葸與葸同錢氏大昕曰葸字說文未收從草亦無義當爲諰字之譌說文諰思之意荀子議兵篇諰諰然懼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引作鰓鰓蘇林讀如愼而無禮則葸之葸諰正字鰓假借字葸則俗字也

注絞急切也　釋文云絞古卯反馬云刺也又古律反鄭云急也按邢疏言人而爲直不以禮節則絞刺人之非也是用馬

說朱子語錄云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則有證父攘羊之事矣

君子篤於親　注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章與上文不相蒙而於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按吳說見吳棫論語續解此兩節文勢事理皆不相類吳氏人道知所先後解亦未明實不如分作兩章爲慊但吳氏必以爲曾子之言亦似臆斷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詔引上二句顏注云此論語載孔子之辭禮記少儀注齊語正月之朝篇注俱引下二句題孔子曰皆有明證不應憑空斷爲曾子之言也　趙氏佑曰舊與上子曰四句爲一章正義曰此章貴禮也故則蓋篤於親不遺故舊皆禮之事無禮則不足以成己而行禮則足以及人此不用吳氏說

注曾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陳氏天祥曰此固爲附說子
張臨終語中詳之言然死生人之常言凡言君子者皆小人
果爾則舜陟方乃死顏淵不幸短命而死是舜顏淵皆爲小
人矣且朝聞道夕死可矣可以死可以無死者皆以爲小人
之事可乎予謂之言非定論程子引之亦未當也

曾子有疾章

啟予足啟予手　說文䜣離別也从言多聲讀若論語䜣予之
足劉氏履恂曰喪大記小臣爪足又曰小臣爪手翦爪也
士喪禮浴用巾挋用浴衣渜濯棄於坎蚤揃如他日注蚤讀
爲爪斷爪揃鬚也此既死沐浴後事曾子豫言之重身體也
故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言既死而知免也　曾子大孝篇
云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
矣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曾子立事篇云君子見利思
辱見惡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又
曰君子出言鄂鄂行身戰戰又曰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
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也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
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
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
濟矣又疾病篇云與小人處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
陷乎哉蓋曾子之學終身守此戒懼故曾子十篇與論語孝
經皆可相爲表裏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孟敬子問之　注魯大夫仲孫氏名捷　馬注同此邢疏引鄭注
敬子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　說苑修文篇曾子有疾孟儀
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
禮有三儀知之乎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思禮
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
辭遠若夫置樽俎列豆籩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可也
按此節論語事而傳述異辭不若聖門載筆之簡易也

曾子言曰　注言自言也　皇疏或問曰不直云曾子曰而云言
曰者欲重曾子臨終善言之可錄又一說云出已曰言答述
曰語曾子臨終綿困不堪答述示直出已之懷而已集註蓋
本此　臧氏若璩曰詩毛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孔疏直言
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以知論語註兩改
直爲自亦有本但宜註於經不言之下不宜註於曾子言曰
下註曾子言爲自言似敬子來問疾曾子曾不照應之矣曾

子以捷辨卿也從容以告以修身爲政之道不及病勢云何
其實人將死言也善已意之不可爲亦具見忠言之無不周
徧如此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注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
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包注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
然皇疏言執籩豆行禮之事則有所主者存焉此乃事之小者
歸用視之按此以有司二字連文集註因之　徐氏鯤曰後
漢書文苑禰衡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頭陀寺碑序往
從日各有司存射皆以司存二字連讀故晉書職官志叙云
成樹司存各題標準又抱朴傳云臣司存闕外靈臺官處外
北齊書儒林傳叙云齊氏司存或失其守肩及[illegible]

以能問於不能章

昔者吾友 注 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　馬註友謂顏淵　胡氏泳曰今從之者非顏子不足以當之也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可以託六尺之孤　鄭註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　臧氏琳曰玉篇人部侂恥各切侂寄也論語云可以侂六尺之孤今論語侂作託按說文人部侂寄也從人乇聲乇古文宅言部託寄也從言乇聲二字音義本同然據玉篇所引論語舊是侂字蓋從言者以言託寄之從人者以人侂寄之義各不同今從言蓋通借字顧野王所見古本作侂正與說文合也　吳氏昌宗曰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云國中二十行役

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春風堂隨筆云古以二歲半爲一尺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按周禮賦役之法言六尺者必以十五歲而論語云六尺之孤則十五以下皆可以六尺該之也　閻氏若璩曰周禮鄉大夫之職有六尺字賈疏謂年十五而鄭註論語增以下二字妙蓋寄託者何必定十五歲卽十四十三亦可

士不可以不宏毅章

士不可以不宏毅　李氏光地曰此與上二章語氣一連昔者吾友擬顏子君子人與擬子路也士不可以不宏毅總承上二章言士欲希聖希賢當學顏子之宏子路之毅也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後漢書蔡邕傳任重道遠死而後已章懷註引此作孔子曰又張衡傳要旣死而後已注引下二句亦作孔子曰又文選思元賦李注引下二句亦題子曰字

興於詩章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韓李筆解云三者皆起於詩而已發乎情是興於詩也止乎禮義是立於禮也删詩而樂正雅頌得所是成於樂也三經一原也　張氏甄陶曰興詩立禮易曉成於樂之理甚微蓋古人之教以樂爲第一大事舜教胄子欲其直溫寬簡不過取必於依永和聲數語太史公樂書謂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聲使人好善而樂施聞羽聲使人整齊而好禮此自古相傳之論周官大司樂教國中子弟一

曰樂德中和祗庸孝友二曰樂語興道諷誦言語三曰樂舞卽六代之樂樂師小胥等官之所學其俯仰疾徐周旋進退起訖之節勞其筋骸使不至於惰慢束其血脈使不至猛厲憤起今人不習其事與之言詩亦莫能知也集注蕩滌其邪穢指淫心不生此句亦易曉消融其查滓指傲氣不作此養到熟處非得力於樂不能矣

民可使由之章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由卽小大由之之由不須注也何解訓爲用語意轉滯故集注不從　臧氏琳曰後漢書方術列傳引鄭元注曰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文意周浹遠勝何解深得聖人不可二字之旨若如何說爲不能使知之矣又實與下義引

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
陋上下交讓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
謂也與論語注義同皆言愚者不可使盡知本末也㠯鄭注
終論本作人可使由之六藝論所引同故注云務使人從之
不作民字　趙氏佑曰民性皆善故可使由之民情本愚故
不可使知之王者爲治但在議道自己制法宜民則自無不
順若必事事家喻戶曉日從事於語言文字之間非惟勢有
所不給而天下且於是多故矣故曰不可

好勇疾貧章

注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輔氏廣曰好勇疾
貧其心固惡矣惡不仁之心則本善也但疾之已甚則亦流
於不仁矣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孔注周公者周公旦邢疏以春秋之世
別有周公恐與彼相嫌故注者明之
使驕且吝　皇本使上有設字　惠氏棟曰周書寤儆篇周公
曰不驕不悋時乃無敵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稱制作之原
也夫子因反其語以戒後世之爲人臣者
其餘不足觀也已　皇本已下有矣字
注程子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
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
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陳氏天祥曰程子之說誠是盈
與歉勢正相反無遞互相因之理集注以爲其勢相因反驕
爲枝葉吝爲本根皆是硬說誠未見有自然之理也又言驗
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其實天下人大抵
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多驕吝兼有者少既已矜己傲物而
又慳利嗇財此之謂使驕且吝比之一於驕一於吝者尤爲
可鄙其餘雖有才美皆不足觀也已

三年學章

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注穀祿也至疑當作志　胡氏寅論語詳
說云以至爲志其義益精或辭同而字誤也四書或問云此
處解不一作志稍通耳金氏履祥曰或疑至當訓及朱子不
與其說然圈外取楊氏之說似亦不及於祿之意　孔注穀
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
此一義也張氏栻論語解云學之久而不至於善則亦難乎
其得之矣此從孔說而義又微異也蔡氏倜說亦同　皇本不易得

也下有已字疏引孫綽曰不易得也已者學足以通業得祿
雖時不得祿不易已得此則讀易作入聲又一義也皆不如
集注訓穀爲祿之順　張氏甄陶曰志穀有兩層淺學者志
在紛華勤學者急於展布閔子之辭召漆雕之未信非無其
人但不易也

篤信好學章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包注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
去邢疏始欲往見其亂兆不復入也今欲去見其已亂則遂
去之也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列女傳栁下
惠妻曰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

不在其位章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皇本政下有也字孔注欲各專一於其職邢疏此戒人侵官也不在此位則不得謀此位之政欲使專一守於其本職也　王氏若虛曰此必有爲之言豈當世之人有侵官犯分而不知止者故聖人譏之或身欲有爲而世不用因以自解歟

注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張氏甄曰謀政云者已往謀之也若有從而謀者則亦可以告之矣此與程子意畧同

師摯之始章

師摯之始　注適師摯在官之初　鄭注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邢疏亦云關雎正樂之首章惟首理其亂四字究不明晰故集註不從　張氏甄陶曰師摯之始者必師摯此時不在

官而追憶之或以爲此因太師摯適齊而發嘆則並兩事爲一非也師摯賢者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今樂得所而詩美盛樂官之職得矣又何去焉若云三家僭妄則宜去者莫如孔子孔子反魯樂官去之是其潔身高於孔子又不通之論也太師摯適齊是魯定公十四年事季桓子受女樂倡優雜進樂官恥與爲伍故相率而去至哀公十一年孔子反魯正樂之時相隔十三年矣中間師摯必亦反魯或與孔子共事後師摯或物故或去官皆不可知此章決非爲師摯適齊而發也　翁先生曰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凡樂升歌爲始合樂爲亂周禮大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大師升歌摯爲大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凡六篇而獨曰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謂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自始至終咸得條理而聲之美盛可見矣夫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

狂而不直章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　孔注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包注悾悾愨也宜可信邢疏此疾小人之性與常度反也　後漢書劉瑜傳悾悾推情章懷注悾悾誠愨之貌

學如不及章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注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　此分兩節說最合口氣何解云學自外入至熟乃

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語意未免含糊故集注置之

注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陳氏天祥曰此章之義朱子渾說在學之既得之後程子渾說在學之未得之前朱專主於溫故程專主於知新惟皇疏解如不及在未得之先解猶恐失在既得之後知新溫故義不偏廢惜其言辭不甚順快也

巍巍乎章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注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何解言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邢疏自以功德受禪不與求而得之與求二字不明其義亦淺故集注不用按不與自應專就富貴說惟能輕視富貴所以謂之巍巍獨稱舜禹者以其起自側微非若世及之君富貴是其固有

也　張氏甄陶曰舜禹之不與富貴猶孔顏之不與疏食簞瓢心有所在不暇及也必兼此義乃備　汪氏沆論語集注剩義云王莽傳引孔子云云師古注云舜禹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此讀與爲預又一說也然斷章取義則可與巍巍乎口氣又何涉乎

大哉堯之爲君也章

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注疏本兩唯字有作惟者韓李筆解本說苑至公篇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公讌詩注引亦皆作惟按舊本論語例用唯字孟子用惟字此自當以唯爲正

煥乎其有文章　七經考文云一本章下有也字按漢書儒林傳敘傳陳書文學傳序唐文粹柳冕答孟判官書引俱有也字

舜有臣五人章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李氏光地曰此二句亦是孔子語如微子篇逸民節亦然記者提起作案不然此語何來如今史中論贊尙是此體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注書泰誓之辭　釋文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　按集注自馬氏曰至謂文母皆引馬融注劉侍讀以爲予無臣母之義蓋囙邪也則據劉敞說然釋文所據舊本本無臣字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與釋文合則舊說不必改惟今書泰誓有臣字則東晉古文近儒所謂僞泰誓也唐石經於亂字下傍注臣字今本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叔孫穆子云云亦有臣字又昭公二十四年傳萇宏引太誓亦有臣字皆據僞泰誓妄增耳

注馬氏曰亂治也　又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亂治也本爾雅釋詁文　金氏履祥曰古文尙書德惟乿否德亂二字正與集注合乿字從爪從系從乙取以手理系而有條理也後人爲字加乙與乿相似故誤以乿爲亂字　輔氏廣曰荀卿子曰治亂謂之亂猶治汚謂之汚也則亂之訓治其來久矣

翟氏灝曰亂之訓治猶故之訓今存之訓徂乢之訓係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者周公作爾雅已具此釋例不僅始荀卿子矣金氏引古文尙書爲證而古文亂臣十人正作否德亂之亂字其義轉不可通　按書盤庚兹予有亂政顧命其能而亂四方皆以亂爲治也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　注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　孔注言堯舜交會之閒比於周周最盛邢疏畧同按古注

以周盛於唐虞集注則以唐虞盛於周張氏甄陶曰盛字有二義五臣皆聖勝於十人多賢其實九官十二牧皆周召畢散之儔此由氣運使然古今不再故集注復云降自夏商皆不能及也

有婦人焉　顧氏炎武曰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大姒邑姜自在宮壼之內必不與軍旅之事亦不必並數之以足十人之數或文字傳寫之誤闕疑可也　邵氏在雕曰論語有婦人焉衞氏古文作有殷人焉而韓退之直指爲膠鬲似可從者但衞氏古文不知見何書韓說論語筆解又無之以爲膠鬲更無憑據　翟氏灝曰任啓運四書約旨又謂漢石經作有殷人焉朱子未見石經故從邢疏然漢石經文之畧見於今者前四篇後四篇耳泰伯篇文蔑從攷任氏

獨何從見之耶　翁先生曰十人中有一般人更見天命歸
常歸於有周之義若作婦人則於事理皆所不背也但不敢
即臆措爲膠滯耳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皇本三作參釋文云參七南反
一音三本又作三按包注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邢疏同故
集注從之　翟氏灝曰逸周書太子晉解太子言文王三分
天下而有其二服事於商據此知二語非孔子創言也　程
氏大中曰禹貢五服之內所封諸侯朝貢皆有時各依服數
以事天子故曰服事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皇本周下無之字
注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翟氏
灝曰由逸周書之言觀之疑亦先舉古書成文而後記孔子

論贊之語欲別加孔子曰似宜加於事殷下也
禹吾無間然矣章
禹吾無間然矣　注間罅隙也　孔注言已不能復間厠其間
間字義亦明語意亦不背故集注不從
致美乎黻冕　注黻蔽膝也以韋爲之　邢疏引鄭注云黻是
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亦當然也黻
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韠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
韠各從裳色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淺深爲異天子純朱諸侯
黃朱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皆有黻故禹言黻冕左傳
亦言黻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此說與集注合而加詳焉
按陸氏佃埤雅云終南一章曰錦衣狐裘言燕服也二章曰
黻衣繡裳言祭服也爾雅曰衮黻也衮衣謂之黻衣猶衮冕
謂之黻冕也陳氏祥道禮書云六服終黻而後黼詩曰元衮
及黼黻衣繡裳常服黼冔書曰麻冕黼裳語曰致美乎黻冕
記曰諸侯黼大夫黻爾雅曰衮黻也此皆舉其章之末者則
餘章著矣江氏永曰黻者裳之一章舉後以該前若蔽膝之
黻從韋觀左傳衮冕黻珽與火龍黼黻分二字可見邢疏既
引鄭注乃解黻爲韍膝誤集注亦因之也
而盡力乎溝洫　史記夏本紀作卑宮室致費於溝洫禮緯含
文嘉作禹卑宮室垂意於溝洫者不外盡力之意　李氏光
地曰致孝鬼神與菲飲食對致美黻冕與惡衣服對盡力溝
洫須知亦是與卑宮室對當洪水未平下巢上窟民不得平
土而居之禹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然經理終未詳
密也乃復濬畎澮距川則小水皆有所入然後四隩既宅民

得安居是則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猶無求安而與萬姓
之居是急也今說此句但云到爲民謀食上去不是此章比
類文義矣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九

閩長樂梁章鉅撰

子罕第九凡三十章　釋文作三十一章皇疏云外遠富貴既爲粃糠故還反凝寂所以希言按此義亦該不得遍篇且近祖尚虛無之習非說經之正軌也

子罕言利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注　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朱子文集云問計利則害義則勿道可矣罕言何也曰有自然之利如云利者義之和是也但專言則流於貪欲之私耳　按此章注疏之說與集注微有不同而其理實相發疏較注尤詳明不可不讀也何解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段氏玉裁曰此當是用董子命者天之令也仁者行之盛也

邢疏利者義之和乾卦文言文言天能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利同也此云利者謂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同合於義法天之利也天之命者謂天所命生人者也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窮通夭壽若天之有命遣使之然也仁者愛人以及物是善行之最盛者也以此三者中知以下寡能及知故孔子希言也　史氏繩祖學齋佔畢云子罕言者獨利而已當以此四字爲句作一義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此當別作一義與如吾與點也吾不與也之義　焦氏循曰古所謂利皆以及物言春秋時人欲知利已遂於及物者別爲之說故孔子贊易以義釋利謂古所謂利今所謂義也孔子言義不多言利若言利則必與命並言之與仁並言之古注以義之和釋利字此正是與命與仁之利爲孔子所言至以命仁亦子所罕言則孔子固未嘗罕言命罕言仁矣史繩祖謂兩與字爲吾與點也之與謂子所罕言惟利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然與點指人之可與用以指仁辭不協用以指命尤不協也

達巷黨人曰章

注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　鄭注達巷黨名也五百家爲黨亦不言其姓名或據漢書董仲舒傳以達巷黨人爲項橐按仲舒對策有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謂項橐也又秦策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新序及淮南子修務訓論衡實知篇皆同此說至顏氏家訓以項橐與顏回同爲短折宏明集正誣論亦云顏項夙夭故世傳其十歲則亡而史記孔子世家遂於黨人下加童子二字然經傳所

未見故集注置之　翟氏灝曰禮曾子問篇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注謂巷黨名此所云達巷黨或即一地不然既云巷又云黨不詞複乎

博學而無所成名　鄭注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集注同之　毛氏奇齡曰此與執御執射是一串事射御即博學中兩件學也內則十五學射御二十博學三十則博學無方無方者無類即無所成名也然則博學故無名博學不執學故無一名若射御則早學之矣故夫子曰吾將執一學則就平時所學中求之其射御乎然兩不能執必當執一一又當擇其易者則御易於射矣

麻冕章

麻冕禮也　白虎通義紼冕篇云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

始示不忘本也卽不忘本不用[illegible]乃太古未有禮文之
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
今也純儉注純絲也　釋文云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基反黑繒也集注從前音前義邢疏絲易成故云純儉　張氏甄陶曰以恆情言之布自儉甯乃奢今以純爲儉用人力少也麻質本麤以二尺二寸之幅引以二千四百之經然後績之用工極難非經時日不能成爲費多矣絲之經緯出於自然雖華於麻用工則少故曰儉也　禮記玉藻正義儀禮士冠禮正義並引論語今也純儉後漢書陳元上疏亦引作純儉與邢疏同似皆以純儉連讀而集注改讀其義益明

注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孔注緇布冠古者績麻三十升

布以爲之邢疏引鄭注喪服云布八十縷爲升此皆集注所本　胡氏泳曰禮朝服十五升冠則倍之鄭注八十縷爲升升當作登成也　金氏履祥曰古尺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況麻質麤又非可甚細者升八十縷豈注疏相傳之誤歟　江氏永曰布幅廣二尺二寸見漢書食貨志八十縷爲升無明文先儒訓詁說相傳如此以喪服極麤之三升計之二百四十縷一寸約得十一縷而緦麻十五升則用朝服之縷細其半爲六百縷一寸二十七縷有奇緦精而布麤則一升八十縷更不可少朝服十五升一千二百縷當爲定說若麻冕用三十升[illegible]則非也原先儒之意謂冠當倍於衣如喪服斬衰三升冠六升也不知冠倍於衣惟斬衰正服則然若齊衰降服四升冠七升正服衰五升冠八升以下則非倍數至小功緦麻則冠與衰同矣豈言服冠必倍於衣乎且以古尺二尺二寸容一千二百縷朱子已訓其極細如今之細絹矣豈更可倍爲二千四百縷乎然則麻冕亦不過十五升非必三十升也金仁山不知疑三十升之說而疑八十縷爲升之誤其考之亦不詳矣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注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　邢疏引儀禮二條一云燕禮燕卿大夫之禮也公取臣媵爵以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一云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按覲禮北面再拜稽首之後尙有擯者延之曰

升乃升成拜乃出邢疏所引略去此節應補引方與所引燕禮相稱也　許氏宗彥鑑止水齋集云大戴禮大夫於君命升聽命降拜臣之於君其當拜者多矣要皆拜於堂下惟覲禮燕禮公食禮三者君待之以賓禮則使人辭之於是乎升成拜燕禮徹冪後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注云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燕禮至終乃正臣禮不升成拜則前此升成拜非臣禮之正也春秋君弱臣强非燕與食亦升成拜故孔子辨之邢疏及集注乃引覲禮公食禮爲說則升成拜禮所應爾何以爲泰於論語本文不可通矣

子絕四章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注毋史記作無是也　釋文云意

如字或於力反非　朱子文集云孔子自無此四者毋卽無字古書通用耳史記孔子世家正作無字也（今本史記仍作毋）　四書或問云絕非屏絕之絕蓋曰無之謂云爾　何解以道為度故不任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故不有其身　鄭氏汝諧曰子之所絕者非意必固我也絕其毋也禁止之心絕則化矣此進一層說法

子畏於匡章

注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包注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行後剋為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　釋文云顏剋諸書或作顏亥　按此事見檀弓

正義引史記云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孔子弟子顏刻為陽虎御車後孔亦使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為陽虎因囲欲殺之孔子自說故匡人解圍也此與今本史記又不同　臧氏學標曰史記謂匡是衛地莊子謂畏匡在宋或又誤作陳此見左傳明鄭地也定六年公侵鄭取匡陽虎假道於衛而穿城過之時虎帥師故得暴匡　崔氏述曰此必孔子聞匡人之將殺已而有戒心故改道而行或易服而去倉卒避難故與顏淵相失故不曰圍於匡而曰畏於匡若已為所圍生死係於其手而猶曰其如予何聖人之言不近迂乎然則此事當與微服過宋之事相類不得如世家家語之說也又按定公六年傳云伐鄭取匡往不假道於衛是匡在鄭東也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是匡在衛南也魯雖取匡勢不能有杜氏疑為歸之於晉莊子荀子皆以匡為宋邑鄭東衛南則去宋為近去晉為遠晉之滅偪陽也以予宋公取匡之時宋方事晉匡歸於晉理或然也此事既與過宋之事相類又與其時相同若匡又宋地則似畏匡過宋實本一事者吾烏知非魋即孔子適陳將出於匡故使匡人要之而後人誤分之為二事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與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二章語意正同亦似一時之言而記者各記所聞是以其辭小異未必孔子屢遇患難即為是言也然則畏匡之與過宋絕似一事恐不得分為二也

太宰問於子貢章

太宰　注孔氏曰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　邢疏當時惟

吳宋二國上大夫稱太宰諸國雖有太宰非上大夫故云或吳或宋未可知也鄭云是吳太宰嚭也以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鄭以為是吳太宰嚭也　按天子六卿冢宰亦曰太宰諸侯六卿司徒司馬司空下小宰一人無太宰春秋列國之有太宰皆僭也左氏隱十年傳羽父求太宰蓋司徒司馬司空魯之命卿非羽父所得求故求太宰正義謂以後更無太宰終竟不立其說亦無據也桓二年傳宋督為太宰宋備六卿故同於天子終春秋僅見此官成十年傳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注楚公子辰襄十一年傳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定四年傳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太宰檀弓又有陳太宰嚭然則周齊宋楚鄭吳陳皆有太宰惟

鄭注以此爲吳太宰蓋以夫子雖兩居宋但一則年十九娶於亓官氏之女時子貢猶未生（弟子傳子貢少孔子三十六歲）一則年五十六去衛後過曹適宋時有桓魋拔樹之難宜無冢卿向子貢私論夫子之事惟吳太宰則左氏傳哀七年公會吳於鄫時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皋時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鄖時又與子貢語且史記孔子世家載吳客問夫子識防風氏之骨專車及僬僥氏三尺之語於是曰善哉聖人是前此固有以夫子之多能爲聖者亦吳人也是則鄭注之定爲吳大宰非無據矣　孔氏廣森曰列子有商太宰見孔子曰某聖者與孔子曰聖則某何敢然則某博學多識者也即因論語而小異其說商即宋也韓非子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亦謂宋太宰也按列子係仲尼篇說苑善說篇亦有子貢見太宰嚭論孔子云云翟氏灝曰列子所載係親問孔子不若說苑云問子貢者爲與經合惟問答之辭列子又較近之韓非說林亦云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朱子或問引洪氏曰宋太宰亦據列子而集注仍依孔氏蓋百家似是之言均難信以爲實邢疏以春秋傳證定爲吳所據者正應可從也　鄭先生曰陳司敗繫官以國今直云太宰或竟作宋太宰於論語書法亦合也

固天縱之將聖（注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　朱子語錄云殆庶幾也　孔注言天固縱大聖之德

錢氏大昕曰集注訓將爲殆頗難曉當從孔注爲長釋詁云將大也詩有娀方將我受命溥將之將並訓爲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孔安國云固天縱大聖之德此以大訓將之明

證也子貢之稱孔子也或擬諸日月或擬諸天之不可階而升又云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此豈猶有疑於夫子之聖而不敢質言之乎且智足以知聖人亦無庸謙也　全氏祖望曰固天縱之當斷句風俗通義窮通卷引作固天縱之莫盛於聖此可據也蓋多能本不足道聖亦有聖而不多能者太宰不足以知聖故有此言子貢則本末俱到故曰固天縱之兼該一切則將聖而又多能也將字又字俱同例矣　郝氏經論語詳解云將音匠猶將帥也謂爲群聖之統帥此說穿鑿不可從

太宰知我乎　皇本我下有者字

牢曰（注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　鄭注牢弟子子牢也邢疏牢弟子琴牢也又引家語弟子篇云琴牢衛人也字子開一字子張此皆集注所本也　王氏引之曰左傳琴張問宗魯死將往弔之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正義云家語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之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即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即顓孫師服虔云按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按賈鄭二家之說固無明徵王肅家語亦不足信家語序曰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子張衛人也是琴張名牢乃王肅之臆說僞託於家語者杜氏不察而用之疏矣此及孟子盡心篇作琴張莊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之牢曰鄭注以牢爲子牢蓋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

牢之文（司馬彪注以子牢爲琴牢亦爲家語所誤）然亦不以爲琴張牢與琴張不得合而爲一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亦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蓋王肅家語未出以前不得有琴張名牢之說也　張氏甄陶謂牢曰子云有二說一說夫子爲此言時牢在旁舉所聞與夫子此日之言相發明按此即集注所引吳氏說一說是門弟子記夫子此言時又憶及牢平日所述之言與此言相印證二義皆可通然後說不知所本也　按注疏本此另爲一章邢疏此章論孔子多技藝之由但與前章異時而語故分之今集注既主吳氏說故合爲一章

吾有知乎哉章

有鄙夫問於我　皇本問上有來字

空空如也　此句集注無解孔注其意空空然皇疏空空無識也邢疏空空虛心也　釋文云空空鄭引作悾悾同按上篇悾悾而不信包注悾悾愨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高誘注空空愨也大戴禮王言篇工璞商愨女憧婦空空空空亦愨也皆與悾悾字通用朱氏彬曰廣雅悾悾誠也空空如也亦謂其求教之誠云爾

鳳鳥不至章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注　鳳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　閻氏若璩曰河圖不必盡羲時出黃帝時亦出堯舜禹時疊出成王周公時又出皆載在史志方氏觀旭曰鳳鳥亦不獨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黃帝時亦至見韓詩外傳禮瑞命記少皞時亦至見春秋左氏傳周成王時亦至見尚書君奭（我則鳴鳥不聞言君奭若去鳴鳥將不復聞於是時鳳方在郊）詩卷阿竹書紀年　翟氏灝曰易坤鑿度載仲尼偶筮其命得旅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後息志王嘉拾遺記云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游集至哀公之末不復至又文選注引論語素王受命讖云河投圖天下歸心似孔子時不特鳳鳥至河亦嘗出圖然孔子之身隆萬古全不在斯傅會之言儘可不必也

子見齊衰者章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　注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服貴者之盛服也　包注冕冠也大夫之服皇疏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　釋文冕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　錢氏大昕曰論語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又云見冕者與瞽者魯論冕皆作絻按士喪禮衆主人免於房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先儒以爲免象冠廣一寸用麻布爲之免亦作絻齊衰服之重者絻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五服統之矣先言齊衰後言絻言之序也古者冕絻二字多相亂說文冕或作絻管子衣服絻絻盡有法度荀子乘軒戴絻卑絻黼黻史記禮書郊之麻絻文選注引大戴禮絻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是冕之訛爲絻也論語冕衣裳者是絻之訛爲冕也包咸乃以冕爲大夫之服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非助祭於公無服冕之時且不獨大夫也天子視朝以皮弁田獵以冠弁諸侯視朝以元冠非朝覲會同不冕也夫子不助祭於公何爲見冕衣裳者乎經以冕衣裳與齊衰與瞽並舉則冕之爲絻審矣古論又作弁弁亦大夫士之祭服非燕居之服惟周禮司服職云凡弔事弁經服注弁經者如

爵弁而素加環絰此以是衣裳與齊衰同言意者其弁絰可
弁之與緦制雖不同其爲凶服一也
雖少必作注或曰少當作坐　皇本少下有者字疏云雖復年
少見之必起邢疏云見此二種人雖少坐則必起按史記世
家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與皇本作少者合或說沿邢疏
翟氏灝曰問辨錄云雖夜必興不言寢而寢可知也變色
而作不言坐而坐可知也今旣謂之作則坐何待言還是雖
少必作於理爲得鄉黨亦記此曰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其
義一也按邢氏讀少爲上聲嫌文未足乃以意增坐字解之
據皇本作少者而史記以童子代少字則少當去聲無疑高
氏卽鄉黨篇狎褻二字爲論亦甚顯確
顏淵喟然歎曰章

忽然在後　唐石經作忽焉史記世家後漢書黃憲傳亦引作
忽焉列子仲尼篇見此二語亦作忽焉漢李尤蘭臺集槐銘
劉峻世說新語注引典略戴良誥陶宏景眞誥稽神樞皆述
文作忽焉今作然蓋字誤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注循循有次序貌　三國志步騭傳孟子
章句明堂章指引作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後漢書趙壹傳報
皇甫規書注李膺傳荀爽貽膺書注亦引作夫子恂恂然善
誘人後漢郭太傳論曰林宗恂恂善導宋禮志載袁瓌疏曰
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北魏書賈思伯傳曰接誘恂恂曾無倦
色悉用論語文恂恂循循古字通用說文循順行也注訓次
序當以循字爲正
子路使門人爲臣章

病閒注閒如字病閒少差也　金氏履祥曰集注閒如字讀作
安閒之閒王文憲讀作去聲　翟氏灝曰孔氏注云少差曰
閒皇氏義疏曰少差則病勢斷絕有閒隙也閒隙字本平聲
說文閒專訓隙古閑切釋文集注並云閒如字乃謂閒隙之
閒非安閒之閒也訓安閒則非此字正音故詩關雎傳幽閒
貞專陸氏釋文閒音閑史記相如傳雍容閒雅韋氏注曰閒
讀曰閑餘若周禮閒民禮記閒田悉無云如字者若讀去聲
爲古莧切則其義爲代爲迭爲厠與此少差義相去遠甚
且予縱不得大葬注大葬謂君臣禮葬　按君臣禮葬有二法
儀禮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君傳曰君至
尊也鄭注曰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敖繼公曰
諸侯及公卿大夫士有臣者皆曰君又經曰公士大夫之衆

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
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
屨者繩非也子路使門人爲臣當用前禮禮葬孔子曾爲大
夫例得稱君臣謂家臣卽指門人故注云君臣
子貢曰有美玉于斯章
韞匵而藏諸　釋文匵本又作櫝按後漢書張衡傳崔駰傳
注皆引作櫝逸民傳注又引作蘊櫝
求善賈而沽諸注賈音嫁沽賣也　釋文賈音嫁一音古漢石
經沽諸沽之哉沽俱作賈玉篇曰夃公乎切論語求善價而
夃諸今作沽按郝氏敬訓善賈爲良賈從釋文下音與集注
異夃沽皆借字賈正字說文賈市也凡賣買皆曰賈許氏謙
曰沽去聲訓賣若平聲則訓買于此義不相當

我待賈者也　白虎通義商賈篇後漢書張衡傳注逸民傳注文選琴賦注並引作待價賈價古今字也

子欲居九夷章

子欲居九夷注東方之夷有九種　馬注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皇疏東有九夷一元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邢疏作滿節五鳧臾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此海中之夷邢疏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按此後漢書東夷傳文下云故孔子欲居九夷故邢疏據之惟皇疏又以九夷在唐虞爲嵎夷在周爲淮夷又東漢傳論以朝鮮當孔子所居之九夷徒以朝鮮有美俗則與傳文顯背恐非又按秦策言楚包九夷魏策言楚破南陽九夷史記李斯傳亦云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

索隱九夷即屬楚之夷也呂氏大事記據之謂方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此說近之九夷所以在南陽者當如陸渾遷伊川之類耳　張氏自烈曰魯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述少皞官名夫子見於郯子而學之時年二十七歲明年之郯見郯子而問禮遭程本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所云欲居九夷或即此時郯東海國在今山東海州郯城少皞氏之後而夷者也夫子往郯適在九夷之地低徊不能去故曰子欲居九夷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注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輔氏廣曰聖人能必居夷之化而不能使其道行於中國則天也　翟氏灝曰聖人言在託意激世或遂訓將實居其人未可與莊論也故不復違申已意而但即東夷戲言之山海經云海之

東方有君子國其人衣冠帶劍好讓不爭子乃謂東方所居能有如是之國何可概謂其陋此亦如桴材瓜之答不必以化夷爲夏泥言　鄭氏汝諧曰箕子封於朝鮮即九夷之種也自箕子之化行其俗知尚禮義與齊魯無異故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指箕子言之

吾自衛反魯章

吾自衛反魯注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　皇本反下有於字鄭注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邢疏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應聘諸國魯哀公十一年冬衛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

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注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注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　張氏甄陶曰此章正詩正樂說者皆無定見今一依正文及朱注分疏之正文但云樂正非言正樂也非正樂又何云樂正以雅頌之樂章不得所則樂失其正今雅頌得所則樂正矣朱注言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先詩後樂以正樂由於正詩也樂不至殘闕舜遠矣子猶聞韶雅頌周樂也金石可垂千載琴瑟亦可數百年匏土革木不難更製無殘闕也雅頌現有殘闕正考父求商頌於周尙有十一篇至孔子時僅存五篇大武之詩楚莊王述之有七篇孔子時惟有酌桓賚般四章南陔六詩有聲

無辭新宮河水蔑辭俱逸是詩有殘闕也樂有定位堂上之樂琴瑟在御堂下之樂笙鏞以則燕享祭祀歲時肄業何有失次詩則趙文子晉卿之謙謹者猶奏肆夏魯秉周禮然寔使臣乃奏湛露彤弓六月出師泰賦之以贈重耳文王陟降晉歌之以享穆叔詩之失次甚矣雅頌既殘闕失次則樂之奏者不過聲容之鏗鏘舞蹈名實不相符是以樂不正也夫子將樂章重加訂正然後朝廷之樂雅得其正宗廟之樂頌得其正此由夫子之特見然得之四方士大夫如賓牟賈萇宏師襄之類亦名故朱注云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樂器一成之物無待於正惟有雅頌是樂章樂章正則樂正矣此章集注外朱子全書無他論解故後人多異說惟許白雲謙引朱子詩傳綱領云漢書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是雅頌得所即是樂正本朱子之成說也

全氏祖望曰大戴禮投壺曰雅詩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不可歌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按二雅之材一百五而以爲二十六不解者一鹿鳴白駒在雅貍首則康成謂即曾孫侯氏之詩亦在雅而鵲巢四詩在南伐檀在風何以均謂之雅此自漢晉以後雖經孔子釐正而仍前之謬不解者二商齊據樂記明是雅頌以前之書何以七篇亦入於雅投壺之言甚古以是知孔子時雅之不得其所者多也穆叔於肆夏謂晉人不當享大夫而不知亦非天子所以享元侯馬氏遂致始發之不知此魯人向來以爲樂享賓故穆叔亦不覺其非以是知頌不得其所者多也

出則事公卿章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注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指愈切矣　黃氏幹曰第七篇指發憤忘食之注而言輔氏廣曰此與述而篇第二章之旨同　張氏甄陶曰當時必有賤不肯事貴少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而又忽略喪紀況湎於酒者夫子反言以儆之不然雖曰德盛禮恭不應況而愈下也　皇疏引衞瓘云三事爲酒興也言朝廷閨門及有喪者並不爲酒所困按此說似鑿不可從又一云人若能如此則何復須我故云何有於我哉繇人不能故有我應世耳此說爲近與述而篇意同也

子在川上章

子在川上　閻氏若璩曰子在川上相傳即泗水發源處今之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下四源並發寺之左右大泉十數渀滂澄澈互相灌輸會而成溪是爲泗水

不舍晝夜 注 舍上聲　釋文云舍音捨集注因之　按朱子楚辭辯證云忍而不能舍洪氏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王氏應麟曰辯證乃朱子晚歲之書宜從之詹氏道傳曰集注舍上聲者舊音也讀如赦者定說也　皇疏引孫綽云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而道不興所以憂歎也

吾未見好德章

注 史記孔子居衞衞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史記孔子世家靈公與夫人同車

官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

譬如爲山章

注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尚書旅獒篇文

注其止者吾自止耳又其進者吾自往耳又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包注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馬注我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邢疏見其志不遂故吾止而不與據其欲進吾則往而與之以吾止吾往爲夫子自言其義太淺故集注不取此章專重兩吾字自成自棄總不由人於已取之而已方合聖人警人之意　按荀子宥坐篇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

語之而不惰者章

語之而不惰者注惰懈怠也又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　何解顏淵解故語之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皇疏言餘人不能盡解故聞孔子語而有疲懈邢疏同按何訓惰字就語之者說皇邢訓惰字就聽語者說注疏兩歧集注以疏爲近故用之

子謂顏淵曰章

子謂顏淵曰　林先生曰記得張氏師傳云子謂顏淵曰凡二見前云用行舍藏乃子面命通爲一句如子謂子夏曰亦通爲一句此非面命淵字句絕而曰字自爲一句如子謂仲弓亦句絕曰字亦自爲一句也

未見其止也注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此義已該勝注疏遠甚鄭氏汝諧曰猶行而未至於家也既至則止矣亦簡而明不似注疏之晦澀也

苗而不秀者章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以夫　邢疏此章亦以顏回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也按此與上章未有適合之本章首又無謂顏淵字惟皇疏有顏淵推芳蘭於早年一語未必卽是孔子之意故集注置之　翟氏灝曰牟融理惑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禰衡顏子碑云亞聖德蹈高縱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文心雕龍云苗而不秀千古斯慟皆以此爲惜顏子而世說新語謂王戎之子萬子有大成之德苗而不秀梁書徐勉悼子悱云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亦皆借顏子之事以言短折自漢迄齊梁相沿如

此當時必自有依據也

注吐花曰秀　江氏永曰說文於秀字無釋避光武諱也釋穗字云禾成秀也蓋以穗爲秀較吐花曰秀之義爲長禾成穗俗謂之出穗詩實發實秀實堅實好禾出穗而後堅好也

後生可畏章

後生可畏　皇本畏下有也字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注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　邢疏安知將來之道德不如我之今日集注用之或解作安知不如我今日之所期望義甚迂晦不可從　劉氏逢祿曰言來日雖多不如今日之可恃後生不知愛日故卒於無聞也

斯亦不足畏也已　皇本已下有矣字

注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　胡氏泳曰

舊說以聞爲聞道此說以聞爲名聞於世故引曾子之言以證之按胡氏之舊說不知所指皇邢兩疏並以聲譽令名爲言亦謂名聞於世也　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按此集注所引亦不以聞道爲說也

法語之言章

巽與之言　閻氏若璩曰集注以法語巽言作對而與字之神不出惟左蘿石文云言也者所以匡救人也人之流於失者或有萬端而我之匡救之者只特一法則其勢必窮於是法語之言不得不巽與之言而言者之心亦大非獲已矣

說而不繹　郭氏璞方言注引繹作懌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張氏甄陶曰此較不可與言者似高一

等其實正是此病不可藥以本心不存以貌相承接而已附於不知者猶冀可挽回萬一以其未有知也此既從矣既說矣依然如故將復有何策哉故曰末如之何

主忠信章

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此重出而逸其半也皇本毋作無皇疏聖人應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訓故又書而存焉

三軍可奪帥也章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注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　孔注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　皇疏謂爲匹夫者言其賤但夫婦相配匹而已也又云古人質衣服短狹二人衣裳唯共用一匹故曰匹夫匹婦也　鄭氏汝諧曰可奪者所主在人不可奪者所主在我

衣敝縕袍章

衣敝縕袍　皇本敝作弊釋文云弊今作敝按說文袍字下引亦作弊阮先生曰弊者敝之俗說文所無作弊者後人妄改

與衣狐貉者立　釋文云貉依字當作貈按汗簡云古論語貉作貈鄉黨篇同按貈正字貉假借字史記弟子列傳又作貉則俗字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孔氏廣森曰此以下當別爲一章言子路終身常誦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二言亦猶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詩夫子以其所取於詩者小故詔之曰不忮不求是或一道也然止於是而已則亦何足以臧哉尋者舊注絕不

與上衣敝縕袍相蒙集注子罕篇三十章注疏本唐棣之華合於未可與權而牟曰自爲章故亦三十章唯釋文則云三十一章竊疑陸所見古本多一章者正分不忮不求以下矣若以引詩爲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爲開弊自足既重譏賢者且夫子既取詩辭何用不臧而復頓抑之謂何足以臧是自異其柄鑿不可通也

歲寒章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皇本彫作凋釋文云彫依字當作凋　莊子讓王篇云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阨於某其幸乎據此則子阨陳蔡時語子路之言

知者不惑章

注 此學之序也　輔氏廣曰仁知勇德之序也智仁勇學之序也仁者智之統體故論德則以仁爲先智者仁之根柢故論學則以智爲首勇則仁智之發也故皆在後言之

可與共學章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何解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邢疏同

韓李筆解引此作孔注云孔注失其義夫學而之道者豈不能立耶權者經權之權豈輕重之權耶吾謂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如此則理通矣又詩縣正義說苑權謀篇牟子理惑論北周書宇文護傳論唐文粹馮用之權論所引皆與筆解合　按淮南子氾論訓引孔子曰可與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忤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高誘注云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立立德立功立言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於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此漢儒相傳經訓如此足以正筆解之失矣　焦氏循曰法言問道篇云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宋咸注云他異端也諸子之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此與集解雖學或得異端其義正同

注 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 又 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　公羊桓十一年傳云宋人執祭仲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又易繫辭韓康伯注云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巽順而後可以行權也　張氏甄陶曰反經合道爲權此公羊氏說以祭仲廢鄭伯忽立突爲行權齊東謬語流爲丹青自是以權爲權變權術字樣至陸宣公乃云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乃隨時以處中非遷移以適便此程朱之所本也蓋權能進退以度物之輕重喻人心精義入神則能隨事觀理得時措之宜方望溪時文云非謂不易之理至是而得其變通乃謂不易之理至是而後得其歸宿也可謂切當矣

注 思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　何解及皇邢二疏皆以此章連下唐棣章爲一言華反而後合思者思其反也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說頗附會　按朱子語類云唐棣以下初不與上面說權處合緣漢儒合上文爲一章誤認偏其反而爲反經合道所以錯了又與張敬夫論此章與下一章不連范氏蘇氏已如此說惟以爲思賢之詩則未必然然則集注之分章蓋從范祖禹蘇軾二氏之說也

唐棣之華章

唐棣之華 注 唐棣郁李也　何解唐棣移也邢疏唐棣移也釋木文郭璞曰似白楊江東呼夫移詩召南唐棣之華陸璣云奧李也　春秋繁露竹林篇引唐作棠文選廣絕交論注亦引作棠朱子與張敬夫書云論語及詩召南作唐棣小雅作常棣無作棠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文云唐棣移常

棣棣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今小雅常棣之詩章句聯屬不應別有一章如此　曾氏釗曰按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與唐棣棣也詩考引韓詩序云夫栘燕兄弟閔管蔡之失道也藝文類聚引三家詩云夫栘之華萼不煒煒據此諸文則漢以前諸儒皆以栘爲常棣棣爲唐棣今本爾雅唐棣栘常棣棣蓋寫之誤小雅常棣之華傳常棣棣也釋文云本或作常棣栘非蓋陸氏據誤本爾雅以前傳其實作栘者爲長何彼穠矣傳唐棣栘也采薇維常之華傳常棣棣也此皆後人據爾雅改說文栘棠棣也卽本毛傳特常譌棠耳　陳氏壽祺曰爾雅釋木唐棣栘常棣棣郭注云唐棣今白栘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栘注常棣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毛詩正義引舍人云唐棣一名栘常棣一名棣是爲二木審矣按論語疏

引陸璣云唐棣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大如李子可食爾雅疏引陸璣疏云常棣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子正赤如郁李而小齊民要術引詩義疏常棣其實似櫻桃奧李數說皆與郭略同豳風六月食鬱及薁毛傳薁夫栘也此陸元恪所本小雅常棣毛傳常棣棣也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常棣栘邢光庭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唐棣棣也疏爾雅者本有作唐棣棣常棣栘者故陸孔所據如此今毛傳於何彼穠矣云唐棣栘也說文木部栘棠棣也棣白棣也棠唐古通則與舍人爾雅注合藝文類聚夫栘引韓詩夫栘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夫栘之華萼不煒煒王伯厚詩考引韓詩序同是徑改常棣爲夫栘與毛詩異

偏其反而　注　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　四書或問云偏之爲翩非獨晉書然也角弓之詩固有偏其反矣之句矣而漢武之賦所謂偏何姍姍其來遲則亦以翩爲偏字也

注　此逸詩也　何解逸詩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其道遠也　王氏應麟曰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劉詩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恐誤又張氏甄陶曰常棣詩爲周公所作孔子又安敢刪之故邢疏定爲逸詩而集注因之　錢氏大昕曰先儒以此引詩合於前章其說見於春秋繁露第二卷竹林篇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

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董生說春秋多引論語爲證此其一也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皇本有下有哉字　釋文云未或作末者非一讀以夫字屬上句武氏億曰古人稱詩之詞多以夫字爲句逗左氏僖二十四年傳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宣十二年傳詩云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也夫成八年傳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襄二十四年傳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

閩長樂梁章鉅撰

鄉黨第十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釋文作一章

孔子於鄉黨節

孔子於鄉黨　江氏永曰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里後徙居曲阜西南三里亦名闕里雖居國都亦曰鄉黨對朝廷言之也

張氏甄陶曰或問鄉黨自是昌平闕里惟前明鄉試文有以宋魯分說者何也曰此有所據禮記儒行篇云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則魯宋並有鄉黨之證又曲禮云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冠娶妻必反告於宗族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惟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孔子遠祖弗父何以有國讓厲公孔父死於殤公之難貴戚之卿忠貞之後其有列於朝可知若孔子在宋卽以宋為鄉黨非無據也

恂恂如也　注恂恂誠實之貌　王注恂恂溫恭之貌四書或問云以詩書訓詁考之恂恂宜為誠實然亦有溫恭之意　洪氏頤煊曰史記孔子世家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索隱所見本作逡逡隸釋祝睦後碑鄉黨逡逡朝廷便便與索隱所見本同劉修碑其於鄉黨遜遜如也史記李將軍列傳李將軍悛悛如鄙人漢書作恂恂並字異而義同

便便言　注便便辨也　史記孔子世家作辨辨言鄭注云便便言辨貌故集注因之

朝與下大夫言節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注王制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禮記王制上大夫卿又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注疏謂諸侯上大夫司徒司馬司空也下大夫五人司徒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空下二人小司空小司寇司馬下一人小司馬也無大小宗伯者非天子不議禮又按左傳魯有三卿季孫為司馬孟孫為司徒叔孫為司空此上大夫臧紇為司寇乃小司寇卽下大夫也夫子為魯司寇亦下大夫蓋天子有卿卽冢宰至司空六官是也有中大夫卽小宰小司徒之屬諸侯則不稱卿又無中大夫以避尊故但有上下大夫胡氏泳謂夫子初仕為中都宰由宰為司空又為大司寇皆上大夫此無據之說也

注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孔注侃侃和樂貌誾誾中正貌皇疏同按以侃侃為和樂別無所見段氏玉裁謂卽衎衎之假借亦是臆揣之詞故集注並據說文然今本說文只有誾和悅而諍也侃字說文無之不知朱子所引何本集韻侃剛直也亦不引說文　孔注和樂之訓卽有所據亦不的與下大夫和樂何難之有惟中正之訓却與說文合和悅而諍卽是剛柔得中也

君召使擯節

君召使擯　釋文云擯本又作儐亦作賓皆同按史記孔子世家作儐說文儐或從手禮記文王世子退儐於東序釋文儐本亦作擯

注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　鄭注有賓客使迎之邢疏此一節言君召孔子使為擯之禮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按周禮諸侯相為賓交擯諸侯之臣相為國客旅擯此

注疏並未明言是朝是聘故集注因其文說詳下
色勃如也　說文孛字下引論語色孛如也艴字下又引論語
色艴如也汗簡云艴見古論語
揖所與立左右手 又 趨進翼如也 又 賓退必復命曰　皇本手
上有其字翼說文引作趩　江氏永曰孔子仕魯時君大夫
無朝聘往來之事而鄉黨有使擯執圭兩章何也凡卿有事
出境及他國之卿來則書於春秋大夫則不書晏子嘗聘魯
而春秋不書晏子未爲卿也孔子爲司寇亦是大夫故出聘
亦不書使擯章之賓非君來當亦是大夫其傳辭君用交擯
臣用旅擯而言左右手則夫子爲承擯兼傳出入之命是用
交擯矣又曰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是攝相禮之事若夾
谷之會孔子相是也君召使擯亦是有賓客來重孔子知禮

特使爲擯而兼相大夫當爲承擯何待於召所以特召者承
擯而兼攝上擯之事也揖所與立擯事也趨進及賓退復命
攝相事也趨進謂廟中相禮時非迎賓入門時入門不謂之
進進者行步向前左傳所謂公孫傁趨進王孫賈趨進是也
聘禮云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
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君左還北向擯者進公當楣
再拜所謂趨進在此時謂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于賓以
相公拜也所釋之辭云子以君命拜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
是也是時急遽行步必趨禮不言趨者文也趨進必有辭此
但記其容而略其辭難於翼如之容也事畢而賓退君送賓
於門內命上擯送賓出門而賓不顧他人爲擯者或略於復
命孔子則必復命以紓君敬也趨進復命皆上擯之事當季
孫爲之而使孔子故曰攝也所謂攝者言孔子攝上擯之事
章首所以特記君召使擯也　劉氏拱台曰記爲擯之禮當
說或以爲朝或以爲聘各據一邊殊爲拘執此通論擯相之
事何分朝聘哉其以爲朝者蓋據周禮有交擯有旅擯諸侯
來朝主國以交擯接之卿大夫來聘以旅擯接之問者曰鄭
氏謂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故皇邢二疏釋揖所與立皆以
爲擯來朝之諸侯子獨以爲擯聘容何也曰交擯傳辭旅擯
亦傳辭旅之言臚也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
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莊
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卽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
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后傳命安在其
不傳辭哉康成讀旅爲鴻臚之臚是矣而訓爲臚陳故有但

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蓋不然也聘禮畢君命上擯送賓出反
告賓不顧矣若諸侯來朝主君親送安得有上擯復命之事
哉

入公門節

鞠躬如也 注 鞠躬曲身也　孔注斂身邢疏鞠曲斂也躬身也
集注本之　儀禮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釋文
作窮云劉音弓本亦作躬羣經音辨三云鞠窮容謹也音弓
鄭康成說禮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今本作鞠阮先生曰鞠
躬本雙聲字史漢中屢見之盧氏文弨曰鄉黨中凡三見此
字舊皆以曲斂其身解之夫信爲曲身何必言如非曲身而
有似曲身亦形容辭當依廣雅𥨊躬謹敬也曹憲音邸六
反躬音邸弓反儀禮聘禮記鄭注引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

曹氏之音正與鄭注相合是鞠躬當讀爲鞠窮乃形容畏謹之狀故可言如不當因躬字而即訓爲身今匑匑二字廣雅皆誤爲世人以其不常見也遂無有正之者賴有曹氏之音猶可攷其本字即儀禮注今亦多作鞫躬亦賴有陸氏釋文張淳辨誤尚皆作鞠窮陸氏載劉氏音弓則非劉氏皆讀如窮本字可知矣張云爾雅云鞫究窮也鞠窮蓋複語非若踧踖之訓乎余未見張說亦頗有此意鞠窮踧踖皆雙聲正相類說文雖匑字訓曲脊不云匑躬亦不引論語若鞠字有斂義並未有曲也一訓至史記魯世家匑匑如畏然徐廣音爲窮窮二字少異而義未嘗不相近也論語此三句之下一則曰如不容一則曰氣似不息一則曰如不勝使上文是曲身亦不用如此費詞覆解或云攝齊升堂鞠躬豈非曲身乎余

曰言攝齊則曲身自見正不必復贅言曲身且曲身乃實事而云曲身如更無此文法矣　孫氏志祖曰鞠躬之躬字與窮同儀禮聘禮鄭注引可證蓋鞠窮與踧踖一例若作曲身解則當云躬鞠如也方與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句法合且曲身則升堂轉易傾跌孰圭亦不能平衡孔注斂身自當釋如不容三字非釋鞠躬其說最精核足補皇邢兩疏之遺矣

立不中門　注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　四書或問云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闑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　焦氏循曰孔穎達謂門有一闑賈公彥謂門有二闑考玉藻旣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又云賓入不中門賓不中門斷無大夫轉中門之理然則中棖與闑之間非中門無疑鄭氏彼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夾闑緊承君言雁行緊承上介言則夾者與君夾後者後於上介君行兩闑之間近闑上介隨君後而當闑外大夫隨上介後而當棖闑之間士介隨大夫後而當近棖雖相隨而斜若雁行故其步趨不相沿然則君行中門在兩闑之間大夫行棖闑之間非中門也鄭氏注聘禮引玉藻而釋之云門中門之正也以門中明中門知爲門之中非棖闑之間棖與闑之間非正也又云不敢與君共由之敬也正以兩闑之中惟君獨行實不敢並若一闑分行兩畔不可爲並矣孔氏玉藻疏引皇氏崔氏以中門即棖闑之間非是皇崔之說蓋以此注言棖闑之中央爲玉藻中棖與闑之間不知棖與闑之間與棖闑之中央文相似而實不同推鄭之意謂兩棖兩闑之中央也說文半門爲戶兩戶爲門是兩

棖之間統謂之門門之司啟閉者爲扉闑則所以界此門者一門界而爲三必用二闑曰中門則必中於門即中於兩棖兩闑之中央矣

過位　注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　此用邢疏語

江氏永曰人君每日視朝在治朝惟與羣臣揖見而已議論政事皆在路寢之朝故視朝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虛如君不視內朝則羣臣各就官府治事無過位之事玉藻所謂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者也如有政事當議而視內朝則羣臣皆入路門而朝於內朝於是有過位升堂之事玉藻所謂君聽政於路寢不視內朝者也鄉黨所記先視治朝後視內朝者也諸侯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外非有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及聽斷疑獄之事則不御每日與羣臣

相見者庫門內路門外之治朝也此二朝皆平廷無堂惟路寢之朝乃有堂有階羣臣之位在堂下有事當言於君或受命於君則升堂無事亦不升堂也既進言既受命則降階而復其堂下之位羣臣皆退然後出路門也

攝齊升堂　注 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　孔注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邢疏以兩手當裳前提挈裳使起恐衣長轉足躡履之集注用其意而節其辭也　四書或問云或疑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歟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爲贄而已笏則搢之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之以爲儀也字文周復古乃不修贄而執笏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蹴齊者多矣　趙氏順孫曰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使裳之齊去地尺則

升階不躡矣　焦氏循曰升堂上加攝齊二字所以別於執圭之升堂也同一鞠躬如也在執圭則手不能摳衣故足縮縮如有循在本國升堂手不執圭則攝齊攝齊與下鞠躬相貫鞠躬則身俯而前齊必曳地故用手提之　劉氏台拱曰曲禮兩手摳衣去齊尺謂即席也即席必摳衣以將就坐升堂則未有言摳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至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摳衣也摳謂之捼(說文捼摳衣也)捼謂之揭(釋文揭者揭衣也注謂褰裳也)揭謂之搋(內則注搋揭衣也)子事父母不涉不搋侍坐於君子若無褻裳避不敬也獨奈何升堂見君而反以摳衣爲敬乎此可知其不然也攝斂也整也聚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爲雖士冠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詩既醉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史記鄭生陸賈列傳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云斂著也其他傳記言攝衣攝衽者非一未有解爲摳衣者戰國策曰攝衽抱几既抱几能復摳衣乎弟子職曰攝衣共盥既兩手奉盥器不容又有兩手摳衣管晏列傳晏子攫然攝衣冠若攝爲摳者何乃并及冠乎略舉數事亦足以見之矣

没階趨　注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　注疏本趨下皆有進字邢疏亦述爲没階趨進惟釋文作没階趨云一本作没階趨進誤也故集注據之四書或問云降而盡則爲趨而退矣不得復有進字蔡氏節曰進疑是退字之誤　臧氏琳曰按史記孔子世家作没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引論語儀禮士相見禮疏引論語並有進字然則自兩漢以至唐初皆作没階趨進趨進者

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傳有此字非誤矣

復其位　孔注來時所過位邢疏同按前言過位謂君之位此言其位則臣之位也以君位爲其位於辭不協矣故集注從之　張氏甄陶曰其位有二有拜下之位即朝班有治事之位禮國君式黃髮下卿位乃卿大夫治事之所君過則下之示有敬也大抵歷階而升成拜之後君無所咨詢則復拜下之位以俟命若有所咨詢則復治事之位矣

注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邢疏此一節記孔子趨朝之禮集注用之吳氏昌宗曰此節不記正朝時事首節已記君在踧踖與與故略之兩節互相備也　朱氏翊鳳曰曲禮正義引鄭康成注過位云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本此注意推之知入公門以下并承上君召使擯來聘禮公皮弁迎賓於

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鄭注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按此注知入門右正指擯者論語入公門即聘禮之大門也聘禮又云君再拜賓避不答拜君揖入每門每曲揖鄭注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雁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論語立不中門亦指此公迎賓不曰大門則入公門時無尊者之迹無庸立不中門也知此門在大門以內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鄭注

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按此皆君揖之位也當君入立中庭賓立西塾君揖位尙虛而擯者出入其間即論語過位之時也又有請命辭玉之事擯者乃有言故論語於此云其言似不足者聘禮又云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鄭注向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而不用擯相也按此知聘禮擯者不升至堂上論語之攝齊升堂謂堂階春秋時列國多事朝聘會盟不無意外之語孔子世家載夾谷之會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則聘禮亦容或有此故記此一節文言攝齊正言堂階之事而不更言堂上之容知擯未升堂也下云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當絕句蓋擯者升堂則不盡一等茲則又降一等由是而降至階下也聘禮又云賓致命公左還北鄉

擯者進鄭注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按此即論語趨進一事以上皆相公隨而入至此擯者畢進故有趨與論語上文記趨進翼如也同是一事惟擯者有此也惟陸氏釋文本無進字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按聘禮記鄭注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康成所見本已如此知非衍誤矣聘禮又云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鄭注反其等位無事按此即論語復其位一節也合而觀之則此章並是記擯者之事與上文君召使擯一段各述所聞也按此說甚新存以備考

執圭節

執圭注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　包注爲

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邢疏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是也　按周禮考工記玉人所掌桓圭公守之信圭侯守之躬圭伯守之皆謂之命圭春官典瑞所掌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即玉人職所謂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疏云此謂上公之臣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聘禮記注圭所執以爲瑞節也躬桓諸圭爲瑞頫聘之圭爲節君以授臣皆得曰命圭臣受之於君皆宜曰君之圭集注沿包注本不爲誤後人乘此罅隙乃紛起而辨之不知朱子所修儀禮經傳通解已引典瑞玉人之文入聘禮矣朱子豈未讀周禮者乎

下如授　釋文云稍讀下爲趨今從古

享禮　孔氏廣森曰享與禮爲二事禮者主人以禮禮賓時也聘禮既聘乃享既享乃禮既禮乃私覿鄭先生曰儀禮經文賓裼奉束帛加璧享及享發氣焉盈容皆不加禮字又經文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不禮又禮不拜至則畢舉禮字皆指禮賓而言也若小聘曰問不享主人不几筵不禮則直以享禮兩事對舉矣

私覿　禮郊特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按此卿大夫從君朝聘於王朝及大國人臣無外交故曰非禮此私覿是自奉命出聘者儀禮所謂奉束錦乘馬左傳所記楚公子棄疾以錦八束馬四匹私覿於鄭伯是也又云以錦四束馬二匹見子產則卿大夫亦有私覿故朱子語錄云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也

注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此全用鄭注　江氏永曰聘君用圭聘夫人用璋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禮有明文若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此公侯享於天子之禮舊注誤而集注亦承其誤也　按注言用圭璧此另是美玉全玉爲圭半玉爲璋舊注及集注皆不誤享禮之物甚多所謂庭實旅百也以圭璧皮幣爲主故曰束帛加璧往德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以其國之所有

君子不以紺緅飾

君子不以紺緅飾注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孔注一入曰緅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此集注所用也皇疏孔以紺爲齊服盛色或可青紺深於元爲似齊服故不用也而禮家三年練以縓爲深衣領緣不云用緅且檢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則緅非復淺絳明矣故解者相承皆云孔此注誤也　江氏永曰紺緅皆赤黑之間色緅又黑於紺君子不以爲飾者謂其非正色也飾必用正色不止領緣衣裳之邊皆有緣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云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孔子少孤而母存時宜純以青母沒則惟純以素若紺緅不以飾猶之紅紫不以爲褻服也以緅爲齊服誤以紺爲元以緅爲練服誤以緅爲縓也　錢氏大昕曰孔注一入曰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不以爲飾衣邪疏以緅爲淺絳色據周禮五

入爲緅則緅非淺絳且練衣不以緅飾緣按孔氏經文當是縓字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卽孔所云一入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卽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縓不作緅矣考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緅注謂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先鄭司農以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證五入爲緅之文則先鄭所受論語本作緅與孔本異也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許氏說文無緅字而有纔字云帛雀頭色又云微黑色如紺纔淺也古人纔與才通亦讀爲哉與爵聲近則緅纔爵三者同物徐鉉校說文附入緅字不知纔卽緅也淺濟雙聲字詞賦家往往用之　賈公彥云三入之纁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

汁則爲紺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緅紺緅相類之物故連文云
君子不以紺緅飾也今文論語作緅古文作縓微黑爲緅淺
絳爲縓不能混而一之明矣自何平叔集解注采孔氏說而
經文仍從緅字又改注文之縓亦爲緅而二文相亂邢疏知
讀緅爲縓又云一入曰緅未知出何書是知二五而不知十
也　趙氏佑曰孔注以飾爲領袖緣而集注改爲領緣以禮
記父母存冠衣不純素詩羔裘豹飾二疏合參之則古以領
緣謂之純讀若準而飾自謂袖緣也　周氏柄中曰深衣篇
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
以素純卽緣也紺緅非繢又非青素於貴飾無飾之義兩無
所取故不用

當暑袗絺綌　皇本袗作縝釋文云袗本又作袗單也是舊本

作袗唐石經亦作袗按曲禮袗絺綌玉藻作振絺綌鄭注云
振讀爲袗然說文袗爲元服玉篇訓緣也儀禮畢袗元鄭注
袗同也孟子被袗衣趙氏云畫衣也並未有訓爲單者則釋
文作袗似可從廣韻袗單衣或作縝同又云縝單也是袗縝
古本通用皇本作縝亦似可從　劉氏履恂秋槎雜記云士
冠禮兄弟畢袗元注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古文袗爲均
士昏禮女從者畢袗元注袗同也上下皆元也據此則袗絺
綌亦謂衣裳同絺綌也絺綌無有不禪者不必以袗爲禪也

必表而出之　注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
也　孔注必表而出之加上衣邢疏必加上表衣然後出之爲
其形褻故也此集注所用　皇本無之字所述孔注亦無之
字疏云古人褻衣之上若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
上衣當暑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
也　翟氏灝曰如皇氏說則袗亦褻服表猶裼衣與前後所記
尤以類相從矣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注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孔注
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邢疏緇衣羔裘謂朝服也士冠禮云
主人元冠朝服衣與冠同色是朝衣色元元卽緇色之小別
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素衣麑裘視朔之服也鄭注此
云素衣麑裘視朔之服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故聘
禮裼降立注引玉藻云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又引此云
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
也熊氏曰臣用絞君用素皇氏曰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
黃衣狐裘者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大蜡之祭用素服息民

之祭用黃衣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　釋文云麑鹿子也
集注用之按說文麛鹿子也麑狻麑獸也兩字義別然古書
多通用玉藻麛裘注儀禮裼降立注俱作麛裘是鄭康成所
見本作麛矣　史氏佑經義雜記云緇衣爲朝服素衣爲皮
弁黃衣未有知爲弁服中何服者據詩疏定爲韋弁服似較
舊說爲確韋弁用於兵事左傳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故知
用狐裘也注疏據郊特牲息民之祭有黃衣黃冠之文定爲
蜡臘之服然彼明言野夫草服何得與禮服並言乎

褻裘長短右袂　說文絬字下引作絬衣長短右袂楊氏桓六
書統云絬古文褻字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孔注今之被也周禮玉府疏引論語
鄭注曰今小卧被是也說文被字下亦云被寢衣也長一身

有半　王氏引之曰經言褻裘而及寢衣則寢衣褻裘之衣
也褻裘之有寢衣猶羔裘之有緇衣麛裘之有素衣狐裘之
有黃衣也謂之寢衣者寢室所著之衣猶言燕衣褻衣耳身
體中也謂頸以下股以上也古人自頂以下踵以上謂之身
自頸以下股以上亦謂之身艮六四艮其身在艮趾艮腓之
上艮輔之下則舉中而言矣以今尺度之中人頸以下股以
上約有一尺八寸一身之長再加九寸爲一身之半則二尺
七寸矣以古六寸爲尺計之得四尺又五寸一身又半之長
纔至膝上耳解者誤以頂以下踵以上之身當之衣長一身
又半則下幅被土非復人情於是不得已而以被當之皆誤
也寢衣在褻裘之上不著則無以覆裘故曰必有寢衣言不
可有裘而無衣也若訓寢衣爲被則人卧時孰不有被何須

言必有乎況上言褻裘下言狐貉中間何得雜一與裘無涉
之被乎況遍攷經傳被皆謂之衾無曰寢衣者或曰寢者䙴
之借字說文䙴覆也玉篇䙴音寢衣以覆裘故謂之寢衣也
　毛氏奇齡曰寢衣人所同長身而過半則子所獨猶上文
褻裘人所同而短其右袂子所獨也故二節連記之

狐貉之厚以居　說文貈似狐善睡獸從豸舟聲論語曰狐貈
之厚以居按據此則古本當作狐貈也　閻氏若璩曰說詩
者以一之日于貉謂自爲裘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以其尊者
孔穎達遂有禮無貉裘之說惟孔子賤故服以居不知衣敝
縕袍與衣狐貉者立此豈賤者之服乎潘巽元解狐貉之厚
以居謂若作裘與上狐裘複作燕居又與褻裘複蓋居即居
吾語汝之居詩文茵暢轂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夫子亦
取二獸皮爲坐褥以其溫厚可適體耳

非帷裳必殺之　注　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　輔氏廣曰其
餘則舉其最重者如深衣則他可知矣趙氏順孫曰要半下
是一句取深衣篇要縫半下之語齊倍要是一句取玉藻篇
縫齊倍要之語

吉月必朝服而朝　注　吉月月朔也　此用孔注邢疏魯自文公
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
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　劉氏台拱曰玉藻曰諸侯
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
朔視朝亦謂之聽朝雖有在朝在廟之異其爲君臣相見聽
治國政則同既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
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朔者一月之禮也

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也玉藻
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曰卒朔
然後朝不已晏乎曰周以夜半爲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
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曰告朔則朝於廟春秋書閏月不
告月猶朝於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於廟與朝於內朝與
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　王氏引之曰吉
月當是告月之譌告月與下句齊對舉皆古禮也春秋文公
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
何注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
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
告朔謹之至也蓋緣君告月之日皮弁而朝於廟又朝服以
日視朝於內朝羣臣亦如其服也論語注當云告月月朔告

廟也而孔注云吉月月朔也則所據之本已誤作吉矣吉無稱朔日爲吉月者士冠禮令月吉日又云吉月令辰吉月與令月同義乃月之善者非謂朔日也

齊必有明衣節

齊必有明衣布注浴竟卽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　皇疏浴竟身未燥未堪著好衣又不可露肉故用布爲衣如衫而長身也著之以待身燥故玉藻云君衣布晞身是也此與集注微異集注據邢疏也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注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　孔注變食改常饌遷坐易常處　莊子人間世篇顏回曰回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可以謂齊乎子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集注蓋本此禮記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注葷及辛

菜也儀禮士相見禮夜侍坐膳葷注葷辛物食之止卧倚子哀公篇注云葷葱韭也徐鉉說文注葷臭菜謂芸苔椿韭葱蒜阿魏之屬方術家所禁氣不潔也　按周禮王齊日三舉鄭司農注齊必變食此與孔注改常饌合亦一義也張氏甄陶曰齊必變食避不潔之氣以清其心加常膳之品以助其氣清心所以交神助氣所以愼禮必兼此二義蓋禮儀繁重拜跪登降非強有力者不能勝必不可臨期菲薄飲膳也禮記玉藻明云王日食少牢月朔太牢月朔不過告廟聽朔則加常食則祭祀常食必從其豐可以互證矣　周氏柄中曰國語先耕籍三日王卽齋宮乃淳濯饗醴及期饗醴乃行是齊亦非不飲酒朱子於家禮云食肉不得茹葷飲酒不得致亂仍未嘗以莊子爲據也

注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　按注疏本以齊必有明衣布合上君子不以紺緅飾以下爲一節記孔子衣服之禮以齊必變食居必遷坐二句入下食不厭精至必齊如也爲一節論齊祭飲食居處之事而集注據程子之說分節則前寢衣一節必應移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矣

食不厭精節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注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李氏惇曰烹飪既與凡肉皆從火化爲膾則用生肉切𦵔若菹實之醢以柔之必切之極細乃易熟若麤則不能急熟故害人也　何氏焯曰此言養人庖人炊爨切治之法黍稷稻粱稌穛皆可作飯若舂之粸之不取其精則麤糲僅如脫粟亦不足以養人矣牛羊與魚其

而切之不期於細則物而不化反有害於人矣不是說夫子必欲如是也　孫氏奕曰此厭字當讀爲厭飫之厭言食雖精膾雖細亦不必厭飫而食之按鄭氏汝諧說亦如此雖與集注異而義則精

食饐而餲注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　爾雅食饐謂之餲注飯饖臭也說文饐飯傷濕也又饖飯傷熱也饖與饐音義皆同釋文引字林云饐飯傷熱濕也此集注所本　說文又云餲飯餲也引論語此文爾雅注飯饖臭也皇疏謂經久而味惡也集注並同之

魚餒而肉敗注魚爛曰餒肉腐曰敗　爾雅肉謂之敗魚謂之餒注肉臭壞曰敗魚肉爛曰餒　林先生曰爾雅注之肉爛當是肉爛之誤公羊僖十九年傳魚爛而亡何休注魚爛從

內發論語之肉敗或亦是內敗上句專言食此句專言魚也
按說文魚敗曰餧本又作餒即餧字釋文引許餧以敗訓
餧可證此之敗即餧猶上句之餲即饐也
失飪不食注飪烹調生熟之節也　孔注失飪失生熟之節也
集注本之　說文飪大熟也爾雅米者謂之糪釋文引李巡
云米飯半腥半熟名糪腥通作生玉篇糪半生也禮運飯腥
而苴熟又通作胜說文胜不熟也皆此所謂失飪
不時不食注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　鄭注不時非朝夕日
中時按後漢書鄧皇后紀云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
強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
乎傳曰非其時不食章懷注云論語曰不時不食言非其時
物則不食之前書召信臣曰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

供養集注據之與上敗事爲一類似勝鄭注鄭氏此注謂非
朝夕日中時其注禮運飲食必時則引內則食齊視春之屬
其注仲尼燕居味得其時又據周禮食醫春多酸獸人冬獻
狼之屬則未知所折衷也
割不正不食注割肉不方正者不食　邢疏謂折解牲體脊脅
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　許氏謙
四書叢說云古者燕饗有大體曰截其餘牲體脊脅及腸胃
肺心割截皆有一定所謂不正則不合乎度者　凌氏廷堪
曰少牢饋食禮斯俎舌皆切本末注凡割本末食必正也疏
云鄉黨孔子云割不正不食故割本末爲食正也論語邢疏
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
不食也其說甚明即如鄉飲酒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
肺肩臀臂卑是正數也若賓俎用臂主人俎用肩則臂肩倒
置即爲割不正矣少牢所俎所云切本末者是切非割且祭
祀之禮賈氏引鄉黨爲證蓋失之
不得其醬不食　馬注魚膾非芥醬不食按此約舉一端耳張
氏甄陶曰膳夫掌王之食醬用百二十品凡山珍海錯皆謂
之醬曲禮醯醬處內食之主也有烹時所用之醬濡雞醢醬
實蓼濡雞醢醬實蓼以制其氣有食時所加之醬魚膾芥醬
麋腥卵醬以調其味各有所宜故曰其醬　鄭氏汝諧曰凡
魚肉皆可爲醬若不得其名不知用何物爲之故亦不敢食
也
不使勝食氣　邢疏氣小食也說文引氣作既阮先生曰中庸
既稟稱事鄭注既讀爲餼說文無餼字氣即餼字是既與氣

通也程瑤田通藝錄云論語不使勝食氣說文氣作既釋之
曰少食也引論語以證之蓋古文氣息字作气加米則爲氣
廩字與既字相通然後世於氣字無不讀作氣息者不有說
文則論語食氣二字難通其義矣　按輔氏廣曰食以穀爲
主肉爲輔不使肉氣勝穀肉可言氣食亦可言氣似不必類
言而解矣
惟酒無量注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　張氏甄陶曰爲人合
懽則有賓有主有勸有酬若先爲限量則或獻或酬或酢皆
不能通其情但以醉爲節此即無量之量也　皇疏載又一
說云不格人爲量隨人所能而莫亂也
沽酒　漢書食貨志引論語酤酒不食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
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顏注鄉黨所記孔子齊之時也

梁氏玉繩曰周禮酒正注酒有功沽之巧疏云功沽謂麄惡也夏官司兵注功沽上下義同因思論語沽酒當是酒之惡者若訓沽爲買安得使酒必皆自作乎　周氏柄中曰詩無酒酤我毛傳謂一宿酒曰酤鄭康成訓酤爲榷酤之酤集注云沽市皆買也蓋從鄭注聽雨紀談云三代無酤酒者至漢方有榷酤則沽酒似以一宿酒爲是愚按酒誥戒羣飲周禮司虣禁市飲飲而於市則有沽酒明矣漢書食貨志有孔子當周衰亂酒沽在民薄惡云云集注恐不精潔傷人之說蓋亦本此

市脯　周氏柄中曰曲禮脯曰尹祭鄭注尹正也孔疏正謂自作之也脯自作則知肉之所用也論語之市脯不食亦言其不正也邢疏云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此雖與集

注小異然不知何物之肉亦正恐其不精潔非有二義也

不撤薑食　孔注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許氏謙衍四書叢說曰此說頗長古注自此上皆作齊戒事說固未穩然此何安知不是齊一類而錯簡在此乎

不多食　鄭氏汝諧曰不多食指薑言之　閻氏若璩曰不多食諸家俱不承薑說余謂不撤薑不多食正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語耳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何獨此而泛及耶魏氏吉鄉黨典義云肉不勝食氣酒不及亂已藏不多意在內惟薑朝夕在御或且疑其少過故以不多食申足之

祭於公　何氏焯曰此下文勢若自爲一節

祭肉不出三日　成氏學標曰曲禮凡祭於公者必自撤其俎此謂士助君祭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按撤俎歸俎不同當祭末徹俎時尸與主人主婦俎有司徹之臣所獻之俎自徹之置於堂下及祭畢士自持歸大夫以上君使人歸之然則此不宿之肉即君使歸之俎而郊膰不致亦指不歸俎言也時說直謂君所頒祭肉不知臣助君祭自有所獻之俎肉即所云賓俎也　何氏焯曰分祭肉非難事何待三日古禮祭畢皇尸載逃主人拜送賓於門外命有司撤賓俎歸之於館則本日已分胙同姓者不分祭肉之燕於寢惟同異姓未來助祭者則不及歸俎燕私之事始歸胙本日既厭厭夜飲次日又有賓尸之祭（即繹祭）則第三日必頒之

食不語寢不言　注答述曰語自言曰言　邢疏直言曰言答述曰語集注因之按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詩大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疏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

對禮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注言自言己事也語爲人論說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注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　孔注三物雖薄祭之必敬邢疏祭謂祭先三物雖薄將食祭先之時亦必嚴敬　按疏言將食祭先即集注所云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也惟注疏從古讀瓜故云三物集注從魯讀必故引釋文以明之四書或問云既曰疏食菜羹而又以瓜繼之則不辭矣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　周氏柄中曰疏食有三說朱子以爲粗食一也孔安國以爲菜食二也（皆見述而篇）月令鄭注云草木之實爲疏食三也何焯泉至孔說謂疏食乃乏米而以蔬代食引東觀漢記遭常蔬食而以穀食除

譏弟爲證愚按此疏食對下菜羹自是粗飯若述而篇之飯疏食或可如此說耳

注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　胡氏炳文曰上節言衣服之制此言飲食之節皆不敢遏之意特衣服本有定制而飲食之節則在乎人也

席不正不坐節

席不正不坐　邢疏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如此之類是禮之正也　葉氏夢得論語釋言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此以方爲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爲正者也　按此與邢疏解正字集注皆不取之以下正席先嘗推之則集說是也　墨子非儒篇云孔某席不

端弗坐割不正弗食新序節士篇云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說文引亦同史記孔子世家述此句亦在割不正不食之下翟氏灝曰上雖記飲食之節而如疑不言即以食不語連類並及此句據墨子新序史記各書俱與割不正相儷今析兩處致此句孤出於上下文莫得其類疑錯簡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鄉飲酒之禮有四鄉大夫三歲舉賢能一也黨正蜡祭二也州長春秋習射三也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四也此或是鄉人偶然飲酒周禮族師注有祭酺之飲酒正注有醵祭之飲是也　孔氏廣森曰夫子位至大夫於鄉飲當爲僎者儀禮記云大夫後出主人送於門外鄭君以爲不干其賓主之位然則僎者惟後賓耳賓出斯出矣夫子特於鄉黨尚齒致敬故復俟鄉人之杖者出然後出也

鄉人儺　釋文云儺魯論爲獻今從古　孔注邢疏俱不言儺在何時惟鄭注謂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見月令正義　張氏甄陶曰儺有三季春命國人儺以畢春氣王畿侯國皆有之不及民季秋天子儺以達秋氣此惟天子爲之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此儺通於上下達於庶人所謂鄉人儺也

朝服而立於阼階　釋文云於阼本或作於阼階是舊本無階字也臧氏琳曰孔注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今本蓋因注誤衍也禮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注禓或爲儺知禮記文亦無階字與論語同　皇疏朝服者元冠緇布衣素積裳卿大夫之祭服也

注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之也　按孔注

恐驚先祖邢疏此明孔子存室神之禮是集注所謂或說也禮記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注疏蓋亦本此　邢疏又云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朝服以依神也

問人於他邦　邢疏問猶遺也謂因問有物遺之也或自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表其意故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按問人不必盡有物孔注亦未之及此非要義故集注亦置之

再拜而送之　朱子語錄云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脊後拜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　釋文云一本或無而之二字

曰丘未達不敢嘗　七經考文補遺云古本嘗下有之字

注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　陳氏天祥曰君賜食蓋熟食也故可先嘗賜腥則亦不嘗矣夫藥性有萬殊服食之法製造不一尤無未熟先嘗之理又無過使面嘗之命何必告之如是耶且既已受饋自當善其辭意以答之今乃自以曲防疑人之心告其來使虛人之賜孰甚於此王滹南謂此當是退而謂人之辭記者備其文故一曰字而足耳此說近之或疑稱名非所以告門人然如是丘也奚爲於丘之門丘也幸對門人稱名者多矣何獨疑於此哉

注 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注疏本問人於他邦及康子饋藥皆各自爲節

廄焚節

廄焚子退朝　鄭注退朝自君之朝來歸邪疏廄焚謂孔子家廄被火也　釋文云廄夫子家廄也王弼曰公廄也按禮記雜記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注云拜之者爲其來弔己正義云孔子馬廄被焚拜謝鄉人爲火而來慰問孔子者與此所記爲一事明是夫子家廄故鄭注云自君之朝來歸邪疏亦直據之至王弼之說蓋本於桓寬鹽鐵論刑德篇云魯廄焚與鄭義不合而王肅又竄改禮記作僞家語以與鄭氏爲難不知既爲國廄則人皆以國事而來者必不僅孔子之鄉人即有孔子之鄉人亦必非專來弔孔子者而孔子獨私拜其鄉人於事理全不協矣　吳氏昌宗曰若是國廄則路馬亦重矣問人之後獨不當問馬乎

傷人乎不問馬　釋文云一讀至不字絕句　按據此則當以問馬二字爲句武氏億曰揚雄太僕箴廄焚問人孔子深醜是不徒問人矣　翟氏灝曰或有讀傷人乎否問馬言先問人後問馬也夫此乃人之常情何足紀述乎然鹽鐵論已云問人不問馬可知漢人亦但以不字下屬也

注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陳氏天祥曰未暇問是心欲問而無暇以及之也理當如此邪是理不當問則一說而無兩意矣問人之言止是傷人乎三字而已言訖問馬有何未暇雖曰貴人賤畜馬亦有生之物焚燒之苦今即不暇問亦似非理當如此也王滹南曰蓋其已見故不必問初豈有深意哉特弟子私疑而記之耳本不須着此三字此說決盡古今之疑按王陳二家專攻集注此說雖巧然試問不着後三字則此節又何須記乎吳氏棫曰廄焚問馬人之常情聖人恐人救馬傷人故問人傷否而已故不問馬記之所以視教也胡氏炳文曰不問馬與指其字同皆門人因夫子之言而申明之聖人容貌辭氣無非天理貴人賤畜亦天理也故集注云理當如此此二說足以析王陳二家之疑矣

君賜食節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注 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　七經攷文云一本無之字　孔注既嘗之乃以頒賜邪疏君賜必多不可留君之惠既嘗當以班賜按不曰嘗而曰先嘗必兼此義乃備故集注用之

君賜腥必熟而薦之　釋文云腥說文字林並作胜五經文字云胜先丁反腥先定反今經典通用腥爲胜並先丁反

君賜生必畜之　釋文云魯讀生爲牲今從古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注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
不敢當客禮也　鄭注如君祭則先飯若爲君嘗食然此集注
所本　李氏惇曰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
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此謂君命之祭必先飯以示不敢當
客禮也又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此
謂君但賜之食而非客則膳宰自嘗嘗羞臣既不祭則不必
嘗俟君食然後食也此節既言君祭是不以客禮待臣於禮
不必先飯而夫子亦先飯者敬謹之至所謂亡於禮者之禮
也　朱子語類云近世有以爲君祭必先黍稷者若然則其
音自不同蓋如先儒之說則飯音上聲而爲食之之義如近
世之說則飯爲去聲而爲指所食之物二說雖若相通細推

之則恐先儒之說爲長按君祭必先黍稷此何足記述且與
孔子何干非鄉黨之例矣　閻氏若璩曰孔子之異於人在
不待君命之祭輒自同於膳宰避客禮云集注若爲君嘗食
然語本鄭氏最妙蓋正嘗食則膳宰自取君前之食嘗之此
臣自嘗已前食非正嘗食故曰若也

疾君視之東首　包注夫子疾處南牖之下邢疏病者常居北
牖下爲君來視則暫時遷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
按禮記玉藻君子寢恆東首喪大記疾病寢東首於北牖
下注或爲北墉下此注疏所本而伯牛有疾章集注亦引之
說詳彼　毛氏奇齡曰古室制尊西君入室必西面東向首
之東亦以示面君意也

加朝服拖紳　注拖徒我反　釋文云拖徒我反又勑佐反本或
作拕是定本作拕也唐石經亦作拕　說文引作袉紳袉衣
裾也

注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　此用鄭注惟鄭駕車作車駕

注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自席不正不坐至此合下入太
廟注疏本皆自爲一節

入太廟每事問　注重出　輔氏廣曰全章見八佾故集注不以
入分節之數　皇疏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問此是錄生平
常行之事故兩出也

朋友死節

曰於我殯　胡氏泳曰此節獨記一曰字必曾有是事人莫知
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論語曰朋
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即此事禮檀弓賓客至

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論語言朋友檀弓
言賓客互相備也

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禮記玉藻正義引作朋友之饋非祭肉
雖車馬不拜也中六字上下互異又周禮玉府正義但云雖
車馬不拜略去非祭肉三字古人引書不拘拘如此非有論
語別本也

寢不尸節

寢不尸居不容　注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又容容儀　釋文作居
不客云苦百反本或作容羊凶反是定本作容也唐石經亦
作客包注寢不尸云偃卧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孔注居不
容云爲室家之敬難久集注用之　段氏玉裁曰寢不尸惡
生之同於死也居不容嫌主之類於賓也　臧氏琳曰尸當

作弟爲尸之尸與客字正相對言夫坐如尸既寢則不當執
是禮容當從陸氏作容孔注爲室家之敬難久謂因一家之
人難久以客禮敬已也邢疏謂不爲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
豈因私居廢哉
見齊衰者　皇本見上有子字
見冕者　釋文云冕鄭本作弁　汪氏中曰冕者無無故行於
道路之事此謂位爲大夫得服元冕者也
式負版者注負版持邦國圖籍者　七經考文云古本版作板
　集注即用鄭注何氏焯曰圖是地圖職方氏所掌籍是民
數司民所登兼言之亦可古封建之世國地增減不一或並
民數上之如後世丁口黃冊每三歲達於朝與圖地志有更
定輒上之　朱氏彬曰周官之書版甚多凡在書契版圖者

之貳王宮之士庶子爲之版以待生齒之書於版特其一端
耳未見版所書何由知爲民數且聖人繫心天下不忘斯民
不在道塗之式否反覆思之負版當讀如曲禮雖負販者必
有尊也之販蓋承凶服者式之而言方與雖狎必變雖褻必
以貌文勢一貫　周氏柄中曰葉少蘊云喪服有負版翟公
巽謂式負版者非版籍之版乃喪服之版愚按上既有凶服
者式之何得又以負版爲喪服翟說甚謬不解石林何以取
之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注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孔注敬主
人之親饋　按袁氏枚毋識集注以私意窺聖人如敬主人
之禮足矣何必又增非以其饌一語此袁氏未嘗並稽舊注
而於集注所謂禮者亦未分明也周氏柄中曰集注所謂禮

即舊注所謂親饋也蓋饌不爲已設則主人不親饋也禮侍
食於長者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亦有失禮而不親饋者
玉藻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以季氏進食不合禮
故也坊記云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
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此盛饌爲已設而主
人親饋故改容而起以辭謝之若指盛饌爲禮則仍是以其
饌矣
迅雷風烈必變　釋文云迅音信又音峻　後漢書楊震傳孔
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　鄭注風疾雷爲烈邢疏同語殊費
解故集注置之
注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自寢不尸至此注疏本以寢不
尸居不容爲兩節見齊衰以下爲五節

升車節
升車必正立執綏　徐鉉說文注引此文上題禮曰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釋文云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
也包注云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
盧氏文弨曰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
中內顧李善引魯論語及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綏車中內顧
以爲注正以魯論語作內顧無不字與此合也乃刻本於賦
及注俱增不字此但知今所習讀之本而不知魯論語之本
無不字也夫張賦之車中內顧與黈纊塞耳皆四字爲何加
一字則參差不齊矣崔駰銘今載古文苑有二章其車右銘
云箴闕旅賁內顧自勑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慎茲容以若
曆云觀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爲內顧矣崔銘中之正位

卽正立古位立通又案漢書成帝紀贊云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注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是包亦依魯論也

色斯舉矣節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注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觀而後下止 馬注見顏色不善則去之周生烈注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此集注所用也邢疏謂以飛鳥喻是矣而專屬之翔而後集句則不可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注 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 釋文云時哉一本作時哉時哉共九用反又音恭本又

作供三息暫反又如字玉篇齅下引此作三齅而作蔡氏節曰嗅疑當作齅 四庫全書總目云此徐鼎之說 何解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也皇邢疏並略同此卽集注所用鄭注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粱粟 見釋文及文選七發注 陳氏鱣曰必如鄭注方與時哉一歎有關下文三嗅而作鄭亦當指雉食粱粟而言 程氏大中曰山梁節無確注呂覽有子路揜雉而復釋之語則共當爲拱執之義嗅當爲飛鳴之聲無疑也

注 晁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 此蜀石經爲晁氏公武有石經考異此引其說 陳氏鱣曰說文齅以鼻就臭也從鼻從臭臭亦聲讀若畜牲之畜說文無嗅字嗅卽齅之別體玉篇引論語三齅而作是也荀子榮辱云三臭之不食也楊注臭謂歆其氣莊子人閒世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釋文嗅崔作齅漢書叙傳云不齅驕君之餌應劭曰齅音六畜之畜俱訓齅爲歆其氣惟石經作戞則字體字音字義並異獨怪當日旣用何晏集解而別書其字以違其義何耶

注 劉聘君云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 爾雅釋獸須屬鳥曰狊狊古闃反邢昺疏鳥之張兩翅狊狊然搖動者名狊也從目不從自與臭字形聲俱別

注 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 按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述此文皆作拱

注 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爲之說 何氏焯曰色斯二句集解中本不與下雌雉相屬朱子亦據胡氏謂雉之飛也決起其

止也下投無翔集之狀今雖通爲一節仍疑上下必有闕文 程子外書云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聞之竦然共立後乃三嗅而作文如此順恐編簡有脫錯也 饒氏魯論語紀聞云山梁是山脊之隆起如梁之狀者山之高處也雌雉陰類也以雌雉而居山梁飛啄自如猶小人而在高位得行其志時實使之然也夫子因見而有所感故發此歎子路不達此意乃取而供之夫子以其非己意故不食而起猶三嗅者聖人覺洪纖與不直非人也上言色舉翔集以喻君子之去就此語以喻小人之得時故門人以類記之按此說前無所承姑存之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一

閩長樂梁章鉅撰

先進第十一凡二十五章　皇疏既還敎鄉黨則弟子進而受業者宜有先後故先進次鄉黨也　釋文作二十三章

先進於禮樂章

先進於禮樂注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　孔注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集注用之而去仕字便斬斷葛藤矣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注用之謂用禮樂　何解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集注亦用其意用禮樂則用以移風易俗也　按此章邢疏語最支離如以此章謂孔子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先後之輩又以先進當爲襄昭之世後進當爲定哀之世皆不可從故集注置之　焦氏循曰移風

易俗四字解用字最切孔子時文勝於質既非先進又非後進欲其仍還後進之君子必先移易以先進之野人也孔子從先進非重野人輕君子蓋將由野人而至君子耳　孫氏奕曰先進指二代而上後進指三代而下謂三代以上教行俗美而禮樂達天下雖野人亦能之況君子乎三代而下政異俗殊而禮樂有壞闕惟君子能之野人則莫之能行也所以夫子欲從三代之盛時按此說奇而確雖前無所承不可不存也　鄭氏汝諧曰夫子之從先進非從其野也當時之人以爲野也不從後進非不從君子也當時之人自以爲君子也

從我於陳蔡章

皆不及門也注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　[illegible]

字鄭注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按此以門爲卿士之家以及門爲仕於卿大夫之私門以不仕爲失所恐非聖人口氣故集注不從

德行　釋文云鄭以合前章皇別爲一章七經考文云古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毛氏奇齡曰舊有子曰字故史記冉伯牛傳云孔子稱之爲德行　韓李筆解云說者曰字而不名非夫子云　翟氏灝曰七經考文每稱古本皆以證其與皇本同也今檢皇侃義疏本惟別分此章子曰字未嘗有其疏則云此章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印可而録在論中也二字之無尤確鑿物觀以彼國別藏寫本謬稱古本未可援之質史記矣孔子呼弟子皆名此書字不名亦可知非孔子語而史記固不獨於伯牛云然也

文學子游子夏　閻氏若璩曰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三時子游年纔十八子夏年十九耳而既以文學名

注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邢疏惟舉十人者或時在陳言之唯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程子意與之同　毛氏奇齡曰史記弟子列傳於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即接德行顏淵至子游子夏三十字則此一節本統記七十二人中之最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從陳蔡一時顚沛焉得奇才異能皆與其間可以分門别部如此況此時伯牛閔騫并俱不可考即冉求一人明明於哀公三年爲季康子所召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公十一年尚爲季氏帥師戰清見於左傳

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者故皇氏別爲一章也

回也非助我章

回也非助我者也 注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 邢疏凡師資問答以相發起若與子夏論詩子曰起予者商也如此是有益於已也

注 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 張氏甄陶曰此純是喜意若有憾是反襯之筆謂吾言學者多不能領會得一助我已不容易回也更非助我之比非字須如此看

孝哉閔子騫章

孝哉閔子騫 注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 按孝哉閔子騫五字即其父母昆弟之言人不間則所謂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聖人無字其徒者知此五字非孔子斷

語也何解引陳曰 陳羣 閔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漢書杜鄴傳後漢書范升傳並同此說則別一義而近人焦氏循又專以諫出後母一事當之恐非此章正古 錢氏大昕曰漢書杜鄴對策言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惠氏棟曰後漢書范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曰不間於其父母爲孝臣不非其君上爲忠注論語云云間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按亢倉子順道篇云閔子騫問孝於仲尼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兄弟之言此亦漢以前說因並録之 朱氏公遷四書通旨云稱於天下者爲武周之孝稱於衆人者爲閔子之孝稱於宗族者爲士之次者之孝德行有大小故孚於人者有廣狹也

南容三復白圭章

南容三復白圭 注 三去聲 釋文云三息暫反又如字 翁先生曰南容嘗從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送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好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南容實與聞之

以其兄之子妻之 皇疏重明南容崇孔子之姻其善非一故更記之

注 事見家語 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

注 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 邢疏此即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

季康子問弟子章

季康子問弟子 釋文云康子問弟子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是定本無季字也

孔子對曰 邢疏季康子魯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 王氏侑論語通義云前有季康子兩問無對字此對字疑誤矣

有顏回者好學 注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 皇疏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說一云緣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因答以箴之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康子是臣爲卑故略以相酬 按前說似緊哀之遷怒貳過出於臆揣而康子之無此事更屬虛辭故集注引范氏似從後說也

今也則亡　皇本此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
顏淵死章
以爲之椁　皇本椁作槨
注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　按
此全用家語弟子解惟家語作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集注
削去於闕里三字耳閻氏若璩曰此朱子所以爲精於地理
也孔子時無闕里之名闕里始見漢書梅福傳東漢後方盛
稱之蓋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之里造宮室有雙闕焉
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
即靈光之南闕又史晨饗孔廟後碑望見闕觀式路虔跪爾
時闕尚存尚可得其名里之由也若顧氏肇域記於曲阜縣
引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謂已有闕之名不知此自魯兩觀

名象魏在雉門之旁者豈孔子士庶而敢居於外朝之地哉
比而同之誤矣讀集注者要須心知其意於此蓋悟家語果
王肅私撰以難鄭康成者而非朱子所恨不見之古文家語
若果是古文家語那得有闕里字乎近讀北史宋板王肅注本七十二弟子解作孔子始教學於闕里是闕字非闕字不覺自失悟究那子兼掏足證肅雖私撰猶能知孔子時斷無闕里之名不敢用稱但曰教學於闕里云爾
鯉也死　邢疏云據年則顏淵先伯魚卒而此云鯉也死又似
伯魚先死者王肅家語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
或以爲假設之辭也　禮記曲禮正義云許慎以爲論語稱
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以論語云有棺無椁是
實死未葬以前也故鄭駁許慎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
況聖賢乎　翟氏灝曰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二十九
乃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無所記但云蚤耳旁考之闕
顏子之死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子路亦死故公
羊傳連識之曰有以麟告者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
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公羊氏去聖較近所述
定得本真顏子實後伯魚死二年時年四十一而孔子言其
短命者仁者宜壽雖四十亦短命也許慎偶爾滯述尚未回
護一經駁正不致害於經惟王肅僞造家語於蚤死上妄加
三十二三字反謂論語錯誤小司馬氏注史記漫引其說邢
氏復轉取之以疏論語則害於經者大矣
吾不徒行　皇本不下有可字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注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
列言後謙辭　孔注孔子時爲大夫邢疏云孔子五十六爲司

寇顏淵卒時孔子方在陳蔡非在大夫位時杜預曰嘗爲大
夫而去故言後也孔注時爲大夫不知何據按此疏駁注甚
是故集注亦不從也　毛氏奇齡曰從大夫後與爲大夫後
不同不問在位不在位陳恆弒君章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明明在哀公十四年夫子去位之後蓋從者隨也隨大夫後
解作做大夫謬矣此固夫子謙德不欲明言爲大夫故曰忝
隨大夫後大夫有車則前乘車後徒行不可此與陳恆曰忝
隨大夫後不敢不告統是一義不然哀公三子豈不知孔子是
大夫必曰吾忝做大夫耶
不可徒行也　皇本作吾以不可徒行於文不順恐有誤
天喪予章
天喪予注喪去聲　釋文云喪如字舊悉浪反按皇疏喪猶亡

也是用舊音集注從之

子哭之慟章

子哭之慟 注慟哀過也　此用馬注釋文又引鄭曰慟變動容貌陳氏鱣曰慟字說文所無漢袁君碑云慟懽傷裹武榮碑云甚慟剝裂李翊夫人碑云慟切剝兮皆作慟慟從心重聲鄭云變動容貌動亦從重聲下從者曰子慟矣亦是見夫子容貌變動而言也

曰有慟乎　皇本曰上有子字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皇本爲下有慟字陳氏鱣曰文選夏侯常侍誄云非子爲慟吾慟爲誰似古本有慟字

門人欲厚葬之章

注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何解禮貧富有宜顏淵

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　張氏甄陶曰椁予哉門人葬孔子有自衞來觀者門人謂一日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然則薄葬乃夫子之志顏子即不貧夫子亦不欲其厚葬也

注蓋顏路聽之　皇疏云回父有厚葬之意邢疏亦云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故集注用之

季路問事鬼神章

季路問事鬼神　七經考文云一本作子路

敢問死　皇本敢上有曰字阮先生曰按皇疏邢疏所云是並有曰字匡謬正俗引此文亦有曰字似集注本誤脫也

經考文云古本死上有事字

注或言夫子不告子路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理極精粹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深得聖人言外之旨此即所以深告子路也皇疏謂周孔之教唯說現在不明過去未來問鬼神是問過去問死是問當來皆陳羣所謂語之無益故不答是別一義　鄭氏汝諧曰子路欲知臨祭祀交鬼神之義與夫過患難處死之道所問亦不爲過鬼神之情狀死生之說於易嘗言之矣乃不對子路之問何也蓋夫子之設教也即顯以見微未嘗示人以其微也即粗以求精未嘗示人以其精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告人以事鬼神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此告人以其死也豈子路未之聞歟抑聞之而未之思歟

閔子侍側章

閔子侍側　皇本子下有騫字　閻氏若璩曰子路侍於冉有公西華侍坐是以齒序顏淵季路侍側以德序此閔子侍側一節亦是以德序閔子少子路六歲但長冉有十四歲子貢十六歲耳蔡虛齋以爲此蓋齒序者非

冉有子貢　唐石經有作子

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皇本若字上有曰字

注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按漢書無引此事處漢書敘傳幽通賦云游聖門而靡救兮顧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顏注論語稱子路行行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洪氏殆引此注而誤記爲漢書然皇疏本自有曰字何宋代諸儒竟無一見者可知皇疏本在宋南渡時已失傳也　輔氏廣曰子

樂雖有意味反不若子曰之協於文勢也　孫氏奕曰子樂必當作子曰辭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轉曰爲悅繼亦以義相近轉悅爲樂旣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哉　按文選幽通賦及崔子玉座右銘兩注皆引論語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可添一佐證也

魯人爲長府章

魯人爲長府 注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藍改作之　此全用鄭注　閻氏若璩曰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注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論語鄭注長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又意公微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貨財之府庶可結士心亦一解後反覆尋究始得之藍應劭曰曲阜

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酈道元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爲周公臺周公臺西四里許爲孔廟則夫子之故宅也然則今知得孔廟所在則可以知季氏宅由季氏宅又可想像而得長府地矣　翟氏灝曰魯人改作長府因季氏惡昭公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長府伐季氏入之遂氏叔孫氏共逐公徙公孫於齊長府蓋魯君別館稍有當蓄可以捍禦季氏惡公恃此伐已故於已事後衆魯人舉其間閒俾後此之爲魯君者不復有所恃其居心詎可問乎閔子無諫諍之責能爲婉言諷之自與聖人强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按羅氏泌路史已有此說翟氏暢言之耳　張氏甄陶曰春秋於定哀之世作雉門兩觀則書築蛇淵囿則書城西郛城毗城邾瑕則書獨不書爲長府蓋[illegible]閔子之言而止歟

仍舊貫 注 仍因也貫事也　此用鄭注邢疏云皆釋詁文　釋文云魯讀仍爲仁今從古惠氏棟曰楊雄作大匠箴曰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臧氏庸曰魯讀仁字爲句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義雖通而稍迂古作仍字義益明故鄭從之

由之瑟章

由之瑟　皇本作由之鼓瑟七經考文云古本有鼓字　按馬注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皇邢二疏並同

注 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　家語辨樂解云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

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風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今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也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按此事本見說苑而家語述之今本家語瑟字誤作琴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　皇本問下有曰字賢下有乎字

師也過商也不及　翟氏灝曰禮記燕居篇子曰師爾過而商不及下接子貢曰將何以爲中似即此一文互備

過猶不及　皇本過下有也字

季氏富於周公章

季氏富於周公　翟氏灝曰左傳哀公十一年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按說文富備也一曰厚也此富義當訓厚以與薄稅斂之薄反對季氏之用賦厚於周公典籍故云富於周公也魯自宣公稅畝而田賦倍已富厚於周公矣及此而冉有復爲季氏訪用田賦即所謂爲之聚斂而附益之也夫子既以正告冉有仍不勸救季氏卒用田賦夫子所以欲絕之也此事又詳著於外傳魯語以證論語似最允愜若依舊說則周公勳賞有之得嘗以之致富而乃與富人相衡量

哉　楊氏豫宣西堂日記云周公不之爵次子世爲周公於畿內其和是也周召世爲三公猶魯之三桓世爲卿故曰季氏富於周非謂文公旦也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注 爲去聲　釋文云爲于僞反又如字集注從前音也皇本而附益之作而附益也七經考文云一本求下無也字益下無之字

小子鳴鼓而攻之　皇本無而字

柴也愚章

師也辟　皇本辟作僻史記弟子列傳同之

由也喭　書無逸正義引作誕阮先生曰說文有諺無喭喭乃諺之俗字　鄭注子路之行失於畔喭類篇引畔喭謂失容也

回　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輔氏廣曰畢竟以前說爲勝通爲一章者但其語勢若有不同　按注疏本皆通爲一章集注分之也

回也其庶乎章

回也其庶乎屢空 注 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釋文云虛中一讀分爲別章今所不用何解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集注用之　按易繫辭子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亦言其近道也又按史記伯夷列傳云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後漢書賈逵傳云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集韻易林云簞門屢空皆以空爲空乏惟何氏又解爲虛中諸也江晦亭疏衍爲坐忘大通之說又云聖人忘忘賢人未忘忘其詞益支故

集注置之朱子文集亦云屢空只是空乏之空古人有簞瓢屢空之語是也下文貨殖正對此相反而言若云心空則聖人言曰之言無若此者且數數而空亦不勝其間斷矣此本何晏祖述老莊之言　鄭氏汝諧曰四子皆失之偏偏主則空空則無所倚著回也其庶於此乎曰屢空猶有所未空與之意復之意同此則別一義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注 命謂天命　何解謂賜不受教命語意亦兩故集注不從　皇疏於受命亦有二說一謂子貢性動不能信天任命此與集注意同又引殷仲堪云不受矯君命命也江熙云賜不榮濁世之祿亦庶幾道者也雖然有貨殖之業恬愉不足所以不敢望回耳貨殖上用一而字似江說亦有補理也　鄭氏汝諧曰命如孔子曰命之云者

於夫子之教命猶未能受徒聚問見以爲巳得聚之多如貨
殖焉以其聞見而億度亦能屢中其中也非空空然洞見至
理故有時而不中此亦別一義也

億則屢中 注 億意度也 何解億度是非集注用之皇本億作
憶漢書貨殖傳又引作意顏注云意讀曰億阮先生曰億憶
皆意之俗字 皇疏謂此句亦有二說一云子貢性好億度
是非而屢幸中亦是失也一云雖不虛心如顏而億度事理
亦能屢中故左傳仲尼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此憶中之類也然二說無甚異同故集注皆置之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子張問善人之道 閻氏若璩曰之道二字疑衍以所答不貼
道字故也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釋文云迹本亦作跡按跡乃迹之俗字
說文繫傳衜字下引作不衜迹 孔注言善人不但循追
舊迹而巳亦多少能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按
少能創業意近添設語氣亦上下不貫故集注不從 翟氏
灝曰善人生質雖美然不由實踐則亦不能造於深奧如此
答辭庶於之道二字貼合 孔氏廣森曰明明是問善人之
道則非問何如而可以爲善人乃問善人當何道以自處也
故子告以當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譬諸入室必踐陳除堂
戶之迹而後可循循然至也蓋有不踐迹而自入於室者唯
聖人能之堯舜禪而禹繼唐虞漢而殷周誅是也亦有踐迹
而終不入於室者七十子之學孔子是也若善人上不及聖
而又非中賢以下所及故苟踐迹斯必入於室若其不[illegible]
則亦不能入於室耳

論篤是與章

論篤是與 注 與如字 釋文云與音餘 何解論篤者謂口無
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
三者皆可以爲善人按注疏本皆以此節合下節爲一章故
以與讀平聲與兩者乎爲一例然以此爲善人之證其解近
鑿故集注不從 鄭氏汝諧曰色莊者不踐履其實也君子
者躬行而不務外也論其篤實而與之抑與君子乎抑與色
莊乎言必與君子此又因子張而言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子路問聞斯行諸 包注賑窮救乏之事邢疏此章論施予之
禮 按邢疏即包注之意而施予之義巳非賑救二字所能

該集注但云聞義勇爲實爲渾括矣 錢氏大昕潛研堂答
問曰曲禮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禮有未仕者不敢
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淮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
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
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與則止故論
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包咸謂賑窮救乏之事
蓋出於此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皇本行之下有也字

子畏於匡章

子畏於匡 毛氏奇齡曰鄭有匡邑但此時夫子去司寇出走
至哀八年始反魯其非鄭邑可知矣若莊子謂是宋地則考
鄭匡邑且未有一過宋而桓魋匡人遭兩難者或據史記[illegible]

必當是衛邑然舊說謂陽虎侵暴匡人而夫子貌與虎類因
有此難則陽虎不得暴衛邑按春秋傳公侵鄭取匡在定公
六年是時季氏雖在軍不得專制凡過衛不假道反穿城而
蹦其地其介皆出自陽虎是虎實帥師嘗侵鄭時匡本鄭鄙
邑必欲爲晉伐取以釋憾而匡城適缺虎與僕顏尅就其穿
垣而入之虎之暴匡以是也至十五年夫子過匡適顏尅爲
僕匡遂以爲虎而圍之則匡是鄭邑也

回何敢死　韓李筆解云死當先字之誤上云顏淵後下云回
何敢先義自明按程氏外書亦同此說　鄭氏汝諧曰回何
敢死是死生不在匡人而在顏子也匡人之欲加害者只在
夫子而不在顏子故顏氏之死生得自爲之所也　曹氏之
升曰禮有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鄭康成曰畏謂人或以

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而死之者王肅謂孔子畏匡德能
自全也然則經下一畏字便有萬不可死者子知其不可死
而不死而惟恐回不知而誤死之也故一見回而即曰以汝
爲死是喜其不死之辭也回固知子之必不死而遂亦不死
而子果在也則直應曰子在回何敢死是在則回之所能料
子者敢則回之所能自定者兩下問答俱有精義豈若匹夫
婦之自撫其軀哉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注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
之　此用孔注　孔注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而世族譜以爲
平子意如之子不知所據　釋文臣作忠云古文臣字今作
臣按唐武后以𢘑忠等字代君臣等字而不知古本論語[illegible]

有惡字則非盡出臆造也

不可則止注必行已之志　按不可則止漢儒無注皇疏始以
諫不從則去釋之孫氏奕曰大臣以道格君心之非則無復
有發於政害於事者此所謂不可則止此說甚新然子貢問
友章亦言不可則止句法正同仍從皇疏爲是而集注必行
已之志其義更深輔氏廣曰可則行不可則止方爲行已之
志否則說以帝不入則王說以王不入則霸乃功利之徒所
爲孟子所謂妾婦之道者豈足與語大臣之事哉

可謂具臣矣注謂備臣數而已　此用孔注

然則從之者與注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陳氏天祥曰子然
爲季氏子弟豈肯自以季氏之所爲爲問夫子亦無指說季
氏之惡以答其子弟之理蓋子然意謂具臣爲旅進旅退隨

衆之人從之者謂是從人之人耳非專指季氏也夫子所答
亦是泛言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釋文云左傳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
作子皋三字不同其實一也　皇疏費季氏采邑也季氏邑
宰叛而子路欲使子羔爲季氏邑宰也洪氏頤煊曰按史記
仲尼弟子列傳費下有郈字論衡藝增篇子路使子羔爲郈
宰左氏定十二年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
墮郈季氏墮費子路之使子羔當在此時或費或郈擇一使
之　周氏柄中曰費自南遺爲宰其子南蒯繼之昭十二年
南蒯以費叛奔齊公不狃爲費宰定十二年子路爲季氏宰
墮費不狃奔齊使子羔當在不狃出奔之後史記[illegible]郈

宰蓋是時費郈俱墮故欲以子羔鎮撫之
賊夫人之子　張氏甄陶曰此非言子羔不能治費也宰邑
宰不足行道徒使廢學不能成德是賊害之
是故惡夫佞者　皇疏引繆協云子路以子羔爲學藝可仕矣
而孔子猶曰不可者欲令愈精愈究也而於時有以佞才惑
世竊位要名变不以道仕不由學以之宰牧徒有民人社稷
比之子羔則長短相形子路兼茲以對者所以深疾當時非
議之也夫子善其來言故曰是故惡夫佞者此乃斥時豈譏
由乎此說雖新而未免迂回故集注置之　張氏甄陶曰何
必讀書並非廢學之說古人爲學果然不單指讀書一樣皇
夔稷契無書可讀左史倚相能誦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亦不
聞施有政也子路言人民社稷何必讀書是言學之途不止

讀書非廢學也但子路使子羔本意不過欲爲季氏得一臣
宰又使子羔得祿仕此一副議論乃隨口撰出故夫子不斥
其非而惡其佞以其言本不乖謬也

子路曾晳章

毋吾以也　注　勿以我長而難言　此用孔注　皇本毋作無釋
文云毋音無吾以鄭本作吾已蘇氏濂曰以已通用已止也
謂毋以我年長止而不言
子路率爾而對曰　注　率爾輕遽之貌　皇本率作卒翟氏灝曰
率字諸字書訓義頗多獨未有以輕遽爲訓者卒之讀倉末
切者猝猝訓急遽皇本作卒爾與孟子梁襄王卒然義正
相合今之作率似因形近致誤　按莊子人間世注率然對
之釋文率本作卒是率卒古字通也

因之以饑饉　釋文云饑鄭本作飢同按說文饑穀不熟爲饑
從食幾聲飢餓也從食几聲此作饑爲是
可使有勇　七經考文云一本使下有民字
求爾何如　白氏珽曰求爾何如赤爾何如點爾何如皆夫子
呼其名而問求赤點之下皆當讀斷焦氏竑筆乘云余童子
時聞郡使者臨學官諸生誦點爾何如點字作一讀使者動
色嘉歎蓋人多忽此故耳
可使足民　皇本民下有也字
宗廟之事如會同　宗廟會同原是對衆兩事中加如字仍偶
爾申說觀下文仍平列宗廟會同可見時文家就此生情未
嘗不可而於經義則邑不相關閻氏若璩曰汪鈍翁評房書
謂玩如字宗廟會同分對不得向來習解俱未了此惟此文

中段云王於時聘以結同盟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皆廟
見而廟受之如會如同孰非有事於宗廟者哉如字方醒余
曰陳用之禮書明言朝覲宗遇之禮行於廟朝會同之禮行
於國外及時見殷見皆王爲壇合諸侯而命事命政於宗廟
無涉即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郤地閒隙之地也如定公十
年夏公會齊侯於夾谷何從有宗廟來且時聘以結諸侯之
好二語乃大行人職文不切會同切會同則上文時會以發
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也時文家講典制何異捕
風說夢哉　張氏甄陶曰宗廟之事即魯國宗廟之禴祀烝
嘗禘祫會同即魯侯朝於天子魯侯偕公皆從晉文朝於王所
此後則寮俗是皆矣如字是疏擬之詞
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淩氏廷堪曰元端士之正服端即元端

小相猶末擯也皆指士而言蓋思所以學仕於邦而又六
敢當卿大夫之任但願服士之服爲諸侯之末擯以習禮耳
已此謙辭也乃或者誤會下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illegible]
公西氏欲得國爲諸侯不知會同之禮諸侯當謙讓[illegible]
元端章甫以見天子者乎　閻氏若璩曰季本宗廟會同正
句文云時至春秋古禮盡廢人惟不見諸侯之朝天子而助
祭而所見者惟諸侯之宗廟而無復有相天子之宗廟者矣
人惟不見諸侯之從天子而合謀則所見者惟諸侯之會同
而無復有相天子之會同者矣不知宗廟者天子之事也天
子之宗廟則有序爵以辨貴序事以辨賢皆所以相也會同
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之會同則有聽禁於王都請命於方岳
皆所以相也則宗廟會同之相非諸侯而何哉艾南英評曰

須將禮記周禮春秋左傳融貫成片乃知此文之確余按相
天子之宗廟乃大宗伯之職小宗伯佐之周禮大宗伯六治
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鄭注治猶簡習也務簡習大禮至祭
當以詔相王賈疏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
其行事則又相之小宗伯云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
宗伯於諸侯何與天子之會同上擯則大宗伯周禮朝覲會
同則爲上相鄭注相詔王禮也肆師爲承擯小行人亦爲承
擯蓋一佐大朝覲一將幣於四時當朝王末擯司空之屬齒
夫爲之見覲禮又於諸侯何與想季本偶因論語相維辟公
遂認相天子之宗廟爲諸侯不知此句與雍徹辟相予肆
祀皆謂助祭者而非詔禮者之相邢疏論語疏引聘禮云卿
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

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
也此云願爲小相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
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其說是矣然尚遜鄭祭祀之八佾在
氏文二年夏父弗忌爲宗伯魯語宗人夏父展[illegible]
職瓚逆祀其官一也是諸上相則宗伯小相則宗人宗伯之屬
若魯所稱宗有司者亦謙而願爲焉[illegible]皆非然未合之
而別爲解復有高心空腹如艾南英者從而和之耶　又曰
端章甫即束帶立於朝願爲小相即可使與賓客言也亦自
思從政爲大夫豈妄思周天子與之一諸侯乎非諸侯而何
乃指諸侯之事言非指人言也當春秋時禮不盡如古故僖
二十八年傳鄭伯傅王用平禮也杜注傅相也以周平王享
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蓋時能相禮者亦希鄭伯素以知禮

者故用以相王非合周制者宣十六年定王享士會原襄公
相禮襄公周大夫豈屬五等諸侯哉胡朏明曰傳言用平禮
則周東遷以前未必然可知
注　衆瀕曰同　紀文達師曰此與周禮文異者宋代諱殷故改
殷爲衆張存中通證知引周禮而不能辨其何以不同
鼓瑟希注希間歇也　孔注思所以對故其音希也程氏在中
曰集注是解希字之義孔注是解希字之意
鏗爾舍瑟而作注鏗苦耕切　說文鏗字下引論語曰鏗苦閑
切一讀若擊玉篇鏗字下云口耕切論語鏗爾捨瑟而作與
鏗同廣韻鏗字下亦引此六字蔡氏清四書蒙引云鏗爾帶
下句讀是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鏗爾也
異乎三子者之撰注撰具也　孔注撰具也爲政之具也集注

因之　釋文云撰鄭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臧氏庸曰巽
乎三子者之撰言不能如三子之善一似有不足言者故子
曰何傷各言其志誘之言也孔訓撰爲爲政之具是已未言
而先輕視三子之長以自取異較之率爾之形益甚矣
亦各言其志也　釋文云亦各言其志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
是舊本無也字
莫春者注莫去聲　釋文云莫春音暮本亦作暮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皇本冠上有得字　公羊傳桓公
五年大雩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疏云論語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乃僖正雩故其數少此見書於經非僖人
正雩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
九人者蓋又天子雩也　翟氏灝曰舞雩雖因有雩壇名地

而曾晳之志略無關於雩祭自鄭康成等讀下歸字爲饋附
和者以爲饋祭後之儒者遂相從成此等說也　皇疏或云
冠者五六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六七四十二人孔門升
堂者七十二人也
浴乎沂注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　韓李筆解云浴當爲
沿字之誤周三月夏之正月也堅冰方解安有浴之理哉
四書或問云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幾
邑引此以爲證是也韓李疑夫裸身以浴之非禮而改浴爲
沿蓋不察乎此爾　周氏柄中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
浴注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修禊之類此説之見於經者
閻氏若璩曰沂有徐州之沂有青州之沂此指徐州言出魯
縣尼邱山西北逕魯之雩門注於泗水與出泰山蓋縣艾山

南至下邳入泗杜預所謂大沂水者別
風乎舞雩注風乘涼也　此用包注　論衡明雩篇曾晳言風
乎舞雩風歌也讀風若諷王氏應麟曰王充云風歌也仲長
統曰諷於舞雩之下思謂以風爲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
水經沂水注云沂水北對稷門一名高門一名雩門南隔水
有雩壇壇高三丈卽曾點欲風處也
詠而歸注詠歌也　包注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按詠
必先王之道歸必夫子之門雖於理無礙而語則滯相矣故
集注置之　釋文云歸如字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
歸今從古按論衡明雩篇亦作詠而饋云饋祭也歌詠而祭
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注徐廣亦曰歸作饋然別是一義與
夫子與點意不相呼應故集注置之

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周注善點獨知時程氏在中曰知
時卽集注樂其日用之常意　蘇氏轍古史云四子之言皆
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
明與如曾晳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强
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
已也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爲賢哉　袁氏枚曰聖人無
一日忘天下子路能兵冉有能足民公西華能禮樂倘明王
復作天下宗予與二三子各行其志則東周之復期月而已
可也無如轍環天下終於吾道之不行不如沂水春風一歌
一浴較浮海居夷其樂殊勝蓋三子之言畢而夫子之心傷
矣適曾點曠達之言冷然入耳遂不覺歎而與之非果與聖
心契合也如果與聖心契合在夫子當莞爾而笑不當喟然

而嘆在曾點當辭人心過不遜如愚不當怠嘿而愈遜也
注 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　張氏存中曰史記謂仲由少孔子九歲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少孔子四十二歲又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二十餘歲合居子路之次

夫子何哂由也　皇本夫子作吾子疏云點呼夫子爲吾子也

曰爲國以禮　皇本曰上有子字

惟求則非邦也與 注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 又 惟赤則非邦也與 注 此亦曾皙問　按皇疏謂此二節皆夫子自爲問答而非曾皙問而夫子答也邢疏同之

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皇本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

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皇本作赤也爲之小相孰能爲之大相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二

閩長樂梁章鉅撰

顏淵第十二凡二十四章　皇疏進德之冠莫如顏淵故以顏淵次先進

顏淵問仁章

顏淵問仁　孟子萬章上篇章句引作問爲仁

克己復禮爲仁 注 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　皇本克作剋下同朱子語録云己有兩義物我是己私欲亦是己　按此集注皆本古訓爾雅克勝也又勝克也展轉相訓左傳昭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杜注克勝也正義引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有嗜欲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邢疏亦引此語謂能勝去嗜欲反復於禮此與馬注克己約身孔注身能反禮則爲仁義本相通近儒必以己爲人己之己謂即下文之由己而以集注私欲之訓爲前無所據則亦好辨而已矣惟皇疏以爲約儉己身返反於禮則爲仁於時爲奢泰過禮故云則別一義恐非此章正旨故集注置之　王氏應麟曰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傳非出於仲尼故左傳云云胥臣又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戴氏震曰克己復禮以己對天下言也禮者至當不易之則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凡意見少偏德性未純皆己與天下阻隔之端能克己以

還其至當不易之則斯不偏於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然又非取決於天下乃斷之爲仁也斷之爲仁實取決於己不取決於人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翟氏灝曰後漢書郎顗薦李固云顏淵十八天下歸仁未知其本出何書倘緣論語敚演則不免於僞濫矣

非禮勿動　王氏引之曰動當爲動容貌中庸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亦謂動容貌邢疏訓動爲行事以爲身無擇行則與上下文義不倫矣

注事如事事之事　張氏存中曰書說命惟事事乃其有備

仲弓問仁章

仲弓問仁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引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云云政字當是誤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臼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按據此則出門二句亦古語也　趙氏佑曰禮有五經賓祭居二焉故特舉以驗敬之大端而必言出門使民者古者賓至必迎於門公侯之賓則於門外觀周官大行人及司儀職儀禮聘冠昏鄉飲酒士相見皆重言賓或迎於大門外或於大門內或於廟門曲禮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注下賓也則已不待入門升堂而後昭其敬矣古之使人以祭爲重郊廟之祭所使尤多其自尸賓祝史執豆籩駿奔走煇庖閽翟之賤莫非事莫不慎選而儆戒之祭之日容貌必溫身必詘無或以疾言遽色加諸人者及祭畢燕畀之餘焉倘有暴慢使之者乎君子體是道以行於凡出門凡使民之際則有一舉足一處事而不敢苟者矣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管仲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按據此則克己復禮及出門云云爲古人相傳之語益可見矣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注內外無怨　包注在邦爲諸侯也在家爲卿大夫也

注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　張氏甄陶曰凡易卦以中爻爲主孔子學易於乾之九二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即克己存其誠即復禮故曰乾道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即出門二句義以方外即己所不欲二句故曰坤道乾爻從而實之以誠坤爻順而虛虛主敬坤道承天以時行者也成德之後能誠自無不敬入德之始必主敬乃可存誠聖門顏子植

明睿仲弓最重厚故子以乾坤之蘊爲二子告之

司馬牛問仁章

仁者其言也訒注訒難也　釋文云訒或作仞又引鄭注云訒不忍言也陳氏鱣曰說文訒頓也從言刃聲論語其言也訒蓋人有所不忍言者其詞必頓忍亦從刃聲義相反而成也

注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　邢疏引史記弟子傳云司馬耕字子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是也按多言而躁亦見家語弟子解

斯謂之仁矣乎　皇本作斯可謂之仁已矣乎邢本作斯謂之仁已乎

司馬牛問君子章

斯謂之君子矣乎　皇本作斯可謂君子已乎邢本作斯謂之君子已乎　鄭氏汝諧曰夫子之言雖爲牛設然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且勇雖死生之變怡然處之非君子而何

司馬牛憂曰章

注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朱子或問云以傳考之桓魋嘗欲弒宋公而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之所以爲憂也　按牛之兄弟不獨桓魋尚有向巢子頎子車左傳哀十四年傳宋景公將討桓魋司馬子仲曰不得左司不可注左司向魋兄向巢也又子頎聘而告桓司馬注子頎桓魋弟又左司欲入子車止之注子車魋弟據此則向巢子頎子車並是牛之兄弟觀傳記左司每食擊鐘其汰侈可見受命伐魋不克遂欲質大夫以入

而卒入曹與魋合子頎子車亦早與魋爲黨同堂之中戾氣幾遍惟牛淒然獨立誠可憂也

商聞之矣注蓋聞之夫子　按論衡祿命篇辨崇篇問孔篇並引死生有命二句爲孔子語惟命義篇引爲子夏而大戴禮本命篇注亦引孔子曰死生有命荀悅漢紀高后紀扁鵲述孔子曰死生有節故集注以爲聞諸夫子也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翁先生曰論衡命義篇云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言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生死者以性爲主無象在天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薄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早夭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資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此漢儒說經之言通於天人之際矣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皇本皆下有爲字阮先生曰鹽鐵論和親章文選蘇子卿古詩注並引此文皆有爲字　鄭氏汝諧曰君子雖能恭敬安能使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乎此言幾於二本學者察之　周氏柄中曰牛以無兄弟爲憂子夏語以四海之內皆兄弟者欲其之他國以避禍也魋嘗欲弒宋公殺孔子凶惡素著滅亡無日矣爲之弟者諫之不從去之不能惟有見幾而作不與其亂焉可耳但牛本宋公族爵祿有列於朝決然舍去人情所難故子夏以微辭諭之曰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是破其繫戀之私而曰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示以涉世之道曰四海之內皆兄弟若謂天壤甚大惟吾所之何必懷此都也牛不能從至禍亂既作而後出奔匆匆不暇擇國卒至安身無地客死道途豈非其自致哉

注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　錢氏大昕曰宋儒說論語者於諸弟子之言往往有意貶抑然紬繹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初無一語自造蓋牛以無兄弟爲憂故以四海皆兄弟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定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孔子曰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橫渠張氏西銘云居吾同胞即四海皆兄弟之說也子夏

所聞即孔子之緒論又何語病之有按曾子制言篇云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亦足與子夏所聞相證

注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陳氏天祥曰胡氏既謂子夏之言爲有病而又譏其不能踐言必使子夏絶父子之情而以寬牛之言自寬曰四海之内皆父子也君子何患乎無父子以此然後爲能踐言則其病不更甚乎

子張問明章

浸潤之譖注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　鄭注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人之禍也與集注意相同

膚受之愬注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　馬注皮膚外語非其内實也與集注意稍異

可謂明也已矣又可謂遠也已矣注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　馬注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之也按集注以遠即指明之遠而言古注則明是明遠是遠而皇疏引孫綽云夫賴明察以勝讒猶火發滅之以水雖消災有方亦已殆矣若遠而絶之則佞根先拔鑑巧無迹而遠體默全又顔延之云譖潤不行雖由於明明見之深乃出於體遠體遠不對於情僞故功歸於明見斥言其功故曰明極言其本故曰遠也此雖晉人清言實有理致與集注相合因録之　鄭氏汝諧曰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愬者使其正言之人人皆識之矣惟如水之浸潤不暴而易深膚之受垢無形而易入於此不行焉可

謂明矣明不足言也可謂遠矣害正殖邪召禍産亂皆譖愬者之爲也消之於未萌折之於方來非遠而何

子貢問政章

足食足兵注倉廩實而武備修　邢疏兵者凶器　顧氏炎武曰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　按古者兵出於農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成數具存何以去得去兵是去民也故邢疏以凶器釋兵而顧氏亦以兵爲五兵也　閻氏若璩曰日知録謂古之言兵皆指器無有指人言者余復證以四書除足兵去兵外如不以兵車棄甲曳兵兵也堅甲利兵與甲兵動天下之兵兵革非不堅利不以兵革之利爲兵餽之兵甲非不多秦楚搆兵果皆器也可謂確絶然閻氏又引史記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梁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項王自以精兵三萬人擊漢軍又孫子有五家之兵五都之兵荀子言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豈得謂兵必不指執兵之人言乎　趙氏佑曰莊八年公羊書祠兵注殺兵饗士卒隱四年左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尤步卒稱兵之明文則足兵還當兼人與器言之邢疏注言武備修武備指器修存乎人矣豈得舍人而專言器乎

民信之矣　皇本民上有令字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　釋文云一讀而去於斯爲絶句　毛氏奇齡曰不得已非空空說過必如何是不得已往求其說知國家雖事無他惟周官所謂荒政與軍政者此一荒一札可稱不得已之事夫祇此凶荒正需兵食則既足不

必使去也閒嘗從此力求其義知去兵之說亦且從來無解者夫兵不可去也周制用井法皆藏兵於民民卽兵也民不去卽兵不去又安有專去其兵與民信民字截然兩分之說按周官鄉遂公邑賦徒役稍縣鄙都征車乘雖有車徒之分然其所賦人不過收以作公家之用卽喪祭蒐狩外或佐戎行且以功輜仗輂輦諸役顧此卽是兵並未有一兵在此民外者至春秋諸國漸設行徒如魯僖伐楚卽有烝徒增增列於車外而齊以內政征兵晉則毀車爲行兵與且與甲士以爲徹行之兵故左傳有崇車崇卒之文崇車者車兵崇卒者徒兵也晉悼有中軍什吏率其卒乘之文卒乘者徒兵與車兵也嗣此車兵之外別有徒兵而車徒兩兵則又出之邱何賦車鄉遂賦人之外而自爲聚散民是民兵是兵而兵與民

離矣離故可去離故可邦兵而留民曾夫子論政而不遵周制反取春秋之變法以爲說者哉　又曰子貢所問原是問政故夫子以政答之卽足兵一政其平時行政時早立一足之之法如司徒諸職凡族師遂人各校夫家之衆寡可任役者而邱甸諸長則又簡井邑之車乘牛馬可供賦者及有事而司徒征徒庶以旗致萬民小司徒卽會萬民之卒伍以赴軍旅其閭鄉師以下各帥其夫役簡其兵器治其馬牛車輦以受法於司馬卽天官宮伯各官各守者亦且作宮衆以佐戎行此兵政也此無時不足者也乃一旦有荒札之事則當行荒政又或有軍旅之事則當行軍政此皆不得已也然而遇荒政則惡食遇軍政則惡兵其宜足宜去又不必問所先也乃萬一凶而又荒如中庸所云菑害並至子路所云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者則在荒札時固嘗大弛力征凡虞衡場圃皆不與地守地職諸役卽使隣敵在境惟移民通財庶冀補救故食政不去而至於族師起徒遂人較役邱甸治車輂牛馬凡會司徒而致司馬者皆一槪屏去蓋食不足以養衆則析骸易子聚益多累反不若因民以守所稱相保相比者之足以自固故曰去兵此去兵之故而未嘗於兵有去留也兵不可去也又非曰使不足便是去也兵無不足時也嘗推其實政知夫子此言正老實經濟非虛誣者考周制軍法天子六軍其所征之數祇不過七萬五千人而王畿千里實有五百十萬餘家以三家三口約計之其爲民而不爲兵者約數百倍於爲兵之數則民果能信是以一千五百數十萬之民而去此七萬五千之兵何不可也至於去食則并荒政

之薄征亦去之此易曉者耳　李氏光地曰此章時說全不明白以去兵爲是去其冗者糜餉無益不知三代時兵卽農也只是牛馬車輛衣甲器械要完備敵來則起而應之敵退還復歸農其屬兵講武只在田獵時如何有冗兵糜餉之事就是不得已三字已先說錯若果是存亡呼吸則兵食已無何勞君去去字意是自能作主的話上一個不得已是新遭之亂或值兵荒之後既是百姓流亡凋敝何暇講武如今器甲衣械且莫問車輛馬牛且莫問蒐苗獮狩且莫問只得先招撫安輯休養生息爲主第二個不得已卽哀公所問年饑用不足一般食如食之者寡之食去食云者大荒之時凡百官之俸祿君之羞膳賓客之廩餼祭祀之粢盛一槪莫計算追索寧到餓死大家死亦不可失信於民民亦不肯失信於

我這是說到盡頭處聖賢之言要可以行不是幾句懸空話支吾問答而已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皇本無子貢二字

民無信不立　皇本無作不

注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　閻氏若璩曰陳幾亭謂由也果於天下事無一不喜其大全故問君子則以爲未盡於修已問政則以爲未盡於先勞賜也達於天下事無一不思其究竟故問士則必窮其次問政則必窮其所去似子貢之志卑矣然實不卑此條可補入此章集注程子後

棘子成曰章

棘子成曰注衛大夫　此本鄭注然鄭注又本舊說云　皇本

成作城　漢書古今人表及三國蜀志秦宓傳並作革子成

何以文爲　七經考文云一本文爲作爲文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注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　皇疏夫子謂呼子成爲夫子言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爲過失之甚朱子語錄云或問古注只作一句說集注作兩句說如何曰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二字無着落

駟不及舌　鄧析子轉辭篇云一聲而非駟馬難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

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皇本鞟作鞹次句末有也字　鄭氏汝諧曰此上疑有闕文

注鞹皮去毛者也　孔注皮去毛曰鞹集注用之按說文鞹去毛皮也論語曰虎豹之鞹從革郭聲今作鞟俗省

哀公問於有若章

哀公問於有若曰　吳氏昌宗曰春秋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其冬十二月有螽十三年九月有螽十二月又有螽又連年用兵於邾又有此災所謂年饑用不足也有若之問當在此時蓋其情亦廹矣

年饑用不足　釋文云饑鄭本作飢皇本亦作飢　李氏光地曰年饑二字須重看蓋因年饑而欲多科於二之外也盍徹之對不是迂論言百姓既輸納不前何不十分止取其一乎徹字緊對百姓說哀公悞以有若爲是代籌國用故曰十分取二民尙不輸而所入甚少若取一則所入必更少是益之不足也有子言君此時要謀足用須先固住幾個百姓要緊如行徹百姓不致離散就有所入儉省用去亦自可支不然

百姓逃亡田野荒蕪一分所入尙不可得矣節用意在孰與不足言外此理極平正切實非姑泛說君民一體亦非存欲取姑與之心將王者因民所利之道轉爲利民所有之術也

崔氏述三代經界通考云公田私田之名惟助有之徹未嘗有也如以爲本助而今稅畝則有若不當對以盍徹孟子不當云周人百畝而徹也如以爲本徹而今稅畝安得復有所謂公田所謂條畝者乎玩有若之對似徹法已廢而欲復之者徹者通也通衆夫共耕之不以畝別而但通計其衆多寡而取之也今曰稅畝則是不復以衆多寡爲程而但計畝之多寡爲衆之程也既各計其畝之多寡爲程則是亦無待於通衆夫而共耕之也然則非但加一爲二與徹之數不符而履畝定稅亦必與徹之制不同矣大抵徹之取民名爲少

而君與民一體貧富同之是以人咸盡力田疇闔家室盈而財亦無中飽旁漏故國用常寬然有餘稅畝之取民名爲多而君與民不一體始則取必於田而不問民繼且取必於粟而亦不深問田久之君與民遂不相知君務自足而不恤民民亦各務自足而莫肯盡力以奉君是以君民交困利歸私室三桓得以乘其隙而竊之甚至兼并之豪居奇之賈皆得藉以自潤而公室常苦貧無以待凶荒也

二吾猶不足　注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又二即所謂什二也　孔注二謂十二而稅也集注用之

張氏甄陶曰什而取二此杜預注左傳之說誤也左傳只言古者穀出不過藉公羊傳只言重於什一者大桀小桀何嘗有什二字面二吾猶不足言公田之外又收其一非私田

之內各取其二也穀梁傳云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是仍什一也蓋古者井田之法九百畝公田居其一井竈葱韭盡取之所謂以二十畝爲民廬舍君只有八十畝也一井之中通力合作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法至善也宣公自六年至十五年九年之內三遇旱災民救死不贍只耕私田公田鹵莽滅裂所收實不供用於是另設一法將此公田攤勻入私田之內計算一井九百八十畝公只收九十八畝之租名色仍是十一而已多收十八畝衆成數即二十畝所謂二猶不足者言一井之田已多收二十畝也按此說雖巧然亦是以意爲之井九百畝似不得憑空爲九百八十之數且於古無據也　周氏柄中曰稅畝之說杜注與穀梁傳不同如穀梁之說徹原是助法而宣公廢之則

孟子言雖周亦助何不以春秋稅畝爲據而但以大田之詩爲證乎如杜注之說則甫變法而遽加一倍民何以堪恐無是理大抵後世民心漸狡百畝之內名以十畝與君而取其豐饒上其瘠薄君之所入日少於是别行田畝而踏取其十畝之最上者以爲例故曰履畝而稅耳按任氏啟運說亦同此然於履畝之事說得分明究無以解論語取二之義則仍當闕疑也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說苑政理篇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矣公曰若是則寡人貧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又魏書太宗紀神瑞二年詔曰古人有言百姓足則君有餘蓋皆即論語之文而衍之者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子張問崇德辨惑　釋文云惑本亦作或　鄭氏汝諧曰德者本心之正理惑者私心之妄見二者東西之相反子張之問既欲崇正理又欲去妄見其問亦切矣無乃堂堂之失於此有覺乎

崇德也　皇本無也字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皇本欲其生欲其死既欲其生下各有也字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是惑作其惑　邢疏若人有順己己即愛之便欲其生此人忽逆於己己即惡之則願其死　劉氏台拱曰按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皆形容譬況之辭朱注訓死者有命不可欲而欲之是爲惑

未免誤以借言爲正論人情於親戚骨肉未有不欲其生者
仇讐怨毒未有不欲其死者壽考之祝偕亡之誓於古有之
豈得概指爲惑此說恐非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言愛
惡反復無常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衍上文而迺窮其辭以
起惑字非兩意也凡言惑者謂其顛倒瞀亂若人有惑疾者
然故不直曰好惡無常而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不直曰忿
懥無節而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皆爲惑字造端置
辭聖人之言所以爲曲而中也人性之偏愛惡爲甚內無知
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至當而不易者子張之爲人高
遠濶疏知人聽言蓋其所短故夫子以是箴之觀於譖愬之
答可以見矣公乘興訟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
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服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

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
之欲其死是惑也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
而殺之邴原曰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
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
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漢人引此言皆不失夫
子本意　按集注之愛惡似就兩人說邢疏之愛惡似就一
人說劉說則用邢疏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注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
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　詩小
雅誠作成　鄭注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
詩異義以非之也邢疏此引詩斷章故不與本義同　蔡氏
節曰明其愛惡如此誠不爲有益亦祇以自取異而已按此

即鄭注意而申之較爲明暢
注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下因此
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　朱子語類云伊川言後之傳者
因下齊景公問政而誤耳如舊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是
以富言千駟以異言夷齊也今只得如此說　胡氏泳曰集
注之例以前說爲長然此以舊說而姑存之又非兩說並存
之比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劉氏逢祿曰時景公寵少子舍而逐陽
生後陽生因陳乞弑舍而立大亂數世國移陳氏夫子之對
親切如此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管子形勢篇君不君則

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上書
曰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　翟氏灝曰玩信如
二字知景公所稱自屬成語景公齊君也知管仲之說而已
矣孔子對景公八字亦非無本國語晉勃鞮曰君君臣臣是
爲明訓韋注先孔子述之而稱曰明訓必周先王之典訓也
吾得而食諸　皇本吾下有豈字釋文云吾焉得而食諸今本
作吾得而食諸　阮先生曰史記仲尼世家及漢書武五子
傳吾並作豈與皇本合太平御覽三十二引吾惡得而食諸
豈焉惡三字義皆相近疑今本吾下有脫字

片言章

片言可以折獄者　注片言半言　又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
之畢也　釋文云片如字鄭曰折魯讀爲制今從古阮先生曰

古多假折爲制曌子向同中引呂刑制以刑作折則刑　孔
注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
惟子路可　焦氏循曰書甫刑明清於單辭正義云單辭謂
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己以曲彼搆辭以誣人
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片言卽單辭也子路行直
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己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卽可以斷獄
者惟子路耳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皇疏引孫綽云子路心
高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衞聽訟者便宜以子路單辭爲正
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按此解固明然似子路有與人訟之
事孔注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自是指子路之聽訟
言子路亦斷無不待兩造至便據以爲明決之理故集注以
片言爲半言謂不待其辭之畢解最明通

子路無宿諾　注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政言不留其諾也
釋文云或分此爲別章　孔注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
多故故不豫諾也皇疏宿逆也恐臨時多故有言不得行故
不逆言諾人也　按注與疏說同惟集注與之異胡氏泳曰
舊說以宿訓豫乃宿戒之宿然徒有非人之心而無取信之
實惟宿怨之宿訓留則急於踐言乃孚於人之端也

聽訟章

注　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不能使
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
使民無訟爲貴　張氏甄陶曰大學所引卽此語而地位不同
彼是釋本末以無訟爲末使無訟爲本歸重己之明德自然
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此却是因說子路忠信明決一連隨口
說此等事吾亦能之但我之志不在此必也正德利用厚生
之政修於上移風易俗之化成於下自然無訟乃可耳若隨
事判斷雖得無枉尚不得爲正本清源之治也

子張問政章

居之無倦　釋文云無倦本亦作卷惠氏棟曰卷當作券漢涼
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不券鄭氏考工記注云券今倦字也
釋文恐有誤

博學於文章

博學於文　注　重出　皇本博上有君子二字釋文云一本作君
子博學於文　邢疏此章及注與雍也篇同當是弟子各記
所聞故重載之

君子成人之美章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注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
邢疏此言君子之於人嘉善而矜不能又復仁恕按集注誘
掖獎勸四字大旨已該誘掖是啟誘其初心獎勸是振作其
怠氣邢疏嘉善卽誘掖獎勸之謂矜不能及仁恕是旁意皇
疏美與己同故成之惡與己異故不成之又是餘意也不成
人之惡亦有作用張氏甄陶所謂董戒之於未爲之前匡救
之於既爲之後是也　說苑君道篇哀公曰善哉君子成人
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得聞斯言哉　穀梁隱公元
年傳曰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季康子問政章

子帥以正　鄭注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沈氏赤然曰此
正字只說無僭踰無偏頗便是若大人正己物正之說尚非

季孫所及不必爲高論求深也

季康子患盜章

季康子患盜　汲冢古文瑣語云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胡以盜對曰此猶之蟻垤也蔡垤而附寄可已則子大夫爲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　翟氏灝曰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子召大盜何以止吾盜瑣語云云似綜織論語及左氏傳語不知襄公時季孫乃武子非康子也

苟子之不欲　皇本無之字　任氏啟運曰盜生於欲不直曰苟子之不盜辭婉而意深

雖賞之不竊　孔注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邢疏雖賞不竊是不從其所令也康子患之而民爲之是從其

所好也

注　奪嫡事見春秋傳　左傳哀公三年季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衞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

季康子問政章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　韓詩外傳三引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爲不義則是上失其道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皇本風下草下並有也字　書君陳爾惟風下民惟草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論語有草上之風必偃意方明白今但云風草若猜謎者豈非胸中先有論語方撰出此文耶

草上之風必偃　注　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　皇本上作尚釋文云上本或作尚按上尚古字通　孔注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皇疏偃猶加也偃卧也又云仆亦踣卧也草上加風則草必卧皆集注所用

子張問士章

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七經考文云古本無斯字矣字一本矣作也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皇疏在邦謂仕諸侯在家謂仕卿大夫邢疏同

是聞也非達也　皇本無也字下夫聞也者何同

夫達也者　注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　皇疏引

繆協云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而有名者衆體實者寡故利名者飾僞敦實者歸眞是以名分於聞而道隔於達也又引沈居士云聞之與達爲理自異達者德立行成聞者有名而已長沮桀溺石門晨門有德如此始都不聞於世終顯稱名漢書稱王莽始折節下士鄉黨稱孝州閭稱悌終然對狠逆者而毋死不臨班固云此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也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有實者必有名有名者不必有實實深乎本名浮於末也按此亦晉人淸言然可與集注互相發也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閻氏若璩曰既在邦必達矣何以又云在家必達乎其實在家難達甚於在邦即齊家難於治國之說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釋文云從才用反集注無音　包注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其下可遊按此句乃記事之詞講章家却說見舞雩高曠因想及崇德見林木蔽映因想及修慝辨惑則時文之料實於書理無涉

無攻人之惡　皇本無作毋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　惠氏棟曰荀子不苟篇云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楊倞注云蓋當時禁鬬殺人之法戮及親戚

樊遲問仁章

舉直錯諸枉　釋文云錯或作措同

所也　皇本鄉作嚮釋文云鄉又作嚮同阮先生曰嚮俗字嚮正字鄉假借字

富哉言乎　皇本言上有是字

子貢問友章

忠告而善道之　皇本作忠告而以善導之

不可則止　皇本作否則止疏云否謂彼不見從也　任氏啟運曰告有不忠是我之心未盡也而道有未善亦我之心未盡也若忠告善道則初既無不盡之心而所以致吾心者又無不善之術如是而友不從則亦可以止矣蓋朋友以義合止亦義也

毋自辱焉　皇本毋作無

君子以文會友章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張氏甄陶曰以文有講習切究之益當仁不讓須各自承當朋友除相觀而善外亦別無來輔之法也　任氏啟運曰仁是自家的事友如何輔得其輔處全在文一邊多盤天下之理不講則不明而不得朋友以講之亦不明故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三

閩長樂梁章鉅撰

子路第十三凡三十章　皇疏子路武爲三子之標武劣於文故以子路次顏淵按如此解經宜宋國史志有鄙近之譏矣

子路問政章

先之勞之注勞如字　釋文云勞孔如字鄭力報反　書梓材亦厥君先敬勞釋文勞力報反正義云即論語先之勞之是也朱子文集云程允夫引堯曰勞之來之爲證讀勞去聲按孔注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與集注引蘇氏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凡民之事以身勞之義無二致則先勞皆可如字讀金氏履祥又以先字當讀去聲亦可不必也

無倦　釋文云毋本今作無是舊本作毋也

仲弓爲季氏宰章

仲弓爲季氏宰　皇疏仲弓將往費爲季氏采邑之宰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趙氏佑曰四書近指載蘇氏曰有司既立則責有所歸然當赦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衆惟庸人與姦人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輩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過不暇而此輩出矣按此以三者串說有理集注有司皆得其人亦謂舉賢才爲有司也

注大者於事或有所害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　補氏廣曰虞書言宥過無大今曰赦小過故集注云云蓋舜爲天下所治者廣且論其大體故可以宥過無大爲宰所治者狹若人之誤無大小皆從寬宥則於事或有害而無以懲其怠忽矣

衞君待子而爲政章

衞君待子而爲政注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衞　張氏甄陶曰集注此箋鄭重分明之至蓋衞輒之據國至是已九年矣前此名之不正有所不得已故子路仕於衞孔子不以爲非衞孝公致粟六萬孔子受之謂之公養之仕而不傷廉以義有可通也至是則名宜亟正不正則於義更無可通輒之君國九年以事理揆之距衞靈卽位已五十年南子當亦老且死矣卽不死輒據位日久恩信足以結臣民威刑足以馭在官可以行正名之說莫如此時使子路能信孔子之說以達於輒洗心悔罪涕泣郊迎復爲父子如初瞶自君衞輒自爲世子誰曰不宜無如人看破不得總爲此利字竟

喪將老不過空言西內切遷邦是實事唐書宗室流連悅望有識之士始有伯夷叔齊之問正名之論非廢輒也教之讓也彼待我而爲政我教之讓於父夫子之論明明可行又何煩後儒之聚訟哉

必也正名乎注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　馬注正百事之名皇疏引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此亦見儀禮聘禮疏按集注與馬鄭異而馬鄭之說又自不同史記孔子世家云是時衞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衞衞君欲得孔子爲政故子路有此問集注按切時勢實據史記非空言也　梁氏玉繩曰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必衞輒嘗曰於稱名之閒有以靈公爲父如後世取孫作子與父並行之類旅系亂而昭穆

乖自宜亟正之漢書藝文志名家序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又王莽傳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兩處皆引論語以證之可知漢人舊訓如此馬氏推廣言之鄭氏質質言之皆可通也　臧氏琳曰馬鄭說各不同皆有所本學者喜馬說之平易更斥鄭爲迂遠主鄭學者又以馬解爲非俱未嘗偏考也春秋繁露實性云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眞眞其義也眞其情也乃以爲名名霣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眞也聖人之於言無所苟而已矣又韓詩外傳五卷說魯君假馬於季孫云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此皆馬說所本也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

之又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又許氏說文解字序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撰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觀許引君子於其所不知兩句是亦以正名爲正字此皆鄭說所本也固不當專主一解以爲是矣朱子集注本史記指衞輒拒父事言之則較馬說更切近

子之迂也　釋文云迂鄭本作于阮先生曰迂于古字通禮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

奚其正　七經考文補遺云古本正下有名字

則刑罰不中注中去聲　孫氏志祖曰鄭注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濫刑濫罰淫濫則不中此中當如字讀刑罰之所重者中呂刑一篇言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也

則民無所措手足　釋文云錯本又作措是定本作錯也今注疏本並作錯

樊遲請學稼章

樊遲請學稼又請學爲圃　皇疏引李充曰樊遲雖非入室之流然亦從遊侍側對揚崇德辨惑之義且聖教殷勤惟學爲先故言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遲親禀明誨乃諮稼圃何頑固之甚哉將恐三千之徒雖同學聖門而未能皆忘榮祿遲之斯問將必有由亦如宰我問短喪之謂也　張氏甄陶曰古者一夫受田百畝朝

出耕莫歸讀古人書是常事學稼亦不必是小人是時樊遲必有治民之責欲精求司嗇田畯之業以阜民財意夫子天縱多能如禹貢辨九土之性周官別十二壤之宜種植樹蓺之秘必有知人所不知者其實夫子自不曾留心於此老農老圃亦是實語非反詞以詆之也　按此說近是然包注已有學稼以教民之語張氏特暢言之耳　紀先生曰樊遲請學稼圃不過局於末業乃朱公遷四書通旨列之於異端與許行同譏則舛駁矣

曰吾不如老圃　皇本曰上有子字

小人哉樊須也　七經考文云古本無也字　張氏甄陶曰小人不是以位言之更不是以德言之只是言見識不高曠耳

毛氏奇齡曰樊遲請學稼是如后稷教民稼穡思以稼穡

治民也邇以爲世好文治民不信從不如以本治治之此亦時近戰國幾幾有後此神農之言之意特非並耕耳然而小人之用矣古凡習稼事者皆稱小人尙書無逸篇知稼穡艱難則知小人之依又祖甲逃民間曰舊爲小人高宗與農人習處曰爰暨小人孟子曰並耕者小人之事此從來稱名如是故子曰用稼非不善然而身已爲小人而不自知矣因以君民相感三大端教之蓋好禮義信則用大學稼則用小也

稯負其子而至矣　釋文云繦又作稯同是舊本作繦也　包注負者以器曰稯　程氏大中曰博物志云稯織縷爲之廣八寸長尺二寸以約小兒於背負之而行見三國志涼茂傳注

誦詩三百章

不能專對注專獨也　何解專猶獨也集注用之　張氏甄陶曰如子産叔向之流不待介而對客子貢不待使而對客皆專對也　臧氏學標曰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卽此專對之謂

雖多亦奚以爲　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詩三千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禮義者三百五篇此謬說也詩只有三百十一篇故以誦詩三百爲多古人以竹簡寫書至三百篇可謂多矣非若後人以竹紙刷印連篇累牘猶以爲少也

其身正章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陸氏隴其曰此章之意夫子蓋屢言之門弟子亦不憚煩而屢記之總見得旣爲人上則此身無可寬假處古語云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訟者退有後言也

魯衛之政章

魯衛之政兄弟也　皇本無也字

注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包注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旣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　方氏觀旭曰包注不就衰亂言左氏定四年傳皆啓以商政注皆魯衛也夫子於魯有一變至道之言在衛有三年有成之語又論子賤以魯爲多君子與季札稱衛多君子辭若一轍又漢書馮奉世傳歌二馮君曰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此正用魯論語蓋漢時之解如此　按皇疏引衛瓘曰言治亂略同也蘇氏軾論語解云是時魯哀公君不君臣不臣衛出公父不父子不子故夫子歎之此皆集注所本惟陸氏隴其曰魯秉周禮衛多君子儘有好處可惜無人振起有望之之意有惜之之意張氏甄陶曰左傳言太姒之子九人周公康叔爲相睦也夫子此語大有來歷伯禽之政親親尊尊康叔之政明德愼罰政之兄弟須先從此說再引到衰亂時則兩面俱到矣

子謂衛公子荆章

子謂衛公子荆注衛大夫　皇疏衛公子荆是衛家公子也諸侯之庶子並稱公子按衛家二字混當稱衛國故集注直云衛大夫論語於子謂子産不加鄭字子謂晏平仲不加齊字獨公子荆加衛字者蓋其時魯哀公之子亦爲公子荆左傳公子荆之母嬖故以示別云爾　臧氏學標曰古者五十命爲大夫春

秋則世族父子相繼保有厥家何有始有少有之事緣荆係
公子少長宮中及壯而受室與之采邑而爵之爲大夫此爲
有家之始須有一番經理居室是少不得事而能循序有節
如此所以可貴也
子適衛章
冉有僕　皇本有作子
注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以司牧而寄以三事　輔氏廣曰寄以
三事謂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司牧之職實兼是三者
苟有用我者章
朞月而已可也 注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　注疏本朞作期釋
文期音朞是舊本作期也孔注朞月無釋皇疏謂年一周也
邢疏謂周月也謂一年之十二月也集注用之

注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史記孔子世家靈
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
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三年有成　後漢書鮑昱傳注引作三年乃有成功郎顗傳注
引作三年乃成功
善人爲邦百年章
注勝平聲　此用釋文音但如下注則作去聲亦得也
注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
刑殺　此用王注　鄭氏汝諧曰周自平王東遷諸侯力爭始
無虛月民之困於傷殘殺戮者二百餘年有王者作能朝諸
侯而一天下僅可已其亂至於勝殘去殺雖使善人爲之非
百年相繼之久必不能致此所以嘆當世之習亂而痛斯民
未有反古之日也
注蓋古有是言　鄭氏汝諧曰古有此語中言之蓋有意也
張氏甄陶曰子欲善而民善縱不能旋至立效亦何至作百
年迂疎之談蓋此是古語如魯兩生所云禮樂百年而後興
之類周自文武開基成康之時乃致刑措漢高帝平海內至
文景之世乃漏網於吞舟之魚吏治烝烝不至於奸蓋去殺
若斯之難也
如有王者章
如有王者 注 謂聖人受命而興也　孔注世如有受命王者皇
疏謂聖人爲天子釋文云王於況反又如字皆與集注合
必世而後仁　鄭氏汝諧曰與上章意同世繼世也周自文武
至於成康而後刑措其事可視也　李氏光地曰自苟有用

我者至此三章皆就當日時勢言之而約略其效之久近耳
假令王者是繼治而興或流風善政猶有存者何待於必世
哉
苟正其身矣章
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陸氏隴其曰申居嫓不受私謁
可以折宰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可以事驕王膠西王魏相廉
正霍氏不能誣是其事也
如正人何　七經考文云一本人上有其字
冉子退朝章
冉子退朝 注 朝季氏之私朝也　韓李筆解冉子作冉有按蔡
氏節集說真氏德秀集編趙氏順孫纂疏本俱作冉有今注
疏本與集注本並作冉子朱子語錄云論語中閔子冉子亦

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想或有之　何解引周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恐誤邢疏引鄭注以冉有臣於季氏朝爲季氏之朝是也故集注用之　陳氏鱣曰其事也其卽指季氏蓋必無私事而議於公朝者

定君問一言章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注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王注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　按王注以幾爲近是以其幾也三字爲一句則卽下文不幾乎之幾陳氏天祥曰經文兩其幾也皆三字爲句舊注亦是作兩句說此與集注語意迥異朱子文集李守約問舊點言不可以若是爲句今以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作一句不識別有微意否答曰如集注恐二字亦是相應以若是絕句恐不辭也

爲君難爲臣不易　書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如知爲君之難也　皇本無之字

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水經洧水注以幾乎爲句

一言而喪邦有諸　皇本而下有可以二字

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　皇本莫予違上更有樂字按孔注所樂者惟樂其言而不見違則此句似當更有樂字也　韓非子說難篇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曰啞是非人君者之言也

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晉書潘尼傳云惟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按此以庶幾代幾字

亦訓幾爲近之證也

葉公問政章

近者說遠者來 注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　皇疏若能使近民懽悅則遠人來至又引江熙曰邊國之人豪氣不除物情不附故以悅近諭之邢疏當施恩於近者使之喜悅則遠者當慕化而來也皆側卸說集注用之　徐氏繼高曰楚疲其民以蠶食中國夫子因葉公之問以止之以爭鄭縣陳指來遠之事而不知方城漢水之間已有不說者子胥毀楚白公作亂是其明證也

子夏爲莒父宰章

無欲速　釋文云毋今本作無是舊本作毋也

無見小利　皇本無作毋翟氏灝曰兩言無分輕重字法未必有別若皆非爲無則應皆作毋耳

注莒父魯邑名　鄭注舊說曰莒父魯下邑集注本之　閻氏若璩曰莒父見春秋定公十四年秋經文城莒父及霄杜氏注公懼而城二邑者以叛晉助范氏故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衞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爲邑宰去其家密邇要亦約略言之耳

葉公語孔子曰章

吾黨有直躬者 注直躬直身而行者　此用孔注皇疏亦云葉公稱己鄉黨有直躬之人躬身也言無所邪曲也　釋文云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按呂氏春秋當務篇云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

矣告吏曰父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蓋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也又淮南子氾論訓云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人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莊子盜跖篇韓非子五蠹篇皆有此事而廣韻遂以直爲姓其說愈支矣　皇疏引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引直躬欲以訾毀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矣按葉公尙知尊敬夫子未必眞有此意卽衆此事亦不足以訾毀儒教以其舊說姑錄而辨之

樊遲問仁章

樊遲問仁　楊氏時曰有問余此章與子張問行章語意正類

或說問仁乃問行衍字之誤也有諸答曰學者求仁而已行則由是而之焉者其語相似無足疑者

何如斯可謂之士章

斯可謂之士矣　皇本無之字

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皇本弟作悌釋文云弟亦作悌韓李筆解錄此章文以此節爲第一節而以行已有恥十六字在敢問其次之下爲次節以言必信以下爲末節解曰孝悌爲百行之首無以上之者舊本以行已有恥爲上節編差失也

硜硜然小人哉　注硜硜小石之堅確者　韓李筆解云硜硜果敢貌非小人也小當爲之字古人小與之相類傳之誤也鄭注硜硜小人之貌雖玉篇廣韻皆因之實無所據孟子趙注引論語悻悻然小人哉釋文云悻悻丁云字當作婞刑頂切狠直也又胡耿切字或作硜硜論語音鏗又史記樂書石聲硜王肅曰硜果勁皆足與勇敢義相證也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必也狂狷乎　注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　七經考文補遺云古本無也字　包注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　趙氏順孫曰志極高狂者之過行不掩狂者之不及知未及狷者之不及守有餘狷者之過　陳氏天祥曰有所不爲者能爲而不爲也智未及者不能爲而不爲也狷者於可交之人亦有所不交可取之物亦有所不取易於退而難於進貪於止而吝於行此乃有所不爲之謂也特其情好與衆不同非有關於智不智也果以智未及而不能爲者爲狷則天下之狷者多矣夫子何難於此哉

南人有言曰章

南人有言曰　注南國之人　此用孔注方氏觀旭曰禮緇衣疏云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攷之地理殷都在衛南故曰南人

不可以作巫醫　注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　鄭注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此與集注義異按皇疏言不可使無恆之人爲巫醫又引衛瓘云言無恆之人乃不可以爲巫醫巫醫則疑誤人也而况其餘乎此集注所本也　毛氏奇齡曰此言不可作巫醫以治此人非謂此人不可作巫醫也作立也尙書乃建立卜筮人是也蓋無恆之人禱祀所不加醫藥所不及故云然若謂此人作巫醫則巫醫豈易作者周禮司巫司

醫皆是士大夫試而爲之極其鄭重故不占而已矣鄭氏亦謂無恆之人易所不占與巫醫不治並同蓋或承之羞羞是惡義然在凶悔吝之外故曰不占觀緇衣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則明明言卜筮不能及此孔子自爲注腳也

不占而已矣注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胡氏泳曰不占二字如楊氏說須增玩字故集注猶以爲未詳按即增玩字而其言仍不了了也　鄭注無恆之人易所不占也方氏觀旭曰按此經與緇衣篇中略同惟此巫醫緇衣作卜筮然巫與醫卜並以治人之疾以言不能治無恆之人無

異義也緇衣云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謂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蓋即經不占之意屈子卜改行易轍詹尹曰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即此意也以經解經頗自明暢惜集注不用鄭注是以不占而已矣句解不去轉引楊氏說愈不明白也

君子和而不同章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注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陳氏天祥曰和則固無乖戾之心只以無乖戾之心爲和恐亦未盡若無中正之氣專以無乖戾爲心亦與阿比之意相鄰和與同未易辨也中正而無乖戾然後爲和凡君父之側師友之間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可者獻之否者替之結者解之離者合之此君子之和也而或巧媚陰柔隨時俯仰人曰可已亦曰可人曰否已亦曰否惟言莫違無唱不和此小人之同也晏子辨梁邱據以爲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據亦同也焉得爲和此論辨析甚明宜引之以證此章之義

注尹氏曰君子尙義故有不同小人尙利安得而和和何解若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故曰不和也似勝尹說

鄉人皆好之章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七經考文云古本惡之下有也字公羊傳莊十七年注引作不若鄉人之善者善

之鄉人之惡者惡之疏引鄭氏論語注云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　皇疏又載一說謂子貢問孔子曰與一鄉人皆親好何如孔子答云未可又問曰與一鄉人皆爲疏惡何如孔子又答云未可既頻答未可所以更爲說云不如擇鄉人善者與之親好若不善者與之爲疏惡也此說甚新異然何爲想到與一鄉人皆疏惡於情理未協故集注置之

君子易事而難說章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禮曲禮不妄說人鄭注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正義引此不說上亦有則字　毛氏奇齡曰舊注原以說字作悅字解集注所用固是特前人復有一解謂說如字即言說也先聽齋講錄云在下爲事在上爲使下欲事上必先說上之易[illegible]後我事之難易以定順事之

難易全在言說難言者必易事易言者必難事而在上之小人君子分焉君子與人必厚重緘默不輕說人短長即上下相對亦不輕爲問詢言說苟於義分不宜說有相對終日不出一字者似乎深沈不可測而使人平易絕無苛求故曰此易事者也若小人相對喋喋議論蠭發又易於逼辱即左右懟論亦且備極甘苦非義分所當說亦說之一經使人便苛求不已此則極難事者也按曲禮禮不妄說人鄭注爲近佞媚也下亦引論語此文爲證但近佞媚難解惟孔疏云禮動不虛說凡說人之德則爵之凡說人之寒則衣之若無爵無衣則爲妄說近於佞媚也此爲以言語諂人以指使驕人者言雖與先聽齋講又不同然其爲言說則一也說書貴有據此則別說頗有據者故並載之

君子泰而不驕章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何解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　按拘忌訓不泰足補集注所未及

剛毅木訥章

剛毅木訥近仁　邢疏仁者靜剛無欲亦靜故剛近仁也仁者必有勇毅者果敢故毅近仁也仁者不尚華飾木者質樸故木近仁也仁者其言也訒訥者遲鈍故訥近仁也　按此邢氏删節皇氏之語而簡粹勝之　洪氏邁容齋隨筆云剛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爲巧言此近仁鮮仁之辨也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皇本無之字

切切偲偲　釋文云偲本又作愢

兄弟怡怡　皇本下有如也二字　按文選曹植求通親親表注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二十一太平御覽四百十六引並有如也二字　曾子立事篇云兄弟憘憘朋友切切詩常棣傳兄弟熙熙然朋友切切節節然正義論語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

善人教民七年章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韓李筆解云卽戎是諸侯朝會於王各修戎事之職也王制云五年一朝仲尼志在尊周故言五年可以卽戎事朝天子七年者字之誤與　按此解似迂又聽斷七年爲誤字故集注遺之

注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　皇疏引江熙曰子曰

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善人之教不逮機理倍於聖人亦可有成六年之外民可用也

以不教民戰章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此與上章當合爲一皇疏孔子愼戰所以教至七年猶曰亦可若不經教而使之戰是謂棄擲民也又引江熙曰善人教民如斯乃可卽戎況乎不及善人而馳驅不習之民戰以肉餧虎徒棄而已也　穀梁僖公二十三年傳云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　陳氏鱣曰公羊桓公六年傳注引孔子此語而曰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六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可與此章義相足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四

閩長樂梁章鉅撰

憲問第十四凡四十七章注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詳下　釋文作四十四章

憲問恥章

憲問恥注憲原思名　按集注引胡氏謂此篇疑原憲所記趙氏順孫曰憲問恥不書姓而直書名其爲自記之證一也他章夫子稱弟子則名之曾子有子冉子門人之所記則以子稱非其師者皆稱字如原思爲之宰亦以字稱而此書名其爲自記之證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行不別起端而聯書之其爲自記之證三也　毛氏奇齡曰記者例稱字然亦有自稱名者如篇中南宮适問孔子季氏篇陳亢問於伯魚子罕篇牢曰子云類又他宰予晝寢而求也爲之聚斂皆記者稱名之證若憲見他書記事亦多稱名如檀弓仲憲言於曾子仲憲即原憲也又史記原憲亡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過謝原憲家語作原憲隱居衛子貢結駟連騎而見原憲皆子貢稱字獨憲稱名豈皆憲自記耶按此毛氏好與集注爲難然其說甚辨姑存之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注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　孔注邦有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皇疏將言可恥者先舉不恥者也若有道則可以仕而食其祿也邢疏同　按此與集注迥異方氏觀旭曰泰伯篇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此言邦有道穀正是不貧且賤何反爲恥惟邦無道穀則是富且貴所以可恥故泰伯篇兩有恥也字是明爲二事俱可恥此憲問恥於邦有道穀下無恥也一語明惟邦無道穀爲可恥孔注近是而集注以爲皆可恥不知所本也

克伐怨欲章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注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　按注疏本此連上文爲一章　金氏履祥曰章首無起語蓋首上之問字一時並記二問也

士而懷居章

士而懷居注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何解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按舊注以居爲居室胡氏泳曰居室一事所該者狹聖人既以之斷其不可爲士則不止思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爲意所便安處皆是也

邦有道章

危行言孫注孫卑順也　皇本孫作遜　皇疏引江熙云孔曰諾吾將仕矣此遜辭以遠害也　胡氏泳曰卑順者加謙恭耳非阿諛之謂也　鄒氏汝諧曰孫非諛說詭隨之謂不訐直以取禍也與胡氏意同　曾子立事篇云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可言而不信者寧無言也可與此章相證

有德者必有言章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皇疏引李充云甘辭利口似是而非者佞巧之言也敷陳成敗合連縱橫者說客之言也凌誇之談多方論說者辨士之言也德音高利發爲明訓

發滿天下者有德之言也故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
德也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皇疏引殷仲湛云見危授命若
身手之相救爲存道忘生斯爲仁矣若夫強以肆惑勇以勝
物要利輕死非以爲仁故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也

南宮适章

南宮适　釋文云适本又作括

羿善射　說文㕛字下引論語曰㕛善射　程氏在中曰羿有
二一帝嚳時人見說文一堯時人見淮南子

奡盪舟　注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　孔注羿篡夏后相之位
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邢疏左傳浞因羿室生澆及
豷澆即奡也聲轉字異故彼此不同按說文𡕥字下引春秋

傳生敖及豷敖亦即奡故集注因孔注釋之　孫氏志祖曰
澆之盪舟於經傳別無所據蓋別是一人吳仁傑兩漢刊誤
補遺云上文云無若丹朱傲下文云傲虐傲雖罔德一言足
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奡
乃知丹朱奡爲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适言
奡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是已奡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
南宮适舉之亦先羿奡而後禹稷也　段氏玉裁曰說文㚖
部曰奡嫚也从百从夰夰亦聲虞書若丹朱奡讀若傲論語
奡盪舟按論語奡盪舟五字在讀若傲之下蓋必有說謂左
傳屈賦皆作澆則論語作奡假借字也

俱不得其死然　金氏履祥曰俗並然字句者非若由也不得
其死然言於未死之前期辭也此並二人於既死之後斷辭
也然字與起下文便見得尙德之意翟氏灝曰集解於然字
下位注王逸離騷章句引文亦以然字絕句先儒所讀未可
遽訾其爲俗也

夫子不答　注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
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　此用馬注

注力能陸地行舟　孔注奡多力能陸地行舟集注用之　顧
氏炎武曰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
其舟滅之楚詞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此也漢時竹
書未出故孔安國以爲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古人以左右
衝殺爲盪陳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盪舟蓋兼此
義與蔡姬乘舟盪公者不同

君子而不仁者章

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　孔注雖曰君子猶未能備也　韓李
筆解據孔注謂君子才行或不備者有矣小人求備則未之
有也以仁字爲備字之誤似不可從孔注不當如此說也

愛之章

愛之能勿勞乎　孔注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皇邢兩疏同
按此是讀勞去聲釋文亦云勞力報反然此義殊淺故集
注不從王皇疏又引李充云愛忘不能不勞忠則其誨愈斯
矣　王氏引之曰勞亦勉也謂愛之則當勸勉之也勉與誨
義近故勞與誨並稱鹽鐵論授時篇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
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而與能古字通白虎通義
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
忠焉能無諫乎

患焉能勿誨乎　臧氏學標曰誨以師道言父師一例孟子曰教人以善謂之忠即此處忠字注脚

為命章

為命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金氏履祥曰此左傳所記與此章相先後當以夫子之言為序也

裨諶草創之　釋文云創依說文是刱字刱制之字當作刱　羣經音辨云裨鄭作卑按漢書古今人表卑湛即裨諶風俗通義姓氏卷云卑氏鄭大夫裨諶之後

世叔討論之　金氏履祥曰古人世字與太字通用如太子亦

作世子衛太叔亦稱世叔也

行人子羽修飾之　臧氏學標曰鄭有兩子羽一乃穆公之子為人所殺後為羽氏官馬師一係公孫非公子不在七穆之列杜預世族譜公孫揮入雜人內又衛亦有行人子羽

東里子產潤色之　閻氏若璩曰此句當補注曰列禦寇稱東里多才其必子產之流風乎

或問子產章

問子西　注楚公子申　馬注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也　按此或曰是何解集注從之邢疏云子西鄭大夫者子駟之子公孫夏也或曰楚令尹子西者公子申也代子元為令尹為白公勝所殺者也　胡氏炳文四書通云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也駟夏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矣　案子西與孔子同時　崔氏應榴吾亦廬稿云若或人連類而及自以鄭之子西為是然問管仲則非連類而及也故集注從何氏　毛氏奇齡曰古凡論人必有倫物齊稱管晏衛道團鮀不嫌並名當襄之十年鄭盜五族攻殺子西子產之父於西宮子西不儆而出先臨尸而後追盜臣妾畜逃器物盡喪子產闔門庀司蓋藏守備倉卒成列然後臨尸追盜而渠魁授首賊衆死亡當時原以此定二人之優劣其後二子先後聽政並持國事如襄之二十五年鄭公孫帥師伐陳即子西也時子產獻捷於晉晉詰之賴子產辭命得解其年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鄭人陳非文辭不為功美子產也明年鄭使子西如晉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西子產並從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

產賦隰桑二十九年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政將歸子產天又除之伯有奪魄子西即世將焉避之子西子產本係兄弟而又往往以同事而並見優劣且相繼聽政其兩人行事齊稱問人孰問之故連問所有若楚之鬭宜申在僖文間謀殺伏誅公子申時未死安得與子產管仲連類及之　按鄭氏汝諧曰或人因夫子言鄭之多賢故以子產子西為問以二人同聽鄭國之政者也子西殺子孔而盡分其室尉止之禍不儆而出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其視子產之政固有間矣彼哉彼哉言未可與子產同論也毛氏說蓋即本此而暢言之耳

彼哉彼哉　注彼哉者外之之詞　馬注言無足稱也邢疏彼指子西也言如彼人哉如彼人哉無足可稱也按三說雖各異

而相通邢氏以彼指子西甚爲平易也　蘇氏轍曰昭王欲
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嫉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
見於世所以深嫉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嫉
之嫉其知我而疑我者耳　毛氏奇齡曰埤蒼云彼者邪也
彼字有作佊字而廣韻集韻遂各收佊字在紙韻且各引論
語彼哉彼哉爲證於是傅會之家遂謂魯論舊本原是佊字
而後小誤其偏旁者然按公羊傳陽虎欲弑季氏不得見公
斂處父之甲賊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未如字且陽虎時未見
魯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以作答也
注　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　史記孔子世家云昭王以書社
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
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

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封
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
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
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
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問管仲曰人也注人也猶言此人也　鄭注猶詩言所謂伊人
也　劉氏敞七經小傳云人上當失一字彼非人而管仲乃
獨謂之人乎或曰人當作仁亦非也管仲之功爲仁耳仁之
道非所能盡仲尼亦不輕予之　朱氏彬曰人即仁也孔子
於子產稱其惠於管仲稱其仁觀伯氏之沒齒無怨則仲之
仁可知子路子貢疑其非仁而孔子特信之　按以仁許管
仲究不敢謂然劉氏謂人上失一字亦無據集注依鄭注是

也
奪伯氏駢邑三百注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　此用孔注孔注
又云伯氏食邑三百家皇疏伯氏名偃駢邑者伯氏所食采
邑也時伯氏有罪管仲相齊削奪伯氏之邑三百家也　禮
坊記正義引鄭注論語云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春秋
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續漢書郡國志云臨朐有古郱邑
應劭注云郱一作駢後爲伯氏邑　劉氏履恂曰左傳歸我
衛貢三百家此但言三百不定指家言邑有大小古以四井
爲邑而論語又有千室十室之稱駢邑三百猶云駢之三百
邑爲一千二百井之地又按昭二十五年傳書社五百注二
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史記孔子世家昭王將以書社
七百里封孔子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則各立社則

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
或以駢邑三百爲三百社亦通秦策云賜之二社之地注邑
皆有社二社二邑是在社則二十五家一社在野則四井三
十二家一社也然論語則言邑不言社且庸愈於三百家之
說乎　焦氏循曰孔注伯氏食邑三百仲奪之至疏食沒齒
而無怨言以其當理也按周禮太宰八柄六曰奪以馭其貧
注云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蓋伯氏時有罪管仲沒其
家財故注云當理廣雅理治也治獄之官名理當理謂治獄
得當也此管氏所以爲法家之冠矣諸葛亮廢廖立爲民廖
聞亮卒至垂泣又嘗廢李平爲民平聞亮卒發病死習鑿齒
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
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習氏引管仲

事以例諸葛今轉可引諸葛事以例管仲也
飯疏食沒齒　皇本疏作蔬釋文云蔬本今作疏按皇疏蔬猶麤也但食麤糲以終餘年似皇本亦當作疏矣
注 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
荀子　篇齊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爲仲父而貴賤莫之敢妒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也貴賤少長莫不秩秩然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孔氏廣森曰此引荀子書社自別一事與駢邑無涉

貧而無怨難章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皇疏引江熙曰顏淵無怨不可及也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七經考文云古本此下有王肅曰貧者善怨富者善驕二者之中貧者人難使不怨也二十三字注今各本俱無之　鄭氏汝諧曰貧而無怨樂天之事富而無驕自守者能之

孟公綽章

孟公綽　釋文云綽本又作繛按說文繛或省作綽
爲趙魏老則優 注 老家臣之長　胡氏匡衷曰儀禮士昏禮主人降階授老雁注老羣吏之尊者疏大夫家臣稱老論語云趙魏老是老爲家臣之貴者士雖無君臣之名云老亦是羣吏中尊者也老與宰當即一人宰著其職也老優其名也
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皇本句末有也字　張氏甄陶曰孟公綽非一味無能人齊師伐魯將求救於晉公綽曰崔杼將歸弑君必不縱暴於我齊師果歸謂之智士可矣區區爲大夫何至不能勝任夫子之言別有所指爲至定哀間晉卿將篡小國皆亡趙魏之家不可以董安于尹鐸之徒附益其勢滕薛之國非得管仲子產亦不能救其衰矣非爲公綽言也

子路問成人章

卞莊子之勇 注 莊子魯卞邑大夫　此用周生烈注　翁先生曰汀脊修孔巽軒二人皆疑卞莊子即孟莊子引襄十六年傳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是孟莊子有勇名或先嘗食采於卞因以爲號按荀子大略篇云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事雖與左傳相似然明言過卞非過成其非一人審矣韓詩外傳十云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鬭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今母沒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新序義勇篇略同卞莊子之勇可見者如此
文之以禮樂　張氏甄陶曰卞莊子之勇是仲子本色以折獄片言宰蒲三善察觀之知廉藝亦皆仲子所能非從今方去兼他也所少者文之以禮樂耳子路才德俱優只是性氣不好故夫子扶進其所長即以針砭其所短其實臧武仲四人比子路皆不如學者試平心揣之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注復猶曰字者倒答而復言也 皇疏
向之所答是說古人之成人耳若今之成人亦不必然也陳
氏履祥曰此一節與上文只一段話曰字衍
注 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
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 朱子語錄云聖人不應只說向下去
且見利思義三句自是子路已了得底事亦不應只恁地說
蓋子路以其所能而自言故胡氏以爲有終身誦之之固也
問若如此夫子安得無言以繼之曰都又恐是他退後說也
未可知 鄭氏汝諧曰此皆子路之所長也以何必然三字
觀之必子路之言 翟氏灝曰文選曹植責躬詩注引子曰
見危授命亦可以爲成人矣沈約別范安成詩注引子曰久
要不忘平生之言均不以爲子路言也經傳中同段言別起

論語旁證　卷十四　十二

曰字往往有之亦不必定謂之衍

子問公叔文子章

注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 此用孔注 皇本枝作拔釋
文亦作拔云皮八反 按禮記檀弓下公叔文子卒鄭注文
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疏引世本亦作拔 阮先生曰
困學紀聞六云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
拔是王伯厚所見本尙作拔字養新錄云公叔文子朱注作
公孫枝王伯厚以爲傳寫之誤予嘗見倪士毅四書輯釋載
朱文公論語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又引吳氏程曰
拔皮八反俗本作枝誤卽公叔發乃知今所行集注本非考
亭之舊王伯厚所見亦是誤本據此則集解集注諸本枝字
皆形近傳寫之譌也

人不厭其言 皇本句末有也字 一句同
注 公明姓賈名亦衛人 皇疏時公明賈仕公叔文子 洪氏
頤煊曰公明賈疑卽公羊賈禮雜記下鬻甫以飯公羊賈爲
之也按明讀如芒與羊聲相近春秋家公羊高卽孟子所謂
公明高也

臧武仲以防章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 孔注魯襄公二十三年臧武仲爲
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
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
臧爲紇致防而奔齊 吳氏昌宗曰魯有二防一近宋春秋
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是也
臧氏之防疑近齊致防奔齊殆因其近歟 臧氏學標曰要

論語旁證　卷十四　十三

君之名仲所不居必曰要季氏求後仲又不甘曰吾是求魯
特下於魯二字與以防對隱若敵國矣
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禮表記曰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
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不信也 鄭氏汝諧曰武仲之請
其辭甚遜當時未有言其非者夫子正其要君之罪春秋誅
意之法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注譎詐也 鄭注譎者詐
也與集注意同 張氏甄陶曰此章論二霸優劣爲春秋
之末楚吳越擅兵俱由詭道覆軍殺戮盈野烈燄比齊兵車
之會大相徑庭實自晉文公爲之嚆矢不覺有慨乎言之故
從晉文公說起 王氏引之曰譎權也正經也言晉文能行

權而不能守經齊桓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鹽鐵論儒篇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遵道篇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漢書鄒陽傳魯哀公薨於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顏注曰法而不譎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法與正同義法而不譎古人以為齊桓之過則守正為齊桓之所長權譎為齊桓之所短較然甚明然則晉文譎而不正亦是嘉其譎而惜其不正可知矣淮南繆稱篇主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高注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語意與此相似皆謂各得其一偏不然則但云晉文公譎齊桓公正其義已明何須又言不正不譎　閻氏

若璩曰時文家多以晉文公老而舉事故感日莫而計挺此蓋據史記晉世家重耳奔狄是時年四十三又云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果爾誠可為老然史記多妄說不若左傳國語足信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國語僖負羈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按此則文公入國甫三十六歲即裴亦祇四十四耳杜元凱言戰城濮時文公年四十者近之

桓公殺公子糾章

曰未仁乎　陳氏天麟曰曰字衍文

桓公九合諸侯注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

四書或問云九之為糾春秋傳展喜犒師之詞云爾而糾合宗族之類若此者亦甚衆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為九合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耳其餘則兵車之會也自公穀以來皆為是說亦可謂鑿之甚矣　皇疏引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又引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邱凡十一會鄭不預北杏及陽穀為九會邢疏同　按釋文引穀梁傳范注十一會會北杏下又會柯會甯毋下無會葵邱而今本莊二十七年穀梁傳范注則又無

會柯而有會葵邱與皇邢兩疏合疑莫能明故集注除以為糾合也離騷天問篇齊桓九會諸侯朱子注亦同此說　何氏焯曰九合若如舊說則其中有兵車之會三本文何以云不以兵車故朱子不從　羅氏泌路史　云九合者以葵邱之會言之也鹹淮之會固出其後而貫穀之衆又非其盛也按此以九合為弟九次合諸侯與各家說又不同

如其仁如其仁注言誰如其仁者　孔注誰如管仲之仁集注本之　李氏光地曰集注作誰如其仁者似太重管仲雖能使桓公以率諸侯然未免所謂五霸假之者若仁則王者之事矣語意猶云似乎亦可稱仁也蓋未成乎仁者之德而有其功亦不可沒也　翟氏灝曰召忽之死殺身以成仁也仲雖不死而有九合一匡之功則亦得如召忽之仁可言如其

仁其者實指之辭所指正召忽也　黃氏培芳雲泉隨札云子路問管仲未仁乎子貢問管仲非仁者與夫子之答皆但取其功至於仁俱置之不論蓋所答非所問與答孟武伯問三子之仁一例如其仁云云者是虛擬之詞存而不論與答彼哉彼哉一例其答子貢則並無一字及仁益明集注以誰如其仁解如其仁誰字添設說似未安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若不論心而但論功是判心術事功爲二按之前後論仁從無如此立說也　鄭氏汝諧曰子路之意以召忽之死爲仁管仲之不死爲未仁夫子對以如其仁如其仁謂召忽不如管仲之仁也此別一義也陳氏天祥曰如之爲義蓋極似不真之謂如其仁者兒管仲乃假仁之人非有仁者真實之仁然其所成之功亦與真實之仁所成者無異故曰如其仁也此又一義也

管仲非仁者與章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　楠氏廣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於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爲未仁子貢智者也故以管仲之不死爲猶可而以其相桓爲已甚而非仁

霸諸侯　注霸與伯同　黃氏震讀論語日抄云諸侯之長爲伯指其定位而言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齊其諸侯則伯聲轉而爲霸乃有爲之稱也正音爲靜字轉音爲動字音其破發有不同矣　皇本霸作伯按北史王紘傳中論智行篇文選西征賦八公山詩二注皆引作伯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注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後漢書應劭傳云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又前漢書鼂錯傳贊師古注引論語亦云自經於溝瀆人莫之知　中論智行篇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一本諒作量　按此但明管仲之不必死非以比召忽也王肅此注云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語意甚明至皇疏又引或云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則別記所聞非正義也翟氏灝曰後章但言管仲之可以無死不復論及召忽之死應劭徐幹均以經溝瀆爲夫子貶召忽辭固哉其說者矣太史公史記世家遂殺子糾於笙瀆集解云魯地句瀆索隱云鄒誕生作莘瀆按笙瀆句瀆莘瀆均未可即指爲論語之溝瀆不必附會求合也

注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　按春秋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惟公羊穀梁二經但稱納糾而不稱子糾程子據之謂桓公兄子糾弟春秋書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糾不稱子言非公之嗣子也然公羊謂糾不稱子者君前臣名謂小白書入者篡辭穀梁又稱公子糾公子小白又言小白不讓公子糾則孰兄孰弟之義已明故荀子直謂桓公殺兄以返國史記亦序子糾於小白之上惟漢書薄昭與淮南厲王書云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返國以小白爲兄僅見此說趙氏汸曰昭漢文母弟淮南爲兄故避兄而言弟薄昭所云乃一時遷就之言非不易之論故集注雖用程子說而集中答潘友恭書又引荀子殺兄之語而以薄昭所云爲未必然蓋兩存之　張氏甄陶曰以春秋證春秋魯桓十一年夏五月鄭伯寤生卒七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於

鄭突鄭莊之庶子不宜爲君者也蒙上文不書鄭仍不宜爲君也與納糾文同下云鄭忽出奔衞上有鄭又稱鄭忽鄭之世子宜爲君者也亦蒙上文宜爲君者也正與齊小白文同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下文又云鄭世子忽復歸於鄭又與書小白文同則小白之宜立明矣淮南王漢文帝之兄也擅殺大臣於闕下於法應誅漢文帝曲赦之使薄昭與之書果子糾兄何用回護哉再以左傳證之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難將作矣遂奉公子小白奔莒旣亂管仲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是小白於未亂之先大臣奉之以出范宣子亦云高國援之於內於倫序宜立可知公子糾乃旣亂之後恐爲無知所殺逃死而出春齊人殺無知魯莊公與齊大夫盟於蔇夏伐齊納糾至秋猶不能入七月齊桓立葬齊襄公國有君矣猶不知退八月乃與齊桓戰於乾時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是非曲直本末昭然糾旣不宜與桓爭則管仲召忽均不宜爲糾死故夫子獨大管仲之功不然夫子嘗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豈至是而其言自相矛盾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章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　釋文云僎本又作撰按漢書古今人表又作大夫選阮先生曰古選撰僎三字並通先進篇子路曾晳章異乎三子者之撰釋文云鄭作僎又漢書食貨志曰撰史記平準書作白選　毛氏奇齡曰臣大夫即家大夫也其曰同升諸公則家臣升大夫之義法耳左傳子伯季氏初爲孔氏臣即孔悝家臣也新登於公

注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

按錫民爵位曰文此邢疏所引集注意不謂然也胡氏泳曰其才德足以爲大夫而薦之爲大夫順理也以家臣之卑而與爲同列無慊焉成章也彼錫民爵位特其跡耳又按禮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昔者衞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衞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衞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衞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衞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夫周書謚法文有六等並無修制交鄰之例靈公之言自我作古故夫子舉同升一事以合於錫民爵位之文耳

注　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　閻氏若璩曰陪臣至春秋時亦稱大夫大夫僎者家臣之稱也非有如洪注僎本家臣薦之方並爲大夫之說或謂焉余曰請徵之檀弓陳子車死於衞其妻與家大夫謀以殉葬陳子亢后至曰妻與宰宰即家大夫更徵之爲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司徒孟孫氏家臣官名故少儀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是也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司馬叔孫氏家臣官名故襄二十三年以公鉏爲馬正注云馬正家司馬是也更徵之晉趙簡子疾大夫皆懼董安于問於扁鵲趙簡子每聽朝不悅諸大夫請辠簡子曰不聞有臣如周舍之鄂鄂者故論語集注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孟子集注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皆確甚不必有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之說也

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章

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　皇本言作曰也上有久字釋文云子曰衞靈公一本作子言鄭本同

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　後漢書明帝紀
注引三治字皆作主鮀作它漢書古今人表仲叔作中叔
家語賢君篇云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
對曰臣未之見也抑有衞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
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
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
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林國
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衞無游放之士公賢而
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衞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
則退而容賢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衞而靈公
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
雖次於賢不亦可乎按此與對康子語意相類姑錄之　鄭

氏汝諧曰夫子適衞者五常有眷眷之意亦以靈公雖無道
而用各當其才庶幾可與有爲也喪失位也按此似以失位
指孔子言說特奇創未經人道也

其言之不怍章

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皇本作則其爲之難　馬注內有
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也邢疏此疾時人內無
其實而辭多慙怍人若內有其實則其言不慙然則內積實
者爲之也甚難按此解上句語意不足解下句更費辭不如
集注之順也　曾子立事篇盧辯注引論語爲其言之不作
作當與怍通又作怹荀子儒效篇無所儗怹楊倞注怹與怍
同

陳成子弒簡公章

陳成子弒簡公　皇本弒作殺下同釋文云弒本又作殺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　左傳哀十四年陳恆弒其君于
舒州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
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
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
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邢疏云左傳錄此事小異此云
沐浴而朝彼云齋而請此云公曰告夫三子彼云公曰子告
季孫禮齋必沐浴三子季孫爲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
公曰告夫三子　皇本三上有二字下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
並同唐石經亦有二字
不敢不告也　皇本無也字
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　此二句皇本三上並有二字釋

文云之三子告本或作之二三子告非也按公曰告夫二三
子容辭也孔子言告夫二三子者述公之辭也故可有二字
之三子告實事也此孔注所謂三卿也加二字則誤矣釋文
之言是也　方氏觀旭曰左傳云子告季孫孔子辭與此不
同按季氏雖爲家卿專給然自襄十一年作中軍三分公室
而各有其一昭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
則兵柄實三子分主又哀十一年齊國書伐我冉有謂季孫
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及叔孫
問戰冉有不對然後恥不成丈夫退而蒐乘可見斯時師旅
之命季孫不能獨專此正是請討陳恆前三年事故知告夫
三子之文爲正哀公既使告三子孔子雖知必爲所阻但君
命不可不奉故知之三子告之文爲正左傳之不及論語如

是

注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陳氏天祥曰弑君之賊人人固得而誅之然齊國之君被弑而魯則現有君在上孔子豈有不請於君擅自發兵之理已先不有其君而欲正他人弑君之罪可乎況是時魯國兵權果在何人而責孔子不先發耶後人果用胡氏此言則僭逆之罪其能免乎明哲君子其審思之

子路問事君章

勿欺也而犯之　皇本也作之

注犯謂犯顏諫爭　此用孔注朱子語錄云犯只是有犯無隱之犯如三諫不聽之類諫便是犯又曰子路豈是欺君者蓋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便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大過則近乎

欺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以爲有大禍則近於欺矣

君子上達章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何解本爲上末爲下皇疏上達達於仁義下達達於財利皆與集注義異　張氏甄陶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即上達之層次也　林先生曰士之希賢希聖日進而有功者上達也農工商賈各成其所業者下達也若汙下之小人則自暴自棄而已烏有所謂達者蘇子由嘗言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灑掃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也按此即何氏本上末下之說鄭氏汝諧謂一物一事皆有上下之理亦是此意

古之學者爲己章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孔注爲己履道而行之也爲人徒能言之也　按荀子　篇入乎耳者著乎心爲己也入乎耳出乎口爲人也入耳出口故徒能言之北堂書鈔引新序云齊王問墨子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皆可與孔注相證而補集注所未備　鄭氏汝諧曰以爲己之心先之成己所以成物也以爲人之心先之務外必至忘內也

注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陳氏天祥曰欲得之於己此爲爲己之公欲見知於人此爲爲己之

私皆是爲己於爲人無與蓋爲己務欲治己也爲人務欲治人也但專學治己而治人之用斯在專學治人則治己之本斯亡如專學爲師教人之藝專學爲官治人之能不明己德而務新民舍其田而芸人之田皆爲人之學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注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旣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閻氏若璩曰蘧伯玉見於春秋在襄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將逐君問於蘧伯玉伯玉不對而出則此時已爲大夫且爲逆臣所敬憚此必在強仕之年可知乃後此九年而夫子始生又六十餘年當定公十四年夫子去魯之後再三適衛始主伯玉家則此時伯玉已年百餘矣蔡邕釋誨云蘧瑗保生此長年之證也

使乎使乎　論衡問孔篇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　按以非之者二句爲說論語之辭則上非之者三字似爲正文所有矣語意不明王仲任書之駁而不純皆此類也

注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　何解引陳羣云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集注因之　段氏玉裁曰此當以使乎使三字爲讀下乎字爲詠歎之語助即尚書孝乎惟孝禮記仲尼燕居禮乎禮之句法也包咸之註論語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美大㒸字公羊傳曰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語意相同之辭也謂古人屬辭如此以老子言元之又元通之彼亦可作元乎元此亦可作孝之又孝禮之又禮蓋一字不足以盡其辭盈一字以美之謂孝迥出乎凡孝禮迥出尋常守禮皆古人聿聿頌好之辭使乎使謂好使中之好使也古人多有此句法公羊傳云賤乎賤者也爾雅云微乎微者也法言云才乎才習乎習䅘乎䅘辰乎辰素問云形乎形神乎神史記淮陰侯列傳時乎時詞意略同聖人言使乎使正此句法下以乎字詠嘆之正與賤乎賤者也微乎微者也文法一例

不在其位章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注重出　注疏本皆以此章合下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爲一章孫氏志祖曰蓋曾子引易以說夫子之言語意本一貫猶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也按皇邢兩疏皆合釋之邢疏曾子遂曰明出一遂字故朱子注下章云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則章雖別而義仍相承矣重出二字似誤衍而毛氏汲古閣刻本因之

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注此艮卦之象辭也　注疏本合上爲一章　張氏甄陶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澤水相貫注者也故學問可以相長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山不相往來者也故職業惟思各居惟易象辭有以字此但云君子尋其來脈自是承上章不在其位說來　閻氏若璩曰書本以此與上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合爲一章惟夫子既言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詞以爲證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正同其不署子曰者以彼有太宰子貢諸語故加子云以別之此不必也自後儒分作兩章則曾子突引此詞爲無謂矣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注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胡氏泳曰恥之義不可謂之不敢盡但其意如是過之義則爲有餘故以辭言之　皇本作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皇疏若空出言而不能行遍是言過其行也君子恥之邢疏此章勉人使言行相副也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據此則邢本亦當與皇本同似今注疏本皆依集注校改非其舊矣　陳氏天祥曰言不過行有何可恥行取得中豈容過餘過中之行君子不爲過猶不及聖人之明論也集注本因而字故爲此說南軒曰言過其行則爲無實之言恥言之過則其篤行可知必如此說義乃可通而字蓋之字之誤　按禮雜記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

恥之又表記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潛夫論交際篇云君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則又明作之字皆足與疏說相發惟胡氏泳曰諸說皆以爲一事謂恥其言之過於行也於義固通但須添而爲之字乃可循言求義似集注釋爲兩事較得夫子立言之意也

君子道者三章

君子道者三　孟子章句孔子厄陳蔡章注引論語作君子道之三

注自道猶云謙辭　胡氏泳曰在夫子自言則如此由他人觀之則不然蓋聖人未嘗有自足之心也

子貢方人章

子貢方人注方比也　孔注比方人也集注用之　釋文云方人鄭本作謗人謂言人之過惡按方與旁通謗字從旁古或與方通借也　孫氏志祖曰方人鄭康成本作謗人初疑其說之不經後讀襄十四年左傳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自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始悟子貢謗人之義如此　陳氏鱣曰古文謗作方蓋謗從旁旁又從方聲近故通用孔云比方人則謂子貢與回孰愈是亦方人矣故鄭从魯不从古

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　鄭氏汝諧曰賜也賢乎哉以責人爲能也夫我則不暇以責己爲急也二者之得失相去遠矣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患其不能也　皇本作患己無能也

注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　胡氏泳曰此章與前後篇多同學而篇則欲其反而知人之賢否也里仁篇則欲其反而求取知之實否也此章與衞靈公篇同而文則異矣蓋務外者爲學之通患聖人每欲人反己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

管子小稱篇云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

不逆詐章

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注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　孔注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爲賢乎按此是一串說下然於抑亦二字神氣不合且以逆億爲先覺義究未安故集注不從

注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　按此亦是一串說而於抑亦神理亦尙隔一層故集注置之圈外也　朱子語錄云楊氏誠則明矣之說與本文自不相干如說得誠而明則其爲覺也後矣蓋此章於日用間便要如此

微生畝謂孔子曰章

微生畝　漢書古今人表尾生畮師古注云即微生畝也　鄭氏曉古言云微生畝微生高一人畝名高字也

丘何爲是栖栖者與　注栖栖依依也　釋文云丘何爲或作丘何鄭作丘何是今作丘何爲是　陳氏天祥曰注解栖栖爲依依皇疏解爲皇皇張南軒同之依依倚而安之之貌皇皇行無定所之貌微生畝本譏孔子之周流不止則皇皇之說爲是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　皇本曰上有對字
疾固也注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　包注疾世固陋欲行道
以化人也張氏栻曰微生畝謂夫子皇皇歷說類夫佞口者
夫子以爲非敢爲佞疾夫世之固陋云爾包注是
驥不稱其力章
稱其德也注德謂調良也　此用鄭注胡氏泳曰調者習熟而
易控御也良者順服而不蹄齧也
或曰以德報怨章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注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　老子道德經
思始章云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翟氏灝曰論語二十篇無
及老聃一事惟或人舉此語爲問而夫子深不謂然卽此可
破學於老聃之浮說矣　禮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

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又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
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金氏履祥曰觀此章之答則知表記
以爲夫子之言者蓋失其傳也　張氏甄陶曰或人所謂怨
只淺看乃睚眦小忿之不能平者故可抑而行之因而市德
若君父兄弟朋友之仇亦斷無倒行逆施之理或人矯性從
厚無奈不公夫子只以至公行之其實未嘗不厚也
莫我知也夫章
莫我知也夫　史記孔子世家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
曰莫我知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云云又說苑至
公篇夫子道不行退修春秋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
天之知夫子也故夫子曰不怨天云云皆可與此章參證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說文引寮作𡧯愬作訴九經字樣云
𡧯字上從穴下從火論語承隸省作寮　史記弟子列傳寮
隱作繚又作遼或云卽申繚
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　皇本寮下有也字　孔注季孫信
讒恚子路也按此注安於惑志字下蓋以惑字斷句史記於
惑志下亦用注文下作寮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皇疏云景
伯旣告季氏有惑志又言若於他人有豪勢者則不能誅耳
若於伯寮者則吾力能使季孫罪子路之無罪而殺伯寮於
市朝也其以於公伯寮四字屬下讀語意甚明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吳氏昌宗曰市朝不過速言之左傳晉
殺三郤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市貴者在朝賤者在市趙
注公伯寮魯人　馬注伯寮魯人弟子也趙氏順孫曰注疏史

記皆以公伯寮爲弟子今觀夫子如命何之語只以常人待
之故集注但云魯人
注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服何也　馬注魯大夫子服何忌
也趙氏順孫曰左傳載吳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
矣杜注云何景伯名則景伯單名何馬注誤矣纂疏本誤作孔注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鄭先生曰昔人言
孔子爲魯司寇子路爲季氏宰實相表裏觀墮都之事可見
子路之見疑卽孔子不用之由故孔子以道之行廢言之似
不僅爲子路發也
賢者辟世章
賢者辟世　皇本辟作避下同
注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

爾

按夫子明以賢者辟世章以下爲其次似不無優劣之分故集注置諸圈外孔注避世世主莫得而臣之避地去亂國適治邦避色色斯舉矣避言有惡言乃去皇疏云聖人無可無不可故不以治亂爲隔若賢者去就順時天地否塞賢人便隱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此避世之士也其次避地者謂中賢也未能高栖絕世但擇地而處去亂就治也其次避色者此次中之賢也不能豫擇治亂但臨時觀君之顏色顏色惡則去其次避言者不能觀色斯舉矣惟聞惡言則去也

作者七人矣章

作者七人矣注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　包注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

人楚狂接輿皇疏引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又引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荷蓧長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荷蕢楚狂接輿避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　按注疏本此與上賢者避世四句合爲一章故七人皆以隱士當之風俗通義十反篇云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此即王弼所本孟子章句古之賢士注云作者七人隱各有方後漢書黃瓊傳云年皆耄耋有作者七人之論又逸民傳序云絕塵不及同夫作者蓋與風俗通合惟鄭氏以七爲十之誤是改經字以就己說殊可不必而宋儒張子正蒙又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爲七人則作字又當爲作視之作更爲岐中之岐矣故集注直斷之曰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章

晨門曰　皇本作石門晨門曰翟氏灝曰韓詩子張問達章皇疏引沈居士曰若長沮桀溺石門晨門荷蓧若此以石門晨門四字爲稱可爲石門有複文之證

注石門地名　此用皇疏語皇疏又云一云石門者魯城外門也　按春秋隱公三年齊侯鄭伯盟於石門杜注石門齊地非此之石門也水經洙水注云洙水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水出焉又西南逕瑕丘城東而南入石門古結石爲水門跨於水上此石門近之皇疏所引又云魯城外門者見後漢書張晧王龔傳論注引鄭康成論語注如此太平寰宇記引魯國志云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是也閻氏若璩曰地志之書宋人漸多附會不似唐人朱子注四

書傳毛詩每僅云邑名地名蓋其愼也然亦畢竟是討便宜其實地有鑿然可指有助於經學不小者如子路宿於石門鄭注云魯城外門蓋郭門也因悟孔子轍環四方久使子路歸魯觀其家甫抵城而門已闔只得宿於外之郭門次日晨興伺門入掌啟門者訝其太早曰汝何從來乎若城門既大啟後往來如織焉得盡執人而問之此可想見者一也自孔氏言自孔氏處來也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衆其氏輒可識不必如答長沮之問爲孔某此可想見者二也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分明是孔子[illegible]於外若已息駕乎洙泗之上不必作是語此可想見者三也總從魯郭門三字悟出情景誰謂地理不有助於經學歟

子擊磬於衛章

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　漢書古今人表作何蕢　說文艸部臾古文蕢論語曰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　徐氏鍇說文繫傳通論云孔子擊石於衞擁摞子聞之曰有心哉擊磬乎擁摞當即荷蕢也

鄙哉硜硜乎　注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　惠氏棟曰說文硜古文磬故何晏注云此硜硜者謂此磬聲也史記載樂記云石聲硜硜即磬字今禮記作磬按硜磬雖同字然此處若作鄙哉磬磬乎成何文法故集注別釋之

斯已而已矣　錢氏大昕曰今人讀斯已而已字皆如以者唐石經斯已斯已皆作人已之已而已作已止之已釋文斯已音紀下斯已同與石經正合集解此硜硜者徒信已而已是疏中之云言孔子硜硜不宜隨世變惟自信已而已矣是唐以前論語斯已字皆不作止解也

深則厲淺則揭　注以衣涉水曰厲揭衣涉水曰揭　王氏引之曰爾雅曰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為厲繇膝以下為揭繇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上為厲邶風匏有苦葉篇毛傳與爾雅同戴氏毛鄭詩攷正云既以衣涉水矣則何不可涉以與詩人託言不度淺深將至於溺不可救之意未協許叔重說文解字砅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砅字又作濿省用厲酈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詩言厲者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以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衞詩淇梁淇厲并稱厲固梁之屬也是以證說文之有師承邵二雲爾雅正義云戴氏伸說文以證爾雅其說確矣然古字假借義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解衞風言淇厲無妨橋梁而言厲之名至於深則厲之文當從爾雅不可易也何則漢世司馬相如劉向並是小學名家相如上林賦云越壑厲水大人賦云橫厲飛泉以正東劉向九歎云橫舟航以橫濿兮又云橫汨羅以下濿是相如劉向俱宗雅訓不以厲為履石渡水也列子說符篇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厲為以衣涉也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謂之至心即所云由帶以上是不獨毛詩本爾雅韓詩亦與爾雅同意也按厲之言陵厲也陵水而渡故謂之厲深則厲淺則揭相對為文若以厲為橋而曰深則橋斯與淺則揭之揭文不相當矣

果哉末之難矣　釋文云難如字或乃旦反

子張曰書云章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禮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家語正論解略同又尚書大傳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

注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孔注諒信也陰猶默也邢疏信任冢宰默而不言　按書說命王宅憂亮陰釋文云亮本又作諒又無逸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孔傳云信默三年而毛詩商頌譜正義引鄭氏無逸注作諒闇又韓作梁闇禮喪服四制高宗諒闇三年注云諒古作梁闇讀如鶉鵪之鵪公羊傳文九年注述此章文又作涼闇釋文涼音亮又音良闇如字又音陰諒亮涼梁四字同音闇陰二字古亦同音惟孔

安國以爲信黙鄭康成以爲君凶廬二說判然故集注云未
詳其義也
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　注總己謂總攝己職　馬注己百官皇
疏百官各自束己身按說文總聚合也合此數解其義益明
書伊訓聽下無於字公羊文九年傳注引同後漢書陳元傳
引白虎通爵篇兩引皆無以字
注冢宰太宰也　孔注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　按今尚書
伊訓東晉梅氏所上之古文也其云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似
即因論語而爲之者然論語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則所
謂冢宰者固不專指殷制殷官名雖無可稽而宋承殷之制
備立六卿屢見左氏右師實統百官即周天官之職其有父
師少師父師右師也少師左司也伊尹以阿衡爲官號其即

右師與否固不敢知要不得以周人之冢宰施之殷人耳
上好禮章
注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禮禮運百姓則君以自治
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　張氏甄
陶曰古人無一不用民力修宮室築城郭農隙講武越境從
朝聘會盟征伐皆民力也周禮大司徒之制上地家可任者
三人中地家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料民以出兵也
司馬法八家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出長轂
一乘馬四匹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大車一乘牛十二
頭炊爨掌衣裝之士二十五人是料民出兵即就民家出甲
冑器械衣糧牛馬大率以七家供給一兵故孫子云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奔走於道路者七十萬家所以使之者至矣若

又無禮則誘何容易哉
子路問君子章
脩己以敬　皇本脩作修下同　七經考文補遺云古本敬下
有人字
堯舜其猶病諸　孔注病猶難也　張氏甄陶曰堯舜猶病是
實事非虛辭皐陶作歌至言叢脞禹亦云毋若丹朱傲若非
堯舜刻刻不自滿假皐禹亦不敢如此說也
原壤夷俟章
原壤夷俟　注夷蹲踞也俟待也　按馬注夷踞也俟待也踞待
孔子集注即用其說其義易明乃近人或引法言夷俟倨肆
宋咸注夷俟倨肆皆驕倨之謂又引廣雅蹲蹲肆踞之訓以
夷俟猶跠肆與以蹲踞爲蹲蹲同蹲踞雙聲夷俟疊韻殊可

不必也
幼而不孫弟　皇本孫作遜弟作悌
是爲賊　皇本賊下有也字　張氏甄陶曰此賊字即賊夫人
之子之賊後生小子見老成人帶三分畏懼那是好消息今
此老者故作聯逆同逼求合乎流俗由此後生小子凡蕩檢
滅裂之事皆於老成人前爲之不愧不畏是賊之也
以杖叩其脛　韓李筆解叩作扣解曰扣文之誤也當作指指
其足脛使知夷踞之罪　張氏甄陶曰凡壞國喪家亡人必
先去其禮春秋將變爲戰國所以出此怪物登木之歌付之
不聞所以全交夷俟則指斥之所以挽俗也
闕黨童子將命章
闕黨童子將命　皇本命下有矣字　漢書古今人表作厥黨

四書或問云家語記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年相比毎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所云闕黨童子豈即斯人歟

益者與　注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　皇疏或見小兒傳辭是自求進益之道也與集注異

注闕黨黨名　按闕黨爲黨名亦猶達巷亦黨名也顧氏炎武肇域志以爲即闕里朱氏彝尊亦從其說恐非閻氏若璩曰按兗州府志闕黨在府城東北一里有泉亦以此名荀子稱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以化是也闕里在曲阜縣城中至聖廟之東廡稱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是也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五

閩長樂梁章鉅撰

衞靈公第十五凡四十一章　釋文作四十九章

衞靈公問陳於孔子章

衞靈公問陳於孔子　釋文云陳本今作陣　顏氏家訓書證篇云論語曰衞靈公問陳於孔子俗本多作阜旁車按此字當用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此六書爲假借也蒼雅及諸字書皆無別字惟王羲之小學章獨阜旁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論語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左氏哀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明日遂行　蘇氏轍曰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篤學而已不知其他犂彌謂齊景公曰孔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衞靈公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犂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故問陳焉孔子知決不用也故明日遂行使其誠用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鄭氏汝諧曰靈公問陳非不可對但有託而行耳

在陳絕糧　注孔子去衞適陳　孔注孔子去衞於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　皇本糧作粮釋文云鄭本作粻音張下糧也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遷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疾

今日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其意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金氏履祥通鑑前編云問陳事史記重出在去陳之後非也蓋明年而衞靈公卒無自陳反衞再見靈公之事論語去衞在在陳之前蓋得其實矣　毛氏奇齡曰論語子在陳在陳絕糧從我於陳蔡之閒孟子子在陳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舊注今注皆置不問惟在陳絕糧孔安國據莊子謂孔子之曹不容之宋遭匡人之難於是之陳而吳適伐陳陳亂故乏食則又誤矣夫子之宋遇桓魋之難不是匡人且據年表定公十二年夫子適衞十四年適陳是時史無吳師伐陳之事夫子是時尚未適蔡至哀三年夫子去衞適陳又久之適蔡至六年而始有吳伐陳楚子救陳之事見於春秋絕糧之阨

當在此時孔氏失攷耳吳氏昌宗曰史記謂孔子居蔡楚昭王使人聘之孔子將往陳蔡發兵圍之於野不得行絕糧朱子謂是時陳蔡臣服於楚安敢圍之據論語當在去衞如陳之時汪氏份亦曰問陳絕糧旣合爲一章必是一時事朱子之說信而有徵也　毛氏奇齡又曰嘗較夫子蹤跡與論孟合者自去司寇後卽適衞是時衞將奉粟六萬爲夫子祿而仍不能用孟子所謂主顏讎由所謂於衞靈公際可之仕皆在此時此適衞第一次也及去衞將適陳過匡匡人止之仍反乎衞是時南子請見且謂夫子矢[illegible][illegible]適夫子去衞論語所謂子適衞與子見南子皆在此時也史記云行[illegible][illegible]之寇而春秋無有要是史記之誤此適衞第二次也乃夫子如宋遭桓魋之難又如鄭然後至陳論語所云子畏於匡孟子所謂微服過宋所謂主司城貞子皆在此時此適陳第一次也旣而去陳復反衞又將之晉渡河不果又反衞因靈公問陳而又去衞適陳論語所謂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子在陳孟子所謂子在陳皆在此時此哀之三年爲適衞之第三四矣適陳之第二次也乃自陳遷蔡吳始伐陳而楚來救之閒孔子在陳蔡閒使聘孔子而陳蔡大夫懼而見沮因之有絕糧之事論語所謂從我陳蔡在陳絕糧孟子所謂阨於陳蔡之閒皆在此時此哀之六年爲適陳之第三次適蔡之第一次也嗣此復反衞與出公周旋然後歸魯論語所謂夫子爲衞君衞君待子而爲政吾自衞反魯孟子所謂於衞孝公公養之仕皆在此時此哀之七年爲適衞之第五次而夫子之轍跡終於此矣　程氏大中曰荀子孔子厄於陳蔡居桑落之下

楊倞注九月時也人知孔子在陳之年而不知爲九月此可補書傳所未備

君子亦有窮乎　呂氏春秋孝行篇孔子窮於陳蔡之閒子路與子貢相與言孔子召之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以此爲子貢言

君子固窮注何氏曰言君子固有窮時又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　按集注前引何解是正義後引程說則備一解而已朱子語錄云固守其窮古人多如此說但以上文觀之則恐聖人一時間答之辭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聖人答之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矣以固字答上面有字文勢乃相應也

小人窮斯濫矣注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

窮則放溢爲非　此全引何解但改濫溢爲放溢耳　說文爁
差也从女監聲論語曰小人窮斯爁矣玉篇爁同濫　釋文
引鄭注濫竊也陳氏鱣曰鄭以濫爲竊者坊記云小人貧斯
約又云約斯盜鄭注約窮也賈誼書道術云動有文體謂之
禮反禮爲濫

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予一以貫之注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　何
解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是古注已
就知說矣朱子語錄云曾子發出忠恕是就行事上說孔子
告子貢初頭說多學而識之便是就知上說也　阮先生曰
此與曾子之一貫貫字皆當訓爲行事也此章夫子恐子貢
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於行事學聖人也夫子於曾子

則直告之於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予一
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以行事訓貫則聖賢之
道歸於儒以通徹訓貫則聖賢之道近於禪矣　孔氏廣森
曰告子貢之一貫與告曾子之一貫語意不同彼以道之成
體言此以學之用功言也子之問子貢非以多學爲非以其
多學而識爲非子貢正專事於識者故始而然之但見夫子
發問之意似爲不然故有非與之請此亦質疑常理必以爲
積久功深言下頓悟便涉禪解予一以貫之言予之多學乃
執一理以貫通所聞推此而求彼得新而證故必如是然後
學可多也若一一識之則其識既難其忘亦易非所以爲多
學之道矣蓋一貫者爲從事於多學之方宋人言今日格一
物明日格一物久而後能一旦貫通得無與此義相左乎

由知德者鮮矣章

由知德者鮮矣注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
見發也　王注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此集
注所本皇疏如注意則爲問絕糧而譏發也按韓李筆解云
此一句是簡編脫當在子路慍見下一段爲得蓋亦本王注
也　陳氏天祥曰第一章衞靈公問陳一節孔子在衞子路
慍見一節孔子在陳衞與陳相去數百里兩節非一時甚明
第二與此第三章果在何時無文可攷今通指爲一時之言
未敢信也王滹南謂中間有告子貢多學一貫之一章既已
間斷安得通爲一時之事哉蓋史記孔子世家載此而一貫
語上加子貢作色四字所以生後學之疑也

無爲而治者章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注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
衆職　何解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皇疏引蔡謨曰堯不
得無爲者所承非聖也禹不得無爲者所授非聖也三聖相
繫舜居其中承堯授禹又何爲乎集注蓋兼用之

子張問行章

子張問行　史記弟子列傳子張從在陳蔡閒困問行孔子曰
言忠信云云翟氏灝曰先儒疑首三章爲一時之言因史世
家文也據弟子傳則此章亦一時言矣然陳蔡之厄孔子年
六十三歲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時才十五歲耳先進篇備
錄從陳蔡者十人未有子張史文可盡信哉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注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
相參也　皇本參下有然字包注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皇疏

亦云森森然滿亘於已前也釋文云參所金反是古讀如森皆不讀如驂字也惟韓李筆解云參古驂字如御驂在目前

直哉史魚章

直哉史魚 注 事見家語　家語困誓篇云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王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怪而問焉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君子哉蘧伯玉 注 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左氏襄十四年傳云衛獻公與孫文子甯惠子有隙文

子告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人遂行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殺衛侯剽　王氏應麟曰集注之甯殖當爲甯喜何氏焯曰出獻公孫林父甯殖僭爲之弑剽而獻公復入則甯喜一人之爲然亦殖之謀也　張氏甄陶曰伯玉卷懷似不指近關出奔一事若強臣逐君卿大夫置身事外便算君子亂臣賊子何所忌憚且襄十四年伯玉從近關出十六年孔子始生何取此事而追稱之乎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　皇本無之字唐石經亦無

知者不失人　皇本知作智

志士仁人章

無求生以害仁　唐石經仁作人按皇疏既志善行仁恒欲救物故不自救我之生以害於仁恩之理語意甚明故集注亦以害仁爲害心之德作人者誤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及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並引作害人俱誤也

子貢問爲仁章

必先利其器　惠氏棟曰漢書梅福云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古文論語利作厲

友其士之仁者　皇本者下有也字

注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　黄氏幹曰賢以事言以大夫言賢者

見於有爲者也仁以德言以士言仁者見於修身者也按皇疏大夫言賢士言仁者互言之不若集注之精矣

注 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　家語六本篇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悅與不若己者處

顏淵問爲邦章

顏淵問爲邦　皇疏顏淵魯人故問治魯國之法孔子亦舉魯舊法答之也三王正朔雖異而田獵祭祀播種並用夏時魯家行事亦用夏時故云行夏之時也周禮天子五輅用玉輅以郊祭而魯郊用木輅故郊特牲說魯郊云乘素車貴其質也鄭元注素車殷輅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周禮有六冕一曰大裘冕二曰袞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魯郊但用衮故郊特牲云[illegible]衮以象天鄭元
注云此魯禮也周用六代樂[illegible]時王之樂得賜四
代禮樂自虞而下故季札觀樂見舞韶節也　袁氏枚曰顏
淵問爲邦夫子合三代言之蓋如今之論史然夫子如其問
而定之其他兵農刑政不問則不答也
行夏之時注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　儀
氏彙纂曰行字兼令說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
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兼每月政令都行了所以集注說時
之正與其令之善　翁先生曰行夏之時非僅指建寅也禮
運吾得夏時焉鄭注謂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
蓋夏朝四時之書或有在小正之外者而鉅細法制悉依此
節候爲準故曰行夏之時如小正篇之正月緯耒均田二月

綏多士女萬用入學之類凡教養政典皆依夏時之書行之
此所謂行也若但指建寅則大戴禮誥志篇云虞夏之歷正
建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云云則虞與夏同建寅矣何獨稱
夏時乎況舜典之協月巡狩明是以建寅爲歲首且推而上
之堯典分命羲和是陶唐亦建寅爲歲首特以唐虞書闕有
間雖有四時成歲之紀而按節候以行政典則就其可攷者
宜悉準夏時耳　趙氏翼曰春秋時列國多用夏正左傳隱
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係
周正則麥禾俱未熟取之何用是鄭用夏正也隱六年宋人
取長葛經書冬而傳書秋蓋宋用殷正[illegible]之月周之冬即
宋之秋也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經書夏而傳
書春是二國不用周正也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

春而傳在上年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
在上年十一月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經書十
一月傳書九月又如左傳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二十
四年正月秦伯納重耳於晉而國語則云十月晉惠公卒十
二月秦穆公納公子爲之月與晉不同是晉不用周正也文
十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經書九月傳作七月是齊不用
周正也又管子立政篇正月令農始作輕重篇令民九月種
麥則齊用夏正也史記秦本紀宣公初志閏月則宣公以前
並有不置閏者其不用周正可知也魯號秉禮之國然論語
莫春者春服既成若周正則暮春尚是夏之正月安得有換
春衣浴且風之事則魯亦用夏正可知也又左傳文元年閏
三月非禮也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哀二年又失閏季孫問仲

尼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注云尚是九月歷官失
一閏也十三年十二月又螽杜注云季孫雖聞仲尼言而不
能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十二月又螽則魯不惟不用周正並
夏正亦失之矣劉原父謂左氏日月多與經不同蓋左氏雜
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參差不一故與經多岐逸
周書周月解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
狩烝享猶自夏焉故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紀節物四月維夏
六月徂暑維莫之春下接於皇來牟將受厥明周禮仲春令
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非皆夏正乎孔子告顏子以行夏時亦
以夏時本所當遵當時已多私用與其另建一朔而不能使
天下書一不如仍用夏正俾上下遵行也
來殷之輅注輅亦作路　釋文云輅本亦作路　馬注殷車曰

大輅皇疏殷輅木輅也周禮天子有五輅一曰玉輅二曰金三曰象四曰革五曰木五輅並多文飾用玉輅以郊祭而殷家惟有三輅一曰木輅二曰先輅三曰次輅而木輅最質素無飾用以郊天

注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　四書或問云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用也賤矣運行振動任重致遠其爲物也勞矣且一器而百工聚焉則爲費也廣矣用賤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所以爲過侈歟

樂則韶舞注取其盡善盡美　此用何解　閻氏若璩曰新安陳氏謂韶舞是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固是而陳氏禮書曰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

皋舞孟子言仁義智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詩言志歌詠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爲樂之成也左傳見公子札之觀樂以歌始以舞終舞亦以文武始以韶箾終

放鄭聲　周氏柄中曰春秋時鄭以女樂賂晉而悼公之志荒又以淫樂之賂賂宋而師慧謂宋無人爲魏文侯聽鄭音不知倦趙烈侯愛鄭歌則鄭聲之能惑人可知矣放之爲言蓋並其行於民間者而禁之如周禮禁其過聲淫聲凶聲慢聲之禁

鄭聲淫　朱子詩集注云鄭衛皆淫聲然衛詩三十九淫奔者四之一鄭詩二十淫奔不翅七之一衛猶爲男悅女鄭皆爲女惑男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鄭人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故夫子獨以鄭聲爲戒　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篇云朱子以鄭聲淫一語斷盡鄭風二十一篇此誤也夫子言鄭聲淫耳曷嘗言鄭詩淫乎聲者樂音也非詩詞也淫者過也非專指男女之欲也古之言淫多矣於星言淫於雨言淫於水言淫於刑言淫於遊觀田獵言淫皆言過其常度耳樂之五音十二律長短高下皆有節焉鄭聲靡曼幻眇無中正和平之致使聞之者導欲增悲沈溺而忘返故曰淫也朱子以鄭聲爲鄭風以淫過之淫爲男女淫欲之淫遂舉鄭風二十一篇盡目爲淫奔者所作幸免者惟緇衣太叔于田清人羔裘女曰雞鳴五篇而已其餘雖思君子如風雨刺學校廢如子衿亦排衆論而指爲淫女之詞夫孔子刪詩以垂世立訓何反廣收淫詞艷語傳示來學乎陶靖節閑情賦昭明猶爲白璧微

瑕故不入文選豈孔子之見反出昭明下哉

人無遠慮章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皇本人下有而字

注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蔡氏淵曰蘇氏之說遠近以地言若以時言恐亦可通如國家立一法度若不爲長遠之慮則目前即有近憂矣按皇疏云人當思漸慮遠防於未然則憂患之事不得近至若不爲遠慮則憂患之來不朝則夕即是以時言之蔡氏之說蓋本此也　郝氏敬曰居安而不慮危危即生於安處治而不慮亂亂即伏於治故曰慮不遠憂必近也慮者預備非虛憂也凡造化人事憂樂相循利害相倚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自然之數能慮則神明

常謐灼見消息盈虛之理不敢爲貫盈履滿之事故業卑勞
則造化可回雖氣數有固然而意外卒至之患無矣

已矣乎章

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皇本無乎字　皇疏云此
語亦是重出或孔子在時行敎也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注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
是蔽賢也　方氏觀旭曰集注引范氏說若難定文仲之果知
柳下惠與否者不知展禽事齊師使受命於展禽正臧孫辰
爲政之時見內傳展禽譏文仲祀爰居文仲曰是吾過也季
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筴見外傳皆足爲文仲
知柳下惠之證聖人責人豈肯臆坐以知賢不舉之罪哉

李氏惇曰臧氏世爲司寇文仲當亦爲之或爲司空而兼司
寇也柳下惠爲士師正其屬官無容不知此與文子同升中
正作一反照也

注柳下惠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　此同邢疏按
趙岐孟子注以柳下爲號廣韻及唐書宰相表食采柳下遂
爲氏故論語疏謂柳下食邑名莊子盜跖釋文一曰邑名然
魯地無名柳者展季卑爲士師亦未必有食邑高誘淮南子
注云藝文類聚八十九引展禽之家樹柳行惠德號柳下惠莊子釋文
荀子成相大略注並同其說以爲居柳下故因以爲號云

躬自厚章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注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
孔注自責己厚責人薄集注因之　皇疏引蔡謨云以自厚
者爲責己文不辭矣厚者謂厚其德也若自厚其德而不求
多於人則怨路塞責己之美雖存乎中然自厚之義不施於
責人也蔡雖與孔而終不離孔辭孔辭亦得爲蔡之釋也
按二說本通故皇侃云爾集注之身益修即是自厚其德也

不曰如之何章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注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
也　孔注於第一如之何下安注於如之何者下注云言禍
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也皇邢兩疏並同則皆作兩截讀似
不如集注之順春秋繁露執贄篇引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
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此在注疏之前當即集注之所
據也　鄭氏浩論語解義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當作一句
如之何猶云奈之何也至於言如之何如之何困已不能爲

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矣猶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則是不知
悔者也雖聖人其如彼何哉

羣居終日章

好行小慧注小慧私智也　皇本慧作惠釋文云小慧音惠魯
讀慧爲惠今從古阮先生曰古多假慧爲惠如韓詩外傳五
云主名賭其臣惠漢書昌邑王傳云清狂不惠列子逢氏有
子少而惠是也按文選檄吳將校部曲文懷寶小惠注引論
語亦作惠　鄭注小慧小小才智也集注因之　張氏甄陶
曰好行小慧句無確解此慧字須義字參方靈皋時文只作
一氣說云其言本與道所不載而一縱一橫機之所觸亦若
有意趣之可尋其趣爲他人所不及知而此惜彼刱論者亦
自有聰明之獨擅似有著落

難矣哉注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鄭注言終無成功也集注更爲儆辭於聖人警世之意益切胡氏泳曰言不及義故無以入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

君子義以爲質章

君子義以爲質　釋文云義以爲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略同略字蓋衍是舊本無君子二字也臧氏琳曰陸氏所從古本作子曰義以爲質無君子二字鄭康成注本同一本有者衍文蓋先說義以爲質四句然後言君子哉明不當先言君子也　鄭注義以爲質謂操行也遜以出之謂言語也皇疏義宜也質本也雖各以所宜爲本而行之皆須合禮也合禮而言遜順終須信以成之也據此以行言對說亦可謂行合宜而行之亦須有禮言能孫而成之亦必須以信是鄭注之

意也

孫以出之　皇本孫作遜

君子病無能焉章

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張氏甄陶曰此等語甚多而此章重在病字君子爲己之學理有所未明德有所未就便皇皇焉負疚如疾痛之在身人之知不知何暇計哉此只一直說下若必云到己無不能則人自知之卽爲人之學非君子也

君子疾沒世章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注沒世而名不稱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輔氏廣曰有實斯有名名不稱則無實可知故君子以爲恥非恥無名也恥無實也　皇疏引江熙曰匠終年運斤不能成器匠者病之君子終年爲善不能成名君子亦病之集注爲善二字似本此　薛氏侃陽明傳習錄云稱字當讀去聲疾名不稱卽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　顧氏炎武曰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矣是以乾初九之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君子求諸己章

注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四書或問云或疑楊氏之說不太巧乎曰雖巧而有益於學者　胡氏泳曰楊氏合三章爲一意文義反覆互相周備雖非夫子立言之旨或記者取而相足也

君子矜而不爭章

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汪氏份曰此章與和同驕泰各章不同和泰是好字面不字直下此矜羣字面而不甚好古民三疾矜居其一易云渙其羣元吉是羣乃聖人之所欲渙也凡人挾以持己必有峭厲之形則爭伏焉和以待人易涉阿比之私則黨成焉惟君子之矜以理莊敬日強不是高自位置矜己淩人也何爭之有君子之羣以性樂易近人不是有心結納背公向私也何黨之有

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集注闕包注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王注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邢疏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故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也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皇本無之字

勿施於人　皇本人下有也字

注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輔氏廣曰推己及物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也非有資於人在我施之而已烏有窮盡故可以終身行之

吾之於人也章

吾之於人也　皇本無也字

如有所譽者　皇本作如有可譽者

注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　閻氏若璩曰史記弟子傳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集注本此

注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閻氏若璩曰黄勉齋嘗謂是朱子改訂注文直至通宵又謂此句難得簡潔然首抽出直道獨解而後及何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所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實勝今集注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　馬注用民如此邢疏如此用民皇疏若此養民諸通迂晦故集注置之四書或問云以他文推之則伊尹所謂此民是民皆指當日之民而言況今先言斯民而後言三代則是正指今日之民而上推三代以質之三言也班固漢書贊引此文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之意亦爲粗得其文意者豈西漢諸儒嘗有是說而何晏失之也歟

張氏栻曰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此民也　王氏若虛曰記者以此爲於無毀譽之下義終齟齬疑是兩章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注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　又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趙氏順孫曰二事大小精粗實不相比故集注又附胡氏說於後亦闕疑之意也　包注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按包注以闕文借人兩事平列故集注亦用楊氏說以爲此二事包注又云言此者以俗多穿鑿蓋史不闕文馬不調不假人調之皆自矣是聰明不知妄作與楊氏悼時益偷朱子時變之大意亦合

特集注未說明耳　焦氏循曰借猶藉也我有馬不能服習藉人之能服習者乞其代己調良此謂篤服善之事也與子路車裘與共之事不同史闕文屬書借人乘屬御此孔子爲學六藝者言也　翁先生曰公羊傳昭公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傳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解詁曰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故此據[illegible]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解詁曰[illegible]次序[illegible]小引起不改史記史也其詞則某有罪焉爾按此傳正與得論吾猶及史闕文相證其序以下三語亦正孟子所本也　劉氏安世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先儒謂

此多矣但難得經旨貫串今熟味及字與下字自然[illegible]
馬者借人乘之便是史之闕文夫有馬而借人乘非[illegible]
而史且載此必是闕文及如及見之謂聖人在[illegible]猶及見之
此等史存而不敢削亦見忠厚之意至後人見此語頗無謂
遂從而削去之故聖人歎曰今亡已　蓋歎此句之不存也
故聖人于郭公夏五皆存之於經者蓋慮後人妄意去取失
古人忠厚之意書之所以示訓也蔡氏節集說鄭氏語解義並同

今亡已夫　皇本今下有則字已作矣

巧言亂德章

小不忍則亂大謀　七經考文云足利本無則字
注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四書或問云或疑婦
人之仁匹夫之勇強弱不同而皆爲不忍何也曰忍之爲義

有所禁而不發云爾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
能忍其暴也

衆惡之必察焉章

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風俗通義正失卷引孔子曰
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

人能弘道章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皇本下句末有也字　四書或問云人
即道之所在道即所以爲人之理不可殊觀但人有知思則
可以大其所有之理道無方體則豈能大其所託之人哉倘
勝今注　何解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
也別有理致亦似勝圖外張氏說

過而不改章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何解人有過能改如日食反明人皆仰
之所以非過過而不改斯成過矣此集注所用　穀梁僖二
十二年傳云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韓詩外傳三引孔子
曰過而改之是不過也

吾嘗終日不食章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大戴禮
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荀子
勸學篇同孔叢子雜訓篇子思曰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
於學則寤焉　皇疏言我嘗竟日終夕不食不眠以思天下
之理惟學益人餘事皆無益故云不如學也此似以思無益
說成一片與集注微異而語意未能簡易故集注必於以思
斷句無益斷句也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君子謀道不謀食　皇疏引江熙云董仲舒言遑遑求仁義常
恐不能化民者大人之意也遑遑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小人
之意也此君子小人謀之不同者也
君子憂道不憂貧　陸氏隴其曰擇善固執所以謀之也擇焉
惟恐不精執焉惟恐不固所以憂之也謀在事憂在心

知及之章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包注智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
之必失之也　毛氏奇齡曰凡十一之字原是一義包注以
知字屬官位解則以仁守官與易繫何以守位曰仁相合以
莊涖官與曲禮涖官行法相合至於動之稍礙矣惟顏特進
云智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皇疏所引十一之字俱指民言此似

有見但其曰通變曰安性似反　知仁二字從民上見得與莊涖動禮全於君身見莊禮者是兩截殊不知智足以及民即知臨爲大君之宜仁足以民即天子不仁不保四海智仁在我不在彼也　按邢疏此章論居官臨民之法此毛說所本而集注不從然中間明有則民不敬字是舊說亦不可廢也　李氏光地曰此似專爲臨民者發知及仁守所謂道之以德也莊涖動禮所謂齊之以禮也

君子不可小知章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注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　皇疏君子之道深遠不與凡人可知故云不可小知德深潤物物受之深故云可大受小人道淺故云不可大受淺則易爲物所見故可以小知按此與集注稍異而理則相通矣

民之於仁也章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馬注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爲甚也皇疏非水火則無以食非仁則無有恩義與注同皆別是一義未嘗不通然於下文蹈死意不相生邢昺疏仁是恩義故宜爲美若誤履蹈之則未嘗殺人其解亦文故集注置之至皇疏又引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遠水火則殊勝馬注也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張氏甄陶曰既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又云未見蹈仁而死者彼言其變此言其常也

當仁不讓於師章

當仁不讓於師注當仁以仁爲己任也　孔注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按集注以當爲擔當較孔注精神百倍張氏甄曰古禮弟子於師前言必遜讓非曰能之願學焉與乎三子者之撰皆讓也故曰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惟及爲仁之事則可直任而不辭顏子仲弓皆毅然曰請事斯語所謂不讓於師也不然爲人之道各在本人之身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即仁矣曰吾方遜之於師本無此事聖人何得出此語哉

君子貞而不諒章

君子貞而不諒　孔注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皇疏同又引一說云君子道無不正不能使人信之也前說與集注合後說似多一曲折至邢疏又引昭七年左傳杜注子產貞而不諒爲諒則不能恰好故集注皆置之　韓李筆解云諒當爲讓字誤承上文不讓於師言

事君敬其事章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注食祿也　孔注先盡力而後食祿皇疏引江熙云蓋傷時利祿以事君也　胡氏泳曰後其食者蓋委而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幾任其事而即有得祿之心繼之也如曰先敬事而後有計祿之心則義利雜糅公私交戰其不爲利心勝者幾希矣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獨不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

注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　漢書谷永傳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

有敎無類章

有敎無類注其類有善惡之殊　馬注以類爲種類集注即用

其意　漢書地理志引無作亡

道不同章

道不同不相爲謀　鹽鐵論憂邊章引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注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張氏甄陶曰是非邪正皆謂之道韓子所云道與德爲虛位也

辭達而已矣章

辭達而已矣注辭取達意而止　按大戴禮載成王冠辭曰達而無多也恰與此章相證　錢氏大昕曰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論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此辭即專對之辭也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語之文與禮經相表裏矣

師冕見章

師冕見注師樂師瞽者冕名　周禮春官之屬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胡氏泳曰師冕如春秋所記師涓師慧之類也吳氏呂宗曰孔子自衞返魯始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則此師冕者豈先師摯而爲樂官者歟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五終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六

閩長樂梁章鉅撰

季氏第十六凡十四章注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　洪氏洪興祖也胡氏泳曰洪氏疑此篇爲齊論以其皆稱孔子曰十四章皆條列詳備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左驗也

季氏將伐顓臾章

季氏將伐顓臾　皇疏其地與季氏采邑相近故季氏欲伐而并之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注　按左傳史記三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衞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衞也　趙氏順孫曰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衞十一年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子路尚在魯也必是此年復之衞次年始及孔悝之難耳　閻氏若璩曰冉有少季路二十歲而先冉有者重首事也

求無乃爾是過與注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孔注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夫子獨疑求教也集注同之

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注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　漢書地理志蒙陰縣注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胡氏渭曰邢疏但言山在魯東故曰東蒙元和郡縣志謂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謂蒙與東蒙爲二山矣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

長八十里禹貢之蒙羽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也後人或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爲東蒙或又云蒙山高峰數處俗以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者爲龜蒙其實一山也　何氏焯曰費在蒙之陽魯以費爲東郊故謂之東蒙

且在邦域之中矣　釋文云邦或作封孔注魯七百里之封顓臾在其域中邢疏魯之封域方七百里按此似其所據古論邦字爲封下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亦云鄭本作封內疑皆爲避漢諱也

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皇本作何以爲伐也按孔注何用滅之爲則伐爲二字不可倒矣皇本恐誤　鄭氏汝諧曰三家各分魯國以爲已有又將併顓臾而有之是欲孤魯也顓

臾存則魯存顓臾亡則魯亡是顓臾爲魯社稷之臣夫子力爭之非存顓臾蓋存魯也非折冉求蓋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卒不聞季氏之伐顓臾無乃夫子得行其言歟

注在魯地七百里之中　此用孔注語也朱子語錄云或疑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有七百里之地曰每疑此處若是百里無此間一縣地大如何做得侯國又容得顓臾在其中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然此處亦難考究矣

則將焉用彼相矣　注相輔者之相也　七經考文補遺云古本矣作也　包注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顚若不能何用相爲也　陳氏天祥曰集注言瞽者之相蓋取上篇相師之相爲說相本訓助訓扶元是扶持輔佐之義非因先有孔子相師之言然後有此訓也舊說訓輔相人云云是矣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　皇本無兩於字　釋文作匣云本今作柙是舊本作匣也

固而近於費　閻氏若璩潛邱劄記云兗州府志故顓臾城距古費城六十五里按四書釋地引水經注沂水條爲證其說更在前

後世必爲子孫憂　釋文云必爲子孫憂本或作後世必爲子孫憂是舊本無後世二字也

而必爲之辭　皇本必下有更字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此節文勢錯綜只須逐句逐字還他着落集注最簡明非注疏所能及張氏甄陶質實言之其旨盡暢矣其言曰不患

寡二句當是古語侯國較之王畿自是寡大夫之采地較之侯封又自是寡自古安有以此爲患者若不顧尊卑侯之民欲多於王卿大夫之民欲多於侯大小厚薄皆失其宜謂之不均乃可患耳侯之君十卿祿比天子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爲御自是貧卿祿四大夫比諸侯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自是貧自古亦無有以此爲患者若一味封殖自肥公室懸磬柄臣擅聚斂之饒强藩籠山海之入冠裳倒置嫌數必生謂之不安乃可患耳至均無貧三句又是夫子爲古語下注腳言若果各安本分曉得君尊臣卑國大家小則不均處正是均以四境之內供侯國之用守宗廟之典籍供覲聘之饔餼有餘矣以私邑之田供私家之費束脩之遺不出境喪祭之禮有定式更有餘矣何貧之有如是則下不上僭

此自然不下侵君君臣臣歡若一體則和矣和則有國者恪居侯服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非寡於天子也宜也有家者敬居官次管仲之書社三百韓起之長轂四十非寡於齊侯晉侯也宜也如此則上下各得其所名分足以定志恩誼可以聯情相安於當然之理自然之勢國長有其國家長有其家矣夫長國家者惟傾覆是虞者能無傾樂莫大焉又何患寡與貧之有哉　李氏清植存愚錄云此有國家者之常理即以一父之子驗之可見今使千金之家而生四子均分之則一子惟得二百五十金以與千金較雖覺寡而無全乏之事若就中有一子兼得其二分則必有一子全失其二分者是不均而後有貧均則雖寡而斷不至於貧此均無貧之說也況四子既各得其分勢必輯睦而和彼其所以見寡者

以析而爲四也和則合四歸一依然千金之家不獨無貧而且不見有寡此和無寡之說也如是則必安安則無論無貧寡借使貧寡亦必不至於傾此安無傾之說也惟均無貧和無寡此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惟安無傾此所以不患貧而患不安也

故遠人不服注遠人謂顓臾　閻氏若璩曰顓臾曰在邦域中曰社稷臣曰近於費曰邦內其非遠人明甚考哀公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年秋伐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子遠人似即謂邾或曰魯析間於邾相距僅七十六里何以爲遠曰敵國則遠人矣以魯與邾世爲仇讎歲尋干戈疆界雖邇邈若山河此吳起所謂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皆敵國耳　李氏光地曰遠人非指顓臾正對顓臾在邦域之中而且近者言之言雖有遠人不服疑乎可以動干戈矣然猶且來之以文德況如顓臾之在邦內乎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　曹氏之升曰或問載蘇氏考究定公十年子路爲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有爲季氏宰則伐顓臾在季康子之世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釋文云或作不在於顓臾隸釋載漢石經蕭上有於字牆作廧按石經後記諸家異文孟毛包周無於則今本正依此四家也　鄭注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是

疏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季氏是大夫應無屏而有蕭牆者僭爲之也　按季氏雖僭夫子必不將就其名此蕭牆自應就魯君說爲是故集注引哀公欲以越伐魯爲證　方氏觀旭曰季氏之家安得有蕭牆竊謂斯時哀公欲去三桓季氏實爲隱憂又以出甲墮都之後雖有費邑難爲臧紇之邾孫林父之戚可藉以逆命君臣既已有隙一旦難作即效意如之請請囚於費而無可逃又畏顓臾世爲魯臣與魯犄角以逼己惟有謀伐顓臾克之則如武子之取卞以爲己有而益其強不克則魯師實已勞憊於外勢不能使有司討己以干戈發在內者攻興乃田常伐吳之故智此後所爲正不可知所謂內變將作者是也然則蕭牆之內何人魯哀公耳不敢斥君故婉言之若曰季孫非憂顓臾而伐顓

臾實憂魯君疑已而將爲不臣所以伐顓臾耳此夫子誅奸人之心而抑其邪逆之謀也

注　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　左氏哀二十七年傳云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

天下有道章

曰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孔注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乾侯　按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諸侯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啓疆至惠懷文而代齊霸又歷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遂爲強臣所滅魯自隱公僭禮樂至昭公出奔皆十

世也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孔注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也　按魯自季友專政歷文武平桓子爲陽虎所執齊陳氏晉三家亦專政而無陪臣之禍其後竊國者皆異姓公侯之後本國亡滅故移於他國也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馬注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也　按南蒯公山不擾陽虎皆及身而失計其相接亦三世也　馮氏景解春集云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其辭信其義精蔡氏家引仍以禮樂征伐之事爲國命者非也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者也禮樂征伐必交於四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凡盟會之事皆與焉大夫之僭諸侯久矣若陪臣雖稱兵據地甚至囚執其主而卒不得與於會昭定哀之間可徵也南蒯也侯犯也公山不狃也陽虎也皆季氏家臣執國命者也而春秋經於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不書定八年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不書十年侯犯以郈叛不書十二年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不書不書何也皆家臣也其略之者何也家臣賤名氏不見聖人謹微蓋絕之於其端焉耳不可以告廟不可以赴於諸侯故撥其防而不書而後陪臣攫寶玉大弓魯之重器也陽虎竊之竊重器必書而又不可以陪臣辱故書盜不然春秋之法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懲不義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是也而蒯叛不書第書叔弓帥師圍費而已虎叛不書第書盜竊寶玉大弓而已犯叛不書第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而已

不狃襲魯不書第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而已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子洩及身而出奔南蒯者南遺之子也二世而出奔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其弟陽越死於亂三世而不失者希矣聖人之言義精而辭信春秋之法備焉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注無所非議也按此直以無議訓不議即集注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之意　方氏觀旭曰庶人又在大夫之下若陪臣亦是也議者圖議國政若云私議君上之得失則庶人傳語正是先王之制王者斟酌焉而事行不悖豈得謂非有道蓋庶人有凡民有府史胥徒之屬凡民可以傳語府史胥徒不當與謀國政況有道之世野無遺賢俊傑在位自不下資於庶人之議左傳述定姜曰舍大臣而

與小臣謀一罪也鄭子國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
將爲戮矣子貢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若曹劌論戰事足
見魯卿大夫之已鄙乘人告伯宗足見晉卿大夫之無學陽
虎有言而魯國亂鄙人論政而曹國亡俱是無道之時庶人
之議得聞於世者也　王氏應麟曰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
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
欲毀鄉校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
夫子言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

祿之去公室章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注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
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　鄭注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
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

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集注用之　按左氏昭二
十三年傳宋樂祁曰魯公喪政四公矣三十二年傳史墨對
趙簡子曰魯文公薨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公於是乎失國
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此在昭公時數喪政之世凡四
公則夫子於定公時爲此言自是五世矣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注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
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　鄭注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　按昭
二十三年傳宋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樂祁言時當平子
之身由平子上溯三世邦是武子然武子立悼子爲適於襄
二十三年至昭公七年武子卒時悼子實已先死並未執國
政而平子即嗣爲卿并三世當數文子武子平子史墨所云
政在季氏亦正指魯宣公時季文子言以此推之是魯公失
政之年即季氏得政之歲而孔子身當桓子時則數四世者
自應以文武平桓爲確鄭注有文子而無桓子集注有桓子
而無文子皆緣多數一悼子故耳　方氏觀旭曰左氏宣十
八年傳記歸父欲去三桓張公室又記公薨季文子遂逐東
門氏則行父之專恣可見又成十六年傳宣伯使告郤犨曰
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若欲得志於
魯請止行父而殺之宣伯雖行不軌其言行父專政自當不
誣再史記魯世家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漢書
五行志劉向亦有魯三桓執國政宣公欲誅之之語又五行
志云主大夫始顓事師古注謂季孫行父並是切證舊注數
文武悼平爲四世知文子始專國政而於夫子當桓子時言
未合朱子數武悼平桓爲四世知夫子與桓子同時而於經

史言文子專政未合鄒繇志邦悼子未嘗爲卿執政而誤數
之耳五世是魯宣至定四世是季文至桓毛西河云祿去公
室即是政逮大夫未有去彼不逮此而中立者眞確論也
閻氏若璩曰昭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疏謂悼子卒不書
經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即平子立
也昭二十五年傳政在季氏三世矣注謂文子武子平子又
史記孔子世家年十七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皆足證悼
子之未嘗繼世也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注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　孔注三桓
者仲孫叔孫季孫也仲孫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　按
魯小於齊三桓又同姓世卿權同力等不能如陳氏之代齊
又不能如韓趙魏之分晉故曰微也　張氏甄陶曰哀公欲

去季氏雖無成事然自是三家遂不振孟子戰國策史記載魯君臣事俱無三家子孫此其徵也　曹氏之升曰三桓統三家言之也行父歷相宣成宣十八年公孫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是時三桓已强成二年四卿並帥則三桓之勢成矣但成公時孟獻子與文子同掌國政武子之請作三軍叔孫穆子曰政將及子以其時獻子已老矣是季文子卒獻子實爲上卿獻子卒而武子始代之也武子卒平子嗣卿而叔孫昭子以三命爲政昭二年平子惡其居已上是昭子實爲上卿昭子卒而平子始代之也然則文武平之間三家以次爲政故曰三桓之子孫而季於桓爲大宗季氏以世及孟叔不必以世及故四世遂以文武平桓爲斷注亦即以陽貨執桓子爲三桓之微也

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　倪氏登論語解云儒氏纂箋所引春秋是年書冬十月子卒左氏以爲惡公羊以爲赤集注曰子赤本公羊傳也

益者三友章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邢疏以人爲友損益於己其類有三也

李氏光地曰時解皆謂益於我者有三樣朋友損於我者有三樣朋友不知兩者以人言當作實字看兩友字以交接言當作虛字看言會長進的人有三樣交接不長進的有三樣交接如所交的是直諒多聞這便是求進益的若與便辟等相與便是不求進益的如此則上下友字俱屬一例按皇疏與朋友益者有三事與朋友損者有三事亦即此意非遂以友字屬人言也

友便辟注　辟婢亦反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　馬注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　按便辟有四說釋文辟婢亦反此讀辟爲僻集注從之馬注云云此讀辟爲避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巧爲譬喻此讀辟爲譬漢書佞幸傳云併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此又讀辟爲嬖矣

洪氏頤煊曰家語入官篇邇臣便辟者羣僕之倫也王肅注辟宜爲僻公冶長篇巧言令色足恭孔注足恭便僻貌當是古論作僻字也

友善柔注　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　馬注面柔者也按公羊定四年傳疏云善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與馬說異

友便佞注　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　說文諞便巧言也論語曰友諞佞按鄭注便辯也謂佞而辯也公羊定四年

傳疏云便佞辯爲媚矣亦本鄭義也

益者三樂章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注　樂五教反　此用釋文音張氏甄陶曰性之所近習之成癖謂之樂五教反與好字樂字不同　按樂即好也故大學之有所好樂亦讀五教反張氏謂與好字不同未免強生分別若葛氏寅亮四書湖南講云樂當如字讀則亦不必從也

樂節禮樂　趙氏佑曰禮節樂和並言節者和不可無節也有節有文獨言節者節所以成文也

樂道人之善　七經考文云古本道作導

樂佚遊　釋文云佚本亦逸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釋文云魯讀躁爲傲今從古　荀子勸學篇云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傲不隱不瞽又鹽鐵論孝養章云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按荀子與桓寬躁皆作傲以皆習魯論者也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皇本言及之下無而字　韓詩外傳卷四云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

君子有三戒章

君子有三戒　翟氏灝曰淮南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強暴老則好利本於此章

及其老也　皇疏老謂五十以上也方氏觀旭曰此是經文

衰字爲訓不如用曲禮七十曰老之義也王制云五十始衰是方衰而非既衰斯時正古人命爲大夫服官政之年既國家用既衰之人或反道人貪得之際而用之乎孔穎達禮疏云六十至老境而未至老可證無五十以上爲老之說孟子言七十者衣帛食肉又言老者衣帛食肉亦足明老是七十也

戒之在得　釋文云或作德非

君子有三畏章

畏天命　何解順吉逆凶天之命也

畏大人　何解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　朱子語錄云大人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齒有德者與舊注合

注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　翟氏灝曰大人有德位者之稱是天命之所存聖人之言謂方册所載是天命之所發

生而知之者章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　顏氏家訓勉學篇引此二語無也字翟氏灝曰顏氏書證篇云河北經傳悉略也字其間有不可得無者刪之便成廢缺顏氏既以謾刪也字爲非則此之刪之者當是所見河北舊本如是非顏氏之自爲刪矣

君子有九思章

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李氏光地曰尚書洪範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洪範以敬爲主故先貌此以思爲主故先視聽

見善如不及章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後漢書黨錮傳范滂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　曾子立事篇云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也　孔注探湯喻去惡疾也皇疏急宜畏避不相染入譬如以手探於沸湯邢疏人之探試熱湯其去之必速喻見惡事去之疾也按孔注之疾當訓急不訓病皇邢二疏解之甚明而毛氏奇齡乃引扁鵲湯液醴灑所以治病爲孔注證失之千里矣　周氏柄中曰荀子云以指撓沸此探湯之說集注雖無解而朱子感興詩云仂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正作探熱水解毛西河以漢書王莽對王甫語注引論語孔注偶脫惡字遂以疾爲疾病湯爲湯藥如其說則列子湯問篇日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日中如探湯亦可作湯藥治病解乎　鄭氏汝諧曰見善如不及有志

於善也見不善如探湯未免於嘗試也君子有志於善必力去不善以成之不然則好善之心終爲不善之所勝也齊景公問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言則深善之聞晏子惟禮可以爲國之言則又善之見善如不及也知陳氏之僭不能已其僭知子荼之嬖不能忘其嬖見不善如探湯也悠悠於善惡之閒是以無德而稱夷齊之隱居至於舍國而逃所以遂求仁之志也其行義也至於叩馬而諫所以達萬世之道也二人果於自信勇於力行是以民到於今稱之夫子於景公蓋見其人矣於夷齊則不見其人也按此合下章爲一解其釋探湯又一義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齊景公有馬千駟　翟氏灝曰千駟猶言千乘言其爲大國之

君耳或據晏子春秋言齊景公好馬故數多如此晏子書多假託或轉因論語傅會也　朱氏彬曰聞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不聞多馬也左氏哀公八年傳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杜注有馬千乘使爲君也孟子必千乘之家趙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則千駟即諸侯可知　林先生曰記得前人論夷齊兄弟讓國而景公不討弒兄之賊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以見千古不泯者非以富貴也

民無德而稱焉　皇本德作得無而字　文選河陽縣詩求立太宰碑表運命論三注皆引作得　按王注云以德爲稱皇疏云多馬而無德邢疏云此章貴德又云無德可稱則經文作德甚明毛氏奇齡曰舊本原是德字惟泰伯章民無得而稱是得字程子欲加誠不以富二句於此章之首而安定胡氏又欲加於其斯之謂與之上遂改德爲得字則何可矣

民到于今稱之　文選東征賦注論語民到于今稱之稱或爲祠　按論語皆作於惟此章作于

注駟四馬也　孔注千駟四千匹胡氏泳曰一車之用兩服兩驂也閻氏若璩曰齊景公有馬千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閒者也何則周禮校人掌馬政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而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也當齊景公時地大於王畿盛時性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加是至出自民閒則說苑所稱牧長職三千乘者非此數也孟子之繫馬千駟亦必馬之在廄

中者與十二閑同方與祿之以天下相稱孟子之千駟與論語之千駟一而已矣

注首陽山名　馬注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王氏應麟曰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爲是石曼卿詩云恥生湯武干戈日甘死唐虞揖讓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余嘗考之曾子書以爲夷齊死於濟滄之閒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閒則曼卿謂首陽在蒲坂爲得其實　閻氏若璩曰河北雷首山有夷齊廟今在蒲州闞駰十三州志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邱阜俗謂之夷齊墓又云平縣故城有首陽山今在偃師縣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上有夷齊廟兩說並存亦莫能定　周氏柄中曰莊子讓王篇云

夷齊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偃師在河南不得云北則以蒲州爲是　按說文謂首陽在遼西卽今永平府孤竹國之遺墟在焉趙氏佑曰首陽之說不一當以說文爲近是時義不食周粟而天下皆周土也惟有本國所在尙仍殷封之遺不失首邱之義歟

其斯之謂與　王注此所謂以德爲稱者也邢疏此章貴德也齊景死而無德可稱夷齊到今稱之豈非其德之謂與毛氏奇齡曰謂卽稱也斯卽德也

注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　朱子文集答江德功云此章文勢或有斷續或有闕文或非一章皆不可考　蔡氏節曰此章與上見善如不及合爲一章見善如不及謂見

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不善如探湯謂見不善矣猶未免於嘗試之也求之於今則齊景公其人矣隱居以求其志志於求仁者也行義以達其道行吾得爲之義以達夫當然之道於天下後世者也求之於今則未見其人也求之於古則夷齊其人也齊景公知孔子之聖而不能用晏子之言而不能行是見善如不及也田氏不之正而幸公室之僅存嗣君不之定而幸晏子之得立是見不善如探湯也悠悠於善惡之間故雖擁千乘之富而無一德之可稱夷齊兄弟遜立捨國而逃是隱居以求其志也扣馬而諫恥食周粟是行義以達其道也卽夫人心之安循夫天理之正雖餓死首陽而民到于今稱之卽是人以證是語故曰其斯之謂與按此與鄭氏汝諧說略同　孔氏廣森曰夷齊亦自行其志耳然後人稱之使君臣之義千古不墜其道固已達矣

注 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　葛氏寅亮曰上無子曰字分明與前合爲一章　按史通雜說篇引此章上加子曰與集注合

陳亢問於伯魚曰章

陳亢 注 亢音剛　釋文云亢音剛又苦浪反集注用前音　說文論語有陳伉阮先生曰亢字子禽與爾雅亢鳥嚨詁訓相合作伉似非然漢書古今人表以陳亢與子禽爲二人

不學詩無以言　皇本不上有曰字言下有也字

不學禮無以立　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飭不飭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　翟氏灝曰夫子訓伯魚學詩之言別見後篇學禮之言別見

大戴禮文而文法各異蓋伯魚述其略記者記其詳也

聞斯二者　皇本者下有矣字

邦君之妻章

邦君之妻　孔注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程氏大中曰此古注乃此章立論本旨集注從吳氏故不錄

君稱之曰夫人　七經考文云古本稱上無君字

稱諸異邦曰寡小君　唐石經諸作謂蓋誤　禮曲禮公侯有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又雜記訃於他國之君夫人曰寡小君不祿　張氏甄陶曰此章本古語記於衞靈公問陳之册末蔡氏覺軒以爲爲南子而發似得其旨蓋子見南子因字本是輕賤之詞然南子使人

於孔子云凡四方賓客辱與寡君爲兄弟者皆見寡小君寡
小君願見是稱諸異邦曰寡小君也公子郢對靈公言君夫
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是邦人稱之曰君夫人也而衞
人却只稱南子只爲此邦君之妻四字來歷不明耳禮天子
諸侯不再娶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正室死則以
媵之貴者攝理內政不下漁色娶於國中如取魚於池沼曰
漁色所以敬宗廟重繼嗣杜亂萌也以妾爲妻非妻也由左
右媵以色而升非妻也正室沒而娶繼室如魯隱之繼室晉
平之少姜非妻也齊桓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魯娶於吳爲同
姓益非妻也非邦君之妻而用其名則不稱故鄭重言之也
　詹氏道傳曰王文憲謂天地之間男貴女賤女子貴者方
得比於男子故夫人自稱曰小童比於小男子也大夫之妻

曰孺人亦比小男子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則比於男子矣至
爲天子之妻始曰后則在臣之上而比於繼體之君矣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六終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七

　　閩長樂梁章鉅撰

陽貨第十七凡二十六章　皇疏陽貨者季氏家臣所以次
前者明非惟國臣無道至於陪賤亦竝凶惡故陽貨次季氏
邢疏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
差故以相次也　釋文作二十四章

　陽貨欲見孔子章

陽貨欲見孔子注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
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劉氏台拱曰玉藻曰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又曰
敵者不在拜於其室說者謂大夫賜士士拜受於家又就拜
於大夫之家是爲再拜敵者之賜但拜受於家而已不得受

於家然後就拜於其家則一拜也陽貨饋豚而瞰亡正欲以
敵者之禮致孔子而孔子亦以敵者之禮拜貨是故貨不爲
驕孔子不爲詘孟子以一拜爲大夫賜士之禮與玉藻不合
以事理論之則玉藻是也不然陽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
其妄甚矣而孔子因即以大夫之禮禮之何以爲孔子

歸孔子豚注歸如字一作饋　釋文云歸如字鄭本作饋魯讀
爲歸今從古按儀禮士虞禮疏孟子章句引並作饋　閻氏
若璩曰此與齊人歸女樂並當作饋若歸如字解則云人也
遲也杜預解歸者不及之辭此與歸豚女樂何涉乎

孔子時其亡也　韓李筆解云時當爲待

遇諸塗　釋文云塗當作途阮先生曰古道塗多作涂從辵從
土皆後出字

懷其寶而迷其邦　孟子疏引此全章文獨此句無兩其字

注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辨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詘也　張氏栻曰在禮當往拜爲得而不往時其亡者則不欲見之也遇諸塗則有不得避焉貨三問而應之如響者貨蓋不可與言者故不申已之意而遜辭以答之言雖遜而理亦未嘗枉也此待惡人之道也　陳氏天祥曰經言孔子不見只此一句足以見聖人待陽貨之本心往拜者廹於禮之當往不得已而然也時其亡者終不欲與之相見非爲不誠於已而乃以不誠報之須其兩停相稱而已也遇諸塗而不避者既已聲言往拜而於道塗偶然相遇自無避之之理非欲與之不絕也隨問而對者有問自應有對理之直與不直在其所言

之中何如耳只隨問而對亦未可便以爲理之直也對而不辨者亦只是待貨爲兒愚之人不足與辨所以不辨不必稱爲不詘也南軒之說爲當

注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　揚子法言五百篇云或問聖人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貨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衞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

性相近章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注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也　劉氏宗周論語學案云氣質還他氣質如何扯着性性就是氣質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即爲性也　輔氏廣曰此所謂性固不可即指爲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不離乎氣質之中故集注下一兼字　顧氏炎武曰性字始見於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厥有恆性恆即相近之義相近近於善也相遠遠於善也

注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　陳氏天祥曰程子此說竟礙爲多不如朱注兼氣質之言爲當不知夫子何故不言性之本論性不言性之本而却專言氣質之性則性之本理昧矣性與氣稟本不可相離經中質皆兼有其義性中只論善惡兩事其言相近者必不指惡處相近蓋謂人心善處皆相近也人心善處便是性之本若單言性之本固是無有不善若與氣稟兼言衆人所稟之氣質各有偏處所以性皆不圓不能盡有其善其初只能相近也苟非上聖之資氣

質未有不偏者但偏多偏少各有分數之不齊耳偏少者善境多不善之境少偏多者善境少不善之境多天下之人偏少者寡偏多者衆故往往習善則難習惡則易然則幼歲心志未有所習之際雖其氣質各有所偏而於本然之善亦皆未相遠故曰性相近也及其漸長各有從習習於善則與惡相遠習於惡則與善相遠故曰習相遠也若至聰至明上智之人氣質全正天性所居之境守固雖強使之習惡惡亦無自而入若至昏至愚下愚之人氣質極偏其間無容天性之處雖強誘之習善善亦無從而生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如此說作一章自本至末渾盡無餘此可見聖人之言理無不備未嘗不言性之本也　又曰聖學教人由氣質守固有益於後學而即謂之氣質之[illegible]

又有氣質之性則是性有兩種一身兩性斷無此理性本一也其不同者氣質之偏使之然也性在稟氣形質中與水在器中相似水之本體無不周圓器有偏曲窊凸則水亦不能圓正不圓不正者亦只是此水豈可別爲器之水哉性無氣質之性亦猶是也

惟上知章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注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　皇本唯作惟　陳氏天祥曰經中只說性相近非言氣質相近也上智之不移由其氣質全正下愚之不移由其氣質極偏正爲氣質之稟絕相懸遠故上智不可下移下愚不可上移也氣質相近之中豈有美惡一定非習可移之理然則注中此六字已差矣

阮先生曰性中雖有秉彝而才性必有智愚之別然愚也非惡也智者善愚者亦善也古人每言才性即孟子所謂非才之罪也韓文公原性因此孔子之言爲三品之說雖不似李習之之悖於諸經然以下愚爲惡誤矣或者更以性爲爭靜至明幾疑孔子下愚之言爲有礙則更誤矣尙書召誥曰今天其命哲此言甚顯哲與愚相對哲即智也有吉必有凶有智即有愚既命哲者言所命非愚然則愚亦命之所有下愚亦命之所有孔子之言與召誥之言無少差謬也

注 程子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所謂下愚也　陳氏天祥曰性與氣質皆是實物今於性與氣質之外又別說才不知所指且以才專歸下愚而無關於上智亦不可通既言昏愚之至又如何能有以善自治之美孔子以下愚爲不移程子以至愚爲可移程子之言果是則孔子之言非矣

注 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按注疏本並合爲一章是也

子之武城章

子之武城　七經考文云古本作子游之武城

夫子莞爾而笑曰　釋文云莧本今作莞是舊文作莧也阮先生曰易夬莧陸夬夬虞注莧悅也讀如夫子莞爾而笑之莞是仲翔所見本亦作莧字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公山弗擾以費畔 注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孔注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毛氏奇齡曰共執桓子雖策書不載然定五年陽虎囚季桓子而逐仲梁懷實弗擾使之則以費宰而謀執君主即是畔且適在夫子未仕之前故孔注曰執桓子而召孔子也　皇本弗作不按漢書古今人表公山不狃師古注云即公山不擾也史記索隱引鄒氏云狃一作蹂　陳氏天祥曰舊疏云弗擾即左傳之公山不狃也字子洩集注蓋於舊疏中去此一節而取其下文遂雖不明指弗擾爲誰推所言之事亦是以弗擾爲不狃也然左傳或稱不狃或稱子洩未嘗又稱弗擾也又以史記參之傳對考其事所載亦多不同注文與二書皆不相合史記於定公九年陽虎出奔之下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十二年

言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公山不狃率費人襲魯左傳惟十二年有不狃帥費人襲魯之事十二年以前未嘗於不狃言叛也若從史記之說不狃自九年以費叛至十二年猶據費邑而率費人襲魯季氏之於費邑豈有經涉三年不往攻取之理若從左傳之說惟以十二年帥費人襲魯爲不狃之叛而陽虎出奔已踰三年不可謂與陽虎共執桓子以叛也況是時孔子爲魯司寇不狃以叛逆之人而召司寇孔子居司寇之職而欲往從叛逆之召皆無此理然則以弗擾爲不狃之說尚待別考也　江氏永曰左傳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志於季氏因陽虎是年十月虎欲爲亂不克而出入于讙陽關以叛不言不狃以費叛而蘇氏古史取論語事載之是年蓋虎既據陽關以叛不狃亦據費邀爲聲援是亦叛也

故論語以叛書之及明年虎敗奔齊不狃勢孤遂不敢動桓子新遭大變亦畏縮而不敢討自是復爲費宰者四年至定十二年季氏將墮費不狃懼其及已乃帥費人襲魯不克奔齊於是始爲眞叛矣

召子欲往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　翟氏灝曰左傳史記各與論語事不同左傳陽虎之叛在定公八年時公山不狃雖未著叛迹而與季寤等共因陽虎則季氏亦已料其叛矣因於次年召孔子圖之孔子未果往而不狃盤踞於費季氏無如之何也十二年孔子爲魯司寇建墮費策不狃將失所倚恃遂與叔孫輒襲魯犯公孔子親命申句須樂頎伐之公山室以之平季氏之召終亦以之應矣[illegible]

所載得以相通而於事理亦可信論語召字上原無主名舊解惟推測子路語謂是公山氏召實大誤也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七經考文云古本無一之字　翟氏灝曰按子路語意嘗介介於季氏之平素劣跡而云何必因公山氏之之以從畔伐畔也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書經㕑寫句內偶脫一字乃致與史記文若弓所耳

而豈徒哉　注言必用我也　皇疏徒空也言欲召我者豈容無事容然而召我乎必有以也邢疏亦云夫召我者豈空然哉必將用我道也此集注所本

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注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　皇本用上有復字何解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皇疏魯在東周在西云東周者欲於魯而興周道邪疏我則興周道於

東方其使周爲魯乎此皆集注所本也　孫氏奕曰吾其爲東周乎乎反辭也言如有用我則必興起西周之盛而肯復爲東周之衰乎　陳氏天祥曰興周道於東方夫子欲自興之邪將欲輔人興之邪輔人興之將欲遷周王於東方輔之邪將欲右弗擾於費邑輔之邪語錄云使周家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豈不賢於赧王自獻其邑而滅亡乎史記孔子世家云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語錄是誘說周家當如堯之禪舜史記是窺伺時釁欲據費邑伐周語錄是懦取史記是硬取二說均爲無禮史記爲尤甚聖人之心豈有是哉纂疏又引語錄答門人之說曰若謂弗擾旣爲季氏臣便不當叛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於臣

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指詣此蓋以季氏强
僭弗擾叛之爲是也以臣叛主從而是之不知何義且前注
言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以叛既於弗擾稱是則陽虎亦無
不是而陽貨欲見孔子注邦也說陽貨爲亂孔子不見爲義
二人同黨志同事同而有是非善惡之分此何說也注中又
引程子一說云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
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觀此所
論於反叛中更望其有爲不知將爲甚事前何欲弗擾有爲
後何欲弗擾改過聖人之心果何如也且夫子明言下愚不
移豈不是天下有不可改過之人乃此既言天下無不可改
過之人又言知弗擾必不能改既欲其進而有爲又欲其退
而改過反覆顛倒殆不可曉推夫子欲往之心初亦只是見

其來召有道之人想是有改悔之意欲往從而勸之使之去
逆從順復歸於魯其意不過如此豈有與興周道之理其答
子路之言甚宛轉夫字如有字二者字皆是普該衆人之辭
非直指弗擾而言也吾其爲東周乎其猶豈也夫子身在周
東故以東周爲論蓋言凡其召我者豈虛召哉必將聽信我
言用我之道耳辟如今此東方諸國有能信用我者我必正
其上下之分使之西向宗周而已我豈與之相黨別更立一
東周乎只此便是欲勸弗擾歸魯之意聖人之言辭不迫切
如此初將勸令改過遷善以此欲往仁之事也察知其心終
不能改以此不往智之事也若乘弗擾之叛欲與其興周道
於東方則是無仁智之衆不可以此探度聖人也　陳氏鱣
曰詩黍離正義引鄭注論語云東周據時成周詩正義云以

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
東周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
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於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
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
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蓋鄭此注極醇正義申鄭
亦善獨怪其左傳序正義云如其能用我者吾其爲東方之
周乎言將欲興周道於東方也注論語者其意多然唯鄭君
獨異以東周爲成周則非杜所用也後人每從何晏之說與
詩正義相違夫何說乃公羊黜周王魯之謬論倘謂聖人出
此耶　翟氏灝曰朱子讀余隱之尊孟辨云鄭叔友引孔子
吾其爲東周乎謂爲當作去聲讀今考杜氏春秋序或有黜
周王魯之說引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以明其說之非

則東周斷非指魯鄭氏所謂成周者是也詩黍離正義引鄭
論語注云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
周成周爲東周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
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云成
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此言時在敬王居成周後故云爲東
周乎爲字實當作去聲讀如述而篇爲衛君之爲猶言助也
夫豈徒哉言不徒制弗擾如有用我者則將助周室申明君
臣上下大義即季氏輩並正之矣集解集注皆言興周道於
東方意未嘗不合此而語未分明後人乃謂夫子欲因魯爲
東周或且謂因弗擾爲東周則乖繆甚矣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孔子曰　七經考文云古本曰上有對字　金氏履祥曰孔字

衍疑此等處鄭氏多依齊論
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　張氏甄陶曰問仁之答甚多此獨辭煩而不殺正爲堂堂乎張不甚切實極力鞭策他一番曰能行責其實曰五者正其名曰於天下窮其分量總是欲隨時隨地實用其力勿以空言從事耳此天下只是人已二字替身亦如堯曰篇之天地帝王氣象也
敏則有功　孔注應事疾則有成功也　按孔以疾訓敏後人無不以敏爲疾速矣獨焦氏循曰左氏僖四年次于陘公羊傳云其次于陘何有俟也注云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疏曰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是敏之義當訓審僖二十三年辟不敏也注云敏猶審也三十三年傳禮成而加之以敏注云敏審當於事周禮師氏二曰敏德注云敏德仁義順時

者也當其可之謂時順時則審當之謂也中庸人道敏政注云敏勉也或爲謀則亦有審當之義蓋善謀而審當所以有功推之敏於事謂審當於事也好古敏以求之謂審以求之也聖人教人固不專以疾速爲重耳
注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　輔氏廣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則疑其不足於恭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則疑其不足於寬也問行而告以忠信則疑其不足於信也問政而告以無倦則疑其不足於敏也以至色取仁而行違則疑其不足於惠也
佛肸召章
佛肸召　皇本佛作胇漢書古今人表作茀肸師古注云即佛肸也　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

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事在孔子過蒲適衞後
佛肸以中牟叛　吳氏昌宗曰史記正義蕩陰縣西有牟山中牟蓋在其山之側也索隱趙中牟是河北之中牟非鄭之中牟按今河南省開封府中牟縣其境亦有牟山所謂鄭之中牟者也此章中牟斷在湯陰縣西爲是蓋湯陰屬彰德府已在大河之北韓非子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蓋指在河北者言也　曹氏之升曰趙氏分地其險固在晉陽而三卿未分晉時中牟已屬趙趙氏分國其險固在晉陽而控扼河北則中牟亦一都會蓋有漳水之固與鄴相連河北之險莫如鄴次之即中牟是要地也左傳趙鞅伐衞逐圍中牟是正佛肸據邑以畔之時則其地與衞接當在夷儀五鹿左右管子五鹿中牟鄴皆桓公所築以衞諸夏是也

不曰堅乎　皇本不上有曰字
磨而不磷　漢州輔碑摩而不粼顧氏藹吉隸辨云摩與磨與磷古蓋通用詩如琢如磨釋文磨又作摩白石粼粼釋文粼亦作磷
涅而不緇　注涅染皂物　孔注涅可以染皂者集注本此　淮南子俶真訓云以涅染緇則黑於緇史記緇作淄韓李筆解亦作淄按史記屈原傳泥而不滓即論語之涅而不緇也索隱泥亦作涅滓亦作緇漢費鳳碑涅而不滓亦同　翟氏灝曰佛肸之畔畔趙簡子也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爲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於晉爲叛於范中行猶爲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其爲不許較佛肸孰

爲大小哉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邦難以爲知之幾爲門弟子語也故但以堅白恆理答之　張氏甄陶曰弗擾肸佛之召豈特孔子不往凡人皆不往也爾論兩載子欲往者特無拒絕之詞也何以無拒絕之詞一以存魯一以存晉也爾昭公逐季孫意如不克自出奔終身不復又廢其二子公衍公爲而立公子宋此人倫之大變陽虎與公山弗擾欲叛之殺之以張公室意雖未必良事則大快人心今必嚴詞厲色以斥之是卿大夫可以脅君廢君適以張季氏之氣助之陵公室也故不爲拒絕之詞使知無禮於君人皆可以爲鷹鸇逐鳥雀庶彼有所顧忌即所以存魯也晉趙鞅在定公十四年與范中行氏構兵春秋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至哀公五年左傳載晉鞅伐范氏圍中牟想佛肸必以中牟

畔助范氏故圍之耳以世卿稱兵於國五六年而不已强横極矣趙若不敗勢必伐晉晉主夏盟以尊周爲職業晉滅則周亦從之佛肸之召夫子不斥其非儆趙鞅也夫子意至深遠並非欲往子路但見一面東周之興匏瓜之繫皆託言也必一一爲之詞則贅矣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注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飮食人則不如是也　文選登樓賦注引鄭注云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也集注蓋本此　何解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　按如何解蓋謂匏瓜不可食故得繫於一處非謂瓜不能飮食也此與集注義異然集注自本鄭注陳氏鱣曰必如鄭注方得聖意若何解則經文當作不食而繫矣非也　錢氏大昕曰春秋外傳叔嚮稱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匏苦瓠甘瓠可食匏不可食故叔嚮以爲不材此可證匏瓜不可食之說　饒氏魯曰植物之不能飮食不特匏瓜不食疑只是不爲人所食如碩果不食井渫不食之類蓋匏瓜之苦者人不食但當蓄之以爲壺如匏有苦葉濟有深涉說者謂但可爲壺以涉水是也又如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即是匏瓜繫於栗薪之上繫而不食譬如人之空老而不爲世用者也聖人道濟天下其心豈欲如是哉　皇疏又有一說云匏瓜星也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耶按此亦古說姑存之　金氏履祥曰此二句蓋當時方言俗語夫子引之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章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皇本由下無也字女作汝下同

居吾語女　皇本居上有曰字　陸氏隴其困勉錄云居吾語女是欲其靜坐潛思聞所未聞也按集注引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孝經曾子避席子曰復坐吾語女同此本無深意陸氏所云乃時文家語非正解也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小子何莫學夫詩　注疏本與下子謂伯魚合爲一章惟皇本分爲二章集注因之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王氏應麟曰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鳲鳩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純潔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鵙陰之兆也蒹葭

露霜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于九皋聲聞於野誠不可揜
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南有喬木正女之操堅
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懷勞
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蘩蘋行葦見忠信也葛屨褊而羔
裘怠也蟋蟀儉而蜉蝣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
也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惡可爲美也黍以爲稷心眩於視也
蠅以爲雞心惑於聽也綠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
隱也贈以芍藥貽我握椒芳馨之婦也爲得諼草言采其蝱
憂思之深也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鳳凰于飛雉
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葛采苓傷讒也引
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子謂伯魚曰章

汝爲周南召南矣乎 注爲猶學也 皇本召作邵下同翟氏灝
曰韓詩邵伯所拔邵字從邑列子楊朱篇稱邵公史記白起
傳稱周邵則邵南字必有師承也 毛氏奇齡曰此爲字與
孟子高叟之爲詩同作說詩解與漢劉歆傳或爲雅或爲頌
注爲說也亦同 皇疏此語則是伯魚過庭時對曰未學詩
而孔子曰不學詩無以立也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倪氏士毅四書輯釋云書周官不學
牆面孔子取譬本此

注周南召南詩首篇名 羅氏泌路史識遺云逸周書云南氏
有二臣功均勢敵分爲二南之國據此則南本國名厥後南
氏廢二公化行其間遂爲周南召南也 周氏柄中曰鄭康
成曰周召雍州岐山之陽地名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其

後錄詩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
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朱子曰其得之國中者
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
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
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也愚按周南召南繫之以地
其義本不繫二公朱子謂侯封不敢繫於天子故繫召公則
周公亦非王者何以繫王者之風且二南乃周公制樂之所
命其行攘先王之德教爲己功乎太姒文之妃也二公文之
臣子也今說詩者或歸美后妃先儒尚執妻道無成之義以
譏其誤至於追述功德與一代之籥樂乃令君父之主名而
繫之臣子無是理矣竊疑詩序繫之周公繫之召公公字是
云字後之讀序者訛云爲公而解遂誤耳其曰南者安溪李

文貞公云北鄙之風殺伐南方之風和厚故舜作五絃之琴
以歌南風然則二南云者但取其風之和而非以其地之限
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正也南和也二雅二南之名以
此而起謂文王之化行於南國者蓋見詩有江廣江沱之章
是亦傅合之說云爾至先儒以二南皆文王之詩李文貞公
詩所云二南不盡出於文王蓋西周畿內醇美之詩悉附於
二南以爲正風山堂考索載林氏曰二南不徒西周之詩而
東周亦與焉據何彼穠矣之詩可知愚按詩言平王之孫齊
侯之子說者以平爲平正之王齊爲齊一之侯或又云平等
也平王孫猶曰尚公主妻之爲言齊也王姬下嫁自此侯子
平乎王之孫王孫齊乎侯之子也此皆未免曲爲訓釋寗以
爲東周之詩便不貫穿繫況二南果盡文王時詩則自文武

以至東遷中間數百載何以絕無風謠顧亭林謂西周之風其篇什亡軼而不復存故曰詩亡乃臆說耳

禮云禮云章

注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又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　趙氏順孫曰朱子以敬與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馮氏椅曰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玉帛所以明其序鐘鼓所以發其和是時禮樂廢壞皆僭竊其文而不知其本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則無序矣征伐相尋國異政家殊俗則不和矣夫子之言必有爲而發也

色厲而內荏章

色厲而內荏（注荏柔弱也）　孔注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也　段氏玉裁曰皇疏引江熙曰古聖難於荏人是江所據本作荏字也

猶穿窬之盜也與（注穿穿壁窬踰牆）　釋文云踰本又作窬是古本作踰也按此用孔注作踰爲是　禮表記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注小人細民也　陳氏天祥曰解小人爲細民其意只爲色厲內荏穿窬之盜已是邪惡小人中間不可再言小人只此爲疑故解小人爲細民也不知小人爲作非止一端或諂或驕或詐或盜或纖嗇或鄙吝或暗作私邪或心很而外柔或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者言於衆小人中譬之也只以色厲內荏者之人譬之於諸般小人惟其爲穿窬之盜者可以[illegible]

鄉原章

鄉原德之賊也（注原與愿同鄉原鄉人之愿者也又詳見孟子末篇）　鄉原舊解有二周生烈云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己意以待是讀原如字也何晏云鄉向也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是讀鄉爲向也按鄉原之義詳見孟子以孟子解論語何必再求他說故集注於舊說皆置之　皇疏又引張憑曰鄉原原壞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　韓李筆解又云孔注內荏爲內柔佞也古文原類柔而鄉爲向後人遂誤內柔爲向原則其說益支而不可究詰矣

注荀子原愨注讀作愿　翟氏灝曰荀子富國篇云儀齊則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愨君道篇云材人愿愨拘錄計數正論篇云上端誠則下愿愨愿愨則易使其字皆止作愿朱子但云注讀或宋本與今本異耶

道聽而塗說章

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注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　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皇疏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師人必當溫故知新研精久習乃可爲人傳說若聽之於道路仍即道路爲人傳說必多謬妄所以爲有德者所棄亦自棄其德也　胡氏泳曰德之棄與上章德之賊文勢相類彼以德而亂德故云德之賊此可以進德而不進故云德之棄　按德之棄皇氏添出爲有德者所棄一解殊可不必集注補王氏引大畜象即是此章的解又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亦是與此章相證荀子勸學篇云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illegible]

之軀哉此亦正爲道聽塗說者下針砭也　陳氏天祥曰集
注不說如何是道聽如何是塗說但說聞善言而不爲己有
觀其大意蓋謂聞善言則當蓄之而爲己用不可於道塗之
間傳說與人也聖人教人必不如此所聞之言果善正當勝
以傳人即於道塗之間遇有可傳之人傳之何礙蓋此章戒
人聽入所傳傳人所聽皆不可不謹道塗之間濫聽將來不
考其實即於道塗傳說與人如此輕妄則必不爲雅德君子
所與故曰德之棄也德之棄三字文理甚明非謂自棄其德
也按皇疏之義集注已該皇疏亦兼自棄其德言故集注用
之陳氏不可於道塗傳說云云集注並無此意雅德君子字
轉嫁添設亦好與集注爲難而已

鄙夫章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釋文云與哉本或作無哉七經考文
云一本無也與二字　孔傳言不可與事君皇疏言乃鄙之
人不可與之事君　王氏引之曰與即以也此言鄙夫不可
以事君下文患得患失皆言鄙夫所以不可事君之故非謂
不可與事君也易繫辭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禮玉藻必與公
士爲賓中庸可與人德與皆訓以顏師古匡謬正俗及文選
東京賦注引論語此句皆變與言以正與經旨相合

未得之也患得之　注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此即
何晏語　沈氏作喆寓簡云東坡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
之見蘇軾上神宗書予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
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則古本必如是　荀子子道篇
云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

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樂也　按何解患不能得之下
有楚俗之言也四字焦氏循曰古人文法有緩急不嫌疑
此緩讀也公羊傳如勿與而已矣何休注云如即不如齊人
語也此急讀也以得爲不得猶以如爲不如耳何氏謂楚俗
言孔子魯人何爲而作楚俗言乎故集注刪之

注小則吮癰舐痔　漢書佞幸傳云鄧通爲黃頭郎文帝嘗病
癰通常爲上嗽吮之莊子列禦寇篇云秦王有病召醫破癰
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注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
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
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胡氏泳曰靳氏三品之說本非此章正旨然能推見鄙夫之
所以若此志於道德聖賢之徒也志於功名豪傑之士也志
於富貴即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可爲則爲不可爲則
不爲不害於道德也豪傑非惡富貴也視功名爲重則富貴
爲輕也鄙夫則富貴而外他無所志故其得失之患至於如
此也　閻氏若璩曰靳裁之宋史無傳附見胡安國傳　金
氏履祥曰胡文定靳裁之得聞程子之學

古者民有三疾章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注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禀
之偏亦爲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張氏甄陶
曰今之德不能如古之德亦已矣疾何至亦不如古傷俗之
益衰也　陳氏天祥曰氣禀之偏古今之人皆有之非獨古
民爲然其所偏處人人不齊亦非止三者而已畧三疾爲氣

稟所偏則今也或是之亡也一句都是說今民氣稟偏正而無古民之偏也況氣稟偏正乃人生自有風俗盛衰澆化使然因人氣稟不正都傷風俗衰薄理亦未是夫子只是傷其時風俗益衰民俗所習漸不如古故有此歎疾猶瑕病也言古民之行當特指爲瑕病者有三今民之瑕病又與古民不同思欲復見如古者三等之民今亦不可易得也

古之矜也廉　釋文云魯讀廉爲貶今從古陳氏鱣曰貶自貶損也釋名云廉自檢斂也貶廉義同

巧言令色章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重出　皇本無此章　王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邢疏此章與學而同弟子各記所聞故重出之洪氏頤煊曰唐石經此章亦先無而後添注蔡邕陽貨篇

末題云凡廿六章今集解本此章在內其廿四章似蔡邕石經併分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各自爲一章故云廿六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漢魏諸本皆有此章也

惡紫之奪朱也章

惡紫之奪朱也　江氏永曰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此尚紫之漸齊桓公有敗紫欲賈之先自服之國人爭買其價十倍春秋末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罪而殺之注紫衣君服則當時競尚紫矣故曰惡紫之奪朱也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皇本者作也　漢書張釋之傳云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班固云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故孔子惡諫柤而納隱危變詐講部而合爲秋

豎牛奔仲叔季孫郈伯毀季昭公遂孔子所謂[illegible]與　張氏甄陶曰不曰佞人而曰利口佞人[illegible]才有人耳處亦有取俐處利口者迎刃而解要言不煩若堅欲使[illegible]衆朝皆諫蔡容乘曰陛下神武斷自聖心是矣何必問外人唐高宗欲立武曌許敬宗曰田舍翁多收數十斛麥便欲易婦況萬乘乎皆頃刻覆其邦家伊尹謂有言順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蓋以此也　胡氏炳文曰前賢以佞人對鄭聲言此又以利口對鄭聲言集注釋佞字曰辯給釋利字曰捷給捷則顛倒是非於片言之頃使人悅而信之有不暇致詳者視佞爲尤甚故覆亡之禍立見有甚於殆焉者矣

予欲無言章

予欲無言注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輔氏廣曰此亦有兩意一是天理流行之實凡動靜語默皆是初不待言而者學者不察乎此而但以言語觀聖人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一是以言教人固聖人之本心因言進道亦學者之當務但學者心麤氣浮其於聖人之言領略之意常多體察之意常少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天何言哉　釋文云魯讀天爲夫今從古翟氏灝曰兩天何言哉或宜有別上一句似從魯論所傳爲勝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胡氏炳文曰四時行焉即是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行故集注於予欲無言曰天理流行之實於天何言哉亦曰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聖人之行[illegible]也四時之行天道之無隱也朱子感興詩云[illegible]

仲尼欲無言萬物各生遂德容自清淵又云曰予欲無
此枝葉繁發橫承刊落奇功收一原亦是此章[illegible]
氏光地曰四時行喻教百物生喻學蓋四氣[illegible]
一元之心萬物發之皆若默喻乎天地之心而[illegible]
機有不容已者此豈化工諄諄然命之乎

孺悲欲見孔子章

孺悲欲見孔子 注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儀禮士相見禮疏孺悲欲見孔子不由介紹故孔子辭以疾

按皇疏謂孺悲使人召孔子邢疏謂孺悲來欲見孔子夫果孺悲使人召孔子則將命者是孺悲之人即謂之介紹可矣若孺悲來欲見孔子則將命者是孔子之人或與儀禮疏

之說合二說似邢疏為近且使之聞似亦即是使孺悲聞之蓋孺悲來見仰在戶外故使聞歌聲而自悟若皇邢二疏皆云使將命者聞之多一曲折矣

孔子辭以疾 皇本辭下有之字 周氏柄中曰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而論語謂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此孺悲未學禮時事也按儀禮士相見禮疏云孺悲欲見孔子不由介紹故孔子辭以疾既學禮則為弟子弟子之見師何用紹介其在未學禮時可知朱竹垞孺悲宜從祀議謂悲實傳經之一人後人直援論語之文疑孔子不屑教誨家語史記遂擯而不書以親受禮於孔子之儒不獲配食斯為闕典持論甚允但不引儀禮疏以明辭疾在前學禮在後終無解於不屑教誨之疑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禮三年問三年之喪何也稱情而立文 毛氏奇齡曰古以三年喪為再期之喪故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然而必三年者加隆焉爾也惟加隆故再期也則是先王制喪之意原只以期年而進推之然且二十五月即畢喪重服盡除是衰麻尚不至三年何況致哀宰予言此本為稱情非以立文也然而義不可訓也 張氏甄陶曰宰我之親已死則居喪如禮不加禮已行之事何必再問夫子曰於女安乎曰安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至於此決無是理蓋魯雖秉周禮不過典章文物粲然明備其職之事或有名而無情但所載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

大夫既卒哭麻不入是五月而葬魯閔公與諸臣皆除凶服也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薨閔公二年八月吉禘於莊公僅二十一月已祔廟是并不以二十五月祥練也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未終喪而圖婚也魯昭公自初喪比葬三易衰在戚而有嘉容是以喪禮為戲也上行下效風俗可知滕文公欲行三年喪父兄百官謂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以為加人一等 時士大夫居喪不加禮可知宰我之問正與子貢冉有問伯夷叔齊同曰安正與曰怨乎同隱其詞而反言之決是非於夫子所以為言語之科也不然彼不孝其親何用喋喋有詞於夫子哉 按皇疏引繆播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為聖人無

微言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破憤於夫子義在別已只閉
道也邢疏同此作繆協皇疏又引李充云宰我冠言辭之生
安有知言之人而發逆性犯禮之問者將以喪禮漸衰孝道
彌薄故起斯問以發其責則所益者安多此皆舊說卽張氏
所本較勝尹氏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云云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太平御覽
部路史　注並引衡波傳云宰我謂三年之喪日月既
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鳥既變萬物既生莓蓀既枯於期
可矣顏淵曰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免父母之懷
子雖美辯豈能破堯舜之法改禹湯之典更聖人之道除周
公之禮改三年之喪不亦難哉　周氏柄中曰鑽燧之法書
傳不載注疏家亦未言據子宜璣蠶蟲述一條云如榆柳取

心一段為鑽柳桑取心方尺為盤中鑿眼鑽頭大旁開竅可
許用細力牽如車鑽則火星飛爆出竅薄煤成火矣此卽莊
子所謂木與木相摩則燃者古人鑽燧之法意亦如此
注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
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此全用馬注論語皇疏此引周書中月令
之語有改火之事為證也改火之木隨五行之色而變榆柳
色青春木色青故春用榆柳棗杏色赤夏火色赤故夏用棗
杏桑柘色黃季夏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柘柞楢色白秋金色
白故秋用柞楢槐檀色黑冬水色黑故冬用槐檀
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皇本稻下錦下並有也字
馮氏椅曰夫子之門子夏子張既除喪而見孔子之予之琴
不和彈之而不成聲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不敢不至焉今

我與二子處久豈不習聞其概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夫宰我
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然則三
年之喪不行久矣至是而夫子舉行之宰我門人意欲從古
聞至論而猶以期為安況斯世乎其後滕世子欲行三年之
見百官皆不欲是則三年之喪強行於孔孟之門而猶有然
嘗行甚至以日易月而無復有聽於冢宰三年不言之制然
則三年之喪迄今行之天下者宰我一問之力也
女安則為之　皇本女上有曰字
天下之通喪也　禮三年問引此通作達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注故愛親之薄如此也　皇疏
一云愛惜也言何忍愛惜三年於其父母也此別一義
注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　又欲其有以

跂而及之　三年問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
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立中制節又檀弓子思
曰先王之制禮也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
飽食終日章
為之猶賢乎已　注已止也　皇疏猶勝無事而直止住此集注
所本也邢疏欲令據此為樂不生淫慾則語太粘滯矣故集
注不取
君子尚勇乎章
注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張氏甄陶曰此是
子路初見夫子雞冠佩劍豪氣未除時語　吳氏昌宗曰家
語載子路初見孔子拔劍而舞有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之
問夫子答以古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云云與此章問答

相類胡氏之說蓋本於此

君子亦有惡乎章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　皇本子貢下有問字子曰有
下有惡字漢石經無亦字　陸氏隴其曰此惡字從愛字生
言君子博愛亦有惡人之時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漢石經無流字按皇疏惟惡爲人臣下
而毀謗其君上邢疏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據此則皇邢
二本亦無流字也惠氏棟曰鹽鐵論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
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皆無流字此當因子張篇
惡居下流涉彼而誤　氏鍇曰四輩經比邱尼經音義引
亦無流字

惡果敢而窒者　釋文云魯讀窒爲室今從古惠氏棟曰韓勑

修孔廟後碑亦以窒爲室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室中史記
作室中徐廣曰室一作窒知窒室本通

賜也亦有惡乎　皇本乎作也　按集注以惡徼以下爲子貢
之言則此句爲夫子問矣而皇疏云子貢聞孔子說有惡已
竟故云賜亦有所憎惡又引江熙說同則以此句爲子貢自
述邢疏同文選西征賦注引此言作子貢曰與注疏本合據
此則乎字必應作也字矣

惡徼以爲知者　注徼伺察也　釋文云徼鄭本作絞　孔注徼
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已有邢疏引禮冊抄說則抄當作剿
陳氏鱣曰鄭以徼爲絞者秦伯篇云直而無禮則絞馬融曰絞
絞刺也皇疏譏刺它人之非與下不孫與訐一例也

唯女子與小人章

唯女子與小人　注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　四書或問云或
疑何以知其爲僕隸下人曰若爲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惟
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　按邢疏亦云此言女子舉其大率
耳若其禀性賢明則非所論也　胡氏炳文曰易遯之九三
曰畜臣妾吉以九居三剛而正有莊以涖之之意[illegible]六
二曰得童僕貞以六居二柔而中有慈以畜之之意焉

遠之則怨　皇本怨上有有字　左氏僖二十四年傳云女德
無極婦怨無終注云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
怨無已

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年四十而見惡焉　漢石經作年卌見惡焉　惠氏棟曰古鐘
鼎文字四十字皆從卌鄭注古文孝經亦云卌彊而仕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八

閩長樂梁章鉅撰

微子第十八凡十一章 注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 皇疏明天下並惡則賢宜遠避故以微子次陽貨 釋文作十四章

微子去之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注 微箕二國名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 此全用馬注 史記宋世家贊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合此節爲孔子語 鶡冠子備知篇陸佃注引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亦題孔子曰 胡氏炳文曰史記周本紀宋世家所紀此事皆先後不同惟殷紀以爲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奴者近是然與夫子之言先後又不同也史所書

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也 按馬注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集注易之云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此集注順事實而爲言也竹書紀商紂五十一年王囚箕子殺王子比干箕子出奔史記亦言紂囚箕子殺比干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是微子之去在後與此所叙不同然信竹書信史記固不如信論語耳又按馬注朱注並云微子去之以存宗祀故鄭氏汝諧直以去而之國解之金氏祖望曰微子抱器歸周之說殊妄蓋去而之國故其後武王克殷復其位亦仍封其所封微國之位及武庚誅始移而封之宋或人不知復位爲復其微國故疑微子若與武庚同在故都安在武庚反時絕無異同之迹而因以爲未嘗有來歸復位之事則又非微在東平之壽張春秋時屬齊水經載有微子之冢微子兄弟終身不稱宋公而微子反爽先時所封之地其忠盛矣 張氏甄陶曰呂氏春秋載帝乙之妻生微子啟及微仲衍尙爲妾及立爲后始生紂帝乙欲立啟太史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以立妾之子書微子篇父師曰王子我舊云刻子孔注箕子以啟賢請於帝乙欲立之是微子於紂地相埒有舊嫌於義不宜諫去以存宗祀乃正理也箕子比干同姓之卿與國同休戚於義應諫諫而不聽或被囚或見殺臣之於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又曰左傳史記皆言微子面縛見武王此亦妄也書明言吾家耄遜於荒是遜於荒野未嘗見武王也武庚既誅武王乃求微子封之宋左傳所載乃許男入楚用此禮逢伯引

武庚之事移之微子以媚楚子司馬遷則因左傳之誤又爲已甚之詞既面縛矣是兩手向後矣何以又能左手把茅右手牽羊故蘇子由謂司馬不學而輕信也聊城傅以漸云書不稱宋公之命而稱微子之命從舊爵則成王之不屈微子可知 邢疏云徧檢諸書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莊子注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

殷有三仁焉 馬注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安民也 張氏甄陶曰比干心跡易見微子箕子心跡難知夫子均稱其仁出於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是則同 焦氏循曰孔子以管仲爲仁不取召忽之死又云有殺身以成仁死而成仁則死爲仁死而不足以成仁則不必以死爲仁仁不在死亦不在不死總全經而互證之可見也三

人之仁非指去奴死爲仁也商紂時天下不安甚矣而三人皆能憂亂安民故孔子嘆之謂商之末有憂亂安民者三人而紂莫能用令其去令其奴令其死也　張氏存紳雅俗稽言云或謂仁即井有仁之仁當作人夫子言殷有三人如此按此章仁字自以集注至誠惻怛爲正解舊注之憂亂安民尚是旁義若再以人字代之其義愈淺矣

柳下惠爲士師章

柳下惠爲士師　戰國策燕王喜謝樂毅書云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

三黜注三去聲　釋文云三息暫反又如字集注用前音　荀子成相篇新序雜事篇述此事黜竝作絀

注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翟氏灝曰風俗通別卷云柳下惠三黜不去孔子謂之不恭所亡斷之之言或此是歟

齊景公待孔子章

齊景公待孔子曰注事見世家　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説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説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全氏祖望曰季孟之閒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宣成故最强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叔二氏其禮之遜於季者不一而足及敖之與茲則茲無過而敖以荒淫幾斬其世故是時孟氏遜於叔氏及獻子以大賢振起遂與文子共當國而僑如爲亂叔氏之勢始替自是以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駕於叔蓋其始本以重德及其後遂成世卿甲乙一定之序故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僑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畧守下卿之説而輕之也是則季孟之閒之説也

吾老矣不能用也　何注以聖道難成故云老矣不能用也毛氏奇齡曰吾老矣不能用云者蓋陰中於晏平仲當年不殫累世莫究之語而發爲是言非必實指年歲也　閻氏若璩曰孔子在齊止一次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終亂遂適齊至丙戌復反魯考爾時爲景公之三十三年距其薨於辛亥尚前二十五年柰何輒自謂老蓋景公毋叔孫宣伯之女宣伯在齊爲成十六年丙戌齊靈公納其女嬖生景公以景公生於成十七八年計即位改元已二十七八歲加以三十三年逾歎老嗟衰時蓋六十歲當補集注一句曰景公自言吾老時蓋年近六十云

齊人歸女樂章

齊人歸女樂注歸如字或作饋　釋文云歸如字鄭作饋漢書

禮樂志齊人餽魯而孔子行後漢書蔡邕傳齊人歸樂孔子斯征師古注章懷注並引論語齊人餽女樂文選鄒陽上書注亦引論語齊人饋女樂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幷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焉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季桓子受之　任氏啟運曰當時魯君無權用舍實由季氏故

孟子言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而此亦言季桓子受女樂不言魯君也

三日不朝孔子行　韓非子內儲說仲尼爲政於魯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君何不迎之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志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翟氏灝曰孔子爲政於魯在定公時韓非以爲哀公殊悞其云諫之不聽乃去則於聖人去父母國之道獨爲周緻當時女樂時孔子必嘗極諫齊人之不敢直陳魯庭桓子之不敢公行魯國可以意會其故論語孟子俱不載於紀事各見一邊理無嫌也史記不兼取韓非語便成闕失矣

注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　任氏啟運曰或謂夫子墮三都以張公室季氏覺其不利於已故假女樂以去之愚謂當時權在季氏桓子果不悅孔子何難去之何必藉女樂看桓子將死而有夫子罪我以孳婢之悔則當時實以貪色故也尹注立論自平

楚狂接輿章

楚狂接輿注接輿楚人佯狂避世　此用孔注　高士傳接輿姓陸名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按集注佯狂避世之語蓋本於此楚辭涉江接輿髡首兮莊子人閒世篇云孔子適楚接輿游其門尸子亦云楚狂接輿耕於方城韓詩外傳二亦云楚狂接輿躬耕以食戰國策秦策亦云箕子接

輿是接輿之爲名爲字確有相傳乃近人謂因其迎車而歌而强名之以紀其人如荷蓧之類非真其人字接輿則轉無所據矣

歌而過孔子曰　七經考文云古本孔子下有之門二字　翟氏灝曰接輿者接孔子乘輿耳後文孔子下不云下輿只與已先見此也按據此則接輿二字當與歌而過三字連讀而古本之門二字爲贅矣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莊子人閒世篇作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淡石

經何德之衰作何而德之衰並誤下迫下並有也字皇本三
何亦並有也字唐石經何德之衰下亦有也字　釋文云已
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錢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
從古
孔子下　注　孔子下車　此用包注
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皇本辟作避言下有也字
注　夫子時將適楚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
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發徒役圍於野楚昭王興
師迎孔子孔子然後得免秋楚昭王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
孔子於楚孔子自楚反乎衞
長沮桀溺章
長沮桀溺　注　二人隱者　胡氏炳文四書通引吳氏曰接輿書

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蓋皆楚人馮氏椅曰沮沮洳也溺濘
溺也長謂久桀謂徙覩二子命名之義其志於辟世久矣
史記孔子世家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隱者使子路問津
梁書處士傳序亦云孔子稱長沮桀溺隱者也按夫子但稱
丈人爲隱者於沮溺無閒史記梁書蓋均以意爲之集注則
據史記也
耦而耕　注　耦並耕也　鄭注耜廣五寸二耜爲耦皇疏五寸則
不成伐故二人竝耕兩耜竝得廣一尺一尺則成伐故云二
耜爲耦也　程氏瑤田曰耜之長自本至末尺有一寸其本
廣五寸本有銎以受柔者也用以耕一人之力能任一耜而
不能以一人勝一耜之耕何也無佐助之者力不得出也故
必二人竝二耜而耦耕之合力同奮剡土得勢土乃迸發以

終長畝不難也故后稷之[illegible][illegible]言亦必用二耜爲耦廣尺深
尺之法也地官里宰之職以歲時合耦于鋤言事農擾重必
于先年季冬之月合耦于里宰治處合耦者察其儷材齊其
年力比而選之使能彼此佐助以耦耕也周頌曰亦服爾耕
十千維耦又曰其耕澤澤千耦其耘言耕者必言耦以非耦
不能善其耕也耦之爲言竝也其事竝行不可相無之謂耦
里宰合耦卽此義也不然農夫之耕何與于里宰而必規規
然爲之合耦者以必耦耕故先合耦以齊其才力形貌以一
人獨耕不能出力故必不可不耦耕然則耦耕者在昔先民
莫不皆然夫固有所受之也桀溺之耰摩田覆種也不必耦
亦與長沮竝呼之曰耦而耕以是知呼農夫相助治田竝可
曰耦竝可曰耦耕也

孔子過之　注　時孔子自楚反乎蔡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陳
遷於蔡明年自蔡如葉又去葉反乎蔡吳氏昌宗曰時孔子
尙未至楚國都乃自楚邊返乎蔡也
使子路問津焉　水經注濦水方城西有黃城山閒沮溺耦耕
之所下有東流水卽子路問津處
夫執輿者爲誰　漢石經輿作車誰下有乎字皇本誰下有乎
字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漢石經無也字又無下曰字皇本上曰
字上有對字
是魯孔丘之徒與　釋文云孔子之徒與一本作子是今本作
孔某之徒與據此則舊本某爲子無是魯二字
滔滔者　釋文云滔滔鄭本作悠悠按史記孔子世家亦作悠

悠注引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晉紀總論注亦引孔
安國注同今注疏本引孔注已隨正文作滔滔矣　洪氏頤
煊曰滔滔當作慆慆釋論作慆慆古論作悠悠文選幽通賦
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安慆慆而不肥兮卒隕身乎
世禍漢書敘傳小顏注引論語慆慆者天下皆是也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漢石經辟世
之辟作避辟人句闕皇本兩辟字並作避
耰而不輟注耰覆種也　漢石經耰作櫌無而字說文引亦作
櫌類篇耒部櫌字木部耰字並引此句　按集注釋耰爲覆
種本說文徐注謂櫌爲摩田器布種後以此器摩之使土開
發處復合名曰覆種國語齊語管仲云深耕而疾耰之以待
時雨韋注耰摩平也莊子則陽篇深耕而熟耰之注耰鉏也

史記鼂錯傳耕之耰之鉏之耨之其事皆與耕相連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注憮音武　漢石經上句無行字下
句無夫字　釋文云憮音呼又音武集注用後音　廣韻引
論語夫子憮然云或作憮
鳥獸不可與同羣　皇本羣下有也字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注與如字　釋文云與如字又如
音餘七經考文云一本誰與下有之字
子路從而後遇
以杖荷蓧注蓧竹器　此從包注皇本蓧作條釋文云蓧又本
作條又作莜　按說文艸部莜芸田器從艸攸聲論語曰以
杖荷莜玉篇亦引作莜是莜即蓧字也下云植其杖而芸則
是子路見丈人手用杖莜加於肩而行至田則置杖于地用

莜芸田植杖者置杖也說詳下云以杖荷莜置杖而芸則莜
自爲芸田器包氏釋作竹器集注因之皇疏更以爲籮簏之
屬恐未確也史記孔子世家集解引包氏注作艸器近之今
注疏本作竹器當是字誤　程氏友莉四書辨云以杖荷蓧
四字當各爲義以用也謂用杖以行而所荷則蓧也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注分辨也　釋文云分包如字
鄭扶問反集注從包音也包注不分殖皇疏播種也意皆相
通　按皇疏云當今亂世汝不勤勞四體以播五穀誰爲汝
之夫子而問我索之乎邢疏亦同此意故集注亦云責其不
事農業從師遠遊惟呂氏本中曰四體不勤二語丈人自謂
也爲知也言由四體不勤則五穀不分田間野老不能舍己
之業而與知道途往來之人也　周氏亮工因樹屋書影云

丈人高隱之士必不與子路邂逅即直斥之陶淵明作丈人
贊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可證非責子
路語也
植其杖而芸　漢石經作置其杖而芸釋文云植音值又市力
反芸多作耘字按文選陶淵明歸去來辭應休璉與從弟書
二注皆引論語作耘　惠氏棟曰古者植與置字同商頌置
我鞉鼓箋讀曰植書金縢植璧秉圭注植古置字說文植
或作檟從置　江氏永曰似謂植杖於他處然今人耘田以
足必扶杖乃能用足則植杖正所以耘猶云拄杖也　洪氏
頤煊曰耘說文作秐或作䅰芸即䅰字之省
注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耳　張氏存中曰左傳成公十八
年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子路曰注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　又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
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　鄭注留言以
語丈人之二子也皇疏子路留此語以與丈人之二子令其
父還述之也此以下之言悉是孔子使子路語丈人之言也
邢疏略同集注用之　焦氏循曰觀其稱長幼之節不可廢
爲問二子說無疑前云見其二子正爲子路此言張本也然
愚終以集注謂曾見福州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
路反而夫子言之也爲近是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漢石經義作禮廢之下有也字皇
本作如之何其可廢也

欲潔其身　漢石經潔作絜邢本亦作絜

道之不行　皇本行下有也字

已知之矣　釋文云已音紀一音以　包注孔子道不見用自
已知之皇疏濁世不用我道我亦反自知之是識已如紀也
故集注無音

注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迹　陳氏天祥曰子路
乃過客既已辭去安能知其必復來丈人既欲自滅其迹豈
不留止子路宿於其家而又見其二子彼之出行果因何事
不可得知未須如此臆度也

注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
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　按韓詩外傳五云朝廷
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又莊子
騈拇篇云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此皆范氏所本
也范氏名祖禹字淳夫成都人

逸民章

虞仲　注卽仲雍　史記吳世家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
仲雍索隱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必也論
語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也此集注所本
顧氏炎武曰史記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
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
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
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
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
侯按此則仲雍爲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
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
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

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卽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
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通用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
吳仲之誤又考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
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汪氏琬堯峯文鈔云周有兩虞仲
一爲太伯弟仲雍吳人見左傳一爲仲雍曾孫周章弟虞仲
見史記當爲河東大陽人論語所稱逸民果仲雍乎抑周章
弟乎自漢孔安國至魏王肅何晏諸家俱不注虞仲何人近
世始以仲雍實之此可疑者也太伯仲雍之逃周猶夷齊之
以孤竹讓也孔子皆推太伯至德矣及其論次逸民則登夷
齊於首而太伯獨不得援引此例與仲雍並列其義安在以
時代考之仲雍前夷齊且百年論語序事之體亦不當先夷
齊而後仲雍此又可疑者也仲雍雖斷髮文身以順荆蠻之

俗固識然繼世有土之君孔子逸之可也從而民之可乎春秋杞成公用夷禮則降其爵書子楚人猾夏當伐蔡之始則黜其國號書荆皆示貶也然則孔子之民仲雍者律以春秋之義豈其爲貶辭乎此又可疑者也　按李氏惇亦曰仲雍既君異國不得謂之隱居獨言斷髮文身不過順其土俗亦無放言自廢之事疑别有一虞仲而今不可考如夷逸朱張之比耳此汪李兩家所疑誠是但班固漢書地理志固已以論語之虞仲當仲雍在朱子集注之前耳

夷逸注夷逸朱張不見經傳　金氏履祥曰虞仲隱逸於夷故曰虞仲夷逸連上文以四字爲句　漢書地理志注云夷逸謂竄於蠻夷而遁逃卽言虞仲也

朱張　釋文朱鄭作侏音陟留反　皇疏引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已合同也邢疏亦云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　金氏履祥曰朱張恐卽周章　郝氏敬曰朱當作譸書云譸張爲幻卽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也夷齊仲惠連五者衆其人也　按鄭氏以侏張爲侏張蓋讀朱如周朱周一聲之轉書譸張爲幻本或作侜張亦作侏張此言逸民之行皆不合於正故云侏張猶漢書注以夷逸爲竄於蠻夷而遁亦不以爲人之姓名此下文無評朱張之語則郝敬之說發明鄭讀不爲無見也　周氏柄中曰孔子明言我則異於是謂與逸民異也安得朱張乃同孔子弓爲朱張之字亦未可信楊倞荀子注云子弓蓋仲弓如季路又稱子路也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耳輔嗣

之說直無稽耳

少連注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　禮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不辱其身　皇本身下有者字

其斯而已矣　漢石經作其斯以乎按以已古字通

隱居放言　包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　趙氏佑曰此解宜存卽所謂身將隱焉用文也卽所謂其默足以容也

身中淸　史記孔子世家作行中淸　朱氏彬曰史記身作行是也中卽訓身鄭康成注檀弓韋昭注楚語皆曰中身也下言夷齊不降志辱身惠連降志辱身此言隱居似與不降不辱者同科放言又與中倫中慮者相反故行則潔淸廢乃通變也行與廢對道之將行與道之將廢對文卽其例也

廢中權　釋文云廢鄭作發訓動貌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馬注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也　後漢書黃瓊傳注引論語鄭注不爲夷齊之淸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　鄭氏虎文吞松閣集云出處之道逸民原與孔子同特其未領則大異使出而得行其道則如孟子所謂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者不異也使不出則逸而民之已耳蓋逸民可治一世不可治萬世者孔子而遇則堯舜文武且復出矣不出則卽以堯舜文武之道治萬世是出亦可處亦可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當作如此解則故未嘗逸未嘗民也直堯舜文武萬世奉故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孔子以道統自任也其辭顯此章孔子以治統自任也其辭隱

注仲雍居吳斷髮文身倮以爲飾　任氏啟運曰泰伯既端委以治周禮仲雍何故斷髮文身想他必因太王之没要去奔喪恐季歷留而讓之故爲此以自廢不然泰伯用夏變夷虞仲反變於夷有何可取吳越春秋謂泰伯虞仲同斷髮文身同歸奔喪皆誤

太師摯適齊章

太師摯適齊　孔注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皇疏自此以下皆魯之樂人名魯君無道禮樂崩壞樂人散走也　蔡氏節曰魯君荒於女樂故樂官散去　按前人多以摯干繚缺等爲殷末人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注即引師摯等且云齊楚蔡者乃追記其地非

謂當時已有此國名也古今人表列摯干等顏注亦以爲紂時人董仲舒對策云殷紂時賢者奔走逃亡入於河海顏注又指方叔鼓武等此蓋據史記商本紀紂時有少師太師抱樂器而奔之語然史記之太師少師乃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合兩事爲一誤矣史記禮書云仲尼没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張守節正義亦引摯干等以實之且孔子嘗學琴於師襄又及見師摯之始則八人中二人與孔子同時已有確證孔注謂是魯哀公樂人似可從也　周氏柄中曰太師摯等孔注以爲魯哀公時人漢書以爲殷紂時人鄭康成於師摯之始謂是魯太師名於太師摯適齊則以爲周平王時人見漢書古今人表注葉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又以師摯爲厲王時人諸說不同當以孔注爲正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注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　四書或問云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　何氏焯曰先儒以不言一飯疑夫子正樂時去其官其實魯當日實用天子禮樂如歌雍舞佾皆是不言初飯爲尊者諱斂終於四不没其實也　趙氏佑曰書四飯者正見魯之僭處不言一飯者或曰蓋太師掌之抑或時偶缺員或其人留不去也

播鼗武　皇本鼗作鞀釋文云鼗亦作鞉

擊磬襄　注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　閻氏若璩曰孔子在衛年五十九時學鼓琴師襄子事見史記世家與論語曰襄者自

別一人且論語之襄乃魯伶官日以擊磬爲職守嘗未入海前豈容抽身以至於衛俾孔子從之學乎

周公謂魯公曰章

周公謂魯公曰　七經考文云謂一作語　張氏甄陶曰公羊傳云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左傳言命以伯禽封於少皞之墟伯禽之命古書無之周公之誡非魯論亦不傳蓋古書之闕逸者多矣

君子不施其親　注施陸氏本作弛朝本同遺棄也　釋文云不弛本今作施四書或問云施之爲弛陸氏釋文云偏而吳氏者開元五經文字亦作弛是唐本初未嘗誤也然孔說已訓爲易則漢本已作施而讀如偏昭傳之施易者耳此不可曉然作弛者於義爲得　按施字有三訓孔注施易也不以他

人之親易已之親又程子外書云施與也不私與其親暱也
又惠氏棟曰左傳乃施邢侯服虔曰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
劾者罪法之要辭不劾其親者所以隱其罪親親之義也惟
韓李筆解讀作弛與集注合集注用之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趙氏翼曰魏志杜畿傳作怨何不以謂
致怨於何不用也
周有八士章
周有八士注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
八子也　包注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顯士皇疏非謂一人四
乳乳猶生也有一母四過生生輒雙子四生故八子也何以
知其然就其名兩兩相隨是雙生也邢疏鄭玄以爲成王時
見詩思齊正義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見釋文春秋緐露郊祭篇云

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此天所以興周國此皆集注所
本也
伯達伯适　漢書古今人表列伯達以下八人於周初按逸周
書克殷篇有南宮伯達士亂中有南宮适當即此伯達伯适
也
仲突仲忽　漢書古今人表作中突中曶
叔夜　宣和博古圖録云周叔液鼎銘二十三字叔液之名不
見經傳惟論語記周八士有叔夜豈其人歟按古文液或作
夜尚書大傳時則有脂夜之妖鄭康成注夜讀爲液
季騧　廣韻季字下云晉有祁邑大夫季瓜忽宋有李隨逆世
本云周八士季隨季騧之後　按八士以諸書參考之自當
爲文王武王時人尹氏又爲南宮氏逸周書和寤武寤二篇

一云厲翼於尹氏八士一云尹氏八士咸作有績是八士皆
尹氏爲武王時人有明徵也至克殷篇則云命尹逸作筴告
神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
鼎三巫又書君奭言文王之臣有若南宮适蓋古者命士以
上父子皆異宮故禮有東宮有南宮有北宮是達适忽皆尹
氏之子別居南宮者猶南宮敬叔本孟氏子而以所居稱之
耳又國語詢於八虞賈逵注云八虞即周八士皆爲虞官則
漢書人表列之周初自是不誣而以爲成王宣王時人者特
無所據矣　曹氏之升曰古無書伯仲叔季而猶呼其名者
則達适突忽夜夏隨騧皆字也士冠禮曰伯某甫仲叔季唯
其所當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渠夢得曰子
生三月父名之至冠字而不名所以尊名也五十爲大夫有

位於朝但曰伯仲而不字所以尊字也士冠禮既冠而字伯
仲皆在上所以爲字者在下如伯牛仲弓叔肸季友之類是
也至五十爲大夫但言伯仲而冠之以字伯仲皆在下如召
伯南仲榮叔南季之類是也孔子諸弟子稱字未有以伯仲
在下者蓋皆不爲大夫也然則八士書伯仲叔季則其在二
十爲字之時可知書伯仲叔季而下稱其字則其俱未五十
爲大夫又可知故曰八士士也　程氏大中曰録異傳云周
時尹士貴族數代不別食食口數千嘗遺儀鼎鑊作爨之聲
聞數十里疑即八士之尹氏與四乳八子之說亦可互證云
林氏春溥四書拾遺引前明李氏世熊四書或云或曰成
王幼伯達教說犯立叔夏季隨陳衣於庭成王立而賜達服
章七弟與焉者是也然則其非氏南宮也胡爲其相舛也或

曰括嘗從成王郊社叔夜同討蔡有功仲𠭊嘗爲康王仲忽嘗與顧命季騧從伐淮夷者是也雖然無稽也果如所云則宰卿大夫師保將帥之任而釋論胡云八士耶按此不知所據何籍姑錄之以廣異聞云爾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九

閩長樂梁章鉅撰

子張第十九凡二十五章注此篇皆記弟子之言　皇疏此一篇皆是弟子語無孔子語也　馮氏椅曰始于張子夏而終子貢三子之言爲多疑其門人所輯而曾子稱子則成於其門人者也　注疏本作二十四章

士見危致命章

士見危致命注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　孔注致命不愛其身也與集注意合　真氏德秀曰義敬哀皆言思而致命獨不言思者蓋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任氏啟運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非其君不事許多審愼都在前而若既仕之則見危時只有致命並無思法耳　曾子制言篇云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虛辨注云見危致命死之榮也

執德不宏章

執德不宏信道不篤　張氏甄陶曰或問朱子如何是執德不宏曰如子貢但孰無驕諂不如樂與好禮子路但孰不忮不求不求所以臧便謂之不宏按此則冉有非不說子之道公孫丑視若登天乃所謂信道不篤也

焉能爲有注亡讀無　釋文云亡如字按皇疏世無此人不足爲輕有此人不足爲重邪疏雖存於世何能爲有而重雖沒於世何能爲無而輕是皆讀亡爲無也故集注因之

注猶言不足爲輕重　孔注言無所輕重也集注用之

子夏之門人章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包注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

張鄭注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王注
子夏所云敵體交子張所云覆蓋交也　陳氏鱣曰包注云
汎交當如子張似與下五句相合不知尊賢容衆嘉善矜不
能尤見是指尊卑若汎交安得如此言王注云覆蓋交亦承
包誤也

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　皇本拒作距下同漢石經亦作距
釋文云距本今作拒則是皆本作距也　呂氏春秋觀世篇
云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
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此子夏之說所
本也

異乎吾所聞　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聞下有也字

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翟氏灝曰今人謂此二語

深合夫子愛衆親仁之旨此必子張述平日所聞於夫子者
下五句方是重申已意據蔡中郎正交論云子夏門人問交
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則漢人已作是說矣

我之大賢與 又 我之不賢與　七經考文補遺云古本二句並
無之字

雖小道章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注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　何解小道
謂異端也皇疏謂諸子百家之書又引江熙曰百家競說非
無其道邪疏謂異端之說百家語也按農圃醫卜即百家中
之最切近者耳注所言正與集注意合後漢書蔡邕傳注引
鄭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注疏及集注似皆本此　陳氏
天祥曰下君子不爲也一語甚有疾惡小道之意必是有害
聖人正道故正人君子絕之而不爲也農圃醫卜皆古今天
下之所當用不可無者君子未嘗疾惡也注文爲見夫子嘗
鄙樊遲學稼之問故以農圃爲小道不知樊遲在夫子之門
不問其所當問而惟農圃之是問故夫子以是責之耳古人
之於農也或在下而以身自爲或居上而率民爲之舜耕歷
山伊尹耕莘野后稷播時百穀公劉教民耕稼未聞君子不
爲也蓋小道者如今所傳諸子百家功利之說取其近效固
亦有可觀期欲致遠則泥而不通雖有暫成不久而壞是以
君子不爲也　張氏甄陶曰農圃起於神農后稷醫起於軒
轅岐伯卜起於伏羲下至百工衆技創始皆自聖賢故曰智
者創物巧者述之原不可輕視故曰必有可觀但當日爲此
教蚩蚩之民以利用安身今已利矣已安矣士君子有修已

治人之責當爲其遠者大者若惟細民之業一技之長專心
畢力於其中則致遠恐泥矣按何氏所謂異端當如此看皇
邢二疏極明張氏之說益暢陳氏天祥說亦不能出其範圍
特好與朱子爲難耳黃氏幹曰楊墨老佛之無父無君又何
待致遠而後不通哉然家人之規模不及於經國處止於爲
身無貽厥孫謀是以君子舍彼取此也

致遠恐泥　曾子立事篇云所爲人行而篤難爲仁者也

日知其所亡章

日知其所亡月無亡其所能 注 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　孔注
日知其所未聞皇疏亡無也此集注所本皇疏又云日知所
亡是知新也月無忘所能是溫故也可謂好學則可以爲師
矣

博學而篤志章　攷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後漢書章帝紀正經義詁引此作孔子語

注 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張氏甄陶曰東坡論語解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此二語於而字一折最分曉就所學之理潛心深造以求必得謂之篤志就所問之理再實心體認一番謂之近思此思字有明辨在內中庸說擇善之事學問在先思辨在後此章之序亦是如此

百工居肆章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注 致極也　皇疏致至也與集注義通邢疏君子勤於學則能至於道也於此罙居

肆意益醒　國語管仲對齊桓公曰聖王處工就官府合夫工羣萃而州處旦暮從事相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子夏居肆之語蓋本於此

趙氏佑曰學乃學校之學對居肆省一居字耳自國語所謂不見異物而遷樂記所謂退息必有居學

小人之過也必文章

小人之過也必文 注 文去聲　皇本必下有則字按七經考文云古本必上有則字則作必則文恐是皇本誤倒不可通

按文字釋文無聲說文廣韻玉篇文字皆無去聲史記孔子世家齊羣臣對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翟氏灝曰此語意與論語相類疑此文亦對質言則可以不讀去聲也

君子有三變章

君子有三變　皇疏引李充云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辭正體直而德容自然人謂之變耳君子無變也

望之儼然　皇本儼作嚴釋文云儼本或作嚴音同儼阮先生曰古多借嚴爲儼公羊桓二年傳注儼然人望而畏之釋文亦云儼本又作嚴

聽其言也厲 注 厲者辭之確　鄭注厲嚴正也陳氏鱣曰義疏引李充曰厲清正之謂也意亦本鄭按此雖與集注訓異而義則相通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未信則以爲厲己也 注 厲猶病　此用王注釋文云厲鄭讀爲

賴恃賴也按此又一義皇疏引江熙曰民勞以爲病己則亦同王說矣

大德不踰閑章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注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又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　孔注閑猶法也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皇疏大德上賢以上也小德中賢以下也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韓詩外傳二云孔子遭程本子於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孔子曰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晏子春秋晏子對孔子曰吾聞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又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

爲中君也按集注大節小節語蓋本此　翟氏灝曰據韓詩外傳則是本孔子之言而子夏述之述其言而略其本事故覺其言之不能無弊也　方氏觀旭曰孔注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然則可者乃不責備之辭所云大德小德是皆有德之人大小者優劣之謂也孟子小德役大德可以爲證但從古注未見子夏之語必有弊也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子游曰　漢石經游作斿按古游斿字通周禮大宰九貢八曰斿注讀如囿游之游漢武斑碑以斿爲游

當洒埽　皇本埽作掃釋文同云洒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埽素報反今作掃惠氏棟曰釋文非也說文曰洒古文以爲灑埽字周禮隸僕掌埽除糞洒先鄭以爲洒當爲灑後鄭據

古文論語定爲洒經傳中如毛詩弗洒弗埽洒埽穹窒於粲洒埽洒埽庭內習諸供備洒埽之臣皆古文也

抑末也　釋文云本末之末字或作未非也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注倦如誨人不倦之倦　包注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故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皇疏引張憑云先習者或早懈晚學者或後倦邢疏言君子教人之道先傳業者必先厭倦誰有先傳而後倦者乎言我之意恐門人聞大道而厭倦故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按此以倦屬受教者言以兩孰字爲一串說下與集注不同　王氏奇齡曰倦即古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周禮考工記輈人左不券鄭注謂券即今倦字

區以別矣　牟子理惑論引別下有之字　王氏應麟曰胡五

峰謂草木生於粟粒之前及其長大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初具乎一粒之內而未嘗自外增之也此用樂記區萌之區當讀如鉤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惠氏棟曰漢書薛宣傳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晉灼曰憮音誣蕭林曰憮同也兼也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爲能體備之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皇本惟作唯七經考文云古本卒作終惟作唯

注故君子只在謹獨　詹氏道傳曰集注引程子慎獨凡三章仲弓問仁章云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子在川上章云其要只在慎獨及此章而三

仕而優則學章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玉篇引此學句在仕句前　朱子文集程允夫問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當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不知此說是否答曰舊亦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鄭氏汝諧曰學其本也仕其用也仕之所以有餘裕者即學也非可於學外求仕亦非可於仕外求學

喪致乎哀章

喪致乎哀而止　注致極其哀不尙文飾也　又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　輔氏廣曰喪與其易也甯戚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皆假設得失兩端而言之故不害乎游而以爲喪致乎哀而止則便有過

於高遠而簡忽禮文之節喪固主乎哀然禮不可廢故曰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君子造次顛沛不違乎仁豈以哀戚之故而遂廢乎禮哉　按孔注毀不滅性也皇疏雖喪禮主哀然孝子不得過哀以滅性故使各至極哀而止此釋止爲止乎禮義之止又一義也如此解則無弊矣　任氏啟運曰子張固是務外然見危及信篤語却說得平實子夏固是見小然小道恐泥及大德不踰閑語却志在遠大子游極熟於禮文却說喪致乎哀而止都可見他矯枉之功進德之實

吾友張也章

吾友張也爲難能也　注子張行過高　包注言子張容儀之難及皇疏言子張容貌堂偉難爲人所能及按注疏但以儀貌稱子張似非子游所謂難能故集注直以行言之邢疏此論子張才德語最確難能是才未仁是德也

堂堂乎張也章

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注堂堂容貌之盛　鄭注言子張容儀盛而仁道薄也按此章始就容貌言以別於上章也皇疏引江熙曰堂堂德宇廣也仁行之極也難與並仁蔭人上也然江熙之意是子張仁溥於人故難與並也此別一義以其舊說姑錄之　毛氏奇齡曰堂堂夸大之稱惟夸大不親切故難並爲仁魏武兵書無擊堂堂之陣越絕書夫此邪堂堂披山帶河漢書堂堂乎張後漢隗囂傳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皆以相對難近爲言

吾聞諸夫子章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漢石經作吾聞

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　胡氏泳曰此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爲喪禮發也

孟莊子之孝章

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注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　按此重在獻子之賢其臣與政本不應改故集注特揭明之爲融何晏皇侃邢昺輩無一見及此者此集注所以獨有千古也　朱子文集云獻子賢大夫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莊子之賢不及其父而能守之終身不改故夫子以爲難此所謂知人論世也皇疏猶謂莊子居喪父臣父政雖有不善猶不忍改是直忘却莊子之父爲獻子矣　皇本是難能也句無能字　梁氏玉繩曰春秋襄十九年仲孫蔑卒二十三年仲孫速卒則莊子嗣獻子僅四年蓋有合於三年無改之義也

陳氏大祥曰張南軒謂莊子之不改意者其政雖未盡善而亦不至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改也蓋善而不改乃其常耳不必稱難能惡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不可稱難能也或又謂莊子之繼世也必其先臣先政有不利於己者他人不能不改而莊子能之是以稱難二說皆有理按此二說雖有理然皆未免以臆度之不如集注之渾成也　胡氏炳文曰鄧元錫謂獻子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皆不能守而改之莊子獨能不改父臣與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孟氏　此注疏及集注竝無釋禮檀弓正義引鄭注云慶父抗輈者輈稱死時人爲之諱故云孟氏陳氏鱣曰鄭云慶父抗輈死公羊傳元年傳云慶父抗輈經而死疏引鄭氏云慶父輈死正取此文檀弓正義引誤衍稱字臧在東謂稱蓋經之誤又按僞王應麟集本此條在孟懿子章下丁教授謂當在此下觀檀弓正義可見今從之

注陽膚曾子弟子　此同包注吳氏昌宗曰一統志陽膚南武城人曾子弟子七人陽膚其一也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韓詩外傳三引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孔子曰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

則哀矜而勿喜　鹽鐵論後刑章引則作卽舊唐書懿宗紀引亦作卽　尚書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吉必哀矜之

紂之不善章

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注非謂紂本無惡而虛被惡名也

皇本不善下有也字　漢石經之甚作其甚　輔氏廣曰此章之意全在下兩句而先儒乃以兩句主說曰子貢服行恕之一字故能見得紂之不善未不如是之甚而或者又從而推衍其說以爲眞得子貢之心者故集注斥以爲非也

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皇疏引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將無臣秦襄以敗衞靈無道夫奚其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此亦別一義言天下惡人皆助紂爲惡故失天下皆由一紂則不能如是之甚也

君子之過也章

如日月之食焉　皇本食作蝕爲作也　按此章無注任氏啟運曰此只是要人不文過而改過之意謝氏謂過無傷於全德范氏謂惟寡過故易見又或謂不文飾故易見又或謂過而益光皆說得過反似好處在過之可見矣故朱子皆不取之也

衞公孫朝章

衞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注公孫朝衞大夫　吳氏昌宗曰春秋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二十六年傳楚有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有弟曰公孫朝見列子記者故系衞以別之　史記弟子傳作衞公孫朝問子貢云云　翟氏灝曰孝經疏云劉瓛張禹之義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

孔子有中和之德故謚曰仲尼又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疏云尼則謚也中和之說稍近穿鑿魯哀公事則甚信而可徵論語一書惟此以下四章稱仲尼四篇連次篇末且有其死也哀之文必俱孔子既卒後語合中庸孝經之稱謂觀之則尼誠孔子謚矣今人藉口三經謂弟子子孫皆可呼其師與父祖之字殆未深考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白虎通禮樂篇引此爲孔子言

漢石經墜作隧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注識音志　漢石經識作志王氏楙曰識字無音今人多讀如字而蔡邕石經作志是當讀識爲志也按集注明云音志又云識記也賈氏公彥曰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後代自有記識之字不

復以志爲識何晏晉人改志爲識而古文遂不可考矣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章

子貢賢於仲尼　葉氏夢得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拒吳之强太曉譎而舍衞侯伐齊之謀諭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所謂賢於仲尼也

譬之宮牆　漢石經作辟諸宮牆皇本之亦作諸七經考文補遺云一本牆下有也字

賜之牆也及肩　漢石經牆作墻

窺見室家之好　皇本窺作闚釋文同蓋舊本如此

夫子之牆數仞　釋文云仞一作刃皇本作夫夫子之牆數仞七經考文云一本作夫夫子之牆也數仞　魏李仲璇孔子廟碑汲縣太公碑用此文仞皆作刃

注七尺曰仞　此用包注　紀文達師曰集注於論語夫子之牆注云七尺曰仞於孟子掘井九軔注云八尺曰仞論者以爲矛盾不知七尺用包咸注八尺用趙岐注也是知鎔鑄羣言非出私見苟不詳考所出固未可概目以師心矣　按說文仞字下云伸臂一尋八尺趙岐孟子注亦以八尺爲仞王肅王逸顏師古鮑彪諸人並同夫尋仞果同則說文旣以一尋訓仞何必復言八尺故段玉裁疑說文此語爲後人所竄非許之舊說文尺字下云周制尺寸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假令尋仞同物許氏不當兩舉之矣鄭君注儀禮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大招招魂郭璞注司馬相如賦陸德明莊子釋文則皆以七尺爲仞程氏瑤田曰言七尺者是也揚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仞溝洫注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之八尺伸兩手亦八尺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用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絃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此說甚精考工記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倘其度同八尺則何不皆曰二尋如上廣二尺深二尺之例乎

不得其門而入　皇本入下有者字

夫子之云　皇本無之字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叔孫武叔毀仲尼　翟氏灝曰列子仲尼篇陳大夫聘魯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非孔某耶曰何以知其聖乎叔孫

曰吾聞顏回曰孔某能廢心而用形據此則叔孫固稱仲尼而未之敢毀矣列子言多假設本不當以爲實就其所言論之稱聖人而以廢心用形爲詞即謂之毀聖人可爾

仲尼日月也　皇本日上有如字

人雖欲自絕　皇本絕下有也字

多見其不知量也　注多與祗同適也　何解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邢疏古人多祗同音襄二十九年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祗見解云適也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爲韻此類衆矣故以多爲適也　郝氏敬曰易無祗悔九家本作無多悔亦可證

陳子禽謂子貢曰章

陳子禽謂子貢曰　皇疏此子禽必非陳亢當是同姓名之子

禽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　七經考文補遺云古本及下無也字

夫子之得邦家者　七經考文補遺云古本無者字　孔注謂爲諸侯若卿大夫也皇疏邦謂作諸侯家謂作卿大夫

道之斯行　皇本道作導

綏之斯來　漢書董仲舒傳引來作徠

注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謝氏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　胡氏炳文曰此章集注當與首篇子禽問於子貢章通看前謂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此則引程子曰聖人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然則過化存神之妙子貢於是始知之矣前引謝氏曰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引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

德極於高遠然則前不過謂子貢亦善觀聖人今則可謂眞知聖人矣讀集注者當看其前後相應處便可見子貢晚年進德處且子禽之問凡三始則疑夫子求聞政次疑夫子之私其子今則疑子貢賢於夫子所見者每降益下此篇子貢之稱夫子者亦三始則喻之以數仞之牆次則喻之以日月今則喻之以天之不可階而升其所見每進而益高同一孔子弟子所見何啻壤之遼如是哉其死也哀而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至廬墓者凡六年之久則晚年所得於夫子者蓋益深矣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二十

閩　梁章鉅撰

堯曰第二十凡三章　翟氏灝曰古論此篇只首章堯曰一章此當是論語後序故專爲篇而文今不全故覺其難通解也周易序卦與詩書之序俱列篇第數中而退居於册末周秦兩漢書籍如莊子天下篇史記自序淮南子要略越絕書敘外傳記潛夫論敘錄鹽鐵論大論皆屬斯例由是類觀則此章概孟子由堯舜章之爲一書後序夫何疑耶子張問以下古原別分爲篇蓋於書成後續得附篇故又居後序之後乎

堯曰章

天之歷數在爾躬　注歷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

後也　何解歷數謂列次也　四書或問云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歷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也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則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說徒以其姓名見於圖錄而爲信也　陳氏天祥曰此下四句皆舜以命禹未嘗又見堯以命舜也且於大禹謨中零碎採摘湊合在此亦非舜命禹之全辭也又通看一章經文自堯曰至公則說語皆零雜而無倫序又無主名不知果誰所言古今解者終不見有皎然明白可通之說又不見有公心肯言不可通解者惟蘇東坡謂此章雜取禹謨湯誥泰誓武成之文顚倒失次不可復考此說最爲近人情也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注四海之人困窮則天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包注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

祿所以長終也　毛氏奇齡曰閻潛邱謂四海困窮是儆詞天祿永終是慰詞四海當念其困窮天祿當期其永終雖與包說稍異而其旨則同蓋天祿永終無作永絕解者如金縢惟永終是圖周易歸妹象詞君子以永終知敝則永終二字原非惡詞故漢魏晉經諸者班彪王命論云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雋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韋賢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凡用此語者無不以永長爲辭自新莽以後魏晉五代始用堯曰篇文爲禪位册書之語漢獻禪位於魏冊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魏使鄭沖奉冊於晉王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與天帝告天文曰左右有與永終天祿亦皆作永長解及三國以後魏志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

文皇帝又曰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已深觀歷數久在聖躬因詔禪位於晉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以天祿永終繼困窮之後爲邦位絕天之辭而於是册書改而論語亦俱改矣此實經解文體升降前後一大關節注其書者安可姑置之而不一察也　按永終二字原可有兩義然自魏晉已有作永絕解者則其來已久困窮二字豈有第二義包注窮極四海語本未安閻氏於四海下增出當念字亦屬添設集注不用包說自是文從字順毛氏徵引極博亦姑存之以廣見聞可矣

舜亦以命禹注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胡氏炳文曰舜命禹之言備見虞書然使不有論語則自天之歷數以下數語但見其爲舜之命禹而豈知本是堯命舜舜不過亦以堯命舜者略舜之命禹者詳於堯大要亦不能外執中二字姑以歷數觀之有中氣有節氣節也者抑其太過而歸之中也使堯當舜禪舜之時而不傳即非中矣況天下之大運之以心此心之用稍有過不及即非中非中則四海困窮而天祿亦永終矣受命之際天祿方於是乎始也而即以永終戒之其旨深矣

曰予小子履注曰上當有湯字　程子遺書云曰上少一湯字集注同之

敢用玄牡　書湯誥正義引鄭康成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翟氏灝曰鄭氏以曰字通上節讀故以用玄牡爲舜命禹事詩閟宮正義論語曰皇皇后帝論語說舜受終文祖宮總祭五帝也周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昭注

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證之皆以此節爲舜禹事相承於鄭氏耳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白虎通三正篇引論語作皇王后帝三年篇又引作皇天后帝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漢石經作朕躬有罪毋以萬方萬方有　在朕躬隸釋云毋板本作無萬方有下闕一字板本有二罪字按皇本萬方有下亦少一罪字與漢石經合

注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　孔注此伐桀告天文墨子引湯誓其辭如此邢疏商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　按墨子所引湯誓見墨子兼愛下篇其辭曰夫兼相愛交相利

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
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
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
身有罪無及萬方據此則墨子所引明著其爲湯說以別於
禹誓似不得竟謂之湯誓且是桑林禱雨之辭呂氏春秋季
秋紀亦述之惟國語乃史過引湯誓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
萬夫有辠在余一人或此是眞古湯誓文梅賾謨取以入湯
誥乎疑莫能詳故集注直斷之爲湯誥而復申之曰與書文
大同小異也　周氏柄中曰此詞見古文尙書湯誥孔安國
旣爲作傳而論語此注乃不云克夏歸亳誥萬方而云伐桀
告天不云湯誥而云湯誓不云在尙書而引墨子殊不可解
先儒或疑孔傳爲僞良不誣矣

注履蓋湯名　此用孔注　皇疏易說湯名乙而此言名履者
白虎通云本湯名履克夏以後欲從殷家生子以日爲名故
改履名乙以爲殷家法也　翟氏灝曰尙書古文訓言湯名
惟見論語曰履余謂古文履字作復其象與湯相似疑履字
卽湯之誤如大戴禮稱商履代與竹書稱天乙履湯名亦不
得見論語也　閻氏若璩曰孔注履殷湯名集注易殷爲蓋
不過以成湯名天乙旣見史記不應於此而復名履故作疑
辭耳然紂名辛亦見史記何牧誓曰商王受無逸曰殷王受
豈非一人而有二名乎蓋必以生日名子者殷之質處間錫
嘉名又殷之文且告天自稱名擧衆呼其名豈尙復有可疑
乎哉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注詩序賚所以錫予善人　何解周家受
天大賜富於善人皇疏或云周家大賜財帛於天下之善人
有亂臣十人是也按集注引詩序義最確當何晏所解未圓
皇疏以爲亂臣十人則更滯矣　惠氏棟曰戰國策云制海
內子元元非兵不可高誘曰元元善也姚察漢書訓纂云古
者謂人爲善人因善爲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
泰誓云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則善人爲黎元審矣　按
惠氏此說與本章無涉任氏啓運曰集注引書大賚四海而
云此言所富皆善人明與四海之說異矣引詩序賚所以錫
予善人而云蓋本於此明此賚與錫予善人之說同矣卽書
傳大賚亦逈承上文其以散財發粟爲大賚謬自僞孌蘇始
不足據也鉅橋鹿臺所蓄有幾能使天下人人徧及乎且號
召天下之衆使奔走商郊分此財粟成何政體乎　周氏柄

中曰朱子或問以錫予善人爲克商賞功之時卽樂記所謂
將帥之士使爲諸侯者則大賚指分封不指散財發粟也
饒氏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
初便把善人是富做個打頭第一件事大賚是錫予普及四
海其中善人則錫予又自加厚洪範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
正人旣得其富則其爲善益篤故不容以泛錫予施之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孔注親而不賢不
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　墨子
兼愛中篇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
王有事大事旣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
不如仁人萬方有過維予一人　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
周公曰將奈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

親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臧氏琳曰白虎通號篇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已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注

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按此用泰誓孔傳而今孔傳多作少孔疏云明多惡不如少善邢疏本或有改多為少者而集注因之又按此與論語孔注迥異一人之手互相懸絕毋怪為攻古文者所籍口矣

四方之政行焉　皇本焉作矣　漢書律歷志云周衰失政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 注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殷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　五經異義云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與集注異　任氏啟運曰滅國是有人無土

興謂紂封之也絕世謂有土無人繼謂俾其支庶進承大宗也舉逸民不止箕子商容注亦舉以見例耳

所重民食喪祭 注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孔注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其哀重祭所以致敬也皇疏此四事並治天下所宜重邢疏亦同按此是以所重為句民食喪祭為句矣然集注自據武成語也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漢石經無信則民任焉五字皇本亦無皇本公則說作公則[illegible]　陳氏鱣曰義疏本不及信則民任句正與漢石經合[illegible]因陽貨篇寬則得衆下有此句誤增入耳　翟氏灝[illegible]孔子平時論仁之言即所告子張者其無子曰字如前[illegible]湯武之言亦未有湯武字也

子張問於孔子章

子張問於孔子曰　皇本問下有政字

尊五美屏四惡　漢[illegible]都[illegible]君碑[illegible]五道四隸釋云後漢碑有尊五迸四之文此碑亦然蓋漢人傳習論有如此者　詹氏道傳曰舊讀迸字上聲者注云屏也去聲者注云除也迸四惡之迸當去聲而舊音丙可疑按集注此字無音

擇可勞而勞之　皇本擇下有其字

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　馬注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陳氏孔碩曰暴與賊意相似何以分別蓋上句是工役等事下句是約束立限輸納及禁止等事　漢書董仲舒策引不教而殺作不教而誅　荀子坐宥篇魯有父子訟者三月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悅孔

子曰嫚令謹誅賊也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　韓詩外傳三子貢謂季孫曰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

猶之與人也　韓李筆解云猶之當為猶上

出納之吝 注 出去聲　釋文云出尺遂反又如字集注用前音皇本納作內唐石經亦作內釋文云內如字又音納本今作納是舊本作內也　李氏光地曰欲出則吝其利欲納則吝其名無大德而屑屑計較於小惠之間[illegible]有司[illegible]也吝字有司字正與上令字相應欲其無[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張氏甄陶曰納字人多忽略民間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illegible]有司守[illegible]鑰不為之迅速收入守候有旅食之艱吏胥縱需索之[illegible]

害不淺爲政者亦不可不知也

注 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與卒以取敗　胡氏炳文曰四惡虐爲甚暴次之賊又次之闕惡也吝如有司不能專決未惡也蓋吝之一字在有司不便謂之惡從政而謂之有司則惡矣故特著項羽以吝取敗之事以爲爲政不知大體者之戒也

不知命章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釋文云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皇本子上有孔字釋文本亦有孔字　韓李筆解無也字　毛氏奇齡曰陳晦伯作稽疑引韓詩傳及董仲舒語爲解此眞漢儒有師承之言也韓詩外傳云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

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董仲舒策云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　按韓詩外傳語近儒多取之以爲此章的解其義自通然孔注命謂窮達之分也語意自明似不必求深反淺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注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胡氏炳文曰孟子知言之語蓋本於此但集注釋孟子知言則曰凡天下之言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而釋此不過曰無以知人之邪正蓋此爲學者言彼則孟子自道也於此亦足見集注之精

注 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　陳氏天祥曰君子當知之事非止三者而已知斯三者豈可便以爲備乎如尹氏之說則三者不可相離闕一則爲不備也然三者其實各自爲用未嘗不可相離也夫子之言亦止是泛舉學者之急務非以三者總包君子之事也又所謂弟子記此以終篇者亦爲過論論語一書皆諸弟子集記聖人之言記盡則已非如特作一篇文字前有帽子後有結尾也

論語說義序

論語說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微言者性與天道之言也此二十篇尋其條理求其恉趣而太平之治素王之業備焉自漢以來諸家之說時合時離不能盡一嘗綜覈古今有纂言之作其文繁多別錄私說題爲說義紬繹已久有未著於子墨者年衰事益倥傯尠暇恐弃散佚遂以此數萬言先付殺青引而申之或俟異日道光二十年五月九日長洲宋翔鳳

論語說義一 學而爲政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即有朋自遠方來也朋即指弟子故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經典釋文云有一作友與此同）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也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又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爲弟子大司徒鄭注同師曰朋皇疏亦云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曰友朋猶黨也共爲黨類在師門也是朋爲同處師門之稱此云相爲黨類而來受業故曰有朋自遠方來也

先王既沒明堂之政湮太學之教廢孝弟忠信不脩孔子受命作春秋其微言備於論語遂首言立學之義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時習即瞽宗上庠教士之法有朋自遠方來謂有師有弟子即秦漢博士相傳之法人不知而不愠謂當時君臣皆不知孔子而天自知孔子使受命當素王則又何所愠於人蓋人心之不失綱維之不壞皆繫於學喟然歎曰莫我知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怨天尤人慍也下學上達君子之事禮運記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六君子以素王當之亦繼君子之號先王興學以治人情聖人設教以維世故作君作師統緒若一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孝弟學之始基也大學一篇言孝弟慈

此言孝弟而悉舉之矣孝弟者天性爲人而孝弟則能率其天性中庸記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鄭注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倣效之是曰教按此卽孝弟爲仁之本之義也說文解字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下又曰一惟初大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是在天爲一爲本在人性爲孝弟循而行之爲道見之於人是謂爲仁仁雖五性之一然合乎人己通乎遠近未有不由乎爲仁則舍孝弟又無由也故論語以孝弟解本以仁釋道而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者其義盡之矣周書曰勇則害上不

登於明堂既明孝弟之義則犯上者鮮而作亂者絕升於學者皆可登於明堂堯舜帥天下以仁其實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曰仁之本也

其理則有其事已絕不忍斥言之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靜言庸違是有巧言象恭滔天是有令色失仁之本而巧言令色以成其僞大禹畏之邸明恥之王制所謂不率教者則移郊移遂屏之遠方者此類是也故與放鄭聲遠佞人之義皆太學之法明堂之政所先務者與忠信皆仁之事非巧言令色之所能託也曾子傳孝經既明孝弟爲仁之本乃率而循之爲人謀以忠與朋友以信既脩孝弟忠信而後反而合之先王之道則孝經之篇具是孔子爲曾子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曾子以孝經專門名其家故魯論讀傳爲專所業既專而習之又久師資之法無絕先王之道不湮孝弟忠信不失於人之性情心術曾氏之言卽孔子時習之旨也

公羊何休說曰（昭元年注）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按此與包咸解論語義同孟子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一乘有十十人也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此一乘卒數士十人徒二十人也（按此卽司馬法所載車徒之數然出車之地已侈大亦如周禮之亂也）春秋之法盡大國之地所賦車徒之數止此多於此者則在所損故論語言治國以千乘爲大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言學而不可究之於治國其學爲無本大學言平天下在治其國苟能道千乘之國則天下悉

舉之矣按包氏論語章句其書爲魯論語今文說也今文家傳春秋論語爲得聖人之意今文家者博士之所傳自七十子之徒遞相授受至漢時而不絕如王制孟子之書所言制度罔不合一自古文家得周官經於屋壁西漢之末錄之中祕謂是周公所作凡他經之不合者咸斷之曰夏殷其實春秋爲孔子所定本堯舜文王之意述三代之制斟酌至當百世不易孟子得春秋之傳故稱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爲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則大國百里不可踰也周禮之傳無所師承或者戰國諸人剟周公之制作去其籍而易其文以合其毀壞幷兼之術故何君譏爲戰國陰謀之書馬鄭兩君篤信古文輒就周禮轉詁他經幾使孔孟之所傳分爲兩

家之異學積疑未明大義斯戢後之儒者不可不辨也
漢書藝文志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六藝之文
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
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
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
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
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
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
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
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
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

大患也謹按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皆弟子之
所當學也學而後成德是以古之學者以耕養爲力行以通藝
爲餘事王者必先井田而後學校使一世之人有孝弟忠信之
行以進德於是學文則脩詞立誠以居業正誼明道不爲賤儒
非此末由七略之文憫學文之罣誤三復其詞不可深慨乎
劉禮部逢祿曰則以學文此因上文孝弟忠信愛仁而類記之
文者字之始誦法六經先正聲音文字謂小學也謹按周禮保
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
字乃得爲吏皆學文之事也
三代之學皆明人倫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也毛詩序云周南
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

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
也此賢賢易色言夫婦之切證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學
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此言君子謂作之師者重猶尊也固久也見韋昭注晉語高誘注魏策苟不
能尊師則師無威嚴而學亦不能持久既言嚴師之道又申勸
學之旨謂學者當以忠信爲本禮器篇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
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
貴也既主忠信則得其人而爲學彌久於是觀其論學取友無
友不如己則多所切劘能見其過人莫不有議論之失及思慮
之誤得之在終食之頃遂之爲畢生之咎是以君子見善則遷
有過則改可大可久學以聚之也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此言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
四海也曾子述孝經一書傳而習之生則親安之愼終之事也
祭則鬼享之追遠之事也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明王
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民德歸厚之事也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此以見聖人能究學問之用也夫子
推五經六籍之教以觀入國而知其政教得失窮神知化通之
於心則其君臣亦以心與無俟周咨以求聞見小戴所傳經解
一篇庶暢厥旨與
道治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繼體爲政者也若泛言父之教
子其道當沒身不改難以三年爲限惟人君治道寬猛緩急隨
俗化爲轉移三年之後不能無所變易然必先君以正終後君

得有淙喦不言之義苟失道而死則爲誅君其子已不當立何能三年無改也按七略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古經十二篇者左氏之學無傅士所傳經十一卷者出今文家聚閔公篇於莊公下博士傳其說曰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見何休公羊閔二年傳注唐石經穀梁傳分十二卷用范甯本此正晉人不知師法而妄分也論語彼言與春秋通明三年無改之道以示繼體爲政之法而孝道以立孰謂七十子喪而大義遂乖乎

六蓺之文皆先王之道孝經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學者脩其孝弟而欲從事於六蓺則禮樂其先急也五禮防萬民之僞而

教之中中爲體其節文可見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和爲用其聲音可知可見者名其實可知者用於虛故有子但言禮不可樂也中庸之德極於中和亦言和之用也樂者爲同禮者爲異禮之用和爲貴同則相親也先王之道斯爲美異則相敬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禮勝則離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樂勝則流也學者能明乎禮之用則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公羊宣九年何休注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明雖事人亦當合禮

未若貧而樂道依史記弟子傳論語皇侃義疏及唐石經增富而好禮者也呂氏愼大覽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謹案此樂道之切證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子言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設科以教當知其人書言知人則哲能官人孔子素王二三子皆先後奔奏疏附禦侮之材封人所言何患於喪子貢亦言文武之道未墜在人苟不知人道何所寄觀乎聖人誘掖進退至於鳴鼓之攻市朝之肆盡唯恐失人而無以興學化民也

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周禮疏引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按鄭不注爾雅當是緯書注春秋說所謂中官大帝其精北極星含元出氣流精生一也北極在尚書爲旋機堯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注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伏生大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故旋機謂之北極又曰政者齊中也謂春秋冬夏天文地

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按大傳言帝王之爲政如此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所居曰明堂明堂太學同處敎士則曰太學爲政則曰明堂論語於學而之後次爲政之篇著明堂法天之義亦微言之未絕也明堂之治王中無爲以守至正恭己南面自明其德上法旋機以齊七政故曰政者正也德者得也外得於人內得於已也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未有不以德爲本德者不言之化自然之治以無爲爲之者也雖有四時天地人之政而皆本於一德雖有五官二十八星之名而皆繫於北辰爲政不出於明堂而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德之符也北辰不離於紫宮而衆星循環終古不忒楬之繫也居其所者謂北辰雖周四游之極

而樞星常居正中卽天官所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周髀云欲知北極樞旋周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極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此北極旋機四游正北極樞旋機之中正北天之中正極之所游論語云譬如北辰居其所呂氏有始覽云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樞不移按天官不著天樞之名惟呂覽周髀言之古人星象疏闊天極天樞本可包以北辰之名正以運轉不離於中所居獨尊斡維斯繫究之天樞亦是默運故伏生以爲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非不動之謂也至於聖人之經必以其著者知其微者故堯典一篇顯察璇機玉衡之象（星經曰璇機謂北極玉衡謂斗九星也見後漢天文志注）春秋三世屢見大辰北斗之名自古明堂聽政未有不法北辰之在紫宮正無俟求之微渺測之虛無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鄭云蔽塞也（釋文）謹案詩以道性情而人情易流故當以正義蔽塞之也

公羊何休說（宣十五年）曰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是則詩雖三百人兼九州風俗殊異得失雖齊然王居明堂戶牖之內守其至正以德自明中外遐邇達志通欲無邪之致極之於思如是爲絜矩之道天下太平矣

有恥且格格訓正言道民者當使歸於正也政與刑治之末也德與禮治之本也先末而後本則上下皆以術應故名法之學無忠厚之意巧詐敦而廉恥亾至於其本盡失而民終於邪僻矣先本而後末則上下皆以心通先愼乎德而後辨上下定民志自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世而皆謹乎禮故能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德禮旣精則政刑亦無弊是先本者可以舉末先末者未有不撓其本者也君子如欲化民成俗使無邪心而一歸於正其可不於道之齊之者加之意乎

古者十五入大學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論語三十而立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立也者立於禮也君子惟明禮而後可以居室不然風俗之衰與人倫之變未有不自居室始也故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也

天命者所受之命也德有大小則命有尊卑大夫命於諸侯諸侯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胥此命也孔子知將受素王之命而託於學易故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以知命之年贊至命之書窮理盡性知天命有終始大過者頤不動死象也孔子應素王之運百世不絕故可以無大過孔子世家記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在四十之後春秋治太平之世亦在其時世家言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按此言豐鎬之起適發於五十之年弟子記之當有所受也

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至哀十四年適七十歲春秋說云哀十
四年春西狩獲麟得端門之命作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
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按春秋之作備五始三科九
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輕重詳略遠近親疏人事浹王道備撥
亂反正功成於麟天下太平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矩者數
也大學篇言平天下有絜矩之道苟能用矩則自近及遠合萬
爲一以矩印心故能從心以心出矩文忘不踰也禮盛德記曰
明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盧辯注謂法龜文故取此數明堂
取一至九之數即大學絜矩之道春秋之致太平追堯舜之隆
者唯不踰矩而已矣

慶父抗輈經而死魯人謂之諱故曰孟氏鄭注桓六年九月丁卯

子同生穀梁傳曰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范甯注莊公母文
姜淫於齊襄疑非公之子時人僉曰齊侯之子同於他人按文
姜以桓三年入至桓六年中間無適齊之事齊侯亦未至魯桓五
年夏齊侯鄭伯如紀范氏謂過我則書然紀在齊東不必過魯楊疏已疑之使齊侯五年夏過魯莊公以六年九月生則亦非
齊侯子也以明同國桓公之子則同非吾子之言乃夫人譖公非桓
公意公子慶父者莊公之母弟其是齊侯之子與故經於慶父
則皆曰齊仲孫以爲魯非有仲孫彼實齊之仲孫也云爾慶父
欲得魯國同乎莒人滅鄫故季友於叔牙則殺而存其後於魯
慶父則絕之於齊魯人世世惡之其子公孫敖亦不能安於魯
魯之有仲孫氏以齊人脇之也仲孫氏之得安於魯以孟獻子
之賢也魯人諱其爲慶父之後故不曰仲氏而曰孟氏若其先
人爲莊公與母兄弟者魯世家云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此蓋
本古文左氏說公羊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
母弟又曰季子殺母兄與世家所傳異公羊引子女子曰以春
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是公羊先師未知齊仲孫
之義故爲疑辭也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衛瓘云三家僭侈皆不以
禮故以禮答之也義疏謹案爲政之道諸侯卿大夫皆當以禮裁
制之如孔子誅侏儒墮三都皆是也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謹案此指用人言大戴禮文王
官人篇亦云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漢書杜周傳杜欽
對策亦以此三言爲取人之術

公羊文十二年傳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何休注一介猶一槩
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疏云鄭注大學云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是與此
合按斷斷專一即中庸之用中大學之誠意誠意而能天下平
用中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
焉有所倚無所倚則平也此釋兩端而用中之謂也中庸記云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鄭注云兩端過與不及用其中於民賢
與不肖皆能行之按所謂執者度之也執其兩端而度之斯無
過不及而能用中中則一兩則異異端即兩端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有所抬
而或過或不及即謂之異端攻乎異端即不能用中於民而有

害於定命如後世楊墨之言皆有過與不及有害於用中之道然其爲過不及之說者其奇足以動人之聽聞其巧則有一時之近效自聖人之道不明不行則一世君臣上下易惑其說是以異端之技至戰國而益熾孔子知之故於論語言一以貫之之道而明之以忠恕究之以中庸之德斯能用其中於民而絕異端之技與孟子言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者能用之之謂也過與不及則有輕重必有兩端而後立其中權兩端之輕重而後中可用不知有兩端而權之則執中者無可用而異端之說轉勝故異端之熾由執中無權者致之是以可與立者尤貴乎可與權也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謹案春秋之作備闕疑闕殆之義

應天制作號令百世儀封人知之故以何患於喪告二三子素王素臣昭然可知當時聖賢作述之意惟求寡尤寡悔而已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漢石經及義疏經典釋文本並作孝于今本作孝乎）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包曰孝乎惟孝美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是與爲政同（集解）謹案論語引經多作于施於有政作於是引申書意也據包意正以施於有政爲孔子語自東晉古文書出始以此語作書辭解論語者並從而誤後漢書郅惲傳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注論語孔子之言也亦與包義合

尸子云文軒六駃是（騠同）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者亾則大者不成也案此四寸謂小車之軏鄭論語注軏因轅端著之因就也謂就輈衡之大小以著軏衡圍一尺二寸八分其直徑三分之一則中穿以受軏者不過四寸知軏之脩亦四寸也韓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案此言咫尺爲大車之輗鄭注論語輗穿轅端著之云穿當是兩頭穿出考工不詳鬲圍之數意大車任重其鬲圍當倍於衡圍輗又穿出著之故得有咫尺之度戴東原謂輗軏同是咫尺者誤

子張問十世可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謹案素王受命之事子張能知之故問受命作春秋之後其法可以十世乎十世謂三百年也孔子爲言損益三代之禮成春秋之制將百

世而不易何止十世也如董生所記三代改制質文而所損益之故大可知矣孔子作春秋以當新王而通三統與論語答顏淵問爲邦因四代之禮成制作損益之原其道如一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蓋以春秋繼周而損益之故遂定雖百世而遠孰能違離孔子之道變易春秋之法乎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謹案自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雖降絀絕地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既立三統損益昭明而明堂郊廟無非法之祭周書大匡云勇如害上則不登於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左氏文二年傳云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杜注

明堂祖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是勇而不義不可為勇論語記此見明堂之德之盛基於孝弟忠信究於損益質文極於親安鬼享至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真不勇於為義以應明堂之德不已盛哉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八十九終

仁和邵順顗
仁和葉維幹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　南菁書院

論語說義二　八佾里仁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白虎通禮樂篇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為行諸侯四四為行諸公謂三公二王後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謹案此今文家說春秋時皆言女樂二八亦諸侯四四之數左傳始有鄭大夫四士二之說服虔遂解為六八四八二八此古文家說非也

學而為政二篇旣明太學明堂之法八佾一篇遂明宗廟之禮曰庭曰堂皆在廟中孝經曰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是宗廟之法見孝弟之至而為仁之本如季氏三家之僭無君臣父子之義何有於敬何有於孝弟禮之本旣蕩為佷為故謂之忍謂之不仁微言之所存亦可思矣

莊廿三年秋丹桓宮楹廿四年春刻桓宮桷皆失禮宗廟之事穀梁傳曰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按丹楹刻桷失禮尚小春秋之法失之小者已在所譏況甚此者而忍言乎故春秋於獻六羽丹楹刻桷皆譏而八佾無文以僭天子者不仁之甚而有所不忍言也故傳曰僭天子不可言也由於不忍而後有所不可終春秋世未見

魯舞八佾者何有於季氏則以季氏祀桓公也郊特牲記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鄭注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按鄭君詩魯頌譜曰伯禽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脩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周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蓋入春秋之世至僖公之後魯始多用天子之禮樂則固季孫行父之爲之也其季氏立桓公廟者以公子之宗道也禮大傳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

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注云公子不得宗君公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按公子友之世當無宗亦莫之宗未始立廟其時無可僭也至行父之世三桓並爲大夫將明宗道而慶父叔牙有罪於國不可以宗之故以季氏爲宗得因緣立桓公廟則其時可僭也蓋謂三桓之所同立而季主其祭故孔子專斥季氏至云三家者以雍徹以季氏特三家之一家耳舉三家以正其名非謂仲叔之俱僭也春秋不忍言季氏之僭而書丹楹刻桷蓋謂桓宮之在魯國卽小小失禮猶在所譏況以季氏而可僭八佾之舞乎知春秋之再書桓宮所以罪季氏而正魯國也

春秋文二年二月經書丁丑作僖公主傳曰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柰何欲久喪而不能也何氏說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日者重失禮鬼神經又書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柰何先禰而後祖也何氏說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

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按此知魯自文公始亂宗廟之法其失禮鬼神尤重故春秋備日以譏之穀梁子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按文無天之語當是七十子所傳而穀梁子述之天者人之始也祖者亦人之始也是以王者天大祖天命之謂性仁者性之始也文公既無天無祖則安能有仁故君臣父子之法亂皆不仁之所由致也春秋僖十六年公子季友

辛過廿四年當文六年經書季孫行父如陳是行父至是乃當國也世本季友生仲無佚無佚生行父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舒行季氏自行父始春秋家以隱桓莊閔僖爲所傳聞之世見治起衰亂然僖公世當桓文之霸王政猶明制度猶在大夫不敢僭四裔不敢陵至文公之世霸迹已微文公先廢喪祭宗廟之禮至釋書公子遂如齊納幣以喪祭而昏姻之道失又書四不視朔而君臣之意衰文公敢辦先王之制敢亂繼統之法荒繆惑亂而爲君是之謂不仁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蓋爲文公言之也季氏於是時出而僭天子之禮樂所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者由季文子始而起於文公之世論語顯斥季氏而深沒文公是春秋之微言也

商家主質質之過流爲貴賤無等周家主文文之過流爲以下僭上由於孝弟忠信之不明相與舍本崇末以致有流失敗壞如僞君臣之事是必知禮之本則能通文質之變以救世運是禮不可以空言治也禮器云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不封質而言文但謂禮之見於外者非文質之文也蓋忠信起於孝弟孝弟爲仁之本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爲又曰禮其政之本與仁之本禮之本政之本其本一也禮去奢而覩儉則忠信之道存喪去易而覩戚則孝弟之心出斯爲禮之本而後主文主質可以變通而無弊春秋之時僭竊相仍學士有去文之意民心有從質之機故棘子成有君子質而已矣之說而子貢惜之以末求禮之本今林放能問而孔子大而美之林放魯人棘子成衛大夫皆不在弟子之列而意皆及此此列國人心風俗將思有所變易聖人遂因乎世運而斟酌損益以成春秋去文從質之禮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復循教化以崇起之者如此而已矣然竟論語二十篇皆言仁言孝弟言忠信而不言從質之故以禮之本固自有在而非文質所能與也此言儉言戚以見孝弟忠信之質主文主質皆與能外此也

泰山爲魯三望之一春秋公羊說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封內者則不祭也此謂諸侯祭封內山川也若季氏旅於泰山則非祭泰山蓋旅非常祭欲依王者因名山升中於天之事故特舉此旅如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

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是祭山也大宗伯又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据此知旅非常祭季氏於泰山行旅上帝之禮貢蔡蒙旅平僞傳云祭山曰旅此俗儒強說亦八佾雍徹之類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禮記因名山升中於天盛植注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許慎說文解字云禪祭天也禪與墠古音同類當即是旅亦名禪也此皆升封告天之事即旅於泰山之事也季氏專禮樂征伐妄覬太平之功可以自致因而爲旅幾於新莽之受命充

其僭天子之禮又何所不至春秋之作烏可已乎（後漢祭祀志注引東觀書光武詔曰昔小白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之蓋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予末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云云是以旅泰山爲封禪也）

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謹案如舊說以旅泰山爲僭諸侯則季氏方行僭天子之罪宜救而何有於此惟旅泰山與八佾雍徹同是僭天子而旅尤非常之事故謂冉有之辭如是之迫切也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謹案曾猶乃也乃謂泰山之神不如林放知禮之有本而順季氏奢僭之意爲升中於天乎

孔子傷矜君臣奢僭思以禮讓爲國而身未執政可以無爭示國人者惟行鄉射之禮故云必也射乎言必欲知君子之無爭

庶幾其於射乎盍行鄉射則揖讓升下之禮備具禮記射義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而後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弟子國人咸在（如公罔之裘序點皆非弟子）篇末亦記孔子曰君子無所爭數語知發於此時云其爭也君子者謂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此君子之爭也射義又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射是宗廟之事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謹案孔子雖觀坤乾之義夏時之等然以文獻不足之故未及筆削成書以齊六經之列周有百二十國之寶書文也使子夏等十四人求之獻也文獻足而春秋成故能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禮運一篇皆發明志

在春秋之義而夏殷之禮亦可推而知矣

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爾雅禘大祭也郊與明堂祭之大者故皆謂之禘周公知后稷文王之功德宜配天配上帝而後舉郊與明堂之事孝弟之道充周四塞天人合應肇造典禮傳於後嗣惟周公能知禘故朝諸侯於明堂而天下大服是爲禘之說非僭竊之世所得聞也故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言有周公之德則知其說其於天下若指掌之易亦明有天下而王者方能舉禘祭也示諸斯者言天下之服皆於禘見之非謂天下之人皆可知其

說也（此駁皇侃）故中庸仲尼燕居兩篇並言明乎郊射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明言治國如指諸掌非謂郊射嘗禘如指掌也明堂法龜文一至九之數皆可以指掌求之故言明堂之法之事亦指其掌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據此知魯郊用建寅月所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祀周公於大廟但用禘禮卽以比明堂之祭故明堂位稱魯大廟天子明堂實非明堂之禘也魯頌閟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此感天生稷之事又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謂祀

帝於郊配以后稷也又云周公皐祖亦其福女此但言周公魯
公止是宗廟之禘非明堂配上帝之禮也莊氏說葆琛先生明堂卽
周禮圜丘其祭在冬日至魯舉禘禮在季夏是建未四時不隨正朔變見白虎通故不用鄭說
知又不同也魯以周公之德之盛故得郊禘僖公以前
往往廢闕春秋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
望僖公欲尊明先祖之功德至是始郊而卜之不從是後郊多
不時至宗廟五年一禘以審諦昭穆宗廟之大祭故亦名禘魯
之禘祀既灌而往皆以天子之禮僭於羣廟故孔子不欲觀亦莊氏說
公羊穀梁兩家言魯有周公魯公羣公之廟而不及文王魯
頌亦無文王之祀記禮者皆不言惟左氏言魯有周廟祀文王
當是相因而僭至於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祖所

自出者天也周公審諦功德知后稷始封文王受命皆感天而
生故能配天配上帝帝嚳以木德王爲大皡後爲周之先郊與
明堂之祭世世有其位號推之五帝九皇六十四氏雖絕地廟
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王者通三統或紬滅其子孫當
不廢其宗祖故祭法言禘郊祖宗之制及於五帝者此也然周
人雖曰禘嚳亦惟郊與明堂大祭列之而不專立一祭莊氏以
爲周人無禘嚳之祭其說至審也魯之郊禘失禮故禮運孔子
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
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
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據魯親周故殷紬夏之說也論語爲
微言故與春秋之辭同禮運爲七十子所傳之大義故直明魯

禘非禮蓋自僖公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
作頌適當文公之世開君臣相僭之漸此則周公之衰孔子傷
之故曰不知也知周公之禘之說通孝弟之至於神明而天下
可運於掌春秋託王於魯以天下之思周公也春秋之世諸侯
大夫僭竊相循無國不然周公之禮樂則猶存於魯故舍魯何
適然不知其本問其君臣且不知其僭又烏能知禘之說孔子
貶季氏以及魯君內正其國而正諸夏見春秋之法也孔子仕
魯凡郊禘以及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皆與於祭
禮運與於蜡賓卽其一事魯郊禘非禮以不欲觀不知其說以
爲國諱其大者既奢僭而不知本其餘祭必皆虛文而無實凡
外祭內祭其君若臣不能精意以通昭明天神地示人鬼不可

得而禮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若謂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
祭使攝者爲之則指孔子自舉祭不當以與祭言也駁包咸
祭祀之道致其誠敬以事鬼神本非求福而福自至自貴及賤
各有當祭遠近汚隆分別無競厥儀罔愆忠信不行而祭遂煩
瀆求施報之私於鬼神之際以大夫之職而諂款於天神以至
尊之儀而羅舞於私室意在美備以格思忘爲僭侈而獲罪諸
侯以下相習成風移乎士庶限於一祀者亦專爲媚悅校論奧
竈俗諺流行以致權臣諷論大聖禮器記燔柴於奧與夏父弗忌逆祀同時蓋在當
時上下神祇至於五祀報吉之禮皆失本原聖人不言孰救其
弊先王之制雖立一祀必本於天妄議及之已干天意非彼愚
人所得禱祈況其大者宜有禍殃獲罪於天之說至是乃發者

聖人之心悲乎舉世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謹案春秋王者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公羊文九年傳隱元年春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休說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按此知春秋雖據魯新周然必託始於文王故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以是知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謂文王之法度也自杞宋不足徵乃據魯作春秋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而制作明備孔子從而損益之故曰吾從周從周者卽監二代之義謂將因周禮而損益之也

鄹左傳作郰說文郰魯下邑孔子之鄉从邑取聲又鄹魯縣謂漢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从邑芻聲鄒郰並側鳩反廣韻鄒郰二字通用襄十年左傳杜注郰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按春秋邾國公羊作邾婁邾婁合言爲鄒國語作騶見鄭語孟子作鄒是鄒邾郰一名亦一地也公羊春秋襄十九年取邾婁田自漷水傳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何注魯本與邾婁以漷爲竟漷移入邾婁魯隨而有之按此知魯置郰邑以與邾分其竟故又得侵邾竟而有之漢書地理志魯國騶縣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嶧山在北水經泗水注云漷水又經魯國謂漢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今城在鄒山之陽依巖阻以墉固故邾婁之國曹姓也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後乃縣之因鄒山之名以氏縣也按此知漢合邾婁國及叔梁紇邑而置縣是鄒郰爲一地一名之證如林寶姓纂謂鄒姓爲郰人紇之後則大謬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謹案時至春秋兵車之會興禮樂之本壞射法雖行主皮爲急五物之詢勵存其一用淩氏說蓋不仁則尙力尙力而無禮禮樂之比已廢於戰爭孝弟之心不達乎道路徵發頻仍老幼失所是以力役不均兵車之所致也養恤無鬬强力之爲尙也聖人思古之道傷今之俗欲一變爲自二者始故言宗廟祭祀而遂及之其亦由無爭之意尋揖讓之風與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謹案我

愛其禮者以臣事君之禮也春秋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穀梁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言禰廟與公羊家異禰或當作祖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已甚矣按穀梁言公不臣者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左傳以閏月不告朔爲非禮此劉歆竄入與兩家立異左氏不傳春秋凡釋經之處皆竄入也公羊何休注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

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按此當是逸禮文）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暮夕已死不敢瀆鬼神故事必於朔者感月始生而朔又云所在無常故無政（王居門中朝者因故云無常）視朔政兩無政而朝故加猶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按何氏言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者即上文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之事以文十六年何氏注知之其注云不舉不朝廟者禮月終于廟先受朝政乃朝明王教尊也朝廟禮也故以不視朔爲重常以朔者始重也按此知告朔一事也朝廟一事也視朔一事也而皆可以告朔統之者以告朔本天子之事諸侯所以奉天子之命而盡乎以臣事君之禮也大戴禮虞戴德曰（卽孔子三朝記）

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以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按有威可畏謂之威事君盡禮使臣以禮皆謂之威亦謂之威儀中侯曰天子臣放勳是天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是以國治而天下平則告朔者天子之事所以制諸侯者知告朔爲天子之事者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鄭注謂百縣與諸侯互文四方諸侯極於天下必三月而後畢達（以檀弓三月天下服知之）故以季秋行之非如鄭說秦以建亥爲歲首於是歲終也月令於季冬言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未嘗言季秋爲歲終固周公制明堂之法非秦制矣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敘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歷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又云頒告朔于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按彼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者白虎通義言歲者以氣紀物帝王共之據日爲歲年者仍也年以紀事據月言年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十有二月朔有朔有晦知據月斷爲年以此知中數者據日所在以定十二月中氣知中氣則寒暑正凡經傳言歲者皆夏正以夏數得天也（春夏秋冬不隨正朔變亦見白虎通說別見）朔數據月晦朔日度常羸月度常不足故大小不齊而正之以閏告朔言朔似宜從朔數然周公制月令當建子之代亦以孟春建寅爲來歲朔日所謂率天道以敬行之春秋亦書閏月不告月以著天無是月之義此其說莫備於周書周

月一篇所謂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則明堂月令不煩言而解矣先鄭謂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蓋以季秋行而期以仲冬畢達得先以十二月行告朔諸侯之禮每歲一行必於諸侯之祖廟而每月之朔必先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受是爲告朔若爲天子告之也諸侯既受告朔之命於是有朝廟以事其親有視朔（玉藻謂之聽朔）以使其臣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當以告朔之禮始也史記歷書曰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陪臣謂列國大夫）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太史公厭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言語此言當是春秋後儒者相傳之說而述之耳）此天子不告朔之始也故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詞不告朔則王

政不行而周道缺自幽厲始又曰吾舍魯何適矣謂魯秉周禮遂有歷官故漢書藝文志有夏殷周魯律十四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律歷志並以春秋續其和以前之年所謂魯歷即春秋之歷也魯既有歷故能行告朔之禮其始猶以大夫奉天子命而受至文公四不視朔之後而告朔朔廟之禮並廢左傳襄廿九年有釋不朝正之文亦劉氏所竄春秋不書不告朔而書不視朔者以不視朔比不告朔則不告朔之惡尤大故諱避深其先於六[illegible]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不告月是也猶朝于廟非也以見朝廟視朔皆本告朔以行之則告朔之禮當變矣文公始不視朔當是春秋先師所傳而公羊述之非能盡逮也鄉黨篇云吉月必朝服而朝皇侃云君雖不視朔而孔子月朔必服以朝是我愛其

禮也蓋魯君不視朔則大夫有吉月不朝者故以必朝言之亦切證也餼羊生牲未殺有司每月供羊牲而君不以祭故曰餼羊以羊祭是朝廟而論語言告朔者欲統朝廟於告朔以大告朔之禮也孔子思行王政故重告朔欲使魯君以文公之不臣爲戒而盡臣禮以事天子乃能使臣以禮而臣無不忠子家羈之所以諫昭公亦猶此意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爲盡臣道春秋法文王推春秋之義則季氏不必逐而魯君不必出也案論語釋文告朔之告音古篤反公羊釋文告月之告無音則不必改讀又古皓告字多讀若梏不以義改也

孔子觀春秋君臣之際不以禮接將以智數相御君一朝失其勢則憂篡弒臣一朝失其權則憂放逐出乎安上全下失其本也春秋定公十年魯始用孔子孔子先盡事君之禮禮莫重於祭入大廟每事問宜在此時時從邑宰爲司空職在三事故廟中之事當問有司如在乘田委吏執事微細何事而問勢必不能位在司空其理當矣政由季氏祭則魯君入廟之問事君盡禮也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謂盡禮爲事君之道而當時之人但以禮爲諂媚求福之用也禮失其本至於五祀之不知而有媚奧媚竈之說充其說者則禘郊祖宗無往非媚卻無往非諂亦謂吾以求福何僭矣哉此昭公所以答子家羈也昭公不自知其僭又安能使臣以禮禮失其本安能知僭之非又由乎忠之失也孔子行政季孫三月不違故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十一年墮郈墮費事君盡禮其效至捷君臣之間不必以權勢相

馭而在乎以禮相與故昭公之逐季氏亦失使臣之禮非春秋之所取也孔子對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者天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是皆事君盡禮而後能使臣以禮故臣事君以忠忠者禮之本也不忠何以盡禮如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故陽虎亦一季氏也非事君不忠所賜至哉

毛詩篇義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箋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正義曰蓋者疑辭鄭注論語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仍不以衷爲義其蓋别或曰論

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爲疑故兩解之按鄭以毛義關雎爲文王后妃之詩樂王化之基不能兼哀言之故於篇義讀哀爲衷於論語哀字不改讀者以魯詩說關雎爲康王時詩漢書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注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是說關雎者有二義樂而不淫毛學之所傳也哀而不傷魯學之所傳也兩家皆七十子之遺學同出孔子當文王之世后妃有進賢之美詩人以樂心感之故鄭解謂樂得淑女也至康王之世佩玉晏鳴鐘鼓琴瑟之化衰繫人思詩人以哀心感之故鄭解謂哀世夫婦不得此人此指康王若文王化行江漢無庸哀世夫婦也詩無達詁本董子語義可隨時而變要皆歸乎正始之道斯哀樂出性情之正而止乎禮義則夫婦之道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也釋文謹案左氏春秋文二年經作僖公主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曰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云云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杜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又按公羊文二年傳練主用栗注夏后氏以松云云疏云論語鄭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作問社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故何氏以爲廟主耳又按禮器祭法正義引異義論語哀公問社按社當作主於宰我宰我荅夏后氏以松夏

后氏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豐鎬宜栗也白虎通引尚書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按此書逸篇文夏都潁川陽城居地中故云大社爲松殷亳稍東故以柏周豐鎬在西故以栗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無駮從許議按漢時魯論古論同作問主故今文家以爲廟主如張包周說暨白虎通公羊何注之類古文以爲社主如孔氏論語注許鄭從周禮說之類如古論本作問社則鄭方解爲社主文亦必從古讀正鄭注論語有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不得反作問主蓋何晏集解宋孔說遂妄改作問社左傳正義謂古論不行於世則公羊疏謂古文作問社是約略言之而誤也

公羊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傳曰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不時也其不時柰何欲久喪而不能也何氏曰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十五月也按文公失喪禮三年之意欲爲久喪故改十三月之練爲十五月蓋自是而魯之喪法遂闕沿至哀公之世疑而問主於宰我宰我陳用栗之義曰使民戰栗堯戒曰戰戰栗栗日愼一日戰栗者敬謹之謂也文公之世練濆亂禮經蔑棄前典不能敬謹於宗廟則於使民之際又惡能敬謹乎戰栗者使民之道非謂民之戰栗也駁孔注孔子以喪禮之失由於本之不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先王所以立中制節也使哀戚之意不盡而飾僞以求禮節則有父在爲母齊衰期年之後而食稻衣錦者矣使制禮之意不明而求所以盡於事親則必至於爲三十六月之服而後已也此其故以忠信之實不至則戰栗之象不形既徒事乎虛文乃其流乎僭妄君臣之惡已成於積漸篡逆之禍遂行於數世自文公以來匪一朝一夕之故矣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成事謂事之已然也遂事謂事之既行也謂既失禮宗廟則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事成故曰成事不說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皆無戰栗之意昭公哀公其禍一轍孔子燭之於微知諫無益故曰遂事不諫此哀公有尼父之痛而身不容於魯矣然皆始於文公無君無天以致政在大夫

陪臣執國命其咎皆在於既往此時但當明禮之本故宰我使民戰栗之說即孔子對定公君使臣以禮之說也恐時人不察謂宰我但咎文公作主之失禮故孔子爲明之見春秋之所譏非爲當時以救後世也使依孔鄭訓主爲社主則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黨如逸書所云一代備有五社不得以松柏栗分屬夏殷周即謂周豐鎬用栗而魯在東方不必同周人以栗宰我亦不得以戰栗之義告哀公矣

孔子言禮之本曰與其奢也甯儉儉者本之所在能知本者是謂知禮王者有德有位而作禮樂所謂有三重以寡過得其本也管子以霸術佐齊雖有尊周攘裔之功然終不能宏先王之道充禮樂之美以致太平此其器之小也管子版法篇亦言抱蜀不言而廟堂自脩其解曰抱蜀者祠器也祠器者治器齊人語也蜀者一也本也所謂禮必本於大一一爲道本精之以德行之以禮舜之所以無爲而治此治器之大也蓋管子固明道德禮樂之意春秋當齊桓之世爲治起衰亂裂回而不行桓之德又不足以及此故霸者之起亦世運之所限也孔子於春秋張三世至所見世而可致太平於是明禮之本使先王之禮樂可行於今遂貶霸術以明其器小凡霸者之術其始亦有勝殘去殺之意其繼不聞必世後仁之功所謂假之者非其有後憲問篇言如其仁猶如禮何如樂何之意亦不以仁許管仲也非如王者之道損益相因循環不窮故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者以有治器而不用也

晏子春秋內篇第六晏子相景公者辭邑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韓非子外儲說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又曰管仲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說苑善說篇齊桓公謂管仲政卒歸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晏子韓非並以祿秩貧富言說苑又言傷民是三歸爲臺名管子亦言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則藏貨財之處多謂之臺聚斂即是不儉若取三姓女是不知禮矣包氏所云三歸取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當是爲論語家所傳時說苑未出晏子韓非書皆未顯說經家所

不川故班氏漢書地理志亦云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戰國策東周篇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按此亦同說苑之言鮑彪注亦以爲取三姓女者非也

謹案孔子世家於哀公十一年孔子反魯後記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據此知語魯大師者卽樂正雅頌得所之事始作是金奏頌也攷儀禮大射儀納賓後乃奏肆夏樂闋後有獻酢旅酬諸節而後升歌故曰從之從同縱謂縱緩之也入門而金作其象翕如變動緩之而後升歌重人聲其聲純一故曰純如卽樂記所謂審一以定和也繼以笙入笙者有聲亾辭然其聲清別可辨其聲而知其義故曰皦如繼以閒歌

謂人聲笙奏閒代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語本皇侃故曰繹如此三節皆用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有此四節而後合樂則樂以成合樂卽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鄭注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鄭鄉射禮注曰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昔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乃宣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鄉射飲酒此六篇其風化之原也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據此知孔子所謂樂其可知及謂然後樂正者並指鄉樂儀禮謂之正歌如鄉射不歌不笙不閒而合鄉樂則告正歌備大射有歌有笙而不閒不合鄉樂則不告正歌備知正歌專指鄉樂也必合鄉樂而後備一成故知以成是合樂也大司樂疏引燕禮云終尚書云成同義者非論語於金奏至閒歌以翕如諸言形容其象而於合樂但言以成者以合樂之象已於樂其可知一語先出之後言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亦暢言合樂之象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則子之重鄉樂也至矣

儀禮鄉射鄉飲燕禮皆無金奏燕禮記曰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注肆夏樂章也今亾以鍾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記曰入門而縣興示易以敬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按周禮鍾師鄭注引呂叔玉以肆夏爲時邁蓋九夏

皆在周頌以金奏亦有聲無辭故說者不一周禮凡王祭祀燕饗並有金奏卿大夫以下不得有故儀禮不具如虞書戛擊鳴球搏拊是猶金奏琴瑟以詠是謂升歌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是兼笙奏閒歌而言以琴瑟升歌在堂上故以下別之若金奏獨在堂下故必須別也鳥獸蹌蹌簫韶九成是謂合樂虞時合樂以簫韶故孔子聞韶有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之歎亦如美關雎之亂也

虞書曰簫韶九成樂記述大武曰六成復綴以崇九陽數易乾用九見羣龍无首吉羣龍衆陽之象聖人相繼有治無亂堯舜之事也故其樂亦以九成六陰數坤用六利永貞貞者正也所以正不正者也故上六有龍戰之象文王與紂之事也故樂以

六成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堯舜之時直乾積善之家也禪讓之際天下比屋可封民之恆性無不全其善此韶之所以盡善也商周之間直坤其民比屋可誅積不善之家也黃帝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以有天下征誅之而作歸藏首坤後爲殷易明征誅之義也後殷之餘黎陷溺其心若在塗炭天下未甯餘殃未去此武之所以未盡善也故言性善者以繼治世言之也乾之義也言性未善者爲救亂世言之也坤之義也董生書曰今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質無教之時何遽能善又曰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此亦明救亂之義也春秋五始言元者所以長善者也王者

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所以教之善而化其質也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而猶有積不善者存焉此不能無惑也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即者就也成也戎武事也昔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制禮作樂天下大治武功乃成武樂斯作而由盡美以臻盡善惟周公之治天下斯可以當善人故孔子有吾不得見之言與吾黨之歎當並時而發也九韶之舞后夔作於舜世舜之及身天下之民皆止於至善故當時而作也大武之樂周公作於七年之後其不善者必待教而歸於善此必世而後仁也　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攝政七年營洛邑而致政參劉子政鄭康成說自文王受命稱王至攝政七年凡

三十年適當一世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言文王之王也董生書曰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德已治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謹案上三篇既詳大學明堂宗廟之法此篇明治國當察鄰里風俗之薄厚故仁知禮義皆仁性所固有必一一反求之於性而使自擇之則俗無不化而人無不格父子君臣朋友之道由是而能不失其理觀於里仁

爲美而治太平有其象矣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謹案易文言曰體仁足以長人墨子經說曰仁體愛也說文曰仁親也从人从二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注云人讀爲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者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生生之德爲仁皆秉乎天性學者皆欲復其性然日月至焉其仁未可知也必通之以恕說文恕仁也而後明人己之分以有親親之殺由近及遠仁之道無不通仁之功亦不息其藏乎身者恕則能安仁安仁乃可謂之仁者故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以擇

仁先求近乎知知者利仁深入心通知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不言所利者體仁之元也安仁之事也能以義利利天下者利物足以和義也利仁之學也精其利仁之學亦將無終食之閒造次顛沛必於是則知仁合而成功一故知者之知人而不仁者寡以其能利仁也中庸以知仁勇三者爲天下之達道而先言知者以知者或未及乎安行而仁者未有不先資乎知其生而知之卽知也故知堯舜之知而後見堯舜之仁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知也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仁也知仁合而後爲大知又觀乎知行成功之一是知仁者知者不能別以等差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謹案雍也篇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人與己二人之象也故於文仁从人从二人己之閒先求之以好惡則仁之道可通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鄭注知猶欲也躬猶己也理猶性也按此究言好惡無節之獘欲誘於外則不能反己惡能推己以及人夫性本乎天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欲生於性所謂發而皆中節也迨形爲動靜而分爲內外則性爲天理而欲爲人欲遂判兩涂馳之逾遠其獘無窮此好惡所以不通而仁道鮮也故大學明好惡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民天之民也好惡合乎性是爲民之所好惡又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人有背好背惡所謂性之欲好惡之節於內者也故有道有德足以長民者吾能尊顯之渾敦窮奇滅乎天理者吾能放流之此好人惡人之事也禮表記篇曰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以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夫旣爲人之背好背惡安得少之爲天下一人蓋民皆囿於好惡之竟故有好惡而不能以自通惟以靜制動內外相養而反於無欲反於無欲則好惡不形而無所可畏無欲無畏以定好惡之表而求民之好惡則好惡無不通好惡旣通而親親仁民愛物之心極於天下然仁者亦惟能近取譬而已矣此仁者之所能在人己之閒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謹案此謂本乾元以正性命者宜有善而無惡也乾元爲仁元居四德之首仁爲五性之初易處乾元以用大衍之數論語明仁之本以求禮樂刑政之施至此益反覆言仁以示學者性命之正蓋情性分涂而善惡迭起說文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仁義禮知信爲五性喜怒哀樂好惡爲六情由於情欲之誘將流於惡而不知所極易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以五性之正正六情故曰性情求乾元之義知五性皆統於仁亦猶帝出於震乾初卽復初復初卽震初同爲乾元也乾元爲善之長以體仁主春屬木亨爲合禮主夏屬火利爲和義主秋屬金貞爲幹事知周乎萬事主冬屬水信者土神土於季夏亨爲乾二五之坤

文言於乾九二言庸言之信是亨之中有信由仁以推四者順五行之序性命之正也論語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己者知也義也信也復禮禮也由四者以歸於仁復性之功也是知性者必志於仁乃得其性之初故其善日長其惡日消至於能性其情而惡無所舍苟不志於仁者又安能免於惡哉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謹案此篇專論人之心術爲風俗之所繫以上數章既明仁知好惡善惡此章則中言欲惡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罔道則惑而不樂有所惡卽由於有所欲故必以道制欲富貴貧

賤罔道之所由樂一時之富貴而失其平生之守所欲有以溺之也患一時之貧賤而不安素位之行所惡有以奪之也故必反之於道所謂道者君子之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以其道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爲不以其道至不以其道之時君子當明其不處不去之故以存其立達之素顧若以欲罔道則身已陷於欲又何以立何以達其去仁也遠矣是以古之成仁者雖更死生存亡之變其行誼之感人常在於天下後世卽於立人達人之效而非富貴貧賤之所能與也然必志於仁者乃能及此君子重沒世之名故能自强不息至於無終食之間違仁其心與仁爲一雖造次顛沛不足以動其心庶幾泯富貴貧賤之見消所欲所惡之端非安仁利仁之極詣哉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謹案此章言人心之好惡爲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者性也仁也天理未滅斯有好仁惡不仁之性春秋時人人俱失其性亂臣賊子接迹於當世故孔子發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之歎好仁與惡不仁豈是一人然孔子就一世而求其人期一遇好仁者或一遇惡不仁者好仁者當見其好仁之事惡不仁者當見其惡不仁之事故孔注分爲兩人又言好仁者無以尙之謂能好仁卽無他行可以加於其上如安仁利仁强仁皆是好仁之事非止謂見仁者而好之也又云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

乎其身謂惡不仁者必其有爲仁之實故雖有不仁者能不使以不仁之事加乎爲仁者之身如舜有天下而不仁者遠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不仁者無以行其不仁是謂能惡此其好惡皆秉於性分之中而不爲知誘於外豈易見其人哉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觀此可知好仁者之用力於仁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考其一日之事而知其所以用力於仁者可究之終身則不能好仁將不可以終日夫旣一日用力於仁則知能近取譬爲仁之方又知我欲仁斯仁至矣必無力不足之事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能一日用力於仁者卽指好仁惡不仁之人也云有者言其或有之也

何以知其或有之以我見當世之人惟誘於人欲遂未見好仁者與惡不仁者非其力之眞不足以爲仁故知其或有之也云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者凡古之未見而存其說者謂之區蓋論語所謂蓋闕謂世豈有用力於仁者以我未之見則有之之說猶在蓋闕之例故曰蓋有之矣傷一世之心術日離於仁重言我未之見視未見好仁之語其意益深切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人矣謹案黨類也過者猶咎悔也禮表記曰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注云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強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其情則異又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注云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

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爲夫仁者已之所盡也功與過人之所遭也君子以其類進則仁者見其功不仁者見其過小人以其類進則仁者見其過不仁者見其功是以君子或收小人之功小人必陷君子以過以履霜堅冰之節斯見歲寒松柏之心觀過知仁其道在此處過之際能擇仁而蹈流奕世之美稱此利仁之極致爵祿可念能引決於一朝此强仁之成功在過而悔安得謂之利仁强仁乎故利仁强仁必以安仁爲之程限則能性其情於是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爲仁之心至死不變春秋所載孔父仇牧荀息之流非皆求仁得仁者與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謹案此道爲有道無道之道里仁一篇專言人心風俗之所繫孔子傷世之無道已久故發朝聞之歎與禮中庸記言道其不行不明之意同若事物當然之道聖人之徒豈之安久何庸朝夕以俟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謹案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即此所志之道也凡爲士者既以道善其身即以道善天下有天下而不與皆不恥惡衣惡食之所充也如是而可與議道以此見世之有道無道皆由乎議道之人也如爲士者所恥在衣食之間其立心甚小則其平居探計遠謀但爲空言以欺當世迨處議道之任必將誇張富強之事不顧人心風俗之本所以日離於道而國不可治故正人心者始於端士習端士習者始於識廉恥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謹案此章明

君子之義內也董子曰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以別矣按上文言仁皆謂以仁治人故有欲惡好惡善惡之說此言治我故言無適無莫適依鄭本作敵莫依鄭讀作慕敵謂有所惡而拒之慕謂有所向而與之其於天下之人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當無損乎義然存乎敵存乎慕於治我之功遂有閡也故春秋之法凡正人而不能正己者皆不予爲義以其意在敵與慕也必無敵無慕而後能義之與比比者所以治也周禮有大比春秋屬辭比事漢制有八月案比見大司徒注凡以比爲名皆爲比校而治義之與比即以義治我也有義之與我爲治又何暇乎敵與慕以義校論於己故曰與比比亦訓

爲密文本說積家毛之善絕纖芥之惡是之謂密春秋治起衰亂則內中國而外諸夏亦始於以義治我故義先於治我則仁逮於天下仁義之法相因而治有偏用者卽不可爲仁義也董子又曰有爲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爲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又曰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閒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逆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按董子言春秋之法治衰亂而立太平故分仁義爲外治內治其實仁義皆具於性用之以治則爲法仁義之法有外內仁義之性無外內也論語言治人之道故反覆言仁而仁必

合乎義猶治人者必始於治己如仁者安仁則生知之聖已不待治如知者利仁利以和義始於以義治我而後以仁治人是之謂利仁仁義之相因爲法五行之相代爲用合之於天命之性分之於人己之治也故孟子但言義內而不言仁在外者亦明仁義之性也人苟不能考之以義而密以自治將終其身無爲仁之實以敵與慕皆外也非內也義之與比內也非外也惟於天下無敵無慕而內治斯密成爲君子也墨子經說義志以天下爲芬近告子義外之說又如疏義解爲天下之人有義者與之爲親亦違義內之義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謹案無仁義之治則所行皆放於利也放於利則志貪而心褊人所怨恨生於褊心褊心所施必還而相報由是而怨多也凡人之儉嗇而不能用禮者皆謂之放於利故有葛屨之儉當思碩鼠之傷矣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謹案云能以禮讓何爲國乎何有者夫禮所以明讓讓則不僭不僭則上下各安其分故能守其義斯謂禮能行其仁斯謂讓以禮以讓而爲一國又何所見其難爲國乎何有與後於從政乎何有語氣相類隱公推讓而立春秋遂託始於隱而成其賢於襄廿九年書吳子使札來聘亦美札之讓國傳稱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札以讓成其仁義吳於是有君有大夫明能以禮讓乃可爲國也云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者魯自文公失禮爲逆祀上誣其先君於是三桓專政宣公篡立不能以禮讓而國非其國故上篇言人而不仁如禮何不仁者卽不能以禮讓者也仁者之

立人達人皆以己而推左傳稱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此以己及人之一端也不仁者反此故不以禮讓則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禍相因亦由己而推故爲國者不可以不爲仁尢不可以不比義而後能以禮讓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謹案不學禮無以立是所以立者禮也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此可知之大者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許慎云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故造文字始一終亥乾之初爻爲一乾象盈甲而藏於亥坤辟亥坤下有伏乾故坤含光大凝乾之元此坤乾之義歸藏之法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爲乾元所

謂易有大極是生兩儀者也於天爲北辰天之中至虛之地虛者不可指故著之以北極之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也大衍之數虛一不用有不用者而用之以通故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明虛一之義也又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者乾之三爻易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老子之說通乎易與論語一以貫之說意相發也老子又曰道盅而用之又不盈盅爲虛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爲不盈又曰致虛極守靜篤致虛者一也守靜者不用也萬

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言一以貫之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敬也恕仁也俱本說文主一謂之敬於文仁从人从二仁有二人之義人與已爲二人極之天下之大唯人已而已矣故論語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人與已爲仁之義也能近取譬二人之謂也乾爲敬仁者元也乾元之道行以忠恕有忠恕之實而後能明一貫之旨中庸言中之用中爲皇極極即一也用者貫之也春秋之始元終麟一以貫之也大學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本末之字並从一有一而後本末具則貫之於終始故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由已以及人賜之所以聞一知二也克已復禮忠也敬也仁恕也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者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回之所以聞一知十也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也

義與利皆係於一已而無與於人故言喻喻者曉然於心也君子以義爲利故見利思義惟其心之所喻故能思義及其見危授命乃見君子之喻義義者君子不責於人但求所以自盡不喻者不能及也利者小人欲專於已遂工於所自謀不喻者不能及也董生書曰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

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又曰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按此見君子比義於死生之際死而不避義也死賢於生利也斯爲以義爲利斯爲善喻小人不知義而疑但見利之可欲盡去其禮義廉恥之性而以獨利是爲喻利是爲以利爲利利者亦君子之所喻也惟知利以和義則喻利而不必言利義者小人之所疑也以疑義而貪利則所喻惟利而終身不知義求性命之正則有義即有利自有小人之喻利而義利分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謹案學而篇明大學之法

父在觀其志一節是言繼體之君以天子諸侯皆視學世子亦入學也里仁篇明里鄉風俗所繫至此類言孝事以著爲仁之本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是繫言人子事親能三年無改則可要之沒身矣語雖若一而義有兩施邢氏以爲重出者非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終　仁和邵順穎　仁和葉維幹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一　南菁書院

論語說義三公冶長雍也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小爾雅佞才也魯語寡君不佞成十六年左傳諸臣不佞韋昭杜預並云佞才也說文佞巧讇高才也則佞亦是才能之稱故論語雍也仁而不佞謂仲弓無口才無乃爲佞乎謂無乃自以爲才乎在或人卽微生意中自以佞爲美故當特自謙曰不佞孔子稱焉用佞又云惡夫佞者謂人當務實不宜以才能先人也

史記弟子傳漆雕開字子開集解鄭元曰魯人正義家語云蔡人字子若（按若當作启）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按漢書古今人表作漆雕啟啟當是其名史遷景帝諱作開論語稱漆雕開

者是稱其字猶南宮縚字子容而稱南容也啟古字作启吾斯之未能信吾字疑启字之譌

曰吾斯之未能信斯者謂斯世斯民也言吾於斯世未信吾道之可行卽從吾所好之意故子說之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漆雕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雕启後按漢志後字當衍或解爲開之後人不特文理紕繆不順況論衡本性篇云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據此則開亦自著書七略安得反不載也韓非子顯學篇有漆雕氏之儒則開之學非無所見蓋亦子張之流與

孔門之有顏氏以不違之體篤好學之功孔子許以天下歸仁弟子中惟子貢當最知顏子聞一知十與孔子所許正同故獨

發問以要其對夫知十知二言功效所及非謂才力所限孔子救亂世作春秋謂一爲元以著大始而欲正本然張三世以至於治太平顏子繼其後太平之治已見故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易於乾元爲仁於貞明既濟定言太平之世羣聖相繼效至捷也故孔子繫易獨著顏氏之子易備一至十之數惟顏氏得聞之子貢日在聖門傳詩書禮樂其功亦在推己以及人然有或及或不及故自謂聞一知二知其讓顏淵也於文一與一爲二具四方中央爲十顏子告以天下歸仁惟謂四方中央歸之此知十之說也子貢告以及人謂己與人而二此知二之說也蓋己之所聞性與天道之言賜不可得而聞也夫子之文章賜之所聞也所謂一者仁之性也以仁性合乎天命是爲性與天道以仁之道修其教於人是爲文章子貢憫一世之人不被詩書禮樂之教故守其所聞者以發明之尋論語一書孔子教人之法亦惟言詩書禮樂而春秋之義則曰竊比學易則曰假我荅問未嘗及至究乎其極則詩書禮樂皆歸乎春秋之治太平易之既濟定然惟聖人能知之非學者之所能至顏子慕聖庶幾夫既博文約禮而又進以欲罷不能知十之詣有所獨造孔子之荅子貢遂謂吾與女俱弗如者以爲當時後世多子貢之倫尟顏氏之匹顧與諸弟子共聞文章亦足以求仁之本故曰吾與女弗如若由也好勇過我之意而顏氏之子固倜乎遠矣

孔子世家言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

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按詩書禮樂者夫子之文章也易者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又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漢書李尋傳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於易春秋然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按班氏以易春秋爲性與天道之書故引子貢之言以實之顏師古注以易春秋爲夫子之文章者誤文章自謂詩書禮樂也易明天道以通人事故本隱以之顯春秋紀人事以成天道故推見至隱天人之際通之以性故曰性與天道所謂與者天人相與也人皆有天命之性不能率性則離道聖人能率性則合道道者天道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性與天道之學也孔子世家又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即不可得聞之謂自顏淵死而有天喪予之歎知不能見之行事而託諸空言則春秋斯作後之所傳有禮運中庸諸篇暢明旨趣當時七十子者宜莫不聞所謂不可得聞者謂舉世之人不可得聞非自謂不聞也文章者即本乎性與天道發爲詩書動爲禮樂以正朝廷而成風俗七十子中在政事文學之選者皆循夫子之文章者也子貢深窺斯旨故顯明其可得聞者以陶淑一世使人共由存其不可得聞者以見統緒絕續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自在君子所謂仲尼微言即性與天道之

言求微言者在論語宰我子貢列言語之科皆能發起聖惰互為影響二子之論為獨多也（淮南精神篇所謂眞人者性合於道也言性合於道即性與天道合猶與也）

漢書外戚傳注師古曰論語稱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謂孔子之言自然與天道合非唯失於文句實乃大乖意旨按如顏意則漢以後學者以性為自然之理與天為合故曰自然與天道合（後漢馮異傳臣伏自思維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荀非作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並以與為合也）何平叔亦無以與為及之說至皇氏義疏始以與為及然猶說自然之旨自後遂一變而同顏氏之解矣

子路所問詩書禮樂皆類施行者也子路有政事之才宜仕諸侯之國故未之能行知其必行也惟恐有聞其深信所聞也必如是之問而行之乃可謂之得聞也必如子路之勇而後可以兼仁知之道則國可得而治此篇皆明用人治國之法然其人必當就裁乎孔子如後所稱孔文子子產若而人使為仲尼之徒則列國之政用為東周矣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謹案此明文章之用由乎學問也如孔文子之好學下問則詩書禮樂明而可以為政治國子貢以其謚發問以見列國非無其人皆當學於孔子則有所就裁此亦春秋之微言與

子產在聖門亦政事之科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謹案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通古今辨然不謂之士進賢達能仁也通古今辨然不知也必有仁知之美而後可仕於國蓋有知者之知人則仁者之愛人非為泛愛國家於是得進賢達能之效苟知賢而不能進即不可為知人以知易惑者意多歧也故觀人之術先觀其知臧文仲之竊位由其知之早惑左氏傳記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論語但言何如其知惟其不知而不仁更無待言也論衡問孔篇曰子文曾舉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眾不知如此安得為仁又案徐幹中論智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邪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

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彼尚未有一智安得乃知為人乎謹案此皆本魯論語家說與孔安國古文家說異（釋文未知鄭音智下同案孔注兩知字皆讀如字）

論衡別通篇云仕宦為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此據魯論魯讀崔為高案他國不必皆如崔杼之弒君當以高子為是高國為齊世卿當先討賊而不能陳文子有馬十乘下大夫之祿也力不能討故之他邦以求為君討賊而無一應者如魯之三家也故曰猶吾大夫高子崔杼賊臣不當稱以吾大夫然文子未曉列國之無臣而皇皇以求未免於不知（論語釋文崔子鄭注魯讀崔為高今從古案此注當在猶吾大夫崔子也句下釋文在崔子弒齊君下當誤）

謹案孔子答子張之言知用人必仁且知乃可使之治國然仁

知詐易幾也如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宜皆近乎仁而夫子俱不許以仁者正以其知不足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蓋有知者之無不知而後能爲仁者之無不愛惟知不足則無知人之明無知人之明則不能定後來之變而立人達人之意遂蹈然忠清之質是能以義治我者也通之以知乃能以仁治人故聖人之門宜取乎二子之才仲好學以近乎知則皆治太平之人也

謹案左傳載季文子出莒太子僕使大史克對稱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深明用賢去惡之道又稱文子忠於公室故鄭注論語亦謂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左丘明好惡合乎聖人取證其言自可信矣或難曰文公之僭禮宣公之篡

立文子執政其謂之何答曰僭禮篡立過在君父春秋猶爲之諱行父不能正是其罪耳然律以科條情非首惡且事會所至或有權宜卽如冉有不能救泰山之旅又附益聚斂而政事之科先列冉有蓋不以從坐之刑掩其平生之美依左氏之文如季文子者亦聖門之所采也

左氏所載甯武子遭衛國患盡忠竭謀乃使衛侯再得返國斯亦知矣且晉責衛憾與師相加其君旣出其國廑存內外有杌陧之憂上下無晏安之樂可謂多難不可謂無道也武子於此運其知謀宛濮之盟醫衍之貨凡爲藎臣皆知及此若論其愚當非有言可紀有事可載也蓋成公之無道不在失國在不知人以叔武之守而至於殺則甯氏之行亦恐不全也乃前驅背盟不言於事後於晉爭訟從坐而無辭從容大國之間周旋鬪君之側譖訴皆絶刑罰不犯斯其能愚之實足以脫乎亂世非有聖賢之學爲能及於此乎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趙岐注曰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按所謂其文則史者謂左丘明之書也丘明爲魯太史自紀當時之事成魯史記故漢太常博士咸謂左氏爲不傳春秋求春秋之義則在公羊穀梁兩家之學然考當時諸侯卿大夫之事莫備於左氏其人質直有恥孔子引與相同故其爲書宜爲良史終不可廢但當

辨其古字古言而芟夷其竄亂固在好學深思之人矣

南面者明堂之象也堯典言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曰欽若曰敬授居敬之象也又言受終于文祖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亦言明堂之象南面之法也行簡者無爲而治也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仲弓論居敬行簡與舜正南面之道同簡者大也釋詁簡大也非敬無以居非大無以行橫被四表格于上下大之至也敬者肅也明堂月令於四時天子之齊大史先三日謁之敬之至也故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德者四時盛德之所在居其所者敬也守一之學也行簡以臨民者不亦可乎所謂眾星共之一以貫之之學也故亦謂之忠恕忠敬也恕仁也以仁治人是能行簡

中心爲忠居敬之謂能近取譬行簡之謂然敬不可見聖人於是立之以禮故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居敬者抱一之式至正之守幹維所繫綱紀所存斯見之於禮行簡者寬大之治疏闊之法鈞陶醞風沐浴釀化斯形之於和先王之道斯爲美言其行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亦不可行居簡而行簡者是也道家者流但言無爲而不言夫禮於是乎大簡老聃之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推其作書之意謂欲救道德仁義之失要必明乎禮以禮與道德仁義出於一原而循其古始宜有厚薄亂治也言忠信既薄則禮爲治天下之首事故言禮之書莫精老子迨其支與流裔但就失義後禮之

文如子桑伯子莊周之徒肆其議論放棄典禮貽悞來世有仲弓之言而儒者之治國得其正矣然惟仲弓發此言者正以仁術素裕也或人謂雍也仁而不佞孔子但言焉用佞則已許其仁蓋七十子中列德行之科者皆全乎仁全乎仁者君道也漢書（古今人表列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於上中上中爲仁人）如閔子辭費宰使南面者不能仕於家也傷伯牛者言命與顏淵之辭同論語於公冶長一篇言卿大夫之事故究之以忠信好學雍也一篇明人君之道故究以中庸之爲德與立人達人之說也

夫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莫過於易孔子於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學易遂於易孔子繫易著顏氏之子蓋學易獨許顏氏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虞氏注曰幾者神妙也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復以自知老子曰自知者明謂顏回不遷怒不貳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可驗顏子學易已深故能不遷不貳合復初之象益初至四互復其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乾爲善坤爲過乾初九來息坤成復陽生於微顏子之遷善動於幾微而人不覺常人輕躁之情易遷於喜怒而怒尤甚顏子粹道沖和無怒可遷得善服膺之象其過當亦意力稍勝見爲過中改之既速斯不貳過故曰其殆庶幾許其能體復也學易如顏子乃可謂之好學也易乾初九爲元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體仁足以長人張編脩推廣義曰謂初息震震爲仁爲諸侯故體

仁足以長人謹案體仁不違仁者也長人以仁之道治一世者也乾初之陽上窮於剝剝窮上反下而爲復剝爲九月復爲十一月中間十月坤純陰之卦含宏光大而疑乾元故坤初六有履霜堅冰象謂陽震出坤潛龍勿用陽氣常息於剝坤復三月消息見其義乾元勿用而確乎不拔是爲不違仁回之心見天地之心故復初有元吉之象元者乾元回能體復故三月不違仁仁體君道故德行之科如回比者皆可使南面者也日月至焉者離日坎月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太極爲天之北辰於人性爲仁於易爲乾元兩儀爲天地於易爲乾坤於氣爲陰陽（五德之性稟於陰陽性之仁如乾之元而仁自存乎乾元也）乾盈坤虛陰消陽息故以人參天地四象者日月之行成春秋冬夏日月之象成乎坎

離爲乾坤二用求納甲法月三日昏見於庚明生於下震象也八日上弦見丁明盛於下兌象也十五日盈於甲明滿乾象也是爲陽息十七日晨見於辛魄生於下巽象也二十三日下弦見丙魄盛於下艮象也二十九日入於乙明盡坤象也是爲陰消晦朔之閒日月藏於癸合於壬陰陽相通坎離象也故月至甲乙而乾坤象見故乾坤生乎春乾甲坤乙相得合木至丙丁而艮兌象見故艮兌生乎夏艮丙兌丁相得合火至庚辛而震巽象見故震巽生乎秋震庚巽辛相得合金日月會於壬癸天壬地癸相得合水戊己壬癸皆坎離也故曰日月相推而明生又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益北辰靜而日月動乾元靜而坎離動以勿用故靜靜故含元出氣流精生一此則孔子顏淵用

行舍藏如一死而不亾也坎離爲大用故動故孔子爲素王七十子皆奔走疏附先後禦侮知二三子之何患於喪也然其人皆有得乎仁之道而輒謂不知其仁者以日月之至有盈虛消息之變異乎乾元之不可拔也

則吾必在汶上矣謹案費在魯東南邊邑汶上在魯西北鄰齊境必在汶上言託迹當遠也

云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者孔子言今世之人苟非祝鮀之類即如宋朝之比也難乎免於今之世者謂賢人君子將不免有巧言令色之畏也免於今世固非鮀若朝之人所計及也故深慨乎今世之所有而自發難免之悲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謹案曰質曰文即所由之道也禮器記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文有質謂之備勝文勝質謂之不備文質不因勢利導謂之不當文質彬彬君子之體謂之由禮禮器又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鄭注曰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亾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三百三千皆由誠也按此與論語言誰能出不由戶意同莫由斯道謂當時無彬彬君子之道也以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而言謂之禮以小大之所共由謂之道禮器又曰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

也是一者禮之不可易者也本也文質者順時而變者也禮之末也春秋家謂三代一質一文以再而復而表記曰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夫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文質互言明王者制度之所消息也言虞夏之質者謂舜爲質家而立虞法至運當改制而知天之秝數在禹不俟其敝而相授受禹雖當承主文之運而質家之法意難廢故虞得兼夏也又言虞夏之文不勝其質者謂質家亦有文文家亦有質夏之主文即承虞之主質但就輕重以爲制度故亦得有虞之文也其言殷周之文者言殷之末世質法已敝人皆患其敝而勢趨於文故文王之制度用文家之法因而利導之爲武爲言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皆因勢利導之意故曰殷周之文又曰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者

言殷周之際正文勝乎質之時也君子之道當因其勝者則民順而易行非質勝而改文文勝而改質也故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未有强其所不能行其所不欲也要而論之當其文之末流人心已先患其敝而思其先王之禮文之中有質而不知其所由則有如子桑伯子欲去其文孔子以爲易野故曰質勝文則野喪服傳野人曰父母何筭焉此亦去文之極因爲之明質家之法如殷之制度可得由斯道矣當其質之末流人心已先患其敝而思其先王之禮質之中有文而不知其所由則失其義陳其數如祝史之事故曰文勝質則史因而爲之明文家之法如周之制度可得由斯道矣故主文主質之始實兼是二者以消息其盛衰文不能去質質不能去文是以文質能相救也

孔子承周末流人心患文之敝而質勝如論麻冕拜下之言及虎豹犬羊之鞟其辭可見因明質家之法立春秋之制使百世之下共由斯道是則可謂彬彬君子者與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謹案宰我見巧言令色今世皆是誣罔之生斯幸而免則仁人不知所以免者於是設爲井有仁焉之問恐爲仁者相從納於畜穽仁之道窮曰井有仁焉危辭也其從之也疑辭也疑之者疑仁之道將不可從也蓋設此辭以發孔子之微言夫滔滔天下非人誰與色斯之舉可以翔集公山佛肸之往南子之見是可逝也可欺也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是不可陷也不可罔也故君子但患其遠仁而勿處其入井也

三禮目錄曰中庸名曰中庸者以其紀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按鄭君之說知中庸一篇所以發中庸之德之微言也中庸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按此知中和爲性情之本始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至極中和之用爲天地位萬物育故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至者致也中庸篇又曰君子中庸注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又曰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注云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又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注云

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按鄭既解庸爲用而又言庸常者常恆也謂中和爲人之恆性所謂秉彝彝亦常也民無賢不肖若有恆性如舜之德能使人人各遂其性故曰用其中於民此明中庸之爲用說文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中庸之爲用即吾道一以貫之一中也貫事也猶用也孔子明己之道則曰一以貫之明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則曰中庸之爲德謂明五德之運以明於天下是以謂之至德孔子素王之德合乎常時而通乎百世久矣之歎以時考之知春秋之成當致太平矣故難也一篇首言居敬行簡以明忠恕而究之以中庸皆一以貫之之微言南面而聽天下不外乎此春秋繼周而作百世可知久而無敝是謂能久然求張三世之法

於所傳聞世見治起衰亂錄內略外於所聞世見治升平內諸
夏而外夷狄於所見世見治大平天下遠近小大若一此仁之
能近取譬故曰爲人君止於仁此南面之道中庸之至也
雍也一篇於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外及冉有原憲諸人至
於澹臺滅明孟之反之流其人皆有君子之性至祝鮀宋朝則
小人之反中庸舉世而是而君子難免遂至莫由君子之道故
慨然於文質之故此夫子志在春秋之始也人之生也直君子
也罔之生也幸而免小人也知之者中人以上也定九品之差
明中人之分君子小人於是辨也辨君子小人而後可以極仁
知之功用則治太平之道可得而幾然而春秋之天下未易變
也齊一變而至魯魯一變而至道滔滔無所試循道衍久觚哉

之歎言孔子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以喻爲政而致太平
非一日之積也春秋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以可
陷可罔則仁人將墜於井春秋仁義之法可無是患也春秋十
一篇皆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魯史之文禮先王之道我則弗
畔於先王之道知我罪我聽之而已道之當否知我其天中庸
之德夫待我以明之故春秋之作不得已也春秋之始元終麟
仁也堯舜猶病天下亦仁也故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
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以究堯舜以來中庸之德
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一終　仁和孫順頎校
仁和葉維幹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二　南菁書院

論語說義四 述而泰伯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謹案鄭注云老老聃
彭彭祖又莊子釋文引世本云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
在周爲柱下史詳世本語謂商之守藏如周柱下老子繼彭祖
爲此官史記云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漢書張湯傳老子爲柱
下史則守藏柱下可互稱殷易爲歸藏文史卜祝大史所守歸
藏在柱下故曰守藏彭祖老聃遞守之也歸藏黃帝易老子之
學出於黃帝故曰黃老漢書藝文志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
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
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嗛嗛一謙

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樂兼去仁義曰
獨任清虛可以爲治按秉要執本三語即居敬行簡故曰人君
南面之術則老子與孔子道同一原論語言爲政以德譬如北
辰居其所又言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言無爲而治五千言之
文悉相表裏惟孔子言詩書禮樂所謂文章可得而聞而道德
之意則爲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弟子述之不致有支流之失老
子之失則有放者之獨任清虛即居簡行簡仲弓亦言其獘非
老子之本意也老子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無爲而
有事不言而有教非居敬而何又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者
誠也誠爲敬故抱一即居敬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即論語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又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脩之於身其德乃眞脩之於家其德乃餘脩之於鄉其德乃長脩之於國其德乃豐脩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即論語脩己以安百姓非獨任淸虛者之所及也其書二篇屢稱聖人即述而不作也又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此信而好古也又曰象帝之先又曰太上下知有之曰帝之先曰太上此推乎古而益遠者也老子爲黃帝之學何證考黃帝號曰自然氏自然之字他書皆作有熊獨白虎通義曰黃帝號曰自然自然者獨宏大道德也按老子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我者蓋黃帝之餘而老子述之也其中自然之義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此自然爲獨宏大道德之義

其爲有熊無所取之也又考列子黃帝篇華胥氏之國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耆欲自然而已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此自然之證也故老子自然之說皆黃帝之說也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其文皆見老子知述黃帝書也谷以受水坤爲地水之所流故曰谷神神之字从巛巛即古文坤字黃帝始造文字始一終亥皆本歸藏坤文作巛可以明谷神即坤也坤爲牝周易之義亦以坤牝乾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虞氏注曰陰極陽生乾流坤形即谷神之象又曰坤含光大凝乾之元終於坤亥出乾初子品物以亨故元亨其言終亥出子即不死之象又曰坤爲牝震爲馬初動得正故曰利牝馬之貞以牝馬明乾坤之合乾坤爲易之門故曰元牝之門天地之根者乾初也乾初爲道本故曰乾元坤初動則凝乾元緜緜若存用之不勤皆坤凝乾元之象歸藏首坤可於是推之知老子所述皆黃帝之說歸藏之說也又觀十翼之文則孔子贊易亦多取於歸藏易春秋爲微言所存故皆從竊取之義竊比猶言竊取也周易爲春秋皆史官所藏所謂其文則史者也天地陰陽之故及筆削之義所謂竊取之者也春秋去文從質殷禮也宋不足徵求於柱下得之老彭問禮老聃春秋之禮皆殷禮也小藏所錄七十子之記皆爲殷禮合乎春秋蓋問乎老聃而折其中不徒曾子問之所記也故春秋爲禮義之大宗而得之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之義可謂遠矣又論語不曰彭老而

曰老彭者以老子有親炙之義且尊周史也至三朝記稱商老彭不言周者以老子雖生周代而所傳之學則歸藏之學故歸之於商尤信而好古之明徵也抱朴子對俗篇云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柏又云至於彭老猶是人耳按言老彭又言彭老亦謂是兩人也

昔者孔子耳順不踰天縱將聖年有壯老之異志無衰盛之分惟感周道之既衰則思周公而無夢甚矣吾衰也久矣吾者謂吾今日也久者謂自幽厲傷之至今日而已久也孔子謂周道之衰當吾之世而益甚如魯之郊禘非禮其精神已不能與周公相接制禮作樂之意吾將坐視其泯沒精神不交則不復夢見也周公其衰之杞之宋又不足徵此春秋之作所不能已與

謹案後漢書延篤傳注東脩謂東帶脩飾鄭注論語曰謂年十

五以上也又禮記曲禮正義云童子委摯而退者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旣未成人不敢與主人相授受拜抗之儀但奠委其摯於地而自退避之然童子之摯悉用束脩也故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是謂童子也案如正義謂束脩卽童子摯與鄭說正合然束帶脩飾之訓出孔氏論語注見書秦誓正義葢童子初勝帶而以束脩爲摯正取束帶脩飾意亦猶羔取善羣雁取候時也夫子於闕黨童子則使將命互鄉童子則與其潔已皆未嘗無誨之證又左傳杜注亦云束脩取其自脩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此復之初九也荀爽說復曰復者冬至之卦陽起初九爲天地心萬物所始吉凶之先故曰見天地之心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心者性之所藏也性者乾之元也乾初九爲乾元元者善之長故勿用六十四卦皆用九六獨乾初言勿用於易爲乾元於人爲始胎雖欲言性惡而極之於始胎則未有不善者也善者陽也以乾元之勿用知復初之不遠於乾明性善之理此天道也聖人之學也於復初著復性之功此人事也賢人之學也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吾與爾有是夫復之利有攸往用之則行也乾初之潛龍勿用舍之則藏也復之消息可以通乾賢之成功可以合聖

謹案周禮太宰祿以馭其富三代以上未有不仕而能富者故官愈尊則祿愈厚求富卽干祿也富而可求謂其時可仕則出而求祿孔子爲委吏乘田其職與執鞭之士相類鄭君所謂於

道可求也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此下士之職故鄭君以爲賤職孔君以從吾所好爲古人之道古人之道卽詩書禮樂不可求爲時不可仕孔子世家言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此孔子不仕謂不可求脩詩書禮樂爲從吾所好孔子自述出處之際故以兩吾字明之義疏引袁氏曰執鞭君之御士亦有祿位於朝也

儀禮以周南召南爲正樂故合樂則歌周南召南而工告樂備語魯太師樂言以成者指此虞時合樂用簫韶故曰簫韶九成（說具第二篇）齊之韶樂亦以合樂用之故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必合樂乃得言樂也

夫伯夷之不立夷無怨也叔齊亦不立而逃之齊無怨也惟其無怨則君臣父子兄弟之道俱得是謂求仁而得仁若靈公之逐蒯聵而蒯聵怨矣使輒避位而輒亦必怨惟其怨則君臣父子之難交作而國不可爲故曰夫子不爲如子路之死亦知衞不可爲而出於一死也於春秋許輒得立信其信也於論語明不爲之義仁其仁也惟能仁其仁斯可以爲春秋可以救亂世

大戴禮記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詁者古言詩書禮皆有古言爾雅二十篇首以釋詁釋言釋訓三篇其餘皆由是推之所謂雅言也此爾雅出於周公孔子之明徵也六書之次指事象形會意文字之本體明著而易曉諧聲轉注假借文字之

備用爲變而不能者也故有諸解則詩書禮可習其詁訓注則詩書禮可陳其義假借則詩書禮可筆之書而一以雅言爲斷蓋詩書爲古人之言與事固必以雅言者禮則行於當時亦可通乎流俗者而孔子皆以雅言陳之故曰執禮皆雅言也是三者爲夫子之文章弟子所共聞故必以雅言明之若易春秋則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故爾雅亦不釋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謹案此篇皆明孔子教人之法即三代立學之法也文王世子記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據此知詩書執禮即大學之教乞言爲雅言合語爲樂語曾子書曰爾雅以觀於古

可與辨言矣此雅言之謂也爾雅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本釋文序錄）此就詩書禮之言而通之以爾雅之義所謂文章得聞者也至易之卦名春秋歲月地名氏族皆雅言所未釋此性與天道之書不可得聞者也是爾雅一書爲聲形訓故文字之原雅言之所在也既通其所以言當明其所以教則文行忠信備其本末論語屢言文行忠信與詩書執禮相爲表裏文文章行德行詩書之所載也忠信禮之本也必由文行忠信而後詩書禮樂浹於人之性而後可以謂之教也稱其業者即以求乎天人相與之際則以可得聞者及乎不可得聞者此文行忠信之所充也故七十子之徒皆身通乎六藝而傳聖人之教於當世則惟在詩書執禮故孔子之教即三代立學之教其後齊魯閒孟子荀卿之書皆言詩書禮樂而不爲易春秋之教（孟子言春秋明孔子之統緒不舉其文知不以教也）太史公傳儒林亦先言詩書禮三家而後及易春秋以二書於當時在不可得聞之數其立博士以教弟子則自漢始其雅言不及樂者以禮樂之情同且樂備聲音節奏不徒正言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謹案聖人與善人名異而實同以其具於本體而言則謂之聖人謂其人獨聖也以其施於一世而言則謂之善人謂以善及人也君子爲作聖之始其有恆謂善人之終

事非君子無以入於聖非有恆無以成其善時至春秋三王之聖已遠而盛善之治莫臻夫子所言不得見者即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之謂繼周而受命亦自盡君子之事而已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爲天爲君而象取君子者亦以君子聖人非二體也善人者所謂止於至善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必教民七年而可以即戎爲邦百年而勝殘去殺非旦夕之效而目前之可見故必得之於有恆易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知有恆與君子非二體也文王作爻詞亦惟見君子而不見聖人六十四卦有恆之體而無善之名以君子亦要以有恆而已矣中庸記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非有恆之象哉是功成德盛而後世稱聖移時歷世而海內向善故堯舜曰吁咈皋陶

敢戰勝而孔子曰吾不得見其意若一若具曰子聖而其事已善則所謂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者又聖人所深戒也中庸記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至誠者至善也有天下之大經大本而知化育中立而不倚由新民而止至善也聰明聖知而達天德者聖人也此以知聖人善人表裏名實之分非有同異等差之別故論語兩加子曰孟子稱樂正子爲善人信人又以爲二之中四之下者下言其基也以善爲始基而五者以推其極此善人卽就樂正子所具體象言之與論語稍異而實同也信人卽是有恆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何注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

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皇疏曰何云俗云文不當是於時呼文不勝人爲文不也謹案何皇兩家但知文莫連言而不解其義故爲此曲說方言七曰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淮南繆稱篇曰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高注莫勉之也說文忞強也慔勉也忞卽文慔卽莫假借廣雅文勉也黽勉密勿蠠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勉強而爲之躬行君子自然而行之益爲謙辭以示學者也

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謹案說文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从言纍省聲重文讄或不省又誄諡也从言耒聲此論語所引曰行一書名讄論語詩余于上下神祇字作于不作於與引詩書一例卽諸古禮經也與誄異訓然經典不妨假借用之故周禮大祝作六辭其六曰誄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疏曰生人有疾亦累列其德而爲辭故引論語文以相續又小宗伯禱祠于上下神示注引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是知誄讄通也

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謹案六尺之孤謂幼君百里之命謂黎民也書多方大降爾四國民命王肅曰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僞孔傳亦云民命謂君也多方大降爾命僞孔傳亦云謂誅紂也此兩文馬鄭注俱不傳或與僞孔王肅同若馬鄭說異則陸孔亦當載也是國君爲民命所繫故謂之民命今君亡子幼民命寄於大臣故曰寄百里之命蓋

猶秦誓言子孫黎民也

三國魏志文帝紀注引華歆上言曰唐虞稱歎不在厥子而在舜禹又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元和顧千里以爲漢魏人言舜禹者惟見於此則論語言舜禹之有天下正指禪讓而言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言堯爲君之德也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欽若者則天也敬授人時者民事也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不出戶牖而天下治其治天下之迹掩於不可見故民無能名也名者號謚之通稱生而名堯沒以爲謚雖曰上世質直卽民無能名之說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煥乎其有文章此言則天之驗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歲功成堯有定時成歲之政而天之成功卽堯之成功也文章者星辰之文日月之章也至堯而數法日月星辰於是而承短之度見爲虞之術明則天之文章皆堯之文章也故堯猶巍巍至高之貌同乎天也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謹案毛詩序義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此言后妃佐文王之事至武王時以佐夫者佐其子然依文王世子言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武王作大誓時十一年已八十五以二十而嫁計之太姒當已百餘歲彼文王世子所記今文家說也周書

度邑曰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周本紀同自武王未生至克殷僅六十年則年五十餘耳周書古文史記多古文說故與今文家不同揆之事理古文說是馬鄭說論語亦古文故於十亂並數文母又賈生書稱成王二十卽天子位亦與今文說不同當同是古文說也

夫王者之興以爲民也天命所在無所可避天命不予無所可幸也堯舜之傳賢禹之傳子聖人之心其道如一世者昧焉必以己私妄加校量德衰之說孔子知之故於泰伯一篇往復以明其理泰伯之三讓知天命之在周也文王之服事知殷命之未訖也秝數之所在統紀之所存而於己無與也論帝王者皆以舜禹授受武王征伐爲二法不知周之天下亦始於讓也蓋讓天下者自堯舜至泰伯而三矣故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又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不言文王言周者自泰伯讓天下以成至德人皆稱文王之事殷而莫稱泰伯之讓周故言周以見至德之遠也而孔子所以無閒於禹者以有天下而不與也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下皆知天之所命而於己無與也舜禹之受天下同而禹所以予天下若與舜異陋儒之私議由是而興也故孔子既明不與之意又申無閒之旨夫文祖上帝六宗山川羣神祖禰之祭堯典之所載也決九川濬畎澮禹之昌言也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舜之申禹也曰菲曰惡曰卑先以此三者示不與之意以爲萬世有天下者法曰致孝曰致美曰盡力又以此三者成堯舜之功而開三王之道三科五家升

降絕續咸繫於禹而後知禹之有天下未嘗一日肆於民上安得有所非議閒廁其閒乎謳歌訟獄不歸益而歸啟亦天命之在人心而非禹所得與也至於後世視天下之大爲一家之私至高而無上窮泰而極侈則廢興之際是非之說紛焉唯知禹之無閒乃知不與有天下之實與舜無二道故反覆言之如此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二終

仁和邵順穎
仁和葉維幹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三　南菁書院

論語說義五　子罕第九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子罕言（何）利與命與仁　謹案此篇之文皆以說聖人微言之故也罕者希也微也罕言者猶微言也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存於幾希之閒通乎絕續之介故不可得聞者謂之微言與者相與之際也夫子贊易脩春秋弟子不得聞易有四德春秋有五始元年以當元元者始也春以當亨所謂陰陽之中在二五也（春爲陽中舉陽以兼陰）王以當利使物各得其宜爲天下所歸往也正月以當貞貞正也易以元亨利貞爲仁（元）義（利）禮（亨）知（貞）而乾爲信乾君也春秋本乎天以陳王道故終之以公卽位易言君德之體天行故始之以乾而天道咸備弟

子撰微言則曰利與命與仁者何也易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荀氏說陰陽相和各得其宜然後利矣相和猶言與也惟利物足以和義則元亨之德成而貞固之事定故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必利物和義而後見萬世之性正萬物之情故欲求性與天道必求之利與命與仁也與命者率性也與仁者利仁也天命之性備五德五行仁則五德五行之始有利以保合太和則天命之性可以率可以無終日之閒違仁故曰能以美利利天下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無敵無慕故罕言也義性也利義之用也一也與比者與命與仁也始於以義治我乃能以仁治人其所謂義卽所謂利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言卽不言所利也四時行焉者性之所以率也百物生焉人之所長養也能以美利利天下也再言天何言哉者見吾之微言皆性與天道然必求利之故而後得性之故求命之故仁之故而後得天道之故孔子存微言之教以爲百世之師者備於利與命與仁之中矣

孔子素王如堯之大民無能名達巷黨人先知受命獨發此言一人而已然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受命之故存乎微言恐門弟子性質未明驟聽此理轉滋疑惑不使躐等故就其身體之事擇乎六藝之中射御二者御尤切身舉而示之以合禮樂斯須不去此文章之教日用而不知者也別舉門弟子者不使同乎達巷黨人也此聖人設教之權衡也

立一王之法成一代之禮必以所損益者順乎人情卽以所不變革者維乎世道孔子受命作春秋制去周之文從商之質亦以人心風俗其機可乘也麻冕之制凡冕以木爲之長尺六寸廣八寸低前一寸三分故曰冕績麻三十升布爲之故曰麻冕禮器記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鄭君據周禮司服士皮弁以此爲夏殷制按周禮家法不同論語今故以禮器說之）此服周之冕以別尊卑故曰禮也云今也純者鄭君讀純爲緇是爲緇布冠其制狹小纔足容髮士冠禮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鄭注太古唐虞以上緌纓飾未之聞太古質無飾重古始冠冠其齊冠接冠而敝之言不復更著謂當時禮服自

有皮弁爵弁元冠遂不更著緇布冠矣弁冕雖相近制亦大同論語冕見者又冕衣裳者鄭並云魯讀弁爲冕今從古毛詩篇義云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其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傳云緇撮緇布冠箋云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箋詩以緇撮爲儉可證論語讀純爲緇定爲緇布冠矣東遷以前衣服無常言侈靡也大東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即謂侈靡故詩人思臺笠緇撮之風自後人心厭而求儉故長民者舍弁冕而服緇布無飾之冠其侈也文之獘也有過乎禮者也其儉也質之機也可推而進乎禮也學者聞吾從衆之言而後知聖人之立制皆禮之所以順也夫政教文質所以云捄也故事或變古而不遠於道者聖人亦因勢利導而

已矣都邑之士失則近於野人野人而無教則近乎禽獸故上下之等尊卑之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臣之於君有拜於堂下者臣禮之正也有拜於堂下君辭之而升成拜者此君待以客禮禮之殺也有不降而拜於堂上者以卒爵不再降又禮之殺者也有其正變即有其隆殺而君臣之義益明若充從儉之俗則無不從其殺駸駸乎去拜下之禮隄防一壞教化不立尊卑上下其數遂淆弒君三十六亾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泰而驕驕而僭僭而亂所馴至也故春秋褒善貶惡進退誅絕皆斤斤於君臣之閒所以挽人心而捄風俗也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則儉從衆之說也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則違衆從下之說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所以致化隄防之者無不至故拜下之禮不可不嚴也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謹案此篇首章言四德之在利此章言五始之在王易春秋之微言具矣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謹案此顏子歎聖人微言弟子不易知也孔子稱之曰殆庶則顏氏之子或可鑽仰知其高堅而後能言高堅也存於瞻望而後有在前在後也惟習聖既久斯能及乎恍忽之境而深其歎美之情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所謂彌高彌堅者也文章可得而聞者所謂循循善誘人者也詩書執禮皆文章也聖人初無高堅前後之象弟子皆在博

文約禮之中如切磋琢磨子貢因禮以悟詩也素以爲絢子夏因詩以悟禮也以此及彼故曰聞一知二顏子所傳博文約禮與衆人同而欲罷不能與衆人異從不可窮盡不可形象以見聖功之全體知微言之所在如有所立立言也卓爾謂微言之卓絕也此聞一知十之所至也既見其所立當有其所由而云從之末由者爲博文約禮者言之也蓋藝學者既多而希聖者無幾道之以儒術脩之以禮儀肅之以信庸言之謹故譏儒者曰博而寡要其博文者乎曰勞而少功其約禮者乎聖人治天下明萬古固自有所立而非人人能從事者也故曰微言也

漢書禮樂志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按春秋時如左傳所載知雅頌相錯又如投壺以鵲巢四篇雜於雅知鄉樂不正二南爲鄉樂合樂所用故謂之樂孔子旣定如儀禮諸篇所載以頌爲金奏升歌笙入閒歌皆雅而各順其序而以二南爲合樂又云下管新宮以不在雅頌之列故下管以別之是得其所也投壺以伐檀白駒雜於采蘋騶虞之閒是以變風變雅雜於鄉樂所以不正投壺非禮之正經未經孔子正定故有此弊投壺以風爲雅詩雅者正也雜以變風變雅是謂不正非雅頌之雅則孔子言樂正雅頌得所就風雅頌言之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句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謹按上章自君召使擯至賓退復命已具爲擯之禮矣春秋時朝聘無常其禮因時制變則擯事甚難故此章重記之也聘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注云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按彼注言擯入門而右卽論語入公門公門指大門也聘禮又云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注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雁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按論語立不中門指此公迎賓不出大門則入公門時無尊者之迹無庸立不中門也知此門當是廟門矣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接立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注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按擯者入門右故鄭注過位云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也當公入立中庭賓立西君揖位尚虛而擯者出入其間卽論語過位之時又有請命辭玉之事擯者乃有言故曰其言似不足者聘禮又云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注云向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按此知聘禮擯者不升至堂上論語攝齊升堂謂堂階春秋時列國多事朝聘盟會不無意外之語孔子

世家夾谷之會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則聘禮亦容或有此故記此一節文言攝齊正言堂階之事而不更言堂上之容知未至堂上以見雖因時制變而終不能越上下之禮也下云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當讀沒階絕句蓋擯者升堂則不盡一等茲則又降一等由是而至階下也聘禮又云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注云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按此卽論語趨進一事以上皆相公贊公而入至此擯者單進故有趨論語音義本無進字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按聘禮記注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亦有進字康成所見本已如此知非衍誤陸氏疑沒階不當又趨進故以爲誤其實非也與論語上文記趨進翼如也同事惟擯者有此一節也聘禮又云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

之閒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按此卽論語復其位一節也使擯一事而兩記之者所以防禮之變也上章言賓退必復命則當時有不復命者聖人示之以不可變也此言升堂與聘禮則當時事勢有不容已者而以不盡一等明之以明雖變而不能終變也後之說論語者以入公門以下記孔子常朝之事常朝則門不能有尊者之迹過位亦不當有言或又據聘禮記云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以論語入公門之文合之亦是爲賓出聘事按賓升堂時方執玉手不能下振衣又趨進一節亦賓所無以爲記聘非矣鄭注聘禮記有孔子之升堂云云亦引爲旁證非竟以爲孔子爲賓出聘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三終

仁和邵順祖
仁和葉維幹　校

論語說義六　先進顏淵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禮樂者治身治民之具也聖人在天子之位乃作禮樂而其時士大夫皆禮樂不斯須去身故試士射宮必其容體比禮其節比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古者賜爵祿於太廟凡與於祭者皆民材也故論語言仕之先進後進皆以禮樂言王制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又云爵人於朝與士共之王制所記皆殷法也凡士民有德者皆登進爲卿大夫自野升朝之人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春秋時諸侯卿大夫皆世爵祿生而富貴以爲民上是謂之君子君子野人以貴賤言故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謂後世仕進皆卿大夫之世居在都邑而僻在田野者俱無由

進春秋譏世卿去周之文從商之質故用人之法亦從殷禮後舉四科諸賢以見世爵之代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倫而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斯爲天地閉賢人隱春秋之所爲作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集解鄭曰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書舜典闢四門正義曰闢謂開開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論語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是開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廣致眾賢也謹案此說與鄭義合

德行脩德行仁作之君者也言語傳聖人微言述而語之以垂

百世作之師者也政事負貨實師之事任有司者也文學通六藝備九能爲學士者也故顏淵問爲邦雍也可使南面閔子騫辭費宰伯牛事少見而孔子惜之與顏淵同辭所謂具體而微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者也孟子曰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趙注言人各有能我於言辭命教則不能如二子所謂言辭命教正以微言垂教非爲行人使四方之謂歟邪故孟子又述子貢言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即申言辭命教之義孟子又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謂知聖人之微言故論語二十篇於宰我則有晝寢問主三年之喪之類子貢則有餼羊問衛君之類皆明聖人之微言而習其說者轉疑二子則知言之人未易得也故德行與

政事相爲表裏者也若有君則必有卿大夫士德行之不脩未有能君其國子其民者也政事之不備未有能佐其君以治其民者也釋德行而言政事必舉天下爲府史胥徒而後已也釋言語而求文學必溺一世於詖淫邪遁而後已也故言語與文學相爲表裏者也聞夫子之文章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雖不可得聞而不終絕也如子游子夏之徒無不聞性與天道而以文學爲科者欲以禮樂詩書公之於天下後世而微言存乎其閒以待其人則俗儒所疑爲非常異說可怪之論者固其宜也

子路行行如也謹案說文解字侃剛直也从㐰㐰古文信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徐鍇繫傳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是其不舍晝夜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鄉黨篇之侃侃及此下文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並當爲衎衎式燕以衎之衎假借作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衎衎而誤盍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衎衎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謹案春秋繁露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按董生之言知魯有季氏世卿專政祿去公室擅奪克剝而有用田賦之事是亦卑勝尊賤傷貴不義之

至者與季氏不能聽冉有不能救厥罪惟均故鳴鼓而攻若深疾冉有實正季氏之惡而春秋譏世卿之法亦由是而益明矣冉有政事才以爲季氏聚斂故夫子以非吾徒斥之否則若愚若魯若辟若喭皆有病累而不害爲吾徒惟顏子則庶幾無四者之病而舉其屢空以見與冉有相反此其能與孔子素王之德相合若屢空糟糠不厭爲君子固窮之義存聖賢之正道而子貢貨殖爲羣黎百姓謀所以自全於王政不行之世以補君相之末及謂賜不受命者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是能不受驕君之命者也弟子傳又云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裴駰注云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徐廣引廢舉作廢居又貨殖傳云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

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按廢著漢書作發貯廢舉廢居廢著發貯字並通假此貨殖之事也億則屢中者卽計然所謂知鬬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皆屢中之法故能爲貨殖之事也三王以後封建井田學校之法壞而孔子成春秋以當素王諸侯卿大夫不能舉其職而子貢之倫與貨殖之事以命曰素封太史公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益輓近之從政者皆與之爭者也而命曰素封者皆因勢利道者也則貨殖之事與季氏聚斂不可同年而語故於賜無病辭也或問封建井田壞於秦而春秋則其制尙存荅曰封建之初大國百里井田之分一夫百畝侯國踰制則封建

壞賦稅過度則井田壞開阡陌并諸侯亦乘其流極則秦之變制聖人已早見其然故與弟子商榷以救後世如顏淵子貢之行宜並取而兼存之矣

文選注四十七引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順多略按此知季子然亦弟子之一

夫子哂之馬曰哂笑也義疏曰齒本曰哂大笑口開則哂見按此本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音義矧本又作哂說文欢笑不壞顏曰欢从欠引省聲說文無哂字作欢爲正矧是叚藉凡笑以至矧爲度過此則壞顏且失容故曰笑不壞顏非微笑之謂曾晳亦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爾

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謹案下文公西華言禮曾晳言樂論衡明雩篇曰曾晳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旣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歌也按風讀爲諷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尙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啟蟄而雩文異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又曰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

魯不能從德而徒雩也按王仲任說論語此條最當其云說論之家當指魯論當時今文魯論最曏也其以雩在正歲二月則非蒼龍昏見東方在正歲四月始舉雩祭故左傳龍見而雩杜注以爲建巳若啟蟄則夏正郊天而非雩論語暮春春盡爲暮已將四月故云春服旣成言時已暖也然建巳之月亦不可浴水中而風乾身浴沂言祓濯於沂水而後行雩祭蓋三子者之撰禮節民心也點之志由鼓瑟以至風舞詠饋樂和民聲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故孔子獨與點相契唯樂不可以爲僞故曾晳託志於此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以言何以爲治若以仲論所說則點有遺世之意不特與三子异與孔子問意反矣

公羊桓五年經秋大雩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

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疏云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與此異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今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也凡脩雩者皆為旱甚而作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云若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是也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雩也常地謂在魯城南沂水上　周禮司巫疏云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按論語曾晳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　禮記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注又曰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正義曰鄭義則非唯歌舞兼有餘樂故論語云舞雩

詠而歸是也　按以上三事皆明論語舞雩詠饋為雩祭故具錄之

詠而歸釋文歸如字鄭本作饋云酒食也魯讀饋為歸今從古

謹案詠是歌詩所歌蓋絲衣篇也毛詩篇義曰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論衡以靈星為龍星龍與靈聲之轉經傳無靈星之祭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論衡祭意篇曰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文曰雩雩之禮為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按張晏以為農祥晨見而祭王充以為二月祭並非禮正要之靈星之祭即左傳龍見而雩確然無疑雩祭有壇蔡邕獨斷壇謂築土起壇何休公羊莊三年傳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故絲衣云自堂徂基又云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斯柔皆饋酒食之事則高子之說當是詩古文家舊說也

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言君人之道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身者己之身也家國天下由己以及也誠意正心為脩身之事即克己之事也克肩也本說文能勝其任之謂肩君人者以一己勝天下之任則必反諸禮以脩身故驗之於一日而脩齊治平之化可旋至而立有效誠意之極是謂致知自脩身以至於天下平是謂物格格來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致知格

物之事也聖人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大明堂之禮四達而不悖其事固可驗也董子曰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乎逆順之處是故內治反禮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故以義正我克己復禮也以仁安人天下歸仁也求仁義之別則知為仁之由己不知為仁之由己則堯舜其猶病諸故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以義治我禮緣義起而仁義之法相因也

鄭名世姓氏辨證書云棘春秋齊楚皆有棘齊邑在西安縣東戟里亭楚邑在譙縣東北棘亭然則子成之先必齊或楚人仕衛者翔鳳按鹽鐵論相制篇云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子按棘與鬲通史記楚世家三翮六翼墨子耕柱篇作三

棘六異蓋膠鬲亦稱棘子故其後以棘子爲氏膠鬲在殷衞是殷都故子孫在衞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釋文鄭云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謹按書呂刑折民惟刑音義折馬鄭王皆音悊智也說文哲知也从口折聲重文悊哲或从心又書大傳引哀矜哲獄折爲斷決哲獄乃知獄情也鄭不從魯讀折爲制者以折可通哲必知之而後能斷故從古也

呂刑明清于單辭正義單辭爲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已曲彼構辭誣人單辭獨難聽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卽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肎自道其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卽可斷獄者惟子路爾

凡人少能然也謹案此與義疏所載孫綽說同蓋六朝人相沿舊說矣

春秋昭廿五年書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之後卽書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時昭公又雩聚衆以逐季氏終成失位去國之禍聖賢遊其地以傷前事究其所因遂有崇德脩慝辨惑之問夫子善其得爲國之本崇德者崇重有德之人當思所以試之於事苟不先以事則雖得人無益於國也脩治慝惡治惡當始君身己不能盡臣禮以事天子而欲責其臣以事君之禮豈脩慝之道乎放弒之事非一朝一夕之故人君欲大有爲於國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亦非旦夕之所能爲也昭公不務崇德脩慝徒逞一朝之忿以逐去季氏爲快則肅人猶知其惑而昭公旣失之於先哀公將踵禍於後故聖賢爲之怵惕也樊遲感昭公之禍因思君人之道而問仁而荅之以愛人愛人君人之道也問知而荅之以知人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自世卿專國其君雖知人而不能官人遲之未達職此之由而夫子告之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正直而廢邪枉邪枉皆化爲正直如魯用孔子而會夾谷墮三都是其大驗也然不究其用亦以季孟之故故遲又疑之子夏知孔子之意必堯舜禹湯之爲君而後能盡用人之道以垂百世之法故言選舉之事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按公羊隱元年何休說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

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亾故皆錄之又隱三年何休說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卽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此春秋譏世卿之義蓋卿大夫世則舉直錯枉之法不行有國者宜以不知人爲患故子夏述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不以世而以賢以明大法又言不仁者遠遠者變於不覺所謂不可造次無故驅逐故昭公之逐季氏非春秋所取則愼之愼者也漢書王吉言堯舜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

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卽論語之義富哉言乎富者備也必如舜舉臯陶湯舉伊尹而後用人之法備亦崇德之至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四終

仁和邵順顧
仁和葉繼幹　校

論語說義七 子路盡問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仲弓列德行之科有南面之使故其問政卽語以為國之要在能用人有司任事之人也公卿大夫士皆謂之有司 司徒司馬司空為三公亦言司 堯典克明俊德謂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臯陶謨知人則哲能官人皆以得其人為先務此先有司也既知人而官人則已用者當赦其小過未用者當舉其賢才而有司之事莫敢後夫毛舉細故動掛吏議則有司皆畏縮彌縫其闕而君益勞而國不治故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皆赦小過之義 東方朔荅客難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 惟能赦小過則賢才樂為用春秋穀梁傳曰 昭十九年 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

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罪也如此則舉賢才為有司之責而王者之大政也自世卿世大夫而舉賢之政不行故仲弓獨質其疑以求其信臯陶曰在知人禹曰惟帝其難之此為知賢才之慮也如舜舉臯陶湯舉伊尹皆舉爾所知也不仁者遠則仁者咸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此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說也是先有司者必以舉賢才為本舉賢才者必以知其人為要如後世試文字之工拙而悶避其親故非舉爾所知之法也立程式以考課而不問其行誼亦非赦小過之法也人材之日下政治之日儆三代之不可復職此之由也或以仲弓為季氏宰耳其問荅之意不必言治國夫孔子於公山氏之召而有

爲東周之說聖人撥亂世反諸正無往而不致其意故其與仲弓商榷者見用世之深情不必以其爲率而疑之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義疏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書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謹案聘禮記曰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祭法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正名始於黃帝許叔重曰黃帝史蒼頡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亦正名之名謂造字必合乎道道爲道生一之道名即一一爲字之始亥爲字之終坤辟亥故有始一

終亥之名而歸藏首坤之理出焉歸藏黃帝易而老子傳其學故道經首著無名有名之說無名者天命之性也有名者脩道之教也必有文字而教立教立而君臣父子之倫攸敘凡傳其語言而著於竹帛者皆聖人之教孔子之脩六藝多聞闕疑無不知而作故其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則安可不以正名爲先乎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謹案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漢書儒林傳疑者丘蓋不言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爲丘按丘古音同區丘蓋即區蓋楊倞荀子注區闕聲之轉論語之蓋闕即荀子之區蓋爲未見闕疑之意故曰蓋闕如也與踧踖如也同辭讀論語以闕如連文者非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謹按此商治道也稼圃者井田之法一夫百畝所以爲稼五畝之宅所以爲圃樊遲欲以井田之法行於天下後世學者當深究其理農家者流即出於此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小人哉者使遲知稼圃爲小人之事也三代之制封建井田學校三大端春秋時侯國斥大而封建壞多兵車之會而井田什一之法不行樊遲議脩井田以維封建思見先王之緒亦深圖治之心不知封建因乎時井田因乎地勝

闕之故聖人已知貫乎古今通乎遐邇不可易者其學校乎故學校興雖不井田不封建而一世治學校廢雖行封建行井田而世愈亂上無學則下無禮也化民成俗必由學三王四代惟其師好禮好義好信皆學之所從出也自漢以來議法制者莫能行井田封建而學校之事苟飭綱紀必由此始而後知聖人之論爲世世通行者也

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此言文王之事也孟子曰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亦可以者言勝殘去殺之難也誠哉是言者言以文王之事信之也

詩緇衣正義舜典闢四門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

下言四門者亦因鄉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者謂卿大夫夕治私家之朝耳玉藻說視朝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然後休息則國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明國門私朝非君朝矣論語冉子退朝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謙按國四門注云卿士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則四門私朝亦行政之地詩正義謂不得適國門私朝者非也玉藻言大夫退亦不必事畢也魏書高閭傳曰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敎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此鄭注所云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也則其事非家事矣按魯語合官職於

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所謂外朝即在四門者其內朝則在寢門外故魯語又云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知合家事之朝不在四門矣又云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定知內朝在寢門外也韋昭注國語亦誤

呂氏春秋仲冬紀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父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按兩書所記一誅一不誅異者蓋其始楚王不誅而躬以直聞於楚葉公聞孔子語故當其爲令尹而誅之在哀公十六年白公殺子西後亦猶華士少正卯之誅兩

儀禮既夕筲三黍稷麥注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穀也按穀受斗二升康成以筲與簋同實故亦同量說文無筲字有籍字云籍飯筥也受五升从竹稍聲秦謂筥爲籍徐音山樞切集韻亦音筲按說文籍稍聲則音宜同筲又出箱字云陳留謂飯帚曰箱从竹捎聲一曰飯器容五升則籍箱並可通筲許鄭解筲量多少不同按論語言斗筲之人則筲量宜更小於斗則作五升爲是既夕用筲禮亦殺不必定容斗二升矣

公羊桓六年傳注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

亾安不忘危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按何以教爲習戰事故舉蒐狩之期且證上章教民七年也疏云與鄭別知鄭不同今其文不具鄭意蓋以教民使知禮義與信而後可以一戰如左傳所說者與

說文解字奡嫚也从百从夰夰亦聲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論語奡盪舟謹按許君以罔行舟之奡爲論語奡盪舟之奡又說文盪下引春秋傳曰生奡及盪是虞書之傲及左傳之澆古文通作奡則論語之奡亦是古文矣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謹案定八年公羊傳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何休注曰望見公斂處父帥師而曰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彼

哉言彼地不可久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國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遠去之與公羊言趣鄭語意同蓋傳齊論也廣韻五寘彼哀也論語云子西彼哉言子西不若子產治鄭之有遺愛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掩面而死故可哀也廣韻所載蓋古文論語之遺彼字當在史籀三篇中故說文不載彼字也

詩匪風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正義曰人偶者謂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云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亨魚小技誰曰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能此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按所引論語注當是問管仲曰人也之注以非常之人偶然得之謂之人偶言同是在位而管仲爲非常人故曰

同位人偶之辭鄭注聘禮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又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言相尊敬故曰相人偶也此蓋漢時常言賈誼新書匈奴篇曰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亦謂尊異之也

齊桓公正而不譎漢書鄒陽傳作齊桓公法而不譎法古文作金是班書所引法而不譎爲古論語今作正者蓋古論語本作金後人罕見金字就法有正義遂改金爲正風俗通引作正巳是改本按兩正字皆當作金同法法者聖人之經法也譎者聖人之權術也善用譎則爲權不善用譎則爲詐故許君以權詐兩義解譎此譎字當以權爲義僖二十八年盟于踐土後書公朝于王所公羊傳曰曷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何休注曰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是冬又書會溫天王狩于河陽皆晉文用權道以正君臣明王法而實非禮之正故曰譎而不法鄒陽言舛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師古曰法而不譎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按齊桓之事知正而不知權輕重不平而親親之義先闕及身受禍五公子爭立其後嗣不復振晉文之事知權而不守正故數世雄長中國亦終不合於王道惟聖人斷之以義而人事浹王道備成春秋之治者在可與立又可與權也

管子小匡云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又戒篇云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晏子春秋問下云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按管晏二子與論語同時出而已以九合一匡對舉九者數之宂一者數之總言諸侯至多而已九合天下至大而能一匡九合不必陳其數一匡不必指其事其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亦約略言之故與史記互異論語言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者即穀梁所謂未嘗有大戰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皆管仲之力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惟能假仁故亦仁其仁孔子言如其假仁也管仲相桓公所行皆仁之事故孟子又曰久假而弗歸惡知其非有故問管仲曰人也即仁者人也之義

按徐幹中論智行篇云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又按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則漢儒皆以經於溝瀆爲召忽事子罕篇云匹夫不可奪志則匹夫者所謂獨行之士怙一己之節不願天下者也非以匹夫爲賤而非之

莊九年左傳乃殺子糾于生竇杜注生竇魯地史記作笙瀆集解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笙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與故書文不同桓十二年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丘杜注穀丘宋地左傳作盟于句瀆之丘杜注句瀆之丘即穀丘也水經濟水注濮水又東與句瀆合瀆首受濮水枝渠于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

春秋之穀丘左傳以爲句瀆之丘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按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治北二十里即穀丘也則在春秋爲曹地哀九年宋滅曹爲宋地其境與魯相錯亦得有魯地又左傳哀六年齊囚王豹于句瀆之丘或其時曹將以齊亦侵其地而有之不然齊何能囚人於曹地也要之生竇笙瀆句瀆句竇與溝瀆是一地而齊魯曹宋壤地相接各得有其一隅復以聲轉而異其字也王肅以爲經死溝瀆之中自經何必溝瀆之中故斷爲地名矣義疏或說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亦此說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謹按此孔子自言脩春秋之志也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既不得聞又何能知莫知之歎子與子貢互相發明以探天意也能知天斯不怨天能知人斯不尤人能知天知人乃能明天人之際際者上下之閒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人事浹王道備治太平以上應天命斯爲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公羊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堯舜與天合德孔子亦與天合德知我者其天乎即堯舜之知君子也此春秋之志也

按詩匏有苦葉深則厲淺則揭毛傳本爾雅爲訓爾雅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李巡注云濟渡也水深則厲水淺則揭衣渡也不解衣而渡水曰厲按揭从手以手褰衣裳而遲故曰揭水深非褰裳所能渡則必履石渡水故不待解衣而衣自不濡也謂之厲者說文砅履石渡水也从水从石重文濿砅或从厲又厲旱石也水深而石出於水故爲旱石當是置石水中俾高出水上則徒行有履藉爾雅釋訓石杠謂之徛是也今齊魯閒往往有之衞風之淇厲水經注之河厲蓋指此此厲爲橋梁之屬深則厲自爲涉水之一名故其文从水从石又或从厲皆會意之字今詩及爾雅作厲者經典叚借非正字也使以衣渡水而不履石將使迭濡其衣乎且不履石又何取而謂之厲於會意之旨又不合也故司馬相如上林賦云越壑厲水亦不謂橋梁之厲而於履石渡水義無不順也孫炎郭璞既失其指遂訓衣爲褌以爲水深則濡褌而已然詩音義引

韓詩說至心曰厲釋水由帶以上豈僅濤褌乎說文涉徒行厲水也此亦取履石之義則揭衣而渡不得云涉故爾雅以由膝以上爲涉益水由膝以上或可不履石然必褰衣而露脛故淮南主術言紂斮朝涉之脛亦以異而斮之無所履而渡謂之徒涉徒涉亦至危之事故憑河與暴虎並論則常涉者必履石矣詩褰裳涉溱褰裳涉洧謂揭而後厲鄭注論語則云由膝以上爲厲知涉者已藉乎厲由帶以上必厲而後渡雅取對詁鄭據散文其說可通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謹案天子之凶廬曰諒闇亦曰諒陰諒者信也陰者默也取義於信默故曰諒陰也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天子欲加教化於民必自行三年之喪始諒陰之名言居喪之情志如此也外傳言武丁三年默以思道默諒陰也（本韋昭）思道思先王之道也三年之中無時而不思先王之道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可爲孝無逸篇云乃或諒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其不言之時亦有所言不言者禮之常也言者其變也其惟不言默之至也言乃雍信之至也故王者莫不行居諒陰之禮而獨善高宗由默以思道名稱其情也夫君臣父子之道見於事是謂禮君臣父子本於誠是爲好不本於誠以行禮亦其文而已何足以使民乎故爲上而好禮必自行三年之喪始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五終

仁和邵順頴
仁和葉維幹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六　南菁書院

論語說義八　衞靈公季氏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顏淵問爲邦一章陳明堂之法亦春秋之法也明堂者祀五精之帝行五行四時之令所謂布政之宮朝諸侯之堂也平天下在治其國故大司徒言建王國康誥言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此治天下以爲邦言也曰行夏之時者春夏秋冬謂之四時春秋先言春後言王正月正月者不脩春秋也曰春曰王孔子之脩春秋也公羊以春爲歲之始董生書曰（繁露十三）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何休述春秋說曰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周書周月曰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又曰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故周公作明堂月令首孟春之月卽周月篇之義先儒言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而虞書言授時巡守皆用建寅卽明堂之法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白虎通又曰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爲四時據物爲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正爲時也則凡言春夏秋冬皆主夏數不隨三正而易春秋託新王將以夏正變周正故冠之以春董生有言春者天之所爲也

正者王之所爲也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
云爾此行夏之時之義也然則左傳孟子之言春秋蓋以孔子
之名加之於魯史者也故論語言易詩書禮樂及史而未嘗言
春秋則春秋自孔子乃名之矣考書廿八篇詩三百篇周官六
篇未嘗以春夏秋冬加之十二月之上今傳三代彝器銘辭但
云幾年幾月而無言春正月秋七月者春秋之文所謂春自爲
春正月自爲正月五始之義與傳記之辭不同左氏不傳春秋
其云春正月夏四月以史記引左氏校之往往無春夏字知劉
歆以傳合經始依經文加之實違春秋之義自歆改左氏而班
固撰漢書於史記幾月之上皆加春夏字以歸畫一如史記高祖紀漢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漢書作冬十月不知尚是建申之月爲孟秋也白虎通係固撰集諸經博士

議各有家法而自撰漢書則失其義若以春秋隨正朔而變是
以周正建子爲春當寒而藏不得言暖以生也秋暑以養不得
言凊以殺也周正建子斗指北方不得爲春四時類是且春者
蠢也夏者假也秋者揫也冬者終也使以建子爲春則春不蠢
動秋不揫斂四時名義按之皆失然四時不隨正朔而變其義
在漢初已茫昧故太初以前詩輒以孟秋爲孟冬古詩十九首玉衡指孟冬此用秦正是建申月也而鄭康成解經又往往以孟春爲建子季夏爲建
巳者由春秋之學未是專門也曰乘殷之路者明堂位言魯君
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
稷天子之禮也孟春建寅之月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
既用天子禮故亦以建寅月明堂位又言大路殷路也乘路周

路也鄭注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
之桑根車郊特牲曰乘素車貴其質也鄭注云素車殷路也魯
公之郊用殷禮按小戴記與春秋論語同一家法不與周禮同
也曰服周之冕者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鄭注謂有
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
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又曰戴冕璪十有二旒
則天數也鄭注曰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按被袞象天之義與虞
書所載同亦是春秋之禮也春秋託王於魯故亦可謂之魯禮
其不用大裘而戴十二旒之冕則惟冕用周禮餘自爲春秋之
制不必如鄭君所云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曰樂則韶舞者
夏時殷輅周冕備三代之質文著三統之遞易春秋去周之正

行夏之時故獲麟春言狩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
何休曰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后乃至尚書曰簫韶九成
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則樂則韶舞之義也八佾篇云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鄭注韶舜樂也美舜以德禪於堯又
盡善謂太平也又云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鄭注武周武王樂
美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此明韶爲致太平
之樂春秋王所見世爲治太平故作韶樂以明之公羊傳又曰
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
堯舜之道與何休曰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皇
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爲年以敬授民
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者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

堯舜之道是春秋致太平之後與堯舜之道爲一故可用韶舞云放鄭聲者太平既致瑞應既臻日中則昃持盈保泰不可不嚴也夫鄭聲之亂雅樂利口之覆邦家既亂既覆所謂淫也殆也雖賢以詠歎亦無及也惟人君克己復禮則知而放之遠之而已故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此明堂之祭弗登四者之音鄭聲其尤甚者云遠佞人者春秋莊十七年齊人執鄭瞻傳書甚佞也何休曰罪未成者但當遠之而已此解遠之義又鄭瞻自齊逃來傳何以書曰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何休曰蓋痛魯知而受之甚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敗也按莊公用鄭瞻計取齊淫女幾爲

陳佗之殺故曰殆也如明堂之法備四代之官而自廱澤宮取士之制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書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皆謂佞人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亾矣夫案周禮保氏教之六藝四曰五馭御通五曰六書御與書同在六藝皆國子之所當教故孔子言執御又言正名言雅言所以教門弟子者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以異也史籀爲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周禮內史掌達書名于四方亦太史之屬漢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本漢書秇文志史書令史者爲掌史書之令史專以正書字爲職故曰史書元帝本紀善史書注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後漢安帝紀好學史書注史書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可以教童幼揚雄傳史篇曰史篇莫善於蒼頡皆謂書字掌於太史而保氏以教班氏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亾矣夫蓋傷其竊不正其引論語史之闕文卽上子路篇不知蓋闕同義志又言史籀篇周官教學童書也見論語之史若漢代史書史篇之類而不必爲紀言紀事之成書也許氏說文解字敘云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以燿於世與班氏言衰世之弊同孔子之所歎許氏又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脩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亾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

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班許兩家之言若出一涂故論語包注云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凡有馬而借人乘習則皆期於善御亦六藝之一弟子之事而保氏之所教也五馭之目爲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乘之者習此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人用其私故車能同軌六書之目爲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闕文者所不知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詭更正文故書能同文如是而知孔子之所以教門弟子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以異也

青費誓曰淮夷徐戎並興魯東南邊費又東南則淮徐之地費

邑故城在今山東費縣西北二十里又西北六十里爲顓臾國又西北二十里有冠石之山又北爲陪尾此顓臾所以固而近於費也魯之費邑反在顓臾之南並在魯東南故孔子以爲在邦域之中也冉有爲季氏謀伐顓臾將兼得山險形勢則季氏强於魯國其後得列於諸侯者以此論語以季氏題篇亦譏世卿之意即有季氏曰爲後世子孫謀而魯國危矣然季氏之家已有陪臣執命之禍故曰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蕭牆之內臣見君之地也

春秋僖十五年九月己卯震夷伯之廟公羊說曰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謹按季友賢者將又當

齊桓之霸其所信任臣宜不當有所專僭然天意已見魯國之命將終制於陪臣先震警於其微者故春秋之法皆本於天意也至文二年經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經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易京氏說云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禍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illegible]去公室事[illegible]天爲先告之矣祿去公室則將專於季氏故宣十五年經書初稅畝多乎什一富於周公之事也至冉求爲季氏宰而用田賦則聚斂附益之尤甚者也故孔子曰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知稅畝用田賦皆出於季氏之所爲而非魯君之所能與故季氏富於周公自初稅畝始也祿之去公室亦自宣公始也論語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鄭君以爲言此之時在魯定公之初宣公至定公爲五世文子武子悼子平子爲四世當平子初卒而陽虎公山不狃已專恣三桓之子孫謂季孫斯仲孫忌之徒也論語往往斥言季氏孟氏與春秋譏世卿之義相爲發明讀人國者可以知所警懼矣

按凡所尊敬者謂之大人故在天下以天子爲大人一國以諸侯爲大人一家以父母爲大人在古今則以聖人爲大人士於卿大夫在所尊敬故士相見禮以卿大夫爲大人凡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既解大人爲卿大夫矣又言凡與大人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鄭注衆謂諸卿大

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按鄭意謂觀衆如一則凡與大人言之大人亦指卿大夫疏以此大人爲指君者不合鄭旨也論語以天命聖言與大人並稱則自指天子諸侯出政教者矣

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知之者知其故也求之不能通其故是謂困效古人之成法是謂學所謂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皆困之象也思不如學困而學之也夫既反覆而不能通其故又不求之於古人則困而不學歸於杳冥昏默而已矣

按史記伯夷傳注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正義曰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陽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

陽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詩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遭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見讓王篇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蒲阪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又按漢書王吉傳注云馬融云首陽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洛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爲然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上有采薇士下有嘉樹林注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簡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幽通賦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

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隴西者近是合考張顏之說所謂首陽五所其實有三孟子北海之濱空語無實說文陽山在遼西廣韻引說文同無首陽在遼西之文漢志遼西令支有孤竹城伯夷叔齊國蓋涉此而誤所可據者爲蒲坂洛陽隴西三處今統核數說論語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斷在洛陽東北洛陽在今河南府城東北二十里有洛陽故城按元和郡縣圖志河南府偃師縣首陽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盟津在縣西北三十里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正當在盟津後隱首陽亦當不甚遠又考尸鄉爲湯都在今偃師縣西二十里首陽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亦宜在尸鄉之西北蓋以尸鄉名西山也呂氏春秋誠廉篇云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卽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高注四內地名而與之盟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伯夷叔齊聞之云云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文與莊子略同而稍詳雖諸子文不盡與經應共頭在漢河內郡州縣在今衛輝府輝縣界則事在伐紂將適盟津時必不在文王初歿夷齊初至岐陽時也蓋初但觀兵故夷齊亦在隨行之列迨度河將克殷都乃叩馬而諫不聽遂不渡盟津而至首陽莊子及呂氏春秋云北至首陽者蓋自岐陽至朝歌必由函谷關東北至洛陽北逾盟津又東北至朝歌也夷齊東北至洛陽不逾盟津遂隱首陽故云北至首陽遂餓死也

大戴禮曾子制言中云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閒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閒水經濟水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鞏與偃師相去數十里當濟水入河處故云河濟之閒水經注河水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平縣故城北今偃師縣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以曰登彼西山矣上有夷齊之廟前有二碑並是後漢河南尹廣陵陳導雒陽令徐循與處士平原蘇騰南陽何進等立事見其碑後漢書黨錮傳范滂繫黃門北寺獄曰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負夷齊注云首陽山在洛陽東北據此則漢人多以偃師首陽爲夷齊所隱惟馬融注論語首陽謂在蒲坂漢志河東蒲反反阪通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在南則蒲坂之山是雷首非首陽也

又在蒲坂南安得有西山之目顏師古謂在隴西者漢志隴西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今甘肅蘭州府渭原縣東北有首陽故城距河濟之閒幾二千里葢縣名偶同不可牽合也王伯厚襲曾子河濟之閒反以首陽在蒲坂爲得實按漢志河東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此濟原也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西北二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原縣西八十里蒲坂故城今在山西蒲州府城東五里計王屋西至蒲坂四百餘里使以蒲坂首陽爲夷齊所隱則與河濟之閒渺不相及安得如王氏所云濟澮之閒王氏引曾子作濟澮成六年左傳汾澮杜注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按平陽府曲沃縣西南至蒲坂二百餘里

亦不可證爲夷齊之首陽也詩唐風采苓采苓首陽之巔此亦指偃師首陽葢偃師東七十餘里至今開封府汜水縣即春秋鄭虎牢地後河南成皋縣也莊廿一年左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注鄭武公傳平王平王賜之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令復與之虎牢河南成皋縣晉欲霸中國必先固結鄭心故以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言之設言登首陽以望鄭繼言首陽之下則自晉至鄭之所經也終言首陽之東正指鄭在首陽之東也鄭爲晉通秦楚之要涂首陽最偪近鄭故反覆言之晉自獻公之世思有事於諸侯詩人探其意而賦之至文公悼公皆以服鄭而成伯業則獻公之謀亦遠矣

婦人未嫁則以姓配字若仲子伯姬之類其嫁則以姓配氏若姜氏之類或以姓配婦若婦姜死則以姓配謚若成風之類春秋輒書夫人子氏夫人嬴氏夫人風氏曰子曰嬴曰風者其姓以明其所從出也曰氏以夫人言之當從乎夫之氏也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翬姜以氏明將與我爲夫人以別之於齊侯也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以絕其所從出也文四年書逆婦姜于齊不稱夫人氏以娶乎大夫故不正其夫人之名也何休以爲從父母辭不言氏則氏固從乎夫之稱也九年書夫人姜氏如齊仍言夫人氏者以娶乎大夫已一譏矣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譏喪娶不稱氏者以三年之內止宗廟之祭夫人之至無所繼即無所傳故去氏也其曰婦則有姑之辭也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以其實姬姓故不可以爲夫人氏從王姬伯姬叔姬季姬之例而書之云爾凡葬不稱夫人氏者

以死之謚易生之氏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六終

仁和邵順顥
仁和葉維幹　校

論語說義九 陽貨微子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陽貨欲見孔子注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邢疏曰蓋名虎字貨孟子滕文公篇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又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趙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按趙意似以陽虎陽貨爲兩人虎旣四季孫專魯政則升爲公臣豈肯尙作季氏臣故孟子有大夫士之說注但望文生義未必以爲兩人也鹽鐵論地廣篇曰楊子曰爲富不仁爲仁不富按西漢人稱陽虎爲楊子陽楊古字

通用疑陽貨卽楊朱韓子外儲說左下篇曰陽貨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以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强幾至於霸也又曰陽虎去齊走趙簡子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按云虎務取又曰不善樹人卽孟子楊子取爲我之說也言務取以爲己若樹人則且爲己害孟子韓非之所說正是一家之說仁者治人其言爲富不仁爲仁不富富者務取爲己者不爲仁亦取爲我之說也呂氏春秋不一篇曰陽生貴己高注輕天下而貴己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注引呂氏春秋陽生作楊朱蓋李善據孟子改之按呂覽以楊朱爲陽生猶桓寬以陽虎爲楊子也莊子應帝王篇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强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此者可比明王乎按子居合言爲朱虡書化居化通貨疑子居爲陽貨字其爲虎或爲貨或爲朱蓋變姓名如范蠡其稱嚮疾强梁正與陽虎行事相類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不濟豈以陽虎在彼與　列子楊朱篇張湛注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按此以列子記楊朱與禽滑釐辨論滑釐爲墨子弟子故知後於墨子然此但記楊墨相難設爲兩家之言不必定爲墨

在楊前況孟子屢稱楊墨如周孔孔孟自以時代爲先後楊朱篇又記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子道家晏子墨家亦是兩家學者相難豈得管晏同時對語也篇中又記楊朱言孔子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虎在春秋時蒙惡聲故爲楊氏學者諱言爲一人故有此語且莊列十九寓言不得以定古人古事也

問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董子以性喻禾善喻米其理豈大相異乎抑可通乎荅曰周易者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也易之乾元卽謂性善坤元卽謂性惡釋乾元在初九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陽是善故曰元者善之長也釋坤元在初六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陰是惡故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然初六爻辭言堅冰乾爲冰乾位西北故云堅冰此坤初凝乾元之義初六變

乃當位則坤無元凝乾元以爲元觀乾初不變知陽靜爲性而性出於天觀坤初凝乾知陰動爲情而情本於性察動靜陰陽情性之際而善惡之理明矣言性善者曰必先有善而後知其惡也此推本之論也言性惡者曰必見其惡而後知其善也此後起之議也聖人設教本非一端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人秉陽氣而生具此生理即具此善性一念之惡即絕生理故言性善者推本之論也化弊之後失其秉彝賈生書引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又曰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況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備者以五常爲性以六欲爲情然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情之未發者即性性之已發者即情故中庸言性不言情情性一理情自性出觀其既發

則性已有惡發皆中節則能性其情故言性惡者後起之議也禮爲防淫之書春秋誅亂臣賊子故禮家荀子春秋家董生俱不言性善易言天道詩書言德化故十翼及詩古文家毛公今文家韓嬰俱言性善孟子誦詩讀書故道性善稱堯舜益以推本之論明天以後起之議治人胥聖人之教也然春秋體元禮本於太一要其本始莫非性善之理論語撰聖人之微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聖人知天人之際則必本乎性凡民爲日用之質則尤慎乎習故論語首篇言學而時習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德周四海亘古今而不變此其相近也言語飲食衣服禮俗更數十年而易行九州而各殊此其相遠也能一而同之則君師之教也弟子之學也性相近則有善而無惡無惡則善亦

不可名習相遠則善惡之涂日分而惡不可不治名之以善惡而不辨其遠近則化民成俗之故無自而入也又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此亦明學禮也上知謂俊造之選移若移之左移之右移之郊遂其變而帥教者則非下愚也終於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下愚不移者也書言放四凶春秋遠佞人皆言下愚之人也所謂下愚者若春秋傳言商臣蠭目而豺聲伯石豺狼之聲其惡秉於生初則性之相近又何說也蓋善惡者動靜之間也絪縕化醇是爲始胎陽氣淑靜合於乾元有善無惡之時也毋腹震動即有運動知覺而情亦生焉故禮家言胎教之法曰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曼言惟能慎胎教則生而濬哲爲上知胎教失則生而瀾蠢爲下愚故曰鳳皇生而有

仁義之德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者未離乎天理謂之性遷就於人欲謂之習商臣伯石之徒自毋腹而不得其教已不可謂爲性也習也蓋人欲之汩其性有至老而敗者有中路而不能自持者有孩提而習慣者有在腹而感之者故聖人之治其性自胎教始

御覽一百六十卷引論語子之武城注云武城今在費縣按此當是鄭注

春秋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公羊說曰孛者何彗星也古文左氏說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謂文公繼所傳聞之世當見所以治衰亂昭公繼所聞世當見所以治升平哀

公羊所見世爲見所以治太平者於此之時天必示以除舊布新之象而後知春秋張三世之法聖人所爲本天意以從事也北斗運於中央中宮之星也蓋除舊布新於內而未遑治外也大辰房心明堂也明堂之位公侯伯子男至九采之國內外秩如所謂治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見除舊布新之象於明堂有星孛于東方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見宣四年公羊傳注孔子作春秋明文王之法度將與周道於東方而天命集仁獸至故天所以三見其象而春秋之法備矣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皇疏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邪謹案孔子引匏瓜以自喻卽前章如有用我之義匏瓜繫天徒

有虛名而不可食我非徒慕虛名要當有用於世引匏瓜之星者猶詩言維南有箕不可簸揚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謹案亡當讀爲亡之命矣夫之亡言古有疾尙可治今則因疾而亡謂人心之已死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狂也矜也愚也皆氣質之偏古所謂疾也有肆以救狂有廉以救矜有直以救愚是不失爲古之疾也蕩則失其所謂狂忿戾則失其所謂矜詐則失其所謂愚此古但爲人疾而今遂至於死亡人情日變風俗日漓聖人所爲明禮樂以救之與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無言者微言也子貢恐學者以無言爲不言故發問以明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卽無言之謂而性與天道之故在易春秋易以坎離震兌主四時而七十二候環生於其中春秋四時具而君臣父子以及草木鳥獸皆統於陰陽終始故四時行百物生者天道也性與天道者微言也觀夫子再言天何言哉而後知微言之傳必明於天人之際也

五穀不分按釋文分包云如字鄭扶問反云猶理又按王制百畝之分鄭注分或爲糞音義分扶問反糞方運反此五穀不分當讀如草人糞種之糞必先糞種而後五穀可治故丈人以四體不勤則五穀不分植杖而芸卽勤四體治五穀之事包咸曰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詳包意亦以四體

不勤五穀不分爲自述其不遑暇逸之意故不能知孰爲夫子以荅子路非以責子路也

釋文朱張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按文選劉越石荅盧諶書自頃輈張注曰輈張驚懼之貌楊雄國三老箴云姦宄侏張輈侏古字通此鄭本論語作侏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作者七人注獨不數夷逸朱張郝氏敬曰朱張朱當作譸譸張爲幻卽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說當同鄭義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皇疏曰故舊謂朋友也大故謂惡逆也朋友之道若無大惡逆之事則不得相遺棄也謹案毛詩篇義云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

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賈傳云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賢者正義亦引論語故舊無大故二語爲說是故舊爲朋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七終

仁和邵順穎校
仁和葉維幹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八　南菁書院

論語說義十　子張堯曰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說文區崎區藏匿也从品在匸中品衆也按此知區爲品類區以別矣謂區其品類以別之矣凡言區分者卽區別也又按樂記草木茂區萌達鄭注屈生曰區則論語區以別矣亦可訓區萌之區區屈聲之轉不必改讀謂其區萌未達之時卽有以別之以區萌喻學之始也屈生卽說文藏匿之義藏匿必屈也

漢書薛宣傳云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注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爲能體備之按漢書引誣爲憮當是魯論語馬所注爲古論也說文憮愛也是憮有兼愛義故蘇林訓爲兼

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堯之命其命於受終文祖之時乎洚水之滔天丹朱之不肖亢龍之悔也天祿之終也鴻範曰悔鄭注悔之言晦晦猶終也乾上九失位降居坤三謙之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三於爻位爲三公王者之後當天祿之終宜退居三公之位此丹朱爲二王後之法也堯之數終而舜受之舜之數終而禹受之知進退存亾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堯舜乎

公羊傳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曰加姓者重終論語自微子至堯曰稱孔子並加姓亦重終之義堯曰末章孔子曰今集注本不加孔字者非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孔子之微言也堯

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堯之中庸也由是受命有天下者皆有中庸之德故皆中庸記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洪範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大極中也凡此皆言中庸之德也庸者用也能用中者斯謂中庸蓋學問不出於中則邪僻隱怪而不可用以爲教政法不出於中則阻偏瀰礙而不可用以爲治是中庸之爲德乃自古聖王相傳之大法而莫之可改此其所以爲至也文武既遠斯理絕積五德之運將歸素王故孔子歎爲民鮮久矣而已當應其時也故堯曰一篇敘堯舜禹湯及周而終之以子張問從政言尊五美屏四惡皆本執中之義而用之復終之曰不知命無以

爲君子命者天命知天命之所與而受之見素王之成功遂發之於此則孔子受命之事顯然可知矣春秋說孔子卅步感黑帝而生故曰元聖堯曰篇述用元牡者見受命之應也繼之言知禮爲政篇曰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明通三統之義故兼夏殷周而不及虞春秋於三正並冠以春王蓋知其所損益則三代之理自見其或繼周者孔子之春秋也故成春秋之法而不合於周禮禮今文家所傳具在惟知禮而後可以作春秋以爲後世有天下者之則故聖人所以爲百世之師也終之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可以見論語一書皆聖人微言之所存子貢以夫子之文章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爲二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孔子自明微言之所在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有知命之君子傳微言以治天下之人則之於禽獸之域存之於幾希之閒知人者非易易也子思明聖祖之意爲中庸一篇而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於易成既濟春秋受命致太平之道昭揭無遺日而月之而終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即天何言哉之義此發揮微言以著大義也孟子稱我知言先陳詖淫邪遁之害如百家之說是也而後言願學孔子又記宰我子貢有若之辭趙岐說曰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其說

與繼周之義相爲發明吾故曰仲尼沒而微言未絕七十子喪而大義未乖蓋其命意備於傳記千百世而不泯者是固好學深思者之所任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八終

仁和邵順穎
仁和葉維幹　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七　學海堂

論語偶記　仁和方庶常觀旭著

道千乘之國

集解云馬曰其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包曰百里之國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近時經師從馬氏竊以泰伯篇曾子曰可以寄百里之命謂攝國君之政令先進篇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謙不敢當千乘之國則千乘之國為百里甚明以他經解論語何如以論語證論語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 集注

案尚書周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書傳略說云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並無十五

入大學之文論語十五而志于學是未及十八入大學之期先有志及之耳且聖人不以常格限也集注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望經為註蓋未深考

孟懿子問孝

就三家葬祭非禮言之檀弓云三家視桓楹葬僭禮之一端也八佾篇三家以雍徹祭僭禮之一端也惟是懿子之父仲孫貜春秋書其卒在昭二十四年史記弟子傳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是貜卒時子遲尚未生今懿子問孝時有樊遲御而夫子備告以生事葬祭者懿子或尚有母在歟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南宮縚即敬叔與懿子俱泉丘人所生但懿子嘗師事夫子弟子傳不列其人論語注祇云魯大夫何故蓋嘗效孔子用魯使子路為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墮郈季氏墮費此正聖人行道之會獨孟懿子聽小人公斂陽之謀不肯墮成是夫子不得卒行其道於魯沮之者實始懿子也懿子幸得親炙門牆乃於師將行道不知相與有成吾甚惜孟僖子式穀後昆之心必屬之於夫子使學禮而定其位為可慨矣觀聖門弟子中不列其人與嘗學士喪禮之孺悲同在所棄豈不悲夫此無甚經義吾偶為今人之背師者發之

揖讓而升下而飲

此文見論語禮記二處禮記注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案禮儀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

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之揖讓而升下也大射又云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時之揖讓而升下也此孔子所言者飲也謂既以禮升降而飲此罰爵其事可慚是以射則爭中却非言揖讓而升射故康成禮注言亦以明之惟箋詩賓之初筵引論語作下而飲與注禮異要之約畧斷取實不如禮注之勝今讀論語者乃棄集解舊讀而從詩箋解云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以揖讓屬於升射又云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

飲沒去飲射爵時如始升射及卒觶揖降數番禮節反若孔子所言揖讓升下與飲射爵時事兩相隔越違背儀禮而於上下文爭字亦幷放空似覺不可且就如其說以揖讓屬升射下爲射畢揖降尙是揖讓而升下終不可以升字絕句也既引大射禮升飲事則却是升而飲文何得曰下而飲歟雖亦從鄭詩箋何如仍論語舊讀亦從鄭禮注也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尒疋云大祭也而禘之爲祭非一三年喪畢之吉祭大其事則曰禘宗廟五年殷祭大於常祭則亦爲禘南郊配天之祭又大於殷祭則亦爲禘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又大於南郊則亦爲禘而時祭之夏禘爲夏殷禮不與焉王制夏曰禘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夏曰礿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是言宗廟殷祭也與禮喪服小記及大傳所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爲南郊祭感生之帝者別小記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以其祖配之大傳注云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祭感生之帝始祖配食宗廟殷祭始祖之上更無自出之帝二者確然有辨王子雍認禮不王不禘之文爲宗廟五年殷祭後儒承其譌說遂解論語之禘爲魯祭文王於周公之廟而以周公配之指爲非禮謬矣春秋時諸侯以出王爲祖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是其明證魯爲文昭自以文王爲太祖其廟爲周廟見於襄十二年左傳禘在太廟不必屈文王於周公之廟以周公配食大傳云諸侯及其太祖亦不得謂非禮既文王爲始祖亦更不祭文王所自出之帝至魯人

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是南郊祀后稷以配天與此又全不相涉其王肅指宗廟殷祭爲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之謬請證之周頌雝詩云文武維后韓內傳謂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明周立文武二祧其所藏子孫遷主升於太廟合食若使有文武自出之帝祭於文武之廟而文武配之則不得云維后又證之鄭君禘祫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明周祭后稷廟太王王季以上遷主合食於此后稷東向獨尊不聞后稷更配所出之帝也王肅之義甚不可用此經孔注云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故不欲觀之解甚直截無魯禘本爲非禮之義集注蔀於王肅近時毛西河閻百詩所著經學書尙泥集注未及辯正諸侯自有禘祭之禮至毛氏謂魯祭出王原得用天子禮樂閻氏復欲以王季或太王定爲魯始祖文王所自出之帝妄謬至何日止哉又毛氏譏孔注謂諸侯五廟閔僖逆祀越次宜成襄昭五公久已在祧壇之列殊不思毀廟之主升食太廟則雖在祧壇合食時逆祀依然卽陽虎順祀先公僅定八年一舉此外不然可知更不思哀三年春秋書桓宮僖宮災於時僖廟尙未毀哉古注蓋無可議

又案春秋時魯之禘祭不必定在太廟羣廟及禰廟亦屢有是事閔二年經書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傳稱禘于武公二十五年傳稱將禘于襄公定八年傳稱禘于僖公武僖非大

祖莊襄又特閔昭之禰而經傳明言有禘凡此皆非正法夫子之歎或兼爲此歟

集注 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

漢書五行志云周衰天子不頒朔魯厤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案左氏桓十七年傳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云云則日官爲天子掌厤之官傳云官失之明當時之朔爲周天子所班也漢志非矣

哀公問社於宰我

張包周及鄭本作哀公問主於宰我盖古本也鄭注云主田主謂社也異義公羊說以問主爲宗廟之主云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鄭駁之曰論語所云

謂社主也是古論語作問主無作問社者朱子云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案周禮大司徒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野尚書無逸傳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爲槐漢書地理志潁川長社縣應劭注其社中樹暴長故名眭孟傳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師古注社木社主之樹也是皆以所宜木爲社主之證也康成注宗伯云社之主盖用石盖者疑辭今據宰我之言及周禮經文書傳漢書證之鄭盖無據或疑古人有奉社主出行者有擁社示服者樹爲社主難載以出愚謂曾子問師行無遷主則何如孔子曰主命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以祖例社則祀社之幣帛亦足爲主歟

宰我戰栗之對胡安國作春秋傳引之用韓非書之說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彙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盖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愚案斯時哀公與三桓有惡觀左氏記公出孫之前遊於陵阪遇武伯曰余及死乎至於三問是其杌棿不安欲去三桓之心已非一日則此社主之問與宰我之對君

臣密語隱衷可想又社陰氣主殺甘誓云不用命戮于社大司冦云大軍旅涖戮于社是宰我因社主之義而起哀公威民之心本非臆見附會夫子責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云成事遂事必指一事而言左氏襄十年傳知伯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予注二事伐偪陽封向戌可爲論語成事之證緣哀公與宰我俱作隱語謀未發洩故亦不顯言耳其對立社之旨本有依據是以夫子置社主不論但指其事以責之盖已知公將不沒於魯也獨慨宰我因數爲聖人所責論社有不咎之戒晝寢有何誅之譽從井之疑短喪之問皆非所與遂使人幾忘其列聖門言語之科發賢於堯舜之論受五帝德帝繫姓之傳及問鬼神而聞反古復始之教諸美事而疑其行若有短雖司馬遷作弟子傳亦誣其與田常作亂也悲夫

三歸

三歸當仍舊注爲娶三姓女論語稽求篇辯之極詳金仁山謂算家有築臺三歸法不知此後世算家借臺形以通其術其算術名三歸也三歸是法又無定數謂管氏此臺可以三歸算之因以爲名可乎

儀封人

邢疏並引周禮左傳封人以證之非也周禮封人與論語別所掌乃聚土爲封之事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是左傳封人則與論語一例隱元年傳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桓十一年傳蔡封人仲足文十四年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昭十九年傳郹陽封人二十六年傳呂封人華豹皆冠以邑名乃疆吏也

雍也可使南面

此南面與衞靈篇南面別彼據天子言此據諸侯言是以包咸及鄭注皆云言任諸侯治葢天子之下尚有南面之君五公侯伯子男是左氏昭十三年傳子產曰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二十三年傳魏子南面衞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魏舒晉大夫故南面爲干位此皆目南面爲諸侯者也諸侯聽政在路寢南面若然饗之屬則在阼階西面矣古注言任諸侯治治字亦不苟下

集注病者居牖下

此本喪大記東首於北牖下之文彼注云病者恆居北牖下或爲北牖下竊以作北墉者是葢儀禮宮廟圖有南牖無北牖上喪禮下篇則云東首於墉下是知喪大記文誤也說者謂古人西北隅有扉謂之屋漏案喪大記甸人所徹廟之西北扉舊解云扉是屋簷也不爲門扉扉之義爲隱是室隱處惟喪事徹去其扉爲日光漏入因而其處有屋漏之名爾雅室西北隅謂之屋漏孫叔然云日光所漏入是然則西北隅無扉不必爲北牖一誤字從而爲之辭也

自行束脩以上

集注云十脡爲束本之邢疏案檀弓少儀穀梁傳所云束脩但言賜人問人不言爲贄脯脩則是婦人相見之物男贄無之嘗以爲疑及見鄭注云謂年十五以上恍悟邢疏之謬葢古人稱

束脩有指束身脩行言者列女傳秋胡婦云束髮脩身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衞後漢延篤傳曰且吾自束脩以來馬援杜詩二傳又並以束脩爲年十五俱是鄭注佐證書傳云十五入小學殆行束脩時矣鄭注見延篤傳注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

孔注雅言正言也夫詩書禮樂皆先王之典法今子所雅言不及樂何也葢樂在詩禮之中矣季札觀樂爲歌十五國風樂在詩也宗伯之屬典樂之官凡二十樂在禮也鄉飲酒及燕禮並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鄉射禮奏騶虞閒若一大射禮歌鹿

鳴三終燕禮大射並管新宮周南召南燕禮謂之鄉樂周禮磬師謂之燕樂此更樂與詩禮之不可分者也是子言詩禮而樂已在其中也其不及易春秋何也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朱子謂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大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又攷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此遵樂正四術之常法至及門高業弟子方授以易春秋故身通六藝者僅七十二人則易象春秋孔子不輕以教人若外此雜說更所不語矣

執禮

王伯厚曰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說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以證此經執禮爲執禮書爲解確甚愚案盧子幹注玉藻篇臨文云謂禮文也禮執文行事盧氏說亦可移解論語執禮

達巷黨人

漢書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王伯厚謂孟康之說未知所出案史記孔子世家稱達巷黨人童子童子而知聖學之博正不學自知者漢時似相傳如此故史遷得識其人爲童子董策述其人爲不學而自知也又甘茂列傳甘羅曰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七歲者又童子之證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達巷黨人亦師矣哉

大宰

孔注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鄭注以爲是吳大宰嚭以夫子雖兩居宋但一則年十九娶於开官氏之女時子貢猶未生（弟子傳子貢少孔子三十六歲）一則年五十六去衛後過曹適宋於時有桓魋拔樹之難宜無家卿向子貢私論夫子之聖惟吳大宰則左氏傳哀七年公會吳於鄫時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皋時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鄖時又與子貢語故定爲吳大宰毛氏論語稽求篇閻氏四書釋地亦並不從孔注或宋之說惟是二君之論復又相異毛從鄭注大宰屬吳閻以爲尤不若屬陳以檀弓有陳大宰嚭爲證竊以爲夫子聖者與之問則近吳人語史記孔子世家吳客聞夫子防風氏骨節專車及僬僥氏三尺之語於是曰善哉聖人是前此固有以夫子之多能爲聖者亦吳人也此可由語氣之同悟大宰之吳大宰也

鳳鳥河圖

四書釋地謂河圖不必定宓羲時出黃帝時亦出堯舜禹時疊出成王周公時又出載諸史志愚竊謂鳳鳥亦不獨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黃帝時亦至見韓詩外傳禮瑞命記少皞時亦至見春秋左氏傳周成王時亦至見尚書君奭（我則鳴鳥不聞言君奭若去鳴鳥將不復聞是於時鳳方在郊）詩卷阿及竹書紀年集注却俱畧

君召使擯

此經之擯司儀所云交擯是也案禮有交擯有旅擯兩君相見則交擯若卿爲聘賓則旅擯（小行人云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之）交擯者上擯

承擯紹擯與賓之介相遞傳命聘禮注云其傳命各卿本受命
反而傳而下及末則卿受之反而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旅擯
則不上下相傳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承擯紹擯立其處而無
事今此經云揖所與立左右手傳命相語然後有揖夫子於魯
爲大夫合爲承擯右有上擯一人左有紹擯三人唯兩君相見
有事交擯傳辭乃左右揖所與立之人也

臭惡不食

物之將壞者固氣惡然竊據周禮云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
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
而般臂漏鄭君曰庮惡臭鬱腐臭漏當爲螻如螻蛄臭惟腥字
鄭讀爲星是肉中如米者今按肉中生小息肉則氣亦惡是禮

文質論語之確解

不時不食

鄭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按左傳卜楚丘云
食日爲二是一日之中食有常時也閻沒女寬云或賜二人酒
不夕食謂不及待夕之時而食也禮內則云孺子食無時則成
人以上食必有時也詩蝃蝀傳云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孟子云
朝不食夕不食淮南子云臨於曾泉是謂蚤食次於桑野是謂
晏食並是食時之證

又案鄭以朝夕日中爲三時亦大畧言之其實貴賤猶有分別
天子食則四時諸侯三時大夫以下惟朝夕二時四時者白虎
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三時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
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
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特牲三俎在朝時日中又餕
之二時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昧爽而朝辭以旨甘日入而夕
慈以旨甘又云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是也

論語稽求篇謂食時如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類又如
食齊眂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類又如春
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
膳膏羶又如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類愚更即其
說而益以獸人冬獻狼夏獻麋鼈人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亦是
食之時者仲尼燕居篇味得其時鄭注蓋云四時有所多及獻
所宜也反是其即不時之食歟

沽酒

漢書食貨志引作酤酒案說文有酤字以沽爲水名酤有二義
一訓爲一宿酒毛公詩傳云酤一宿酒是一訓爲買酒班志云
酒酤在官和旨便人是則以買酒字爲沽者後人所改漢以前
則作酤字或亦書假借爲之

鄉人飲酒

鄉人飲酒案禮鄉飲酒義正義謂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
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
飲酒此論語鄉人飲酒當何屬乎蓋黨正蜡祭飲酒也所以知
然者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周官禮黨正職云國
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

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是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衆賓可知所謂仲尼與於蜡賓也黨中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爲鄉飲酒康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是也蜡祭飲酒初雖正齒位

及其禮末皆以醉爲度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旣醉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爲異於人

廏焚

鄭注退朝自君之朝來歸王弼論語釋疑曰廏公廏也二說不同案雜記云廏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則廏是孔子私家之廏確有切證又詩云自公退食禮云朝廷曰退則退朝明是退至於家果屬公廏出朝時便可致問當曰輟朝不云退朝公廏被焚去朝不遠宜從救火何待朝罷委蛇而出且路馬亦非可輕記者安得大書曰不問王弼之說非是好異者又欲以傷人乎不爲句未始不因王弼之說指馬爲路馬而撰此解也試問問馬之句上下文氣鶻突復成何語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之兄弟不獨向魋尙有向巢子頎子車左氏哀十四年傳宋景公將討桓魋司馬子仲曰不得左師不可注左師向魋兄向巢也又子頎騁而告桓司馬注子頎桓魋弟又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注車亦魋弟又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注牛桓魋弟也據此則向巢諸人並是牛之兄弟觀傳記左師每食擊鐘汰侈可見迨受命伐魋不克遂欲質大夫以入而卒入曹與魋合子頎子車蚤與魋爲黨一族之中戾氣幾遍惟牛淒然孤立眞可哀哉至牛獨亡兄弟之憂似發於向巢向魋出奔之後蓋魋等叛迹未彰牛亦未能不以之爲兄弟隱憂雖深何能舉以告人卽子夏慰解之辭斷不當其兄弟無故之日而反泛引四

海皆兄弟之語以相曉也因悟夫子卒於向魋作亂之後二年商聞之矣之言亦是夫子沒後語如檀弓曾子曰聞之矣之類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孔注云當此之時陳恆制齊謹案左傳哀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至十四年陳恆始以執君見於經傳時爲簡公卽恆所弒則陳恆制齊在景公卒後七八年景公時厚施於民者則是僖子乞

魯衛之政

包咸注周公康叔旣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不就衰亂言案左氏定四年傳皆啟以商政注皆魯衛也又夫子嘗言魯一變至於道而五至衛國則有三年有成之語又

論子賤而以魯爲多君子與季札稱衞多君子辭若一轍齊大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衞之士並見二國之政俗末世猶賢於他國更證之漢書馮奉世傳人歌立與野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衞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政如魯衞二句並用魯論語漢世之解如此

此經之語美魯衞乎丁希曾先生曰春秋時非成周時矣道美者未嘗不是刺

衞公子荊

子謂子產不加鄭字晏平仲不加齊字論語中類如此獨公子荊與公孫朝則冠以衞字何也蓋於時魯哀公之子亦爲公子荊左傳公子荊之母嬖是楚子西之子武城尹亦爲公孫朝左

傳楚公孫朝帥師滅陳是記者欲別於此二人故特顯之曰衞公子荊衞公孫朝

冉子退朝

周氏注謂罷朝於魯君鄭君注以冉有臣於季氏以朝爲季氏之朝何晏集解從周注朱子集注用鄭說案左氏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俟於朝中之地無朝魯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者則左氏襄三十年傳鄭伯有嗜酒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於朝而入注云辭其家臣是其證也從鄭說是禮玉藻云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揖其臣乃行玉藻又云朝辨色始入先視私朝然後朝君猶當辨色之時則家臣之退自然宜蚤此子所以問冉有退朝之晏

南人有言曰

南人南國之人本孔注禮緇衣疏云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考之地理殷故都在魯南則二義並得相通

鄭注不可以作巫醫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注不占而已矣曰無恆之德易所不占案此一經與緇衣篇中略同惟此經巫醫緇衣篇作卜筮然巫與醫卜並以治人之疾以言不能治無恆之人無異義也緇衣云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謂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蓋卽此經不占之意屈子卜改行易輶詹尹曰龜筴誠不能知此事得斯旨也以經解經頗自明

暢鄭注所以爲勝惜朱子不用是以不占而已矣句解不去轉引楊氏愈不明白

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朱注以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爲子路所不足案禮檀弓篇子路去魯顏淵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不可謂不切切偲偲又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子路無兄弟更何處見有不足

憲問恥

孔注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朱子以爲皆可恥謹以泰伯篇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之文例之邦有道穀正是不貧且賤何反得恥若

謂恥不能有爲而但知食祿則竊𩦅之徃古有道之世君子在位尸祿素餐之輩必不能倖位於朝何有但知食祿之人也故泰伯篇兩加恥也字是二事俱可恥此憲問恥子於邦有道穀下無恥也一語是惟邦無道穀爲可恥矣邦無道穀卽是富且貴也彼此互證孔注良是

駢邑三百

孔注云伯氏食邑三百家鄭注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鄭注見宋本禮記疏今證之易訟卦云其邑人三百戶鄭注謂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然則伯氏齊下大夫也管仲所受自不止此其奪諸伯氏者乃此數耳國語吳語曰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有夫有婦然後爲家亦是三百家也可以爲此食

邑三百之證

告夫三子

案左氏傳云子告季孫孔子辭與此不同竊謂當以此文爲正蓋季氏雖爲冢卿專魯然自襄公十一年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迨昭公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擇二二子各一則兵柄實三子分主又哀公十一年齊國書伐我冉有謂季孫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及叔孫問戰冉有不對然後恥不成丈夫退而蒐乘可見斯時師旅之命季孫不能獨專此正是請討陳恆前三年事故知告夫三子之文爲正唐石經作告夫二三子誤益汙濺矣哀公既使孔子告三子孔子雖知必爲所沮但君命不可不奉故知之三子告之文爲正惟是之三子告當出就三子之朝位而語之非至其家也攷周官禮宰夫掌治朝之灋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入內朝皆退又禮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據此則孔子告哀公討陳恆先與諸臣朝於路寢門外之治朝俟君退乃由宰夫復於路寢陳言討罪之事斯時大夫未退故孔子出就其位而告之國政議於朝也不然孔子嘗曰其事也以私家不宜圖國政何屑至其家而謀耶

知柳下惠之賢

集注范氏說若難定文仲果知柳下惠與否不知展喜犒齊師

使受命於展禽正臧孫辰爲政之時見內傳展禽譏文仲祀爰居文仲曰是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筴見外傳並是文仲知柳下惠之證聖人責人豈肯臆坐以知賢不舉之罪哉

某在斯

少儀云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注謂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道瞽卽是相師子曰相師之道少儀云道瞽亦然知此是古禮矣

蕭牆

鄭注云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敬焉是之謂蕭牆案說經誠不可畧名物制度必如康成顯牆爲屏

而後季孫之憂句乃得確解俗下講章云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之遠而在蕭牆至近之處可無戒哉以蕭牆之內爲季氏之家不知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則蕭牆惟人君有耳卿大夫以下但得設帷薄管仲僭禮旅樹禮記不言自管仲始可見管仲之後諸國卿大夫無有效之僭者季氏之家安得有此夫子言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愚竊謂斯時哀公欲去三桓季氏實爲隱憂又以出甲墮都之後雖有費邑難爲臧紇之邾孫林父之戚可藉以逆命君臣既已有隙一旦難作即效意如之謫請囚於費而無可逞又畏顓臾世爲魯臣與魯犄角以逼己惟有謀伐顓臾克之則如武子之取卞以爲己有而益其彊不克則魯師實已勞僨於外勢不能使有司討己以干

戈憂在內者攻彊乃由常伐吳之故智此後所爲正不可知所謂內變將作者是也然則蕭牆之內何人魯哀公耳不敢斥君故婉言之若曰季孫非憂顓臾而伐顓臾實憂魯君疑己而將爲不臣所以伐顓臾耳此夫子誅奸人之心而抑其邪逆之謀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以上經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下經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之語推之此經即是一例語庶人者又在大夫下若陪臣者亦是也議者國議國政倘云私議君上之得失則庶人傳語正是先王之制王者斟酌焉而事行不悖豈得謂非有道庶人有凡民有府史胥徒之屬凡民可以傳語府史胥徒不當與謀國政況有道之時野無遺賢俊傑在位王公論道經邦自不下資於庶人之微春秋傳衛定姜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鄭子國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子貢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並言古之正法若曹劌論戰事足見魯卿大夫之已鄙重人告伯宗足見晉卿大夫之無學陽虎有言而魯國亂鄙人論政而曹國亡俱是無道之時庶人之議得聞於世者也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毛西河云祿去公室即是政逮大夫未有去彼不之此而中立者閻百詩云季文子行父實爲權姦之首不待其子宿始專國政皆精確可信左氏昭二十三年傳宋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

矣魯君喪政四公矣三十二年傳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弒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昭公時數喪政之世凡四公則夫子於定公時言是五世平子時言執政之人凡三世則夫子於桓子時言是四世據樂祁言當平子之身云政在季氏三世由平子上溯三世却是武子然武子立悼子爲適於襄公二十三年至昭公七年武子卒而悼子實已先死周制公族世爲大夫必父老而子繼之悼子既先武子卒則並未執國政而平子即嗣武子爲卿是三世當數文子武子平子史墨言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政在季氏亦正指魯宣公季文子時言且見魯君失政之

年卽季氏得政之歲更徵之左氏宣十八年傳歸父欲去三桓張公室注云時三桓彊公室弱故欲去之傳又記公薨季文子遂逐東門氏益見行父之專恣成十六年傳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宣伯雖行不軌然其言行父專魯自當不誣再史記魯世家云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漢書五行志劉向亦有魯三桓執國政宣公欲誅之之語又五行志曰主大夫始顓事顏注云謂季孫行父並是切證孔鄭舊注數文武悼平爲四世知文子始專魯政而於夫子當桓子時言未合朱子數武悼平桓爲四世知夫子與桓子同時而於經史言文子專政未合都緣忘卻悼子未嘗爲卿不得數入執政

之世而誤數之耳五世是魯宣至定四世是季文至桓去乎彼則入乎此確不可易惟是宣公時孟叔二家與季文子共事所謂三桓者孟則慶父之曾孫獻子蔑蔑生莊子速速生孝伯羯羯生僖子貜貜生懿子何忌與季桓子同時叔則牙之孫莊叔得臣臣生宣伯僑如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敢生武叔州仇與季桓子同時孟與叔並已五世柄政此經論三桓之子孫而統云四世者葢惟就季氏之世爲言季氏孟叔二家所宗也考季友莊公母弟慶父叔牙長而庶禮庶長稱孟故慶父之後曰孟氏不曰伯氏大傳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則二家宗於季氏是以傳言季氏爲家卿二子爲介卿叔孫穆子指楹曰雖惡之其可去乎鬷戾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均見宗子之家爲重然則二家視季孫爲盛衰舉季氏之世而三桓可知矣

及其老也

邢昺疏少之時曰少謂人年二十九以下葢以曲禮云三十曰壯由少及壯則少是年二十九以下也曰老謂五十以上是又望經文衰字爲說不用曲禮七十曰老之義矣其實王制云五十始衰則方衰之始尙非旣衰斯時正古人命爲大夫服官政之年豈國家用旣衰之人或反迫人貪得之際而用之乎孔穎達禮疏云六十至老境而未全老可證無五十以上爲老之說孟子梁惠王篇云七十者衣帛食肉又云老者衣帛食肉亦足

明老是七十也

有馬千駟

何義門謂袁飛卿文云地衍胥腴出車有千乘之賦爵崇屏翰繫馬有千駟之煩從地說到車從車說到馬下語有原委以爲陳文子有馬十乘亦采地所出若如俗解則陳文子畜牧不及二百蹄未可當貨殖傳中橋桃之百一子張何故以能棄爲難而推之謹按春秋哀公五年齊侯杵臼卒八年傳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注有馬千乘使爲君也此卽景公之千駟矣又哀二年傳畢萬匹夫也有馬百乘明是百乘之家采地一同者則陳文子之十乘自出食采無疑左氏襄二十二年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又云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此則非采地所出

周南召南

據四書釋地商丘宋犖以南之爲國見於逸周書云南國名南氏有力臣力鈞勢敵用分爲二南之國及韓嬰序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閒閻氏用程大昌之說以爲南樂名詩所謂以雅以南是非南國諸侯之謂愚按詩譜云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則南是南方一方不止二國似宋氏信逸周書爲短閻氏不釋爲國爲長又詩周南有漢廣汝墳召南有江汜江沱若非典治南國何以詩咏及此左傳云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又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曰楚文王所以封汝也明南國地在荆楚爲國亦多韓嬰云在南郡南陽之閒加之閒字最爲該括漢地理志南陽南郡並屬荆州又揚子方言衆信曰諒周

南召南衞之語也是別二南爲國以此而言實宋氏舉韓詩序之說爲長閻氏謂非南國諸侯爲短至以雅以南箋以南爲南夷之樂文王世子胥鼓南注義同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蓋任與南古音義不別鈞命決亦云南蠻之樂曰南則南樂不得以二南當之二南之詩播之樂章是爲正歌燕禮謂之鄉樂磬師謂之燕樂無名爲南樂者也

接輿

說者多謂楚狂之名氏不傳因其與夫子之輿相接而歌遂强名之以紀其人如荷蕢之類非真其人字接輿邢昺疏云爾殊附會閻百詩謂孔安國注已如是又莊子人閒世篇如是豈惟邢昺觀旭案國策范雎對秦王曰箕子接輿漆身而爲癩披髮而爲狂則不惟傳其名並傳其行矣戰國去孔子未遠當足爲據又鄭康成注孔子下云下堂出門也莊子人閒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云云則過非過車前何得云因其接輿而歌遂强名之

宮牆

聞之丁希曾先生曰此宮牆宮字是爾疋大山宮小山之宮謂圍繞之觀旭案禮記曰君爲廬宮之又曰儒有一畝之宮康成云宮爲牆垣也是其切證左傳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社非喪國不屋則無宮室而禮云君南鄉於北墉下則有牆垣是社宮亦爲牆古者以牆爲宮故築牆曰宮之矣

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正誤

司馬遷爲孔子作世家爲弟子作列傳可謂尊聖矣然其事跡未合者亦多如世家云孔子年十七孟釐子病且死案春秋經仲孫貜卒在昭公二十四年是時孔子年三十四史記因昭公七年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與及其將死也之文而誤會云繇大司寇行攝相事案韓詩外傳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孔丘命爾爲司寇不見大字諸侯三卿兼六卿之職大司空兼大司寇昭公四年左傳杜洩曰孟孫爲司空安得有孔子爲大司寇且古者不以相名官史記因定公十年左傳公會齊侯於祝其孔丘相之文而謬說誅亂政者少正卯聖人恐無此事使從者爲甯武子臣甯氏恭滅已久牢曰子云爲大宰而發不爲達巷黨人吳楚稱子卽禮稱南蠻雖大曰子非

春秋特加貶黜弟子傳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攷子淵年三十二厄陳蔡之年孔子已六十三則不止少三十歲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歟據論語本云季子然孔安國注子然季氏子弟則不得爲季孫衞君出公方出子羔何以呼爲出公左傳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子路豈是請殺孔叔闕止字子我遭田常之亂而死非聖門之子我吳晉爭先欲擊晉人而卒先吳人非晉人擊敗吳師越滅吳夫差自縊在魯哀公二十及二十二年去伐齊會晉之歲甚遠不得以爲一時相吳者太宰嚭吳亡歸越魯哀公二十四年如越季孫猶使因太宰嚭而納賂不得謂越戮其相子張學干祿易爲周干祿未允有子似夫子增作狀似孔子非是費季孫邑子路使子羔爲費郈宰則謬增郈

字公伯僚季氏之黨故愬子路於季孫列之弟子益疆符七十七人之數史遷博學多聞此其偶有疎謬未加深攷者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淸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七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論語異文攷證十卷

道光甲午春粵東學海堂開雕

序

積學齋徐乃昌藏書

論語有齊古魯三家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古玉字三畫均寫王字中畫近上後人讀作問王者非也）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說文王部所引逸論語即二篇中文也魏晉而後旋即失傳古論語者出孔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孔安國馬融所注是也魯論語者魯人所傳至安昌侯張禹而又从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苞氏周氏並為章句鄭氏康成就魯論張苞周之篇章攷之齊古為之注讀正者凡五十事魏何晏萃八家之注名曰集解傳至于今然則今所習者本魯論之文而合齊古以參校釋文載鄭注魯讀某為某今从古其明證也蔡邕石經為魯論与鄭氏多不合蓋未經鄭校者也若陸氏釋文皇侃疏邢昺疏之同出何晏本其彼此異同參差譌互抑又多矣唐時鄭注本尚存而開成石經已多異同宋時既遵用邢疏本而紹興石經亦多異同又何怪乎足利本高麗本之傳授各別轉寫之多譌耶是知漢魏以來經史傳注諸子百家之徵引莫不各有增損妄逞臆說而竄易之後之人承謬襲訛無由得善本而折衷至當甚矣攷古之難也馮君籀東窮研經藉專守古訓著述卷帙已充笥篋因念論語為記載聖言之文士人所最先誦習遂博蒐殘缺廣輯遺佚稍涉歧異即援据師說而一一疏證之於是二千年來之古義得以復明于世可謂用力勤而立功鉅矣溯年來于惠氏九經古義為疏為證即論語一書每于校讐之餘略有据摭与籀

東所述徵有異同今籀東論語異文攷證先成欲付梓人屬序於潮潮竊喜治經之有同志也故忘其檮昧而冀附名簡末他日拙著定稾當持以還質之籀東嘉慶二十二年春日

馬應潮序

序

昔孔門弟子各記所聞論篹論語漢世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者唯張禹行於世號張侯論周氏包氏並爲章句馬融爲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尙書同出孔安國爲傳鄭康成以張侯論參攷齊古論而爲之注魏何晏又據八家之說爲集解齊論旋亡古論亦無師說梁皇侃復引十三家說爲義疏援證精詳亦可爲後學所宗矣夫自漢以來厤世千餘年其諸儒之所偁說師資各別至或有以己意增損其文而後人傳寫又不無譌謬不特訓解互異而文字亦多不同豈非學者所宜究心與同里馮君雲伯覃孪古學於齊魯韓三家詩異文曁漢魏以下石經已博攷旁通確爲疏證復以論語異文散見於經史傳注諸子百家以逮石刻罔弗蒐羅遺佚萃爲一編幷援前人之說稽其同異之恉以闡明古義其偁引旣博而詮釋復精審用力可謂勤矣今士子所誦習者唯朱子集注一書已足以資帖括少有能旁涉注疏者今得是編其可以廣見聞通古訓而庶免於專己守殘之陋矣乎嘉慶二十一年閏月李富孫拜序於吳閶客舍

序

嘉興馮柳東太史精研經訓撰石經補攷三家詩異文疏證我師儀徵阮相國已錄入學海堂經解續編余嘗讀而序之近復以論語異文寄余紬繹再三見其探頤索隱精審博奧其用力可謂勤矣余嘗謂論語一書人人童而習之而俗儒溺於章句專視爲科舉之學及問以古言古訓則杳冥而莫知其原今太史成進士入翰林讀中秘出而從政治民課士亦未嘗不得力於是書則古學亦何負於人哉世儒恒以此相戒曰懽妨舉業父以此教其子師以此教其弟因陋就簡期於速化其亦不思之甚矣論語漢有三家曰齊論曰古論曰魯論其篇次各異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世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鄭康成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魏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正始中上之鄫今列于學官本是也梁皇侃又采江熙十三家之說撰論語義疏十卷迄今猶存古言古訓燦焉大備今柳東復取各家傳述考其異同辨其得失使學者融會而貫通之庶上有得岷山論撰之旨下不失設科立言之教則凡有志於是書者孜孜不倦取青紫如拾芥其嘉惠士林厥功豈不懿歟道光十四年太歲甲午五月臨海洪頤煊撰於小停雲山館

自序

論語異文考證十卷余少受　先太史之教退而編次者也成于嘉慶二十八年後遇見曾觀輙郎疏記屢有增益曾戚正于孫淵如前輩謂出翟氏考異之上亡友馬君瑯林復爲校勘將付梓而無其貲也癸巳夏同年生李君昶林視學粵東以書索觀爰屬吳石華廣文校刊于學海堂未竣工而學使遽歸道山石華以其版寄歸僅六卷耳爲補刊存之憶余自髫齔受書　先太史卽授以訓詁之學甫冠有志著述而分心科舉之業幾十餘年通籍後得闚中秘幸不以案牘銷其心志今借一麾求息于此庶幾嫥壹于學乎顧齒髮漸頹志與歲去精神念慮已不如二十年前飭再歷如是之年當又嘆不如今日矣是則區區進學之心深懼有負先人庭訓而故交零落不獲相與觀其成爲可慽也道光甲午九月小長蘆馮登府自序於四明廨

論語異文攷證總目

儀徵阮相國　鑒定
貴陽李中丸秦亥　付刊
嘉應吳廣文蘭修　校正

卷之一
學而　爲政
卷之二
八佾　里仁
卷之三
公冶長　雍也
卷之四
述而　泰伯
卷之五
子罕　鄉黨
卷之六
先進　顏淵
卷之七
子路　憲問
卷之八
衛靈公　季氏
卷之九
陽貨　微子
卷之十
子張　堯曰

共六萬三千八百七十五字廣東廣州府西河街綉梓
齋督刊浙江寧波府千歲坊文照堂補栞

論語異文攷證卷一　　學海堂校本

賜進士出身　敕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嘉興馮登府纂

不亦說乎皇侃本作悅後竝仿此攷文據古本同作悅案說
文說說釋也一曰談說於懌字曰說也葢喜悅字多假說
字悅字許氏不收當从說爲古皇本于先進篇又作說

有朋自虎通辟雍引作朋友鄭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似有
友字釋文有或作友非案有友古通荀子大略友者所以
相有也注友与有同義鹽鐵論引春秋傳季友作季有是
也盧氏文弨釋文攷證云呂春秋貴直論有人自南方來
句法相似作有字爲正案漢婁壽碑云下學上達有朋自
遠竝用論語文盧氏之說可信

其爲人也孝弟釋文弟本或作悌下同皇侃本高麗本作悌
案說文悌下徐氏曰今經典通用弟悌是新坿字當作弟
詩大疋思齊正義孝經事君章疏俱引論語孝悌而犯上
者鮮矣邱光庭兼明書亦作悌日本正平本亦作悌攷文
據古本同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說苑建本引爲孔子語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後漢延篤傳北史孝行傳序隋書
孝義傳序竝引作孝悌孝經序疏北史引與作歟七經攷
文曰足利本作其仁之本與陳暘樂書引作孔子語

其爲仁之本與漢書延篤傳及初學記人事部太平御覽人
事部引竝作爲人案古仁人通論語中如不知其仁無求
生以害仁唐石經皆作人觀過斯知仁矣後漢書吳祐傳
引作人漢韓勑碑四方士仁卽士人則又以人爲仁此經
上言爲人下言爲人之本義本相貫作人字爲長攷文引
足利本無爲字

鮮矣仁皇本作鮮矣有仁攷文據古本同案包注及疏亦云
鮮矣有仁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皇本正平本交下有言字攷文據古本
同

傳不習乎釋文引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案說文傳从
人專聲傳本有專義又攷後漢書鄭元傳注傳魯讀爲專
鄭注傳古文作傳攷儀禮覲禮四傳擯注傳故書爲傳杜

子春云傳當爲傳書亦或作爲傳禮檀弓注何傳乎釋文
傳一本作傳知傳傳專以形相涉而異

道千乘之國釋文道本或作導注及下同皇侃本高麗本同
作導攷文據古本同案古道導通易繫辭道濟天下鄭注
作導石鼓文銘斆導字皆讀爲道此道字本讀如導乘漢
石經作桼案說文本作桼

敬事而信宋石經敬作欽下放此此避諱作也

使民以時唐石經民作𢀳後放此亦避諱也

出則弟釋文弟本亦作悌皇疏本作悌攷文据古本同司馬
光荅孔文仲書王然勸學文引竝同然悌字說文所無作
弟爲正

汎愛衆左傳襄二十八年正義㠯汎案說文泛浮也汎浮貌
氾濫也二字義殊王逸楚詞注云氾氾普恣衆也左傳正
義㠯氾為正今㠯汎假字也

則以學文荀悅漢紀孝元帝論引孔子曰行有餘力則可以
學文

無友不如己者釋文毋友本亦㠯無下同宋刻九經本同㠯
毋案古毋無通用然毋者禁止之詞㠯毋為正

子禽問於子貢曰釋文貢本亦㠯贛音同案說文贛賜也貢
獻功也尒疋貢賜也釋文云本亦㠯贛太平御覽五百十
三引㠯贛古人名氏相配端木氏名賜則字當㠯贛左傳
樂記漢書論衡漢石經竝㠯子贛

抑與之與漢石經抑與㠯意予案意与抑通說文徐鍇通論
意猶抑也含其言欲出而抑之也韓詩十月之交篇抑此
皇父云抑意也鄭箋云抑之言噫徐邈音噫噫亦即意周
頌噫嘻定本㠯意嘻外傳周語抑人故也新序禮容語篇
㠯意人故也是也與予亦古同用周禮凡賜與之與與奪
之與竝㠯予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宋石經避諱讓作遜下放此

夫子之求之也足利本佗夫子求之也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足利本㠯其諸異乎人求之與皇疏
本與下有也字史記弟子傳與㠯也皇疏本又㠯人之求
之也與七經孜文曰一本㠯求之也與

知和而和三句公羊傳宣九年何休注引此㠯孔子語漢石
經㠯亦不行也無可字

恭近於禮二句說苑修文引㠯孔子語

因不失其親南史王元規傳及張說碑㠯姻案左傳襄公四
年伯因史記夏本紀正義引世紀㠯伯姻白虎通嫁娶姻
猶親也廣疋釋詁因親也我行其野詩不思舊姻白虎通
嫁娶㠯不惟舊因蓋二字古通說文繫傳亦㠯姻不失其
親

亦可宗也孔安國本及皇本宗下有敬字孔注本云亦可宗
敬蓋古本如是

君子食無求飽儀禮公食大夫禮賈疏君子㠯學者無佗不

案鄭注學者之志有所不暇疏引經文仍㠯君子不字較
無字更切直

可謂好學也已漢石經也已㠯已矣皇本㠯可謂好學也已
矣筆解㠯可謂好學也矣

子貢曰皇本曰上有問字皇疏云子貢問言云云邢疏子貢
以為善故問夫子則古本當有問字也

貧而無諂二句史記弟子傳二句互易諂說文讇諛也或省
佗諂

未若貧而樂皇本高麗本足利本樂下竝有道字唐石經初
刻脫道字後亦旁增案集解引孔注云能貧而樂道孔傳
古論者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及後漢東平王論竝言貧

而樂道文選幽憤詩樂道閒居注引論語貧而樂道是皆
与皇侃諸本合其爲古論可知然攷前漢書引此句無道
字鄭注樂謂志於道亦無道字此从魯論故與孔異也
子貢曰詩云七經攷文云古本云佗曰
如琢如磨釋文摩一本㠯磨案摩是磨本字易繫辭剛柔相
摩學記相觀而善之謂摩左昭公十二年傳摩厲以須前
漢董仲舒傳摩民以誼梅福傳厲世摩鈍漢州俌碑所謂
摩而不磷張公神碑刊鑿琢摩卽琢磨華山廟碑文字摩
滅竝以摩爲磨之證
其斯之謂與皇本與下有也字攷文據古本同
告諸往而知來者正平本者下有也字皇疏本攷文据古本

足利本竝同
不患人之不己知中論攷僞引知下有者字皇本知下有也
字攷文據古本同
患不知人也釋文㠯患不知也云本或㠯患己不知人也俗
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案正平本㠯患己攷文据古
本足利本同皇本引王肅注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此注
各本竝脫疑古本㠯患己臧氏琳云患不知与不我知也
如或知爾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語意同今邢疏及集
注皆有人字亦淺人所加
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釋文共鄭㠯拱俱勇反案攷文補遺据
古本㠯拱孟子盡心篇注呂春秋有始注俱㠯拱文選曲

水詩序運命論二注俱㠯拱太平御覽天部治道部同㠯
拱案古恭敬之恭供具之供拱手之拱竝假借㠯共共字
說文所無㠯拱非古也鄭蓋从魯釋文反切皆陸氏羼入非原引文漢時未有反切也
一言以蔽之攷文據古本蔽㠯弊疏云此章言爲政之道在去邪歸正合上章爲一
道之以政文選二十八將傳論及蓮華經維摩詰所說經音
義史記漢書酷吏傳序後漢杜林傳穀梁莊八年注引道
字竝㠯導皇本高麗本攷文据古本竝同案道假字然漢
石經亦㠯道㠯導非古也又後漢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傳論引亦㠯導下節同
有恥且格祝睦碑㠯且恪洪氏适云与魯論不同殆亦借用
案西漢書㠯有恥且敬敬卽恪義費鳳碑有恥且𢓜隸辯

云尒疋格至也玉篇方言𢓜亦訓至古蓋通用
而志于學漢石經于作乎高麗本㠯乎論衡寔知引㠯乎義
疏本白虎通辟雍文選鮑照擬古詩注御覽學部俱㠯於
翟氏灝攷異曰此經自引詩書外例用於字今獨爲于疑
乎字之誤
三十而立漢石經㠯卅案石經於二十三十四十字多㠯廿
卅卌唐石經亦然高麗本亦㠯卅
六十而耳順筆解云耳當㠯尒猶云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
此順天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義疏云從放也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
于法度也讀從爲縱案正平本㠯縱注同翟灝攷異引柳宗

元集王安石進戒疏及東觀餘論蘇轍古史孔子傳樓鑰
攻媿集引竝巳縱心案云列子黃帝篇七年之後從心之
所念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從字讀去聲以縱心爲聖境
之神妙僅一見于斯說六朝人喜談莊列皇氏染焉又云
釋文從字無釋唐宋人乃紛紛若此集注所以持正其音
而曰從如字
我對曰無違無漢石經巳毋案書無逸無皇曰漢石經竝巳
毋攷儀禮士昏禮夙夜毋違命注古文毋巳無此巳毋者
禁止詞于義較切急
樊遲曰漢石經遲作遟案說文遲从辵从犀籀文从屖巳遲
隸變从籀文也費鳳碑栖遟歷稔与石經同

祭之以禮論衡問孔禮運正義孟子公孫丑葬魯章指引竝
無此句
孟武伯問孝章藝文類聚人部四孝類引巳子游問孝子曰
父母唯其疾之憂唯集編纂疏本及宋張氏栻論語說本
巳惟案唯惟通
不敬何以別乎漢石經以作叺無乎字案以隸變巳叺諸本
皆有乎字疑石經脫去也
先生饌釋文饌鄭作餕音俊食餘曰餕案說文籑食具也重
文巳饌特牲饋食禮注古文籑籑即皆巳餕是籑爲饌之本
字餕爲饌之古文說文不入餕字者以饌卽餕也說文新
附有餕字徐云食之餘也馬注巳饌古論也巳餕者魯論

也
回也不愚皇本愚下有也字攷文据古本同
人焉廋哉漢石經下句無哉字案此是重文漢石經當脫去
也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罔正平本作冈釋文罔本又
巳冈殆依義當巳怠案篇海冈字亦巳冈說文网或从亡
則罔或字网本字冈又网之省文也殆字何晏訓曰不學
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知本訓劵怠之怠故陸
云當巳怠也巳殆者假借字
斯害也已皇本已下有矣字攷文据古本同晉書索
紞傳攻乎異端戒在害已孫奕示兒編已止也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止

誨女知之乎節韓詩外傳孔子曰由志之君子知之爲知之
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爲子路初攺服入見時語
不知爲不知皇本不知下有之字攷文據古本同
子張學干祿史記弟子傳學巳問
何爲則民服七經攷文曰古本服下有也字
舉直錯諸枉釋文錯鄭本巳措投也案包云錯置也說文措
亦有置訓鄭訓投義竝不殊漢書錯措二字每通用又竝
巳厝漢地理志五方雜厝晉灼曰古錯字賈誼傳夫抱火
厝之積薪之下注厝置也集韻厝同措後漢梁鴻傳文選
關中詩注詩閔予小子正義引論語竝巳措費鳳碑亦曰
舉直措枉禮樂記舉而錯之陸云本又巳措同措是本字

錯厝竝假借字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文選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引乚季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閻若璩曰以與也臨之以莊則敬皇疏本臨下則下竝有民字攷文據古本同則勸正平本皇侃本竝乚則民勸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風俗通過譽歐陽歙曰舉善以敎則不能者勸三國志徐邈傳舉善而敎仲尼所美多以敎字絕句

書云孝乎惟孝漢石經及皇本足利本乎乚于攷文据古本同釋文孝于如字一本乚孝乎案包注曰孝于惟孝者美大孝之辭也則本乚孝于惟孝斷句班固白虎通亦云孝于惟孝潘岳閒居賦孝乎惟孝是亦拙者之爲政也夏侯

湛昆弟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及陶潛明鄉大夫孝傳贊張耒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皆有孝乎惟孝句此以惟孝絕句爲不可易者但于誤乎其來已久惠徵君棟曰後世儒者据晉世所出君陳篇改孝于爲乎以惟孝屬下句以合之又引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云此殆所謂孝乎惟孝云云知晉以前無以孝乎爲絕句者然攷閻氏若璩引論語異讀如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有云孝乎惟忠爲令德宋眞宗朝張齊賢奉詔乚曾子贊亦有孝乎惟孝曾子儞焉之語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文亦以孝乎惟孝乚句是不以晉時所出君陳而易之也今尙存包注及石經皇侃本古讀之不失賴此耳唐楊珣碑亦有孝乎惟孝四字句

施於有政後漢郅惲傳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注曰論語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義疏本政下有也字白虎通五經章引亦有也字正平本乚是亦爲政也奚其爲政也其下旁添爲字案釋文於奚其爲爲政也云一本無一爲字与正平本正合

大車無輗新序節士乚大輿案車輿古通詳後

小車無軏案說文軏字云車轅耑持衡者从車元聲五經文字云軏軏音月轅耑上說文下見論語及釋文隸省軏字說文所無乚軏爲正車新序乚輿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釋文云一本乚可知乎鄭本乚可知無也字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宋石經避諱殷乚商後放此漢石經損乚損此隸變也

雖百世可知也皇本世乚廿鈌筆蓋避唐諱皇本可上有亦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御覽禮儀部引亦同

無勇也正平本少也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一終

論語異文攷證卷二

賜進士出身　勅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嘉興馮登府纂

是可忍也御覽居處部引無也字

以雍徹詩雍已雖釋文撤本或已徹案皇邢並已徹說文徹通也一曰相孌發也依義當已孌徹是假借字撤字許所不收鄉黨不撤薑食唐書高宗紀減膳撤樂正与此撤字同（不撤薑食南宋本已徹）

天子穆穆皇疏本穆穆下有矣字攷文据古本同案矣字譌衍

喪與其易也魏書禮志引無也字俞炎書齋夜話曰易字疑是具字檀弓喪具君子恥具具与易蓋相似也（包注易和易也）

不如諸夏之亡也論衡問孔已不若諸夏之亡公羊傳襄公七年注詩若之華正義劉逵三都賦注引俱無也字

季氏旅於泰山班固述贊曰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大山是也小顏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士冠禮旅占注古文旅已臚周禮司儀旅擯先鄭曰旅讀爲旅大山之旅後鄭曰旅讀爲鴻臚之臚陳之也二讀互異蓋臚卽旅也逸周書謚法解周公旦大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受臚卽受旅周書盧弓左傳已旅弓皆同字之證玉篇廣韻並云祣祭名論語已旅案說文有旅無祣旅卽祣之假借字

女弗能救與皇本高麗本女弗已汝不攷文據古本同案女汝通集說本亦已汝弗不古亦通金滕王有疾弗豫孔傳已不悆大疋不識不知賈誼新書已弗識弗知穀梁哀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唐石經弗已不

嗚呼釋文云本或已烏乎音同案說文烏部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古文已𦙶古文尙書烏已於嗚字口部所無呼古文尙書已戲已乎者假借字也

美目盼兮唐石經盼已盻集編纂疏本明葛刻集解本校勘記據十行本並同案說文盼从目分聲引詩美目盼兮盻恨視也二字義別已盻者非也

繪事後素釋文繪本又已繢同案繢繪古通周禮司几筵繢純注繪畫也攷工記畫繢之事後素功注引論語已繢文

選夏侯常侍誄注引已繢禮淡衣衣純以繢注繢讀曰繪玉藻緇布冠繢緌注繢或已繪漢書食貨志以繢爲皮幣注繪五采而爲之文選神女賦注引蒼頡繢或爲繪皆是然攷說文繪會五采繡也引虞書已繪繢織餘也兩字義殊繪事當已繪說文引論語亦已繪書已會文選注引鄭氏注繢讀繪是舊已繢鄭以爲非義故曰讀爲繪也唐崔鏝北岳廟碑亦引繢事後素

起予者商也漢石經無者字案石經當脫去

杞不足徵也正平本已杞不足徵（史記謂夏禮節夫子序書時語無文獻不足一句）

吾不與祭董仲舒繁露祭義引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陸賈新語以祭如在二句爲古語）

周監於二代史記世家無於字漢書儒林傳乍二世代是唐人所改避太宗諱漢書猶存原文後人未盡改耳監漢華山碑乍鑒案詩我心匪監釋文本又乍鑒殷鑒不遠漢谷永傳引乍監二字古通用

郁郁乎文哉汗簡引古論語郁乍彧案說文彧有文章也臣鍇云郁郁乎文哉本乍彧假借郁字後漢書靈帝紀大常河南孟彧為太尉咸陽堯廟碑河南匽師孟府君郁即其人也後漢書荀彧袁宏漢紀乍荀郁或即彧之省郁說文右扶風郁夷也是彧之假借字桂馥曰彧郁古今字非也

子入大廟漢石經及皇侃本並乍太通本毛本葛本同案古泰字太字並乍大讀為太此乍太非古也釋文云大音泰明非太字唐石經及岳珂本並乍大

射不主皮攷異云儀禮鄉射禮篇禮射不主皮上有禮字案疏曰禮射謂以禮樂射疏有禮字經文脫去耳余攷疏述經文無禮字翟說非也為力不同科馬曰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三科爲字讀平聲

爾愛其羊唐石經爾乍女案皇本高麗本及漢書律歷志注引乍汝攷文據古本亦乍汝汝女同

人以為諂也高麗本無也字

哀而不傷鄭康成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為減傷其愛箋詩云哀字之誤當為衷衷謂中心恕之鄭先注論語後箋詩兩說互異

哀公問社於宰我釋文社鄭本乍主鄭曰主田主謂社案孔注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孔所本古論語無主字鄭所據魯論也攷周包張等並以為廟主而春秋文二年丁丑乍僖公主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何休杜預即引論語此文為證亦用魯說案此哀公第問社義宰我以古者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為名如邢疏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也鄭氏雖从魯論謂田主即周禮大司徒言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謂依其野所宜木以棲田神非以木為田神木主故鄭曰謂社仍从孔說也攷社主用石不用木安得以木為主司徒所言以木名社者蓋謂以松曰松社以栗曰栗

社之例朱子本孔注而增以為主三字謂以樹為社主遂啓異說矣當以古論為正

使民戰栗皇本高麗本栗下有也字攷文據古本同

管仲淮南子繆稱訓說苑君道篇乍筦案說文管如篪六孔筦筟也二字義別然古通用漢書食貨志上筦子曰注地理志河南郡中牟注劉向傳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注賈誼傳筦子曰注並云筦与管同漢禮樂志鐘石筦弦鼂錯傳齊桓公得筦子谷永傳昔龍筦納言皆以筦為管詩執競磬筦將將說文引乍磬管躄躄知古二字通用

焉得儉皇本高麗本儉下有乎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然則管仲知禮乎義疏本然則上有曰字足利本高麗本攷

文據古本並同御覽引論語曰或謂管氏知禮乎

邦君樹塞門漢石經邦㠯國下同此爲避漢高帝諱而改

管氏亦樹塞門攷文据古本亦下有有字

有反坫毛本坫誤玷

孰不知禮皇疏本禮下有也字攷文據古本同

子語魯大師樂曰注疏本大作太通本及毛本葛本並㠯太

七經攷文補遺曰古本語㠯謂

樂其可知也皇本也下有已字攷文据古本古訓据高麗本並同攷文又据足利本已在也字上

翕如也五句史記世家曰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略去三也字

從之釋文鄭曰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案何曰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是鄭何同也史記及後漢書班固典引注並㠯縱之四書湖南講云從讀如字是接連翕始作不閒歇也

純如也唐石經避憲宗諱㠯紃

以成皇本成下有矣字攷文据古本同

君子之至於斯也皇本高麗本也㠯者攷文据古本同

何患於喪乎劉敞七經小傳曰喪讀如問喪之喪失位爲喪是時仲尼去大夫故曰喪也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七經攷文云古本無也字案此指高麗本而言

又盡善也漢書董仲舒傳引也㠯矣上矣下也語意不同錢宮詹大昕謂當是古本今漢書亦改㠯也惟宋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与景祐本同攷文云古本也上有矣字

里仁爲美高麗本美㠯善文選潘岳閒居賦注亦引作善案集解引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閒居賦注引㠯人之所居當避諱而改義疏云文云美而注云善者夫美未必善故鄭渼明居仁者里必是善也案此鄭本㠯善猶有高麗本及集解可据也

擇不處仁思元賦注㠯宅案王伯厚云張衡思元賦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里宅皆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从之當以古文

爲正案劉璠梁典署宅歸仁里亦㠯宅字鄭注求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也是鄭意以宅爲擇蒙謂依古義里宅是重文不知宅亦有擇義釋名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宅又通度度有求度之義也（唐銀青光祿大夫口憲墓志宅乎中庸卽擇乎中庸）

焉得知皇本高麗本㠯智下知者同說苑貴德引文㠯智御覽人事部同案論語多知字借字也孟子多智字本字也依說文當㠯智

不可以長處樂七經攷文曰古本樂下有也字

惟仁者皇本宋石經宋刻九經惟㠯唯翻宋本及唐石經論語解本集說本十行本並同案說文唯諾也惟凡思也毛

詩多用維字尚書禮記用惟字左傳論語多唯字此古今
文也
無惡也漢石經無也字案高麗本亦無也字釋文惡如字又
烏路反
不處也論衡問孔剌孟竝引乚不居也後漢陳蕃傳鹽鐵論
竝乚不居也
是人之所惡也高麗本無也字下不去也亦無也字阮氏校
勘記曰是人之所欲也及下是人之所惡也兩也字疑後
人所加初學記十八文選幽通賦注引此二段皆無也字
又晉皇甫謐王沈二傳竝云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
惡亦無也字又後漢李通傳論陳蕃傳注晉書夏侯湛傳

文選鮑照擬古詩注太平御覽四百七十一單引此句亦
無也字四書攷異云此也字唐以前人引述悉略去未必
不謀盡同也恐是當時傳本如此校勘記又以古人引書
每多節省况有義疏可證以攷異爲非余謂高麗本無也
字可据以知古本實無也字校勘記前說是也不去也疏
不可違而去之本無也字皇本之下有也字不處也疏亦
云則仁者不處亦無也字皇本處下有也字是与高麗本
不同也
我未見好仁者漢石經無者字案石經于下句惡不仁者有
者字疑古本如是
其爲仁矣三國志顧雍傳注曰惡不仁者其爲仁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皇本仁下有者字攷文補遺据
古本同力不足者皇本下有也字高麗本亦有也字攷文
据古本有也字文苑英華盧照鄰乞藥直書引亦有者字
蓋有之矣皇本高麗本矣乚乎
人之過也皇本高麗本人乚民案人字沿唐諱而誤
觀過斯知仁矣後漢書吳祐傳乚人案古人仁本通此乚人
字較明
夕死可矣漢石經矣乚也案皇本引欒肇注云誠令道朝聞
於世雖夕死可也則亦乚也字
君子之於天下也白虎通諫諍佗君之于臣無適無莫義之
與比

無適也無莫也釋文適鄭本乚敵莫鄭音慕案古適通敵禮
燕義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注讀爲敵
雜記大夫訃于同國適者注適讀爲匹敵之敵謂爵同也
史記范睢傳攷適伐國田單傳贊始知處女適人開戶後
如脫兔適不敢距義亦乚敵人之敵荀子君道篇天子四
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楊注適讀爲敵李斯傳羣臣百官
皆畔不適徐音征敵之敵是竝以適爲敵之證莫釋文引
鄭注謂無所貪慕何晏亦本此訓莫慕一聲之轉當云鄭
讀爲慕不當云音也范甯以適莫爲厚薄一切經音義維
摩詰經上適莫注謂無人無相也安適主適也亦敵也莫
猶慕也亦本鄭注

義之與比皇本比下有也字攷文据古本同
君子懷刑漢石經刑作刑案說文刑罰辠也从井从刀刑剄也二字義别刑罰字當从井井法也說見余漢魏石經攷異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後漢書劉愷班昭傳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列女傳曹世叔妻上疏曰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
患所以立王苻潛夫論貴忠引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己不立
不患莫己知皇疏本高麗本知下有也字案皇本注亦有也字攷文據古本同
吾道一以貫之皇本高麗本之下有哉字七經攷文云古本之下有哉字蓋指此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風俗通過譽篇引孔子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金樓子立言篇亦以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爲孔子之語
見賢思齊章御覽人事部引論語見上有君子二字七經攷文云古本不賢下有者字此卽指高麗本
又敬不違皇本敬下有而字攷文据古本同攷文補遺又据古本敬下有而以二字
勞而不怨攷文補遺曰古本無而字案此指高麗本
不遠游七經攷文云古本不上有子字案皇本正作子不遠游

可謂孝矣攷文補遺云古本矣作乎
古者言之不出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攷文据古本同又云一本無古下之字高麗本出下有也字按包注古人之言不妄出口或古有妄字
不可不知也文選閒居賦注引無也字
以約節漢書外戚傳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無矣字後漢書王暢傳以約失之鮮矣注曰論語文
君子欲訥於言史記萬石君張叔傳欲訥於言注云訥字多作詘玉篇訥或作吶一切經音義十一訥古文同吶漢書瑕邱江公傳集注吶古訥字集解引徐廣亦云訥字多作詘案說文訥言難也絀絳也吶字許氏不收作訥爲正漢書注以吶爲古訥字非也作絀者假借也

事君數鄭注數數已之功勞也梁武帝本此說

論語異文攷證卷二終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
賜進士出身　勅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嘉興馮登府纂
子謂公冶長論衡問孔謂乍曰長家語乍萇案范甯曰公冶
名芝之字子長古人名字相配似从萇字爲正然攷隰有萇
楚尒疋乍長楚後漢書靈帝紀父萇世封解瀆亭侯河閒
王開傳乍長西魏歧法起造像記無病萇年東魏敬使君
碑陰萇祉令皆長字二字古通
雖在縲絏之中唐石經紲乍絏此避唐諱絏唐以後字也釋
文及皇本高麗本南宋石經尙乍紲縲仲尼弟子傳乍累
漢書司馬遷傳乍纍說文纍一曰大索也縲是纍之別體
累是絫之隸變乍纍爲正纍通羸易大壯羸其角馬注羸

大索也鄭本乍纍
邦有道不廢二句史記論衡並兩邦字並諱國刑戮攷文云
古本乍劉
子謂子賤章史記弟子傳無若人二字新序雜事引乍君子
哉子賤
賜也何如攷文補遺曰古本乍如何史記弟子傳乍賜何人
也古本卽高麗本
女器也皇本女乍汝案女汝同
瑚璉也說文乍槤徐鉉曰俗乍璉案古祇乍胡連春秋左氏
傳胡簋之事禮明堂位夏后氏之四連漢禮器碑胡輦卽
胡連惠氏棟九經古義言之詳矣攷胡連本瓦器而飾以

玉賈公彥謂亦以木爲之知从玉从木並後人所加旁至
夏日瑚殷日璉賈逵服虔及包鄭皆相沿如此據明堂位
當知是誤案孟郁修堯廟碑瑚字又乍⿰土胡可知胡連本瓦
器故後人又加土旁也皇本乍瑚連
焉用佞攷文補遺據古本佞下有也字案此指高麗本而言
禦人以口給七經攷文曰足利本無口字
屢憎於人七經攷文曰古本人乍民案高麗本乍屢憎於民
不知其仁焉用佞唐石經初刻乍仁後磨改乍人皇本仁下
佞下各有也字高麗本同
子使漆雕開仕漢書人表開乍啓案開景帝諱也史記乍漆
彫開字子開管子大匡衛公子開方呂覽乍啓方夏后啓

史記乍后開微子啓乍子開正同雕釋文乍彫又曰或乍
凋案彫是本字唐石經及皇本高麗本並乍彫攷異據宋
石經亦乍彫凋假字也邢本誤乍雕而亭林顧氏反以唐
石經爲誤失之矣詳見唐石經誤字辨
乘桴浮于海皇本于乍於論語解本七經攷文據古本及文
選嘯賦引同於本古文烏尒疋釋詁于於也爲古今字論
語例用於字乍于者譌寫耳說文桴棟名尒疋庶人乘泭
注併木以渡桴是假字當乍泭又說文羌字下引孔子曰
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玉篇引乘桴于海無浮字
後魏弔比干墓文又引乍乘枰此隸變也
其由與皇本高麗本由下有也字漢書地理志注引乍其由

也與御覽人事引同程伊川經說栁宗元乘桴說並有也
字
好勇過我無所取材釋文一讀過字絕句集解引鄭曰一曰
夫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言惟取於己也古字材
哉同耳案在載哉等字俱从才才與哉通古文苑崔瑗張
平子碑往才女諸邢昺尒疋疏云哉古文才古才材亦同
易繫辭兼三才而兩之唐石經作材漢書賈誼傳吳公聞
其秀材注與才同莊子徐无鬼天下焉有成材釋文材本
作才是才材哉三字通耳案鄭本以材爲桴材而復以爲
哉兩存其說古今論之異攷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史記弟子傳作季康子問

可使治其賦也釋文引孔云兵賦也鄭云軍賦梁武帝云魯
論作傅案傳通敷廣疋傅敷也前漢宣帝紀引書敷奏以
言作傅禹敷土夏本紀作傅師古曰傅讀曰敷敷亦通賦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引夏書賦納以言是三字並得假通
可使與賓客言也文選薦禰衡表注引無也字
女與回也皇本女作汝下同
回也聞一以知十七經攷文云古本無也字釋文聞本或作
問字非案二字通檀弓問喪於夫子乎問本亦作聞莊子
庚桑篇因失吾問元嘉本作聞並見釋文荀子堯問篇不
問即物少至楊注聞或作問
聞一以知二七經攷文云古本下有也字

吾與女弗如也包注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心
也毛氏奇齡云雖屬淺說然從來說只如此陳晦伯作經
典稽疑引論衡問孔篇曰吾與汝俱弗如也魏志夏侯淵
字妙才曹公下令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
與爾俱弗如也後漢書曹操祭橋元文仲尼偁不如顏淵
注引論語吾與汝俱不如也皆是又案世說新語文學注
引鄭元別傳馬融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是舊說
本然也釋文吾與爾本或作女音汝作爾與魏志合
宰予晝寢鄭注寢臥息也漢並未有解作繪畫寢室者周書
蘇綽傳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則是飾畫朽木說曰一時
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此即論語畫寢之說梁武帝讀爲

寢室之寢晝爲畫韓昌黎亦主之翟灝攷異引齊東野語
曰嘗見侯白所注論語謂晝當作畫侯白隋人翟云當與
今女晝之畫同寢如漢書兵寢刑措之寢謂休息也宰我
晝限其功以冀休息亦本侯說而附會之錢坫曰說文寢
病臥也依字當从此
朽木漢書董仲舒傳作腐朽之木
不可雕也釋文及邢本彫作雕案皇本高麗本作彫爲正唐
宋石經論衡問孔董仲舒策詩大疋棫樸正義並引作彫
攷文據古本攷異據宋刻本亦作彫
糞土之牆釋文曰糞本或作𡐦同案說文米部無糞字土部
坋字下云埽除也讀若糞曲禮凡爲長者糞之禮注糞除

穢也則㶣卽糞字冀亦說文所無

不可杇也釋文圬或㠯杇史記弟子傳漢書董仲舒傳㠯圬御覽一百八十七居處部㠯圬案皇本正㠯圬攷文据古本同高麗本㠯杇玉篇㠯杅宋石經誤㠯朽案說文朽所以涂也關西謂之杇關東謂之槾圬說文所無俗字也

於予與何誅論衡問孔與㠯予於予與改是與亦㠯予

申棖釋文及正義引鄭曰申棖孔子弟子申續釋文又云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也案申棖卽申棠二字通詩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箋堂當爲棖是堂棖本通左氏傳夫槩爲堂谿氏吳越春秋㠯棠谿是堂棠亦通困學紀聞引後漢王政碑有棠芊之絜無申棠之欲王云亦以棖爲棠又案史記申子棠字周（今本棠㠯黨禮殿圖㠯僞傳寫之譌文也）無申續家語申子續字子周（今本續又㠯積）無申棠疑申續申棠亦卽一人唐開元申棠申棖竝封宋祥符仍之史記索隱棠棖竝列今所傳禮殿圖有棠無棖明嘉靖九年存棖去棠我里朱氏彝尊㠯孔子弟子攷三人竝列皆惑于古今文字傳寫之參差耳

夫子之文章節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皇本同匡繆正俗引亦㠯已矣此魯論也攷文云古本㠯已矣孔子世家㠯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足利本同漢書外戚傳注㠯也已矣高麗本同此是古論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攷文補遺云古本未之㠯之未又一本無之字案皇本高麗本無之字

是以謂之文也攷文云足利本無也字

有君子之道四焉攷文補遺云古本無之字

其行己也恭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己也恭

久而敬之皇本高麗本而下有人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有人字

山節藻梲釋文梲本又㠯棳案尒疋梁上楹謂之棳釋文梲本又㠯棳雜記山節而藻梲鄭注梲侏儒柱也釋名棳儒梁上短柱棳儒猶侏儒以短故名包鄭竝以梲爲梁上楹說文梲木杖也棳木也梲是棳借字藝文類聚又㠯棁案尒疋桷謂之榱注卽楹疏梁上短柱梲棳亦一物耳

何如其知也攷文補遺云知㠯智古本也案皇本正㠯智

三仕爲令尹御覽品藻門㠯三任爲令尹此當是形相涉而譌

必以告新令尹何如皇本高麗本如下有也字

未知焉得仁釋文知如字鄭音智注及下同案孔注但聞其忠未知其仁是與鄭異也義疏引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是卽鄭讀知爲智之說也論衡問孔引此及漢書人表亦讀如智表于仁人下卽列智人知古讀如是中論智行篇或曰

仲尼言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對曰仲尼此亦有所激然
非專小智之謂也亦㠯智字崔子節義疏亦引李充曰違
亂求治不汙其身淸矣而所之無可駿偁其亂不如甯子
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爲知也絜身而不濟世未可謂
仁也亦本鄭義
崔子弒齊君釋文引鄭魯讀崔爲高今从古案惠棟引論衡
別通篇云猶我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亦据魯論釋文弒
本又㠯殺案二字古通詳見唐石經誤字辨
棄而違之唐石經㠯弃案石經棄避世㠯弃弃古棄字也則
曰高麗本竝㠯則又曰
違之之一邦皇疏㠯違之之至他邦高麗本㠯違之之至一

邦攷文曰足利本㠯違之至一邦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唐石經㠯再思可
矣皇本高麗本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再下有思字吳志注
引志林亦㠯再思案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爲當時傳語夫
子只許其再思鄭注及義疏竝从此說則古本本㠯再思
也
邦有道則知七經攷文曰知古本㠯智案皇本正㠯智文選
三國名臣序贊注亦引㠯智邦毛詩抑篇傳㠯國下句同
正義曰此論語說邦諱㠯國後人改也
其知可及也御覽人事部兩引知㠯智無也字
狂簡郎狂狷孟子㠯狂獧狷字說文所無

不知所以裁之七經攷文云古本之下有也字案皇本高麗
本正有也字史記孔子世家不知上多一吾字校皇疏我
當歸以裁制耳似本有吾字又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不
知所以裁製疑之字本制字之誤
孰謂微生高直國策微㠯尾高誘以爲魯人郎論語之微生
高也案微与尾通書堯典鳥獸孳尾路史引㠯孳微史記
五帝本紀引㠯字微說文尾微也釋名曰尾微也承脊之
末稍微殺也古今人表有尾生高尾生晦師古曰郎微生
高微生畝也
或乞醯焉攷文補遺曰古本或上有人字案高麗本正如此
釋文醯亦㠯醓俗字也

巧言令色足恭釋文一本有子曰字恐非孔氏曰足恭便辟
皃邢疏曰此讀足如字謂便習盤辟其足以爲恭也大戴
禮足恭而口聖君子弗爲也書冏命孔傳亦同繆注謂[illegible]足之足
盍各言爾志七經攷文曰古本言㠯曰案高麗本正㠯曰
衣輕裘唐石經初刻無輕字旁注輕字案當从初刻爲正旁
注蜀所增也錢宮詹大昕曰此宋人妄加攷北齊書唐邕
傳顯祖嘗解服靑鼠皮裘賜邕曰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
共敝葢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子赤之
適齊節音衣爲於旣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
證也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
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

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与皇本正文有輕字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蒙謂衣裘之說錢說是矣而古讀俱以敝之絕句橫渠張氏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以願字至敝之爲句何義門讀書記引白虎通通德三綱六紀篇以共敝之爲句謂張子所本案白虎通有輕字竹汀引唐邕傳亦以共敝絕句是古讀如此本朝石經亦依唐石經無輕字

敝之而無憾皇本敝㠯弊攷文据古本同案㠯敝爲正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韓詩外傳四卷六卷皆引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

不如丘之好學也七經小傳本好學下有者字案高麗本同

攷文云古本㠯好學者也已又案衛瓘曰焉安也焉字屬此句讀

可使南面攷文補遺曰古本面下有也字案高麗本合

仲弓問子桑伯子釋文引鄭子桑秦大夫案秦公孫枝字子桑据左傳載子桑傳其能知人舉善与臨民合家語桑戶不衣冠而處同人道於牛馬莊子所謂子桑戶是也說苑修文篇孔子見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故仲弓曰太簡与家語合然桑戶特一放僻之流耳定其品亦不過列隱者一輩上下文南面臨民何如事而忽溷一絕俗逃世于其閒乎儗人不倫豈是聖賢問荅耶至包注但偁伯子王注謂伯子書傳無見當从鄭爲正

以臨其民說苑修文引㠯以道民案以臨爲道避漢諱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攷文古本問下有曰字案皇本高麗本問下正有曰字論衡問孔兩引一㠯哀公問孔子一㠯孰謂好學文選懷舊賦注引㠯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無好學二字楊仲武誄注引亦無好學字

今也則亡釋文曰本或無亡字郎連下句讀論衡問孔引此句在不遷怒二句之上

冉子爲其母請粟史記弟子傳㠯冉有

原思爲之宰晉語官宰食加韋注引論語㠯原憲爲家邑宰

日賜也達皇本日上有子字下求也藝句同攷文据古本足

利本及高麗本竝同

爲費宰正平本㠯弗宰旁注費字

如有復我者樂史太平寰宇記引傳云若有復我者

則吾必在汶上矣釋文云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史記弟子傳同此古論也

自牖執其手朱注禮病者居北牖下案北牖當㠯北墉喪大記北牖下鄭注一㠯北墉孔氏疏舊注音容明是墉字儀禮既夕禮寢東首于北墉下皆㠯墉牖字是沿喪大記之訛攷北牖是社屋之制郊特牲亳社北牖謂所以絕陽光而通陰氣喪國之社屋如此若居室無北面開牖者金氏履祥曰室之西北隅雖有小圓窗謂之屋漏則亦不名牖

矣包注牛有惡疾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史記伯牛
有惡疾淮南子伯牛癩疾或事之有然者朱氏彝尊云
齊魯之閒土牀皆築于南牖下夫子遂從牖執手眡之此
說是也而未知牖是墉之誤朱子謂君來視遷于南牖下
伯牛家以南面尊夫子与古義異矣
亡之新序作末之案漢書楚孝王傳成帝詔曰夫子所痛曰
蔑之命矣夫師古曰蔑無也末蔑一聲之轉末亦無也亡
讀如無七經攷文補遺曰古本之作也案注云喪之皇本
之作也知經文本如此
命矣夫二句史記弟子列傳作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
也夫此古論也

在陋巷鹽鐵論地廣章引在下有於字陸賈新語愼微篇引
巷下有之中二字後漢樊英傳注引亦有之中二字
非不說子之道攷文曰古本說作悅案皇本正作悅高麗本
道下有也字
力不足也後漢光武帝紀太子報桓榮引冉求曰非不說子
之道力不足者
今女畫七經攷文云女古本作汝案皇本正作汝
女爲君子儒皇本女作汝高麗本作爲君子儒
無爲小人儒高麗本足利本無作毋說見前
女得人焉爾乎女皇本作汝爾毛本葛本作耳後漢書章帝
紀注唐石經玉篇南宋石經宋本九經岳珂本竝作焉耳

乎皇本高麗本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又作焉耳乎哉案孔
注焉耳乎哉皆辭也疑古論如此攷說文尒詞之必然
也後通作爾耳是借字太平御覽職官居處二引作尒人
事部引又作耳
有澹臺滅明者攷文曰古本澹作儋注同
孟之反不伐毛本之作子
不有祝鮀之佞左傳古今人表作祝佗案佗古与陀紽通鮀
亦同音
而有宋朝之美朱子或問侯氏曰而字疑爲不字集注攷證
曰而字猶與字古書兩事相兼者每以而字中方之案古
而如每通用而字當作如字解

誰能出不由戶皇本戶下有者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文質彬彬說文作份案說文份文質備也引論語此文又彬
字云古文份兼存古今文玉篇亦引作彬彬包鄭注竝从
彬
人之生也直筆解云直字當爲悳之誤案德古作悳与直原
相近然直卽直道而行之義字無可疑豈文相近而誤耶
筆解往往穿鑿如此皇本無之字攷文補遺云一本作人
生之直所主本作人之生直
罔之生也幸而免論衡幸偶引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
也幸無而免字
知之者高麗本作知者此當脫去

問仁曰皇本仁下有子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知者樂水藝文類聚人部五智類太平御覽地部引知㠯智
下同案皇本亦竝㠯智
觚不觚馬注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不觚以喻爲
政不得其道何注同王肅謂當時沈湎于酒故曰觚不觚
言不知禮也邢疏謂禮器所以盛酒言觚者用之當以禮
若用之失禮不成爲觚也毛氏奇齡力主王說謂戒淫酗
而發說最異砉然於聖意終淺而或曰木簡或曰花觚俱
屬淺說蒙謂觚當㠯柧說文柧棱也眾經音義十八引通
俗文四方爲棱八棱爲柧是柧以方得名當時有破柧爲
圓者故夫子借物制之易歎當世典禮有其名而皆失其

實与拜下一歎正同朱注觚棱也當㠯柧爲古
仁者雖告之曰攷文補遺曰古本雖㠯縱
井有仁焉劉聘君曰仁當㠯人朱子从之論語解本正㠯人
案皇本高麗本足利本竝㠯井有仁者焉孔注宰我以仁
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
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所至也此古論說本如是義亦
甚明似無煩改字聘君白水劉勉之致中也爲朱子婦翁
又嘗受學者張南軒本改正文爲人字
其從之也皇本也㠯與攷文据古本同
君子博學於文釋文曰一本無君子字兩得案後漢書范升
傳云孔子曰博學於文云云知本無君子字

亦可以弗畔矣夫唐石經初刻畔㠯叛後磨改
子路不說七經攷文曰古本說㠯悅案皇疏本正㠯悅說見
前
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案矢之訓不一蔡謨以矢爲陳云尚
書敘皐陶矢厥謨春秋公矢魚于棠皆是（案尒疋矢陳也廣疋戾陳也与矢通）
釋名矢指也蒙謂不如从鄭以矢爲誓以否爲不矢誓
通見虞翻周易注孔注亦以矢爲誓予所不者郎左氏傳
僖公二十四年重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同一文法說
文否不也王弼李充讀爲否泰之否論衡問孔㠯予所鄙
者竝失之義疏引繆播說亦以否爲不史記世家本㠯不
校楊用脩丹鉛總錄引孔鮒樂肇二說謂矢者直告之非

誓也否音否塞之否其說甚異筆解与蔡王李充之說合
天厭之攷文曰古本厭㠯壓案說文厭笮也徐曰笮壓也是
厭本有壓訓前漢杜鄴傳折衝厭難注厭者壓也禮記畏
厭溺左氏傳將以厭衆皆壓字楚詞七諫厭白玉以爲面
兮注厭著也廣疋壓著也竝厭通壓之證天厭之或當時
有此咒語故子借矢之也論衡問孔曰有臥厭不悟者謂
此爲天所厭耶此亦壓笮之義
中庸之爲德也風俗通過譽引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
至矣乎周禮師氏注引亦無也字
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皇本高麗本有㠯能衆下有者字
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必也聖乎白虎通聖人引論語曰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論語異文攷證卷三終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

賜進士出身　勅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嘉興馮登府纂

竊比於我老彭孫奕示兒編云老彭當讀匪其彭之彭音旁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此說最異鄭以老爲老子彭爲彭祖

默而識之釋文云俗作嘿五經文字默与嘿同案說文無嘿字俗字也

德之不脩四句下皇本高麗本竝有也字七經攷文据古本同

聞義不能徙攷文補遺云足利本徙作從高麗本同案子張問崇德節亦曰徙義徙字爲長

子之燕居釋文曰燕鄭本作宴案後漢書仇覽傳注引作子之宴居燕宴古今文鄭从今文一切經音義七大般泥洹經云宴石經爲古文燕同此當指漢石經而言

申申如也漢書敘傳注作伸伸案淮南子原公約車申轅注伸也古申字作信後漢班彪傳注杜篤傳注伸信讀爲申古通用字桓帝紀注伸古信申同字廣疋妖妖申申容也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皇本高麗本公下有也字釋文云本或無復字非臧氏經義雜記以復字後人援注而增以陸氏爲非然攷諸本竝有復字

游於藝唐石經作遊十行本同魏書高允等傳論亦作遊少儀遊於藝案遊俗字也皇本作游爲正

吾未嘗無誨焉釋文引鄭魯讀誨爲悔案易繫辭慢藏誨盜
釋文引虞作悔同音假借字

不悱不發史記世家引無此四字

舉一隅宋晁公武讀書志据蜀石經有而示之三字皇本高
麗本及李善文選西京賦注竝同案鄭注則舉一隅以語
之玩注亦有而示之三字蓋古本如此七經攷文云古本
作而示之又云足利本作示之少而字

則不復也皇本作則吾不復也攷文据古一本足利本同又
据古本則下有吾字無也字案高麗本正作則吾不復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檀弓記此文無子有二字下未嘗飽也
攷文云古本未下有有字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皇本高麗本日下有也字攷文据古本
同論衡感類篇引亦有也字翟灝云曲禮哭日不歌是日
下有也字哭字當連下讀與禮合

惟我與爾唐宋石經皇本翻宋本集說本宋本九經岳珂本
宋本四書咸淳衢州本校勘記所据十行本惟作唯禮記
中庸正義史記弟子傳後漢書張衡傳注文選西京賦注
竝作唯說見前

馮河釋文馮亦作憑皇本高麗本同案馮夷馮翊字古竝讀
房戎切憑依之憑亦然說文無憑字說文淜卽憑河之憑
朋与馮通馮亦淜之通借字也

富而可求也翟灝云史記伯夷傳引作富貴如可求韓詩外
傳一卷說苑立節篇周禮條狼氏注後漢蔡邕傳注郭京
周易舉正徐堅初學記人部引皆無也字文選注凡數處
引此亦無也字

雖執鞭之士釋文鞭或作硬音吾孟反非也案硬字說文所
無俗字也鹽鐵論貧富引士作事

吾亦爲之釋文一本作吾爲之矣案皇疏作吾亦爲之矣

如不可求說苑立節引作富而不可求皇本高麗本求下有
者字攷文据古本同

齊釋文云本或作齋御覽人事部同案齊假借字

子在齊聞韶皇本高麗本韶下有樂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
竝同

三月不知肉味程子謂三月音字之誤見大全小注案昌黎
已有是說不足据也朱子謂史記云聞韶音學之三月既
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誤矣又云史記三月上
有學之二字三月當斷句蓋學韶三月非三月之久不知
肉味也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釋文爲本或作嬀音居危反非案漢
地理志廣爲山濁水所出說文爲作嬀古爲嬀同文選嘯
賦注引王肅云不圖韶之至于此此齊也皇本作此此齊
也衍一此字則斯字古作此說苑修文引斯作此翟灝云
肅似讀爲爲嬀因謂嬀氏樂宜在陳而不圖至齊

吾將問之釋文一本無將字入曰御覽人事部引作子貢曰

曰古之賢人也攷文云古本足利本曰上有子字皇本高麗本同賢人古本作賢仁案鄭注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是鄭本作仁徐彥曰古之賢仁也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也下云求仁得仁从仁字爲長文選詠懷詩注引無也字

又何怨皇本高麗本攷文据古本足利本怨下竝有乎字案左傳哀三年正義及史記伯夷傳索隱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竝有乎字

飯疏食釋文疏本或作蔬案皇本高麗本攷文据古本足利本竝作蔬御覽飲食部同孔注疏食菜食也孔注疏食菜羹之疏亦云菜食与菜羹重文自當以集注粗飯爲正此

盖从孔注古疏蔬通菜蔬之蔬亦作疏無煩改字蔬說文不收

不義而富且貴後漢書劉般傳注引無且貴二字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釋文引鄭魯讀易爲亦今从古案魯論以亦字屬下句讀惠氏棟曰外黃令高彪碑云恬虛守約五十以斆此从魯論連下讀也馬應瀬曰列子黃帝篇二者亦知張湛注亦當作易或古亦易字通余案先儒皆言夫子學易何曰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正義謂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乾鑿度謂五十正夫子受圖之年竝如此說蒙謂史言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伯玉能寡過者也是五十爲寡過之年大易爲悔過之書夫子此歎定在五十前幾年亦不定爲四十七也自劉元城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攷史記孔子世家及風俗通義窮通篇竝引作假古五字从二从乂卒字从衣从十五与衣二字不類斷非相涉而譌也翟灝云十一經問對有先儒以五十字誤欲从史記九十以學易之語九十二字似又以卒字分刊誤而先儒之改讀卒字亦未嘗从史記也

子所雅言筆解謂雅音今作言字之誤也案集解孔注雅音正言也鄭注讀先王典法必正其音然後義全注明云正言安得有誤筆解因注有音字遂謂傳寫之譌穿鑿甚矣

詩書執禮通疋云執卽埶字埶古通藝藝者樂也案說文執捕辠人也埶種也二字不同此說非也古者詩樂相爲表裏此不云樂者詩卽樂也夫子正樂首先雅頌言詩而樂寓焉矣執字以石林葉氏爲確其說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王之時皆有書与法藏於有司官掌之士習之謂之執禮卽周官大史大祭祀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小史大祭祀讀禮法凡此或讀以詔眾或執以行事至周衰皆亡孔子獨能知之故雅言亦謂之執禮是執卽執射執御之執王伯厚謂可以補注之遺

葉公問孔子唐石經葉避太宗諱作莱後倣此

女奚不曰皇本㠯汝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皇疏本高麗本至下有也字攷文据古本同

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皇本敏下有而字攷文据古一本同又据古本以佀而案高麗本㠯敏而求之者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漢書郊祀志引子不語怪神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唐石經及釋文皆云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皇本高麗本攷文据古本足利本三上有我字有㠯得与陸氏所見合讀書志亦云蜀石經三上有我字顧氏炎武石經攷謂爲誤字非也案何晏注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邪疏亦云言我三人行穀梁傳范注亦云我三人行

必有我師至有㠯得史記孔子世家亦如此釋文曰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本亦㠯必有皆後起之說也

其不善者而改之潛夫論德化引㠯其不善者我則改之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皇本高麗本隱下有子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竝同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皇本高麗本行上有所字

子曰善人朱子謂子曰字衍文翟灝云善人以下別爲一章故加子曰字詩賓之初筵正義引亦間以又曰二字

得見有恆者宋高宗石經恆避眞宗諱㠯常

亡而爲有釋文云亡如字一音無後漢紀引㠯無

弋不射宿御覽資產部引上有子曰字

多見而識之攷文補遺云古本無而字知之次也高麗本無之字

互鄉詳解云互鄉不善人之稱如鄉原之類進退不分曰互鄉鄉与向同此說之異者人潔己唐宋石經佀絜下同

我欲仁斯仁至矣後漢書列女傳班昭女誡㠯而仁斯至矣潛夫論德化亦㠯仁斯至矣

陳司敗釋文引鄭司敗人名齊大夫案孔以司敗爲官名陳大夫也攷陳楚名司寇爲司敗見杜預左傳注鄭以齊大夫取以爲名也陳㠯齊者古陳田字通故以爲齊大夫

孔子曰知禮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對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揖巫馬期而進之攷文云古本之㠯也案皇本正㠯也孔注巫馬期名施仲尼弟子傳㠯字子旗呂氏春秋具備覽同攷說文施旗皃齊欒施字子旗古人名字相配如說文載名嘉字子孔名破字子石名驥字子皙是也孔子弟子傳言偃字子游偃㠯㫃象旌旗之游陳亢字子禽亢取鳥亢之義子會字子期顏子高字子驕宰予字子我施之常字子恆之類要皆取義相近此施是旗皃故字旗期通旗左傳宣卌年單公子愆期唐石經㠯旗可證說文古文期㠯冋格伯簋銘㠯毌象旗形也馬應潮曰左傳昭公十六年子旗賦有女同車杜注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此施字旗之一證

君取於吳釋文㠯娶皇本高麗本同案公羊傳疏引亦㠯娶

說文有娶字經典多㠯取假借字也易咸卦取女吉釋文
本亦㠯娶
則吾未之有得攷文云古本得下有也字案皇本高麗本竝
有也字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釋文引鄭曰魯讀正爲誠今从古案馬
注云正如所言从正字爲古
子疾病釋文子疾一本㠯子疾病鄭本無病字案包鄭於子
罕篇皆釋病字集解於此章不釋似本無病字後漢書方
術傳引㠯孔子有疾皇疏云疾甚曰病是皇本有病字也
周禮大祝疏引㠯孔子病
誄曰釋文誄說文㠯讄云或㠯讄案說文讄禱也誄謚也故

檀弓士之有誄曾子問幼不誄長賤不誄貴皆謂累其功
德以定謚也今本㠯誄直是譌文周禮小宗伯注鄭亦㠯
讄讄或字說文讄或从纍
禱爾于上下神祇攷異云一本㠯禱示案㠯爾爲長讄辭之
體然也攷異不知所据何本
丘之禱久矣皇本高麗本禱下有之字攷文据古本同案孔
曰孔子素行合于神明故曰丘禱之久矣据此則之字在
禱字下今本倒置也
奢則不孫釋文孫音遜董仲舒馬融王暢傳注及說苑權謀
顏氏家訓治家御覽人事皇本高麗本攷文据古本孫㠯
遜案經文遜多通借孫漢禮樂志五行志注皆云孫讀曰
遜左傳莊公二年釋文遜本㠯孫州輔碑以病孫位郎遜
李富孫曰春秋夫人孫于齊穀梁云孫之爲言猶孫也何
休注孫猶遁也說文遜字當是後人所增又說文愻順也
論語不孫當爲愻之省借字
君子坦蕩蕩釋文魯讀坦蕩爲坦湯今从古案古湯讀爲蕩
奡盪舟說文㠯湯宛丘子之湯兮毛傳湯蕩也楚辭章句
㠯蕩白六帖邱二引詩亦㠯蕩是也蕩亦讀爲湯漢地理
志蕩陰師古讀㠯湯路史國名紀蕩御姓湯也潛夫㠯湯
今相之湯陰即漢蕩陰也
子溫而厲釋文一本㠯子曰皇本㠯君子案盧氏文弨云今
皇本脫君字疏云亦有云子曰者陸釋文云此章說孔子

德行依原文爲是也厲釋文一本㠯列案祭法厲山氏國
語引㠯烈山詩小宛翰飛戾天文選注引韓詩戾㠯厲薛
君曰厲刑也刑字是列字之誤今据以訂正列厲一聲之
轉威而不猛皇本無而字
泰伯史記吳世家引文㠯太漢地理志同德㠯悳案說文泰
古文㠯太然以爲滑泰字後世讀他蓋切用爲泰侈及形
容未盡之詞則又省㠯太矣說文德升也与道悳字異後
多通假
民無得而稱焉釋文得本亦㠯德後漢書丁鴻傳論引亦㠯
德注引鄭注㠯德劉祐傳延篤貽祐書引文同案得与德
通易剝卦君子得輿釋文云京房㠯君子德輿董遇本㠯

君子德車

愼而無禮則葸文選魏都賦誰勁捷而無𢗰注引論語此文爲證云𢗰與葸同汗簡引古論以惠說文無葸字

君子篤於親節汗簡引古論篤以竺案楚詞天問帝何竺之卽篤之前漢張騫傳身毒在大夏東南李奇曰一名天篤師古曰今之天竺攷說文竺厚也篤馬行遲鈍包注篤爲厚尒疋釋詁竺厚也篤从竺爲正篤假借字也吳棫論語續解曰以下乃曾子之言案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詔引上二句師古注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詞也禮記少儀注齊語正月之朝篇注竝引下二句以孔子曰翟灝云鄭康成韋宏嗣顏師古皆指實爲孔子詞吳氏以屬曾子出自臆斷恐不足据

啓予足二句說文誃讀若論語跢予之足案跢与啓亦假字說文䁈字云省眂也依義當以䁈論衡四諱引啓以開此避諱也文選嘆逝賦注以起段氏玉裁曰跢當是啓或曰當以哆哆猶開也

戰戰兢兢王氏詩攷曰左傳引詩戰戰矜矜翟灝云僖二十二年臧文仲引此宣十六年羊舌職引均同詩文以兢兢王氏或所見別本今不可知案詩釋文一以矜矜說文兢讀若矜此後人通用字此王氏所据本也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呂氏愼大覽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翟氏云呂以小旻詩爲周書若誤繆甚說苑政理篇成王問政于尹逸逸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若何其無懼也呂氏離俗覽別引善之二句亦云周書是說苑所錄尹逸一對乃全本周書矣漢志周書七十一篇當完具時其中自有尹逸對成王語呂氏兩引之耳淵唐石經避高祖諱以淵後同

孟敬子宋石經敬以欽此避諱作也說苑脩文作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高麗本無乎字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節唐書孔穎達傳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云云以曾子爲孔子又獨孤及傳亦引孔子曰翟氏曰舊唐書太宗問穎達但云論語穎達之對則云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并問詞云云孔子乃新書改文之失

昔者吾友史通序傳篇引論語曰吾之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節風俗通過譽卷以爲孔子晉書閻纘傳亦引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二句託玉篇引以侂案侂是任之異文說文侂寄也臣鍇曰託寄字此當从侂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史記弟子傳也以者

君子人也釋文出君子也云一本以君子人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朱子舊本以洪注同此避宣祖諱也

仁以爲己任節後漢祭遵傳文選思元賦引一以孔子曰一以子曰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堯典正義引六藝論民㠯人云若
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于羣臣舉于側陋上下交
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此義之最古者此人字竝非避諱而改
人而不仁論衡問孔而㠯之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顏氏家訓治家引如㠯雖
使驕且吝皇本使上有設字攷文据古本同釋文吝本亦㠯
悋俗字高麗本㠯悋末句有矣字案吝古文㠯遴易爲吝
京房㠯遴說文引易亦㠯遴是吝亦㠯悋家語商甚悋于
財是悋亦吝字周書寤儆篇周公曰不驕不悋時乃無敵
卽此章之義玉篇悋下云俗又㠯悋是㠯吝爲正

不足觀也已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攷文据古本同
不至於穀集注至疑當作志案孔注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
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於學也鄭曰穀祿
也案鄭說爲長古至志字假通可不改
不易得也皇本高麗本也下有已字七經攷文据古本足利
本同
危邦不入二句後漢書獨行傳邦㠯國又此避諱改也
邦有道貧且賤焉節潛夫論本政引二邦字㠯國
不謀其政七經攷文曰古本政下有也字皇本高麗本政下
竝有也字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白虎通聖人引㠯不預

無也字漢王莽傳晉書劉寔傳論衡語增引俱無也字案
與猶預也子路篇吾其與聞之卽預聞王莽傳引孔子云
云師古注舜禹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
事也亦㠯預訓漢世所傳如此南宋石經下巍㠯魏
大哉堯之爲君也文選孫楚与孫皓書皇甫謐三都賦序二
注及陳思王求通親親表引無也字晉書劉寔傳同
唯天爲大二句說苑至公後漢班固傳注文選公讌詩注引
唯㠯惟說見前又後漢馮衍傳注引末句民㠯人
煥乎其有文章詩大疋卷阿正義曰奐爲文章故孔晁引孔
子曰奐乎有文章說文無煥字㠯奐爲古七經攷文曰古
本章下有也字案漢書儒林傳敘傳論衡齊世引俱有也

字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後漢書曹節傳治㠯理治字避唐高
宗諱唐人校漢書而改耳臣釋文㠯𢘑云古臣字又云本
今㠯臣
予有亂臣十人釋文予有亂十人本或㠯亂臣十人非案唐
石經春秋左氏傳襄二十八年所引及論語文竝無臣字
尙書石經旁注臣字是蜀所加顧亭林謂臣字脫去非也
王伯厚謂後世因晉時所出大誓以益之也馬鄭注以婦
人爲文母自有臣字劉原父謂子不當臣母遂易文母爲
邑姜眞不知古文者亂古文㠯𠮐論語集說云或曰亂本
㠯乿古治字孔訓亂爲治

才難不其然乎漢書王嘉劉向二傳兩引才㠯材乎㠯與案
才材同見前北史文苑傳引乎㠯也
有婦人焉任啓運四書約旨謂漢石經㠯殷人案漢石經無
此文餘姚邵在陔云衛氏古文㠯有殷人焉而韓退之直
指爲膠鬲衛氏古文亦無所据檢筆解無此文皆臆說也
顧氏炎武謂婦人傳寫之誤闕疑可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釋文參本又㠯三皇本㠯參攷文据古本
同後漢伏湛傳文選典引注引㠯參案周禮多以參爲三
从古也
以服事殷後漢書隗囂傳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袁術傳文
王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注引論語亦㠯猶服後漢書何進

　

引同史通疑古篇亦㠯猶
周之德二句皇本高麗本無之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詩
酌正義引周之德可謂之至德無也已矣三字三國志魏
武帝紀注文選沈約樂遊苑詩注引論語竝無也已二字
論衡佚文引無也字後漢隗囂傳注引孔子日周之德可
謂至德無之字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七經攷文曰足利本無矣字古注訓爲
閒厠之閒
菲飲食三句史記夏本紀㠯薄衣食致孝於鬼神卑宮室致
費於溝洫案菲卽薄義洫是假借字詩築城伊減釋文又
㠯洫韓詩㠯洫說文洫疾流也毛傳以洫爲城溝竝洫之
假借

論語異文攷證卷四終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

賜進士出身　勅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嘉興馮登府譔

達巷黨人曰史記世家㠯黨人童子戰國策甘羅曰項橐七
歲爲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異于達巷黨人不學而自
知孟康注黨人項橐也漢逢盛碑以爲后橐論衡實知淮
南修務並㠯項託

執射乎吾執御𠫭攷文補遺曰古本㠯吾執射乎吾執御
今也純釋文純鄭㠯側基反黑繒也案詩都人士正義純讀
爲緇玉藻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注純當爲緇古文緇
或㠯絲旁才周禮媒氏純帛注純寔緇字古緇以才得聲
丯詩箋士妻紂衣行露詩傳紂帛不過五兩陸德明云紂

音緇依字糸旁才後人以才爲屯因㠯純是也又純有二
訓說文純絲也集解引孔注訓純爲絲敖繼公曰純衣絲
衣而緇色者也周官純帛論語今也純此其證矣鄭訓黑
繒爲是

今拜乎上泰也高麗本㠯今拜乎上泰無也字与上今也純
儉句一例

毋意毋必儀禮士昏禮疏引論語無必又鄉射禮疏引孔子
云君子無必無固無我既夕禮疏君子不必人意者義取
孔子云無必無固之言也毋俱㠯無並以爲孔子言說文
繫傳亦引孔子曰毋固毋必史記孔世家亦㠯無字古無
毋通㠯無者古論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漢儒林傳贊注引論語天上有不知二
字

天之未喪斯文也高麗本無也字王肅家語序引無也字

大宰釋文及正義引鄭大宰吳大宰嚭案義疏謂宋有大宰
華督攷列子仲尼篇商大宰問孔子曰某聖者與商卽宋
左傳宋每偁商然督攻孔父在桓公二年孔子生襄之二
十二年子貢又後孔子三十一年而生督与子貢恐不及
同時或以爲哀六年吳侵陳陳亦有大宰嚭見檀弓是年
正子与子貢當陳蔡之厄或是陳大宰又一說謂越亦有
大宰然無与子貢相語事唯吳大宰于哀公六年公會吳
于鄫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一使子貢辭于大宰嚭一使

子貢對太宰嚭語多能一問總在此時鄭注確不可易皇
氏疏亦本此

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引固㠯故風俗通義窮通引論語
固天縱之莫盛于聖論語詳解曰將音匠猶將帥也謂爲
羣聖之統帥此好爲異說不足据者翟氏攷異引之何耶

孔氏訓將爲大本釋詁文

大宰知我乎皇本高麗本我下有者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
同

有鄙夫問於我七經攷文曰古本問上有來字案此指皇疏
本

空空如也釋文引鄭㠯悾悾案悾悾而不信鄭注誠慤也大

戴記婦空空空与悾通空空謂鄙夫以誠心來問也故鄭
㠯悾疏以空空爲無識失之
子見齊衰者七經攷文曰古本齊㠯齋李富孫曰說文齋緶
也玉藻注齊裳下緝也釋文齊本又㠯齋今經典竝㠯齊
亦省借字
冕衣裳者釋文曰冕鄭本㠯弁云魯讀弁爲絻今从古案說
文冕大夫以上冠也或㠯絻古弁字㠯覍訓爲冕說文引
服周之冕㠯覍左傳昭元年弁冕端委注弁冕冠則弁冕
本通故魯讀弁爲絻絻卽冕字王會解絻無縏露周禮弁
師五絻卽冕鄭从古㠯弁爲正錢氏大昕謂絻卽免喪服
也齊衰服之重絻服之輕弁卽弁絰之弁弁与絻制雖不

同其爲凶服一也据此齊衰与冕義複恐未必然
雖少必作皇本高麗本少下有者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史記㠯雖童子必變
過之必趨宋高宗石經㠯趍案詩齊風巧趨蹌兮釋文趨本
亦㠯趍說文趨走也趍趍趙久也二字異義五經文字趨从
芻㠯多者訛廣韻趨俗㠯趍
鑽之彌堅洪适隸續曰嚴發碑鐫堅仰高与今文論語不同
案周禮眡祲三曰鐫鄭注謂日旁气刺日也疏云鐫錐也
是与鑽聲義相近說文鐫穿也非此義
忽然在後高麗本然㠯焉史記世家㠯忽焉攷文曰古本然
㠯焉卽指高麗本唐宋石經後漢書黃憲傳列子仲尼篇

皆㠯焉今㠯然誤字也
夫子循循然後漢書趙壹傳失恂恂善誘之德注引論語夫
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三國志步騭傳漢書李膺
傳孟子明堂章指竝同案恂通逡祀睦碑恂恂如也㠯逡
逡恂又通駿詩爲下國駿厖荀子榮辱篇及大戴禮引駿
㠯恂駿亦与逡通書武成駿奔走禮大傳㠯逡逡又通循
史記游俠傳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漢書㠯循循古馴徇
訓循順恂逡字竝互通之字鄭注鄉黨恂恂恭慎貌与此
訓恭順貌同知爲鄭本也翟氏曰後漢郭太傳論林宗恂
恂善導宋禮志載晉袁瓌疏孔子恂恂北魏書賈思伯傳
接誘恂恂曾無倦色悉用論語文

末由也已史記世家㠯蔑繇也已案左隱公元年公及邾儀
父盟于蔑二傳㠯眛古今人表末嬉晉語㠯妹喜妹眛末
蔑一聲之轉也繇由古文
子路使門人爲臣論衡感類引使㠯遣
病閒曰文選七發注引論語㠯子疾病閒
韞匵而藏諸後漢書張衡傳崔駰傳及文選吳都賦注顏延
年直東宮詩陳孔璋荅東阿王牋范蔚宗逸民傳論四注
引竝㠯韞櫝御覽亦㠯櫝後漢書逸民傳注又㠯蘊櫝案
說文櫝匵也漢書楊王孫傳竅木爲匵注櫝小棺也古櫝
匵同也釋文匵本又㠯櫝蘊韞亦通字
求善賈而沽諸漢石經沽㠯賈玉篇引㠯及案沽賈音義相

近及古沽字說文引詩我及酤彼金罍云秦以市買多得
爲及沽是假借字也買文選顏延年詩范蔚宗論二注後
漢書注御覽珍寶部事文類聚皆㠯善價案價說文新坿
字㠯賈爲正
我待賈者也白虎通商賈引賈㠯價後漢張衡傳逸民傳二
注文選琴賦注御覽珍寶部引並同高麗本無也字
吾自衛反魯七經攷文曰古本反下有於字即指皇本高麗
本
逝者如斯夫文選郭璞游仙司馬彪贈山濤張協雜詩三注
引皆無夫字孟子章句徐子章指引亦無夫字疑古論語
如此又案元胡氏炳文四書通本夫㠯乎

不舍晝夜文選勵志詩褚淵碑文兩注㠯捨案史記引舍之
則藏亦㠯捨然㠯舍爲古
譬如爲山漢書禮樂引文㠯辟案辟假借字說見唐石經誤
字辨
未成一簣漢書禮樂志注引㠯匱雖覆一簣後漢班固傳注
亦引㠯匱案二字通王莽傳綱紀咸張成在一匱注匱織
竹爲器所以盛土唐化度寺碑資覆匱以成山正用此文
說文匱匣也㠯簣爲正一切經音義達磨多羅禪經上一匱注引未成一匱包咸曰匱土籠也与漢書合
其囘也與高麗本無也字
後生可畏皇本高麗本畏下有也字末句有矣字攷文据古

本同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新序雜事引焉㠯安無也字宋書索
虜傳拓拔燾書引此文選魏文帝与吳質書注引皆無也
字
說而不繹郭璞方言注說㠯悅繹㠯懌案繹馬注尋也懌說
文所無新坿有之云悅也悅懌義重从繹爲正
能無說乎說皇本㠯悅
三軍可奪帥也節後漢書橋元傳論引無二一也字文選讓開
府表注引下句亦無也字
衣敝緼袍釋文㠯弊云本今作敝皇本高麗本㠯𡚁案敝之
而無憾皇本亦㠯𡚁足利本於此文亦㠯𡚁𡚁俗字許氏

不收說文于袍字下引亦㠯弊當是後人所改
與衣狐貉者立釋文依字當㠯貈案說文引狐貈之厚以居
亦㠯貈貉北方豸種職方先鄭注云北方曰貉与貈義殊
是假借字七經攷文曰古本貉㠯狢史記弟子傳㠯狢狢
是俗佗也
而不恥者事文類聚別集引無而字其由也與高麗本㠯其
由與與上其囘與一例
是道也七經攷文曰古本㠯者
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釋文依字當㠯凋案皇本及何集解
注胡氏通本並㠯凋翟氏攷異云史記伯夷傳漢書傅喜
傳後漢邊植傳注高誘呂覽注潛夫論交際鄗京周易舉

正宋史范如圭等傳論又劉珙等傳論說文繫辭藝文類
聚木部上松類事文類聚徛覺寮雜記學齊佔畢竝巳凋
文選西征賦金谷集詩南州九井詩三注皆引彫巳凋攷
說文彫琢文也凋半傷也彫假借字釋文故云當巳凋又
句末皆無也字七經攷文曰古本後巳后
知者不惑七經攷文曰古本知巳智案皇疏本巳智
可與共學節淮南子氾論引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
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繇詩正
義及三國志魏武帝紀注說苑權謀北周書字文護傳論
竝巳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筆解巳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
與適道未可與權謂今文錯簡唐文粹馮用之楮論引与

筆解同鹽鐵論遵道引可與共學未可與權然攷集解各
注竝釋立字詩正義三國志注當斷章取義耳淮南王漢
初人知漢魏相傳如此
唐棣之華文選廣絕交論注春秋繁露竹林第三引同上有
詩云二字引唐巳棠案尒疋唐棣栘注樹似白楊江東呼
夫栘常棣注郁李也是二物陸璣以唐棣郎薁李韓嬰以
常棣爲夫栘又相雜而不分矣戴侗六書故曰唐棣棠棣
常棣特一物猶夫栘扶栘蒲栘之爲一物棠唐常夫扶蒲
竝聲之轉耳集解皇本此与上可與共學章合言思權而不得見也
偏其反而集注曰偏晉書巳翩反亦當與翻同
未之思也釋文云未或巳末非

夫何遠之有皇本有下多哉字七經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案疏述經文亦有哉字高麗本亦有哉字夫字連上讀
恂恂如也漢劉脩碑巳遜遜如也祝睦碑巳逡逡史記弟子
世家恂恂似不能言者索隱云或本巳逡逡案恂与馴音
近義通古文馴巳愻通遜字是遜亦得通恂也恂逡亦通
字李廣傳恂恂如鄙人史記本巳悛悛悛通逡竝字異而
音近
便便言史記世家巳辯辯案說文釆辨別也釆爲辨本字毛
詩平平左右傳平平辯治也平郎釆之譌辯便同音書釆
章百姓大傳巳辯章史記巳便章釆秩南訛鄭巳辯秩大
傳巳便秩皆可證

侃侃如也唐張嘉貞傳巳偘偘案唐東林寺碑侃亦巳偘後
漢袁安傳誾誾衎衎漢唐扶頌衎衎誾誾則又以衎爲侃
也案偘隸變俗字也侃衎音近假借又儀禮聘禮注引先
上大夫後下大夫史記世家亦如此此古論也
君召使擯釋文擯本又巳儐亦巳賓皆同案史記世家正巳
儐字說文儐道也从人賓聲或从手巳擯臣鍇曰今周禮
皆巳此擯字文王世子退儐于東序陸云儐本又巳擯是
同字也蒙謂从古當巳賓書賓于四門鄭讀賓爲儐舜爲
上儐也賓古文擯見周禮司儀注
色勃如也說文巳孛又巳艴汗簡引古論亦巳艴案兩引互
異蓋兼存古齊論之文勃是借字

左右手皇本高麗本乍左右其手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按
勘記云鄭注云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疑皇本是
趨進翼如也說文乍趍如案翼是趍省宋高宗石經趨乍趍
下沒階趨同趨趍正俗字
攝齊升堂攷異乍齋見齊衰者之齊同七經攷文曰古本乍
齋漢書朱雲傳唐貞觀孔子廟堂碑俱乍攝齋案說文于
禮齊衰乍齋緶依義當从衣孔注攝齊摳衣也齊是假借
字
沒階趨釋文一本乍沒階趨進誤也案曲禮帷薄之外不趨
正義儀禮士相見禮疏聘禮注及史記孔子世家唐石經
說文皇本毛本太平御覽居處人事二部張子正蒙引此

並有進字是古本如此陸所見唐初本蓋無進字論語集
說曰進疑是退字
執圭鞠躬如也聘禮注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釋文乍
鞠窮羣經音辨鞠窮容謹也鄭康成說禮孔子之執圭鞠
窮如也案尒疋鞠究窮也廣疋匑匔謹敬也曹憲匑音邱
六反匔音邱弓反鞠窮蓋雙聲与踧踖同爲形容謹敬之
貌非以鞠爲曲以躬爲身也李富孫曰說文匑曲脊也此
卽鞠躬字魯世家乍匑匔今假鞠字皇侃疏失其義矣
下如授釋文曰魯讀下爲趨今从古案古讀下如戶与趨同
部字故魯讀如此
足縮縮如有循高麗本循下有也字

君子不以紺緅飾孔注一入爲緅案攷工記五入爲緅尒疋
一染謂之縓孔注似誤正義已疑之然孔又云三年練以
緅飾衣攷禮練衣黃裏縓緣練冠麻衣縓緣是孔本以緅
爲縓古文論語必是縓字後人从今文改緅併孔注亦改
从緅遂歸咎于孔注之誤非矣又孔以紺爲齊服盛色以
爲飾以衣齊服也案鄭于紅紫節注云紺緅紫元之類紅
纁之類元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攷禮齊服緇衣元端
古祭齊同服紺類于元類于齊服故不以爲飾孔義確不
可易錢氏大昕曰先鄭司農以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證
五入爲緅之文則先鄭所受論語本乍緅与孔本異也
當暑曲禮袗絺綌鄭注引文當暑上有孔子曰三字

袗絺綌唐石經初刻乍袗稀後磨改乍袗絺文選聖主得賢
臣頌注乍袗釋文袗本亦乍袗單也皇本高麗本乍縝七
經攷文曰足利本同古本乍縝卽指皇本案說文糸部袗
轉也卽孟子袗兄之臂是也袗元服重文乍裖禮振絺綌
不入公門當是裖之譌文鄭曰讀爲袗是古只乍袗或乍
袗之重文裖袗特通借耳縝俗字
必表而出之皇本高麗本無之字七經攷文据古本及孔注
並同
素衣麑裘儀禮聘禮注禮記玉藻注鄭並引乍素衣麛裘按
說文麛鹿子也麑狻麑獸也釋文邢疏皆云鹿子則當乍
麛爲正孔叢子亦乍麛裘

褻裘長說文引㠯絬衣長臣鍇曰絬私列切廣韻絬褻同音
六書統謂絬古褻字攷古制四時皆有褻衣不弟言裘𡨋
从許㠯衣錢坫謂絬通褌詩與子同褌箋云褌絬衣近汙
垢是劉熙曰絬衣用六尺裁足覆胸背或謂之鄙袒或曰
羞袒段氏玉裁於說文絬下補衣堅也三字据玉篇注絬
堅也廣韻注絬堅絬同音叚借也
狐貉之厚以居說文㠯狐貈案說文貈似狐善睡獸攷工記
總目釋文貉獸名依字㠯貈伐檀貉子曰貆釋文貉本㠯
貈月令注釋文亦云與衣狐貉者立貉亦㠯貈七經攷文
曰古本貉㠯貊此指高麗本文選辨命論注引文上有子
曰二字汗簡引古論佗貈說竝見前

無所不佩釋文曰佩字或从玉旁
齊必有明衣布釋文曰齊本或㠯齋攷文据古本同攷異亦
㠯齋布下有也字此据高麗本也程子本下接必有寢衣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集韻舊本引此㠯不饜校說文厭飽也
足也厭即饜足之義合夫子疏食飲水之旨从饜義爲長
膾釋文㠯鱠案東方朔傳生肉爲膾說文膾細切肉也从
月旁爲是
魚餒釋文云說文云魚敗曰餧本又㠯餒字書同案玉篇餧
魚敗也說文餧本訓飢別一義爲魚敗後餧變㠯餒俗體
字又鯘說文所無亦俗字事文類聚續集引魚餒而肉敗
以下一段上有孔子曰三字

臭惡皇本臭㠯臰此俗字
不時不食後漢鄧皇后紀引傳曰非其時不食
不使勝食氣說文引氣㠯旣云小食也案說文餼爲氣之重
文氣即餼也聘禮注古文既爲餼是既氣古今字餼或字
爲廩氣字又說文既重文㠯槩既是槩之省文小食即稍
食也（中庸既稟稱事鄭讀既爲餼說文引春秋桓公十年齊人來餼諸侯㠯氣古氣息字㠯气）
惟酒無量唐石經㠯唯皇本毛本同㠯唯說見前
沽酒漢書食貨志㠯酤酒不食師古注鄉黨所記孔子齊之
時也御覽資產部引亦㠯酤案漢書景帝紀夏旱禁酤酒
注古買酒爲酤酒伐木詩箋酤買也說文沽水名酤買酒
也沽爲借字

不撤薑食宋刻九經本㠯徹案說文徹通也𢿱發也段氏玉
裁曰𢿱引申爲凡發去之偁則字當㠯𢿱經典通用徹或
㠯撤是𢿱之俗體
祭於公御覽飲食部㠯祭於君
寢不言玉篇㠯𥨊案說文解字𥨊病臥也寑臥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疏皇本㠯蔬攷文据古本校勘記据十行
本竝同瓜皇本㠯苽攷文据古本同釋文引鄭魯讀瓜爲
必今从古案疏蔬同字此疏食對菜羹而言𡨋㠯疏粗也
瓜祭上環本之玉藻孔注云三者雖薄祭之必敬瓜亦薄
祭之有名者正義竝㠯瓜瓜亦蔬果之一類故或从艸魯
以瓜爲必者古瓜必形相涉而誤也鄭故不从高麗本瓜

字句祭連下讀

席不正不坐史記世家引此句在割不正不食下墨子非儒曰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新序節士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說文解字同此句當是錯簡

斯出矣攷文曰一本斯㠯則

鄉人儺釋文引鄭曰魯讀儺爲獻今从古案獻亦讀爲莎司尊彝獻尊爲犧亦爲莎又讀儀書民獻有十夫大傳㠯民儀犧莎儀並歌部獻儺古同聲故儺可讀爲獻也郊特牲鄉人禓注禓或爲獻或爲儺古音之轉本如此鄭不从者以儺自有正音不必如禓之借音也釋文云阼本或㠯於阼階攷注有階字禮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無階

字或後人因注而增高麗本無於字

再拜而送之七經攷文曰足利本無而字高麗本同

拜而受之釋文一本或無而之二字

不敢嘗攷文補遺古本嘗下有之字此指高麗本

廐唐石經㠯廄古論㠯沓見汗簡案說文廄古文㠯沓今㠯廐俗字

傷人乎不問馬釋文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韓文公讀不爲否翟攷異云鹽鐵論刑德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知漢人亦但以不字屬下未嘗㠯否音

必正席先嘗之攷文曰一本無之字此指高麗本

君賜腥釋文曰腥說文字林竝㠯胜五經文字曰今經典通用腥爲胜案說文胜一曰不孰也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則㠯胜爲正字

君賜生釋文引鄭曰魯讀生爲牲今从古案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傳注生曰餼服虔曰腥曰餼生腥易混當㠯牲爲是

加朝服拖紳說文拖㠯袉云衣裾也唐石經釋文本拖㠯拕案拖是袉之通字拕是拖之本字漢書龔勝傳㠯拕紳同

雖車馬非祭肉禮記正義㠯非祭肉雖車馬不拜也案此文義較顧周禮玉府疏但云雖車馬不拜

入太廟唐石經皇本太㠯大釋文大音太㠯大爲正

居不容釋文居不客本或㠯容唐石經㠯客案孔注爲室家之敬難久也攷客古恪字戰國策住建共者客耶高誘注客古音恪左傳以陳備三客繼夏殷之後爲二代繼虞帝之後爲三愙愙敬也言禮之如賓客也是客卽愙敬之意与孔注合容与客亦通後漢書張衡傳洪鼎聲而軍容息注容或㠯客

見齊衰者皇本高麗本見上有子字七經攷文據古本足利本同

見冕者釋文冕鄭本㠯弁又引鄭曰魯讀弁爲絻今从古說

皃子罕

雖褻必以貌攷文曰古本貌下有也字

式負版者攷文曰古本版㠯板板俗字也

升車徐鉉說文注引上題禮曰

車中不內顧釋文引鄭魯讀車中內顧今从古案包注與中

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也攷此依魯訓本無不字漢書成帝紀贊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顏師古注今論語云車中內顧內顧者說者以為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与此不同据此亦用魯論說者云云即包咸注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車中內顧崔駰車左銘亦云內顧自敕注竝引魯論後人据某本于包注及張賦崔銘注竝增不字非矣御覽色類引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邢氏詳解以車中至末為一章色斯舉矣節朱子謂有闕文何氏十一經問對謂唐棣節誤簡山梁釋文引鄭云孔子山行見雉食梁粟則梁鄭當作梁文選七發注引有子曰二字竝引此鄭注

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釋文時哉一本作時哉時哉皇疏邢本注疏只作時哉後漢書班固傳注御覽羽族引竝一時哉共皇本高麗本作供攷文据古本同釋文亦曰共又作供玉篇引嗅作齅蜀石經作戛集注引晁氏曰石經作戛謂雉鳴案師古注漢書不齅驕主之餌云齅古嗅字說文有齅無嗅廣韻嗅以鼻取氣故从鼻古本作臭唐石經作臭口旁晁氏所加其跡可驗論語集說曰嗅疑作嘆釋疋曰三噫之訛司馬光類篇逴字下引論語三嗅而逴荀子三臭之不食是古本作食義与何邢作夫子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之說合蒙謂臭當如尒疋鳥曰狊之狊邢疏尒疋謂鳥之張兩翅狊狊搖動者劉聘君曾引之何以邢氏疏論語不本此訓也筆解謂嗅當作鳴鳴之鳴雉聲也此臆說耳共當作拱執之拱藝文類聚鳥部上雉類太平御覽羽族部竝作拱作供具之供非是

論語異文攷證卷五終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賜進士出身 勅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嘉興馮登府撰

皆不及門也皇本高麗本也上有者字七經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德行七經攷文補遺曰古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此指高麗本而言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云舊有子曰字故史記冉伯牛傳云孔子稱之爲德行翟氏攷異云攷文補遺每云古本皆以證其与皇本同也今檢皇氏本唯別分此爲章子曰字未嘗有其疏則云此章無子曰字者是記者所書竝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二字之無尤確鑿物氏以彼國別藏寫本謬稱古本未可援之實史記矣案皇本与

高麗本雖同出日本而互有同異今檢高麗本實有子曰二字翟但据皇本耳攷文所言古本蓋指高麗本也

言語二段史記弟子傳政事二人列前言語二人列後新序雜事篇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以此爲孔子言是此節明有子曰字

子游子夏後漢儒林傳注引論語文學則子游子夏多一則字古人引書隨意增損未足爲据也

人不閒於父母昆弟之言 漢書范升奏記注論語云云閒非也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

南容三復白圭史記弟子傳容二復白珪之玷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文爲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釋文康子問弟子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高麗本有顏回者好學下有不遷怒二句未有未聞好學者也与哀公問同皇本只多未聞好學者也句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以爲之椁皇本作槨下同論衡問孔篇同家語注潛夫論浮侈史記索隱竝作槨案說文椁字無邑旁七經攷文云足利本脫此四字案高麗本亦無此句注有買以作槨恐高麗本脫去也

才不才史記弟子傳才作材案古材才通易繫辭兼三才唐石經作材

鯉也死七經攷文曰古文無也字此指高麗本也

吾不徒行皇本高麗本不下有可字

不可徒行也論衡問孔可下有以字皇本高麗本不可上有吾以二字徒行下無也字七經攷文据足利本亦有吾以二字

天喪予漢書董仲舒傳贊引予作余案曲禮鄭注予余古今字

從者曰論衡問孔作門人曰

曰有慟乎皇本高麗本作子曰七經攷文据古本足利本亦曰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論衡作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皇本高麗本誰爲下又有慟字案說文無慟字應即恫字

季路問事鬼神攷文曰古本作子路

焉能事鬼鹽鐵論論鄒章引㠯焉能事鬼神
敢問死邢疏云曰敢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若死其事
何如則邢疏敢上有曰字唐石經南宋石經匡謬正俗引
竝有曰字皇本同七經攷文曰古本死上有事字此指高
麗本
閔子侍側皇本高麗本閔子下有騫字七經攷文據古本足
利本同
冉有子貢唐石經冉有㠯冉子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朱子集注引洪氏曰
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曰上文樂卽曰字之誤案漢書
幽通賦注引論語稱閔子云云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

然樂曰字竝見本有曰字非因樂而誤可知今皇本有曰
字座右銘注引亦有子曰字足證曰字之脫誤也
仍舊貫如之何釋文引鄭魯讀仍爲仁今从古案鄭注仍因
也本之尒疋是家从古㠯仍惠氏棟曰揚雄將作大匠箴
曰或佡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後漢書郎顗上書引
無如之何三字隋書何妥上事引㠯孔子曰亦無如之何
三字
由之瑟皇本高麗本瑟上有鼓字案注子路鼓瑟當有鼓字
攷文據古本足利本亦有鼓字
未入於室也儀禮鄉射疏孝經序疏引俱無也字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皇本問下有曰字賢下有乎字高麗
本亦有乎字
過猶不及皇本高麗本及下有也字
季氏富於周公後漢書楊秉文傳注史記弟子傳引此文上
有孔子曰三字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皇本㠯附益也七經攷文曰一
本求下無也字益下無之字漢書諸侯王表師古注引此
文無而字上有孔子云字御覽人事部引無而字
鳴鼓而攻之皇本無而字論衡順鼓引亦無而字鼓高麗本
㠯鼓
師也辟皇本㠯僻史記弟子傳同高麗本㠯師僻也上下同
史記㠯師也僻參也魯柴也愚繇也喭

由也喭尙書無逸正義引由也諺案依古當㠯彥喭俗字新
論正賞篇子游裼裘而諺卽唁亦卽喭鄭注子路之行失
於畔諺諺說文傳言也与喭異義說文無喭字古多假諺
字爲之
回也其庶乎虞翻易注引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易繫辭本
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疑幾字脫去
而貨殖焉筆解云貨當爲資殖當爲權字之誤也此臆說也
億則屢中皇本高麗本㠯憶注同案漢書貨殖傳㠯意則屢
中師古曰意讀曰億隸續載漢陳度碑亦㠯意說文斠詮
意卽億正字億卽不億不信之億亦卽意字說文十萬曰
意意志也億安也此當作意憶是俗字又屢當㠯婁說文

無𢉖字新坿有之漢書俱以婁爲屢（集解合章爲一　集解同也）
不踐迹釋文迹本亦㠯跡三國志司馬朗傳注及文選辨亡
論注亦引㠯跡案說文當㠯衟迹跡是俗字
君子者乎攷文曰古本乎㠯與（集解合上章讀論篤君子色莊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攷文曰古本下有也字案皇本高麗本
竝有也字白虎通三綱六紀引論語亦有也字
回何敢死筆解㠯敢先案死字當是先字之誤先与上後字
相應筆解是也程子外書亦曰先字之誤上文吾以女爲
死矣皇本㠯汝
可謂大臣與釋文悉古文臣字本今㠯臣案武后造西埊㐃
㐄等十九字以悉爲臣非臆㠯戰國策宋使者曰悉請受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五

邊城則已以悉爲臣知古文如此
子曰弑父與君文選從軍詩注引㠯孔子對曰
子羔家語㠯睪案皐陶列女傳㠯睪陶韓詩鶴鳴于九皐傳
九皐九折之澤羔睪聲相近釋文曰家語㠯子高左傳㠯
子羔禮記㠯子皐韓非子亦㠯子皐三字不同其實一也
又史記弟子傳㠯使子羔爲費郈宰論衡藝增子路使子
羔爲郈宰後漢書劉梁傳注引使上有將字
有民人焉二句論衡問孔引此先有社稷焉
毋吾以也釋文曰以鄭本㠯已皇本高麗本毋㠯無案以已
通字孟子無以則王乎注以已通用詩無已太康後漢書
文苑傳張升對或曰君子仕不爲己職思其憂注引㠯無
以太康云云江有汜章不我以文選王仲宣贈士孫文始
詩注引㠯不我已
子路率爾而對皇本㠯卒爾所引何氏注同案卒爾輕遽貌
孟子卒然問曰漢司馬遷傳卒無須臾之閒皆与卒義同
莊子人閒世注卒然拊之釋文卒本或作卒史記弟子傳
引無而字
攝乎大國之閒漢刑法志引乎㠯虖古乎字高麗本無之字
因之以饑饉釋文饑鄭本㠯飢同案說文解字饑訓穀不熟
飢訓餓則此當㠯饑高麗本㠯飢文選閔中詩注及晉書
食貨志引此二句爲孔子語
可使有勇攷文曰一本使下有民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　六

夫子哂之攷文補遺云古本無之字
可使足民皇本高麗本民下有也字七經攷文据古本亦有
也字
非曰能之攷文曰一本曰下有敢字攷文補遺曰古本非下
有敢字高麗本之下有也字
點爾何如史記㠯蒧字當㠯黵說文黵雖晳而黑也曾點字
晳名字相配點借字也
鏗爾玉篇㠯揨舍瑟㠯舍琴案揨卽鏗楚詞九懷云鉦寶遷
兮砏磤鏗者廣疋鏗聲也字通鏗或㠯揨瑟聲說文無揨
字惟鏗字云讀若鏗尒舍瑟而作陳氏鱣古訓云當㠯鏗
然攷鏗字明箸經典說文既下讀若鏗鏘之鏗是鏗下讀

若鏗尒舍瑟而作是明有鏗字摼說文明云讀若則非鏗
本字明矣瑟㠯琴攷釋文云鏗苦耕反投琴聲下云本今
㠯瑟是本㠯琴又集韻㠯僋爾捨瑟玉海引之釋乏曰僋
与鏗轉假無因恐是誤也檢集韻鏗字下今無引僋爾之
言王伯厚所見必別是一本
異乎三子者之撰釋文撰鄭㠯僎鄭曰僎讀曰詮詮之言善
也案據僎同僎通全儀禮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今文遵
爲僎或爲全則全僎通矣鄭讀僎爲詮全是詮省文又詮
通譔漢書揚雄傳譔以爲十三卷蕭該音義云字林譔音
詮撰譔本同字故竝与詮通說文詮具也廣疋詮撰竝訓
具王逸注楚詞譔亦訓具遍攷字書無以善訓詮者蒙謂

詮僎通字無煩改義內則栗曰撰之讀曰選漢史人表大夫選卽大夫僎是撰僎竝有選音選詮聲相近又案說文無撰字當㠯僎
亦各言其志也釋文曰亦各言其志一本㠯亦各言其志也
莫春者釋文云莫本亦㠯暮案皇本高麗本㠯暮攷文据古
本足利本同論衡明雩祭意二引後漢書儀祀志注徐堅
初學記歲時部文選何敬祖荅張華詩注太平御覽時序
部引莫皆㠯暮案說文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則莫正
字暮是俗增偏旁字
冠者五六人皇本冠上有得字公羊傳桓五年大雩疏引此
謂魯人正雩故其數少春秋說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天子雩也
浴乎沂論衡明雩篇引爲涉沂韓愈李翶爲沿沂案浴非祼

浴之浴攷韓詩滑洧傳乃卽上巳之祓禊禮月令天子始
乘舟蔡邕章句謂棄舟禊于名川引論語浴沂爲說周禮
賈疏云歲時祓除曰禊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者是知
浴爲戒浴漢志三月上巳祓除蔡邕亦引此文蓋浴弟水
上盥手而已自後人誤會以暮春尙寒不當祼浴強改經
文以就己說眞不知古訓者
風乎舞雩詠而歸後漢書仲長統傳引㠯諷乎舞雩之下論
衡明雩篇亦讀風爲諷歌也釋文引魯論讀饋爲歸今从
古鄭云饋饋食也案包注風涼於舞雩之下蓋謂祓除旣
畢風涼其所濯之春衣耳後人亦誤會春寒非風涼之時
故以爲諷王伯厚會辨之歸饋字通士虞禮特豕饋食注

饋猶歸聘禮歸饔餼五牢注今文歸或爲饋是也史記弟
子傳詠而歸徐廣曰一㠯饋論衡云詠而饋詠歌饋祀也
俱本古說包注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則从魯論也
鄭歸字皆㠯饋如饋孔子豚齊人饋女樂皆是
夫子何哂由也攷文曰古本夫㠯吾此指皇本而言哂說文
作弞字㠯弞云芺不壞顏曰弞卽禮笑不至矧之矧矧俗字
也
曰爲國以禮皇本㠯子曰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安見方六七十釋文焉於虔反又云本今無此字盧氏文弨
焉字卽安見之異文古二字通校者不知故云今本無
宗廟會同釋文本或㠯宗廟之事如會同非案皇本正如此

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非諸侯而何唐石經初刻㠯非諸侯如之何後磨改同今本
釋文曰一本㠯非諸侯如之何案皇本高麗本正如是攷
文据古本足利本同盧氏文弨曰古而如字通用之字蓋
衍文

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皇本高麗本小下大下竝有相字
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

顏淵問仁孟子萬章上篇章句引㠯問爲仁

克己復禮皇本高麗本㠯尅己下及注同案家語正論解述
左傳事㠯尅己復禮夫子之言本古志閔二年鄭高克詩
清人釋文㠯尅洪範曰克周禮太卜㠯尅北魏溫泉頌尅

神尅聖郎克字尅漢碑又㠯剋字說文克肩也勊尤劇也
克己當从勊克借字也从刀从寸皆後起文廣韻剋訓自
強剋訓剋己非矣

非禮勿視四句禮記曲禮正義引論語㠯非禮勿動非禮勿
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仲弓問仁史記仲尼弟子㠯問政此古論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
人仁也此亦古語而夫子稱之与告顏子同

仁者其言也訒高麗本㠯訒也釋文訒或㠯仞案仞与認通
列子天瑞篇天地萬物不相離仞而有之皆惑也漢書儒
林傳喜因不肯仞認古只㠯仞而荀子正名篇外是者謂

之認注認難也又借認爲訒故有難訓六書正譌云仞借
爲識訒字別㠯認非訒本字仞通字認俗字也說文引㠯
訒古論㠯訒見汗簡

斯謂之仁已乎皇本高麗本斯下有可字已下有矣字史記
弟子傳㠯斯可謂之仁乎

斯謂之君子已乎皇本高麗本㠯斯可謂君子已乎七經攷
文曰足利本㠯斯可謂君子已乎史記弟子傳㠯斯可謂
之君子乎

商聞之矣文選運命論注引無矣字

死生有命二句論衡祿命篇辨祟篇二引㠯孔子語命義篇
引㠯子夏大戴禮本命篇注引上一句㠯孔子荀悅漢紀

高后紀扁鵲述孔子曰死生有節翟氏攷異云上云商聞
之矣先儒謂聞之孔子則以此爲孔子語也亦宜

皆兄弟也皇本高麗本皆下有爲字七經攷文据古本足利
本同文選蘇子卿古詩注引亦有爲字無也字鹽鐵論和
親章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引皆有爲字

膚受之愬漢書五行志後漢儒林傳注愬㠯訴案二字同文
選王仲宣公讌詩但愬林行遲注愬亦訴字寡婦賦愬空
宇兮曠朗注是以愬爲訴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說文愬
㠯訴公羊襄三十一年愬天子唐石經㠯訴是以訴爲愬
也

可謂明也已矣漢書五行志王尊傳晉書五行志俱引㠯可

謂明矣
民信之矣皇本民上有令字高麗本足利本令竝㠯使後漢
袁安傳注民㠯人此唐人避諱而改
必不得已而去釋文一讀而去於斯絕句
去兵子貢曰皇本無子貢二字攷文据古本高麗本竝同
自古皆有死風俗通正失卷引論語曰古皆沒
民無信不立皇本高麗本無㠯不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呂
春秋季秋紀注引㠯非信不立
棘子成曰古今人表及三國志秦宓傳㠯革皇本高麗本足
利本成㠯城案棘与革通大疋匪棘其欲禮記漢書引㠯
匪革又經典中亟字竝㠯棘革字亦相通之證成古通郕

亦通城漢書異姓諸侯王表郕城史記㠯郕成史記項藉
本紀成陽漢書㠯城陽
何以文爲七經攷文曰一本㠯爲文此指高麗本也正平本
爲下有矣字
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說文引㠯虎豹之鞹案說文鞹去毛
皮也今㠯鞟俗省鞹是古文本字㠯鞟皇本高麗本从此
御覽七百六十六引同又引文猶質也句上有子貢曰三
字猶犬羊之鞟下皇本高麗本竝有也字
年饑釋文鄭本㠯飢攷異及皇本高麗本同案前饑饉之饑
鄭亦㠯飢二字訓殊㠯饑爲正
盍徹乎攷工記匠人注引㠯盍徹與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鹽鐵論未通章引論語不足下有乎字
文選藉田賦注引㠯孔子語
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引與㠯乎後漢楊震傳引孰㠯誰
子張問崇德辨惑釋文惑本亦㠯或古惑字省㠯或說文惑
亂也大徐云今以或爲疑或不定之意
崇德也七經攷文曰古本無也字此指皇本而言
愛之欲其生二句皇本高麗本皆有也字七經攷文補遺曰
古本是惑㠯其惑
誠不以富詩小疋誠㠯成顧氏炎武九經誤字曰詩箋云不
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宋蘇氏謂成當依論語
㠯誠今本詩經竟改㠯誠非

吾得而食諸釋文㠯吾豈得云本今㠯吾得盧氏文弨曰正
文㠯吾焉得而食諸則与注同矣皇本高麗本㠯豈今据
改正邢本㠯吾得疑脫一字漢書武五子傳及師古注史
記仲尼世家俱㠯吾豈得太平御覽治道部引論語吾惡
得而食諸
片言可以折獄者釋文引鄭曰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从古
案古折制通呂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墨子尙同中篇引
㠯折班固西京賦許少施巧秦成力折下叶噬字文選張
協雜詩注引李奇漢書注云制折也大戴禮保傅篇不中
于制獄与此同蓋卽折獄也釋文引廣疋制折也折制古
同聲史記項羽紀渡浙江索隱云浙江今之錢唐蓋其流

曲折莊子所謂制河卽是片孔訓偏謂聽訟必須兩造之辭呂刑所謂兩造具備片言卽呂刑所謂單辭書疏亦引此文以證但疏稱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己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卽可斷獄者唯子路尒据此則以子路與人與獄非子路斷人之獄其說未是惟以片言爲單辭則足翼孔注也鄭訓片爲半朱子从之謂言出而不待其辭之畢太平御覽刑法部引注曰片讀爲半此引鄭注而誤增讀字鄭訓半非讀半也釋文於片字無音但云鄭云半也可證不如从孔注爲長錢氏大昕已辨之

子路無宿諾釋文云或分此爲別章案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上有子曰字則本另爲一章

居之無倦釋文倦亦作卷案當作劵說文劵勞也臣鉉曰今俗作倦義同是倦俗字今說文人部有倦字云罷也當是後人羼入大徐所見無此字故云俗作也攷工記輈人左不揵注揵或作劵鄭云劵今倦字漢涼州刺史魏君碑施舍不劵亦倦字虞書耄期倦于勤辭季宣及汗簡引皆作劵毛居正六經正誤云券契字皆从刀古者刻木爲之皆从刀从力者古倦字也釋文亦作卷當是劵之誤

博學於文釋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皇本有君子字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古訓据高麗本竝同邢疏曰或本亦有君子

子帥以正皇本高麗本以作而攷文据古本足利本同儀禮鄉飲酒注曰己帥而正孰敢不正疏曰此論語孔子言似古本作而字釋文云帥与率同孝經聖治章疏引作率史記主父偃傳同說詳魏石經攷異

苟子之不欲皇本高麗本無之字

雖賞之不竊文選西征賦注引竊下有也字

草上之風釋文尚本或作上皇本高麗本作尚案古上尚同覲禮注古文尚爲上陟岵詩上慎旃哉漢石經魯詩殘碑作尚尚書序疏云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易泰卦朋亡得尚于中行荀爽曰中謂五坤爲朋朋亡而下則二上居五而行中和矣虞翻曰兌爲朋坤虛無君欲使二上故朋亡二與五易位故得上于中行是尚爲上也孟子草

上之風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据趙岐改上爲尚六書故亦作尚是二字雖同从尚爲古史記孔子弟子傳公西葴字子上索隱引家語作子尚皇本高麗本風下草下各有也字漢書董仲舒傳引及說苑政理篇引竝同董仲舒傳引作少上

何如斯可謂之達矣七經攷文曰古本無斯字無矣字一本矣作也此指高麗本

爾所謂達者高麗本者下有矣字

在邦必聞史記弟子傳邦作國此避諱而改

夫達也者皇本高麗本無也字下夫聞同史記此句無也字下夫聞有

察言而觀色說文䋣傳㠯𧦝言案說文察𧦝異義察言當㠯
𧦝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史記㠯在國在家㠯及家漢書王莽傳
贊亦㠯在國㠯國者避諱也
無攻人之惡皇本高麗本㠯毋春秋䋣露仁義法㠯不攻人
之惡
樊遲問仁節皇本問知㠯智下同
舉直錯諸枉釋文錯或㠯措同說見前攷文補遺曰古本諸
㠯於舉古論㠯㪯見汗簡
鄉也釋文鄉又㠯䣊同皇本高麗本㠯嚮案僖二十八年左
傳鄉役之三月說文㠯䣊陸德明本又㠯䣊經典中嚮字

多㠯鄉易隨君子㠯嚮晦入宴息京房王肅竝㠯鄉左氏
傳嚮多㠯鄉禮亦然漢人多以鄉爲向嚮說文所無依古
當㠯鄉依義當㠯䣊介疋釋詁注㠯曏爲嚮釋文嚮本㠯
䣊檀弓注南面嚮明釋文嚮本㠯鄉
富哉言乎皇疏本高麗本㠯是言乎七經攷文据古本足利
本同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皇本高麗本㠯忠告而以善導否
則止疏亦㠯否後漢書注亦云否則止疑古所傳如此
毋自辱焉皇本高麗本七經攷文本毋㠯無集注舊本翻宋
本集編纂疏通纂箋本及集說足利本攷異所据宋刻九
經本同文選孫子荊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竝同

論語異文攷證卷六終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賜進士出身　勅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嘉興馮登府纂

先之勞之釋文勞之孔如字鄭力報反案孔曰先導之以德
使民信之然後勞之兩之字俱指民言與朱子相反鄭讀
力報反與放勳曰勞之來之之勞同
無倦釋文作毋倦云今本作無皇邢皆作無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御覽刑德部引作子路問政舉賢才漢
書平帝紀詔引才作材說見前
子之迂也釋文迂鄭本作于往也案于迂通檀弓易則易于
則于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皆以于爲迂鄭訓往
与于二十里王于興師之于同

奚其正史記世家作何其正也攷文補遺曰古本正下有名
字此指高麗本而言
刑罰不中後漢書梁統傳中作衷北周書蘇綽傳刑作賞
則民無所措手足釋文錯本又作措史記世家注疏本唐石
經漢書刑法志薛宣傳措俱作錯梁統傳作人無所厝手
足張奮上疏引亦作厝厝下有其字攷文云古本錯作措
案說文措置也厝厲石也錯金塗也措本字錯厝竝借字
後漢書章帝紀詔舊唐書酷吏傳引民俱作人此爲避諱
而改
請學爲圃史記弟子傳無爲字
曰吾不如老圃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子字

挾須也攷文曰古本無也字
則民莫敢不用情文選西征賦注引民作人避諱而改
襁負其子而至矣釋文又作繦皇邢同案史記魯周公世家
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曰強葆卽襁褓列子天瑞不免
繦保者釋文繦保本作襁褓賈誼傳作繦抱相如傳作繦
保竝同
誦詩三百荀子注作學詩三百此爲唐人避順帝諱而改
不能專對漢書藝文志專作顓案白虎通顓者專也風俗通
桑伯顓猶專淮南人間訓注顓與專同案顓假借字也
亦奚以爲攷文補遺曰古本爲下有哉字此指高麗本而言
雖令不從後漢書第五倫傳從作行

兄弟也皇本無也字
冉有僕皇本作冉子風俗通義十反卷論衡問孔春秋繁露
仁義引俱作冉子
既庶矣節說苑建本篇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
之也此古人引書隨意錯誤也
教之鹽鐵論授時引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
禮
期月而已可也皇本期作朞注同史記世家期作朞無可也
二字云孔子去衛時語儒林傳序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
遇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矣亦無可也字期借字依義
當作朞卽說文稘

三年有成後漢書鮑昱傳注引作三年乃有成功郎顗傳注
引作三年乃成功
善人爲邦史記孝文帝紀贊作善人之治國百年漢書刑法
志亦作爲國
必世而後仁論衡宣漢篇而作然史記孝文帝紀贊同
冉子退朝周應賓九經攷異冉質本作冉有筆解同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攷文曰古本無也字
如知爲君之難也皇本無之字
一言而喪邦有諸皇本而下有可以二字高麗本亦有可字
文選東京賦注引論語曰一言可以喪邦乎
予無樂乎爲君二句皇本高麗本莫予違上又有樂字案孔

注所樂者惟樂其言而不見違亦有樂字
葉公釋文作葉此唐人避太宗諱所書唐姚彝神道碑曾構
諸于夏葉唐封寺壇碑宏猷超于方葉皆足證也公羊傳
成十五年注引問政下有于孔子三字
近者說遠者來史記引作來遠附邇漢書武帝紀作徠遠徠
來古通詳後
無欲速無見小利釋文無作毋云今作無攷文曰古本上作
無下作毋足利本上作毋下作無案高麗本竝作毋
吾黨有直躬者釋文躬鄭本作弓鄭曰直人名弓案古有以
直爲姓以弓爲名者姓氏急就篇直友諒注云直氏楚人
直弓之後廣韻廿四職直字下云直姓楚人直弓之後呂

春秋言舜得五人有直成者是直之爲姓已古然韓非子
五蠹及呂覽仲冬紀淮南子氾論皆載楚人直躬攘羊一
事而高誘注淮南氾論云直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
必素以直稱者故偁直躬案此亦如稱盜跖之例不以直
爲姓與鄭注正合孔注直身而行義太曲躳字說文或从
弓後漢陳寔傳文選陳太邱碑竝作字仲弓洪适所載碑
文作字仲躬
父爲子隱二句韓詩外傳入新序節士篇義疏幾諫章引俱
以子爲父隱句在前
居處恭三句禮記中庸正義引論語言忠信行篤敬雖之夷
狄不可棄御覽人事部引棄下亦無也字

鄉黨稱弟焉釋文亦作悌同皇本高麗本同說見前
硜硜然小人哉高麗本哉作也孟子悻悻然見於其面章何
引此悻悻然小人哉爲證孫氏音義曰悻字或作悻然論
語音鏗筆解謂硜硜勇敢貌非小人也小當爲爲字之誤
抑亦可以爲次矣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矣作也
何足算也漢書公孫賀傳贊斗筲之徒何足選也鹽鐵論雜
論亦引作選案書盤庚疏選卽算也柏舟不可選也朱穆
絶交論作不可算也毛傳訓選爲數鄭注此章以算爲數
義正合蓋選算古字通釋文算本或作筭說文算筭異義
高麗本作筭假借字選亦算之假借字也
必也狂狷乎攷文補遺曰古本無也字

善夫攷文曰足利本作善哉

未可也公羊傳莊公十七年注引兩未可下皆無也字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二句公羊傳注作不若鄉人之善者善之鄉人之惡者惡之疏引鄭氏論語注云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則鄭本好之本作善之論衡定賢引如亦作若攷文曰古本惡之下有也字此指高麗本

器之高麗本之作也上說字竝作悅說見前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皇本無之字

切切偲偲釋文偲本又作愢集韻云或作愢

兄弟怡怡皇本高麗本下有如也二字文選曹植求通親親表注引同初學記人部藝文類聚人部五御覽人事部皆有如也二字毛詩小雅常棣傳兄弟熙熙然朋友切切節節然正義云論語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偲偲

以不教民戰穀梁僖二十三年傳曰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白虎通三教劉勰新論閱武引皆無以字後漢書傅燮傳晉書庾袞傳引皆無以字

邦有道穀二句史記弟子傳二邦俱作國

克伐怨欲不行焉高麗本克作剋案當作尅說見前

邦有道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天下有道

危行言孫皇本高麗本孫作遜孟子弔滕章章指漢書第五倫傳郭太傳二注引竝作遜說見前

南宮适釋文适本作括案史記本作括孔注适南宮敬叔魯大夫明夏洪基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爲一人以仲孫閱說謚敬叔者爲一人指孔注爲非朱氏彝尊孔子弟子攷主之列南宮适又列南宮敬叔余攷孔說爲是鄭康成注禮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稱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杜注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又攷家語南宮縚或作縚字子容史記南宮括字子容适一名縚此皆傳寫之異縚适是一人即仲孫閱一作說謚敬叔其人者再攷釋文南宮閱一名縚史記索隱亦云南宮括家語作南宮縚案是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先儒多如此說孔注自無可疑惟古今人表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又有南宮邊子師古注南容謂南宮縚敬叔謂南宮适然夏洪基以南宮邊子即适之譌余謂縚适亦誤爲二是未可據一人表而棄以羣書爲非也竹垞於申棖申棠申續列爲三人於此偏信夏說又分适閱爲二疏矣

羿善射說文作芎善射鼻盪舟作奡湯舟古今人表同案芎古羿字汗簡古文羿作㺯云見古尚書湯與盪通說見余三家詩攷異

尚德哉史記弟子傳作上案上尚同見上

君子而不仁者筆解云仁爲備字之誤案孔注雖君子猶未備謂于仁未全備筆解因注而疑誤非是

愛之能勿勞乎釋文勞力報反集解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
勞來之讀去聲白虎通諫諍引二勿字作無鹽鐵論授時
引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
裨諶古今人表作卑湛師古曰卑音脾湛音諶羣經音辨裨
鄭作卑婢支切案裨當作卑風俗通義姓氏篇云卑氏鄭
大夫卑湛之後漢有卑躬爲北地太守諶當作湛左襄二
十九年傳裨諶鄭大夫注諶本作湛高麗本亦作卑
草創之釋文云依說文此是創瘡字創制之創當作刱字
脩飾之皇本脩作修高麗本無之字案脩修殊義脩是假借
字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廣韻作彼哉音彼案佩觿集韻亦引論

語子西彼哉與倉云彼者邪也馬融注彼哉彼哉言無足
稱也與廣韻所引異義彼與偏陂之陂同彼亦讀爲陂較
注義爲長毛氏奇齡云公羊定八年陽貨謀弒季氏不得
見公斂處父之甲贼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如字且陽貨
時未有嘗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之
飯疏食釋文蔬本今作疏皇本高麗本作蔬邢本作疏蔬俗
字
孟公綽釋文綽本又作繛汗簡引古論同案說文繛或省作
綽玉篇繛古文綽又攷左襄二十五年傳孟公綽釋文云
本作卓哀九年孟公綽釋文亦云唐扶頌朝有公卓洪适
云卽公綽

不可以爲滕薛大夫皇本高麗本大夫下有也字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攷文曰古本曰上無子字知作智足利
本高麗本同
卞莊子釋文鄭曰秦大夫周生曰魯卞邑大夫也集解引之
漢書東方朔傳作弁嚴子弁卞古通戰國策作管莊子索
隱引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何氏焯云
索隱所引或傳寫之誤余謂管卞字不通路史國名紀以
卞爲莊子之姓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于卞因以爲氏
然卞地不屬曹鄭夾漈嘗辨之而江愼修以爲卽孟莊子
蓋據左傳孟莊子好勇且齊伐魯忌莊子不敢過正襄十
六年孟孺子速欲徼齊侯齊侯去之之事然孟莊子食采

于郰並未爲卞大夫齊人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與郰
無涉攷陳彰傳有卞莊子刺虎事荀子大略載齊欲伐魯
忌卞莊子事新序載齊伐魯卞莊子請行事韓詩外傳亦
云班固崔駰兩傳皆作卞嚴子注以爲魯大夫卞邑今山
東兖州府泗水縣東界是周生注爲不可易至以嚴爲莊
當是漢人避明帝諱而改莊嚴字通一切經音義莊嚴也
公羊定公八年傳矢著于莊門釋文莊本或作嚴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文選阮籍詠懷詩注作久約案漢書高
帝紀上注約要也後漢南蠻西南夷傳注久約謂文書要
約也周禮太史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注
約劑要盟之載詞及券書也要約蓋同義文選鸚鵡賦李

注引久要上有君子二字

夫子時然後言六句皇本高麗本其言其笑其取下各有也字論衡儒增引亦各有也字又知實篇引二後字皆作后

其然豈其然乎論衡儒增知實二引皆作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齊桓公正而不譎漢書鄒陽傳引作法而不譎風俗通義皇伯卷引孔子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

曰未仁乎四書辨疑云曰字衍文

桓公九合諸侯朱子云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案先儒竝以爲九合周秦以來之書以九合一匡作偶數十處胡氏通旨曰桓公會盟凡二十有一獨儞九合祗衣裳之會

介唯左傳僖二十六年桓公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朱子本此作糾案古字自通莊子禹九雜天下之川九卽糾然作糾合則統舉二十一會而言非皆不以兵車矣當从九字爲古

不以兵車公羊傳莊十三年疏引論語不以兵車之力世說新語注引不以上有一匡天下四字

吾其被髮左衽矣文選西征賦入公山詩二注作衽案二字同集解本中論智行篇北史王紘傳引竝作袵俗字也

自經於溝瀆史記齊世家殺子糾於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左襄廿一年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卽溝瀆也

公叔文子孔注公孫拔也鄭注禮文子名坺或作發攷拔發通商頌武王載旆說文作載坺韓詩作載發說文坺字臣鍇曰此卽本實先撥之撥則坺卽撥撥亦作發長發元王桓撥韓詩作發是也則公孫拔卽公孫發集注作公孫枝乃拔字之誤

大夫僎漢書人表作大夫選案說文僎具也从人巽得聲釋文僎又作撰同撰一作選史記相如傳歷撰列辟撰卽選也選亦作算鄭注作選是也撰亦讀曰算槃辭若夫雜物撰德鄭本作算周禮大司馬羣吏撰車徒讀爲算是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釋文子曰一本作子言鄭本同案高麗本作子曰盧氏文弨曰皇作子曰邢作子言是皇本無道下又加久字攷之疏本無

仲叔圉治賓客漢書人表仲作中後漢書注治作主下竝同案古仲只作中治是避唐諱也

祝鮀後漢書注一本作祝佗

其言之不怍大戴禮曾子注作不作洪頤煊曰作當作怍荀子儒效無所疑怍注怍與作同

陳成子弒簡公釋文弒本亦作殺高麗本皇本作殺案二字通春秋緯曰弒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間司事可稍稍弒之殺音試是古音二字同漢石經公羊傳何隱介弒也作試唐石經春秋公羊兩傳殺弒竝互通可證

陳恒弒其君高麗本恒作桓注同弒作弑案桓恒竝宋諱字

竝缺末筆桓公亦作威公亦避諱作也左傳亦作恒恒田常也桓字當誤

不敢不告也二句詩褰裳正義引無也字者字下不敢不告也皇本亦無也字

告夫三子者唐石經皇本高麗本三上有二字下亦作之二三子末句無也字

之三子告釋文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盧氏文弨曰今皇本幷上文公曰告夫三子君曰告夫三子者亦皆作二三子蓋後人增加之文唐石經於上文作告夫二三子

勿欺也而犯之皇本也作之攷文補遺曰一本無也字

今之學者爲人高麗本人下有也字

蘧伯玉淮南子作璩正字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文選嵇康幽憤詩注引作夫子問焉

不在其位二章舊合爲一朱注記者因上章而類記則非重矣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本高麗本作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潛夫論交際引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亦作之字

君子道者三孟子章句君子厄陳蔡章注引論語曰君子之道三

子貢方人釋文方人鄭作謗謂言人之過惡案古文方作旁虞書共工方鳩僝功說文作旁救士喪禮注旁爲方荀子方皇注方音旁則旁卽方亦爲謗之省文孔注比方人與鄭異鄭蓋从魯錢氏大昕曰古讀方如旁又如謗古人讀方重脣與邊表併聲相近今讀方輕脣失古音矣三國志胡質傳引此節文上有孔子曰三字

賜也賢乎哉皇本作賢乎我夫哉高麗本作賢乎我夫我則不暇疑皇本哉字衍案原本語氣未全我字是脫簡三國志胡質傳引有我字無夫字

患其不能也皇本高麗本作患己無能也

不億不信高麗本作不憶案憶俗字說見前

微生畝古今人表作尾生晦師古注卽微生畝也晦古畝字案說文尾微也書鳥獸孳尾史記作字微晦說文重文作畞周禮地官皆作晦七月詩饁彼南畝漢書食貨志作晦

五經文字云畝畒上說文下隸省

某何爲是栖栖者與釋文或作某何鄭作某何是皇疏云言某何是爲栖栖乎則皇本作某何是者脫去爲字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對字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說文寮作竂愬作訴案寮本从穴竂愬訴或字公羊襄三十一年愬天子唐石經作訴論衡累害公伯寮之愬以愬爲遡又寮史記索隱作繚今本作僚或云卽申繚

於公伯寮皇本高麗本寮下有也字

道之將行也與史記弟子傳引無也與二字下同

賢者辟世皇本高麗本作避案三國志許靖傳注文選七命

注皆作避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漢石經作避金滕我之弗
辟馬融作避正字也世後漢書逸民傳注作代此爲唐人
避諱而改
作者七人矣義疏引鄭七當爲十字之誤案攷工記凡攻木
之工七鄭注故書七爲十鄭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
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
辟言者攷鄭以此節連上爲一章包王注亦如此分章但
包以作訓爲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
狂接輿王弼以爲七人卽逸民諸人俱不若鄭說之長若
張子謂卽羲軒堯舜等七人蓋作者之聖夫聖亦何止七
人也當从鄭說

晨門曰皇本高麗本晨門上復有石門二字翟氏攷異曰前
篇子張問達章皇氏疏引沈居士曰若長沮桀溺石門晨
門有德若此以石門晨門四字爲稱可爲石門有複文之
一證
子擊磬於衛隸釋載贈孔宣公泰師與荷蕢微者反差擊磬
之心以罄爲磬案古罄磬通禮記石聲磬鄭注磬當爲罄
左傳室如懸罄魯語作縣磬釋名曰磬罄也其聲罄罄然
有荷蕢說文作荷臾云古文蕢草器也荷釋文本又作何案
說文繫傳通論作擊石以荷蕢爲擁堁子未知所本荷何
同古荷擔之荷本作何古今人表亦作何蕢後漢逸民傳
序注引者作首攷文曰古本蕢作簣注同氏作子皇本高
麗本同
既而曰鄙哉史記世家引無此五字高士傳無鄙哉二字
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案硜卽古文磬樂記石聲磬
史記樂書作硜集解引王肅硜硜然小人哉注云硜聲果
勁也釋名磬罄也其聲罄罄然堅緻也並聲近而義同莫
已斯已釋文並音紀何注此硜硜徒信已而已言亦無益
也則斯已之已亦讀作莫已之已唐石經莫已斯已皆作
人已之已而已之已作已止之已與集解合史記世家作
夫而已矣
深則厲說文解字作砅履石度水也引詩深則厲古厲作砅
僞書𥖁砅薛季宣作砅𥖁亦卽厲字說文𥖁字新坿注云

經典通用厲知厲𥖁古並作砅厲亦作濿
末之難矣攷文補遺曰古本矣上有也字
高宗諒陰釋文鄭讀禮爲梁鶴案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云
鄭曰諒闇轉作梁闇案說文八部楣謂之梁尒疋釋宮闇
謂廬也儀禮喪服傳云倚廬卽闇也又曰既虞翦屏柱楣
卽梁闇也書大傳居家居凶廬三年不言與鄭合諒陰當
作梁闇至陰字說文阜部闇也賈疏喪服傳云翦屏者既
虞改舊廬西向開戶翦去兩廂之餘草是初喪所居遮屏
闔戶不見日容故凶廬名闇而古亦得通陰也集解采安
國注陰猶默也尋謂當爲黯之譌文說文黯深黑色亦闇
義公羊文九年傳注引作涼闇漢五行志作涼陰趙宧光

說文長箋引書作飫餢又引作諒湝
以聽於冢宰伊訓無於字公羊傳文九年注引亦無於字白
虎通爵篇二引後漢陳元傳引皆無以字
脩巳以敬攷文補遺曰古本敬下有人字此指高麗本皇本
脩作修下同
㓜而不孫弟皇本高麗本作遜悌太平御覽同作遜悌
長而無述焉釋文本無而字
是爲賊皇本賊下有也字
以杖叩其脛筆解作扣解曰扣文之誤也當作指指其足脛
使知夷踞之罪此亦無所本也案說文無叩字敂擊也扣
牽馬也當作敂爲正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　圭

闕黨童子將命人表闕作厥古通字皇本高麗本將命下有
矣字朱子疑童子卽叔仲會見或問

論語異文攷證卷七終

論語異文攷證卷八

賜進士出身　勅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嘉興馮登府覺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釋文陣本今作陳案陳當作敶說文敶
䡾陳周禮稍人掌邱乘之政令注邱乘四邱爲甸讀與維
禹敶之之敶同疏云敶是軍陳甸亦同敶是古陳字見義
雲章陣是俗陳字見徐鉉說則作陣非矣盧氏文弨謂陳
字从車六朝時本巳如此今皇邢作陳又後改也
未之學也唐石經作未之聞也後人磨改學字
在陳絶糧皇本高麗本作粮釋文鄭本作粻音張云粻糧也
者介疋文案說文無粻字新坿有之然引書峙乃粻糧作
餱粻文選思元賦餐沆瀣以爲粻後漢書張衡傳作糧章

論語異文攷證卷八　十一

懷曰糧或作粻是糧粻實一字故說文有糧無粻粮亦俗
字
君子亦有窮乎攷文云足利本無有字此指高麗本
斯濫矣說文作㔋云過差也案㔋同濫見玉篇九經字樣云
論語小人窮斯㔋今經典相承爲濫鄭訓濫爲竊何訓爲
溢謂溢濫爲非何氏爲長
由知德者鮮矣攷文補遺曰古本矣作乎潛夫論德化篇曰
孔子稱知德者尟說文尟少也古尟少字作此鮮爲假借
字筆解云此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慍見下文一段爲
得案集解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
也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春秋繁露楚莊王篇孔子曰無爲而
制者其舜乎漢書董仲舒傳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虖
晉書劉寔傳引治作化隸釋孟郁修堯廟碑作無爲如治
古而如通也韓昌黎集進士策問治作理此疑皆避諱而
改
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毛詩卷阿箋引共已正南面而已韻略
引亦作共古多假共爲恭
雖蠻貊之邦行矣史記弟子傳引邦作國矣作也後漢書哀
安傳引作雖蠻貊行焉鹽鐵論崇禮引作雖蠻貊之邦不
可棄也
子張問行史記弟子傳謂子張從在陳蔡閒因問行引同論

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釋文參所金反皇本高麗本參下有然
字案包注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讀參如森孔疏參猶
森也森森然瀰亘于己前也似古本有然字參皆讀如森
作參筆解曰參古驂字集注音七南反亦讀如驂皆誤
在輿漢書律歷志史記弟子傳引輿作車下無也字案車輿
通見後
夫然後行皇本高麗本行下有也字
則可卷而懷之唐石經之作也高麗本同後漢書周黃徐姜
申屠傳序亦作也文選潘岳西征賦盧諶贈劉琨詩二注
引無則字又閒居賦注引無可字此古人隨意引用非別
有據也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皇本高麗本唐石經俱無之字後漢安
帝紀引亦無之字疏述經文亦無之字下句高麗本作而
與言之
無求生以害仁唐石經及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御覽仁德
類竝作人皇疏作仁案仁人通
必先利其器漢書梅福傳作厲案此魯論也厲與利通春秋
文十七年左傳訓乎利兵僖二十三年傳作厲兵秣馬厲
誘國策注云厲利兵也國語所以厲六師也亦同利厲利
聲相近利是假借字
友其士之仁者皇本高麗本者下有也字

顏淵問爲邦文選非有先生論注引作顏回義疏謂問治魯
國之法魯兼用夏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殷路魯郊用
殷禮也周冕亦魯郊也韶舞魯所用樂也魯無淫樂故言
放之也佞人惡人也白虎通誅伐篇孔子誅少正卯事
行夏之時後漢書輿服志時作正
乘殷之輅釋文本亦作路後漢輿服志亦作路案禮器郊特
牲明堂位皆作路周禮巾車之五路典路皆是顧命大輅
蒔本作路路假借字
人無遠慮皇本高麗本人下有而字
已矣乎皇本無乎字
而不與立也文選報孫惠宗書注引無也字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春秋繁露仁義法作躬自厚而薄責於
外
好行小慧釋文引鄭魯讀慧爲惠今从古案晉語巧文辯惠
則賢惠卽慧後漢孔融傳將不早惠乎注惠作慧列子穆
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陸機弔魏武文知惠不能去
其惡竝與慧同古文惠作𢡟从芔與慧形相似盧氏文弨
曰漢書昌邑王傳清狂不惠注心不慧韓詩外傳五主明
者其臣惠顏氏家訓歸心辯才知惠義竝作慧今皇本尙
作惠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亦作惠惠假借字
義以爲質釋文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畧同案臧氏琳
曰下方云君子哉明不當先有君子案孝經三才章疏引

此亦無君子二字
孫以出之皇本高麗本作遜案古孫遜通說屢見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史記世家以爲孔子作春秋時言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皇本高麗本無之字文選曹
植求通親親表注引無有字班昭東征賦注引無可以二
字
勿施於人皇本高麗本人下有也字
吾之於人也皇本無也字後漢書韋彪傳注引與皇本同
如有所譽者二句皇本高麗本所作可漢藝文志引無者字
矣字谷永傳薛宣傳引亦無者字矣字
斯民也漢書景帝紀贊引無也字所下無以字後漢韋彪傳

注引無民也二字論衡率性非韓二篇引三代下無之字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唐石經無之字
今亡已夫釋文注疏本宋石經漢書藝文志已俱作矣皇本
高麗本作今則亡矣夫五經文字序作今亡矣無夫字
則亂大謀攷文曰足利本無則字高麗本同
衆惡之章潛夫論潛嘆引四句先好後惡風俗通義正失引
作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梁書劉孝綽傳察俱作
監此避諱也
非道宏人皇本高麗本人下有也字漢董仲舒傳引亦同
餒在其中矣移山經引作餧音義云餧亦餓也案餒說文本
作餧引魚敗曰餧楚語羸餧日日已甚前漢魏相傳振乏

餧皆餒本字以餧爲飼以餒爲飢竝後人所分
君子憂道不憂貧高麗本末有也字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後漢班固傳論作智及之而不能守之
劉梁傳引知亦作智
必失之後漢書劉梁傳之下有也字
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皇本涖作莅漢紀孝元帝紀論引莊
作嚴敬作禁下有也字案莊敬字皆避諱而改莊嚴字本
通翟氏攷異謂或其所本如是恐未必然莅涖皆後增字
依義當作𨽻說文𨽻臨也
莊以涖之皇本作莅案釆芑詩方叔莅止釋文本又作涖注
疏本作涖足利本作莅

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高麗本作小人不可大受也
民之於仁也御覽人事部引無也字下吾見蹈而死者矣無
矣字呂春秋貴生覽注引作吾見蹈死者矣
君子貞而不諒筆解云諒當爲讓字之誤案讓字是宋濮安
懿王諱朱子注每讓字改作遜字避諱也此本是諒字豈
有所誤筆解總不足信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案孔
注食本訓祿石經當依注而增
有教無類漢地理志引無作亡
師冕見漢書人表師冕注師免案冕古作絻免是省文
及席高麗本作及席也當是衍文

子告之曰七經攷文曰古本告作謂
與師言之道與周禮樂師注引作相師之道與
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本作封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
鄭本作封案書康誥疏云古字邦封同攷古讀封本如邦
此邦字是避諱改也惠氏棟曰古封邦字同邦宜諱封亦
宜諱洪氏适云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宗諱志順帝諱保
石經皆臨文不諱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未
嘗爲高帝諱也石經尚書論語邦竝作國疑漢儒所傳如
此非獨遠避此諱余謂漢人邦或爲封或爲國經文中有
不諱者後人校改其猶諱者後人校而未盡改耳
何以伐爲皇本高麗本作何以爲伐也案孔注何用滅之爲
也古本作伐爲不作爲伐此與何以文爲句法同
孔子曰求文選曹大家東征賦注引論語作子謂冉有曰周
任有言
陳力就列二句漢書薛宣傳引此作孔子語
則將焉用彼相矣漢書王嘉傳引焉作安攷文補遺曰古本
矣作也
虎兕出於柙漢書文三王傳文選任彥升勸進牋注及釋文
作匣云本今作柙案後漢梁竦傳賜東閣畫棺玉匣衣衾
注匣或作柙五經文字云柙匣同字見論語案匣假借字
也
龜玉毀於櫝中皇本無於字上句同高麗本只此句無於字

疑誤脫也三國志公孫度傳注漢書文三王傳作匵注櫝
匵也皇本匵作櫃櫃俗字也說文云櫝匱也匵匱也匱匣
也匣匱也四字義通
後世必爲子孫憂釋文無後世字云本或作後世必爲子孫
憂案皇邢本竝有後世字後漢書臧宮傳注引今不取恐
爲子孫之憂亦無後世字
而必爲之辭皇本高麗本必下有更字御覽引無而字
不患寡而患不均春秋繁露度制篇魏書張普惠傳竝引作
不患貧而患不均
蓋均無貧三句漢書食貨志引三無字俱作亡
則脩文德以來之孟子章指來作懷案介疋懷來也一音之

轉耳書禹謨孔傳曰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正義曰
遠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鄭本作封內封邦同見前
吾恐季孫之憂御覽引無之字
不在顓臾釋文曰或作不在於顓臾案唐石經高麗本並有
於字
而在蕭牆之內也漢石經作在於蕭牆之內隸釋云而在於
蕭牆之內蓋毛包周無於字古論也案譽之宮牆石經亦
作蕭牆是假借字見漢修華岳廟碑
政逮於大夫高麗本無於字
友便辟攷異辟作僻七經攷文曰一本作僻卽高麗本也後

漢書爰延傳注太平御覽交友部引俱作僻案馬注便辟
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
巧爲譬諭徐彥曰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者非
鄭氏之意矣案此鄭亦以辟爲譬鄭注大學人之其所親
愛而辟焉五辟字皆作譬唐石經同此馬氏訓辟爲避與
鄭殊惠氏棟謂馬鄭皆讀辟爲譬是未攷此注矣又漢書
佞幸傳贊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
卽用論語此文則讀辟爲嬖
友便佞說文引作諞佞案鄭注便辯也謂佞而辯也攷說文
諞巧言也便諞音義相近鄭以辯訓便便辯亦通字案公
羊定四年傳注引友便佞釋文本作辯佞云本亦作便佞

詩平平左右韓詩作便便古文平作釆形相似釆釆爲辯
本字毛傳平平辯治與說文訓釆合是平爲釆之譌文書
釆章伏生大傳作辯章史記作便章便辯同故鄭訓如此
樂節禮樂漢貢禹傳引君子樂節禮樂
樂道人之善攷文曰古本道作導
樂佚遊釋文佚本作逸案佚逸通書無逸史記作佚論語夷
逸漢石經作佚孟子遺佚而不怨四肢之於安佚也皆同
逸說文佚逸義異經典多通用
侍於君子有三愆御覽人事引作三僭翟氏攷異云僭當愆
文之譌愆爲諐之俗今檢張刊本御覽三百九十人事部
引仍作三愆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釋文魯讀躁爲傲今从古案鄭注躁
謂不安靜也荀子勸學未可與言而告謂之傲鹽鐵論孝
養章言不及而言者傲也俱用魯論躁字說文所無
言及之而不言皇本高麗本無而字
君子有三戒御覽人事部戒作誡下同
戒之在鬬唐石經誤鬭皇本誤鬪
戒之在得釋文曰得或作德非得德說見前
侮聖人之言漢書外戚傳侮作侮案說文侮傷也从人每聲
侮古文从母
生而知之者四句詩思齊正義引論語天生知之者上也集
解述而篇知之次也孔注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此當是

古論論衡實知篇引次也作其次也顏氏家訓勉學引無二也字翟云顏氏書証云河北經傳悉略也字此當是河北本

見不善如探湯後漢書黨錮傳大戴禮注竝作見惡

吾聞其語矣高麗本無矣字

齊景公有馬千駟集注云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案史通雜說引有子曰二字

民無德而稱焉皇本高麗本及文選潘岳河陽縣詩注作無得案泰伯民無得而稱焉釋文得本亦作德臧氏琳曰集解本作無得後漢丁鴻傳論引作無德李賢引鄭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是鄭本作德攷古

二字通小畜尚德載子夏傳作得剋君子得輿京房本作德升以順德姚信本作得皆是毛氏奇齡謂宋儒改作得字邢氏藏宋版集注本是得字

民到于今稱之文選東征賦注稱或為祠豈形相涉而誤耶烏有先生論注引民作人無之字

其斯之謂與高麗本無之字蔡氏集說以見善章合齊景公章為一說甚當即是人以證是語故曰其斯之謂無煩移誠不以富二句

陳亢說文作陳伉段氏玉裁云亢字子禽與介疋亢鳥嚨訓相合作伉似非然人表列陳子禽陳亢為二人案人表當誤亢伉亦通假字

未也七經攷文曰古本學詩乎下未也也作之上下未也同今本

不學詩無以言皇本高麗本不上有曰字言下有也字隋書何妥傳引作讀

不學禮風俗通義愆禮引不為禮無以立高麗本立下有也字

聞斯二者皇本者下有矣字攷文曰足利本者作矣高麗本同下退而喜曰無而字

邦君之妻白虎通嫁娶兩引邦作國下邦人稱之同稱諸異邦唐石經諸作謂

亦曰君夫人皇本高麗本人下有也字

論語異文攷證卷八終

論語異文攷證卷九

賜進士出身　勅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嘉興馮登府撰

歸孔子豚釋文歸如字鄭本作饋鄭曰魯讀饋爲歸今从古
孟子章句儀禮士虞禮疏引此作饋二字通見前
遇諸塗釋文塗當作途論衡知實引作途案當作涂
懷其寶而迷其邦高麗本懷上有曰字下知字作智孟子疏
引全節文獨此句無二其字
性相近也二句後漢書班彪上言三都注引孔子語無上也
字晉書應詹傳五代史李彥珣論引俱無也字
唯上知皇本唯作惟尚書多方正義論衡本性中論天壽引
俱作惟知作智高麗本同朱子語類云子曰二字衍文

子之武城攷文曰古本作子游之武城文選古詩注謝元暉
臥病詩注俱作子游爲武城宰聞弦歌之聲藝文類聚人
部引論語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案此所
引當是宰涉而誤非別有所本也
聞弦歌之聲皇本弦作絃案絃俗字也說文所無
夫子莞爾而笑釋文莧爾本今作莞案邢疏依唐石經作莞
从俗作也虞翻注易莧陸夬夬云莧說也讀如夫子莧介
而笑之莧則本作莧可知列子天瑞篇老韭之爲莞也殷
釋文云莞一作莧唐貞觀孔子廟碑哂爾微笑御覽州郡
部引無爾字
則易使也高麗本無也字

公山弗擾皇本高麗本弗作不史記世家漢書人表作不狃
師古注即公山不擾左傳本作不狃史記索隱引鄒氏云
狃一作蹂攷尚書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柔即蹂省左
傳乃擾畜龍應劭音柔二字音義兼通弗不亦古今文考
異曰史記載此事或以爲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舊
解謂爲公山氏召誤矣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論衡問孔作子路曰末如也已無不
說二字高麗本說作悅是正字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攷文曰古本無一之字此指高麗本而
言御覽州郡部引正合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節皇本用我上有復字論衡用我上下

無有字者字史記世家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
周乎說苑至公篇作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攷文曰古本曰上有對字此指高
麗本當誤也
信則人任焉攷文曰一本焉作矣
佛肸召唐石經肸作肹皇本作胇肸人表作茀肸師古曰即
佛肸也通志氏族略周有茀翰胡即佛也五經文字云肸
肸上說文下隸省
子路曰昔者由也節論衡子路下有不說二字
君子不入也高麗本無也字
然有是言也論衡作子曰有是也史記亦無然字御覽引無

也字皇本高麗本言也下復有曰字
涅而不緇史記文選座右銘注新語道基篇筆解俱作涅案
緇亦作紂或作純攷工記鍾氏七入爲緇緇黑色也涅亦
訓黑義同後漢后妃紀云恩隆好合遂忘淄蠹以淄爲緇
又史記賈生屈原傳作泥而不滓後漢隗囂傳同又東方
朔畫贊涅而無滓漢費鳳碑涅而不滓廷尉碑泥而不宰
竝字異而義同
吾豈匏瓜也哉史記吾作我匏作瓠論衡不食下有也字御
覽菜茹部瓠下引作瓠瓜事文類聚亦作瓠攷詩匏有苦
葉傳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黃氏日抄云黃勉齋刊應
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注云論語匏瓜正指星言說不可

信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皇本由下無也字女作汝下同高
麗本亦作汝文選辨命論注引女作汝無也字與皇本合
居皇本居上有曰字
其蔽也蕩荀悅前漢高后紀扇鶡引知作智蔽作弊
可以羣大戴禮小辨注引孔子曰詩可以言可以怨邇之事
父御覽學部引邇作近
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皇本高麗本作邵南案召是本字後人
加邑爲邵說文邵晉邑不爲周召字作邵非也
鍾鼓云乎哉春秋繁露玉杯引鼓作皷案鍾當作鐘皇本作
鐘非

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釋文踰本又作窬音同案孔注窬窬猶
也費誓無敢寇攘踰垣牆同此義當作踰窬假借字也後
漢書陳忠傳引作其穿窬之盜乎
鄉原周生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己意以待之又曰
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
合之義疏引張憑說云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
案二說最異蒙謂鄉原當从孟子解鄉如字原當作傆說
文傆黠也臣鍇曰黠姦智也與孟子說合一鄉傆原人宜
从人原聲又筆解云孔注內荏曰內柔佞也古文原類柔
而鄉爲向後人誤內柔爲鄉原皆臆說也集注曰原與愿
同荀子愿愨注讀作愿是也中論攷僞作愿

德之賊也攷文補遺曰古本無也字下章德之棄也高麗本
亦無也字
可與事君也與哉釋文曰本或作無哉攷文曰一本無也與
二字此指高麗本後漢書李法傳無也字文選東京賦注
引論語作不可以事君
其未得之也高麗本無也字苟患失之無之字
患得之家語作患不得之孫奕示兒編云案家語比論語多
一不字詞意較明蘇軾上神宗書引亦作患不得之潛夫
論愛日云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四書辨疑曰當
爲患不得之今無不字蓋缺文也案集解曰患得之者患
不能得之此楚俗言則方俗有是語而夫子稱之當非缺

文
無所不至矣漢書朱雲傳佀亡所不至
古之矜也廉釋文引鄭曰魯讀廉爲貶今从古案貶廉音之
轉然馬注有廉隅也此廉字爲正鄭故从古
古之愚也直二句後漢書李雲傳論注引論語佀古之狂也
直今之狂也詐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皇本攷文古本無此章唐石經無此
章旁補有之御覽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有此章
惡紫之奪朱也高麗本無也字下雅樂下同左傳哀十七年
疏周禮司市疏引亦無也字案漢書杜欽傳及尹文子引
同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皇本者佀也高麗本無者字尹文子大
道下篇引此二句俱無者字
天何言哉釋文引鄭魯讀天爲夫今从古案此夫子以天道
曉諭子貢宜佀天字鄭从古爲是
百物生焉晉書張忠傳引佀万物
孺悲欲見孔子二句賈公彥謂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
孔子辭以疾釋文曰孺字亦佀璛五經文字云經典或佀
璛與孺同此隸變也皇本高麗本辭下有之字攷文補遺
曰一本疾佀病
將命者出戶文選思舊賦三國名臣序贊二注俱引無戶字
期已久矣釋文一本佀其案其是期之省史記弟子傳佀不
已久乎世說新語引期佀朞案詩賓𦊱何期釋文期本亦
佀其音基後漢王景傳八世祖琅邪不其人郡國志東萊
郡有不期侯國是其與期古省通
禮必壞史記封禪書佀禮必廢樂必崩崩佀壞
食夫稻三句皇本稻下錦下並有也字女佀汝下同世說新
語規箴類郭林宗謂陳元方引三句並有也字女亦佀汝
御覽布帛部佀食夫穀
女安則爲之皇本女上有曰字
天下之通喪也史記仲尼弟子傳佀通義禮三年問通佀達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漢石經無乎字
不有博弈者乎說文博佀簙局戲也弈从廾𠔏言竦兩手而執

之博是假字皇本弈佀奕俗字也
爲之猶賢乎已法言寡見引乎佀於
君子義以爲上史記弟子傳引子曰義之爲上無君子字漢
書地理志引二句無佀亡義佀誼義古皆佀誼見周禮小
宗伯注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漢石經佀君子有惡乎子
曰有此古論也皇本高麗本子貢下有問字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漢石經無流字案惠氏棟云此當因子
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漢書朱雲傳皆有居下
訕上句是漢以前本無流字攷義疏云惡爲人臣下而毀
謗其君者是亦無流字漢石經猶存古文白六帖兩引衆

經音義二引俱無流字有流字者始自唐石經
惡果敢而窒者釋文引鄭魯讀窒爲室今从古案說文室實
也集韻窒實也義本通古二字亦相假周卯敦銘孚乎家
窒即家室韓勑碑廬域庫窒即室字南史梁臨川王宏傳
云聚斂庫室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窒中同史記作室皆
其証也案窒與侄通狠戾也馬訓爲塞失之潮日室有窒
義太元經日冷竹爲管室灰爲候虞翻注室窒也見御覽
八百七十一引
日賜也亦有惡乎皇本高麗本乎作也疏以此語屬子貢語
文選西征賦注引論語子貢日賜也亦有惡乎亦以爲子
貢言古本如是

惡徼以爲知者二句釋文徼鄭本作絞古卯反案徐幹中論
日絞急以爲知是不遜以爲勇漢魏閒本有作絞作遜者
攷文日古本徼作撽知作智孫作遜下不孫同高麗本正
同案作絞者此必魯論禮記隱義云齊以相絞訐爲掉磬
論語言絞以爲知又云訐以爲直絞訐連文正齊魯之方
言鄭氏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故於齊古魯三論參技
之時不从古而从魯也孔注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已有
唯女子與小人句後漢書爰延傳引唯作惟養下無也字楊
震傳注世說新語注引竝無也字
近之則不孫釋文孫音遜皇本高麗本作遜案依古當作愻
遜假借字後漢書楊震傳注爰延傳三國志黃初三年令

魏書高允傳文選報任安書注竝作遜遠之則怨皇本作
有怨
年四十而見惡焉漢石經作年卌見惡焉案三十而立石經
亦作卅石鼓文三十作卅格伯簋銘䙆卣留鼎竝同鄭注
古文孝經卌彊而仕正與此同
微子去之節家語微作魏案史記魯有魏公世本作微公方
言微細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細而有容謂之魏則義
竝通也史記宋世家贊通節皆爲孔子語鷃冠子備知陸
佃注引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有子日字
殷有三仁焉後漢書劉陶傳注引論語此句在微子去之三
句上梁書王亮等傳論御覽人事部引俱同筆解殷作商

此避宋諱而改
柳下惠爲士師章孟子疏引此章上有孔子云三字
三黜新序雜事作三絀下同荀子成相亦作絀文選三國名
臣序贊注引作三黜之說文黜貶下也絀絳也是作黜爲
正
子未可以去乎後漢書崔駰傳注引作可以去矣新序同
何必去父母之邦漢石經作國避諱作也
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待作止案魯語其誰云待之
說苑正諫作其誰能止之是待與止同義待之言時也廣
疋跱止也介疋止待也待本訓止故字可通
齊人歸女樂釋文鄭作饋公羊定十四年經注作餽女樂後

漢書蔡邕傳注文選鄒陽上書注作餽前漢書禮樂志注
作餽是假借字
楚狂接輿疏以爲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莊子逍遥遊釋文
作接與案與與古通周禮大司樂注在東井輿鬼之外釋
文輿本作與史記弟子傳曾參字子輿家語作子與左襄
二年使正輿子賂夙沙衛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三
十一年生去疾及展輿釋文竝云輿本作與山海經中山
經苦山之首曰休輿之山注與或作輿
歌而過孔子高麗本作歌而過孔子之門曰富孫案此多二
字故孔子下一說謂下坐也登府案鄭注孔子下云下坐
出門是有門字包注以下爲下車誤也

何德之衰漢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也來者不
可追也唐石經作何德之衰也莊子人閒世作何如德之
衰也往者二句皇本高麗本亦俱有也字孔子世家作何
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案當从漢石經爲
正此歌詞以也助聲莊子而作如二字通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釋文引鄭曾讀期斯已矣今之
從政者殆今从古案期時也孔子世家所載與此經文同
古論如此鄭故不从魯
趨而辟之二句皇本高麗本辟作避言下有也字
長沮桀溺漢婁壽碑榮且溺之耦耕隸釋云此非同音而借
或漢時傳論語有不同按且古讀如沮同第五部字

孔子過之文選逸民傳論注引無之字
夫執輿者爲誰漢石經作執車誰下有子字皇本誰下有乎
字史記世家夫作彼案古二字通易剝君子得輿董遇作
車賁舍車而徒鄭氏作輿大車以載蜀才作輿蓋互通之
字
爲孔丘藝文類聚水部下津類引無爲字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漢石經作曰是是知津矣無也曰二字
高士傳引亦無下曰字皇本高麗本作對曰是也
是魯孔丘之徒與舊文丘爲子無是魯二字釋文孔子之徒
與一本作子是本今作孔丘之徒與史記世家曰子孔丘
之徒與班昭幽通賦注引桀溺曰孔丘之徒與

滔滔者釋文鄭本作悠悠案孔子世家後漢朱穆傳同孔注
滔滔者周流之貌也晉祀摠序注引孔氏論語注作悠悠
列子亦云悠悠者趨名不已滔古音在尤幽韻與悠爲同
部字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二句漢石經辟世之辟作避辟人
句缺皇本高麗本二辟字竝作避史記引無而字也字高
麗本上句無也字文選幽通賦注引上句與史記同辟作
避又逸民傳論注引作與從避人之士
櫌而不輟漢石經作櫌無而字說文同作櫌云磨田器案集
韻櫌或从耒則櫌本字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廣韻作憮然二字通漢石經無行

字夫字史記亦無行字皇本有行字當涉丈人章而誤
鳥獸不可與同羣皇本羣下有也字三國志管輅傳
注引輅別傳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釋文曰徒與而誰與與竝如字又
竝音與三國志管寧傳引仲尼言誰與下有哉字攷文曰
一本誰與下有之字史記世家引全章文無此一句
以杖荷蓧釋文蓧本又作莜說文作莜玉篇同蓧莜皆攸聲
皇本作篠案包注蓧艸器名說文莜艸田器今从條集韻
蓧同莜玉篇莜訓同說文陸釋文作條即蓧之省皇本作
篠誤邢本引包注篠竹器竝篠之譌竹器當作艸器
植其杖而芸漢石經植作置芸作耘案置植通見商頌及金

縢二注漢賈誼傳應劭注芸同耘又作耔文選陶淵明歸
去來詞應休璉與從弟書二注皆引此作耘芸假借字
子路曰不仕無義節鄭注留言以語丈人二子也集注曰福
州有一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
夫子言之也四書辨疑云古今天下印本寫本皆未嘗見
有添此二字者惟此福州一寫本有之不宜收錄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漢石經義作禮廢之下有也字皇
本高麗本作如之何其可廢也後漢書申屠蟠傳注引正
與皇本合
欲潔其身漢石經作絜案潔已以進歸潔其身唐石經宋刻
九經竝作絜潔俗字也後漢書齊武王傳注引此二句作

孔子語
君子之仕也二句文選運命論注引此無上也字謂爲孔子
言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皇本高麗本不行下有也字釋文已音
紀一音以集解包注曰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則讀已
如紀也
虞仲人表作吳中案吳古虞字周頌不吳不敖史記孝武紀
作不虞不驁漢地理志武王封周章弟于河北是爲北吳
後世謂之虞吳越春秋尚作吳古仲字作中博古圖南宮
中鼎即南仲張仲簠銘作張中
朱張釋文引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案侏朱古同書大傳舞

侏離白虎通作朱離詩鼓鐘詩有韎任朱離句即侏離是
同字陸云陟留反非集注攷證云朱張恐即周章楊雄國
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冠侏張即譸張義論語詳解曰朱
張當作譸書云譸張爲幻即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
三者品其目也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說之最異
者
不辱其身皇本高麗本身下有者字
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作其斯以乎已以古通
謂虞仲夷逸漢石經逸作佚二字通見前集注攷證曰虞仲
隱逸于夷故曰虞仲夷逸連上文以四字爲句非人名也
漢書地理志注云夷逸竄于蠻夷而遁逃即謂虞仲亦不

作人名解
身中淸史記孔子世家作行中淸
廢中權釋文廢鄭音發訓動貌案發與廢通昏禮發齊史記
禮書作廢齊又廢通撥攷工記梓人必撥而怒注故書撥
作廢鄭司農云廢讀爲撥撥亦通發商頌元王桓撥韓詩
作發周南壹發五豝徐音廢蓋古音同耳義疏引江熙曰
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亦本鄭義鄭時未有音陸當云
鄭讀廢爲發
三飯繚廣韻作寮案寮同寮祝睦碑寮屬欽熙魏元丕碑詘
咨羣寮以寮爲寮寮又通簝公伯寮史記弟子傳作僚索
隱作繚

入於河皇本高麗本於作于下同漢石經入於海作于上缺
御覽樂部引此句亦作于
播鼗武釋文鼗亦作鞉皇本高麗本作鞀人表作鼗案集韻
鞀或字又作鞉鼗本字亦作鞉案說文鞀是正字鞉鼗竝
或字
周公謂魯公曰高麗本謂作語
君子不施其親釋文作不弛孔云以支反一音敕紙反落也
本今作施案施弛通見周禮注後漢光武紀將衆部施刑
屯北邊注施讀曰弛孔注施易也亦讀弛音施本通易詩
我心施也韓作易施于孫子箋施猶易也此古訓也
則不棄也唐石經作弃此避諱改也御覽人事部引無也字

無求備於一人書作一夫漢書宣六王傳引無作毋高麗本
同作毋
仲突仲忽漢書人表列八士於周初蓋文武時人仲人表作
中忽作曶案古仲字只作中仲虺史記殷本紀作中𤳞忽
曶同周有曶鼎郎忽字漢書楊雄傳上翕赫曶霍蠻曶如
神注文選羽獵賦注竝云忽與曶同
叔夜宣和博古圖錄云周叔液鼎銘二十三字疑即論語叔
夜潮案薛尚功鍾鼎款識周叔液鼎銘二十三字又有叔
夜鼎銘廿字薛氏曰叔夜蓋周之八士也
季騧廣韻作季瓜案騧瓜同聲

論語異文攷證卷十

賜進士出身　勅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嘉興馮登府賽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後漢書獨行傳注引論語君子見危授命文選殷仲文解尙書表注引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授命見得思義

焉能爲亡釋文亡如字集注亡讀作無

其不可者拒之釋文距本今作拒下同漢石經作距皇本高麗本作距案距拒通儀禮少牢饋食禮長皆及俎拒注讀爲介距之距荀子法行篇欲來者不距注與拒同然說文無拒字距止也當作距

異乎吾所聞攷文補遺曰古本聞下有也字此指高麗本

我之大賢與攷文補遺曰我之大賢我之不賢古本竝無之字此指高麗本

子夏曰雖小道章漢書藝文志引爲孔子語又東平王思傳致遠恐泥師古注亦爲孔子語後漢書蔡邕封事注引此隋書經籍志引雖小道三句皆爲孔子言

是以君子不爲也攷文補遺曰古本爲作學漢藝文志引不作弗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三句後漢書列女傳注引作孔子言曰上有君子二字御覽引忘作亡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後漢書章帝紀正經義詔引爲孔子言

子夏曰百工居肆章虞翻易注異爲工引子夏曰工居肆無百字

小人之過也必文七經攷文曰古本必上有則字案皇本則字在必字下當誤攷文所云古本卽皇本也

望之儼然釋文本作嚴音同儼皇本作嚴案儼通嚴曲禮儼若思釋文作嚴漢匡衡傳正躬嚴恪音義竝同儼

則以爲厲己也釋文引鄭曰厲讀爲賴恃賴也案厲與賴通詩烈假不瑕鄭作厲假厲讀賴昭四年經楚伐吳遂滅賴公羊作厲釋文云厲又音賴公羊僖五年釋文云厲舊音賴漢地理志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曰賴二字蓋聲相轉而字通又漢書無賴作無厲

則以爲謗己也高麗本也作矣

大德不踰閑春秋繁露玉英作無踰案說苑作毋踰韓詩外傳以爲孔子遺陳本子于剡時語此蓋子夏稱述之也

子游漢石經作斿案游省作斿周禮太宰入曰斿貢注讀如囿游之游左傳聲盾游緩李善引作斿顏籀同漢武班碑亦以斿爲游說文無斿字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注引作子張曰無小子二字周禮隸僕注亦無小子二字

當洒掃釋文洒正作灑掃本今作埽惠氏棟曰陸氏說非也說文洒古文以爲灑埽字周禮隸僕掌埽除糞洒先鄭以爲洒當作灑後鄭据古文論語定爲洒經傳用洒埽字皆

古文

抑末也釋文末或作未非也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案倦當作劵毛氏奇齡曰傳與劵皆古印契相傳之物一如教者之與學者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劵蒙謂此説誤也古契劵字从刀从力者劵爲倦字非印劵之劵也此亦如居之無倦論語曰無倦宜作劵訓如厭倦之倦

區以別矣胡五峯讀爲區萌之句

焉可誣也漢書薛宣傳引作憮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爲能體備之此解與馬注殊或古論本作憮

有始有卒者二句漢石經作卒惟作唯宋石經亦作唯攷文曰古本卒作終惟作唯漢書董仲舒傳引亦作唯乎作虖師古注論語載孔子之言卒作終案孔注始終如一唯聖人耳是古論作終

仕而優則學二句玉篇引論語先學而優句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漢石經作吾聞諸人未有自致也者高麗本正作也者後漢荀爽對策引人未有自致者

孟莊子之孝也蘇氏軾謂聞孟獻子之孝不聞莊子以莊爲獻之誤然古無所徵也

是難能也皇本高麗本無能字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鹽鐵論後刑則作卽二字古通

子貢曰紂之不善章漢石經作紂不如是之甚作如是其甚皇本高麗本不善下有也字

如日月之食焉皇本高麗本作蝕也案説苑文子上義篇晉書潘尼傳北史大圜傳皆作日月之蝕太平御覽天部引論語亦作蝕案詩日有食之漢劉向傳引作蝕之釋名曰月虧曰蝕如蟲食艸木之葉是同音通用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史記弟子傳作陳子禽問子貢曰

子貢曰文武之道節白虎通禮樂引爲孔子言

未墜於地漢石經作隊案二字古通荀子儒效篇至共頭而山隧楊倞注隧讀曰墜楚詞九歌矢交墜兮士爭先洪興祖補注墜與墜同漢西狹頌數有顛覆實隧之患洪适云以隧爲墜班固幽通賦養峻谷曰勿隧前漢王莽傳不隧如髮並與墜同

賢者識其大者漢石經識作志漢書劉歆傳亦作志孟子尹士章章指引同案禮運而有志焉注志謂識古文鄭注周禮保章氏亦云賈公彥謂古志意之志與記識之識同然說文無志字似宜从識

而亦何常師之有文選閒居賦注引叔孫武叔曰吾亦何常師之有晉書禮志引子貢曰夫何常師之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節御覽居處部引作叔孫武叔謂子貢曰

譬之宮牆漢石經牆作廧之作諸皇本亦作諸白虎通德論
引亦作諸攷文補遺曰一本牆下有也字此指高麗本之
亦作諸案修華岳廟碑廧屋傾亞亦借廧爲牆
窺見室家之好釋文作闚皇本高麗本宋石經本皆作闚案
說文闚閃也窺小視也二字通易豐闚其戶疏闚視其戶
也觀闚釋文本作窺禮運皆可俯而闚也穀梁序可得而
闚也公羊成二年傳踊于踣而闚客釋文竝云闚本作窺
夫子之牆數仞釋文仞一作刃魏李仲璇孔子廟碑汲縣太
公碑用此文仞竝作刃皇本作夫夫子之牆攷文曰一本
作夫夫子之牆也數仞足利本高麗本竝有也字
不得其門而入皇本高麗本入下有者也

夫子之云皇本無之字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風俗通義山澤卷引無者字後漢書列
女傳注引作猶邱陵焉
仲尼日月也皇本高麗本日上有如字後漢書孔融傳列女
傳二注引皆有如字孔融傳注無也字
無得而踰焉文選楊修荅臨淄侯牋注引文焉作也
人雖欲自絕皇本高麗本絕下有也字文選運命論注作人
雖自絕也
多見其不知量也邢疏曰古人多祇同左傳多見疏也服本
作祇晉書杜本皆作多論衡詳解云易云無祇悔九家本
作多悔亦可證

君子一言以爲知二句高麗本知作智
夫子之不可及也節攷文補遺曰古本及下無也字後漢書
張衡傳注引及下升下皆無也字高麗本同
夫子之得邦家者攷文補遺曰古本無者字高麗本無之字
道之斯行皇本高麗本作導
綏之斯來漢書董仲舒傳作徠案徠古往來字見漢書武帝
景帝紀禮樂志注及文選甘泉賦注介疋格懷徠也釋文
徠本作來魏石經左傳文來古文作逨然說文無徠逨字
曰予小子履鄭氏以曰字通上節讀以元牡爲舜命禹事皇
皇后帝閟宮正義以爲舜受終文祖總祭五帝也韋昭注
周語以帝臣不蔽二句爲舜禹事然孔注爲長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白虎通三正引論語作皇王后帝又三
年篇引作皇天上帝
無以萬方漢石經作毋以高麗本萬竝作万是古文
萬方有罪二句漢石經少一罪字皇本高麗本同案墨子兼
愛篇曰萬方有罪即當朕身國語引湯誓曰萬夫有罪在
余一人俱不重罪字
四方之政行焉皇本焉作矣漢歷律志亦引作矣公羊傳昭
三十二年注引全節文有孔子曰三字
興滅國節說苑君道篇作武丁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
舉逸民又敬慎篇同公羊傳宣十七年注引有孔子曰後
漢書逸民傳論二民字竝作人顏師古漢書外戚表注逸

民傳論俱作人此避諱改也
信則民任焉漢石經無此句皇本高麗本同案義疏亦不及
此句必因陽貨篇涉此而誤
公則說說皇本高麗本作悅悅上有民字
子張問於孔子曰皇本高麗本問下有政字
尊五美屏四惡後漢傳有遵五迸四之文案後漢光武紀上
擊更始鄧王尹遵注遵或作尊迸與屏通王制屏諸四方
與大學迸諸四夷同平都相蔣君碑亦曰遵五迸四洪氏
曰與後漢書同漢世傳論語有如此者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易益卦注因民所利而利之焉周禮旅
師疏無上之字文選洞簫賦注引民作人亦無上之字

擇可勞而勞之皇本高麗本擇下有其字
不教而殺漢書董仲舒策引殺作誅
猶之與人也筆解曰當爲猶上
出納之吝釋文內如字又音納注同本今作納案內蓋入字
虞書寅餞納日古文作入夙夜出納朕命後漢書百官志
注引作出入以出納五言汝聽史記夏本紀作以出入吾
言女聽唐石經皇本高麗本及孔注竝作內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釋文皇本高麗本唐石經竝作
孔子曰韓詩外傳六後漢書馮衍傳注文選王命論注文
苑英華白居易試進士策問引君子下竝無也字釋文引
鄭曰魯論無此章今从古案朱氏彝尊謂此章是後儒增

入又衛靈公篇文在觀其志節釋文引鄭曰古皆無此章

門人史詮校字
男　磬生
　　同生　覆校
孫男柳孫

論語異文攷證卷十終

論語後案

聚珍版論語後案弁言

釋經難釋論語尤難後案之書稿成數年矣隨時刪改未敢遽棃問世也然鈔本存家塾亦無以求正於有道君子迄今因有聚珍版之印夫說經之書如掃落葉漢宋大儒猶有疏謬待糾正於後人況錮陋如式三乎式三生平讀經不求苟異不敢苟同亦惟有所不同而自恐私智穿鑿獲辠聖經每當中夜自思怵然爲之不寐倘閱此書者知此爲未定之本一見譌謬即賜背更正俾日後棃傳無誤後人是則私心之所望也夫甲辰八月黃式三志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學而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或作悅漢後字

【集解】馬曰子者男子之通偁謂孔子也王曰時習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

【集注】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後案】子者尊偁經中書有子曾子冉子亦同馬注云通偁失之學朱子於或問兼知行言據王氏及程子說學謂讀書也學訓效者書洛誥乃女其悉自效功今文家作學音義通也時習時時尋繹也皇疏習是修故之偁注云如鳥數飛本許叔重說文義同注所引程子後說及謝氏顯道說學謂讀書時習謂行之又一義也亦實也見後漢竇融傳贊李注皇疏亦訓重邪蹤以外境適心參言之於不亦君子句雖通也說者解釋而喜也經中子說子路不說難說易說皆同說从言从兌喜說講說遊說皆以言相解釋之義今分三義三音古本一義一音時習而說者尋繹已久意漸解釋杜元凱春秋左傳敘所謂優而柔之饜而飫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有本亦作友見釋文白虎通辟雍篇引朋友自遠方來

【集解】包曰同門曰朋

【集注】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後案】朋謂弟子見白虎通辟雍篇樂與說渾言則通析言之則解釋之謂說和適之謂樂也臧氏釋文自內曰說自外曰樂近之邢疏在內曰說在外曰樂程子注沿邢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集解】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

【集注】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後案】慍本訓怒注云含怒意者少有忤意即謂之慍以見不慍之難金吉甫以慍怒爲二非也釋文引鄭君康成注慍怨也集注尹說皇邢之正解皇邢又以教學言教之不知不以慍而棄之是誨人不倦之道也焦里堂主此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鮮遜之俗字

【集解】孔曰有子弟子有若何曰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集注】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後案】皇氏熊氏以犯上爲犯顏諫諍邢疏因之焦里堂博引史籍[illegible]說皇熊之說過求異耳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集解】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

【集注】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如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

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

者其爲仁之本與

【後案】務敏捷也仁从人从二古文作忎左氏襄公七年傳參和爲仁與字義合禮中庸表記仁者人也謂以人意相待人能相偶也義見注疏韓子云博愛之謂仁薛敬軒云生理無不貫者仁也戴東原云生生之謂仁朱子注云心之德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也見或問朱子於孟子注云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其作仁說既自用孟子注矣而又爲述論語之言仁者而申之曰此心也何心也在天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也見文集凡經言仁不離乎愛而言此經言愛所親與愛他人皆仁也然人情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古今未有不孝不弟之人而不以宗薄待人者惟君子敏捷於本而仁由此廣經意如此而已程子曰性中有仁曷嘗有孝弟陸稼書謂其求多於本文之外於是

謝顯道言知此心即知仁陸子靜云有子之言爲支離矣禮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孟子仁之實事親是也皆以仁該孝弟言也孟子又言孝弟爲良知良能是孝弟所以見性之仁也朱子錄程子說節取行仁自孝弟始之辨耳或曰仁宜依初學記諸書所引作人經傳仁人二字互用者多此經觀過知仁井有仁焉仁皆人之借字亦一說也與歟之借字晉之餘也見說文段注邢疏云謙退不敢質言注沿邢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包从巴巴古節字與巴異

【集解】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

【集注】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說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後案】觀人寵說者飾親愛之似而無親愛之實也禮燕居曰給奪慈仁官人曰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情又曰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

【後案】又曰仁禮義信智之五德統性情事業言之孟子以人外仁義內言此心固有之四端以明性之善非謂在性爲仁發情爲愛而非仁也自程子猶仁性愛情之辨云學者纔類聚聖賢論仁之書數年而悟猶爲未晚故學者高言仁而不指其實朱子與呂伯恭書戒當時高言仁令學者無以用其力於不可識之物也朱子此注專言心德以仁賅四德言而於或問云愛之理乃所以爲心之德於仁說廓愛以言仁讀者宜據以校補之近或空言本心指心爲仁是言心不言心之德也容貌辭氣顏色君子所貴之道此章據巧令不原匿心言色近儒謂在言色即是心馳於外失注中致飾之指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釋文引鄭君注云魯讀傳爲專

【集解】馬曰曾子弟子曾參何曰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

【集注】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後案】禮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又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行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又曰吾子疑以終身此日省之意也省从少从目篆从屮案觀於微細此省之字義也傳何氏謂傳之於人邢疏曰傳惡穿鑿是也金吉甫曰以上二事例之正是及人之事又曰不習而傳豈不誤人皆是集注錄謝說亦本何解

【後案】又曰舊讀三有二音此經或讀蘇暫切曰三省謂曰屢省之亦一義也朱子從游定夫說以經首重務本數章之注皆言務本經指未必然也注謝說曾子專用心於內象東發先生曰專用心於內近時禪學之說耳後有象山因謂今傳

於世者皆外人之學非孔子之眞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皆謝氏之說也式三案釋文引鄭君注云省思察己之所行也陸稼書謂省兼內外內不欺於心外不謬於事皆當省諸身縛用心於內非經旨也諸書言子夏之徒有田子方而流爲莊周子貢之徒有鬼谷子而流爲蘇秦張儀本無確據即信有之將陳相之過必咎陳良乎謝說過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漢石經乘作棄說文同

【集解】馬曰道謂爲之政教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集注】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

【後案】古司馬法馳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輜車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合馳車輜車之百人爲一乘其法有成出一乘者以助法言也成方十里九百夫之地以助法之有公田者除之實得八百夫賦法八家出一夫則一成得出百夫也有甸出一乘者以貢法言也貢法無公田以每井九夫計之甸六十四井得五百七十六夫以八家出一夫計之則一甸出七十二夫滿足馳車步卒之數也其法又言成出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此統馳車輜車之士徒撮舉其重者言之也周法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徒二十人者伍長是也士十人者下士爲二伍之長也周官言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與乘古字通用稍人掌丘乘之政令丘乘即丘甸也甸出兵車步卒以九夫積算之法據旅以五爲數而獨以四兩爲卒縣師云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旣曰馬曰車而又曰牛曰輦旣曰伍而又曰卒是馳車輜車通用百人之法書序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是虎賁爲百夫長之法漢志稅以足食賦以足兵稅取諸公田故論成出一乘之法必除公田一百夫之地以給十一之正供賦取諸私田故統一成八百夫算之八家同井即八家相更以出賦卒孫子用閒篇言興師十萬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曹注云一家從軍七家奉之此周法也左傳晉城濮之戰用三軍見僖公二十八年而成公二年傳云城濮之賦七百乘言七百乘者分兵車輜車數之凡軍制每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當合用兵車輜車之百有二十五乘分數之則軍用二百五十乘三軍用七百五十乘時步五十乘則爲七百乘此晉新作三軍制之不足於古者也成公二年伐齊亦三軍郤子因之請增至八百乘欲別遣師以出奇計則增五十乘晉制之有加於古者也後儒申包注者云十井出一乘成方十里則百井出車十乘同方百里則萬井出車千乘千乘七十五人周官徒役家一人三鄉出三萬七千五百人爲三軍三軍五百乘而已千乘則閭境所出也式三竊古者一成之地出馳車輜車一乘共用百人傳以馳車七十五人之數算之則百人爲卒有畸零之數說既非矣十井除去公田止有八十家矣出一乘民力難堪三軍用五百乘二次出軍家各就役民力所必不堪也周官疏禮記疏之誤見公治篇

【集注】又曰何氏以馬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兩存式三謂周官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諸數以出賦之地言孟子荅北

宮錡百里七十里諸數本諸舊聞以制祿之地言也其荅愼子以齊魯俱封百里或謂孟子於鄒亾之後未見周禮遂以制祿之數爲封疆之數或謂周初承殷制三等之封周公廣大之以三等之封爲制祿之地孟子據周初言其小以抑愼子也王制作於漢博士在文帝十六年分封諸王之時賈誼衆建小力之計行而博士承旨定制寄時宜以合上意在周官書未行之前而其說依據於孟子下逮白虎觀諸儒不敢違鄭而參異說當時遂成定論然畿內列侯大夫元士之班祿同於畿外之班祿則可而畿外列侯之封疆同于畿內之列侯大夫元士不可也况周官之必不可妄駁也耶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用从卜从中會意字經典依說文本作炁愛行皃經皆愛

【集解】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愼與民必誠信節用不奢侈也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也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

【集注】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

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于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覆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後案】陸稼書說敬是遇事謹愼之意不必言包括衆善信者不用權詐不朝更夕改惟此眞確之誠表裏如一始終如一雖爭執之際亦濟以變而守常之時多濟變之時少也節用不必說節非謂嗇而當節者務欲返一國奢靡之習而同歸於淳樸愛人不必說愛非姑息而當愛者務欲合一國臣民之衆而共遊於蕩平也式三案後儒標示心學說敬太過失之於此章尤不合信與節愛近解亦過求深奧釋經者陸氏說是使民以時如斷風言于耜舉趾築圃納稼入執宮功于務其同皆時也邢疏引左氏莊公二十九年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是傳以土功言也集注云農隙亦兼農畢土功之義而農隙講武之說別一義

【[illegible]】又曰楊注云未及爲政未可據敬信節愛時使自有實功實效以發所存之正朱子與張敬夫書曰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是腐儒迂闊之論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然則論治未有博言所存者朱子蓋節取其論所存而錄之耳朱子作集注意在詳錄宋儒之說而就之未醇者亦存之意在節取也讀注者或誤衍之或以此攻朱子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說文汎浮皃氾濫也此皆汎爲氾徒辭卜居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正義作氾者正字孟子讀墨子篇引作泛

【集解】馬曰文者古之遺文

【集注】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攷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野而已

【後案】程子尹氏以學文爲辭章之學洪氏兼儀文言近咸銘泉以學文爲讀字既以餘力爲閒暇之力不得不淺言文也釋文引鄭君注文道藝也朱子以學文爲稽攷聖賢之成法意與鄭君同既如此不宜沿邢疏閒暇之說矣論衡效力篇云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以能學文有力之驗也王仲任此篇之文戒力劣不能兩覽者而以才力過人謂之有餘力行有餘力謂弟子用其優饒之才力也行猶用也見周官注朱子云小學先行後文大學先文後行據此經及禮記言之也陳安卿曰致知力行猶目視足履動輒相應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集解】孔曰子夏弟子卜商也易色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致其身盡忠節不愛其身也

【集注】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此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閒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于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後案】賢親君友各盡其道如此必其心之眞篤常以古人自期而讀書窮理務孜孜於大端者此蓋稱許之詞謂子夏思實行之人因思實學之重是也雖曰未學假設之虛辭與雖賞之同或云訓詁辭章之屬非其所習則以實辭解之義亦通也皇

邢疏有生質之說謂才老因之駁邢先賢格言皆失之皇氏解易色別存一通云尊重賢人則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此爲正義漢書李尋傳注易訓輕易是遠色貴德之義別一說也致送也見說文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集解】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

【集注】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後案】經戒不重欲學者於言語動作衣冠瞻視必以整齊嚴肅爲要也學何氏以讀書言朱子兼知行言陸稼書曰學必潛沈而後能固不重則浮學必鎮靜而後能固不重則躁讀書窮理之功必隨得而隨失省察克治之念必乍密而乍疏此申朱子說也孔氏訓固爲蔽據皇疏蔽猶當也學不當道義也邢疏固訓蔽學則不固別爲一節注中游說如此張橫渠諸說同

主忠信

【集解】鄭曰主親也

【集注】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後案】忠信之友必親昵之與友不如己連文爲一節舊說如是皇疏鄭說與朱子注同忠信之解見四教節

無友不如己者　釋文無本作毋

【集解】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後案】不如己者不類乎己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也陸子靜曰人之技能有優劣德器有大小不必齊也至於趨向之大端則不可以有二同此則是異此則非陸說是也依舊注承主忠信反言之不如己謂不忠不信而違於道者也近解以不如己爲不及己信如是則計較優劣既無問寡問不能之虛衷復乏善與人同之大度且己劣人人亦劣己安得優于己者而友之乎此說之不可從也

過則勿憚改　改从己攴

【集解】鄭曰憚難也

【集注】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後案】鄭君注憚訓難明知宜改而心有所難或自虞衷學或苟爲因循雖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而終不改也朱子曰爲學之道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許敬軒曰自念已篤所以不大進者正以舊習纏繞故爲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終从夂夂古文冬字德正字作悳悳升也

【集解】孔曰愼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

【集注】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後案】皇疏引熊埋云欣新忘舊近情之常累信近負遠義士之所棄此別一義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貢漢石經作贛贛賜也名字相應貢俗字抑與漢石經作意乎亦同與俗字

【集解】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

邪

【集解】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詞

【後案】陸稼書曰夫子在當時如祥麟威鳳所在傾動如宋之戹匡之畏其必不能與夫子合者不過一二人如道不行之歎稱歎其不能奉社稷以從耳若夫心誠悅服隨處皆然其邦之治亂安危必聞之其俗之貞淫奢儉必聞之其君臣上下之賢愚臧否必聞之後日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多得力於此自流俗觀之有莫測其所以然者此子禽所以有求與之問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良說文作良从畐省亾聲讓本責讓字謙讓字正作攘偏旁从襄

【集解】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集注】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後案】良注云易直皇疏行不犯物謂之良桂未谷曰釋名良量也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式三案漢書吳王濞傳注良言嚴注良實也信也文選王仲宣詠史詩注良不訾注良言也此注亦借良爲諒其義爲信也五德之儉與奢反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發越於外者易失不儉顏子有若無實若虛近於五德之儉也溫良恭儉讓朱子以爲德容鄭君以爲五德有此德有此容一也金吉甫許益之等云子貢說容不說德注補言德非言過化存神之妙非子貢所知推尊朱子注而涉言五德指擊先賢非朱子意也得由于與鄭君朱子之意同陸稼書謂天下人無不可以感動也後儒以非求非與爲得亦失之其諸注云語辭見公羊傳桓公六年閔公元年僖公二十四年宣公十五年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沒絫从回隸从巳作歾者正字歿或字沒俗字也無正字作橆亦作𣞤無古蕃橆字今俗

【集解】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也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在無所改於父之道也

【集注】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後案】此爲人子不能承順父道與守道不久者言之也其志其行子之志與行也父在而所行雖善或壓於勢故觀其志父沒則志與行符觀行即知志也一說其志其行父之志與行也觀志則先意承志諭之以道觀行則善繼述也此別一義父之道父所行之善者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改已久可信其終身之不改而謂之孝也呂伯恭曰無改於父之道不必其親也至於事之害理父在固將諫而改之苟以父沒之故而不敢改是以存沒二其心也汪容甫曰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悖高拱之邪說出矣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貴从貝臾聲

【集注】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後案】朱子注中言理至此凡四見皆以事理言也言天理自此注始式三案樂記始言天理鄭君注理猶性也凡訓詁義關而通之曰猶鄭君注云猶性謂人性合天然之條理也朱子注屢言天理又言天理渾然其答何叔京書曰天理既渾

然然既謂之理即是一有條理者之名字不可以一理言是謂之渾然須知天理拆是仁義禮智之總名朱子以天理爲仁義禮智之總名故言仁曰愛之理言禮曰天理之節文以其分者言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釋文漢石經無可字與有所不行句相應

【集解】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

【集注】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後案】此爲放蕩者戒匡稱書說是也好放蕩者其意以禮爲不和耳視爲拘苦以舊坊無用而壞之好脫畧節率之爲卒生悖逆欺陵之釁其人非特不循禮并不得謂之能和有子特揭禮中之和以示之見禮由和用所以能範圍小大之事而外禮者之和失其和矣荀子謂先王制禮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熟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熟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怠惰偷懦之爲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或曰舊說此兼拘束放蕩者言以經文有亦字耳式三案亦猶實也見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集解】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包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集注】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閒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後案】舊解以近義禮異於合義禮朱子謂近即是合古人下字寬如鮮矣仁之類式三謂近者對遠言之也因注訓依是因暫宗久也武虛谷曰因即姻省文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張親之碑亦曰姻不失親官復其舊說文解字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依武說是姻黨宗族對舉言之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食从亼从皀或从艮非正亙之反

【集解】鄭曰無求安飽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孔曰敏疾也有道謂有道德者也正謂問其是非也

【集注】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後案】安飽無求學自節欲始也敏事慎言學之大要也終以就正學知嗜道虛心以集益也崔子鍾言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己之是即非也妬人之長即短也此虛心集益之說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下當依足利本增問字樂下別本有道字與史記合據鄭君注無道字

【集解】孔曰可也未足多也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

【集注】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荅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後案】蘇氏云忘乎貧富然後爲至朱子於或問辨之而此注仍用之式三謂君子之於貧富有忘有不忘樂之至則不知己之貧禮之恭則不知己之富此忘之之時也素位而行惟富備禮貧則從簡此不忘之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磋篆作磋偏旁从丞从左磨釋文本作摩正字

【集解】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者也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荅以切磋琢磨者也

【集注】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荅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後案】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爾疋詩傳陸氏釋文孔氏詩疏皇邢兩疏無異說古訓也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爾疋大學同亦古訓也切磋者必判其分理之細道學似之琢磨者必去其瑕玷之微自修似之也然詁無驗賀矣而自守者能之樂與好禮非道學自修不能及此故引詩以明之告以虛境而知道學自修是告往知來也八佾篇巧笑章皇疏引沈說云夫子未言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子貢更廣引理以荅之也如朱子注則引詩者稱證未若之辭未見告往知來之實矣且詩辭非有精益求精之意觀末章云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可知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集注】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子以恩校字

論語後案

爲政二

定海黃式三學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釋文共鄭作拱

[集解]包曰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

[集注]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後案]注云行道而有得於心依宋本作行道得於心而不失之謂也文義尤顯德言乎持行不失也注云北辰北極者介正釋天文居其所者極星之不移也衆星拱之者旋轉之執提也包云德者無爲程子說居所是無爲申之者皆參用異端清淨之談式三案居其所猶書云安汝止言踐履之有定也如以居所是無爲與本文之爲政相伐且德合仁義而言斯民相生相養之道皆修德中事韓子原道文所言道德可見矣德何以無爲哉釋之者或又援夫子贊舜無爲及中庸奏假節以解之不知贊舜無爲言其任人而逸也中庸奏假節言宗廟之中未施敬而民敬以此證勸威之非由賞怒也豈言爲政尚清淨哉

[後案]又曰攷工記匠人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鄭君注曰極星謂北辰以極星爲北辰者就周時言之極星正在不動之處是以賈景伯張平子蔡伯喈皆同是說也以今法推之極星已移惟北辰之定所不移戴東原云論語所謂北辰周髀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據說文上从囟廣韵有思字毛本作㥁稍變近古

[集解]孔曰詩三百篇之大數包曰蔽猶當也思無邪歸于正也

[集注]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後案]詩三百指已刪後言也詩之思不同夫子刪詩以思爲主凡思之邪與思之不可知者皆刪之也今三百之詩有刺邪而辭疑邪者桑中溱洧諸詩以閔惜懲創之心寫狀是荒淫奔之醜也有諷諫而辭疑邪者柏舟子衿諸詩以忠臣賢士之心近于閨中怨曠之辭也詩教敦厚其思有激之使怒者狡童狂童指斥棄小而不嫌其戲也變叛起於哀季其思有隱而難顯者叔于田刺莊揚之水刺路而泄言悉曲沃悉叔段者之舉國若狂也凡類此者必得其思而知詩之正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後案]又曰夫子說詩序因以無邪指讀詩者言不指詩言呂伯恭馬貴與諸儒先後於朱子之時其辨甚審朱子作白鹿洞賦曰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於孟子小弁注置于羣小注皆用序說是未敢摧自信也其後王會之倡言今詩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而遭刪風詩遂及二南金吉甫許益之皆因之意在尊朱子而遂毀經矣夫王金等之說詩據劉歆讓博士之文曰歆文云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此言詩始出時說者不能全通訓詩爲雅爲頌部孟子高叟爲詩之爲相合而成即董子所謂詩無達詁者于金等增加數言云詩出非一人諸儒各以其所記或互或雅或頌合足詩三百篇之數其所記聞有出於夫子所刪者此本臆說安可據邪藝文志云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全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是秦之所全者諷誦漢之所校者竹帛倘毛韓齊魯諸家果采口傳無稽之篇當日以祕書校之必與張霸僞書同廢攷校古書未可祗以空言而後儒如程克勤閻百詩梁曜北等猶沿王會之諸說故辨之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

恥且格 道皇本作導史記酷吏傳序漢書刑法志董仲舒傳酷吏傳序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杜林傳俱引作導格漢祝睦碑作恪費鳳碑作格見隸釋隸辨

【集解】孔曰政謂法教也免苟免罪也馬曰齊整之以刑罰也包曰德謂道德也何曰格正也

【集注】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後案】格革音義同何氏訓正變革不正以歸于正也義亦通釋文格鄭云來也後漢書杜林傳引經注云格來也人皆有

恥愧之心且皆來服此又一義費鳳碑格作洛玉篇洛至也至與來義相通祝睦碑格作恪恪敬也別一義有恥且格者道德則以誠相感民以誠應禮亦本人心之當然而節制之也婦向政刑者以詐欺民民應以詐矣以威脅民民亦巧避威矣此王霸之分也三代下漢治偁盛而宣帝謂漢治王霸襍范蔚宗於二十八將傳論云光武課職責咎峻文深憲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則知德禮之化難言之矣薛氏讀書錄曰所謂王道者自一心一身則於妻子達之家國天下初無內外隱顯遠近之閒也程子所謂有天德者可語王道謂之霸者形諸念慮身心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則假夫仁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判然不相須矣

【後案】又曰此所謂德以躬行無言左傳所謂太上立德也禮者制度之顯著于行事秩然不可變亂者也民之貪邪僭由於不知足而禮之等貴賤辨長幼者俾惕於分之不敢踰民之所難悖逆由于不相恣而禮之重器紀聯族黨者俾感於情之所難已感於情而仁柔之德廣惕于分而敬讓之德昭禮之輔德而行者如此昔漢文帝有恭儉之德而禮多所闕俗乃大不敬至以等至冒上俗吏恬不知怪賈子言之

漢宣帝綜核名實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理義科指可通行獨設刑法以守之弊至於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王子陽言之史記禮書言周衰禮廢大小相踰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又言子夏初學聖門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者凡若此可以明禮教不興之害矣禮任衰季或轉移于一人之好尚而不能返或敢譏于諸儒之議論而不能定馴至禮教陵夷有一二人堅守禮而物議沸騰爭相阻執使賢者有無時不行之歎齊之以禮則天下仰執物焉大小戴禮言禮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又言法禁于已然之後而禮化於將然之前則禮教之修為要也或曰禮有不能齊者能不以刑齊之乎曰以禮為先王驅率之術必用刑以督責之者申韓之不知禮也禮原於人情之所安而小大由之禮教行而刑可幾于措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有又之借字于漢石經及論衡實知篇引經作乎攷異云此經自引詩書

文外例用於字今此獨變作于疑涉乎字傳寫誤

【集注】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後案】注云心之所之者志篆作㞢上从㞢㞢即今之字注云古者十五入大學式三案禮保傅曰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盧注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年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

三十而立 漢石經三十字作卅唐石經作卅

【集解】有所成立也

【集注】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後案】立者植其志而不移所守也注云無所事志失之陸稼書曰立是道理大綱能守之定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後威武不能屈者甚

四十而不惑

【集解】孔曰不疑惑也

【集注】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餘論】立必先不惑而言不惑於立之後者何也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守經也不惑達權也達權而理無所蔽聖人之本原具矣禮五義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禮言聖人之德曰應變曰理取舍權也四十之不惑蓋如此注云無所事守式三謂不惑乃以善擇其所守也

五十而知天命

【集解】孔曰知天命之始終

【集注】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餘論】程易疇曰天者積氣而已矣有氣斯有道有道斯有命有命斯有性大傅禮曰分於道謂之命言有道斯有命也流行之謂道賦予之謂命稟受之謂性氣之有先後次第者如斯也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此以氣化言命者也此言陰陽往來屈伸無非命也詩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盈天地間無時無處而不然者也所謂分於道謂之命也惟聖人能知之中庸所謂知天地之化育易所謂知鬼神之情狀者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將興有禎祥將亡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先知不善先知孔子之知天命其至之謂夫式三謂陰陽所運往來消息之機禍福吉凶之兆惟聖人盡知之程氏之言是也觀子路問事鬼神而教之知生事人子貢言近亂近疾之朕兆而戒以多言則天命難知不告其所不知與警其有所知而輕言也若後篤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君子之所知與聖人五十之所知自異聖言之命與此亦異此則夫子自知之不能與人言也

【發明】又曰宋周子言無極太極邵子言先天後天程子言陰陽皆形下之器惟形上為道理氣之在天者如此而天命之

賦于人者氣數之命不足道理義之性覈於氣質之駁者二而一一而二此周邵程子之精論不遵朱子以述之何也曰生平研究宋諸儒之說而無極先天諸說不以附于經意有所不敢強也詳見易釋矣此章朱子之注四十不惑以事理言五十知命以天理言由人事之當然推本於天性之自然猶可也然非聖人五十之所知也若求天理於陰陽之先聖經中無此語矣尤不可也

六十而耳順 耳依篆當作耳隸相承作耳俗作耳

【集解】鄭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

【集注】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古作从踰俞亼从舟从巜矩古作巨榘巨从工

【集解】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者

【集注】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于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無論衡作毋漢石經同違韋易从口从舛

【集解】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也

【集注】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死从歺人 葬从死从茻

【集解】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也樊遲弟子樊須

【集注】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而已矣

【後案】王仲任論衡有問孔篇議聖敎之畧云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嫌其毋遂志乎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蓋說多爲仲任所惑以聖敎亦作歇後語矣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陳君舉據此以解經云僖子屬何忌於夫子以學禮何忌之孝惟禮盡之於此知無違之言非惟切中懿子之務而亦確當僖子之心陳氏此說所以破仲任之惑且其解無違爲不違其志固一義也式三案左傳桓公二年云昭德塞違滅德立違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六年傳云有嘉德而無違心襄公二十六年傳云正其違而治其煩昭公二十六年傳云君無違德君令而不違哀公十四年傳云且其違者不過數人古人凡背禮者謂之違懿子未必失指重述於樊遲之御者方值問孝之後也樊遲問何謂請詳事實也經中言何謂也皆同無違爲綱事葬祭爲目詳言其目者以事實之大者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憂恐字正作𢝊優饒字古作憂憂上从百百古面字

【集解】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謚也言孝子不妄爲非惟有疾病然後使父母憂耳

【集注】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陷于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後案】朱子廣馬說爲迂昧見或問注言愼疾之道本謝氏說雖若以偏舉一事不得爲孝故注補言修身之謹爲謝說彌縫古說又以子憂親疾爲言見論衡問孔篇南子說林高注式三謂此疾槩指身心之疾猶言弊病也父母所生之身無體不具貌恭言從視明聽聰一不敬用疾也非孝也父母所生之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不擴充疾也非孝也身心之疾非藥石之可療故夫子於問孝時示之易曰損其疾使遄有喜此之謂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别依篆當作𠛬隸相承作別俗作别

【集解】孔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于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集注】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于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後案】養使也見廣雅犬馬聽人役使子受親使而不敬无以異也集解包說如此何氏後說朱子从之然孟子言上之養下以獸爲比子思所謂犬馬畜者正類此以之比親嫌不於倫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服从舟𠬝从卩从又 饌鄭君本作餕見釋文

【集解】包曰色難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也馬曰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之也孔子諭子夏曰服勞先食汝謂此爲孝乎未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爲孝也

【集注】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後案】色謂孝者之色詩凱風疏引鄭君此注云和顏說色是為難也是朱子注所本先生之解朱子同馬劉端臨曰季幼者為弟子季長者為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佐長者視具長者即先生也具即饌也論語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季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長者此亦一義曾猶乃也見先進篇注段懋堂曰詩曾是彊禦句孟子曾比予於管仲又八佾篇曾謂泰山皆訓為乃方合語氣經中問孝之荅不同當日所問之事必有不同子隨所問而荅之且問辭不詳記而以此議先賢之失未必然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退从日从夊夊行遲也本字作復俗作退

【集解】孔曰回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者也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繹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

【集注】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後案】吾與回言句終日不違句如愚句足發兼說繹力行

子曰視其所以

【集解】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

【集注】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後案】史記魏世家李克對文侯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皆視所以之緒論也禮官人篇多言視所以之法而兼觀所由察所安

觀其所由

【集解】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

【集注】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後案】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注所謂觀詳於視也禮曾子立事曰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為可能也色勿為不可能也色勿為可能也心思勿為不可能也此觀所由也

察其所安

【集注】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後案】介正釋詁明斯斤斤察也說文察覆審也故注以為加詳安據皇疏謂意氣歸向之也式三謂所由言所以之一事有由來也所安謂平日心之所歸向也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廋說文作㾦隸變廋廋匿義即廋字之引申古同音同字

【集解】孔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匿其情

【集注】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後案】陸稼書曰既欲知人若但求之毀譽索之言語文字又或為論心不論迹之說摘之於蹤跡之外其不為人所欺者鮮矣故觀其所以或有所以雖善而正誼明道之事從計功謀利之念而來故觀其所由又有所由雖善不是心之所樂勉强一時不能不懈於異日故察其所安如此精詳不是逆億祇是先覺不是操術祇是據理講家謂因物付物是也然

則謂情僞之難測而世途之險巇者此知貴人而不知貴己者也謂知人之明不可學此知貴天而不知貴己者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新从亲亲果實名禮棋椽之椽本作亲

【集解】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人師矣

【集注】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後案】溫燖溫也故古也已然之迹也新今也當時之事也趣時者厭古而必燖溫之泥古者薄今而必審知之知古知今乃不愧爲師此明師之不易爲也論衡謝短篇曰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又別通篇云守信一學不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漢書成帝紀陽朔元年詔云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百官表云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以上四文以通知古今爲說漢師相傳乃此溫訓燖溫者溫本水之熱者引申之凡物將寒而重熱之曰溫禮中庸鄭君注溫讀如尋溫之溫左傳言盟之可尋亦可寒彼注以尋爲溫溫對寒言尋溫亦作㷋溫㷋者燖之變體字故訓古者說文古故也詩烝民之古訓卽詩傳之故訓孔氏禮記叙曰博物通人知今溫古攷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訓故亦作古矣

子曰君子不器 器从犬犬守器者

【集解】包曰器者各周於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

【後案】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集解】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

【集注】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旣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也故告之以此

【後案】經當讀先行爲句見金氏攷證引程子說又夢溪筆談郝氏詳解句讀亦同翟晴江取之從副也從之者後乃副其所行之數行先而言後行爲主而言爲副從也禮曰不辭費鄭君注引此經爲證孔正義曰凡爲人之道當言行相副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上从用用从卜中作周者譌

【集解】孔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

【集注】周普遍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擧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用閑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後案】說文周密也交密必以忠信與孔注所引魯語之文互相足比者不當从而从之也於文二人相聽爲从反从爲比以羣比義亦明易言比吉左氏文公十八年傳是與比周本經言義之與比比周羣言則通析言則別夫子特辨之猶泰驕和同之辨其相似者泰驕皆大也和同皆合也周比皆密也密於善曰周密于不善曰比說文匍徧也周密也二字義異自後人眩用周字周僃爲周有徧義辨詳說文段氏注是朱子注周僃義以麤密之懸殊者言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釋文罔本又作冈殆依義當作怠

【集解】包曰學而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何曰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

【集注】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後案】學如博學詳說之學謂讀書也學而不思則罔者循誦習傳心無實得者也曾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之極也此明學而思之益也薛氏讀書錄言讀書惟精心尋思於身心事物反復考驗其理則知聖賢之書皆有用否則徒爲口耳文辭之資所謂買櫝還珠此戒罔者也思而不學則殆者存於心而難信

施諸事而難安也天之生人上智少而中人多上智者本覺悟以參閱見韓子所謂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也中人先聞見而後知覺息淺而欲淺猶有滋其弊者未有不學而免於殆者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異从廾从畀端耑之省字害从丰得聲

【集解】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

【集注】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後案】文選任昉王儉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後儒訓攻爲擊己爲止本之與莊義異而貶斥異端則同也呂與叔解此謂異端不可攻攻擊之而有害說者謂其由獲程門之佛學矣焦里堂訓攻爲錯謂彼此切磋摩錯則其害自止於小

道可觀章亦申明此說與呂氏之指略同式三謂自古聖賢合修身治天下而體用一原者曰仁與義凡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曰異端異端起而仁義塞孔子孟子闢之而不見信于天下由是天下不以仁義爲務而秦項之禍流毒生民烈於水火此害之極也其在後世漢董子倡言仁義以黜百家唐韓子原性原道明道德之合仁義而言明仁義之本於性而治行於天下以闢老佛宋當程朱之時儒釋不分程朱二子所以於此注辨闢釋也觀朱子晚年論仁論幾欲學者分明限界不宜儱侗言理然則後人渾言心理借仁義以談異端害尤無窮也已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集解】孔曰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

【集注】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敎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後案】王伯安謂不知爲不知是夫子補本一切聞見之學而朱子注爲支離式三謂仲氏之賢猶以不知爲知者祇是自信之過惟用心於格致之學者始無自信之蔽無自信之蔽者益精於格致之學端木氏自言聞一知二所以見許也注中二義兼備爲是

子張學干祿　祿从彑不从彐

【集解】鄭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

【集注】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後案】學干祿謂學仕者之事也古人不諱干祿詩之言干祿可證曲禮曰宦學左傳言宦三年則古人不廢仕者之學儒者進身之階先貢其言拜獻其身不可不學也趙鹿泉云本文學字當作問據史記弟子傳及此章外注程說三年學章

注楊說亦備一義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疑从子从止从丬从矢

【集解】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愼言之則少過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也

【集注】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愼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後案】疑殆尤悔互言見義慎其餘者皇疏云所餘不疑者雖存錄在心亦何必中理所餘不殆者亦何必並中其理也能慎此者無愧於德行道藝之選敷納明試孰如也不然從焉僥倖之謀而尤悔交集傳所謂黜而宜者也或曰如此有不得祿者僥倖有得祿者何也曰凡經言在其中者事不必盡然而舉其能然者也君子道其常亦愼其能然之道而已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舉上从臼下从手錯舊乃从效枉偏旁本从㞷隸从王）

【集解】包曰哀公魯君謚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

【集注】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舍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別解】錯鄭君本作措云投也見釋文措正字錯借字也諸訓衆本邪疏舉直錯諸枉者君子在朝有衆小人讀辯之易挽其事晝衣之而無使牽擊也舉枉錯諸直者小人主事衆君子引嫌避職也舉錯得而人心服者注言好善惡惡不揣人之性一義也其識明其事公其舉正而善政行錯枉而批政除皆民之所以服也荀仲豫申鑒曰賞善行則善不勸矣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治矣又曰守實言益衆求己者爲遠慮幽者会明然後民知本也困學紀聞引孫季和說云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孫說則錯爲之訓錯爲加其上不服者以直者言服者以枉者言其言亦偏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集解】孔曰魯卿季孫肥康謚

【集注】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

【別解】以與也詳見王伯申釋詞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集解】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孝于親慈于民則民忠矣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也

【集注】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後案】張敬夫義利辨云無所爲而爲之謂之義有所爲而爲之謂之利注引其說意正如此式三謂事皆爲公盡其己所當爲兼孜論其效之所至義匡然也且天下安有不欲民敬忠勸而教之者哉辨詳君子喻義章孝慈則忠諸家說甚費解式三謂孝當作季爾引導之使人可仿效也凡人有所仿效曰學爲人所仿效曰效其字皆从季季有引導義季慈則忠者以身導之以恩愛之而民忠也季說作季从爻諧聲孝从老从子二字迥不同經史中二字互譌者多禮表記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鄉飲酒義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保傅孝者繼之皆當作季王伯申述聞云了恋利其親謂之孝慈因而上恋利其民亦謂之孝慈王說甚詳又一別義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集解】包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于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巳

【集注】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于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別解】注以此爲定公初年語據白虎通五經篇引經自衛反魯追定五經之時有此語也包注以孝乎推孝爲句與古文

如此王西莊尚書後案曰蔡邕石經論語本作孝于惟孝見洪适隸釋太平御覽載摯虞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班固白虎通德論五經篇引並同日本山井鼎所引足利本論語正如此惟論語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故晉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閑居賦序梁元帝劉孝綽墓志銘唐李善注邱希範與陳伯之書偶孤及衢州司士參軍李府君墓志銘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之句開成石經遂定作乎字至宋以書云孝乎爲句此則因僞書之謬而并亂論語之文也式三案孝乎惟孝贊其孝之至也蔡邕釋誨居篇體乎禮易子學行篇習乎習問神篇孫乎孫淵騫篇才乎才韓子文從論衡子篇醇乎醇皆贊辭之體蓋者也施於有政三國志魏武紀注於作于合尚書體例後漢書郅惲傳於作之於義尤順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軏說文作軏

【集解】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包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者也小車駟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者也

【集注】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後案】說文輗大車轅耑持衡者也軏車轅耑持衡者也皇疏引鄭君注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然則輗軏皆著轅端以持衡衡者橫木輗軏所以持之古者作車先取橫木縛著轅端又別取曲木爲輗軏縛著橫木義見皇疏輗之縛於橫木者用輵以柔革爲之義見說文輵字下兩橫木之著於轅端者所著則輗軏是矣非予外備說墨子曰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戴東原檢是謂輗者咫尺之木車之關鍵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此爲譬解者以六尺之鬲輪丈之轂而當咫尺之輗軏失之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也一本作乎見釋文

【集解】孔曰文質禮變也

【集注】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後案】凡問語例不詳記孔注云然以所答推之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殷从反身益上从水 [illegible]詳見說文

【集解】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

【集注】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illegible]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及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後案】所因在綱常者禮之維持三綱與仁義信智互相成者不可變也損益在文質者謂三正記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董子繁露云一商一夏一質一文馬注蓋本此集注夏尚忠邢疏作夏尚文是也忠不得言損益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集解】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也

【集注】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 勇上从用 从已用身

【集解】孔曰義者所宜爲也而不能爲是無勇也

【集注】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附案]義者事之宜也順事之理措正施行用無不宜已
知如此而猶不行焉是優柔寡斷者也持守未堅者也

子以愚校字

論語後案

八佾三

定海黄式三學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

[集解]馬曰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
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
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集注]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
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

[後案]服子愼左傳注云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
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四八三十二人士二二八十六人杜
氏晉語注云八人爲佾備八音也與服說符杜氏左傳注从
何氏公羊傳注云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宋書樂志傳隆曰八
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隆殺以兩減其二列爾
以爲一列又減二人士止四人豈復成樂傳意以杜注爲非
也漢書劉向傳季氏八佾舞于庭卒逐昭公吳斗南據之以
爲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人當作八魯
自隱公初用大羽當有六八季氏大夫本有四八今又取公
之四佾以往故公止有二八與季氏伸蕪書以季氏爲平子與
馬注異以每佾必八人與服馬符說者謂國語晉語鄭賂晉
以女樂二八晉侯以一八賜魏絳趙語越人飾美女八人納
之太宰嚭韓非子十過秦繆公遺戎王女樂二八韓詩外傳
九引作二列又楚詞招魂云二八侍宿大招云二八接舞皆
舞列八人之證
當以服注爲是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說文飢食飪也訓誰者雙聲相借玉篇始有熟字今以熟訓飢食飪訓誰

[集解]馬曰
孰誰也

[集注]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尙忍
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

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于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發明】忍从刃从心取決絕之義決斷以犯義是爲殘忍國語楚語所謂強忍犯義者也經中言小不忍言不忍人之心皆言不棄絕人也義正同

集注存別說與皇疏同

三家者以雍徹 徹釋文作撤云本或作徹雍詩作雝式三案徹當作㣪徹俗字撤俗字見說文段注

【集解】馬曰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

【集注】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

【後案】雍詩序以爲禘大祖也鄭君箋以禘大祖爲宗祀文王于明堂論詩後又有申序說者謂詩言文武維后而先之以宣哲維人與下武所言世有哲王誼意正同此就陳先世之德爲后稷后稷配天文武配祭之正歌亦一義也禮燕居篇云客出以雍徹此諸侯以雍之義而節歌之賦詩斷章不必全用其詩者亦請之遍用者然也周禮云天子宗廟歌雍以徹邢疏引周官樂師小師注以證集注從之皆以意言之耳雍乃禘祭之正歌而徹之歌並未有明文三家僭妄未必以徹詩歌於徹季明德曰歌敘別有詩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辟从卩从辛从口

【集解】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詩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

【集注】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後案】包注辟公之義依詩毛傳辟爲諸侯公爲二王後也詩箋辟爲卿士公爲諸侯也奚取之廟詁僭作也義本無取尤處三家意在改玉改步而竊有取於是還以詰責三家也謝顯道以上章爲不仁此章爲不智近解或从之朱子於或問已駁之矣三家之堂金吉甫以爲廟堂公廟設於私家由三桓始此桓公之廟堂也上言庭此言堂舞乃堂下之樂歌者在堂上也集注引程子說序成王伯禽之失呂伯恭博議謂用大佾於仲子之廟是以禮處仲子而不以禮處周公故末流之弊至以陪臣而舞八佾其意正同然據馬氏文獻通攷云成王所賜止用禘祭之籩豆樂舞於周公廟明堂位祭統等篇所言非盡無本此說未爲不通也尚書金縢言王郊迎周公洛誥言王拜手稽首於周公知成王之待周公不若臣子之禮公之歿後成王以烝祭配食常典不足以尊公於是毀禮以賜之稽之古今祀典人以神貴薦享由此增隆名器不可假於生者而猶可賜於身後成王時知禮者多其有以議定之矣古者學校禮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今孔子用天子之禮樂後儒以爲宜獨於周公之賜誤非之乎然則孔子謂郊禘非禮者何也曰成王之賜祇以尊周公若夫祀帝於郊配以后稷非禮也魯君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服日月之章亦非禮也此魯禮之末失不以賜周公爲病尋無成王之重賜而後世豈遂無僭侈之弊爾哀公臣之上行私豈皆由於開國之模士君子論古不可據一說以自懵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集解】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

【集注】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餘論】太平御覽引此連上章皇疏云此亦爲季氏而發集注引李說正同式三謂此所謂不仁上章之所謂忍也有不忍

犯義之心者乃可以行仁權臣僭越忠君親上之誠忍自絶之罔上行私之事忍自爲之何以用禮樂乎如何雖辭參見里仁篇集注游說指心爲仁又程子言仁者天下之正理朱子謂猶是泛說如言義者天下之正理亦無不可朱子謂學者說仁說義不可作儱侗語見答石子重書又見晩年玉山講義

林放問禮之本

【集解】鄭曰林放魯人

【集注】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後案】林放孔子弟子字子邱見闕里文獻考畢氏關中金石記本禮中之本也禮器曰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是禮中有本也注以本爲本體語錄以本指禮之初已自異矣近或以禮爲指儀文言遂于禮外求本尤謬

子曰大哉問

【集注】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喪从哭亡會意戚从戉

【集解】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于和易不如哀戚

【集注】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如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爲之簠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

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後案】廣雅易如也王氏疏證曰凡經言易其者皆如其也易釋文引鄭君注云簡也陳仲魚謂喪時人治喪以簡爲道也朱子訓易爲節文習熟必增說無實之義皆未必是也式三謂易坦易也包說爲是老氏墨氏齊死生而治喪皆簡率後人喪中祭奠如吉禮又用僧道鐃鈸以宣禳之皆由于坦易也取儉反戚者儉則有不敢越分之心戚則有不忍背死之心是禮中之本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古無字作橆隸變作無經或省作亡或亡借爲無

【集解】包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

【集注】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耳

【後案】舊說以諸夏亡君指周召共和之類言無君而禮不廢也韓子原道文引經正同以文義繹之程子注爲順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冄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救異洪武正韵曰禁祀山川名經典作旅傳寫誤耳式三案說文無祣字冄古作秝隸作冄冄譌作冉

【集解】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内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

【集注】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内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

【後案】公羊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望者泰山河海也此魯之望祭及泰山也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以泰山在齊魯之界齊亦祀之也季氏欲旅之者爾雅曰旅陳也陳其所禱之事欲其消禍致福也周官之

言旅者不一有言旅上帝與大旅者掌次司尊彝典瑞眡瞭笙師職金所言是也陳用之曰旅非常祭也攷之于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氈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服則金服至于陳樂而不懸鼓樂而不鼓則旅非凶災邪周官有言旅四望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用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服用之曰荊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以水災言此則凡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耳季氏之旅仿舊禮而僭行之冉有不能救者禳禍祈福僥倖之心勝非口舌所能爭也後世封禪供億耗費今日泰山之祀徧天下溷禮者不止季氏往往欲救之而不得也林君復詩曰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初無封禪文此處士之卓異者元趙天麟上書言東岳者太平天子告成之地東方諸侯當祀之山今乃有倡優戲謔之徒貨殖屠沽之子于越邦典瀆黷神明停廢產業耗損食貨亦已甚矣父慕子孝何用焚香上安下順何須楮幣不然竭天下之香樵盡而焚之罄天下之楮爲幣而爇之知其斷無益矣請自今無令妄費非但巫風寖消抑亦富民一助趙氏之言可謂卓然不惑者矣古今有幾人哉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集解】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誣而祭之也

【集注】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後案】季氏觀泰山可以節事是以非禮者致之故告以神之聰明正直不享非禮使季氏知此事之徒干神怒欲其悟而止也曾乃也義見前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集解】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也

【後案】射言爭者勝負於射分之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勝者揖不勝者取觶立飲以此分左賢于右右賢于左禮有固然而大射爲擇士之典有得與于祭不得與于祭之別有得爲諸侯不得爲諸侯之別此勝負之所係尤重矣或曰如依禮記射義之言以射爲黜陟則大宰大官何以專厥職乎曰不然也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的之中不中者技藝之短長禮樂之比不比者學業之優劣古者再射重中的三射重禮樂兼二者以衡之而所重在三射之試如三射不比禮樂以之助祭隕越以貽羞以之任政必有弁髦王章之弊此擇士以射之法然也豈謂大宰宗伯之身爲貴臣而猶以號脫爲慮也哉禮曰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又申之曰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說者遂謂列侯黜陟由此而輕此亦非也尚書大傳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禮所謂有慶益以地有讓削以地者如此益以不備禮樂之士輕薦於王朝其受讓削禮亦宜之不爲諸侯者謂所貢之士不能報諸侯選舉之恩不能助諸侯益地之慶也爲有報義祭統不求其爲注謂福祐爲己之報是也爲有助義鳧鷖詩福祿來爲論語夫子爲衛君乎鄭君皆訓助是也得爲諸侯不得爲諸侯之義如此復何疑

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說文作㱃从酓从欠）

【集解】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

【集注】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後案】王注蓋以飲之升下言射義孔疏同近解依儀禮諸篇以升下飲分三事讀當揖讓句而升下句而飲句據釋文鄭君讀下絕句射義篇釋文亦同是鄭君本分升下飲爲三事也鄭君於射義注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此明飲亦揖

謂非以經文專指飲言射義孔疏乃以此王注之意申鄭君
注疏失之耳禮自司射誘射就上耦出次揖進上射在左並
行旋轉當階北面揖至階下北面揖凌氏禮經釋例所謂未
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也自後
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
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凌氏所謂既升堂之後凡
三揖曰升堂揖曰當物北面揖曰及物揖也卒射鄉射南面
揖大射北面揖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
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凌氏所謂射後二揖曰
卒射揖曰降階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揖也凡此在初射
時未釋獲則無飲禮其再射時升下之禮帥初而自司射命
設豐以後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於豐上司射作升飲者
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凌氏所謂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
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也由是勝者先升堂少右不
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觶於豐下
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凌氏所謂
既飲之後二揖曰卒觶揖曰降階與升飲者相
左交于階前揖也凡再射三射之飲皆如此

【後案】又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二句當連讀言射爲爭之
所也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四句當連讀言有揖讓
而爭不失爲君子也此節之文夫子欲以揖讓教天下耳觀
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亦是揖讓之禮行乎其閒聖人之重
禮如此後儒解此經者不明斯旨而義遂難通皇疏引李充
欒肇范甯之說謂釋者云於射無爭非心所安朱子於或問
以程張楊謝周尹說其
爭也君子句未愜焉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盼作盻者譌案从分

【集解】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
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

【集注】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
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
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
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後案】文成章曰絢見釋文所引鄭君注素以爲絢者既有倩
盼之貌又能嫺禮如發采者得白分布其閒乃成章也子夏
於素以爲絢之文請
詳其實故問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 釋文繪本又作繢又周官先鄭注引此作繢

【集解】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
閒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

【集注】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
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
加文飾

【後案】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下云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是
先布采色後加素工也鄭君此注本之記注亦引此經轉
相調下節孔注同古義如此說文繪五采繡也即引此經以
證是許氏叔重解此亦謂繪畫也今爲畫文當以繢爲正字
繪爲借字矣式三謂刺繡疏紗者先繡華樸後乃於華樸之
閒長短繡之以白是刺繡之法固有然者文選景福殿賦云
斑閒賦白疏密有章戴東原引之以證是經則畫采之法亦
然也惠半農曰五色之黑黃蒼赤必以素爲之介猶五德之

仁義智信必以禮爲閑又曰鄉射記凡畫者丹質則丹質加
采矣司常九旗畫日月龍蛇之象亦以絳帛爲質也又曰太
采者質之始也則素爲質後素者繪之功也證素爲文故曰
素以爲絢易賁卦象賁上白初者賁之始上者賁之終依諸
說攷之采白采也非質也古者衣服旂常之繪不必盡用采
質大冕之服用元質所謂元衣纁裳者是惟皮弁用采質耳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集解】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
禮後乎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

【集注】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
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
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
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
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
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
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
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後案】禮後乎三字句禮字略逗謂詩言素之後息者禮其發乎繪事後素夫子祇言繪畫之事實如此子夏既得事實遂知所與之意因言凡人有美貌必加之以禮禮者先王所立之制度品節忠信儀文本末兼具者也後者事不可已而繼之之謂非貶爲緩圖也曲禮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正此意也趙注以發明謂之非意外觸發也古注之義如此

【發明】又曰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分禮與忠信爲二而傳以儀文言之輕禮也禮器云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又云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重禮也又云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言禮中自有忠信無忠信則禮不虛行亦重禮也又僞書詳言禮此言禮爲後猶言禮之不可以已也禮表忠信節文而言倩盼美貌宜有禮以成之亦重禮也近儒闢用老子之說而傳以儀文爲禮遂微本末輕重之觀申其說者遂云未有禮先有理也信如是則忠信理也本也禮文也末也與禮器之言不大相背謬乎孫氏經中固有此言乎經傳中有以儀文言禮者如敬不足而禮有餘哀不足而禮有餘是也有對儀文而言禮者如女叔齊子大叔辨儀之辨是也若此經及禮器之言自兼忠信節文以言禮矣經傳有析言渾言之異讀者所宜詳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王楙野客叢書據禮運以之杞之宋連文用言字絕句攷異取之然以中庸杞不足徵例之則今讀本通

【集解】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鄭曰獻猶賢也我不能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集注】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後案】徵之訓成見士昏禮納徵注又見禮運注穀梁傳注包與鄭君以徵爲成禮於杞宋者經云足則吾能徵是夫子徵或夏殷之禮則所云不足徵者是夫子不能成其禮于杞宋也朱子訓徵爲證以經中徵證多通借也杞宋文獻不足不能證所言文獻若足則所言能證之朱子之解義如此也獻訓賢者獻彥之借字也爾雅釋言獻聖也正以釋彥獻之通用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集解】孔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大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集注】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攷之杞宋已如彼攷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後案】孔子國以不欲觀爲逆祀亂昭穆者孔意以閔僖兄弟相繼僖同父子各爲昭穆三傳及國語皆同賈公彥周官冢人疏言兄弟異昭穆徐建庵讀禮通攷極稱其說象山陸氏讀左補義主之段氏懋堂文集及說文示部禘字下辨甚詳皆同孔注也魯文公逆祀至定公時已順祀孔注以此指逆祀意謂此言在未順祀之時也昭穆亂于既灌者皇疏云未灌列主之時王與祝入太祖廟室中以酒獻尸尸以祭灌于地以求神求神竟而出堂列定昭穆據皇疏是既灌之後逆列始定也易觀盥而不薦馬融注引此經云灌時禮盛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王注程傳略同此不欲觀之又一說也朱子注又一說孔子國注云禘祫之禮爲序昭穆其實禘祫禮有異有同公羊文公二年傳云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

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指大祫言非禘也攷鄭君禘祫志其說禘也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于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其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以下昭主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王西莊曰祫爲合聚昭穆禘爲諦審昭穆公羊傳說祫復得合聚之義鄭氏說禘復得諦審之義

後案又曰周人尚臭灌鬯特重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鄭君引先鄭注以追享朝享爲禘祫則禘之祼以虎彝蜼彝也明堂位灌用黃目是魯不純用天子禮而用天子冬烝之斝彝也鄭君謂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攷之于禮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鬯人秬鬯之所用則社廟山川四方而已是祼不施於天地也表記云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祀天有鬯者疏之而已

非用之祼也朱子謂灌在祭始者祭統獻之屬莫重于灌是灌在九獻之內先儒說九獻之禮灌二獻朝踐禮二獻饋食禮二獻朝獻禮一獻再獻禮兩獻灌在祭之始也凡祭之禮質明而灌謂之晨灌王以鬱鬯授尸尸受之以灌地故又謂之灌尸初獻王灌尸二獻后灌尸是謂二始由是而行朝踐之禮于堂以血腥薦於神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爲三獻后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爲四獻周官所謂朝踐用兩獻尊也由是而行饋食之禮于室進饌薦熟王酌壺尊盎齊以獻尸爲五獻后酌壺尊醍齊以獻尸爲六獻周官所謂饋獻用兩壺尊也次行朝獻謂尸卒食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以酳尸爲七獻周官所謂朝獻用兩著尊祭統尸飲五鄭君注指爲七獻之事正義謂灌之二獻奠而不飲故七獻尸止飲其五也次行再獻禮王酳尸之後后因饋食之尊以酳尸爲八獻諸臣爲賓者以瑤爵獻尸爲九獻周官所謂兩獻用兩象尊祭統所謂尸飲七者也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祭統所謂尸飲九不在九獻之內陳用之曰行人職上公再祼而祼不在九獻之內侯伯子男一祼而祼亦不預於七獻五獻則先儒以祭祀二祼在九獻之內非也司尊

彝朝踐用兩尊皆有罍饋食用兩尊皆有罍則朝踐王獻之后亞之諸臣之所酢三獻也饋食王獻之后亞之諸臣之所酢三獻也合之酳尸三爲九獻而加爵不與焉陳氏說九獻不數灌是又一說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集解孔曰答以不知者爲魯君諱也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集注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

後案經傳之言禘者不一有專指祭天言者如祭法大傳之禘及國語以禘郊對宗廟烝嘗言者是有專指廟祭言者如

上文禘自既灌而往是廟祭中事以禘嘗對郊社言亦指廟祭又左傳所言皆廟禘也經傳凡言烝嘗者摠舉四時之祭言之云禘嘗者舉其大而言之禘行於夏則爲殷祭祫行於秋則爲大嘗亦殷祭也左傳言烝嘗禘於廟者喪三年不祭烝嘗時祭俟禘後乃行也春秋書吉禘是內祀然天子三年喪畢必得祭外神國語言終王劉歆曰大禘則終王五經異義曰終禘及郊宗石室是喪畢之禘亦及郊祀也賈逵曰禘大祭也是天神人鬼合言也或人所問未必專指郊廟史記封禪書引此經以證是漢儒以此經爲祭天之禘要之渾稱曰禘禘天禘廟於義皆該答以不知者夫子以此有天人感格之道有祖孫繼序之心非或人所能知故以不知答之而渾言其義焉孔注專以掩吾惡爲解既未是朱子解不知之答則得之其申趙說則非也唐制天實時禘于太清宮以李聃爲始祖所自出趙氏因此有追溯配稷之說至宋王介甫信其說神宗遂因之罷禘享南渡後遵若制朱子因援趙說以入經注矣古無是說也

後案又曰祭法之禘嚳郊稷鄭君謂冬至祀天于圜丘配以嚳祭法之郊稷大傳之禘推祖所自出鄭君謂夏正祭感生帝于

郊配以稷是冬至孟春之祀天俱稱禘也自王肅始駁鄭君說而趙氏說又汩之經義益不明矣祭法禘在郊上趙氏謂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申趙者謂鄭君讀祭法不熟見禘在郊上遂以圜丘之祭釋之然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諸文皆禘在郊上且與宗廟烝嘗對文趙氏將何以解之鄭君以祭法本于國語展禽之言不從解祭法以爲通趙說求通於祭法而不通於國語其謬一也虞夏非同出黃帝后稷非帝嚳之子前儒已有定論申趙說者據詩箋帝嚳後十世而有稷契夫論稷爲嚳之後嗣而云遠祖亦可追所自出其說似通然祭法言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祇以五帝配天實非追所自出國語復云商人禘舜商一代之祀或嚳或舜不妨更制如必謂追祖所自出禘舜又何以解之其謬二也以圜丘之祀不可配嚳而必配稷於經無所証注說亦無所見趙氏以意言之不知嚳之配天理未必悖如嚳既南祭不爲立廟而屈尊就卑以稷廟享之於理未合其謬三也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持之文相合趙氏於此自知其不能通云凡禘皆及五帝加太皞等以其功高歷代先於四郊以祭之次于天帝牛不得不與前既駁鄭君混禘於郊此又與所駁之說自相伐其謬四也以稷之所自出爲帝嚳因以周公之所自出爲文王此趙氏之臆說萬氏學禮質疑顧氏春秋大事表斥其無稽之談當矣而尤有不可不辨者成王賜魯重祭止用禘祭之籩豆樂舞以尊周公倫魯祭文王乘於諸侯不祖天子之義則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應如是之悖其謬五也趙氏曰夫子不欲斥君之惡便云不知違禮者不達此意遂云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如指諸掌此不達聖人掩君之惡遂云爾假令達於祭祀亦儀表中一事何能治國式三謂趙氏所集春秋纂例好攻三傳自立臆說至論禘之禮又歷詆左傳所云烝嘗禘于廟及寡君未禘祀之文以爲左氏之妄并徧譏禮記春禘夏禘等文爲徒據春秋經文以附會之捃摭諸經傳既爲縱肆之極至此經天下示掌之文與禮義居篇中庸篇相符正可知禘義閎淺非或人所能見及而趙氏亦一槩斥之敢毀經典蔑無忌憚其謬六也蓋趙說之謬如此

後案又曰鄭君謂冬至祭昊天於圜丘配以嚳夏正祭感生帝于郊配以稷自王肅等說以圜丘即郊不分用祭昊天與感生帝非兩祀又以禘爲專指廟祀諸說既勝鄭君說黜矣鄭君禘嚳之說前儒所言已明鄭君言冬至祀天夏正祀帝雖力攻鄭君說者不能合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陳用之猶參鄭君說也陳氏曰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掌次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信如是則天帝不一祀五帝非五人帝已明矣而諸儒不信鄭君說者以夏正之郊特爲祈穀上帝之郊特以感生帝之名爲疑耳豈感帝赤熛怒之名出於緯書或無以取信後人而感生帝卽自出帝猶人主曰天子而人不疑稱天曰感生帝曰自出帝則疑之知二五而不知十矣顯譙曰稷契皆無父而生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履帝武敏歆所謂帝卽感生帝也任釣臺曰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故詩止言姜嫄周禮享先妣不及高辛是周非高辛後人之生始以氣化後以形化后稷有母而無父受氣於天成形于母故周禘所自出金輔之曰生民之詩曰帝曰上帝皆指天帝而言如依傳釋帝爲高辛氏之帝則從帝配天因以生子此亦何足稱異下經言實之隘巷平林不大遠于事情乎詩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祀以祈豐年而上帝歆享之也周人祈穀之郊實本於后稷之肇祀顧氏任氏金氏諸儒之釋感生帝者如此後人皆以此禮不可采爲典常而疑之式三謂周有后稷之異祥殷緣義起後世始祖無異祥禮或以義止且五經異義云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鄭君駁之云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皆偏見之言依鄭君此言則王者之始祖有父亦可舉感生帝之祀矣王者受命於天因稱天爲自出之帝行之後世采爲常典亦無不可況周之始祖后稷無父而生舉感生帝之祀於義尤爲可通此顧氏任氏金氏諸儒申鄭君說之確然可信也獨怪顧震滄旣申鄭君說而又謂祭感生帝于廟遂使駁之者謂天神不可以廟祀也任釣臺謂禘所自出于廟無主虛位而東向以爲天也可以爲祖也可是亦觸突之見也金輔之謂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對啓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此說雖異於鄭君之郊特牲注於理自通金氏又以周人所祖文武祖所自出爲

第一五八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0版反内

后稷大傳與喪服小記言其祖所自出爲宗廟之祭此於經亦不可盡通禮郊特牲言帝牛稷牛之所以別事天神人鬼而即備之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以其祖配此據此二文則大傳言祭其祖所自出而以祖配配者后稷也所自出者天也儀禮曰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文與大傳同則大傳言祖所自出祖指始祖后稷而言不可指爲文武漢書韋元成傳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此議在緯書未出之前經韋元成及博士等四十四人之議鄭君說本之後之言禘者去鄭君所引緯書靈威仰之名而從其自出帝之說亦無不可天生后稷以樹藝教民周人祀所自出因以所穀二者固一禮也周頌雝序云禘太祖鄭君箋禘祀文王於明堂此說亦有所本書受終于文祖據史記文祖即明堂馬融注云文祖天也正同司馬遷之說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曰王齋禘于清廟明堂鄭君本之於堯典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於洛誥注亦以文祖爲明堂於詩序箋以禘太祖爲禘文王於明堂其義正同以禘爲大祭之統名也說經者豈必拘守鄭君學但求異于鄭君說者往往不可通于經則知從鄭君說之爲得矣

論語後案　八佾三　十六　[illegible]岐堂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示申从曰不从曰

集解 孔曰祭如在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謂祭百神也

集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後案 祭統曰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然則祭而不誠皆疑於其義者耳惟聖人知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洋洋乎體物不可遺而其義不疑知聖王之制祭祀或在能禦大災能捍大患或在以法施民以勞定國下逮蜡之迎猫迎虎饗農及郵表畷之屬皆爲仁至義盡之事而其義之不疑知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下逮五祀之屬皆出于分之所當然氣之相感通者而其義尤不疑祭而如在此聖人之知其說而將之以敬也正與上章互相發矣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集解 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

集注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己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无其誠則无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後案 韓子讀墨子篇云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洪氏注言祭如不祭吾所不與與許也如此句讀解義皆異亦一說也筆解云魯逆祀吾不與祭蓋歎不在其位不得以正此禮如不祭言魯逆祀與不祀同此又一別說殆不可從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奧依說文作𢍏从宀从𢍏

集解 孔曰王孫賈衛大夫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

集注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

論語後案　八佾三　十七　[illegible]岐堂

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後案 媚于奧猶媚竈神于奧媚之緩也媚于竈謂媚竈神于竈媚之急也古五祀之禮如祀戶祀中霤先祭于廟內戶中霤再祭于廟室之奧若祀竈祀門先祭于廟門外再祭于廟門之室之奧祭竈在廟門外者少牢及特牲禮竈皆在廟門外之東宗廟饎爨在此也故祭竈之禮先設席于門室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其祭之也先於竈行降神之禮祭肉祭醴祭黍稷而已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其饌食於初設奧之筵者是祭禮之盛在于奧也賈之語以初祭於竈而不親媚俟後祭於奧媚亦無益喻人初挨權要當急獻其媚也何解以奧喻近臣竈喻執政皇侃引欒肇說以賈自周出仕衛奧比周竈比衛朱子以奧喻君竈喻權臣諸說不同其以奧竈喻用類人則同也顧氏日知錄曰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于奧此即竈之神矣析而二之未合語意顧氏此說甚愜顧氏以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于朝廷之上不

若遷遇于燕退之時與常
朝廷寵祿燕睪別一說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罪當作辠

【集解】孔曰天以喻君也孔子距之
曰如獲罪于天無所禱于衆神

【集注】天卽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于
天矣豈媚于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
竈亦不可媚于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
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發明】天者蒼蒼之表尊主威福者也既有天讙與得禱免之
路言此見媚竈之無益耳韓子之闢佛也曰吾子行己立身
自有法度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各
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
求福利也且彼佛者果何人哉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于守
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
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于其閒哉韓子言天
以廣媚佛與夫子言天以廣媚竈語意相似故曰天者蒼蒼
之表尊主威福者也集解以天喻君固非語意朱子訓天爲
理謂天不外于理則可謂天卽理則語未瑩錢竹汀言之據
或問引胡氏曰天卽理也理無不在在人則人心
之昭昭者是也胡說指心爲理指理爲天尤失之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汗簡引作戫說文戫字之省

【集解】孔曰監視也言周
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

【集注】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
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發明】文謂禮文也夫子於樂取虞於禮取周樂象功而異禮
積久而備也老氏高五帝卑三王意在毀禮不知禮之甚者
也漢書禮樂志周監于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
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
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
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

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漢石經及皇邢疏本作太翟氏灝釋文有音泰之釋舊本當作大字鄹說文作郰

【集解】包曰大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孔曰鄹
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爲知禮
者不當復問也雖知
之當復問愼之至也

【集注】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
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
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
○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
於此謂之不知禮者
豈足以知孔子哉

【發明】邢疏曰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冠之呼爲某人孔子父
鄹邑大夫左傳稱鄹人紇故此謂孔子爲鄹人之子左傳成
公二年新築人仲叔于奚仕注云于奚守新築大夫卽此類
也閻百詩謂鄹人之子少賤非始仕之稱卽指孔子年二十
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祭統煇者甲吏之賤胞者肉吏之
賤翟者樂吏之賤閽者守門之賤皆以有事宗廟尸以其餘
畀之則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若周
禮之牛人羊人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
事羊人凡祭祀飾羔割羊牲登其首者也其應在羣有司之
列可知閻說亦一義閻氏又據顧涼屏說以爲子入廟當是
爲日宿齋始可每事問周官大史職大祭
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集解】馬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
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也五曰興武與舞
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
善亦兼取之和容也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
科焉故曰
不同科

【集注】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
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
者射以觀德但主于中而不主于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
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

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後案】皮侯也禮賓射設正燕射畫獸皆不用皮鄉射用賓射之侯亦無皮侯大射之侯棲皮爲鵠故謂侯爲皮也主皮者射以中侯爲主也馬注云射有五善本周官鄉大夫職鄭君於周官注曰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儀禮鄉射記曰禮射不主皮鄭君注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主皮者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鄭君分別禮射主皮射之不同說與馬氏合以主於獲釋經主皮之義尤明鄉射記又曰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君無注賈疏亦簡式三案禮有三射初射不釋獲再射不貫不釋三射不鼓不釋凡主皮之射能中的者又射不中的者遂黜之而不復射是雋以中的爲重也禮射時有再射之不貫不釋亦兼重中的然再射之勝與不勝者皆預于三射其三射時苟容儀比禮其節比樂即不中的無罰故曰禮射不主皮左氏襄公十四年傳庾公差曰射則背師不射爲戮射而禮乎注曰禮

射不求中也爲力馬注云爲力役之事爲用也不同科如公旬有三日二日一日之科用民之力取其寬而任之者輕也程伊川子主皮說同馬鄭以力爲工力云工力非一端苟有可取不必同科比別一說之可存者也朱子注以主皮爲貫革之射說秋農曰樂記言散軍郊射貫革之射息如主皮即貫革鄉大夫何以詢衆庶哉式三案周官司弓矢曰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弓人曰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則革旅之行自有貫革之射朱子說亦備一義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金氏攷證曰餼本作氣俗加食式三謂金說與許氏說文合自後人以氣爲气別作餼字

【集解】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

【集注】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後案】鄭君注牲生曰餼據皇疏當作牲腥曰餼詩箋云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飲日饔腥曰餼生曰牽今鄭君云牲生曰餼者對飲言之腥生當得通名然知此必是腥者殺而送故曾之生養則何以曾之此皇疏之義是也牲用羊者據玉藻注天子用牛諸侯用羊鄭君此章注亦有天子用牛之文見玉藻孔疏而何氏刪之也鄭君云每月告朔于廟者春官大史職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據玉藻天子元冕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是天子聽于明堂而諸侯在廟也鄭君云有祭謂之朝享者參孔賈諸說攷之先告朔後朝廟本是二禮每月以朔告於神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謂之告朔此章言告朔是也告朔時君必入廟親之謂之視朔春秋文公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公五年傳公旣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所言聽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告朔告月視朔聽朔是爲一禮矣其日又以禮祭于宗廟謂之朝廟文公六年不告月猶朝於

廟是也周官又謂之朝享司尊彝云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是告朔在太廟朝享及皇考以下三廟也其歲首行之謂之朝正襄公二十九年傳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是也朝享朝廟朝正月祭是又一禮鄭君於此兼言之非正義也鄭君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者春秋經文公十六年書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穀梁傳言公厭政已甚其義亦同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集解】包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

【後案】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并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後案 告朔非特奉正朔也觀呂氏月令敬天地薦祖宗勸民事盡物性諸大綱可畧見焉况周先王之所頒王政有不備哉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集解 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

集注 黄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後案 何氏小山云此泛論非自言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集解 孔曰定公魯君諡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也

集注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後案 呂氏語未瑩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集解 孔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

集注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

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後案 關雎之詩后妃求淑女而作也變詩之作淫而亂之以傷者蓋妻之嬖或有由淑女之不預求耳方其色升愛遷縱欲適情淫孰甚焉淫之始即傷之漸馴至傾城覆國非細故也關雎言淑女好逑樂以鐘鼓而非淫求以寤寐而非傷蓋樂不在得賢則淫矣在得賢則樂耳哀在不得進賢則傷矣未得賢則哀耳序曰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言淑女不沒其賢而其志卒遂非如變詩之作傷有美一人而有涕泗滂沱之歎也李安溪曰關雎疑非宮人之詩乃是后妃所自作古者外朝宮中皆有職女職如妃嬪世婦御妻之類是也后妃思得賢女職以自助而配君子至于形爲寤寐反側之憂樂以琴瑟鐘鼓之盛非盛德能若是乎李氏說近之矣亦本於詩序傳義也三家詩說則云周衰康王晏起畢公乃作詩以諷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儒林傳序漢書杜欽傳注後漢書楊賜傳注馮衍傳注揚子法言孝至篇初學記諸書衣賦先儒謂依三家詩說有乖于不淫不傷之義况周公定禮樂以關雎諸篇用之鄉飲酒諸禮豈待康王時始作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問社鄭君本作問主見釋文據邢疏張包周本皆作主據公羊傳疏古論語作社今本从古論也栗依說文作㮚古文作𣡕从卤从二卤卤今之西字

集解 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

集注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歟

後案 問社亦作問主依義當作問社主始備夏侯氏杏田講閒語爲禹有平水土之功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是夏爲有天下之號實即氏也松柏栗社之主也邢疏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謂用其木以爲社主也張包周本以爲哀公問主于宰我先儒或以爲宗廟主者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亦

以爲宗廟主今所不取邢氏此疏甚分明公羊文公二年傳何注引此經號曰論語鄭氏注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于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司語與邢疏合據禮祭法正義及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今論語說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荅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豐鎬宜栗也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氏從周禮說以論語所云爲社主鄭與許同故無駁然則哀公所問宰我所荅其爲社主無疑古以樹爲社主使神棲息凭依如今神樹之類韓非子曰夫社木而塗之鼠因以自託也熏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陁此王樹木爲主之證後世宋之櫟社豐之枌榆社皆以樹名周官所謂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也合觀諸經傳各說問社主而荅以所宜木辯固不謬特使民戰栗之說非經旨耳周官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鄭君注曰社之主蓋以石爲之唐武后時東都置大社問禮官博士社主之制張齊賢等議曰

春秋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於社社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呂氏春秋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大社石主其來尙矣張氏等此議引據分明惜謂大夫以下之社祗有木爲主天子諸侯之社既樹木又爲石主以棲其神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陳侯擁社以見鄭子展是社必立主之証或以社壇而不屋爲主無所藏之不知古者藏主於石函中有笥以藏主左傳昭公十八年哀公十六年杜注以祏爲藏主石函社主可知又莊公十四年傳典司宗祏注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函釋文云藏主石函石函其即石室歟說文祏字下云周禮有郊宗石室五經異義糉謂及郊宗石室是石室者無廟之主所由藏也

後案 又曰哀公四年亳社災後儒因此謂公遇災而懼故有此問或以社木燼於火欲求木以植之皆以意言之也蘇子由古史以哀公欲去三桓問荅各爲隱語此尤不經之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成从丁遂彖聲从八咎从人各

集解 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也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事既往不可復追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愼其後也

集注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其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後案 陸稼書曰戰栗一言逆見魯以忠厚衰微須以嚴救之後此申韓之徒亦是欲救衰周之敝而然然其效驗亦可覩矣夫子痛責宰我其防微杜漸之意至深遠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集解 言其器量小也

集注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

於王道

後案 史記管仲傳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揚子法言先知篇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朱子言不能正身修德致主王道正史記法言之意也金吉甫謂管仲急急于近功淺效王道恐其難成判斷不爲管仲始與桓公專論治國公辟以己之奢淫仲謂皆不害霸負才急於自見惟恐君不見用曲意至此其後奢僭是自恃功業致滿溢而不自知

或曰管仲儉乎

集解 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大儉乎

集注 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

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集解 包曰三歸者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也

集注 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
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後案 國策周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
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包注據之說苑善
說篇桓公疑政歸管仲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朱子
注據之家東發先生曰臺以處三歸之婦人故名抗華甫云
古昏禮有築臺以迎女之事詩衛宣公築新臺要齊女左傳
魯莊公築臺臨黨氏娶孟任是合二注爲一事也武虛谷曰
臺爲府庫之屬古以藏泉布史記周本紀散鹿臺之泉說文
解字通論武王散鹿臺之錢是也管子三至篇請散棧臺之
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是齊國舊有二臺以爲貯
藏之所也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
子有三歸之家晏子春秋晉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
澤及子孫皆其據也官事不攝注以家臣備職爲議禮運曰
大夫具官是爲亂國注所本也然以官制攷之王朝亦
有兼攝之官初不虛糜祿養也詳見葉氏禮經會元

然則管仲知禮乎

集解 包曰或人以儉問故荅以安
得儉或人聞不儉便謂爲得禮也
集注 或人疑
不儉爲知禮

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
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門篆从二戶作門兩用之俗字

集解 鄭曰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反坫反爵之坫在
兩楹之閒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
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
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
集注 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
坫在兩楹之閒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
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
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
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
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
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
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
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
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
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
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
而王霸之畧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
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
則不悟其
小宜矣
後案 鄭君於郊特牲臺門而旅樹注云此皆諸侯之禮也旅
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
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郭氏於爾雅屏謂之樹
注曰小牆當門中又鄭君於季氏篇蕭牆注云蕭之言肅也
牆屏也君臣相見至屏而加肅敬是以謂蕭牆然則樹塞門
者謂以牆爲屏也皇疏謂古屏以土爲之未必如後世用板
荀子曰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諸侯內屏不欲見內也後漢
書齊武王縯傳注引白虎通曰所以設屏者何以自障也示

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內屏是屏
之設非苟爲而已也陳用之曰臺門旅樹嘗道而設屏外門
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閒此
路門之屏也國語吳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內之屏
也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內之屏也月令天子田
獵整設於屏外此田防之屏也諸屏不同處皆以土爲之
後案 又曰郊特牲孔疏曰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尊於房戶
閒燕禮是燕己之臣子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
兩楹閒故其坫在兩楹閒陳用之曰坫者以土爲之其別有
四記曰反坫出尊語曰邦君有反坫此反爵之坫也記曰崇
坫康圭此奠玉之坫也記又曰士于坫一此庋食之坫也士
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待于西坫南大射禮將射
工遷于下東坫之東南士喪禮牀笫夷衾饌于西坫南既夕
禮設棜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此堂隅之坫也陳氏禮書四
分明其四坫所設之處反爵之坫在兩楹閒奠圭之坫在堂
下庋食之坫在房中堂隅之坫近奧者謂之西坫近寢者謂
之東坫角上全氏辨之較陳氏爲明確邊隅書作棜篇咸有
四阿反坫注反坫外向室也家東發先生據此謂如院同臺

門內立土墻之例觀郊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逸周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則論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聯經共均爲宮室僭侈之事此別一說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魯从魚从白　自古自字

【集解】大師樂官名始作言五音始奏翕如盛也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和諧也皦如言其音節分明也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于翕如而成于三者也

【後案】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鄭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發明】據鄭君注始作謂金奏時聞金奏人皆翕如變動之貌從讀曰縱縱之八音皆作也純如咸人之貌皦如使清別之兒繹如志意條達之貌鄭君意以翕如純如皦如繹如皆從聽樂之人言也式三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但恐羣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是翕乃合起之貌說文翕起也玉篇翕合也字从羽謂鳥初飛而羽合舉也皦者玉石之白甚明也純者不雜之絲繹者不絕之絲皆設喩之辭故四言如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集解】鄭曰儀蓋衛邑封人官名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邪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有盛也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于天下

【集注】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閒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後案】注以儀爲衛邑者闞氏釋地曰孔子時衛都濮陽今大名府開州儀邑城在今開封府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里也云封人掌封疆之官者封人官名見地官其先世已有之故堯時有祝三多之華封人見莊子左氏隱公元年傳鄭有潁谷封人考叔桓公十年有祭封人仲足文公十四年宋有蕭封人高哀昭公元年蔡有郥陽封人二十一年宋有呂封人華豹皆職之見于左傳者惢孔注云德之喪亡朱子云失位者劉氏七經小傳曰喪讀如問喪之喪是時仲尼去魯司寇大夫故云喪也闞氏曰孔子五至衛此爲第一次去魯司寇而適衛也鐸大鈴也有金鐸木鐸金鐸舌以金木鐸舌以木

金鐸振武事若司馬之振鐸摝鐸皆池之會官師振鐸是也木鐸振文事若禮所言徇以木鐸是也又左傳引夏書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即漢書食貨志所謂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也據此則使爲木鐸者謂使之上宣政教下通民情也然封人之言卒不驗者封人言天道之常百變者不得知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集解】孔曰韶舜樂名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

【集注】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後案】皇疏天下萬物樂舜繼堯而舜從民受禪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也揖讓而代於事理無惡故曰盡善也天下

衆武王從民伐紂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也而以臣伐君於事理不善故曰未盡善也皇疏申孔注如此蔡子晉落曰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改也民樂其與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天下同樂之一也若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與安得不世異又董子對策兩引此章亦謂舜受堯禪爾承紂後所遇之時不同正與孔注符太平御覽引鄭君此注云又盡善謂太平也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詩茶昔疏亦同禮樂記王者功成作樂其功大者其樂備干戚之舞非備樂也鄭君注云樂以文德爲備又引此經以證正義云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太平此可以補孔注之所未備

【後案】又曰顧氏日知錄曰觀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孟子云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猶有憾也史記封禪書云天下未寧而崩此武之未盡善也顧氏以治功論樂與鄭君注合而又引劉汝佳說以揖讓征伐與性之反之皆不足以爲樂之異其說未盡當也式三謂武始北出再成滅商三成而南皆衆伐紂之功此其爲樂總干山立發揚蹈厲久立于綴豈能及揖遜雍容之事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春年受命立功不過如此虞帝則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功成于九樂奏九成武又安能及此樂記曰時與事並名與功偕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後案】居上主于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子以愚校字

論語後案

里仁四

定海黃式三學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後漢書及文選張衡思元賦注引此文擇作宅鄭君注以求訓擇是作擇也

【集解】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求是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智

【集注】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後案】仁者親睦慈厚之謂周官云比使相保閭使相受族使相葬黨使相救州使相賙鄉使相賓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皆是睦婣書所謂惇敘相周恤風俗知孝弟也擇里必居此不徒全生正以輔仁也陸子靜曰仁也者固人所自爲也然吾之獨仁不若與人共進於仁與一二人共進於仁孰若與衆人共進於仁與衆人共進於仁則浸灌薰陶之厚規切摩厲之益與獨爲之者大不相侔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仁長依說文當作長上从倒人

【集解】孔曰不可久約久困則爲非也不可長樂必驕佚也包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王曰知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也

【集注】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雖深淺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

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後案】表記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利仁者非安非勉強謂明乎仁道而顧違之也與中庸利而行之義相同陳君舉曰利者無往而不宜之謂順而行之則無滯礙也易言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智者不疑其所行非徒有槩心謝氏言智者無所得於仁失之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集解】孔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也

【集注】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後案】仁者之所好惟仁所惡惟不仁仁具于已而値人之仁不仁爾量而施亦如心以出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集解】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

【集注】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後案】克伐怨欲之不行而未盡仁過其流也志仁無惡清其源也克伐怨欲之心隨過隨起惟行仁之心無閒斷而諸惡自去矣程子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不然如虛器投水水自然入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攷異引毛氏辨惑云下不以其道不字非衍卽誤此臆說

【集解】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何曰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

【集注】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集解】孔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爲君子

【集注】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後案】去貧賤而圖富貴好惡滋於己欺忍施於人仁心之去自此始君子之仁能節其欲惡之心也或曰欲富貴惡貧賤一心也仁一心也斯君子有人心道心之分乎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言人之心能危懼而道之在心者精也僞尚書文本荀子解蔽不審荀子原文而謂君子有二心失之

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次正字作趀顚沛正字作

蹎跋見說文段注

【集解】馬曰造次急遽顚沛偃仆雖急遽偃仆不違仁

【集注】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顚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閒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閒以至於終食造次顚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後案】終食時暫造次時遽顚沛時危君子無違仁觀其暫而久可知也觀其變而常可知也言爲仁無閒斷之時也後漢書盧植傳論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夫蠭蠆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荊諸之倫未有不冘豫奪常者也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也此造次顚沛以事變危急言也後漢書崔駰傳駰子瑗以事繫獄獄掾善爲禮瑗閒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顚沛必於是此以顚沛爲危時也朱子以造次顚沛指存養言申之者謂動則省察靜則存養此專以靜寂無事之時言也式三謂造次顚沛非靜寂無事之時終食之閒亦該動靜言也程易疇曰

人動多靜少以靜時繼續其動時之敬非主於靜而以動時繼續其靜時之敬也王白田謂朱子晚年之學言主敬不言主靜言仁者何取好談靜存援入虛無哉且言靜存者謂戒愼於未行事之時則可謂存養於心中無一事之時則是屏事息勞閉目凝神無所用心而謂仁在是矣可乎哉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仁者惡不仁者上者字漢石經本無見洪氏隸釋矣作也見三國志顧雍傳注

【集解】孔曰無以尙之難復加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尙之爲優

【集注】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

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後案】好惡極是一人何分優劣孔注失之式三謂人己之交能使生生之道相貫徹者無加於仁五常以仁爲首求仁者所以好之篤也爲仁則惟恐戕忍之心有以閒之孟子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爲此惡不仁之實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集解】孔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

【集注】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後案】經云我欲仁斯仁至矣言人有志於仁自此行經云爲仁由己言仁本於己詳見各篇注云爲仁在己欲之則是淺邪疏而語捷也式三謂人誰無惻隱之心而必充此心以用其力不用力者或謂器重道遠才力有所未逮然殫其堅貞之力而仁之量全矣故曰未見力不足也觀從井救人博施濟衆之皆爲仁者不強於力之所不能爲當篤於力之所能爲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集解】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

【集注】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力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爲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後案】既云未見力不足者又云蓋有之矣仁之器重道遠施濟立達之難閒造次顚沛之難持終食閒之暫之難密未敢謂才力之易逮也又云我未之見者人必用力始見力之不足而人固不用力也夫子所以歎未見也孔注以有之指用

力者言別一義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後漢書吳祐傳引此仁作人

【集解】孔曰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得其所則爲仁矣

【集注】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或可卽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後案】孔注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釋各於其黨也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釋觀過也使賢愚各得其所釋仁也由恕過而知其仁也漢書外戚傳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顏注云子路厚於骨肉雖違禮制是其仁愛皇疏引殷仲堪說云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寡恕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容非是程子

所本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朝依說文作𣶒从倝从舟隸省作朝矣漢石經作也見隸釋

【集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

【集注】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後案】依何解年已垂暮道猶不行心甚不慰也治而死乃無憾也依朱子說歎老將死而昧於道之不可也學不加進而年數不足將無所聞而遂死焉可惕也朝聞道夕死五字句可矣句可者可聞道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集注】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莫从艸

【集注】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閒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後案】邢本無注皇本有注未明誰氏釋文引范氏甯注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本范氏說皇疏引范說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惟仁義是親也鄭君本適作敵莫讀為慕無慕無所貪慕也見釋文鄭君說如此者古敵字多作適說見惠氏九經古義鄭君與范說相反其主待人言則同也白虎通諫諍篇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眾臣勸罰一惡而眾臣懼後漢書劉梁傳和同論曰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是以君子之於事無適無莫必考之於義焉李固子燮傳時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三國志魏陳羣傳君子在朝無適無莫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蜀蔣琬傳吳顧雍傳用言心無適莫皆指待人言古經說如此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刑舊作刑今正漢石經作刑見隸釋

【集解】孔曰懷安也懷土重遷也懷刑安於法也包曰惠恩惠也

【集注】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後案】懷德有所得之道而不失也懷土有所戀之地而不遷也懷土孔訓重遷漢時師說如此見於史記漢書者此義甚多漢書貢禹傳引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韋賢傳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於魯又叙傳述琁璣王命論以高祖㴱人而都關中而云懷土之情皆引經之明證者也懷刑者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兢兢焉恐淪先王之法度也漢書霍金同傳金翁叔敬謹有法度霍子孟家有盈溢之欲以取顛覆是勳臣不可不懷刑也後漢黨錮傳起申屠蟠傳見幾之譽則激濁揚清之士不可不懷刑也群敬虾言律是八分書為政以法律為師既知律己又可治人賀繁敬言今日奉時局異日以擢提京兆責狀何辭以對擇禍莫如正以此拒運撫之請呂叔簡拒權璫言大臣交結內侍律有明禁凡此皆得懷刑之道者講家好作高論輕說懷刑非經指也懷惠者求人惠己也君父御忠孝之途希圖寵倖於將來恐故值貴顯之時索報恩情於舊日凡此懷惠之人一不遂其所而有悻悻怒者稱而言之盤齡之私壟斷之乞於世俗長厚客之流於平日無交如之素亦有望叨一惠者矣講家泛指懷利非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集解】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

集注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後案說文放本訓逐驅逐追逐皆爲放放利卽逐利也放縱放棄之義亦從放逐引伸今讀上聲或作仿字古無是分別也多怨謂人惡其專利也傳曰不爲怨府又曰聚怨不可以定身人各歸怨利轉爲害自謂己之得利者務不利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集解何有者言不難也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

集注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後案後漢書列女傳曹世叔妻上鄧太后疏又劉愷傳賈逵上書並引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經文當補於從政三字舊或以讓字絕句則下句禮讓爲國四字連讀文不一例今讀以乎字絕句文亦不順也於從政乎何有言行禮之教化不難也如禮何歎其難行禮教也何有不難之辭後漢書列女傳注何有言若無有是也如何難辭也

後案又曰荀子彊國篇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又修身篇曰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飲食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荀子之言甚備此經言禮讓心氣溫和言辭恭順威儀撙節表裡相應而見所指亦賅備近解縛於文縟節者重言讓而輕言禮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忠所以立潛夫論忠貴篇作忠己不立

集解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

集注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後案位之所以立上則經天緯地下則移風易俗固難也事無不可對人言乃俯可知否則屋漏之愧惟恐十目十手之

指視者則可知雖士君子行事非徒取信一時必使百世俟聖而不惑以此言可知則尤難左傳載狼瞫之言曰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此雖怒言實爲至言人有所學不至而見黜者非人之不知我乃人之知我也然則學者能返己自問其自治不暇也明矣此經指也謝顯道疑此經非聖人之至論駁謝者謂聖人就名利以誘人式三宗禮言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是忘名也孟子言舜傳後世而身憂鄉人是名未嘗忘也是以君子之論名曰實至則名必歸也曰用功深而收名遠也名亦徐曉其自至而已避名與急求名皆僞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依說文當作曑

集解孔曰直曉不問故荅曰唯

集注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卽應之速而無疑也

後案一者總詞道散見於天下而人己內外之交有可總以貫之者故曰一以貫之下文所言忠恕是也先儒求於忠恕之外而謂自有一道者或以天言或以心言或以性言或以理言或以仁言或以誠言或以格致言戴東原曰一以貫之非以一貫之諸說失之矣阮雲臺曰貫行也事也經中用一貫字與仍舊貫皆當訓行事也亦備一義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集注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

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後案]夫子言一貫渾舉其義門人問何謂請詳事實也曾子言忠恕指事實之要也忠恕而已矣與辭達而已矣句法正同已止也謂道盡於此也曾子省其不忠孟子言自反有禮而仁而猶曰我必不忠可見古人論忠之精恕者夫子所謂終身可行大學論治國戒以藏身不恕其論平天下也絜矩之道不外於恕孟子言大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爲善以一人之心能容天下之衆善恕爲之也顧亭林曰盡得忠恕方是聖人學者所以學爲忠恕式三謂渾全無偏至誠無息安而行之以造其極者聖人之忠恕也未免偏倚未免間斷勉彊行之未造其極者賢人之忠恕也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孟子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皆與聖人之忠恕有別者也注所引程子說重言忠恕是也

[餘論]又曰程子重言忠恕是矣其云忠者天道恕者人道申其說者多支離辭矣朱子云倍學者盡己推己之目是疑忠恕不足以盡聖人而申之者尤謬家東發先生曰忠以盡己恕以及人則此道之所以泛應曲當而能一以貫之者也異端借一貫之字以證不二之說近或推之愈高謂道本自一不必言貫此固非後學所敢言諸儒疑一貫之道忠恕不足以當之至有天人體用等辨不若平心秖味本文也式三謂東發先生謹守朱子之學而其說如此學者宜從之朱子文集中有答范直閣書云忠恕正曾子見及處門人有問則亦以所見諭之而已如近世儒者之說則道有二致矣非也朱子此書亦是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集解]孔曰喻猶曉也

[集注]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有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後案]義者通行咸宜能去人之害者也利者一端所得而有害于事者也周官肆師注曰古者書儀但作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仁義字本作誼中庸義者宜也祭義義者宜此者也此義之本訓孟子言羞惡之心義之端者既義而無餒失義而羞惡以此見義非外鑠也禮經解曰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韓子以聖人敎民相生相養之道爲仁義而曰行而宜之之謂義故用無不宜之謂義本訓如此易言利貞利用利涉言利始於此夫子於易云利者義之和見古之言利者皆和義爲利伸之有利無害後人止爲一身一事一時之利此利而害即在彼梁惠王米鹽之言利記者以例不詳錄然梁惠王曰利吾國必將言利己忍其害之害於人而孟子言幷害於己宋牼不言欺民伐鄰之非仁義使秦楚息兵求利不外說讓故智而不絕其計利圖害之心孟子於是言利中之害利與害相因孔孟之所言利者以此董子繁露曰義之養

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民不能知皆忘義而殉利以敗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物之小者易知大者難見而義之於人大矣固其所闇也董子之言如此正喩義喩利之辨也董子對易王之問五霸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義外之利參以害道外之功不敢過正戒其越遵義有近儒謂道義中之功效君子不喻及非董子意也謂小人能喻道義之功效尤非董子意也或曰注中以舍生取義言何以解之曰孟子言守義當堅自非高言者也荀子曰出死要節所以養生養生之謂義也出死之謂節也淮南子繆稱訓曰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

[餘論]又曰張敬夫義利辨云無所爲而爲之謂之義有所爲而爲之謂之利陸子靜謂人之從事於利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朱子嘗併二說意各有所指也後儒據陸氏更歷多講習熟之言遂謂小人能識夫利害得失之大且遠而不言義中之害矣據張氏無所爲而爲之言而諱言大學以義爲利之指則成敗利鈍寧爲人欲必使爲吾子者冥

情亂行不精於夫成敗利鈍之由而義無實用矣近有解此經者云天下有忠信廉潔之行而實爲敝利者彼知如是則利不如是則害其隱微之地不計天理之是非而計人事之利害此說既行君子小人之辨不明義與利之辨亦不明分人情與天理爲二而言之悖謬至此者以冥情爲義不思義之所由名以小人貪獲大利不思利此即害彼且非盡朱子之意也朱子荅江元適書云後人不知義之所以爲義說矣其名因昧其實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精義者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其荅張敬夫書云易無非言吉凶禍福書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禍福壽考之盛人自以私心計之即以爲利耳自無所爲而爲之說起言義者不敢推驗於事宜之極而義之說不全則學義者何以使有懽忻鼓舞之慕哉而矯其說者沿陳同甫義利互用之說抑又顯與經乖矣合而言之其不知義利則均也詳見功利說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集解】包曰思齊思與賢者等也

【集注】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之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後案】賢不賢兼古人說讀者讀書稽古見聖賢之修業而思副其願見小人之行事而返己求過是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集解】包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而遂己之諫也

【集注】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後案】幾諫者禮所謂達善而不爭辨也勞而不怨者熟諫而不怨也皇疏曰諫又不從或至十至百不敢辭己之勞以怨於親也呂伯恭曰救父母於無過之地左右前後千方百計盡其心力即形神俱瘁亦不敢怨于身是父母之身盡身以正救何怨也王伯申云勞憂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勞憂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忉忉勞心慱慱勞心草草之類皆謂憂也素冠傳慱慱憂勞也巷伯箋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孟子萬章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對王說亦備一義邪疏勞訓撻辱不可从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集解】鄭曰方猶常也

【集注】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後案】遠遊固不可近遊亦有常所曲禮云所遊必有常玉藻云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鄭君訓方爲常本曲禮又晉語官方定物注曰方常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集解】鄭曰孝子在喪哀慼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爲也

【集注】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後案】釋文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集解】孔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集注】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皇本出上有妄字依包注或本有妄字

【集解】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爲身行之將不及也

【集注】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集解】孔曰俱不得中也奢則驕溢招禍儉約無憂患

【別解】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

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也

【後案】約訓儉對奢言之見漢書外戚傳後漢書虞延傳王暢傳及三國志劉表傳注漢師說如此朱子語錄以爲約禮之約云凡人須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注中謝氏言約心尹氏言約事又一義也朱子注取謝說言事無大小皆返之於心而有所檢束有所歸宿目近中謝者或失之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集解】包曰訥遲鈍也

言欲遲而行欲疾

【集注】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後案】皇疏敏疾速也與訥之訓遲鈍相對近解敏訓不惰失之注胡氏語當刪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依說文當作鄰

【集解】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也

【集注】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後案】說苑復恩篇引此經而申之曰施德者貴不德受德者尚必報是德爲恩德之德別一義也集注云德以類應言修德之士互相感召也後世大儒有躬踐仁義可爲模楷者有風鑒人倫可俾定評者有抱殘守缺研窮古制之因革拼析習俗之是非而人翕然從之者猶是古師儒以道得民以賢得民之遺意也藴氏族譜亭記曰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

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愬於其門鄉有序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其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邪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集解】孔曰數謂速數之數也

【集注】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後案】事君句朋友句數孁逗速下讀數注訓速數卽迫促之意言事以和緩爲貴撥亂而反之正相觀而摩以善皆非可以驟期爾雅釋詁數疾也曾子問不知其己之遲數注數讀爲速禮曾子立事曰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注數促速皆與此注同李氏筆解以數爲頻數之數邢疏以瀆代數本之釋文引鄭君說數世主反謂數己之功勞也此又一說

子以同校字

論語後案

公冶五

定海黃式三學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

【集解】孔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

【集注】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

【後案】皇疏及釋文引范甯注云名芝字子長史記弟子傳云齊人字子長索隱引家語云魯人名萇字子長又引范甯云字子芝

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縲依說文當作纍絏本作紲史記弟子傳作累紲唐人以諱造絏字以改經然釋文俗作紲盧氏云釋文作於隋末以時尚不爲唐諱皇本亦作紲

【集解】孔曰縲黑索紲攣也所以拘罪人

【集注】縲黑索也紲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玷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後案】聖門不尚跅弛之士必謹身寡過不干國紀然无妄之災上聖不能避刑戮之可免者以理斷之其不免者所遭之不幸也公冶子身受縲紲其事不可詳夫子曰非其罪必非制行疏畧有以虧之蓋當時之獄濫及無辜者多矣今之說者優南宮而劣公冶是夫子所謂非其罪者不之信也公冶子有負俗之累得聖人爲之辨其亦幸矣而千載下猶誣加以罪何怪乎後世史家之評未經聖人之論定紛紛然靡所折衷邪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廢依說文當作癈

【集解】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

【集注】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後案】論語無辜之不爲嫌而擇機必慎其榮辱經指如此擇婿之道必重其學優品立用賢固早造成德非以幼冲卜嘉耦亦可見矣注云南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兄依左傳當作弟以敬叔爲南容舊說相承如此禮檀弓言南宮敬叔載寶而朝又言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鄭君注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注云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杜注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朱竹垞據夏洪基所輯孔門弟子傳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爲一人以仲孫閱諡敬叔爲一人閻百詩江慎修所言畧同

子謂子賤

【集解】孔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

【集注】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

【後案】宓虙之借字古字通伏故說者以伏羲是子賤之先濟南伏勝傳尚書者爲子賤之後詳見後漢書伏湛傳顏氏家訓書證篇

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史記弟子列傳引經作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少若人者三字

【集解】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行之

【集注】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旣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後案】魯至昭定以後治化日替有夫子之教諸君子聚於一門子賤所取正聖門諸賢敬業樂群之益言魯者不私諸己也反言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者美子賤之尊師取友亦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苟偏學孤陋將無以自進於道德也或曰此贊治單父之績得眾君子以襄成之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集解】孔曰言汝是器用之人也

【集注】器者有用之成材

【發明】陸稼書曰天下人材敝壞無用不但庸陋者無用如記誦辭章虛無寂滅之輩秖成無用之人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瑚璉或作胡連胡輦胡璉詳見陳氏古訓

【集解】包曰瑚璉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

【集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與

【發明】此章與上章未必爲一時之言邢疏曰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鄭等說此論語賈服杜等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佞从信省或云从仁身作佞者非

【集解】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

【集注】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集解】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惡

【集注】禦當也猶應荅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荅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耳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發明】給捷也足也備也三義皆通不知其仁全言之則仁有未盡之時也詳見後孟武伯章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彫邢作雕今从皇本作彫技彫正字雕借字據釋文本或俗凋爲之

【集解】孔曰開弟子漆彫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也鄭曰善其志道深也

【集注】漆彫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彫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攷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發明】漢書藝文志有弟子漆彫啓人表亦作啓王氏攷證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漆彫開字子開蔡名啓字子開史記避景帝諱也丁小雅據之以證文吾字爲启字之誤王伯申曰家語不知漆彫開之爲漆彫啓乃謬云漆彫開字子若子使之仕者仕不過一官一邑之寄所謂一命之士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而天民之事業實有未能自信者此漆彫氏所以孜孜而夫子所未覬及也鄭君云志道深朱子云篤志正謂志在大成耳惟志在大成則不願小仕亦惟志在大成則自信非易也程伯子曰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陸稼書曰大綱之信猶易條

日之信最難知處信猶易行處信最難順處信猶易逆處信最難又曰信有二意一是細微之必謹一是反身而皆誠合而觀之信斯之難可知矣說解而喜也解其不仕之意而喜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浮依說文作泭于皇本作於焉甚過我釋文云一讀過字絕句案集解所錄別說甚謂過字爲句

集解 馬曰桴編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桴孔曰喜與己俱行也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於桴材也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乘桴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夫子歎其勇曰過我何所復取哉言惟取於己也古字材哉同耳

集注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後案 浮過也與禮食浮于人名浮于行及本經浮雲之浮同過海至東夷也據漢書地理志及說文乘桴浮海即欲居九夷之事魯地近東海九夷在東海之外詳見後篇漢書顏注引此經而申之曰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顏注蓋本古說子路之喜喜夫子之許其同行道也材裁通用也言子路勇於義而於世卒無所取用可惜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集解 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

集注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後案 孟子言孺子入井怵惕心動是仁在一人一事也充其量則無一人一事之出於欺忍方爲仁道之全夫子所謂造次顚沛之不違孟子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聖人皆不爲也聖門若仲子冉子公西子皆有志于求仁而仁之所已至與所未至難以名狀因以材論之有是仁有是材觀其材之所已至未至而仁之所已至未至即可悟矣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釋文賦梁武云魯論作傅案傅賦之借字漢書高帝紀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景帝紀令天下男子二十始傅卽賦借字

集解 孔曰賦兵賦也

集注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後案 周官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此大田獵致之法一家出一正卒也正卒之輸供乘卒八卒此用一卒此成出一乘之法一井出一卒也一乘合兵車輜車用百人每軍用兵車輜車百二十五乘王者萬乘六軍此用七百五十乘是出軍一次特用十三分之一而乘卒又不盡赴軍役也故以萬乘算之凡出軍十三次遞用九千七百五十乘而萬乘之賦一周而有餘以八家輸供算之出軍至一百有六次而八家中教練之正卒一周而有餘當周盛時自黜殷作洛而後止伐淮踐奄諸事無黷武窮兵之弊想此時之民老死不赴軍役者爲多蓋周公之定制盡善而民之被澤長矣使周之君若相常遵此法無事則訓練不廢使之家出一人而蒐苗獮狩教以步伐止齊之節使之成出一乘而井邑丘甸繕其馬牛車輦之資賦不患其不治也有事則用六軍之衆以奏捷疆埸留戍乘未赴之卒以守衛王畿六軍外不輕發一卒以重內鎮之權大軍不足徵之方伯諸侯不失禦外之策賦又不患其不治也成周之賦法大率如此侯國之法八家相更以供乘賦與王朝同所異者王朝萬乘六軍特用其十三分之一大國千乘三軍合用三百七十五乘則一次出軍已用其三之一而有餘此其出軍遞征緩急之次亦自有通變法也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爲一萬成之地成出一乘其地大無餘大國以法不得過千乘乘賦祇用一封方三百一十六里之地而公地方五百里其餘地正可寬爲定制以次遞用四方有變王畿必出六軍以討之列國必因一方之變乃用一方之兵一方復有列侯可以遞召不必以屢出

疲勞焉錢王畿萬乘大國千乘強榦弱枝之法其賦法之輕重遲征之緩急與王朝同率土莫非王臣不容有勞逸之殊或疑賦法王畿輕而列國重非也侯國地方四百里車亦千乘依大國二軍之例一次出軍用二百五十乘爲千乘四分之一侯有附庸九同合正封地亦方五百里其三百一十六里出千乘之外餘地可以遲征與公同的出二軍其地方三百里爲方百里者九得出賦九百乘又有附庸七同得出賦七百乘皆可備遲征之用子男皆出一軍子地二百里爲方百里者四得出賦四百乘又有附庸五同得出賦五百乘可以備遲征之用惟男地方百里以成出一乘計之國止百乘山一乘不足而以附庸三同足其數得出賦四百乘則一軍用一百二十五乘其餘亦備遲征之用列國之出軍緩急斟酌出於時宜必迭用徵調初無勞逸之殊賦法大率如此周末治賦之弊遭變則多所增增則民困而國危處常則多所匿匿則民離而國弱治此者民氣歛而執不靡不以擢而增之國政一而權不分不以私而匿之訓練之精簡閱之公一以先王之道推之而已

[餘論]又曰周官小司徒賈疏據鄭君注周官引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爲天子畿內采地法鄭君注論語引司馬法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畿內甲士多畿外甲士少又謂司馬法云一成三百家者以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故一成唯有三百家來賈疏有數誤古者田有一易再易之法又如山林九度當一井藪澤八鳩當一井京陵七辨當一井淳鹵六表當一井疆潦五數當一井偃豬四規當一井原防三町當一井皐皐二牧當一井皆在將造都鄙之先定其地域以裁補之及裁補既定屋井遍成郊甸縣都之名始立而司馬法所言何爲必取未經裁補之虛數至王制三分去一之說意在削小諸落矯枉過正更不足引其誤一也成云三百家者承上三夫爲屋指屋而言若三百家出士十人徒二十人是十家乃出一人於經並無所證其誤二也鄭君云一成之地大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溝洫後儒據此以通司馬二法之殊但鄭君此注雖篤信其學者亦有所疑況以此通二法甚三十人與七十五人仍不可解賈氏因此爲畿內外之辨使王畿列國賦法兩岐其誤三也坊記孔疏既據小司徒注以統溝

洫爲十里除溝洫爲八里明甸與成之互異而又以天子六鄉家出一人爲大軍遂與公邑皆同其云甸出革車士徒三十人者爲畿內卿大夫采地之制其云甸出兵車士卒七十五人者爲列國之制此孔說分畿內列國與賈疏之誤同其以家出一人大鄉足供六軍與學而篇包注之誤同今論王畿列國賦法之同故并辨之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集解]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與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

[集注]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後案]邑有以國邑言者左傳凡稱人曰大國凡自稱曰敝邑尚書曰天邑商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是邑爲國之通稱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皆以國言也邑有以里居言者周官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王制量地以制邑井以里居言也里居之邑不同周官四井爲邑論語十室之邑易邑人三百戶管子小匡六軌爲邑初學記引書大傳五里爲邑千室則邑之大者耳孔注以千室爲卿大夫之邑然邑必有宰公邑及私邑未可定邪疏以千室卽百乘之家尤失之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車一乘是百乘之家地一同一同之地爲方百里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有百里之采至周末列國之大夫容有僭制至此者矣

[餘論]又曰坊記孔疏曰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卿采也故左傳曰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孔氏此疏云本皇氏鄭君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皇氏據此爲王朝之制公百里卿七十里大夫二十五里也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之家皇氏據此爲諸侯臣之制謂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惟子男地狹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也蓋孔氏所見皇氏禮疏如此式三案此經皇氏義疏云二乘之家是三公之采鄭君注雜記及此並云大夫百乘言二

公亦通有大夫之稱也又書公之臣大采五十里侯之臣大采四十里並無列國臣得食采百里之說而孔氏所引皇氏禮疏凡有數誤以王朝之臣下夷侯國諸侯之臣上擬王朝且以公之卿與侯之大夫等甚失先王定尊卑別上下之法其誤一也熊氏謂卿備百邑鄭志亦云邑方二里則百邑之地並非一同之數決不能出百乘之賦欲牽鄭君說而實失鄭君指其誤二也鄭君易訟卦注云侯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鄭君注論語云伯氏駢邑三百家為齊下大夫之制鄭君意以侯國下大夫唯食三百家之稅皇氏既併鄭君說乃舍此二注別自為說其誤三也鄭君釋大司徒以王制縣內之數為夏之采地制未聞其釋小司徒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之文想亦姑用舊說自為未定之論皇氏乃據此衍說諸侯臣之采地尤非鄭君意其誤四也禮云家富不過百乘自指王朝三公之食采言列國豈得過於百乘方為失禮皇氏二疏不同當依論語疏為是鄭君於大學注云百乘之家有采地並未指為侯國之臣孟獻子以士之初試而畜馬乘遷推大夫伐冰之家又以伐冰之家遷推百乘之家則百乘必非侯國臣所常有或指王朝之制或指

當時列國強僭之臣而言也孟子言千乘之家百乘之家亦然孔疏又引熊氏說云諸侯臣賜地無常得賜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同十里之成卿百乘當依左傳作百邑據孟子班祿之制下大夫田八百畝當得食二邑之公田賜地則不過一成大國之卿食二邑賜地則不得過百邑四井為邑二邑則七十二夫之地一成則九百夫之地八邑為二耶百邑則二十五耶卿大夫受田之制依孟子左傳諸書攷之當如此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說文作灸从大从火

集解 馬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為行人

集注 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後案 依曲禮孔疏及諸書校攷之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公九命九介侯伯七命七介子男五命五介至主國大門外主君及擯出門相接主君是公擯者五人侯伯擯者四人子男擯者四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立當前軾大行人職所云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其侯伯去門七十步下車立當前侯大行人所云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子男去門五十步下車立當衡大行人所云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邐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君出直闑東立當車軫主君之立以西嚮賓之立必東嚮五等列擯無南北面之禮也擯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並西嚮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閒傍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來詣己恐為他事而至故須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傳至次擯次擯繼傳至末擯末擯傳與賓之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聘享辭既竟而後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文又知傳辭拜迎賓前至此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一等郊勞

注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禮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三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闑西北嚮列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使列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闑外闑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邐迤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阼階後乃出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聘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後案 又曰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帶用素皆其帶伊絲是也玉藻又云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帶有飾也帶有大帶又有革帶博二寸是帶皆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先革帶後加大帶佩繫於革帶笏搢於二帶之間此束帶之常法也左傳帶[illegible]其度疑爲[illegible]其數又曰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

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凡以見容儀之重也如此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說文有愈字無愈字愈亦無勝義此踰之借字也

【集解】孔曰愈猶勝也

【集注】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敢依說文作敢从受从古籀文作殺

【後案】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餘論】十全數也二十中之二也聞十中之一而知其全聞十中之一而知十中之二是所悟有偏全也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集解】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

【集注】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何如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諭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已也

【後案】申包注者云聖不自聖自視為弗如也皇疏引顧說謂我與爾俱明汝不如又一說也依朱子注謂吾許女之自言弗如也式三謂女弗如三字連讀夫子言知二次於知十然女之弗如亦吾所深許也以弗如而有知二之美也

宰予晝寢 說文寢臥也寢病臥也今通用寢

【集解】包曰宰予弟子宰我

【集注】晝寢謂當晝而寐

【後案】晝寢梁武帝讀為畫寢以為繪畫寢室筆解從之劉敞父以寢為內寢即曲禮所謂晝居于內翟氏攷異謂晝之音義當與後篇今女畫之畫同寢如漢書兵寢刑措之寢謂休息也宰我晝眼其功以冀休息故夫子責之諸說各不同

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彫邢本作雕皇漢唐宋石經皆作彫從之釋文圬或作杇皇本作圬

【集解】包曰朽腐也彫彫琢刻畫也王曰杇鏝也二者諭雖施工猶不成也孔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辭也

【集注】朽腐也彫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後案】糞土埽棄之土也糞埽之借字埽除曰糞曲禮備糞與此同少儀又借作拚杇爾雅釋宮鏝謂之杇郭璞云泥塗也李巡曰塗一名杇塗土之作具也郭李雖異義然平塗之具曰杇因之平塗曰杇義正通也說文杇所以涂也秦謂之杇關東謂之槾段氏曰此器今江浙以鐵為之或以木爲齒策豫讓入宮塗廁欲刺襄子刃其杇杇謂塗廁之杇刃其杇謂皆用木而傅刃之故杇槾古字也釪鏝今字也或又作圬或借污為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集解】孔曰改是者始聽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晝寢也

【集注】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强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

【集注】剛堅强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

或對曰申棖申說文作申从臼臼自持也

【集解】包曰申棖魯人

【集注】申棖弟子姓名

【後案】釋文云申棖包云魯人也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王氏困學紀聞曰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繢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从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於不詳考釋文也式三案今讀棖直庚反聲已轉與棠黨遠古讀棖直岡切與棠黨聲近前明嘉靖九年从張璁奏存棖去黨

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集解】孔曰慾多情慾也

【集注】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爾

【後案】慾私欲也人之情皆有欲而有欲不節不見道祇見慾是自私之爲害也凡人計較公義私累心而不能立斷剛氣已撓且餒慾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釋文云慾音欲或羊住反羊住之音是讀慾爲覦謂覬覦於所得也詩[illegible]篇釋文云慾音欲諸詮之音踰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集解】馬曰加陵也孔曰非爾所及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

【集注】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後案】己不欲加無加諸人恕道也端木氏言吾亦欲如此自勉之辭也夫子因其自勉而勉其所未及恕固非易盡也程易疇曰勉然之恕學者之行仁也自然之恕聖人之行仁也能恕則仁矣不以勉者爲恕自然者爲仁生分別也又曰夫子必以非爾所及警之者蓋終身行之終身不以爲及者聖功也道四未能不知老至夫子且然況其凡乎

【後案】又曰段懋堂曰說文誣加也加語相誣加也誣加也三字同義皆謂飾辭毀人也劉知幾史通采撰篇曰沈氏著書好誣先代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以加諸舊唐書僕固懷恩上書曰彼奉先雲京共生異見妄作加諸韓子爭臣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唐人所傳論語加字義訓皆與說文合子貢因不欲人之加諸我而願己無加諸人夫子以爲非所及者蓋論人之非不溢本分一字此事取難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是惟聖人乃能不加諸人而賢者則有所歉式三案左傳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加是增誣之義以字義言之加字从力从口義取有力之口今云架誣舊誣者是其本義引申之凡據其上者曰加故有陵駕之意馬注云然是引申之義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集解】章明也文采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也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集注】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補】後漢書桓譚傳云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而下不得而聞李氏注引經又引鄭君注云性謂人受血氣而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鄭君意以天生人何以有賢愚吉凶七政何以有變動皆不得聞也漢書外戚傳顏注云爭者設讀爲孔子之言自然與天合式三謂顏注所廣謂讀亦是漢儒以夫子之言爲句性與天道猶言性合天道史記天官書孔子論六經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張氏正義云其大指微妙自在天性不須深告語也後漢書馮異傳曰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旨三國志管輅傳注引別傳曰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者晉書紀瞻傳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文選任昉啓曰性與天道事絕稱言唐大宗旌賞孫伏伽詔曰朕性寡德不能性與天道長孫無忌對太宗之問曰陛下性與天道非臣愚所及引經該意正同是師說相傳如此何晏作解侗語史偁何晏好老莊書與夏侯元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史又偁荀粲好言道常以爲子貢偁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秕而粲之兄俁致其詰之不當然則何氏論性論天道皆老莊虛無不可窮詰之說與荀粲等作誑語而見斥於荀俁者耳自宋以後言性與天道者分理氣以此理自孔子孟子後不傳而宋之周程張朱諸子始得聞之由此論者大抵超陰陽以上而求天之理遂亦抑之實而求性之理亦不能不推之空眇以伸其說而矯之者如家東發先生以子貢實不得聞以學者不必言性與天道近顧亭林言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又譏明季學者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東發先生身宋季顧氏身明季此救時之論以爲性之果如此乎式三謂文章文辭也性者人稟陰陽之正氣而心得之正者也天道者天之氣化流行總之曰陰陽分之曰五行是性之本也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道即陰陽也陰陽相承接而氣和故曰繼之者善具此和氣者人之性此言性必本于陰陽也洪範先五行次五事五事之作肅作乂作哲作謀作聖皆稟五行之正氣而爲性中自具之能禮曰天命之謂性鄭君釋之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此言性之原于五行也夫子述而不作其文辭多人所常聞者若其言性而推原于天道非夫子不能言非親炙有素而嗜于學者不能徧觀而盡識端木氏憂人之不得聞欲廣聖訓以覺人也漢董子曰明夫天性知自貴乎物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集解】孔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集注】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補】韓子知名篇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韓子引此文解爲聞譽之聞義正通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集解】孔曰孔文子衞大夫孔圉文謚也

【集注】孔文子衞大夫名圉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集解】孔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問凡在己下者也

【集注】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補】敏者資之捷好者心之篤也學者之心已篤則資雖未捷者能致之文矣敏而能好之者官司之圖籍古今之典章自能討論按稽之也下問者不挾貴求實是也事固有名卿大夫確於府官司之掌不能詳悉須定而後開謹敬之士竊

居伏處之英獨能蒐輯舊聞網羅散失證明因革之由討論得失之故者無孰學窮書之頻得盡心力於考稽也此文子之所以集衆諡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集解】孔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集注】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後案】史記鄭世家言子產事簡定獻聲四君攷左氏襄公八年傳始載子產童子事是鄭簡公之元年也簡公卒定公立子產卒於魯昭公二十年定公卒於魯昭公二十八年是子產所事者簡定而已子產爲卿于魯襄公十九年子皮授政在魯襄公三十年則執政止二十二年而已沿史記世家之誤謂子產執政四十餘年或又沿史記循吏傳云治鄭二十六年亦失也集注都鄙有章數語見左氏襄公三十年傳是年子產始執政傳舉其後政之大要統言之此皆事理之當然不可易者故朱子以此爲義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集解】周曰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

【集注】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後案】晏平仲之善交爲聖人所稱者於素心契合用無猜嫌之友而有持敬勿怠之心也近儒并說從慶陳鮑此時文取材之富不可以說經交權貴者徒以久敬爲善與同流合污者何以異而夫子何稱乎爾式三嘗問揚感庭先生曰善與人交正是擇賢而交故交尚敬敬尚久也先生曰是也

【後案】又曰皇本作久而人敬之疏曰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久而人愈敬之也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白首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皇本經文多異字先儒以爲歸疑之此作人敬之以春秋傳事觀之亦合平仲身遭季世而使人能久敬之則爲交之善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

【集解】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

【集注】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

【後案】說文龜字下云龜龜甲邊也天子龜巨龜尺有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許氏所引見白虎通引三正記漢志元龜巨冄長尺有二寸孟康曰冄龜甲緣也巨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然則尺二寸之龜謂其實不謂其脩曰尺曰八寸者謂兩邊相距詳見段氏注包氏云居蔡僭者大夫得用龜不得藏尺二寸之龜也尺二寸之龜當爲天子守龜包云國君誤也龜出蔡地以蔡名者禮器正義左氏襄公廿三年傳正義引鄭君注與包注同漢書食貨志下顏注亦從舊說也其龜又名僂句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傳云臧會竊其寶龜僂句卜信而吉者是也公羊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傳寶者何龜青純傳意以國之守龜言非指臧氏私藏之蔡前上全氏以蔡即國之守龜以臧氏有守龜之職於經傳無所據全氏又引家語文仲一年而爲三兆爲世官之證攷家語好生篇之文本說苑權謀篇彼文明言臧氏家有龜焉何以證其爲世官全氏又引陸農師明堂位封父之繁弱注以蔡亦名繁弱皆非也

山節藻梲節本又作楶梲本又作棳見釋文及爾雅正義及說文類聚節梲皆借字

【集解】包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也

【集注】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

【後案】爾雅開謂之槉栭謂之楶古爾雅本楶亦作節據郭注開爲柱上欂亦名枅又曰楮楶卽櫨也據李氏注欂櫨一名節皆謂斗拱也是柱上斗拱有開榱栭楶櫨枅楮之名也據說文楮欂櫨也欂櫨柱上枅也枅屋欂櫨也栭屋枅上標也是楮枅欂櫨爲一物栭又一物段懋堂曰薛注西京賦曰栭斗也張載注靈光賦曰栭方小木爲之栭在枅之上枅者柱上方木斗又小於枅亦方木也然後乃抗梁焉靈光層櫨曲枅之下曰芝栭欑羅景福殿栭積重之下曰欑櫨各落此可證栭與枅非一物爾雅渾言之許析言之然許又引爾雅一曰洒謂之楮者欲見渾言析言兩不相背此包氏以節栭爲一物也包又云刻鏤爲山者斗拱之中刻爲山形古者刻繪多取諸山尙書衣繪以山與璪王執鎭圭琢刻四鎭之山明堂位曰山罍夏后氏之尊又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攷工記山以章荀卿曰天子山冕書大傳曰山龍靑也是皆古人刻繪爲山之制故天子之廟刻節爲山也爾雅杗廇謂之梁郭注屋大梁也其上楹謂之梲郭注侏儒柱也云大梁云侏儒柱者宮室之制棟與梁爲大棟言東西者梁言南北者屋脊爲棟負棟爲梁梁上短柱所以承棟藻梲者飾爲藻文也尙書裳繡以藻大傳曰藻火赤是裳之藻用赤也鄭君釋巾車曰藻水草蒼色藻本兼二色伏虞鄭君各擧其一互包注之意以山節藻梲譏其奢僭失禮朱子依張子解爲龜室此亦舊傳別義陳孔璋悼龜賦云山節藻梲與輜且楨

何如其知也

【集解】孔曰非時人謂之爲知也

【集注】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卽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後案】依集解言僭言侈是斥文仲之不知禮爲不知也依集注譏文仲之惑於鬼神而諂瀆之也說苑權謀篇夫子譏武仲爲子容智不能入明不能見而數卜此經則并譏作僞之文仲耳易言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大乎蓍龜是卜者古聖所爲與神物以前民用書大誥爲釁言吉卜見天心之向背有定禮卜筮祭時日以神意之遠近難知此皆備道齊疑示不敢自專之意也若凡事必乞靈於神而加之以前期誣已并誣神矣決是非之辨者不以禍福發知成敗之機者不以險易或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兵家所以取勝也與塊以爲天賜盬腦以爲得天雖曰祗言其讖定也災慶各以類至而君相之一言一動尤與庶徵之休咎相關野木生朝而大戊與野鳥入廟而武丁治龍門鬪爲不覿而子產之於鄭亦卒不爲患君子謂天心仁愛告之災譴以冀省惕而君相有造命之權修德可以弭災也漢書谷永曰明天地之性不可或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鹽鐵論曰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集解】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字於菟

【集注】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

【別解】俞吉父曰左傳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卒蔿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其後子文之承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是卒之時又爲令尹也卒而子越之三仕三已別無所考子玉呂臣子上之間子文大率執其政而代其缺歟用上全氏駁金說謂子上卽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尙可言忠子文於莊公三十年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二十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太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則叢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式三謂全氏亦以意言耳左傳既言其卒時爲令尹則三仕止二已矣三已必四仕矣此事蓋不可攷顧震滄有楚令尹表不言鬬穀而成嘉之後繼以鬬椒矣式三謂此等事有難爲表者厲鶚齊云子文之卒在子越椒未知政之時其三仕三已在成王之世自初爲令尹以至遜位于玉二十八年之中亦未確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集解】孔曰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

【集注】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發明】畏壘篇者持知止知足之謀[illegible]術數者守得未為福失未為禍之論子文之喜怒不形不過是也舊說之告不過宮強遺禁而必告之心未必非私借霸圖也朱子僞子文物我無間失之鄭君讀知為智皇疏引李充說同與書人表論衡問孔篇中論智行篇皆讀為智如諸說是經言智以成仁之道也上言文仲非知下言甯武知愚聯章皆說正篇一義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 陳从申不从東作陳俗棄唐石經作弃攷異云避其中世字變依古文作弃式三謂棄亦唐人所造依字書當作棄

【集解】孔曰崔子陳文子皆齊大夫也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也文子辟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也

【集注】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

【補疏】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田一成出車一乘馬四匹十乘乃十成之田采邑之大者也惟清乃能去之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集注】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攷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發明】諸書其不從崔黨無以牽制之也陳文子既不欲明正弒君之罪其後遠歸即與得慶氏百車之木則所以去者不過潔而已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唐石經作再思可矣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注同皇本高麗本作再思斯可矣

【集解】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

【集注】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

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發明】張鄭君說文子雖舉事寡過未必有三思之徵也皇疏引季彪說云曾子三省其身南容三復白圭夫子稱其賢季孫行事多闕無緣乃至三思夫子以譏其再思抑之以二級擇之其解斯可矣與聖人善人亦相類三思謂思之善也張子翰論語絕句云或能再矣斯猶可何況加之以三思鄧氏以文子實有三思之善殆失之其以三思為思之善則不誤也式三按朱子謂思而得之方是一思是也再斯可者覆審焉而斷決行也三思則反覆猶審之尤有加也張平子東京賦曰必三思以顧愆是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當時傳許之辭如此文子行事之善或由再思或由三思其行事之失者或累所私或偏所蔽雖僕之以一思亦不得也夫子言思者得正再思斯可而文子所思所行之得失俱可見矣是聖言之寬節得中也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集解　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諡也　孔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

集注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後案　邢疏引鄭注之愚注以不避艱患言程子沈晦免患之說別一義也有道之時注以文公時言或注者謂古者公族大夫父歿子繼成公元年武子之父莊子速猶會盟於向至三年武子始盟宛濮可知武子未事文公有道無道均屬成公鄭陸稼書謂春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閔伯詩及甯上余氏廣引左傳以證故說者多依朱子注以有道屬文公詩箋見泉謂成公自罹橐饘之從受及返正享祚三十餘年與周詩矣之好學致大國之兵先之卜遷避狄以定三百年遺模至於外平晉魯內返臣國此可謂有道時皆甯武子力也依趙說則有道屬成公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集解　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趨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遂歸

集注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後案　斐然成章言文辭之條理分明也說文斐爲文分別其文爲斐是也不知裁孔仲遠以爲不知變通見時執驗流朱子云志大而略於事或陷於異端者後世明心見性之學以居敬爲拘以格致爲支離而別矜其籠罩簡捷之術朱子正指此言也朱子謂陸子靜曰區區所憂在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辭氣之間不必深察此其爲說將有大爲吾道之憂者陸稼書曰莊周亦是狂士以不知裁遂肆爲異學之倡後世禪學往往收高明之士夫子此憂已燭見於裁之歸時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集解　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也

集注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

非夫子孰能知之

後案　皇疏孤竹之國殷湯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父姓墨胎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陸氏釋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孤竹君之子伯長也夷諡一本名元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夷齊名見春秋少陽篇式三按少陽篇未詳何書史記索隱以孤竹君事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今攷二書亦未見也怨謂怨憾在己者不念舊惡則怨自少即鏈衛將軍文子篇所謂不克不忌也皇疏云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唯夷齊豁然忘懷不怨錄之所以與人怨少也史記伯夷列傳疑采薇詩有怨辭而引此經以爲斷是怨亦以怨憾言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清者之量也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將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又曰伯夷非武王誠有之也不食周粟祗是不食祿耳非餓而不食也又曰韓退之頌伯夷祗說伯夷之介此經說伯夷之心據程子說不念舊惡即指闢武王言嚴鐵橋說亦同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集解】孔曰微生姓高名魯人也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

【集注】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後案】醯本可有可無之物而必曲遂乞者之意是爲不直朱子言掠美未必然言曲意殉物是也謝顯道曰周急濟難何害爲直謝意疑經文之未詳也呂伯恭曰乞醯事之至微初非周急濟難也謂乞醯於鄰爲不直何不可之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集解】孔曰足恭便辟貌左丘明魯太史匿怨而友心內相怨而外詐親也

【集注】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後案】邢疏申孔云便辟謂便習盤辟其足以爲恭也翟晴江氏灝據禮曾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足與口對表記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足與言色並舉足恭即指趨蹌奔走甚而膝行蒲伏之類又漢書趙敬肅王傳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共顏注共讀曰恭謂便辟也洪筠軒經義叢錄引之以證左丘明孔注云魯太史孔意是太史作春秋傳者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成左氏春秋傳與孔說正同程朱二子以左傳是非或謬非此經之左丘明此从趙伯循王介甫之說故曰古之聞人式三案左傳是非之謬有後人誣之者汪容甫作釋疑以辨之矣其有顯然悖謬者左氏作傳授之曾申曾申授吳起吳起之後傳楚人鐸椒趙人虞卿如傳所用君子之辭有讒人增入之者矣觀其大體發明聖人之道爲多固非左丘明不能作也左爲姓丘明爲名乾隆段懋堂文集朱竹垞以左丘明復姓因避孔子諱而稱左傳其說據廣韻邵氏下引風俗通以邱姓爲左丘明之後乾隆年間因有欲以邱姓人承充先賢之後者經部力駁之其議不行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集注】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唐石經初刻無輕字錢氏竹汀以輕字爲宋人妄增釋文本邢本皇本原無輕字○國朝石經刪輕字裘从公象形憾古作感

【集解】孔曰憾恨也

【集注】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後案】注訓衣爲服之以今本篇加輕字耳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經以共敝之爲句是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集解】孔曰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施於人

【集注】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後案】荀子哀公篇韓詩外傳二新序五載顏子之言云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與孔注解無施勞之指相近俞蔭甫曰此章俱以及人言則伐善當言伐人之善施勞當言施人以勞俞氏解伐爲伐敗別一義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集解】孔曰懷歸也

【集注】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己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發明】皇疏老人安己己必是孝敬故也朋友信己己必是無欺故也少者懷己己必有慈惠故也邢疏亦同懷孔注訓歸皇以懷為思懷義亦相足陸稼書曰老友少人不一而皆休戚相關之人安信懷事不同而皆痛癢乃身之事此萬物各得其所氣象也李安溪曰無憾無伐無施猶是憾與伐施之不善而願除去之夫子安之信之懷之是順乎心之自然與以物所應得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集解】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

【集注】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集注】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發明】釋文引衛瓘說焉讀於虔反屬下句首焉猶安也忠信不好學中庸所謂賢者過之自期於心無愧而不知所行之謬者也戴東原曰聖賢論行固以忠信為重然如其質而見之行事苟學不足則失在知而行因之謬雖其心無弗忠弗信而害道多矣

子以巽
以同校字

論語後案

雍也六

定海黃式三學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面依說文當作靣

【集解】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

【集注】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後案】可使南面注言諸侯是也或據說苑以南面為天子或說卿大夫亦有南面者非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集解】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

【集注】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後案】此與上章以類聯古注各自爲章子桑伯子釋文引鄭君注云秦大夫左傳秦公孫枝字子桑也胡氏疑爲子桑戶者莊子書稱子桑戶孟子反琴張三人相與友率情不求文也可者其人恬淡坦易有可取也脫畧之謂簡伯子所短在此也可也絕句簡又一句說苑修文篇引此經而申之曰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依劉子政說句讀解義皆是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集解】孔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畧則可也包曰伯子之簡太簡也

【集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

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後案】此申論子桑之簡與古人之以簡爲美德者異也敬者隨時振肅之謂人惟存敬之心則禮節之大既愼持而不敢喪其所行之簡自得其可簡者如夫子居周末而從先進也苦存偸安自便之心必簡所不當簡故曰大簡就子桑伯子以論簡宜如此注引家語云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劉屋若云此劉子政說苑述夫子語也

子曰雍之言然

【集注】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疏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後案】林氏子能申明未發之旨故許之非疑過許而未喻也注引程子云居敬則心中無物非此經本指此經正爲脫畧之士不知整齊嚴肅持禮節之大故辨之也居敬者謂能持守乎禮節之大者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說文幸字从夭从屰字鑑曰經典幸作幸誤幸尼輒切

【集解】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

【集注】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旣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

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偁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閒其亦異乎顏子之學也

案不遷怒者惡惡如其分不因一人之怒遂及無辜不以一事之怒而爲宿怨也天地有雨寒不害暘燠之氣帝王有判罰不妨慶賞之心顏子不遷怒猶是矣與人爲善者立心之常見惡生怒者接物之變變而不失其常哀人之愚方怒而憐憫因之喜人之易惡爲善旣怒而獎勸出之此由平日好學常以義利安樂爲心目不貳過有二故唐韓子云不貳者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此援易不遠復之義而本何解也程子說同朱子云不必問是念慮之過形顯之過但過不可貳耳漢書谷永傳有貳微行出飲之過顏注引此經爲證云貳謂重爲之也此朱子說所本式三謂易言不遠復與此言不貳過原是用義凡禁行務平之路者迷於岐路不過數武此不遠復之由也凡人創鉅痛深自能終身不忘豈至復行於後好學如顏子懲之切而守之嚴久之則心與道浹此過不復作於小矣此不貳過之由尚寡子之卒先儒無定說史記云年二十九髮盡白蚤卒未言卒之年也淮南子精神訓注云十八而卒或有脫爲字家語云三十一早死邢疏及史記索隱引家語作三十二家語雖僞書然史記言髮白之年在二十九則卒年在三十一或三十二於數皆符

後案又曰焦氏循朱子說云聖人無怒何待不遷必非朱子之言也何晏用老莊之說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王輔嗣非之以爲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遂謂不復應物失之遠矣朱子豈傅等何晏乎外注引程子說云可怒在彼己何與焉然可怒在彼而怒之在心豈謂聖人無怒怒發中節謂之和怒何害於和故程伯子與張橫渠書曰聖人之常情順萬物而無情又云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此書在伯子年二十四之時正出入老釋之候故此等語近於禪朱子改作定性論已刪之近儒用此語以疏經非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

集解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之字也六斗四升曰釜

集注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

後案左氏昭公三年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此言自升而上倍之以四豆四而區區四而釜攷工記陶人爲甗實二釜鄭君注亦同粟氏職曰量之以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釜鬴古通鄭君注曰鬴六斗四升方尺積千寸于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三此鄭君據算法方一尺深尺六寸二分容一石以推方尺深尺之鬴止大斗一升有奇明攷工之量與彼算法不同詳見賈疏漢律曆志以方尺之斛容十斗與記文尤不符或云鬴尺八寸八八六十四爲六斗四升漢尺十寸故容十斗未敢臆決也地官廩人曰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鄭君注以此爲一月食米之數然則與粟以釜不足凶歲一月之食故冉子以爲少

請益曰與之庾

庾从臾不从臾辨見辨

集解包曰十六斗曰庾

集注庾十六斗

後案聘禮記十六斗曰藪鄭君注今文藪爲逾國語魯語出稷禾秉芻缶米注引聘禮記文藪作庾是庾逾藪古字通說文量名字作斞是斞爲正字玉篇斞余主切器受十六斗是斞爲正字段逾庾皆同音假借字臾隸變爲叟古音同叟經典俗爲叜老字荀子大略篇流丸止於甌臾甌臾即甌區庾之本義爲倉庾引申爲度區字假借爲區斛字攷工記庾實

二穀注穀受斗二升則庾實二斗四升彼注與諸注不同者先儒謂陶人所作之瓦器不必俱與量器相符抑庾本有二法

冉子與之粟五秉

[集解] 馬曰十六斛爲秉五秉合八十斛也

[集注] 秉十六斛

[後案] 秉十庾也聘禮記曰十斗曰斛十六斗爲籔十籔曰秉鄭君注秉十六斛與此同記又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秅四百秉爲一秅鄭君注此秉爲刈禾盈手之秉詩曰彼有遺秉鄭君辨二秉之異極分明周官掌客職注引聘禮記文云每車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每車三秅則三十稷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說文秅字下引周禮二百四十斤爲秉四秉曰筥段氏以爲妄人所增襲轉成譌尤不可牽合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肥从卪卪音節从巴非急从及

[集解] 鄭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集注]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集解] 包曰弟子原憲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孔曰九百九百斗也辭讓不受也

[集注]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集解] 孔曰祿法所當受無以讓也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集注]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後案] 朝廷厚祿待下所以酬功人臣受祿不辭君取以富天錫以福亦所以顯俗辭之而功無以酬俗無以顯是棄朝廷之良法美意也且以辭爲例既無以饜中人之欲而狡者將獻羨餘以求媚矣夫子止原氏之辭行先王之常法杜後時之逕竇而又示之以與者鹽鐵論疾貪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犂依說文作犁

[集解] 犂雜文也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雖欲勿用以其所生犂而勿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也

[集注]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後案] 犂牛耕牛子其犢也犢之騂且角者天牲也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牲以況之說見惠氏禮說雖欲勿用與雖賞之同殷晉也一曰帝牛必在滌三月耕牛非可以祀天也山川次祀也此劉端臨說也皇疏云犂或音貍貍襍文也或音棃犂謂耕犂也皇疏以音貍者申明何氏襍文之說其云犂謂耕犂者是明犂之正義釋文犂力之反色如貍也又力兮反耕犂之牛亦具二義後儒據漢書食貨志以牛耕始於趙過攷志言民或苦少牛平都令光教過以人挽犂以人挽犂法

始於趙過爲代田之時非牛耕始於此也山海經曰后稷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郭傳始用牛犂也晉語曰中行范氏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晉語此文以耕牛與犧牛比喩與此章合則以犂牛爲耕牛是也禮曰祭天用騂犢又曰祭天之牛角繭栗郊君於郊特牲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勿用也注云犢者誠愨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爲貴也然則犢之騂且角惠氏所謂天牲是也劉端臨曰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閒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四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而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來世及爲禮未有起畎畝之中爲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喩末學緣文生義誣及所生史記係仲弓父賤人殆由傳合耕犂之指王肅家語謂生於不肖之父則又緣襍文之訓而遷就其說周禮沈辜用尨山林川澤正當用襍色之牲何故尨牛之子反有勿用之疑襍文之謂始於揚雄高誘解淮南王肅撰家語一皆承用小爾雅爲王肅黨所僞託故亦云然式三案淮南子說山訓云兕屯犂牛既科以𢷢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此文借用經文原未指爲仲弓而注說之誤實因此論衡云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論彼以仲弓爲伯牛之子伯牛名耕因以耕牛設諭說近似而畢文無證不敢輒信然亦可見仲弓父惡之說仲任有不敢誣者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集解 餘人暫有至仁時惟回移時而不變

集注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閒者也聖人則渾然無閒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後案 三月以一時約言之久而不失於聖人至誠無息之功已庶幾焉其餘日月至者或守之一日或守之一月而不能久克己之功未純生生之意易有疏間時也皇疏其餘謂諸弟子也爲仁並不能一時或至一日或至一月朱子或問正同皇疏集注云日一至月一至泝張子內外賓主之說也程子以無私欲爲仁朱子云無私欲而有其德此程朱二子之說仁有異者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集解 包曰果謂果敢決斷

集注 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

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

集解 孔曰達謂通於物理

集注 達通事理

後案 拘執一理者或泥于古而悖于今或興一利而生一害達則所施無阻窒也易傳曰往來不窮謂之通

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藝古文作埶唐人樹埶作蓺大款作藝

集解 孔曰藝謂多才藝

集注 藝多材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後案 藝謂習禮樂治術有所嫻精也周官司徒職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職曰考其德行道藝州長正月勤之黨正族師書之皆曰德行道藝服習諳練事有關於修齊治平故曰藝也古者執技事上固有不與士齒之倡而秪主祿豈作

虞垂作工夔典樂終身守一職以盡
其長則變之不可已也故聖門重藝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

【注】孔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
其邑宰數畔聞子騫賢故欲用之

【釋】閔子騫孔子弟
子名損費季氏邑

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釋文一本無吾

字鄭本無
則吾二字

【注】孔曰不欲爲季氏宰託使者善爲我作辭說令不
復召我也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也

【集注】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
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
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
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
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
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
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豫待
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
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
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釋】季氏未知桓子康子與仲弓及季路有所生之時同
不同未可知也聖門季路諸賢之仕於魯正程伯子所謂一
命之士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韓詩外傳曰大夫有爭
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然不亡者以有季
路爲宰臣也仲弓爲季氏宰意在救季氏之失撥亂而反之
正觀問政及夫子所答可見矣閔子辭費宰以季氏爲不可
與之人持危扶顛之無術也集注謝氏說金吉甫疑其程屬
吉甫又以仲弓爲宰在少年始仕之時未必然也或曰仲弓
不知季氏之不可教是其少剛斷也
曰以此論大賢猶尹士之論孟子也

伯牛有疾 疾依說
文从疒

【注】馬曰伯牛弟子冉耕

【集注】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

【釋】淮南子精神篇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厲古字通
用注說本之劉孝標辨命論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
苢三家詩以芣苢爲傷
夫有惡疾故劉云然

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注】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
其手也孔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

【集注】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
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
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
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

【釋】集注與包注異據或問集注本於樂緯也亡之漢書
宣元六王傳引作蔑之蔑微也言天命暗不可測也新序
節士篇末之命矣夫蔑末義同孔注解亡爲喪武虛谷謂
非慰問所宜也式三案史記弟子列傳引此云命也夫斯
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司馬子長以
命指疾言也其所據必各家異文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注】包曰再言
之者痛惜之甚

【集注】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
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
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
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釋】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怪而歎之之辭論語稽求篇引
洪範六極之禍有命之常也此不應有而有之命之變也孟子
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凡以人爲致之者未必皆然命[illegible]
殖不能受命桎梏多非正命人必堅守[illegible]至[illegible]
可言命淮南子精神篇云然則天乎伯牛爲厲皆其
性情而不得其和也此蓋於老莊養生之說者耳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

其樂賢哉回也 瓢依說文作瓢幽隸變西後轉寫作瓢

集解 孔曰簞笥也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

集注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後案 一簞一瓢皇疏謂食不重餚及無雕鏤之器也在陋巷者結廬于陋巷之中也巷有宮中之巷爾雅宮中衖謂之壼衖巷古今字詩所謂巷伯者是有里中之巷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有巷皇疏云在陋巷者不願充壇而居處之在窮陋之巷中也不改其樂孔云樂道是也史記弟子列傳引此經裴注引衛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如此程叔子曰使顏子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當時推叔子所造之深者多稱此語式三謂其太高為老莊之學者云顏子初忘禮樂繼忘仁義終以坐忘夫子稱其賢申程叔子之說必入老莊之言朱子於或問及語類皆曲護程說其以博文約禮者則衛之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亦備作有

集解 孔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也

集注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後案 中半也廢置也置於半途暫息之後有力而局之也畫止于半途而不進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集解 馬曰君子為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

集注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後案 馬注以矜名為小人程謝注以狥外近利為小人朱子則謂聖人為萬世立法非專為子夏說也但經文言女此說未審或問述洪氏說又以此為子夏初學時言皆未定之辭也金氏攷證據王會之說謂子夏細密謹嚴病於促狹此君子小人以度量規模言其言小人對大人君子而言特有大小之分耳李安溪曰此小人猶言硜硜然小人哉稱陋之辭也君子之儒見識高明規模廣大若不能進於高明廣大而以所得自安焉則為小人儒雖鹿泉謂硜硜之小人不失焉士之次此言儒一也子夏未免過於迂謹聖人因而進之以遠大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

集解 包曰武城魯下邑孔曰焉爾乎皆辭

集注 武城魯下邑

後案 得人之問謂家以資益身心臣以效政事兼寓風俗為言近譜又以鄉舉里選為邑宰之責後漢書謝宗紀詔曰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是其所據也式三謂得人與賢異得之未必遽舉之也朱子與劉共父書曰方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且恭倉猝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挐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illegible]心系著[illegible][illegible]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書之寓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者無所為而不來[illegible]無所為之[illegible]今于天下之士漠然不以為意至於臨事倉猝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汲汲然求己所未知之賢[illegible][illegible]之不亦難哉朱子之言正合人之借焉爾乎孔注云[illegible][illegible]式三案焉爾猶言于此也見公羊傳三年何注俗本譌作耳非見段氏說文耳部注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集解】包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

【集注】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案】史記伯夷列傳云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公事謂公正事之宜告者亦一義也朱子或問云以士民之分言凡飲酒讀法公事也以邑宰之分己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于有司者亦公事也或問第二義與史記義相同從亦以知己訪問而告耳後漢杜密寄爲守合多所陳託譏劉勝閉門埽軌隱情惜己而譏王昱之偁勝激揚惡固不諳于教未合中道之者後漢節義之士類如此而黨錮由起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之反邢本作子反奔下从賁省聲上與殿同意从夭殿从屍得聲俱見說文

【集解】孔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馬曰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賁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拒敵也馬不能前進耳

【集注】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見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集解】孔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

【集注】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案】而猶及也孔注而及如而字衍邢本及爲作反孔注末句邢本是害也二字句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集解】孔曰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人出入要當從戶

【集注】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案】道者平而不陂正而不枝通而不塞安而不危是常行之路也舍此則所由者陂耳枝耳塞耳危耳故怪而歎之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集解】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質少彬彬文質相半之貌

【集注】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案】此言修辭者發也質勝文則野如後儒語錄之類文勝質則史如漢魏碑記不載事實濫用隸書者是也劉氏聖經說曰辭多則史注史謂策祝彼注以史指策祝者古時文辭不雜而史官策祝之辭已尚文飾也韓非子難言篇云繁于文采則見以爲史以質信言則見以爲鄙蓋本諸此彬彬據說文引作份份文質備也份字从分與包注義合說文又於彬下云彬古文份則作彬彬者古文論語也集注楊氏說誠論泉非之曰質字有兩解一質地一質樸凡對文言者皆質樸

之質非質也之質無本末之分式三案楊氏以忠信爲質禮爲文文負忠信與禮皆失解矣參觀後案後禮及棘子成章說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筆解云直當爲悳字之誤也

【集解】馬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

【集注】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發明】用韻誣罔不直是謂罔爲妄式三案罔猶無也見左解罔之句讀謂無是直也經罔言生受生於天全生於世者是也詩楚茨引鄭君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程子說同爲注又云自終其義爲備人受生於天全生於世以直道爲之三失此直違天威所必譴王法所必誅衆怒所必加免者幸而已言其殆也左氏宣公十六年傳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論衡幸偶篇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唐韓子曰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集解】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

【集注】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集解】王曰上謂上智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

【集注】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後案】皇邢疏人分九等上上是聖人下下則下愚不移中人以上謂五等以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人以下謂五等以下中下下上下中近解云中人以上指顏曾而言式三案王注言可上可下甚分明釋文以上之上時掌反注可上同言中王意以定論也中人以上是中人而能上進者中人以下是中人而下流者以之觀而詳見王氏釋書也趙鹿泉曰此章蓋爲激勸中人說天生上知不數天生下愚亦不數聖人教人中人居多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本皆中人之資也但視其能知上而勉焉以日進乃可施以導誘之力若安而惰焉以至漸即於下雖聖人亦末如之何語上是教者用心本無厚薄以上以下是學者詣力難免低昂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集解】王曰務所以化導民之義也包曰敬鬼神而不黷也孔曰先難後獲先勞苦而後得功所以爲仁也

【集注】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後案】民亦人也者朱子謂如民之秉彝之民鬼神之禍福依民義之從違明乎天人感通之故雖室屋漏不敢欺忌不特祭事時也而又遠之者神聰明正直而壹不加福於諂瀆之小人加禍於守正之君子知者守求福不回之道焉先難後獲言己先後乎人也皇疏引范甯曰艱難之事則爲物先獲功之事而處物後則爲仁矣此論仁之本旨也集注云後其

教之所恃者任德遠遠功非易興而教之所在係以俟其自
至此說未爲不可通朱子答優敬夫書云我欲以此爲仁卽
是先後近解本此遂說仁者不求獲仁陸子靜曰惡能害心
善亦能害心王伯安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
後人援之以
釋氏孫非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集解]包曰知者樂運其才智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
已也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
[集注]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
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
[發明]水緣理而行以達乎海知者通天下事之條理無所
無阻窒故樂水山安土而敦蕃育取予無所私仁者敦厚無
私故樂山韓詩外傳及大平御覽引尙
書大傳有孔子答子張問樂山之義

知者動仁者靜

[集解]包曰日進故
動孔曰無欲故靜
[集注]知者達乎事理而靜運其才力故動仁者於己於物
然之嗜欲於人化其詐之機械故靜動靜不可偏廢知仁不
可缺一此言其
非善之道也
[發明]又曰孟子言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戒動之不善者
也此言知者動動之善者也以動對拘窒言也人能內無夾
念以雜志外無妄擧以雜氣身心無不安泰靜之善者也言
人心本虛靜者多入寂滅無爲之說是言靜而不知動之義
也靜之不善者也僞者言心之虛壹而靜本於荀子彼文云
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不
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朱子嘗言虛靜其意亦參如此[illegible]氏說
曾録詳言靜以養心之法亦不外持志養氣二端其言養氣
也云言語動作皆氣也有過處皆足以動志其論持志也務
致人之退妄念云邪念妄慮不可必須之事爲妄念思慮皆
程遠義之事爲邪念退絶之念使念念皆出於仁義禮智方
爲收斂此亦方爲居敬方爲敬義內外夾持之法旹言靜者

與經旨仁者之靜微有異同大指同也與
釋氏言無眼耳鼻舌身意判迥然異矣

知者樂仁者壽（字畫壽上从毛从人今从主俗从士）

[集解]鄭曰知者自役得其志
故樂包曰性靜者多壽考
[集注]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
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發明]人孰不思樂而於是非可否之判成敗得失之幾不能
憬然而心必多拂鬱生知知者之勤而後能樂也人孰不求
壽而有疵癘言動之異械變詐之累勤既疲敝而凶害
亦因之惟如仁者之靜而後能壽也動與靜不可偏乾與
禹尤爲相須足見知仁之不可缺一也李安溪曰樂壽命也
而有可以道致者知仁之德君子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者也又曰此以德言之不分兩人如君子道者三知者仁
者勇者之是一君子也與易繫傳言見仁見知各不同
[發明]又曰武王之銘云火滅修容戒愼必恭恭則壽中庸云
大德者必得其壽此經以靜言壽與于方士長生之術矣太
上以敬[illegible]養生未必果壽自幸而壽亦偶于生古所謂名生
而實死者[illegible]子厚所謂若山木石大[illegible]龜蛇皆老而久於道無
所益也或曰仁者必壽[illegible]顏何曰壽有天有人在人者盡其
性至命克終天年是爲壽否則戕其生是不壽也在天者君
子道其常不以一
二人計較天道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集解]包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也太公大賢周公聖
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
大道行
之時也
[集注]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
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
附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
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
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尙功之治太公
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illegible]廢墜而已一

變引至先王之道之憲二者之俗從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發之則其旨爲緩急之殊亦昊可見矣

【補】齊尚首功尊賢親親而後世弱齊尊賢上功而後世劫殺此老氏尚道德卑仁義者之曲說刑章異風論者歸咎太公周公未至程子從之望變治言亦不如朱子以孔子之時言爲是也式三謂齊之變季以道爲不足守而背馳者也魯之衆知道之當守而有偏而不舉者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又曰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矣治齊者必使之知道不變也治魯者皆舉其偏而章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文觚作柧】

【集解】馬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何曰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

【補】觚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棱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棱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道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集注】有木簡之說先儒謂以簡爲觚起于秦漢以後當以觚爲酒器也不然之說有數說壁錢論殊爲當引此經而申之曰古人事加別爲宗廟器之壘村罍夫論語列篇云觚而不成於器是乾人自祇觚也皇侃引王肅云當時沈酒故曰不觚王肅蓋謂古器各有取義觚之爲言寡不寡之不觚也皇疏又引蔡謨曰作觚而不可以觚猶爲政而不用政法不成數之謂注疏用之猶夫子歎其名存而實亡之注中舉范說同趙鹿泉謂觚觚本方比人之耿介夫子之歎不觚亦世道喜圓惡方之一端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集解】孔曰宰我以爲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欲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也

【補】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从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

【考證】皇本作井有仁者焉校勘記曰案孔注云有仁人墮井則仁下當有者字朱子从邢本而用劉說仁人二字古多互用如詩先祖匪人人當作仁本草杏仁桃仁等字古本作人也宰我爲此問者以井中人喻罹于憂危之人見仁人之所宜救者在此天下事固有不教而疑于忍欲盡力救之而一身之陷害有不可知者喻言從井欲觀仁者之何以處此也或謂從井不復能救聖門言語才胡昧此而有問乎式三謂從井救人是譬辭古今任俠之士輕身犯難或顛危而得脫或人得全而己已殞或人已俱殞而無益是從井救人之類也

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集解】孔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之往視耳不肯自投從之也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也

【補】逝謂使之往救陷溺之於井欺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蒙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補】凡人罹于危難有可救之道然而謀所以救之仁者之心也救之而危其身則是以身殉人而輕其身也自古任俠之士往往犯人之所難無論其人之終不救卽僥倖于萬一可救而危先身以殉人之安非仁者之宜有此道也若夫殺身以成仁者君父有難而殉之者則又一道矣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集解】鄭曰弗畔不違道也

【補】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攷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于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於道矣

【補】約之以禮謂約所學而歸於禮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以爲口耳之資固孜孜然欲法古人之所爲也而法古必

折中於禮體者先王制爲不易之經以別同異明是非也讀諸子議說衡以先王之禮而取舍定自詩書所載亦以此準之知其淺深醇駁之殊舒取之而力行不悖於道乃不背也已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集解】孔曰舊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咒誓義可疑焉

【集注】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說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於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餘論】集注云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語本史記是也或謂古者大享夫人與爲又朝聘有享后享夫人禮仕而見小君于古不得過但南子淫行非夫子所欲見者故史記云辭謝不得已而見之也睽之初曰見惡人以避咎也苟非避咎安得見之淮南子泰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集解所引舊說如此子路不說之甚也不說不解而心鬱也詳見首章矢誓訓爲誓子固說之是也矢直陳也予見南子難言衷曲因子路不說乃直陳之也皇疏及釋文皆引蔡謨說訓矢爲陳筆解亦同尚書敘曰皋陶矢厥謨詩以矢其音矢詩不多春秋傳曰公矢魚于棠矢皆訓陳矢又有直義見廣雅釋詁三否論衡問孔篇引作鄙皇疏引王弼說訓爲否泰之否又引李充曰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筆解亦同是也厭迫也七經攷文曰古本厭作壓禮記畏厭溺左傳將以厭衆今用壓古用厭天厭之者言爲天所厭迫也此直陳其不得已之衷曲以明所見之非所樂而未嘗有所求於此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集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

【集注】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鮮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此德久矣

【餘論】禮中庸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此一解也鄭君於君子中庸注云庸常也何解亦同庸爲經常之義程子不易之訓本此又一解也朱子注平常之訓又別一義後漢書胡廣傳天下中庸有胡公贊曰胡公庸庸此以庸爲平常也宋季諸儒誤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詳見朱子皇極辨故注用程子說以正之學者亦當依程子說爲正民鮮久矣四字連讀謂少能久守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舜依說文作𦦰隸作舜从爪非

【集解】孔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也

【集注】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餘論】何猶誰也誰事於仁必也聖乎設爲問答之辭言聖人已盡仁也堯舜得位行仁之聖人而心不能無所歉爲其有所未施濟也聖不能無病病不害其爲聖言此以引下近取之指也其猶者懸擬未定之辭因其未施濟而病之亦因其近之施濟而不務求其博時或病時或不病故有未定之辭堯舜所病外注程子說甚明徐氏說文通論云堯之末年倦勤而有洚水之警有共驩之凶舜極驩任焉殺若不極故曰堯舜猶病此亦一說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發明】孔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於人

【集注】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閒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譬諭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乎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餘論】立植立之使不搖蕩也達通達之使不困滯也欲達謂人有不立不達而己心有所不忍者也因己所不忍而立之達之所謂近也譬諭也言人之事而論之于己猶在身不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也趙木氏之問正以人皆有立達之懷虛仁者無以給之而兼容并包豈不爲所難能而立實澤未周適爲仁害此宜問也夫子以行仁之方不論大小廣狹天子之仁厚諸夏而澤四裔諸侯之仁厚境內而恤蕃夏邇而推於與大夫之仁一介士之仁凡己之所不得辭者即施濟之所及仁者之于人分有所不得辭亦有所不容過相感以欲而轉責于己爲所謂能近取譬也以此爲仁之方者仁之心無盡而術無盡於是以仁心之無盡者言而難其事事雖而堯舜猶病以仁術之實盡者言而事在近取足以見其心也陸中靡曰雖聖人亦有所不能近于曰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

子以異
以同　校字

論語後案

述而七

定海黃式三學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發明】包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

【集注】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後案】作者謂人所未知述者皆有之而今晦之爲之祖述以明之也包注祖述邢本作但述今从皇本及注云親之之詞申之者云夫子殷後故稱殷大夫爲我或曰竊比於我者老彭也我孔子自謂我竊比于老彭倒其文耳或曰中說魏相篇有竊比我於仲舒之語或王仲淹所據本於我二字互也老彭或曰一人或曰二人禮大戴禮云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注以老彭爲商大夫據此漢書古今人表有老彭呂氏春秋執一篇彭祖以壽終高注彭祖殷賢大夫又引此經以證是亦指爲一人釋文引鄭君注老老聃彭彭祖禮曾子問古者師行節正義引鄭君此注云老聃周之太史則以老聃周史彭祖商史是二人也漢書敘傳幽通賦若尤彭而偕老兮訴來哲以通情是亦以老彭爲二人潛夫論讚學篇顓頊師老彭孔子師老聃是以老彭爲顓頊時人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此以商周二史爲一人籛鏗嬌引鄭語注史記楚世家索隱謂彭祖國名即大彭夏商爲方伯唐虞封國傳數十世八百歲而滅於商論語之老彭不知何人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厭說文作猒从甘从肰猒厭古今字饜俗字

【集解】鄭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

【集注】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後案】默而識之注所謂不言而存諸心是也入耳著心[illegible]明敏博洽既不能默則不能識故君子以默而識[illegible]為貴也何有於我言何難於己也經中所言何有者[illegible]不厭不倦夫子屢以自任言此見人之不難於自勉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集解】孔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

【集注】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後案】修守也不守之德旋得旋失者也不講之學循誦習傳不求實是者也不徙義改不善意有所系戀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燕鄭君作宴正字見釋文居依舊解居處當作凥為正字式三謂居今蹲踞字引申爲坐義

【集解】馬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

【集注】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後案】燕閒也居坐也禮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子曰居居亦言坐也今蹲踞字古祇用居居有坐義也詳見十七篇申申如狀其貌之直夭夭如狀其貌之稍俯也此記聖人徙坐之容合伸屈觀之而見其得中也說文夭屈也段氏以詩風有萇楚傳桃夭傳皆謂物初長可觀也物初長者向屈而未申此文上句謂其申下句謂其屈洪筠軒曰燕居之時其容體可以屈伸如意式三以此言坐容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衰从冄冄說文作𠕁一本無復字見釋文

【集解】孔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

【集注】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閒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集解】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

【集注】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閒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

【後案】中庸言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行于人倫庶物之謂道道不可不修者也此經言志於道行事之當然爲道道則純粹中正之名也經傳中言道必合用說而始通何解邪疏以虛無爲道老佛之說曾正夫曰佛氏以空言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

據於德

【集解】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

【集注】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後案】邢氏申何言道德大繆後人空言心亦老佛之說也周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注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

行周官原文以三德三行並言故注云然表記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鄭君所據也散文則德兼行言故周禮大司樂注德能躬行者此朱子注亦兼內外言也志道者將所嚮據德則堅所守矣

依於仁

【集解】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

【集注】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後案】智仁勇三達德也而仁爲善之元學者以仁立心而生生不已之真誠通之聯合族黨遠之參贊天地德所以成始成終也

游於藝

【集解】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

【集注】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閒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後案】游者博學無方循閱歷以知之也張橫渠云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意本何注淺言之也近解云依仁之後有精義入神之妙方可言游本集注先後之序而申之淺言之也然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並非截然判先後四事正如行者目視足履動靜相顯是游者履涉之游宜得游歷以知之也皇疏是

【後案】又曰六藝之學禮樂射御書數三者之重其義著於諸經御則僅見於由淺少儀諸書之效數則見於周禮大司徒之學者亦誠以爲養心之助其射言元三耦二之禮學校于采薛于賓而又於序觀其試藝寫於九正武藝不立臣設文臣與武吏判然不能相兼政事亦由此而集而禮之散見諸經者復弗深考身數二者尤大儒所不道則六藝變矣夫失其義陳其數難備樂一端技也由形迹而求理義六藝皆道德之用也周官之法教萬民以藝養國子以藝寫正之所校比州長之所攷勸鄉大夫之所察以賓興皆以藝官正之會什伍黨子之進退世俗亦莫不以藝士固有滯於藝而不聞道者要未有不通其藝而遠高語道德者此實學之所以出也今大藝之學殘缺矣其中易於復古而濟於時務者則有如射與數其復古甚難者則有如樂而猶可考正者非禮定得失者五禮與六書耳禮之大綱爲五尊卑際會之節親疏隆殺之分先王本諸性情而制爲度數既使之秩然各當于人心而無過不及之差細而起居出入之微亦有所持循使人莊敬日强而非僻之心無自入學者高言志道據德依仁而不亟亟于禮能不違道賊德而大遠乎仁也耶六書之法一二指事日月象形江河形聲武信會意四者爲古昔字體所由製聲音所由分考老轉注令長假借二者爲古昔用字同異之辨而包括訓詁之全學者不留心于此臧氏玉林所謂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訓詁何以明經也古之識字者曰反正爲乏皿蟲爲蠱止戈爲武道莫精於是後人以其悟爲仁以虛無爲道以清淨爲德離訓詁文字而言理義遂至於此君子博學無方六藝之學皆宜循歷以知之故曰游於藝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集解】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

【集注】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後案】自行束脩以上謂年十五以上能行束帶脩飾之禮鄭君注如此漢時相傳之師說也後漢伏湛傳杜詩薦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注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延篤傳篤曰吾自束脩以來注束脩謂束帶脩飾鄭元注論語曰謂年十五以上也今疏本申孔注異於鄭君然晉秦晉孔疏引孔注論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爲某傳束脩一介臣之證是孔鄭注

同蓋年十五以上束帶脩飾以就外傅鄭君與孔義可合也曲禮童子委摯而退疏曰童子之摯悉用束脩故論語孔子云自行束脩以上則吾未嘗無誨焉是謂童子也此又一說後漢和帝紀詔曰束脩良吏鄧后紀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鄭均傳均束脩安貧馮衍傳圭璧其行束脩其心劉般傳束脩至行爲諸侯師李注訓爲謹朱脩潔孫氏示兒編據之爲潔己以進之義此又一說

【□】又曰邢疏引檀弓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束脩之問不出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爲禮然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據邢疏則自行之自當謂爲從朱子注十脡爲束亦從邢疏鄭聘禮疏帛錦十卷者皆名束至於脯十脡亦曰束朱子注又言不來學則無往教禮近辭義此謂自行以上爲躬行束脩之禮以進陳氏禮書曰脯之於禮可以爲輕可以爲重可以用之於昇可以薦之於後夫凡王祭祀賓客則有俎凡稍食則脯醢而已冠禮三加有乾肉折俎始醮再醮則脯醢而已以脯醢之於魚腊俎爲輕故也大饗有腥熟有殽脩以禮賓冠禮有牲俎取脯以見母昏禮賓取脯以授從者燕禮賓執脯以賜鐘人昏禮婦摯服脯以見姑學者束脩以見師以脯之於禮爲重故也用之於薦則冠禮始醮再醮之類是也羞之於食則遂人加籩之實采脯是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集解】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啟發爲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

【集注】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後案】禮學記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鄭君注曰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啟發也易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鄭君注曰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和義而幹事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集解】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

【集注】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集解】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

【集注】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惟或作唯藏古本作臧皆見說文惟唐宋石經皆作唯

【集解】孔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惟我與顏淵同耳

【集注】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後案】尹彥明言中人以下宜爲之說命聖人祇有義理程子大貫之朱子中尹說謂中人之情俟事之不得成方委之於命所謂不得已而委之命也聖人不問命祇看理義何如注引尹說即此意式三謂庸俗之言命與聖賢之言命迥然不同庸人以智術之不能挽者爲命聖賢以禮義之可得不可得爲命而以智力挽之者謂之不受命以禮義之順逆卜世運之盛衰此正夫子之知命樂天而爲聖之時者以數命與性命分爲二而有命不足道之說是淺言命也詳見子罕

言
章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軍从勹本作䡴誤 變舉碑篇作軍

【集解】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爲己勇至於夫子爲三軍將亦當唯與己俱故發此問

【補疏】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

【發明】此與上章類記之未必爲一時之言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暴今說文作虣依字鑑引說文作𧈭依五經文字作暴馮假字依說文作淜正字

【集解】孔曰暴虎徒搏馮河徒涉

【補疏】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戒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餘論】臨事指三軍之事而夫子所與在未臨事而知之懼而好謀以條行言說亦張敬夫義亦通也懼者小心周密之謂趙充國攻羌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此所謂臨事而懼者當漢李廣之不擊刀斗程不識之行伍整嚴孰得孰失於懼不懼判之矣懼而謀謀而必成者兵法在先爲己然必不敗以乘敵之可勝王者之師動出萬全坐得必勝之道所以一勞久逸百姓無黷武之害軍國免耗羅之憂運籌決勝可以成功爲後圖乎然則諸葛氏書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其說若何曰後出師表僞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集解】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也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集注】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可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發明】此辨道之可不可也道苟不枉身屈何傷苦求富而必有害於道是不可求矣所以自遂其好道之心而不以此易彼也執鞭係士涂條狼氏是下士之職鄭君周官注引此經是也周官條狼氏掌執鞭而趨辟凡誓執鞭以趨於前王入人參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左傳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又公怒鞭師曹三百此鞭所以毆人曲禮乘路馬載鞭策左傳左執鞭弭此以馭馬曰鞭者假借施人之用爲施馬之用也詳見說文段氏注

子之所慎齊戰疾釋文齊本或作齋同案齋正字齊借字

【集解】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

【發明】齊之爲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釋文爲本或作媽非式三謂王肅以斯斯齊後人遂改爲作媽從王說而又變者也

【集解】周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也

【集注】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後案】子在齊句與子在陳何句見史氏戴氏攷異閻氏釋地三月句夫子以齊亂遠行力不能竟觀古樂之而未能久三月者古人習樂之常期也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以樂詩弦以樂音必經時而畢漢博士為文帝作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唐書選舉志諸生治經皆限以歲月未終經者無易業皆存遺意則齊人習韶之久夫子與習之遂學之何注是也史記言夫子學琴師襄頻請益夫子始告以習其曲未得其數繼告以未得其志終告以未得其人當聞韶之僎舜虞帝九成之功訂有司數傳之失必有同於此者好古敏求學而不厭俱於忘肉味中見之矣斯斯韶也不圖為樂至于如斯韶之美盡此未得其美也尚書言簫韶九成獸舞鳳儀季札論韶天幬地載夫子契之已久然事非親習焉從以攷尋其故想像髣髴自為有得雖聖人不能故歎不圖王於三月後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集解】鄭曰為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

【集注】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後案】蒯聵得罪集注為是近儒從劉原父說云蒯聵無殺母事左傳所言出南子之黨成其獄故經用書衛世子蒯聵信如是聖門高弟復何待疑詳見正名章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集解】孔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乎以讓為仁豈怨乎鄭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

【集注】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後案】朱子或問云子貢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為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激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為甚得罪故問怨乎以審其趣式三謂怨悔也輒不可拒出亡之父而據其位蒯聵亦不得欺已死之父而取其位故輒雖讓國而國終非蒯聵所得惑者由是而貽後憾猶之讓齊而齊不立讓夷而夷不立或者夷齊自憾其無益故夫子論之以定其案也夷齊以讓為仁者康安鼎謂伯夷不得先君之命而內無所承烏得嗣守宗廟而有國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其父舍嫡立少是一時溺愛之私何可以聞於天子而有國陳說是也式三謂舍夷立齊亂命也伯夷尊父命不以為亂命也如叔齊成父亂命陵兄之賢安知九原下無悔心乎惟夷齊各遂其尊愛之心而無後日失國之憾大倫為重得民社為輕此所謂求仁得仁也而輒罪以定矣注兼言諫伐紂事者以君臣之倫為重而救民為輕義亦相通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集解】孔曰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為樂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

【集注】飯食之也疏食粗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

者何事

【發明】疏食孔注以爲菜食皇本疏作蔬古謂食以米和之也程氏通藝錄以疏食爲稷說詳鄉黨篇樂在其中與顏子不改其樂有別彼云其樂是顏子樂道之樂此言樂在其中謂貧賤之中亦有可樂凡經言在其中者事不能盡然而舉其能然者也於我猶言於己與後篇吾止吾往之吾同言凡人之身也浮猶過也加浮雲謂害俟過不足凭於己也鄭君注是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集解】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

【發明】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補疏】加一作假翟究俟之也書天惟五年須暇之暇本亦作假古字通用史言言假即告暇也可無大過依史記說指贊易之無差何解同以下雅言例之此爲正義據釋文魯論易作亦則是晚年自斷之辭皇邢疏及朱子注言學易可以寡一身之過又一義以易義言之坤戒一朝之馴臨防八月之消惟易每杜於微乾以惕而无咎震以恐而致福惟易每觀其變易言吉凶所以示人如是則吉如是則凶善補過者无咎易之教固如是聖人欲人寡過勉以學易義亦通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集解】孔曰雅言正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也

【集注】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發明】鄭君說雅言者正言其音筆解經改言作音尚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鄭君注曰爲其失事正孔疏引何允說曰詩書謂教學時臨文謂執文行事時也論語云詩書執禮是教學時惟詩書有誦禮則不誦惟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並失事正彼疏引何說申鄭君義一說也朱子訓雅爲常本程子雅素之訓而用爲常常之義別一說也式三謂雅正也正言者正其所不正也文選諸葛出師表察納雅言注引此經是也古禮失傳未免以譌沿譌且周末文敝即詩書之論說必有曼辭敝說而不守正者夫子信而好古深惡夫不知而作之失正也故刪訂詩書攷究古禮其言一歸于雅鄭君曰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是門弟子身通六藝其撰微言皆兢兢然遵夫子之旨爾雅其一也執禮行事所執之禮也柴少蓮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先王之時皆有書與法藏于有司官掌之士習之有司守之謂之執禮周官太史掌邦之大典建居一爲其日大祭祀宿之日讀禮以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小史大祭祀讀禮法凡此或讀之以證或執之以行事至周衰而二者皆亡惟孔子獨能知之故子所雅言亦謂之執禮葉氏此說即曲禮孔疏執文行事之說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集解】孔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也

【補疏】葉公楚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皇本云上有也字

集注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孶孶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後案 李安溪曰自古聖賢未有不兢兢業業以存心矻矻孜孜而終老者蓋自強不息天道如是聖人之心自然與天同運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集解 鄭曰言此者勸人學

集注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後案 敏以求之求義理也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皆義理所在也聖人生知者悟而古今制度之殊事變之極必學之以驗其實然後此心全體洞然無不通矣而何嘗自以爲生知哉

子不語怪力亂神

集解 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

集注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唐石經作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釋文本皇本高麗本俱同

集解 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

集注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集解 包曰桓魋宋司馬天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聖性也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集注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後案 史記世家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故孔子發此語所以曉諸弟也朱子或問曰聖賢之臨患難有爲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其爲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匡人是也寮倉之爲譖愬利害在廢與行止之閒其說之行世固有是事矣聖人豈得自必哉至于桓魋匡人直欲加害孔子則聖人固知其決無是理也聖人微服而過宋者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亦未嘗不深避患未嘗不深而處之亦未嘗不閒暇所謂並行而不悖者學者宜深玩于斯焉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集解 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也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某之心也

集注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後案】隱不對示也與對示也經傳中言與者有對義左傳大閑之人不可與也與對並也一與一誰能懼我與對敵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集解】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

【集注】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後案】博典籍敏踐履盡思慮實言語四教之列也經有以忠指言者道其心之所盡而無隱者爲言之忠經有以假借亦者不論初心之謂信合言之也判言合言義不相悖此經則對言之也後儒謂于己言忠于物言信分體用也合言之則誠耳近解宗此四教爲三非也或曰易文言傳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誠所以居業其說疑與此相悖曰業德之發睹事也修辭信也立誠忠也是進德之事也正與此相發明矣或曰注言忠信爲本何說曰四教並重不宜偏重忠信經戒忠信不好學可疑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集解】疾世無明君

【集注】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發明】君子擇善固執道或有偏倚功或有閒斷所以未及聖人也禮五義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闘識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韓詩外傳三日言行多當未安愉也知慮多當未亮密也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集注】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後案】或有或盈或泰皆善也有恆者不欲襲善一時志在行善而期以久者也久則善矣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集解】孔曰難可名之爲有常

【集注】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後案】意在襲善已無持久積學之意也久則自知名實俱喪而心術尤不可言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依說文緊弋字作弋弋射字作惟宿从佰佰古文夙字

【集解】孔曰釣者一竿釣也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也弋繳射也宿宿鳥也

【集注】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補疏】綱有二說皇疏釣一竿屬一鉤而取魚也綱者作大綱橫遮于廣水而羅列多鉤著之以取魚也皇疏申孔注是據邢疏網綱爲羅以繩爲大綱以羅屬著綱橫絕流而取魚集注本之弋有三說見皇疏一云古人以細繩係丸而彈謂爲繳射也一云取一杖長一二尺許以長繩係此杖而橫颺以取鳥謂爲繳射也其一鄭君注周禮司弓矢云結繳于矢謂之矰司弓矢又云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注云籠竹箙也矰矢不在箙爲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也集注从鄭君說宿止也見說文此言日中巢棲之鳥非必夜止也鳥飛集無常所其日中棲巢者必伏卵育雛之類夫子不射之禮所謂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者是也

【後案】又曰須儒求深者謂夫子仁心非不欲不釣弋特以賓祭爲之此闘釋參合之言也釣弋豈爲供賓祭不欲釣弋正可持齋食蔬而卒爲所不爲欲所不欲乎式三謂諸橫生盡以養從生文王之言也羊豕之類養而不殺孟子之言也魚鳥本養人之物不綱不射宿取物以節而已文王言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孟子言數罟不入洿池魚

說不可勝食意可參悟經記
聖人事有深者有淺者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集解 包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孔曰如此者次於生知之者也

集注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後案 此即述而不作之意也從之識之謂述也識者辨而存之也古記識知識同音義兼之爲備也述而須擇之辨之當時篇籍淆亂衆說宜折中也言知之次者次於作者之聖也作者創人所未知擇之識之者述古今人之所已知不知而作者不能擇多識多見創之而害于理者也一日作謂作事也不待多攷先而作之得理者上也擇多識多而後作次也

妄作下也攷亦違集注以知之次爲未能實知其理未知其理安可謂能擇能識此注之誤也王伯安曰德性之良知非由于聞見今求于聞見之末故曰知之次亦失聖人勸學之指矣聖人教人爲知之次王氏欲人爲知之上可乎哉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集解 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

集注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石經潔作絜潔後作字

集解 孔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也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

後案 經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補疏 皇疏往謂已過之行近解从之依鄭君注不保其往即不與其退之意也張敬夫謂與其潔不保其往承上文反復言之趙鹿泉謂上三句明所以見童子之意下三句廣言與人之道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集解 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至是也

集注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後案 斯仁至當作仁斯至後漢書列女傳班昭女誡作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潛夫論交際篇作我欲仁仁斯至矣可據也此爲殘刻不行仁者發怵惕惻隱心所本有返而求之則不忍人之心生矣擴而充之則不忍人之功行矣行至于仁在我之欲耳近儒元妙祗是立地成佛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集解 孔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昭公

集注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後案 邢疏引文公十一年左傳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也杜注云陳楚名司寇爲司敗也集注本此據鄭君注陳姓司敗名齊大夫昭公名稠或作裯作稠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

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史記弟子傳呂氏春秋期皆作旗攷異云齊欒施鄭還宪皆字子旗

【集解】孔曰巫馬期弟子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婚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

【集注】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後案】君娶於吳句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句同姓爲婚于禮有乖但稱孟子以諱之曰吳孟子者當時不沒其實而稱謂之如此義見左傳及坊記疏是也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據禮孔疏及北邢疏魯春秋舊史所書曰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曰吳今春秋經文不載其事式三謂死曰孟子卒者春秋哀公十二年文不書吳姓也禮所謂去夫人之姓曰吳也孟子稱子據注如仲子叔子之娶於宋然鄭君禮注以子爲且字且薦也男子二十而冠曰某甫至五十以伯仲曰伯某甫別某甫爲伯仲之薦字今以子爲孟之薦字也

巫馬期以告

【集解】孔曰以司敗之言告也

【後案】巫馬期史記索隱引鄭君注云魯人家語云陳人王肅以此章有陳司敗揖進之文意謂陳大夫與陳人相識故云然

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集解】孔曰諱國惡禮也聖人道閎故受以爲過

【集注】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而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後案】昭公非不知禮者也不能守禮者也以知禮者直辭也亦以國君之故不深言也陳司敗淺言之則夫子受以爲過而已矣近依孔解轉言諱惡信如是司敗之問期之告皆不若可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集解】樂其善故使重歌而後自和之

【集注】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後案】子與人歌句絕梲下使反而和言之善者是人自歌必使反之者是善者復自歌而後和之者或人與子同歌或子之自歌一一依其聲音節奏而和之也或曰歌者一曲未終不急和俟其曲終與人同歌方爲和此說未必然或曰子與人歌是先與子同歌尤未是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集解】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孔曰身爲君子己未能也

【集注】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後案】何讀文莫爲句言文與不文也式三案說文忞強也慎勉也文莫即忞慎借字爾雅懋懋慎慎勉也廣雅文勉也勃莫強也方言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論文或用正字或用音近假借楊氏丹鉛錄引晉欒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劉端臨亦申楊氏說云罷勉密勿黽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猶人謂努力猶人而實踐君子有能深造自得者未之逮也君子成德之名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集解】孔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况仁聖乎

【集注】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餘論】云爾猶言如此此已矣無他之辭夫子言大而化之之謂聖無所不變之謂仁我則為之不厭未化并未大也誨人不倦使于所誨者也庶幾如此而已人遂以聖仁許之故正唯弟子不能學者夫子學則極純亦不已之誠誨則大善與人同之量正聖仁之所由發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釋文鄭本無病字案集解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

【集解】包曰禱請於鬼神也周曰有諸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孔曰子路失指也誄禱篇名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集注】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于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考證】誄說文引此作讄或作𧦝絫功德以求福也段氏注曰讄施于生者以求福誄施于死者以作謚論語之誄字當作讄集注誤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依說文作愻為正字皇本借用遜遁字

【集解】孔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不及禮固陋也

【集注】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集解】鄭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貌

【集注】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考證】坦大也見文選西京賦注戚戚即詩之蹙蹙靡所騁以蹙蹙為縮小之貌說文無蹙字凡經典戚與蹙顯憂者皆以慼為正字蹙迫促者以戚為正字即戚近義之引申此或其當讀迫縮與蕩蕩反對也蕩蕩戚戚心與事兼言之近解云論心不論事求濟之過也荀子儒效曰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惟君子為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釋文一本子作子曰皇本作君子陳氏古論曰皇本脫君字

義疏云明孔子德也亦有云子曰者亦屬世也

【集注】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味也

【發明】朱子于孟子注云清聖和聖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于四時者也與此注陰陽合德節

相足成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此經言聖人之威儀而注推本于陰陽合德與左傳合是也

受業壻王懋悳校字

論語後案

泰伯八

定海黃式三學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史記吳太伯世家引此文泰作太索隱引范甯曰太者善大之稱泰古文作太隸作太从古文省也漢書地理志引此經亦作太德當作𢛳為正字得本亦作德見後漢丁鴻傳稱當作偁為正字

集解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

集注泰伯周太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謂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後案三讓者讓周國也鄭君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太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斷髮文身三讓也皇疏引范甯說言泰伯一讓王季二讓文王三讓武王王氏論衡四諱篇言太王薨太伯奔喪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刑餘之人不可以為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諸說各異其為讓

周國則何也讓國而云天下者以當日言則讓國以後日言則讓天下夫子言殷躬稼而有天下孟子言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語意相似自朱子始有翦商之說云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睞安卿曰當時天命時勢猶未也太王乃肆晚于下豈得不謂之邪志泰伯固讓爲成父之邪志且自潔其身而以所不欲者推之後人何爲至德顧亭林曰將僞泰伯之讓而先以恭操之志加諸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合觀諸說知三讓之必爲讓周也無得而稱得一本作德見釋文後漢書丁鴻傳引經亦作德李注又引鄭君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李注則鄭君注亦作德無德而稱猶言無德以稱而以也歸聚者曰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弟叔齊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閒豈無幾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終之日相與委棄之國之民將得因而稱之泰伯不讓於傳位之日而於采藥之時是其有夷之心而無其迹夫子所以深歎其不可及也李安溪曰伯夷讓於父沒之後則父過既彰宗社終于無主不如泰伯之去於事先而泯其迹其無讓名也乃所以善處父子兄弟之閒而爲德之至也

【餘論】又曰朱子翦商之說所據者詩魯頌左氏僖公五年傳耳魯頌實始翦商據段懋堂以翦爲劗之借字說文劗齊斷也與毛鄭等翦齊之訓相合周至太王規模氣象始大可與商並立故曰齊後漢書西羌傳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於岐下太王遷岐在武乙暴亂之時德化所及孰與商齊夫復何疑左傳云泰伯不從朱子以爲不從翦商之志金吉甫謂傳不言所以不從者爲何事史記周本紀吳世家皆不言翦商之志是謹遵朱子者於此亦有異議假氏曰春秋經從祀先公左傳使亂大從從順也大伯不從謂不肯順其長幼之次耳式三案史記晉世家泰伯亡去是以不嗣司馬子長引經傳有不明者每易字而明義此以不從爲亡去其義甚也段氏說亦分明凡此皆可以救正朱子注而知讓周之說爲是也二程外書明道曰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伊川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二程之說如此皇疏或說內已有此意近儒申此者謂夫子所言非指周家之天下亦非指商之天下且謂泰伯身爲世子國非世子所有不得云讓國

者式三案如程說經當作以天下而三讓申之者尤非語于本意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集解】葸畏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馬曰絞絞刺也

【集注】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後案】葸作諰爲正聽葸假借字史通所引說文所無荀子曰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引荀子諰作諰注蘇林曰讀如慎而無禮則葸之葸懼貌也文選舞賦注勁捷而無懼李注亦引此經是古字通用也恭無禮則勞慎無禮則葸者人有一尊長之前接一難大之投遺而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者由于未嫻禮節恭其所不必恭慎其所不必慎也勇亂直絞則徑情之爲害也人有無禮柔因恃剛亦此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集解】包曰興起也君能厚于親屬不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也

【集注】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後案】吳才老指爲曾子之言應是耳語證少儀注齊詩正月之朝篇注引經屬孔子曰漢書平帝紀五年詔引此經顏注以爲孔子之辭篤竺之借字說文篤馬行頓遲也竺厚也偷偷之借字說文偷薄也偷又有苟義可證以俗教安則民不偷注偷謂制不謀夕此經偷對故舊言訓爲苟義正通說文無偷字女部婾巧黠也此今偷盜之本字凡經傳中婾偷字訓薄訓苟且者正字當作偷偷之訓取者正字當作婾偷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

集解鄭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

集注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

別解說文启開也啓教也謂啓爲開啓借啓爲启字式三謂啓爲啓之借字啓者省察之謂曾子自述其平日一舉動之必察也說文又引作啟存異說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古冰字作仌冰古凝字

集解孔曰言此詩者喻己常誡慎恐有所毀傷也

集注詩小雅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集解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

集注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甯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發明禮記曾子易簀事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又載子張將死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合此經觀之知賢者之自勵如此呂介孺謂孔曾相傳得力于臨沒十二字曾子曰吾知免夫非謂免于毀傷盡戰兢之心必死而後已闡發經意亦憭集注范氏說以虧身虧行分言失之也人惟保行斯保身此所以戰戰兢兢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集解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

集注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後案說苑修文篇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其下曾子語亦與此經有異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集解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

集注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籩下从冋不从宀从旁

集解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也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也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也籩豆禮器

集注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發明鄭君注以道指禮是也遠暴慢近信遠鄙倍指鄭君注指民言在上者能重禮則一動一正一出民必以禮應也據朱子注則身自遠之自近之也近信者喜怒無所矯飾也莊云操存省察申之者云靜則操存動則省察謙德吉甫說孔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容貌言色無時不然故此動正出即存養之地暴慢信鄙倍即省察之目遠與近即所貴乎道之功學者正當察其孰爲暴孰爲慢孰信孰鄙孰倍而即遠之近之若夫從容中禮則與時成德之事也金氏宰明注中脩身之要即此由是而推之致大小衆寡之無敢慢衣冠瞻視之整而可畏有和平寬大之象無迫促躁陵之私故

朱子以爲政之士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校邢本作挍唐以後有此比挍字皆从木與扌同甚不經文

【集解】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而不報也馬曰友謂顏淵

【補】焦氏循曰顏淵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發明】唐太宗嘗舉此經問不能問寡若無若虛之義孔穎達具釋其義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存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下非不適取亡之道也朱子於或問引洪氏說曰吾固能矣豈不猶有所未能彼固不能矣然或能于此而能于彼也吾固多矣豈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然或失于此而得於彼也孔疏洪說皆確實當與謝氏說參悟之也校包氏訓報爲是事之所相當者爲報犯而報者人加以非禮而必以非禮報之是已亦陷於非禮左傳所謂亢而效之罪又甚焉夫子云以直報怨不以怨報怨則不校之謂謝氏以得失忘爲不校朱子因之書有我無間然其者蓋言物我當無畢之說也子或問中有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心量深廣之說焉是註者之所據也式三謂孟子言仁禮以下校之謂乃世三自反者報復非不得已是非則不必求之讀書錄言有無所爭章曰世間有一等人注詞世將是非可否之意含糊自謂無爭此夫子所謂鄉愿非君子也又有一等人激爲高論託于萬物一體爲本已在人初無有異無所容爭此老莊之論亦非君子也爰闢由謝說不出於陸氏所病之二弊此朝行訓決爲鄉愿老莊以此論則不能畫服乎人必若此之不可不辨者如此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集解】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也寄命攝君之政令也何曰大節者安國家定社稷也不可奪者不可傾奪之也

【補】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于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荅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補疏】六尺之孤謂年十五以下之君見周官疏引鄭君此章注百里謂內外服之地最大者故經傳稱謂爲百里易曰震驚百里命謂國誅也君相之造命之權命吉凶命謂年皆在執政者之用德所命可寄命者能綿國家福祚之命也臨大節凡當大疑大難皆是也經傳言節目言節者指事之難治者也不可奪不得傾其謀不得頼其操皆是也可託可寄而又言臨大節舉其變以申言之也非分言才德也與疑辭非疑辭也反復言之見非君子不能也深贊之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集解】包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決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孔曰以仁爲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

【補】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補疏】毅之訓包氏爲是程子以立規矩言未誤毅非強忍詩見篇勝重致遠各兼弘毅以毅爲致遠亦失之仁以爲己任孟子所謂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後漢書荀彧傳論曰誠仁爲己任期紓民於倉卒也三國志邴原傳注孔融以書喻原云仁爲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

子曰興於詩

【集解】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也

【後案】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發明】詩有成孝敬厚人倫者知大本之不可紊也有美教化移風俗者知盛德之固弗乎也有感鬼神動天地者知精誠之无不格也從風變雅之作或以一人之好惡見一國之盛衰或以一事之廢舉見一代之隆替論治氣知其本而恭民言有物有則板言三明三巨蕩言有初有終天人性命終始之道備於此即至桑中溱洧吳于綏一而勸百讀詩者審其致此之由而原其履剝之心豈不可爲萬世之龜鑑乎此詩之所以能興也以聖門之學詩言之縣蠻之止耶隅而惕人之知止見鴟鴞之徹桑土而知國之能治者夫子也於素絢而知禮之後於切磋琢磨而知學之進卜氏端木氏也於鳶飛魚躍而悟性之分殊物於衣錦尚絅而悟文之惡其著者子思子也推之大學言治國平天下皆引詩以爲證亦夫子之教也興於詩者正當如此集注云詩有邪有正舍吉甫申之類夫子刪詩取其粹然一出於正者自夫子三百之詩不存後儒以鄭衛之詩足其數邪詩始復見何與起之有舍說非朱子之指而其源由朱子說詩之誤也辨詳爲政篇

立於禮

【集解】包曰禮者所以立身

【集注】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發明】輔漢卿曰禮之規矩森嚴綱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邪志輔氏數語較精式三禮內而起居出入之纖外而尊卑親疏之節各有所持循存於心者莊敬日強非僻無自入施諸事者固執而允蹈之不爲習俗所移也

成於樂

【集解】包曰樂所以成性

【集注】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後案】記曰大樂必易曰樂者天地之和也曰行而樂之樂也樂所以化拘苦之迹宜沈鬱之情也記又曰著不息者天也又曰禮樂斯須不去身君子之於樂以暇豫之時養和平之氣所以防閑斷之靡習涵養之功也此成之所以得於樂也或曰經言王者之化也美刺見於詩輶軒采之所以示勸懲而正風俗也發情止義類有制度品節之分所以令人知操守也樂則昭德象功作于王化既成之後所以見至治之成效也漢書禮樂志曰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也或又曰此當依筆解言三者皆起於詩也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是立于禮也詩稱而樂正是成於樂也三經一原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集解】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集注】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

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後案】事必知之而由之始爲民豈無能知之者然世有愚民能使之長成童事不能使之就學而明故事所宜行倫或不行使之可也若有不能知者而必使之知則滋其心之惑而多其事之岐耳由與知無不可使之則有可有不可此爲民之不自由不求知者言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集解】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己貧賤者必將爲亂孔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

【集注】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後案】此示在上者以弭亂也後漢書郭泰傳引此經注引鄭君說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爲亂也又張儉傳論云終嬰疾甚之亂指蔚宗以後漢黨錮之禍起于疾惡之已甚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集解】孔曰周公者周公旦

【集注】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集解】孔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也

【集注】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于穀宜不易得也

【後案】釋文穀讀音以豉反鄭君注如是朱子注本之釋引孔注穀訓善釋文穀公豆反是讀穀爲穀不易得據孔注作不可得言學之久而不至於穀必無此事也趙鹿泉謂三年猶不至善是至善之難經言至之不易所以勉人之進志時敏也此又一說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集解】包曰言行當然也

【集注】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後案】朱子文集方賓王之問與朱子之荅甚詳大意謂當時學者多謂萬理具於心識得心則於天下之事無不得其當而以致知之說爲求理于物則是外物而方氏與朱子皆言人雖無邪心雖未必出于有意之私而往往不合正理蓋古人所謂存心者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書此說知篤信者不可不直好學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集解】包曰危邦不入謂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欲去也臣弑君子弑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也

【集注】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後案】從危亂者必致禍至而以身殉之死亦爲愚此言善道之術也危亂之異包注爲是舊所居者亂必去之今所入者將亂而已避之也邦與天下以一國一世分言之也李安溪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猶有邦之可擇也若天下無邦則惟有隱遯不出而已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集注】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後案】巢許之流獨善自保其身雖生而無用可恥也無道而仕生可恥死亦可恥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集解】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也

【集注】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集解】鄭曰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

洋盈耳聽而美之

【集注】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後案】鄭君訓始爲首而云首理其亂是鄭君以理亂爲亂八字爲句史記孔子世家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正義曰亂理也王氏鳴盛曰注亦云亂理也孔氏樂記復亂以飭歸疏曰亂治也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又復亂以武疏曰舞畢反復亂理欲退之時擊金鐃而退治亂以相疏曰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諸說以理訓亂日亂無異後儒誤以鄭君訓亂之亂故駁之所謂以不在爲在者也國語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注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是韋注亂謂變亂而爲曲終之名劉彥和文心雕龍詮賦篇曰既發端于倡始亦歸餘于總亂序以建言亂以理篇寫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劉意亂訓理亂而爲終篇之名顏氏漢書楊雄傳甘泉賦亂曰注與劉同集注訓樂之卒章正本諸說亂既曲終之名關雎自成一曲何以總名曰亂朱子文集云此等處今不得聞且如集注大樂說過可也又語類云自關雎鵲至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至此而是亂又曰亂乃樂終之節聲也考此或有聲無辭據諸氏朱子究無定說矣金吉甫攷證云辭以卒章爲亂樂以終爲亂此就言周南之樂自關雎而終於騶虞也此別一義近解以合樂爲亂趙鐵峰年此說亦非朱子本解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集解】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也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也悾悾慤也宜可信也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

【集注】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必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集解】學自外入至熟乃可久如不及猶恐失之耳

【集注】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後案】依何解如猶若也殷晉言學之功苟未至則不長久也依朱子注如不及狀其學之急也皇疏三學之爲法急務欲得恆如追逃人欲取必及故云如不及也又學若有所得則戢戢持之猶如人執物恆恐忝失依皇疏未得則求之如不及既得則守之猶恐失之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集解】美舜禹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也巍巍者高大之稱

【集注】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後案】申集注者不與以勢位崇高功業閎博言孟子謂所樂不存所性不存者是皇疏既申何解又存一通云孔子歎己不預見舜禹之盛也式三案孟子告陳相上言以不得人為憂下言非無所用心中引此經及下章為證而此經下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復斷章類敘則不與者得人善任不身親其事也漢書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顏注言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讀曰豫王充論衡語增篇云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晉劉寔崇讓論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賴賢人讓於朝小人不爭於野己仰其成何與之有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集解】孔曰則法也美堯法天而行化也包曰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

【集注】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後案】巍巍蕩蕩皆贊堯之晉巍巍乎句宜讀斷見趙鹿泉說堯則天尹氏以無為而成言是也天無為而四時行百物生堯無為而百工釐庶績熙孟子所以引此著陳相也無能名不可名狀也筆解云堯仁如天不可名狀其高遠非不能識其名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漢書敘傳引經功下無也字章下有也字

【集解】功成化隆高大巍巍也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復著明也

【集注】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惟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後案】堯無為大莫能名然一時之功皆其功文章皆其文章見堯之善任人而不待自為之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集解】孔曰禹稷契皋陶伯益也

【集注】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也

武王曰予有亂十人　臣依國朝石經刪臣字

【集解】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

【集注】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後案】亂訓治者癸辛雜志云治亂之亂从乙乙治也煩亂之亂从支支煩也予有亂十人釋文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唐石經於書泰誓左傳昭公二十四年襄公二十八年及此經皆本無臣字者是古本如此故馬注以十人中有文母左傳疏引鄭君注同後人因東晉晚出之太誓增臣字劉原父以子無臣母之義遂以邑姜易文母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集解】孔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此於周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

【集注】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後案】古注謂周才盛於唐虞唐虞際代五人周一代十人是周盛也申朱子注者云唐虞盛于周而夏商不能及雖也十人取足于婦人雖也周十八而以五人爲盛者蔡介夫謂不計多寡顧其人物地位何如也王伯申謂於爲與言唐虞與周爲盛也婦人或謂當作殷人無稽語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包注】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

【集注】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靑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後案】三分天下注以六州言之逸周書程典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是注所本也然經言三分程典言大州詩就大梁而言非竟畫地而分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

【孔注】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己不能復閒廁其閒

【集注】閒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馬注】馬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絜也

【集注】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

【後案】注不舉禘黃帝郊鯀諸禮而專舉豐潔者對菲飲食而言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張力臣曰黻黑與靑相次之文也市則上古蔽前之皮其字象形重文作韍後世加韋於市爲芾非也又改韍从糸爲紱亦非也式三案經作紱借字詩作芾亦省字紱後作字

【孔注】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

【集注】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

【後案】邢疏引鄭君注曰黻祭服之衣言衣者謂當殷之衣言祭服以別于韠也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君注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大夫山士韎韐而已據明堂位之文及鄭君注則黻以山爲致美乎黻之始矣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君注此元端服之韠也凡韠必象裳色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惟士元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玉藻又云一命縕韍再命赤韍三命赤韍鄭君注此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鄭君辨元端之韠皮弁爵弁之韍如此則邢疏所引鄭君注以韍爲祭服是也依是推之易云朱韍方來利用享祀是冕服謂之韍也士冠禮主人元冠素韠以盤曰三加之服纁衣則爵韠皮弁則素韠是他服謂之韠也詩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用于方叔亦芾金舄歌于會東都之諸侯芾亦韍通偁韍韠渾言引翟耳鄭君又曰古者田漁而食之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此鄭君言韍用韋之源而致美之韍則易以布帛矣朱子注以韍爲蔽膝段氏於說文衣部襜蔽膝也注言蔽膝之襜與韍韠異

【後案】又曰冕之異於弁冠猶韍之異於韠也約鄭君及賈孔之說言之冠者首服之通名冕者冠中之別號世本云胡曹作冕易傳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冕服始于黃帝也夏之冕不得詳王制曰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儀禮士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郊特牲同是夏冕名收也禮器曰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注家以此爲夏殷禮此夏冕之等衰數最爲原曰有虞氏之皇夏后氏之收殷之冔皆冕屬也夏之冕服之章未聞之委貌皆弁屬也記言周弁殷冔夏收此以明夏殷之禮士得服冕記言天子之冕旒至于士三是也周禮士爵弁而大夫以上冕士元冠而大夫以上委貌凡此見夏冕之大略也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史記夏本紀作致費于溝淢淢洫同字从血从十

集解包曰方里爲井井閒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閒有洫洫廣深八尺

集注溝洫田閒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

發明依李安溪何義門說溝洫小水也天下小水無不治則尺土寸壤無不可宅是曾禹之居無求安而莫爲姓之居也張斗峯銷經緯言宮室閒之溝洫又一說也式三謂宮室溝洫皆地財人功之所費而宮室費猶少溝洫費尤大故聯係之經文盡力史記作致費以致孝致美例之古本作致費者文一例而義尤顯矣先王之重溝洫者旱則資灌溉潦則備瀉泄常則分經界以杜侵佔變則殊縱橫以防戎車是以棄膏腴之地而不貪殫疏濬之勞而不吝也後世阡陌既開川澮溝洫之不修致西北富沃之區反仰食于東南而東南之重賦不能賦離能遠續禹功與西北之水利乎以是知聖人之旨遠也深也

後案又曰包注所言溝洫之制本之攷工記匠人鄭君以此爲周之三等采地可井田法卽殷之助法而遂人云十夫有溝鄭君以爲周之六鄉大遂四處公邑用溝洫法卽夏之貢法今包注引匠人文以證夏制而不引遂人何也曰申鄭君注者謂遂人云夫閒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是溝澮之多少其異一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横澮縱川横遂人注云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横其異二遂人之川是人造之匠人之川爲自然大川非人所造其異三此數說者皆言遂人匠人異制先儒皆疑之矣匠人成閒有洫者謂其閒有洫其實一成有十洫非一洫而已同閒有澮者謂其閒有澮其實一同有十澮非一澮而已匠人云同閒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此言澮水出注入川處者其名使人有所係調觀此而知遂川者非一澮矣原曰溝洫之法一夫百畝田首有遂夫三爲屋遂端有溝屋三爲井溝端有井閒也井十爲通溝端則洫通十爲成洫端則澮十終爲同同薄于川澮在同閒也此溝洫之多少不必泥也遂人注云遂縱溝横乃東畝之法畝閒有畎以南畝閒之則畎縱而遂當横鄭君注及賈疏脫去畝閒有畎一節故有此說蓋南畝而耕畎縱遂横溝縱洫横澮縱川横東畝而耕畎横遂縱溝横洫縱澮横川縱此南東其畝之定法是遂人注南畝之說不足據也井田之法備乎一同或百里內有數川亦因乎自然或遠乎川引澮長之舒促不可一定爾雅絶大爲之澮非人爲之川詩曰南東其畝皆因川制田之法匠人云溝必因水勢以大川常在兩山之閒不能盡方如棋局限以爲夫之地而據此爲九一什一之辨未可盡信詳見戴東原文集及攷工記補注

禹吾無閒然矣

集注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于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

後案此贊夏后之豐儉合宜以諷世也周末衣食宮室俱踰禮制既失之奢史角在魯魯有墨翟之學墨家之儉自謂宗師大禹此又異端之宜闢矣史記曰墨者儉而難遵要其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然扃若反復此經宗師夏后之爲得哉

受業瑺王慈照校字

論語後案

子罕九　　　　定海黃式三學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从网隸變从冈俗从四

【集解】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集注】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後案】說文罕訓網漢書注罕訓畢者本義也經傳中罕訓少者借字也罕言之罕借爲軒豁之軒古經罕軒二字通用左氏春秋經昭公元年鄭罕虎定公十五年鄭罕達公羊並作軒軒有顯豁之義亦曰軒豁經史中凡言軒輊軒昂軒渠軒義與軒豁之義一也樂記致右憲左注讀憲爲軒內則皆有軒注讀軒爲憲禮中庸憲憲令德詩本作顯顯此又軒憲顯音義皆通之證則軒言者表顯言之也利必表顯言之者義中之利聖人有勸言易有利見利涉利往利物和義之謂利而無害萬事之所宜也故勸言之勸則使人樂爲善義外之利聖人有儆言盈中有放利多怨小人喻利之戒利彼則害此非易所謂義之和也故儆言之儆則使人惡夫貪大學言悖入悖出又言以義爲利孟子言何必曰利又言未有仁義而遺後君親疑似之宜辨如此命必表顯言之者命有不轉移有宜轉移有於不可轉移而必盡轉移之心事者未明夫疑似之故由於言命之岐也言命者如王仲任論衡所謂雖云有命當須索之朱子所謂庸人以智力不能挽始委於命如此言命必與道乖夫子進禮退義曰有命貨殖所爲不受命則以智力轉移之者非順受之正而必準以禮義之可得不可得者謂之命禮義之性嬗遞之數皆命於天天之命以通者循其禮義而行或使之必不命之去禮義以求通天之命以窮者循其禮義而止或尼之尤不可去禮義以遊天言數而準諸禮義乃非索之茫茫也言命者以天人闊遠不能福善禍淫如此言命又與道乖夫子於易言吉凶詩言降福書盤庚言斷命總命召誥言用德祈命甫刑言惟克天德自作元命皆表錄其善以示人孟子言禍福自己求之言必嚴諭死桎梏之非正命韓詩外傳三引伊尹之言曰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董子言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其義皆同是人事萬物之靈能盡其性者實有轉移造化之驗言義而數可推也言命者由天道自然之說遭事之不可轉移遂付諸漠不相關之數如此言命又與道乖夫子言盡性至命而於伯夷比干之殀壽不貳脩道之其生平知道不行而周流終老與帝舜耕田呼天必求親之底豫殆無以異晚復刪訂贊修以繼世教則道人倫之變者卽命終不可轉移而惓惓不已之心必貫諸己以盡其道孟子所謂有性焉不謂命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不表顯言之正慮絕人之爲君子疑似之宜辨如此仁必表顯言之者仁之功用在志人而必言克己所以立仁之本也仁道雖遠欲之可至而爲仁戒以日月至所以見仁之難純也窮仁之量堯舜有所病而盡仁之方又不必博施濟衆也從井救人任俠之士可殺身成仁又爲志士仁人也此疑似之介所宜表顯言之者也論語一書言仁者五十八章一百有五字是夫子表顯仁道之言矣自史記外戚世家引罕言命孟子列傳引罕言利解罕爲希何晏因之然以利爲希言於是義利之辨不明迂腐者將成敗利鈍之計爲人欲任妄者將倡王霸互用之論矣以命爲希言於是理數判爲二儒者以性命爲不傳之祕又有命不足道之說且有以術數言命與禳心禱命之說矣以仁爲希言於是聞者謂夫子告樂弟子以爲仁而本體未嘗言亦其本體須總括諸書之言仁顯之數年而悟焉然仁者遂元之又元朱子答呂伯恭書云僞學者枉費精神胡亂揣摸雖有志於求仁而無以用其力於不可識之物可慨也或曰謂罕爲希先儒有非之者歟曰集解不錄孔包鄭君諸說則何氏以前諸說未必盡同何氏今數散亡僅存何解罕希之訓學者莫所考正然經此者固有之矣筆解云孔子罕言此三者之人非謂罕言此三者之迹史氏學齊佔畢竊子所罕言者利而許言命許言仁焦里堂曰子罕言利若言利則必與命並言之與仁並言之孔子固不罕言命罕言仁矣武虛谷从皇疏云與者言語許與人也以子罕貫下三事凡此諸說皆善啓人疑而愈在求實是者歟然以諸說致之不如訓罕爲軒之明愜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大哉句孔子博學句

【集解】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也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漢書董仲舒傳曰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注孟康曰人項橐也式三案戰國策秦策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此雖甘羅夸說而史記世家引此經云達巷黨人童子史以黨人爲童子則孟康指項橐集註所本集注云其人姓名不傳此闕疑之意愼之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集解】鄭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

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也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而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

【集解】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

【□□】麻冕緇布冠也

【□□】皆服麻冕黃帝時衣麻冕形戴古者五冕皆麻白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何皮乃大古未有禮文之服故曰麻冕禮也近解中孔注以麻冕爲始冠之緇布冠非也古經注不寫全經此節孔注當大書麻冕二字注云冕緇布冠也後儒不察增冠字耳增冠字則不可解云麻冕冕緇布也義自通矣冕板之覆緇布皆用之延字亦作綖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鄭君注延冕之覆在上者賈疏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云凡冕以版上元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繅繩貫五采玉垂于延前後謂之邃延左氏桓公二年傳衡紞紘綖孔疏云以朱爲幹以元布衣上謂之綖論語尚書皆用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即是綖也據孔賈兩疏則雖冕有綖而云麻者指綖而言孔云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者布八十縷爲升見禮鄭君注江愼修曰古布幅闊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縷二千四百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一十八縷此必不能爲者也孔意朝服十五升冠當倍于衣不知冠升倍衣惟喪服斬服三升冠六升則然耳禮無冠倍于衣之例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據江說則孔言三十升布亦非

今也純儉吾從衆

【集解】孔曰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

【□□】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釋文引論語此文與孔注同此純之本義也鄭君注云純黑繒也後儒謂鄭君於此讀純爲緇字古緇紂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材字多誤爲純鄭君意以今之材字俗爲爲純耳說本祭統以其純服正義式三謂此章以純與麻對絲義可知鄭君訓爲黑繒者言絲而兼色非必讀爲緇也知黑者冕之延用元也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集解】王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也今從下禮之恭也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拜下之禮見於覲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聘禮諸篇爲詳凌次仲曰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異國之君亦如之凡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凌氏說是也以覲禮言之覲之時入門右再拜稽首享之時中庭奠幣再拜稽首升致命王撫玉亦降階再拜稽首肉袒請罪之時入門右再拜稽首凡經曰降階曰中庭曰門右皆拜下也

其賜舍之時再拜稽首經不言其拜所是於舍門外也禮有使人致禮而下拜者郊勞時受玉則降拜還璧則降拜此未見君而拜下如齊桓受胙之例也其以客禮待之者入覲之時取圭升致命降階拜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肉袒請罪後入門左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車服之時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此皆先拜下君使人辭之復拜於堂上也以燕禮大射儀言之燕禮主人獻公之時主人自酢於公之時獻畢二人媵爵於公之時皆下作階下北面再拜稽首立司正安賓之時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大射儀同皆拜下也其以客禮待之者燕禮公舉媵爵爲賓舉旅行酬之時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賓媵觚于公之時公爲士舉旅行酬之時降洗升酌膳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大射儀同此皆先拜下君使人辭之復拜堂上也燕禮公舉媵爵爲賓舉旅行酬之時公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賓進受虛爵降奠後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賓媵觚于公之時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此三者皆不言成拜大射儀同據鄭君注爲拜故下下時賓未拜下不輒拜禮殺也大射儀數獲後飲不勝者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此亦禮殺下不輒拜不言成拜也又燕禮大射賓媵觚于公大射飲公凡卒觶皆于階上再拜稽首者蓋若酌散之時已降階拜因君辭而升堂再拜故卒酌不復再降亦殺其禮也行者算爵之時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觶再拜稽首疏亦云禮殺故也至燕禮大射將終之時公命徹冪以盡酒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荅再拜大夫皆辟此則君雖辭之亦不復升拜鄭君曰明雖醉正臣禮也以公會大夫禮言之納賓之時賓入門左再拜稽首侑賓之後賓入門左再拜稽首其拜賜於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注謂大門外此皆異國之臣行拜下之正禮也其有降拜然後升成拜者拜至之時賓升公當楣再拜賓降西階東荅拜擯者辭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是也有降而未拜君親辭之卽升拜者賓祭正饌賓祭加饌公以束帛侑賓賓皆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此不言成拜下未拜也客禮也以聘禮言之賓覿先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上介觀及士介觀亦皆

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介送幣于中庭再拜稽首禮畢送賓及大門內主國之君勞賓介賓介皆再拜稽首皆下拜之正禮也其使卿郊勞受于舍門內勞者入致命賓再拜稽首其卿致館賓迎于門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此賓未見主國之君重君命再拜稽首也其禮賓之時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私覿之時賓授幣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此降階未拜異國之君親辭之卽升拜也客禮也

子絕四

【集注】絕無之盡者

【考證】朱子文集答吳晦叔書曰絕四有兩說一說孔子自無此四者毋卽無字古書通用一說孔子禁絕學者毋得有此四者然不若前說之明白平易也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集解】以道爲度故不任意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也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也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惟道是從故不有其身也

【集注】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考證】釋文意於力反皆陸氏以億度竊意也段懋堂曰意之訓爲測度爲記訓測度者如論語毋意毋必不億不信億則屢中其字俗作億訓記者如今云記憶是也其字俗作憶式三謂意者擬度之而未定也史記梁孝王世家天子意梁王意卽擬度之辭也必者決斷之也事猶未定而存必然之見也近儒說毋必者云天下有必然之理不可有必然之心式

三謂既有必然之理當有必然之心惟事猶未定此理猶未
分明故曰毋必也毋固者朱子或問所謂過而不再甚所疑
滯也據語錄朱子云必之時淺固之時長凡事得則喜喜不
能化不得則慍慍亦不能化以此知固時久也無我者或問
所謂大同于物不私一身也無我之義所該甚大凡人之行
事舍己從人取諸人以爲善是爲無我事之既效不私功德
于一己亦無我也胡氏讀書錄曰凡自有者皆足以爲私累
惟聖人之心廓大光明無一豪之私累眞與太虛同體也

子畏於匡　畏古作畏上从鬼頭下从虎爪會意字匡中从㞢非从王以俗書相沿已久不能改

【集解】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嘗暴于匡夫子弟子顏尅時又與虎俱往後尅爲夫子御至匡匡人相與共識尅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

【集注】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嘗暴于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餘論】畏威也厄也謂威厄之也古畏威厄同音禮言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謂威厄不能全而輕死也曹大家東征賦云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是畏者威厄之也匡人威厄夫子故曰子畏于匡匡鄭衛間邑陽虎嘗暴于匡當是定公六年侵鄭取匡公叔文子所謂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也然匡人之圍傳因顏尅之故非必爲貌似貌似之說或謂匡人解圍謝辜之飾辭未可知也顧氏春秋大事表曰僖公十五年諸侯盟於牡丘遂次於匡杜注匡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文公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杜注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合鄭歸衛論語子畏於匡即此史記孔子自匡至蒲括地志蒲城在匡城縣北十五里今在直隸大名府長垣縣境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茲从艸从絲當依說文段注餘字書多謬

【集解】孔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

【集注】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發明】文與辭之文也先王所以治天下者三道所以載道者文夫子云述而不作述斯文即述斯道也先王之道傳于亂世者祇是偏迹而全者在文夫子得之也自程門分文與道爲二注因以不言道爲謙辭然經意是自任不是自謙之時朱子答陳安卿書言之矣朱子藏書閣記曰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是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不能以自傳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集解】孔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將喪斯文也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馬曰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以害己也

【集注】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發明】後死者謂後己而死者言天死己于匡人是天將喪斯文矣後己而死者何由知斯文乎以是知天意之決不然而匡人之不能害己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集解】孔曰大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何其多能疑孔子多能於小藝也

【集注】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考證】春秋列國有大宰左氏隱公十一年傳羽父求大宰魯也桓公二年傳督爲大宰成公十五年傳向帶爲大宰宋也成公十年傳大宰子商十六年傳大宰伯州犂昭公元年傳遠啓疆爲大宰二十一年傳太宰犯楚也昭公元年傳趙孟曰武請於冢宰襄公十一年傳使頁胥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鄭也定公四年傳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吳也據釋文鄭君以爲吳大宰者哀公七年季康子使子貢辭嚭之召十二年夏公使子貢辭嚭之尋盟秋子服景伯請

子貢脫衛矣又史記子貢嘗宦遊矣又說苑善說篇有子貢見大宰嚭嚭問孔子之語故先儒多從鄭君注以大宰屬吳也然列子仲尼篇有商大宰問孔子之文韓非說林又有孔子見商大宰事故孔注云或吳或宋閩百詩據檀弓陳大宰嚭使于師謂此經當是陳大宰式三稱檀弓此文傳寫錯譌見洪氏隨筆大宰嚭固吳之官也大宰之問注疏家謂聖人宜務大忽小大宰疑其多能于小藝此說與下節知我之文爲合皇疏引欒肇說云大宰見多能而疑爲聖集注同欒是以才藝精至謂之聖也洪範言五事聖與肅乂哲謀並列言庶徵則聖與蒙對多方作聖與作狂對秦誓人之彥聖周禮大德知仁聖義忠和以敎萬民皆並列諸文中詩曰母氏聖善又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又曰或聖或否春秋傳偁八愷曰齊聖廣淵又稱臧武仲爲聖鄉飲酒義曰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此類皆是也聖之名自夫子贊易以暨論語之文別加推闡後儒始知聖義獨大孟子亦尊言聖然以伯夷爲隘而曰聖之清以柳下惠爲不恭而曰聖之和此以偏造其極者爲聖後世有草聖書聖棊聖木聖凡曲藝中亦有聖名此以一藝造極稱之爲聖也詳見王氏學林洪氏容齋三筆王氏尙書後案段氏文集與說文注然則注家謂大宰以多能爲聖於義亦通特未得夫子之聖耳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集解】孔曰言天固縱之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

【集注】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之詞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後案】孔訓將爲大以固天縱之將聖爲句集注訓將爲殆先儒謂當讀固天縱之爲句將聖又多能也爲句自古聖人得天最厚生長使獨其精純神化固不易及卽一事一物創造以貽後世皆非凡人意計所及者天爲之也夫子之多能與衆異固天縱使然矣大宰之問以多能爲聖歟抑謂聖之不必多能歟端木氏答之以聖又多能皆由天縱不待啟廸大宰而多能與聖之分與合僚然分明此爲聖門言詞之選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集解】包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也

【集注】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發明】據包注多能鄙事四字連讀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集解】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

【集注】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後案】陳氏古訓曰王肅家語敘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鄭云談者因指鄭氏未論語記弟子不應稱名漢白水碑亭長琴牢判爲二人書膽說不足信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說文空空本作悾悾

【集解】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也

【集注】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于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敎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卽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

言哉

【後案】空空如自言心之虛也承人之問不以己見先爲主荀子云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也叩反詰之也兩端所問之兩端也逸周書云疑意以兩是也李安溪曰凡人心有兩端故疑而問叩者推究以發其所疑之兩端也焦里堂曰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有兩端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調先還問其所疑而後即其所疑之兩端而窮盡其意使知所向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集解】孔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集注】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餘論】據漢書董子引此經而申之曰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後漢梁冀傳袁著奏記亦引經云自傷卑賤不能致也徐楚金說文繫傳鳳字下以虞星鳳非佳瑞歐陽五代史以王建據蜀龍鳳麟騶虞畢出于其國故其世家論亦以鳳凰之至或出於庸君謬政之時不足爲瑞二說不信符瑞矯枉過正式三謂鳳爲神鳥見于經傳者甚顯史書記亂世之有鳳皆亂世之生聖賢而此經所言自指國興之祥瑞不相害也河圖孔以爲八卦者易繫辭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後儒以圖書並言符瑞本此也漢書五行志載劉歆之言曰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劉歆以圖爲八卦與孔同李鼎祚集解引鄭君注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曰六篇則不止九篇曰九篇自不止八卦意八卦九疇圖書之本文九篇六篇圖書之說義耶書傳所載古帝王如黃帝堯舜禹湯皆受河圖據墨子非攻篇周文王時河出綠圖沈約宋書符瑞志周公攝政背龍銜元甲之圖則周家世受河圖不止虙犧畫卦之圖後儒圖書之論紛紛謬說多而爲之者如歐陽永叔以圖書之經并繫辭傳不信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七經攷文

曰一本齊作齋按齋緣正字齊省字宋石經趨作趍俗字

【集解】包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也瞽盲也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也

【集注】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焉邢本作

然前當作歬說文剗齊斷也俗以前代歬遂造剪字

【集解】喟歎聲彌堅言不可窮盡也在前在後言恍惚不可爲形象也

【集注】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餘論】仰之彌高者凡人登崇岡峻嶺必賴有指導所由者爲之先使之亦步亦趨相引于無盡否則或循蹊而行或半途而返徒切仰止之慕也鑽之彌堅者凡物必得其理解之處而後入之易深莊子言庖丁解牛批郤導窾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否則皆磔而歲更刀嘗刲而月更刀入道之未易得是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瞻之句在前忽焉在後句凡事必有一中前則過而後則不及苟非學力之至或參以從之必而適成其游移之見也仰之而無以得道之要鑽之而無以入道之深瞻之而無以定道之方顏子此言學聖之難如此明善誘之所以善也李安溪顏子言此如周公之不合仰思夫子之發憤忘食亦是一義或以此爲悶語聖人之資則本文仰鑽瞻非學者仰之鑽之瞻之而何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循循說文鄭學趙岐注作三國志步隲傳俱引作恂恂

宋字

也

【集解】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以此道勸進人有次序也
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
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
言己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
【集注】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
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
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
教人惟此二事而已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
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
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
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
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
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閒也○程子曰此顏子
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
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
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
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
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

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
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
也其在請事斯語之
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後案】如有所立卓爾近儒因注云所見益親遂謂借卓爲焯
卓爾者灼見之稱依古注所立卓爾四字連讀絡言卓然獨
立也如者轉語詞而也苦也卓爾高貌鄭君注以爲絕望之
詞言我既竭力于博約矣若卑道之卓然獨立者欲從末
由也皇邢二疏略同于文爲順且書中凡言卓擧卓深皆是
殊絕之稱揚子法言學行篇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釋楊氏
本義亦以卓爾爲殊絕之稱注引程子曰直是峻絕此本古
注也欲從末由注引楊說云未達一閒本于楊子法言問神
篇其以未達在大而化之者褒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
程子曰顏子未至于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是楊說所本
式三謂欲從末由卽在博文約禮之中耳文可博而約之爲
雖夫子之刪訂贊修游夏不能喻其意德行科之大賢未必
如文學科之有得長是以歎夫子之文不可及也禮可約而
化之爲難顏子從事于視聽言動甚勉之非化之也觀鄉黨

記聖德不越[illegible]
至命者在此所謂窮神知化者[illegible]夫子之行[illegible]及
也
已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集解】包曰疾甚曰病鄭曰孔子嘗爲
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
【集注】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
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集解】孔曰病少差曰閒久矣行
詐言子路有是心非惟今日也
【集注】病閒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
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
欺天莫大之罪引以
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後案】使門人爲臣欲使門人治喪制服依君臣禮也[illegible]
之服心喪三年君臣之服斬衰三年此所以使爲臣[illegible]
其情也禮喪服斬衰章傳[illegible]天子又言君[illegible]諸
侯家相邑宰之於大夫及[illegible]大夫之[illegible]三年經
又曰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經明[illegible]臣之[illegible]
三年同其帶屨異也公士公之士非卿也大夫之衆臣非家
相邑宰也既非貴臣[illegible]之[illegible]然[illegible]臣禮
者[illegible]地而得君[illegible]地者[illegible]大夫之[illegible]
地者[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也夫子爲[illegible]大夫門人嘗爲之臣夫
子自言無臣者非有地得君之稱而使之有臣是無臣而爲
有臣也欺天謂
逆天之命也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
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葬从[illegible]
【集解】馬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
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孔曰君臣禮葬也馬曰就使我

不得以君臣之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委棄于道路乎

【集注】無甯甯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于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賈說文貝部段注曰漢石經論語求善賈而賈諸今作沽者假借字也引申之凡賣者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別其音入禡韵古無是也

【集解】馬曰韞藏也匵匱也謂藏諸匱中沽賣也得善賈寧肯賣之邪包曰沽之哉不衒賣之辭我居而待賈者也

【集注】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後案】馬注韞訓藏鄭君注韞裹也謂包裹之匱也詩小宛孔疏引舒瑗曰包裹曰韞韞與蘊同既韞且匱猶弓之有韜劍之有衣皆在匵之內也求擇也非衒賣之謂也姚秋農揖端木氏要得有賢道于時之謂以夫子之不仕述其于藏故以爲識耳夫子言沽之者待賈自爲問答之辭不衒賣亦非韜藏也

子欲居九夷

【集解】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

【集注】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後案】羅泌國名記引逸論語云子欲居九夷從鳳嬉言鳳遇亂則隱居九夷小徐說文繫傳鳳字下亦有此說說文羊部羌字下云南方蠻閩从虫北方狄从犬東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異種也西南僰人僬僥从人盖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惟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許說東夷之風俗如此漢書地理志曰東夷天性柔順異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桴于海欲居九夷又後漢書東夷傳曰仁而好生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有君子不死之國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諸說皆與許說符劉原父云九夷在徐州莒魯之閒呂伯恭又引史記惠王用張儀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戰國策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朝孔子嘗至陳蔡去九夷不遠此別一說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集解】馬曰君子所居則化

【集注】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集解】鄭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曰雅頌各得其所

【集注】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後案】雅頌得所卽是樂正鄭君注如此而上全氏曰正樂之條曰奏有正其得者如宮縣不應用于諸侯當縣不應請于大夫舞八佾歌雍若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翕純皦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衛宋齊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聲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右憲左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欲節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國語伶州鳩說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爲據是也而取大者在雅頌之得所全氏以正詩乃正樂中之一事也全氏又博引經傳以證雅頌之失所近時文人采摭者衆不可不辨全氏所據者一則以大戴禮投壺雅詩二十六篇言鵲巢四詩兩混于雅言白駒則變雅混于正雅言伐檀則變風混于

正雅言齊商七篇商者五帝之遺聲齊者三代之遺聲何以亦指爲雅是爲雅之失次也不知經傳中以雅鄭對言之則正聲爲雅投壺所指是也且投壺篇本文曰凡雅二十六篇句其八篇可歌迺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句廢不可歌七篇句商齊可歌也三篇句間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歎挾句全氏所引脫去史辟以下十六字誤襲困學紀聞詩未審句讀金輔之辨之矣全氏又引葉少蘊說謂吳札觀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爲周德之衰則是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誤合爲小雅鹿鳴伐木等詩凡正雅皆誤合爲大雅此又全氏之大誤也傳云周德之衰杜注衰小也此周德尙小之詩謂衰爲小義亦可通而以詞大爲正詳見後篇接輿章孔疏云服虔以此爲變小雅服氏意以爲小雅篇多工閒歌其詩之一二季札評所聞據傳云猶有先王之遺民此說亦最而謂板蕩等詩誤合小雅眞臆說矣蓋以左傳言之如魯享甯武子之用彤弓晉享叔孫穆子之以肆夏文王又魯以歸樂享賓此皆用雅頌之失所者楚莊述大武之三章曰賚六章曰桓卒章曰武杜注謂是楚樂歌之次第此疑雅頌之失所者其他影響附會之談

徒爲時文家取材者豈可引爲經據哉毛雅頌得所之攷讀者亦宜分析式三謂各得其所定其體之分辨其用之異而已詩之分體者何頌者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魯頌主詠僖公功德亦用于宗廟者也臣工遣于廟噫嘻以祈穀可爲頌不可爲雅者以其爲祭祀而作也雅爲朝廷獻替之詩書王政之所由廢興其有大小雅者正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伐殷繼代苟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此歌述道德之大而近于頌者爲大體正小雅所陳飲食賓客賞勞群臣遣使睦鄰秉鉞專征歌其事功之一端而近于南豳者爲小體詩體旣殊樂音亦異大序所謂政有大小者也其變雅之作用大雅之音者屬之大雅用小雅之音者屬之小雅不復由政之大小象山姜氏曰攷有大小以正雅言之周公之所定也據音以定大小以變雅言之史官之所由分也正大雅稱文武成王之修德疑命而大綱大紀甚不并包故同一求賢而卷阿之彌性主百神而嗣先公自大于小雅之得賢才而燕享矣同一稱願而旣醉之太平進以高朗令終自大于蓼蕭湛露之同樂矣詩無優劣義有偏全也蓋詩之本體如此詩之異用者何約鄭君孔氏說以言之樂之制天子用頌與大雅諸侯用小雅大夫用鄉樂此用樂之正燕禮爲諸侯之禮云遂歌鄉樂以見諸侯之用小雅爲正鄉飲酒爲大夫賓興之禮云乃合樂關雎[illegible]樂不言鄉樂以見大夫之用鄉樂爲正鄉射禮合樂周南召南注云不笙不歌不閒志在射畧于樂不畧合樂者風鄉樂也不可畧其正大射諸侯之禮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不笙不閒不合樂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鄉樂爲大夫之樂小雅爲諸侯之樂于是明矣而大雅頌爲天子之樂可知然而享賓或上取者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享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蓋歌者在上其合樂在堂下故降于升歌一等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于升歌歌鹿鳴合總樂是之燕實或下就者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不用大雅也或曰肆夏繁遏渠宗廟及配天之詩左傳云享元侯用之文王之三國家受命之詩而傳云兩君相見用之三家雍徹夫子所譏而燕居篇記孔子之言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因以知春秋之體非古而體經殘缺踳駁多不可信且據燕禮云若舞則勺是諸侯之于臣得用勺何也曰三夏之說不可攷客出以

雍或取辟公肅雍之義而節歌之燕禮之用勺或專用其舞不用頌詩清廟振羽所謂上取者耳或又曰雅頌之得所辨之詳矣而此章不言風諸經不及變雅所用得毋身詩非樂乎曰攷左傳季札觀樂詩無不入樂者大戴禮投壺言八篇可歌而列雅風之伐檀漢末杜夔能記雅樂伐檀亦與文王鹿鳴騶虞同歌荀子云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謂詩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安見變詩之不入樂而專以南豳雅頌爲四詩乎善夫孔仲遠之言曰[illegible][illegible]亦播于樂或無算爵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也蓋詩之異用者如此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集解】馬曰困亂也

【集注】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後案】何有於我言不難於自勵也義見述而篇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集解】鄭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

【集注】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後案】逝流行也曰逝者言凡逝者也曰如斯夫言凡流行者如斯也九字爲句逝者二字略逗此以水之不息明天地氣化之流行欲學者有至誠無息之功也外注程子以慎獨言者人不慎獨則隱微中有所間斷能慎獨然後無間斷辭敬軒言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又言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即有所間斷處與程子意正合朱子云時時省察正欲學者合顯微大小無一或怠斯動靜皆合宜也意較程子爲晐矣後儒申程子說謂聖人全動靜之德常本乎靜非注中引程子本旨且程子所謂慎獨豈必心中寂然無事後儒言靜必於寂滅則求自息而已於此章尤相悖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鄭箋命猶道也天之道動而不止行而不已孔正義曰易繫辭曰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天道不已之事式三謂詩之箋疏足以援證此章張茂先勵志詩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嗟爾庶士胡寧自舍深得此經本義程子謂漢以來儒者不識此義而後儒遂求之過深失之矣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集解】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

【集注】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衞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集解】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也據其欲進而與之也

【集注】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後案】今論語本簣字从竹有荷蕢之蕢从艸說文蕢艸器古文論語作臾而無从竹之簣字漢書何武諸傳蕢以一蕢障江河注蕢織艸爲器所以盛土是包注簣爲土籠即是蕢字又禮樂志引論語未成一匱王莽傳綱紀咸張成不一匱顏氏兩注俱云匱者織艸爲器所以盛土是蕢又通作匱匱假借字簣爲字吾止吾往吾猶己也集解謬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惰當作憜正字也惰或字見說文

【集解】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

【集注】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後案】何注以情指師者言謂教之諄諄而不嫌其煩瀆者惟此心解之回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集解】馬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

【集注】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後案】學貴乎不止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必也步者先而走者後矣況以顏子之敏而久不

止豈不畏于聖哉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集解】孔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集注】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于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後案】顏氏家訓云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顏氏戒浮士無行亦一義邪疏云此亦以痛惜顏子而發近翟晴江灝為引證云此說自漢迄齊梁相沿已然以喻短折之可惜也式三謂以顏子為不實未免不倫然以此為痛惜之辭未為不通也葉正則曰苗而秀秀而實則民命常永矣天也雖然其不秀者固嘉種非根莠也其不實者固良稼非稊稗也敗之以水旱而不使至于穀亦天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集解】後生謂年少

【集注】孔子以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于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于極乎是可畏也

【後案】此欲後生之惕于來者也來者後日也今即可畏之年口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微其不豫知也無聞不能聞道也言後生之可畏誠以來日之富矣而日復一日來日不長焉後生即不如今日之可畏當其為後生時局言豫知之然四十五十而于道卒未有聞斯無復來日之可俟復誰畏之後生可不豫惕哉皇疏今指我今日之所從邪疏指我之今日皆未是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集解】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必能自改之乃為貴也馬曰巽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繹行之乃為貴也

【集注】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後案】語告也巽孫也武氏經讀考異以吾末如之何也為句已矣為句已止也末如之何則止不復言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集解】慎其所主所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為益者也

【集注】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集解】孔曰三軍雖眾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

【集注】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後案】匹夫獨夫也皇邢二疏以夫婦相匹言說文匹字下段注曰束帛之制二端為兩每一兩為一匹凡言匹敵匹耦皆於二端成兩取義凡言匹夫匹婦於一兩為匹取義段說是也奪即今之脫字也正字作敓帥佩巾也正字作衛皆見說文注亦字義之當攷者後漢書李陳龐陳橋傳論引此經注引鄭君注曰匹夫之守志重于三軍之死將者也陳仲魚曰必如鄭說方見三軍與帥別若餘人說竟似三軍即帥矣段說亦憭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集解】孔曰縕枲著也

【集注】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後案】玉藻纊爲繭縕爲袍據鄭君注繭與袍衣有著之異名是袍爲衣之有著者與孔注同也鄭君禮注以縕爲舊絮此章鄭君注云縕絮也與孔訓枲著異皇疏碎麻爲縕故絮亦曰縕皇意以二說各有所本耳說文衣部曰以絮曰繭以縕曰袍系部曰纊絮也縕紼也紼亂枲也許意以絲絮不分新舊統謂之纊亂麻則謂之縕漢書蒯通傳束縕以請火注以縕爲亂麻是也許與孔注合以孔許爲長何義門謂枲麻爲袍著之以絮不知縕袍是以枲著而名非以枲布爲名何說不可從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集解】馬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也

【集注】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

【後案】何用不臧者貧富不相覬覦可以處人可以持己也韓詩外傳卷一兩引此詩其一云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與此引經之義相符其一云德義暢于中而無外求也則又深言之也近儒因下言何足以臧遂謂詩言可以至臧非已至于臧與詩旨戾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集解】馬曰尚復有美于是者何足以爲善

【集注】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于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後案】終身誦之佩服古訓進忮求之偶起於心也是道也句法與是禮也句言守固道也道則臧矣曰何足以臧微其不可以此自足也經中言何足者何可何竟二義竟亦終也之義此嚴鐵橋說是也孔巽軒以不忮不求下爲別一章子路誦此二語猶南容三復白圭之意而夫子進之也此又一義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邢本作彫以皇爲正

【集解】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之少凋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集注】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發明】李安溪曰此章比喻者廣然當亂世而能守先待後者取用似不自不凋而云後凋者松柏未嘗不凋但其凋也後蘀葉未謝而新枝已繼蒔萌無不爾或取者是也道之將廢自聖賢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但能守道而不與時俗同流則其緒有傳而其風有繼也李說別備一義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集解】包曰不惑亂也不憂不憂患也

【集注】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後案】注云理足以勝私者憂生於私仁者足以勝之也仁者克己與人於一己化爲奪之心爲一世消忌嫉之術道路皆

蕩平自無崎嶇偏側之憂也董子繁露曰仁者憯怛愛人謹翕不爭好惡敦倫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妬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詖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董說是也然不憂不懼非謂當憂懼者亦淡然置之也聖人無惑聖人未嘗絶憂懼或於此有心迹之判說本文中子非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稱衡字銓權之借平者用木爲者用金故銓爲正字權爲借字權之本義爲木名

集解 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也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成立也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也

集注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餘論 戴東原曰同一所學之事試問何爲而學其志有去道甚遠者矣求祿利聲名者是也故未可與適道道責於身不使差謬而觀其守道能不見奪者寡矣故未可與立雖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變由精義未深所以增益其心知之明使之全乎聖智者未之盡也故曰未可與權戴氏剖析極明其以盡乎心知之明爲聖智者本孟子始終條理之說也後人或據筆解以經文傳寫錯倒大謬

發明 又曰公羊桓公十一年傳權者何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程子駁之朱子則云湯武之誅桀紂周公之誅管蔡豈不是反經雖反經自合道式三謂經傳言權有二義孟子言權然後知輕重言執中無權此權兼常變言也言嫂溺援手以權對經言也此以權對立亦以權衡事變而言凡事勢至于不能兩全審其至重者而爲之是謂之權立者事有一是一非而能固守其一是也權則審度于兩是不並存之時而取其至重者也孟子言執一無權之舉一廢百謂舉輕而舍其重者能權則舉百而廢一其廢者迫于不得已而舉者重矣筆解謂經權之權非權量之權不知經權之權正爲權量輕重之義也陸敬輿曰權取義權衡權在于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于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集注 逸詩也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于大順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

集注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附注 舊說以此連上爲一章未爲不通也潛夫論實貢篇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忠良之吏誠易得也顧聖王欲之不爾據王節信之意此詩傷賢人之難見也唐棣之華先開後合偏與凡華相反比賢者之先散處與衆不同與上當別爲一章也朱子分此別爲一章謂上兩句無意義則作詩必無此體例且作論語者何故引此無意義之句乎近時申莊者謂華容翩翩搖動以無情之物而有情以比人之有思兩句非全無意義但既從朱子之解謂夫子借詩語而反之則引下二句詩已足矣而上二句究成贅語

餘論 又曰爾雅唐棣移郭注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郝氏正義曰移亦謂之移楊以其似白楊也陳藏器曰夫移木生江南山谷無風葉動華反而後合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郝氏引陳說以證郭注與此何注正符皇疏樹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華先開而後合譬如正道則行之有次而權之爲用先反而後至于大順故云偏其反而言偏者

明其道偏與常反也皇疏中何注補言偏字之義亦分明爾雅又有常棣棣郭注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邢氏正義引陸璣疏謂如其李而小者邢氏以郭指唐棣爲其李常棣謂如其李而小是二物相類而不同據郭注則二物絕異故予常棣用陸疏予唐棣則廣陸爲非今常从爾雅郭注爲正朱子以唐棣爲郁李與陸疏同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集解 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也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惟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

集注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後案 夫字屬上句讀見釋文武氏經讀攷異取之

受業壻王慈恩校字

論語後案

鄉黨十

定海黃式三學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集解 王曰恂恂溫恭之貌

集注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詞氣如此

後案 朱子蓋以詩書訓詁攷之恂恂宜爲信實式三案後漢書張湛傳引經注引鄭君注恂恂恭順貌也王扶傳引經注恂恂恭順之貌是與王注同也史記世家引此經索隱云有本作逡逡錄釋祝睦後碑鄉黨逡逡朝廷便便是恂古本有作逡者逡有謙退義與似不能言相貫逡爲正字恂同聲假借字漢書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史記作悛悛恂悛皆逡之假借字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釋文便便辯也衆辯便之雙聲借字爾耳之雙聲借字今辯便爾耳同音

集解 鄭曰便便辯也雖辯而謹敬

集注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集解 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

集注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說而諍也

【後案】後漢書袁安傳贊漢碑唐扶頌引侃侃作衎衎孔注侃侃和樂貌明此假侃爲衎也史記魯世家贊洙泗之閒斷斷如也索隱讀如論語誾誾孔注誾誾中正貌明此假誾爲斷也後漢書張酺傳酺誾誾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注誾誾忠正也待下易嚴待尊易貶古注以此爲學所難朱子引說文用本字義也朱子引王制者王制漢博士作此據周制言周官設其參傅其伍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鄭君云卿三人者賈疏據左傳昭公四年杜預言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則諸侯之卿三人也鄭君謂大夫五人者依賈疏及王制孔疏言之司徒下二大夫一爲司徒大夫名小司徒一爲大宰大夫亦名小宰司空下二大夫一爲司空大夫名小司空一爲司寇大夫亦名小司寇司馬事省惟置一大夫名小司馬王制與周制同也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注上大夫曰卿此文與孟子合亦爲周制左氏桓公三年傳試言上卿下卿又言上大夫於三卿五大夫中各分上下以五等言之則卿卽上大夫五大夫皆下大夫雖中大夫也夫子仕魯時三卿則季孫桓子斯叔孫武叔州仇孟孫懿子何忌夫子仕爲司寇乃司空之屬下大夫也史記謂孔子爲大司寇大字衍當以王制疏崔靈恩之說爲正諸言傳不止三卿夫子夾谷爲相是爲攝者不可從也史記世家謂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藏氏玉林以史記爲古論也此先言下大夫後者以爲來朝之次先下大夫後上大夫而後君視朝也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先言諸此謂夙先於朝夜後於夕大夫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然則諸侯之臣下大夫當先於上大夫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集解】馬曰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集注】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甯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後案】上記大夫與言君尚未視朝此言君視朝也陳氏禮書曰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所以優尊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君日出視朝之時也尊者體盤卑者體蹙蹙者常先體盤者常後陳說是也與與皇疏云猶徐徐雖踧踖又不得急遽是申注中適之義說文惥趣步惥惥也許意趣走而仍安舒也漢書長倩傳惥惥蘇林曰惥惥行步安舒此與與卽彼惥惥古字从省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集解】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孔曰必變色也包曰足躩盤辟貌

【集注】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後案】勃說文引作孛盛氣孛然之謂孛發異於常故注云變色也說文又引作艴與異文也躩如皇疏引江熙曰云不暇閑步躩速貌也旣被召不敢自容故速行而足盤辟也莊子山木篇褰裳躩步釋文躩疾行也正與江合禮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遫躩如其遫之稍乎一曰注言盤辟是盤旋逡遁之義投壺禮所謂盤旋曰辟者言盤旋如有所退避也退避則屏於一邊辟之言避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集解】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故衣前後襜如也

【集注】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後案】朝用交擯聘用旅擯詳見武伯問仁章此言揖所與立是用交擯之禮或疑指夾谷會齊侯事劉氏端臨謂此記爲擯之事擯者擯聘客也不必言來朝之諸侯聘禮畢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若諸侯來朝主君親送安得有上擯復命之事江氏慎修云春秋時小聘曰問亦用交擯之禮也魯侯國擯者四人在門東西鄉立夫子揖右擯則右手揖左擯則左手推手爲揖傳命當用上揖推手稍下之一俛一仰故衣動動須整然有容儀皇疏引江熙說以襜如爲動貌又云既半週身左右迴手當使身上所著之衣必襜襜如有容儀是

動而整然有容儀者曰襜如也楚辭衣襜襜而含風兮王注襜襜搖動貌則襜爲動容與江說合後儒說襜如之義以爲身不動衣亦不動失之爾雅衣蔽前謂之襜說者據之以解此經尤爲牽合

趨進翼如也 翼說文作趨

【集解】孔曰言端好

【集注】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後案】趨進之地當依江愼修說夫子代爲上擯在廟中阼階西相禮之時也儀禮聘禮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鄭君於擯者退中庭注曰退者以公宜親受命不用擯相也於擯者進注曰公左還北鄉當拜擯者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江氏據此謂趨進之節在廟中正行禮時是皆擯傳辭後事也江氏曰賓既入廟君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所釋之辭如聘禮記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經文曰擯者進即此趨進之進其時賓已致命君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舒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雖其容故特記容趨進之見左傳者成公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襄公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是從中庭趨進阼階之事凡發足向前爲進然鄭趨進指入門入門時君與賓雁行擯介皆隨後雁行趨則在君前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爲進門者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集解】孔曰復命白賓已去也

【集注】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後案】復命反命也顧回視也聘禮賓介私覿後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鄭君注曰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論語說孔子之行曰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賈疏此送賓是上擯孔子爲下大夫得爲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式三謂儀禮本文言賓不顧無擯者復命之文其文

不具鄭君依此章補之又以不言君命送賓不言復命故補命送之文鄭君意以復命爲反命孔注訓復爲白以鄭君爲是賈疏以此爲攝上擯亦是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集解】孔曰斂身也

【集注】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後案】諸侯之公門曰庫雉路詩箋云諸侯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故明堂位孔疏謂魯之門庫雉路除諸侯臯應路其實諸侯有庫雉路無臯應二門五禮通攷辨之詳矣朱子云公門高大者以意言之也攷工記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此度廟門以扃度朝門以車各以其物宜爲之數然其制言大不言高臯庫雉門不言其制明堂位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之庫雉其制依天子之臯應詳亦不可攷要之必高大也以禮致之臣入雉門行朝禮上說君在正是入雉門之事自過位升堂則入路門之事此首記入公門指庫門而言魯庫門依天子臯門而爲之者臯之爲言高也詩曰臯門有伉高大可知夫子敬之而如不容者重公門也庫門爲君治外朝之處重公門即重外朝也萬氏曰治朝外朝就門而立江愼修曰諸侯之外朝在庫門外合觀二說知庫門爲君治外朝之處重公門即重外朝也

【後案】又曰聘禮鞠躬本亦作鞠窮史記魯世家作匑匑徐廣云見三蒼謹敬貌音穹窮式三謂篇中凡言如者皆形狀之辭躩如勃如單字形狀之也踧踖如匑匑如重字形狀之也此經或言躬躬如也則與躩如勃如一例言鞠躬如則知字爲不辭當作鞠窮或作匑匑爲是校勘記據羣經音辨以鄭君及陸氏德明所據本作窮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履依說文从舟古經从彳作屨亦通轉寫譌作履

【集解】孔曰閾門限

【集注】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

【後案】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鄭氏曰立中門則當尊

行履閾
刑不窓

後案 孔氏玉藻䟽謂門止一闑禮所云中棖與闑之閒爲中門近江艮庭據禮圖門左扉立於其中之文以證孔說賈氏儀禮疏謂門有東西兩闑兩闑之閒爲中門焦里堂謂賈說是也禮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又曰賓入不中門賓入不中門漸無大夫鑄中門之理則知棖與闑之閒非中門也焦氏又曰玉藻鄭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雁行于後示不相沿也又注聘禮云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賈氏以兩闑閒爲中門主君與卿擯夾闑賓君與卿介夾闑主與賓並自卿以下屬行于後者中門卽棖闑之閒必大夫隨君後何以云不相沿不踰尊者之迹孔氏玉藻䟽引皇氏崔氏之說以爲中門卽棖與闑之閒按曲禮立不中門注云中門棖闑之中央言棖闑之中央未始非兩棖兩闑之中央與玉藻棖與闑之間文相似而實有異也經有時謂之門中猶不必其正中若不曰門中而曰中門則正中矣猶中堂必中於堂中庭必中於庭中㢠必中於㢠中道必中於道棖與闑之間可偁中門將中堂西楹之閒可偁中堂中庭以東亦可以偁中庭焦氏此論極爲明析自朱子從孔䟽後儒因之又分爲二有謂中門爲東扉之中者君臣出入皆由東扉也有謂兼東扉之中西扉之中者謂入由東出由西也要其說多不可解五禮通攷亦沿其誤不踐閾謝氏言不窓皇䟽不踐門限其義有二一則忽上升限似自高矜二則人行跨限己若履之則汚限汚限則汚跨者之衣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集解 包曰過君之空位

集注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閒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後案 此言治朝之位也曰過者其正朝之禮上文所記君在是朝畢而位虛也五禮通攷曰過位升堂皆旣朝以後事入雉門送行朝禮君三揖禮畢退適路寢聽政諸大夫不得從入有宰夫小臣掌諸臣復逆諸大夫有所啓奏乃得因之以入於是有過位升堂也甬上萬氏曰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足知君門崇廣可卽此朝見臣民又玉藻云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蓋足証君門可以涖衆不必更有朝堂又曰天子五門諸侯三門門皆直入無堂室相間治朝外朝就門而立左傳邾子在門臺臨廷卽視朝時也江愼修曰治朝無堂觀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聘禮使者夕幣於朝之時管人布幕於寢門外君朝服出門左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庭無堂也戴東原曰朝有門而不屋故雨霑衣失容則輟朝觀此諸說知下文升堂爲路寢之堂而此過位爲治朝可知矣或疑過位何以記言曰古者常朝在治朝三揖而退其事甚簡鮮敢則在路寢之堂臣過位而入路寢意欲有所建白而愼重之心益於是見也曲禮下卿位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正義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又引鄭君此經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近屬中廷君說者云卿朝于治朝是治朝有位卿君言入門右北面則是卿大夫之位言君揖則在治朝過位之位正指治朝臣位言介疋門屏之閒謂之宁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是君所立者

名宁不名位說文亦以中庭左右爲位是位之名有實地可指者此別備一義

後案 又曰邢䟽以此位在門屏之閒朱子注因之攷曲禮孔䟽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而近應門內外屏之制以此䟽爲是諸侯內屏所障止內朝天子外屏所障及治朝天子屏旣近應門而治朝在路門外其宁立之處正在門屏之閒介疋門屏之閒謂之宁而禮當宁而立是也諸侯屏在路門內不得言門屏之閒爲宁五禮通攷亦仍邢䟽之誤屛失之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齊本亦作齋正字齊俗字

集解 孔曰皆重愼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

集注 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後案】檀弓朝不坐燕不與孔疏云朝與燕皆在寢若路門以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燕朝在於路寢則大夫坐於上如孔子攝齊升堂是孔氏以升堂爲路寢堂也而上萬氏曰入門而過位過位而升堂治朝之位無堂而攝齊升堂乃路寢之堂也江愼修曰路寢門內之朝君之視之也有四一爲宗人圖嘉事公族朝於內朝是也一爲與羣臣燕飲燕禮所言是也一爲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鄉黨所記是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亦是也一是羣臣以元端夕見亦是有事議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燕亦在寢非朝禮又或臣燕見於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亦非朝禮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皆燕見時也大僕職王視燕朝鄭君以宗人圖嘉事解之舉一邊耳式三案諸說以升堂爲升路寢之堂是也以升堂爲正朝則非也正朝在路寢之庭燕禮曰公降立于阼階東南南鄉者是也此言升堂非正朝也江氏所引侍坐侍食對問政者是也

【後錄】又曰劉氏寶楠曰曲禮兩手摳衣去齊尺謂即席也於升堂未有言摳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至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摳衣也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爲難史記酈生陸賈傳沛公攝洗起攝衣正義曰斂著也其他傳記言攝衣攝衽者不一未有以爲摳衣者戰國策曰攝衽抱几既抱几能摳衣乎弟子職曰攝衣共盥既用手奉盥器不容又有兩手摳衣管晏列傳晏子懼然攝衣冠若攝爲摳何乃并及冠乎劉氏駁孔氏之注存之足備一解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

【集解】孔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

【集注】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

【後案】儀禮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疏曰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五尺階五等士三尺故階三等也此路寢之堂禮合七等言降一等者見不待沒階也逞皇疏訓申與注舒解義相合逞快也解也見方言玉篇及左傳杜注

沒階趨進翼如也

【集解】孔曰沒盡也下盡階也

【集注】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

【後案】堂上不趨至沒階則徐趨凡發足向前爲進趨進者出路門也皇疏以爲去君遠也趨進之進陸氏釋文所據本無進字以有進字爲誤臧玉林曰史記孔子世家作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引論語儀禮士相見禮疏引論語並有進字然則自兩漢至唐初皆作沒階趨進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非誤乃陸本無之今刻論語竟刪去非是

復其位踧踖如也

【集解】孔曰來時所過位也

【集注】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後案】皇疏位謂初入時所過君之空位也今出至此位而更踧踖爲敬也疏申孔注是也後儒或以過位在外朝即以復位爲外朝之位固非何義門以治朝堂下諸曹治事處爲此所復之位則踧踖之義何解且過位復位上下相應何得別生異解乎鄭君以上節過位謂入路門內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見曲禮正義說者據此謂上言過下言復皆中庭左右臣立之位此又一義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集解】包曰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愼之至

【集注】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

【後案】執圭指正行聘言聘禮曰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言介不襲者禮不在於己也賓襲者重其圭禮所謂執玉龜襲也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亦重圭而襲也圭有命圭公桓侯信伯躬圭是也君親自朝則用之此瑑圭使臣頫聘所用見儀禮聘禮記周官典瑞疏

上如揖下如授

【集解】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

【集注】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

【後案】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注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平衡謂與心平此朱子注所本也注既曰平衡又曰高卑文集所謂步趨之間微有高下也下如授者凡授物必稍低於心也上如揖者推手於前爲揖古揖與今揖不同也禮經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引手者斂手至於胷推手者拱其手於前周禮士揖時揖天揖謂推手稍下之爲土揖推手小舉之爲天揖推手平之曰時揖也

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蹜當作縮說文云縮蹴也無蹜字

【集解】鄭曰戰色敬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

【集注】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後案】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孔疏行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舉足促數玉藻又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鄭君注圈轉也豚之言循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式三謂此皆蹜縮如循之義循即遯也凡曰循環曰逡循皆與遯同豚循亦古同音字

享禮有容色

【集解】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享用圭璧有庭實也

【集注】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後案】聘禮於執圭行聘後曰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據是則享無圭用璧及庭實鄭君遠晉圭璧渾言未分析也曲禮凡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無藉者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圭璋特達不用束帛也有藉者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皆加於束帛也襲者禮主敬尙質裼者禮貴和尙文故夫子有容色爲禮也

【後案】又曰近儒以禮爲醴賓者聘禮小聘曰問不享主人不筵几不禮記又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不禮是其所據也然記云執圭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覿愉愉焉記分執圭享覿三節見禮之大任此三者與此經正符以三者言之則執圭正與享爲尤重儀禮言使者之始受命也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而授宰宰執圭屈繅授使者使者受圭垂繅以受命既述命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如初是聘享之初受如此其重矣禮言未入竟之習儀也壹肆爲壇不執圭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此聘享之肆習甚重而私覿則不習矣禮言入竟之展幣也布幕賈人拭圭遂執展之上介視之退圭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亦如之此入竟三展幣之甚重矣凡此皆未行聘享之先而見聘享之重如此其後有還玉之禮焉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升自西階南面受圭

還璋如初有報享之禮爲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二禮或言報或言還還則不受重禮而以來物還之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享則各隨其土宜之所有此所謂不以貨傷德不以幣沒禮者受而報之可也此聘享之終也

私覿愉愉如也

【集解】鄭曰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也

【集注】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耳

【後案】聘禮於既行享後賓告公事畢奉束錦以請覿而擯者請受賓乃先行禮賓事既禮賓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入門右者私事自闑東不敢如聘享之入門左擯者辭請以客禮受賓乃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

面振幣授當東楹由是賓私覿後介又私覿禮畢而送賓矣聘禮記曰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是私覿後有私獻一節說者謂私覿之束錦乘馬公家所給而私獻則賓之所自備者聘禮又有賓私面於卿之禮鄭君注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蓋公事之得伸私敬先王制禮曲中人情如此邢特牲言人臣無外交謂大夫從君而行私覿爲非禮耳紋鄭君注曰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愉愉如注云顏色和也廣雅釋詁愉喜也𢬿謂愉愉和也義正同此以愉爲貌之借字也說文愉薄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

【集解】孔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似衣齊服也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衣也

【集注】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發明】段氏於說文紺帛深青而揚赤色也注云揚當作陽陽言表也釋名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按此謂今之天青古謂之紅青許言陽則言含其意一也以纁入深青而赤見於表是爲紺賈氏攷工紀纁入赤汁則爲朱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爲紺賈說非也入深青則爲紺入黑汁則爲緅矣段氏又於說文纔帛雀頭色也注曰纔淺也攷工記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染以黑乃成緇矣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者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依鄭則爵緅纔三字一也三字雙聲段氏之言紺緅如此式三案介疋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竀三染謂之纁攷工記鍾氏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君禮注四入爲朱六入爲元俱不言紺之色以介疋是先染絳色之法再入深青則爲紺鍾氏言緅而是加染黑色之法故入黑則爲緅也其分別紺緅之色甚明孔子國注以紺爲齊服盛色則誤以紺爲元以緅爲練服則誤以緅爲纁錢竹汀疑孔本作纁亦無所證說者非之近儒如孔注之誤而以紺緅爲間色亦非參攷經傳段說爲是然則其不以飾何也曰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其不以紺緅者非純績純青純素之禮也然則孔注以飾爲領袖緣朱子以爲領緣其異何也曰鄭君於深衣篇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注以純爲純袂口緣讀爲緆謂純深衣之下純純邊謂深衣之邊側陸氏釋文云鄭注既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純裳邊側曰緆下曰緆據此則所飾非一物注家所言各有詳略耳

【附考】又曾言書衣裳冠帶履舄皆有緣深衣之純以績以青以素爵弁纁裳之袘緇中衣黼領之緣丹朱黃子緇布衣之緣錦婦人之褖衣纁袡明衣之緣緆以緣純以緇履之純或青或緇或黑帶之緣或朱綠或先華府之純或紛或繢或續緈之紕以素韋純以素兵服之黃白狗𦈡見東氏讀書

紅紫不以爲褻服（褻从埶諧聲 褻謂虛衣者異）

【集解】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紅紫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

【集注】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發明】金畏於火故以白入於赤南方閒色之紅也火畏於水故以赤入於黑北方閒色之紫也後儒據朱子注近於婦服之文以紅爲紫之類者失紅之本解矣楚辭招魂注紅赤白也釋名紅絳也白色之似絳者也介疋一染謂之縓郭注今之紅也廣雅縓謂之紅說文紅帛赤白色也絲純赤也絳大赤也段注紅今人所謂粉紅桃紅是也大赤者俗所謂大紅純赤者俗所謂朱紅朱紅淡如日中之色大紅濃如日出之色則紅淺於絳赤矣紫則渾似朱之色故夫子惡其亂朱也玉藻孔疏五方閒色綠紅碧紫騂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閒木克土故綠色青黃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閒火克金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閒金克木故碧色白青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閒水克火故紫色黑赤也黃是中央正騂黃是中央閒土克水故騂黃之色黃黑也此疏解五方之閒色極分明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袗本作袗又作袗見釋文案袗借字也 說文袗元服也唐石經作袗袗襌同字）

見寶顏今从皇本作絺綌从谷不从谷表亦作表俗作表出下邢本衍之字朱子本同邢

【集解】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

【集注】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後案】皇疏暑熱也絺細練葛也綌大練葛也表謂加上衣也古人冬則衣裘夏則衣葛若在家則裘葛之上亦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裘上出亦加衣緣暑熱不加故特明之也皇疏是也邢本作必表而出之之字衍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注曰振讀爲袗袗禪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據鄭君禮注正用論語以出爲出行其所據經文出下必無之字或表下有之字也說文表上衣也與此亦合朱子注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引詩蒙彼縐絺以徵之攷詩本文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傳箋俱以展之裏衣爲縐絺非縐絺加於展衣之上

緇衣羔裘

【集解】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

【集注】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

【後案】此言衣裘色稱之得宜也緇衣羔裘者夫子元冕服爵弁服元冠服之用裘如此而次之用褐衣者亦如此也知元冕服之用緇者大冕之下者爲元冕元冕無章其服元端無章王以祭羣小祀以齋居以卒食而居諸侯以祭於己以齋居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以朝君以祭於公以齋居夫子爲魯大夫用元冕服色宜緇周官大冕之制冕延皆覆以緇布板其上服皆緇衣纁裳故其裘羔也知爵弁服之用緇者爵弁卽韋弁以韎色之布覆板其服用緇絲衣纁裳士冠禮爵弁服純衣純材之爲檀弓云爵弁材衣材字同緇其裘亦羔裘其用之也王及諸侯卿大夫兵事用之聘禮君使卿歸饔餼用之凡此皆弁而用緇矣知元冠之用緇者雜記大夫弁而祭於己鄭君謂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公之孤爲然餘則與士同元冠號家謂少牢是上大夫儐祭用元冠朝服然則大夫之私祭用元冠而緇衣羔裘也至士不得用冕而三加之爵弁爲士弁而祭公之服又特牲禮云冠端元是士得用元端服而加之於元冠但士之裘不宜用羔玉藻曰君子

狐青裘元綃衣以裼之此士之服獻羔裘豹褎是大夫不敢用純羔以避君士用狐青裘宜也

素衣麑裘

儀禮聘禮注引此文麑作麛

【集注】麑鹿子色白

【後案】此明夫子皮弁服之用裘如此而次之用褐衣者亦如此也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其衣素其裘用麑皮弁服之用天子以眡朔以聽郊報以食諸侯以聽朔以迎王之郊勞以卜夫人世婦使入於蠶室以迎聘賓與大夫以朝朔月以聘於鄰國以待聘賓還玉而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郊特牲蜡之日皮弁素服以送終此上下同服之其君臣之有異者天子用皮弁服則狐白裘雜言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是也諸侯亦然故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箋曰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夫子爲大夫而用麑裘裘既異於狐白則純麑不必異褎飾玉藻云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此白青異色亦士之裘絞者近青之色褐衣象其裏也

黃衣狐裘

黃从田炗炗古光字會意字也

【集注】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後案】黃衣狐裘亦兼禮服及褐衣言也據鄭君禮注既大蜡而臘先祖五祀之服是禮服之一也自方性夫解郊特牲謂皮弁素服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助祭者之服後儒辨蜡臘各一祭不相連涉者從其說陳氏禮書曰既蜡而臘先祖五祀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在蜡後記所言既蜡而收民息已周蜡於十有二月秦臘於孟冬皆建亥之月晉侯於十有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在蜡月可知矣陳說申明蜡臘之制與鄭君說合然則蜡息老物故素服以送終臘息田夫故服田夫之服二者瞭然難之者曰周官王祭羣小祀則元冕鄭君謂羣小祀如山林墳衍四方百物之屬鄭君注大宗伯以四方百物爲蜡則是王於蜡服元冕而祭服與黃服非皆執事之服歟曰此陳氏禮書之說亦非也羣小祀多矣大約用元冕者爲多而蜡臘之服經有明據何得云服元冕乎至詩都人士曰狐裘黃黃箋疏以此裘不

裼衣取溫裕也檜風狐裘以朝狐裘在堂箋謂祭服以朝是好素衣服之證也羔羊正義云兵事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狸裘象衣色故也近淩氏禮經釋例遵此說以此衣裘爲韋弁服之用其說未是

〔發明〕又曰裘外之衣曰裼衣裼衣外加禮服禮服掩蓋裼衣謂之襲露裼衣謂之裼玉藻疏引皇說聘禮賈疏及此邢疏皆同皇氏於此疏謂衣裘之裘必隨上衣之色是緇衣羔衣黃衣謂禮服也邢氏以裼衣言之二說自可通也凡經中多裼襲連言之襲重於裼禮之取盛者其所服之裘必覆禮服之色裼衣可知也經中又有專言裼者謂之次不用禮服有裼無襲亦裼衣隨裘之色也此經統言禮之盛之次也若詩孔疏與裼衣外有襲衣有禮服說不可從或據皇氏此疏謂裘外并無裼衣核以鄭君禮注尤失之

褻裘長短右袂 褻裘說文引作絬衣褻作絬引經以明假借也裘作衣說亦通

〔集解〕孔曰私家裘長主溫也短右袂便作事也

〔集注〕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集解〕孔曰今之被也

〔集注〕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後案〕鄭君此注云小臥被也說文被字下引此文衾字下云大被則大被爲衾小被爲寢衣義正相合也之者謂此條因長短而類記之也式三案寢衣謂寢時之衣長一身有半衣及膝也人之股半於身寢衣所覆及膝冬藉以溫當暑以被形言必有者承上言冬夏之服也王伯申曰寢衣褻衣之衣也謂之寢衣者寢室所著之衣猶言燕衣褻衣耳身體中也謂項以下股以上易艮其身在艮趾艮腓之上艮輔之下則舉中而言矣象傳曰止諸躬躬亦舉中而言渙六三渙其躬荀注曰體中曰躬經言長一身有半當依王氏說禮表裘不入公門如王說褻裘必有表衣未必然也

狐貉之厚以居 貉說文作貈

〔集解〕鄭曰在家以接賓客也

〔集注〕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集解〕孔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

〔集注〕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集解〕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

〔集注〕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後案〕集解引王肅說以裳對衣言皇疏及左氏昭公元年傳正義引鄭君注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餘服也殺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朱子注正本鄭君說江愼修曰帷裳對深衣及長衣中衣之裳言之深衣等裳無辟積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衣身與袂俱以二尺二寸之正幅各去邊二寸縫之安得有殺江氏說是也鄭君於禮玉藻深衣三袪縫齊倍要注曰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江氏申之曰布幅二尺二寸深衣之裳用布大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襟後裾處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一幅得九寸八幅則七尺二寸爲要中之數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一尺八寸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則四幅下廣七尺二寸合正幅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名爲衽下文所謂衽當旁是也所謂非帷裳必殺之者如此據江氏此論以必殺者在裳兩旁之衽若疊孔疏謂六幅皆交解於是裳之前後推中縫正直其餘皆成偏斜之縫殊失聖賢法服之制江氏可謂能正其謬矣鄭君於衽當旁注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江氏申之曰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玩所字明其惟裳旁之名衽者交

殺其餘幅不交殺也云凡衽者此廣解凡裳之衽也衽有二朝祭服喪服皆用帷裳并三幅後四幅裳際不連有衽掩之用布交解寬頭在上合縫之狹頭在下如燕尾之形即喪服篇衽二尺有五寸是也是衽之殺而下者也深衣之衽當裳旁亦交解而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是衽之殺而上者也云是以小要取名者謂衽上合縫之木上下廣而中狹似衽之上殺下殺亦名衽也云衽屬衣則垂而放之者謂朝祭喪服之衽云屬於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即此深衣之衽也其縫之以合并後鄭注左殺旁然若右旁則不能縫合別有鉤邊鄭亦略言之耳據江氏此說則朝祭喪服之衽殺而下其衽屬於衣而非殺其裳深衣之衽殺而上即是殺其裳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集解】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

【集注】喪主素吉主元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集解】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

【集注】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襍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後案】吉月注以為月朔者周官太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鄉大夫頒灋於鄉吏黨正屬民讀灋皆言正月之吉黨正一歲四讀灋言孟月吉日族師一歲十二讀灋言月吉詩云二月初吉皆謂朔日祭義亟薦言朔月此言吉月與月朔月吉文有顛倒義得通也筆解云吉月所行月日[illegible]而謂之吉月吉日非正朔而已也朝服注以為皮弁服者以視朔之服通名朝服也皇疏凡言朝服皆是元冠緇布衣素積素裳皮弁服天子用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皇疏申注以皮弁服亦有朝服之名如此曾子問諸侯適天子節正義引熊氏說用孔氏此注江慎修曰侯宮未有以皮弁服為朝服者吉朔之後復視朔孔子致仕後吉月往朝服而朝不從視朔者異於在位之臣也劉端臨曰既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不因朔而不以一廢一正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朔者一月之禮也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也周以夜半為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日朝服對皮弁服言之也楊威庭先生曰朝服以縞自季康子始則當時雖常朝之日亦僭天子皮弁視朝之禮推夫子必用緇衣之朝服以明禮也

齊必有明衣布　釋文齊或作齋按齋正字齊借字

【集解】孔曰以布為沐浴衣

【集注】齋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後案】明衣之制於經無見說者多據禮言之未必是蔡氏宸錫曰古人衣服以布為觀身畢彩於祭服謂之明衣但行禮皆當服明衣不特祭為然故皇氏謂朝服必先以明衣親身於燕居謂之澤褻褻與子同澤鄭箋澤褻衣近污垢朱傳澤褻衣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據蔡氏說推之則齋時親身之衣尊稱曰明亦明水明火取諸潔之義也以禮書之齋服元端則內服明衣外服元端也齋之制其佩綪結其韠爵色其冠諸侯元冠丹組纓士元冠綦組纓其車君羔幦虎犆大夫士鹿幦豹犆今

傳言明衣者敬所褻也

齊必變食

【集解】孔曰改常饌

【集注】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

【後案】周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王齊日三舉賈疏云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賈意以周制王日食供一太牢遇朔加日食一等當兩太牢齋則加牲至三太牢鄭注半膳曰王日四飯後朝一舉日中及夕皆餕其餘齋日三舉者日也盡也飾也變者改常饌更而新之潔清其氣惡殺與賈說相足或謂齋之日宜沖淡以養其精誠不宜殺牲盛饌語錄改用本文作王齊則不舉謬甚矣莊子曰不飲酒不茹葷此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朱注引之而致家禮云不食肉不得茹葷飲酒不得致亂葷者臭菜之屬李氏本草曰五葷即五辛謂其辛臭昏神伐性也鍊形家以小蒜大蒜韭芸薹胡荽為五葷道家以韭薤蒜芸薹胡荽為五葷佛家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葱茖葱為五葷然則以齋為不茹葷者亦變食之

一說其以不茹葷爲不食肉者則謬耳國語先耕藉三日王即齋宮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則據注者以齋爲不飲酒亦非也

齊必遷坐

【集解】孔曰易常處

【集注】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後案】鄭氏禮書曰祭統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檀弓非致齊也不晝夜居於內國語耕藉之禮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蓋君齊於路寢夫人齊於正寢而大夫士亦各齊於適寢散齊夜處適寢亦散外事所謂散齊於外是也致齊晝夜處適寢不聽外事所謂致齊於內是也鄭氏曰散齊不御不樂不弔則散齊猶聽外事其它與致齊同矣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集注】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後案】詩箋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此言粱米乃禾之米也禾米之法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米二十七鑿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說文所謂粟重一秳爲十六斗大半斗舂爲米一斛曰糲是也稻米之法稻率六十糲米三十與禾米不同故稻粟二十斗爲米十斗舂爲九斗曰粲舂爲八斗曰鑿舂爲六斗大半斗曰粲段氏說文注曰禾米至於侍御稻米至于粲皆精之至矣

【後案】又曰少儀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又曰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則膾之肉用牛羊麕雞兔魚細切之也牛羊麕兔有不宜細切者內則所謂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是也其細切而爲膾者內則言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其中有醢牛膾芥醬魚膾又言君燕食一十大物其中有魚膾芥醬是也少儀鄭君注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又鄭君於內則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注云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說文牒薄切肉也膾細切肉也然則不細者非膾矣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 史記世家餒作餧舊說文作餧今本亦多作餒朱氏笥河曰以委飼之委當餧餒餧之餧當萎於是有俗餒字段氏說文本作餒

【集解】孔曰饐餲臭味變也魚敗曰餒

【集注】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

【後案】說文饐飯傷濕也段注引葛洪曰饐餿臭也釋文及邢疏引字林曰飯傷熱濕也諸說似歧異式三謂飯因熱濕而傷腐臭謂之饐飯因久鬱而味不甘者謂之餲餲猶鬱蒸之餲說文餲飯餲也飯餲猶餲之爲喝鬱也釋文餲烏邁反一音遏諸說正互相備惟介正云食饐謂之餲此必有奪字誤字

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集解】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也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

【集注】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後案】特牲饋食禮注云飪熟也說文飪大孰也飪宜訓熟失飪者或未熟或過熟也據儀禮文王世子末有原注云爲其失飪臭味惡也正義云食若再進必熟爛過節故爲失飪孔注云失生熟之節亦兼過熟未熟二義焉淮南子天文訓曰至於曾泉是謂蚤食至於桑野是謂晏食至於悲谷是謂餔時孟子趙注朝食曰饔夕食曰飧說文餉晝食也餔申時食也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餔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此鄭君舉朝夕日中之義也左氏昭公五年傳日日之數十食日爲二旦日爲三當三在旦故日三日不食此言食時在辰之二而平旦在寅之三非食時也此不時不食之義也皇疏引江熙說不時謂生非其時若冬梅李實也此又一義集注又一義或曰時如春宜羔豚膳膏薌

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又如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

割不正不食

【集注】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

【後案】集注二說異皇疏爲集注所本少牢禮羊心舌載於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賈疏引此經證之正與皇說合邢疏則以豚解體解言也秦氏蕙田曰豚解者解牲爲七體一脊兩脅兩肱兩股也體解者骨亦與之肱肱者前脛骨謂之肩股者後脛骨謂之髀至於蹄則以其賤賤而棄之故併肩胳各爲一脊爲七體此豚解之制也體解者則豚解之七體而析之爲二十一析脊骨爲三前正脊中脡脊後橫脊也脅骨三前代脅中長脅後短脅合左右爲六也肱骨三上爲肩中爲臂下爲臑合左右爲六也股骨三上爲髀中爲肫下爲胳合左右兩股爲六也至正脊之前爲之上當頸處謂之脰亦謂之脰肫之下後足之末近蹄者謂之觳體一而殺兩者不在正體之數越秦氏說豚解則四蹄爲不正以其賤體殺蹄而棄之凡七體皆正也體解則析爲二十四一體兩觳亦不在正體之數凡二十一體皆正也少牢饋食禮之升於俎兩髀以近竅之故賤之而不升凡十九體爲正也又禮有腸胃不食之屬皆不正也淮南子說林訓割[illegible]兆不升俎注旁光膀也俎豆之實[illegible]胎膀肋

不得其醬不食

【集解】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

【集注】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後案】江慎修曰醬者醢醓之總名醢之物亦七醢醓當是豕肉作之家所常用者也又醓醢之物有醢兒醢太牢之物有蠃醢魚醢閩言之未必皆備內則有卵醬芥醬魚醢之屬有芥醬卵醢人七菹之類濡豚醢而成者也醬物以醢醢爲主或於烹時以醬和之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是也或於食時以醬配之服脩蚔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是也不得其醬當是醢之醬若烹時已入之醬或有非其醬亦難辨式三謂醬藪醢醢見周官醢人共醢六十甕醯人共醯六十甕醢人共醢六十甕是也舊說以數言之而主醢醓以肉爲之而主醯二物迥然不同則不得其醬者醢醓之用者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唐石經惟作唯〕

【集注】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特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後案】說文旣字下曰小食也論語曰不使勝食旣段注曰此引經說假借也式三謂今氣字古作气今餼字古作氣氣旣同音假字段說是也氣以假借字爲本義失之孰說乎三日飲食遂乎蔬味遂乎氣夫是之謂能自孫故聖人飲有適量則不樂故不爲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外傳之言與此經義相符

沽酒市脯不食〔沽買之借字參見美玉章〕

【集解】孔曰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後案】詩無酒酤我毛傳一宿酒曰酤是沽酒非酒之美者也沽如祖沽之沽市如市道交有市於道之市街賣者多販惡詐飾之物沽市因爲不美之稱鄭君於禮檀弓以爲沽也注云沽猶略也於周官酒正注司兵注言功沽麤惡義傳言粗沽史記貨殖傳太平之世酒沽在官曰有酒酤我孔子言酺衰亂酒酤在民而酤酒不食此王莽欺世之論其實市中兼有美惡之物夫子不食其惡者耳

不撤薑食〔撤字作撤非見八佾篇釋文作徹〕

【集解】孔曰撤去也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

【後案】薑通蕪說文从蒸

【集注】孔意以上齊字直貫下不多食之文邢疏以齊必變食至必齊如也爲一節是齊祭飲食居處之事也

不多食

【集解】孔曰不過飽

【集注】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考異】閩百詩以不多食特指薑言不撤而亦不多食上無量
不及亂一例語也姚姬傳曰古者有薦食之制天子左達五
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未知孔子
之已有閣與其坫也與凡食畢鼎食則徹於造膳醢醬菜則
不徹薦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也孔子所薦者薑而已雖常
薦而以辛辣散氣故不多食以衛生也儕者或謂不多食與
上不撤則義非矣聖人不
撤食倚待祀而後明乎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集解】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頒賜不留神
惠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

【集注】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
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
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
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集注】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
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
則氣窒而不通語
言恐傷之也亦通

【餘論】食時有須咨述者俟下咽後徐咨之則聲宜而語者不
可口銜食物而與語至寢則不妨咨語而人方靜臥或以自
言驚之
不可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釋文魯讀瓜為必今從古

【集解】孔曰齊嚴敬貌
三物雖薄祭之必敬

【集注】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
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
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
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
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
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考異】孔云三物是以瓜字絕句玉藻瓜祭上環是瓜宜祭也
梁鏡山先生謂句讀自顧玉藻之語尤其證也疏食近解訓
為粗糲之飯據飯疏章孔注以為菜食是糲食之和菜者據
月令鄭君注以草木之實為疏食據程氏通藝錄云凡經書
疏食者稷食也論語疏食菜羹即玉藻之稷食菜羹左傳梁
則無矣粗則有之粗對粱言稷之類也昏禮婦饋舅姑
有黍無稷特牲其文甚婦道成以孝養不進疏食也程說如
此以為今之蘆穄是食中之疏大者也菜羹者無肉之羹
江慎修曰介疋肉謂之羹羹焉煮肉之通名肉熟為羹定甚
也但有肉汁而不和鹽菜盛之毛豆之登者為太羹三牲肉
汁和以鹽菜盛之鉶器者為鉶羹列之鼎為陪鼎皆禮食之
羹其常食之羹雞犬兎及脯皆和水屑作之又有菜羹但有
鹽菜內則所謂芼羹堇荁葵薇之類皆可作之其
尤儉者王褒所謂羹藜司馬遷所謂藜藿之羹也

席不正不坐

【集解】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
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別解】謝說以位之不正言是兼徒坐與坐言也不坐者俟正
之也徒坐謂坐之異注家未分明曲禮群居五人則長者必
異席孔疏此羣居之法若賓主禮席無同坐之法故鄉飲酒
賓介異席又云眾賓之席皆不屬焉不相連屬也鄉射眾賓
之席繼而西謂異席而相繼也燕禮及大射禮公三重大夫
再重是皆異席也然則說以四人可同一席者徒坐之位也
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其闊三尺三寸
三分寸之一故遠近間三席為席闊函丈記云非飲食之客
則布席席間函丈亦徒坐之法也記又曰凡侍坐於大司成
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言凡侍者亦徒坐也記又曰奉席如
橋衡請席何鄉席有定鄉而請之者為徒坐則順尊者所安
而記又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
所鄉隨於尊者而廟中有一定之法亦徒坐所宜正也萬氏
禮記偶箋據鄉飲酒介席在西階上而鄉東主人席在阼階

上而鄉西記云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鄭注升由下降由上是東鄉西鄉以南爲上室中以奥爲尊祭時太祖位奥東鄉昭穆之位自西而東則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據儀氏說則記言布席之法還於禮坐時解依孔疏所從坐非也鄉坐之席其詳於鄉飲酒禮禮曰坐賓於西北又曰賓席南鄉者席在牖閒而南鄉也曰坐介於西南又曰介必東鄉者席在西階上而東鄉也曰主人坐於東南又曰主人坐於東方者席在阼階上而西鄉也曰坐僎於東北者僎席在房戸之閒而南面也萬氏謂此儀不讀鄭君儀禮注而誤以四面之坐爲側坐明洪武二十二年更定鄉飲酒禮遂從之是不正其失於此矣徒坐禮坐之文甚詳今祇舉其略如此席之同異席之遠近席之所鄉席之端末席之坐處皆所宜正邪疏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席之正在禮數之多寡柰少蘊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席隨事而正皆備參攷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集解】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

【集注】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後案】諸說鄉飲酒之禮有四一則三年賓與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攷之於經大夫飲國中賢者與賓與爲一禮而賓與習射不以齒序此以杖者爲尊蓋亦迥異惟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以聽政役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黨正飲酒正齒位之禮黨正言國索鬼神而祭祀是蜡祭之後有此禮記言夫子與於蜡賓以此飲酒爲之蜡臘息猶近之或又據族師春秋祭酺爲醵錢會飲之說式三謂鄉人歲時伏臘及冠昏諸事凡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者皆是飲酒之事不必僅執一禮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釋文儺魯讀爲獻今从古）

【集解】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

【集注】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後案】注云恐驚先祖者郊特牲曰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鄭君注云禓或爲獻或爲儺朝服立於阼神依人也儺又作獻者據釋文云儺魯讀爲獻是作獻者魯論也古書儺難之字同在祖部詩三百篇可證獻之古轉音如娑與歌部之儺音同獻儺同音當字陽則同義不同音之字也儺之時見于月令者有三季春命國儺仲秋天子乃儺季冬命有司大儺此經之儺據十二月大儺而言義見周官疏又月令季冬正義曰盧氏以季春國儺下及於民此季冬大儺爲不及於民也然盧氏解禮違鄭解義也今鄭注論語鄉人儺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鄭既分明云十二月鄉人儺而盧氏解季冬儺云不及鄉人不知何意如此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集解】孔曰拜送使者敬也

【集注】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集解】包曰饋孔子藥也孔曰未知其故故不嘗禮也

【集注】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後案】夫子既能拜受而嘗藥非謹於疾疾之時正如今日一種丸散補劑通用子云未達者凡藥加減必應病而發有豈不能以一藥通治諸人之疾皇疏謂未曉此藥治何疾故不敢嘗之是也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廄今作廐經史字誤此字見李涪刊誤）

【集解】鄭曰重人賤畜也退朝者自魯之朝來歸也

【補】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文未暇問耳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補】雜記下曰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注疏謂鄉人來慰問孔子者拜謝之也爲孔子之家廄皇邢二疏同據鹽鐵論刺德篇云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則漢儒說有指公廄者家語作公廄有由來也不問馬近解謂問人時不及馬陸氏釋文以不字絕句申之者謂乎字略讀不字句乎問人之傷與抑不與而後問馬義固通今所用否字古用不字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釋文〕

腥說文字林並作胜按腥肉之有星點者作胜爲正畜當依說文作嘼今正畜獸釋嘼異名在家可養者嘼嘼養也熟亦作孰今監本毛本作熟

【集解】孔曰正席先嘗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頒賜也薦薦其先祖也

【發明】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補】先嘗謂對使者而嘗之也正席如禮所謂齊豆去席尺者是也禮運腥其俎熟其殽注家謂腥其俎者豚解而腥之宗廟朝踐時用之熟其殽者體解而熟之宗廟饋食時用之於禮大夫無豚解無朝踐薦腥之禮故腥必熟之禮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集解】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

【補】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注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餘論】此章紛紛異論以經攷之公食大夫禮[illegible]賈疏云彼君前祭食與君臣俱有食者與君王賓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方可嘗羞者謂俟君之食然後食此客禮與公食不同然君命之祭正待以客禮之次將或膳宰不存先飯爲君嘗羞不敢以客禮自居若膳宰存不先飯則既以客待不先飯爲正也經文本直截此章所記不言命祭是不以客禮待之無論膳宰之在與不在而以先飯爲合禮也自玉藻孔疏分君有嘗羞以下爲不以客禮待之說論語者遂不可通舊說謂不以客待之禮不必先飯而夫子於常禮外有加謹是過於禮也江慎修疑之客禮待之而先飯則經何以不言君命之祭也秦氏通考云君不以客禮待之攷君祭而己不祭君則無嘗羞者故先飯辯嘗羞無嘗羞者句於論語中未免添設未是也今以公食禮爲正客禮以玉藻所言爲客禮之次以論語所記爲不以客禮然經始無膠葛并好翻案也

萬體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拖釋文本作拕說文作袘案說文拕曳也袘拕之俗拖拕之變拕俗〕

【集解】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大帶也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

【集注】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發明】君子之寢恆東首而亦有不拘者如禮在何趾是也君視疾疾者東首君入室中在奧與屋漏之間東首則向君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召乃照反　義作召非〕

【集解】鄭曰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之

【集注】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發明】荀子大略篇曰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入太廟每事問

【集解】鄭曰爲君助祭也太廟周公廟也

【發明】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集解】孔曰重朋友之恩也無所歸無親昵也

【集注】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集解】孔曰不拜者有通財之義也

【集注】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集解】包曰不偃卧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也孔曰不容爲室家之敬難久也

【集注】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後案】注以尸爲死人是尸爲屍之借字注云偃卧謂仰卧也禮曰寢毋伏注伏覆也皇疏云眠當小欹不得直脚申布也居坐也寢坐一類寢易懈云不尸明聖人不迅肆也坐不容明聖人不過拘也客今本作容釋文作居不客云本或作容唐石經亦作客段懋堂曰居不客嫌其主之類於賓也寢不尸惡其生之同於死也臧玉林云尸如弟爲尸之尸禮云坐如尸尸既寢不當執是禮械意尸與客類故云然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集解】孔曰狎者素親狎周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

【集注】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後案】狎謂習見也常人猝見則儆乃習見而儆之也冕者猶言搢紳士也汪容甫曰曰冕非常服當其行禮夫人而以貌也惟鄉有元冕云冕者謂上大夫也然不云上大夫而云冕者此辭之曲者也經言冕又言褻褻依朱子注訓燕見汪說正相發

論語後案

先進十一

定海黃式三學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集解】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

【集注】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樸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後案】邢疏先進謂先輩仕進之人後進謂後輩仕進之人此申注說作仕先後輩鄭君注以先進後進指學者而言見釋文皇氏義疏本注亦作士先後輩與鄭君說合孔注云後進與禮樂禮與二字誤倒因其誤而鑿說者非也皇疏孔子言以今人觀古古質而今文文則能隨時之中此爲當世之君子也質則樸素而違俗是爲當世之野人也皇以野人君子據當世之習尚言申注得時之中爲隨時合俗陸氏釋文中丁仲反意亦同也程注本此大同小異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集解】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集注】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後案】皇疏中何指先進爲五帝以上後進爲三王以還衆三王爲五帝老氏家之言也北宋諸儒書多泥其膠王朱子以損過就中言始得之陸稼書曰昔固未嘗僿也以今日習於華者較之覺昔之朴矣昔固未嘗拙也以今日習於巧者較之覺昔之拙矣由是羣然一辭指先進爲野人後進爲君子其始不過一二浮薄之輩開此風氣漸而靡靡者亦復爲之矣其始不過一二少年之士創此議論漸而老成之徒亦其和之矣若此者或恐一人獨異不免戾俗之累而勉強從之

乍見而驟習久而相忘遂且靡然從之當此之時而無人爲維持挽回日甚一日風俗之弊可勝道哉故夫子甘受野人之譏不敢自附於君子之列雖知積重之勢非一人所能勝而存一綫於禮崩樂壞之時俾天下猶知有文武周公之舊儀者卓然自立爲轉移風俗之人不爲風俗轉移之人卽令假巧浮薄之徒笑爲腐儒何損於我哉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集解】鄭曰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集註】孔子嘗厄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餘論】筆解云門謂聖人之門是也古者王宮有門闈之學教王世子及國子見周官師氏諸侯在公宮南之左亦仿天子門闈之學食貨志云春秋出民里胥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塾者門側之堂學記所謂古之教者家有塾里有門塾之學也惟其古之學制如此故以弟子爲門人以同門爲朋以親受業者爲及門夫子以弟之患難相從而追溯之則曰不及門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集註】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餘論】據陸氏釋文及邢疏鄭君注以此合弟章也皇疏分爲兩章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録在論中也又引王弼曰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分名其餘則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而唐開元詔乃據此立十哲之名以配孔之十賢之外曾子有子大賢也公西子華漆雕子開澹臺子羽顓孫子張南宮子容公冶子長原子思宓子賤高子羔商子木曾晳樊遲皆賢之顯者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集解】孔曰助猶益也言回聞言卽解無發起增益於己也

【集註】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眞以助我望之哉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餘論】孔注疏詳是也經中類此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集解】陳曰言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也

【集註】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餘論】集注朱子注考證閔子積孝人不間其父母昆弟稱孝之言子騫稱字夫子述人言而稱之也東原注者謂閔子之孝化其父母昆弟人無非之者也不獨無也間非也讀者仕鄭從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顏注引此經以證漢書元荒升傳升奏記王邑三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論衡知實篇引此經而申之曰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何故使人聞非父弟其義皆同焦里堂云閔子母遺母事見藝文聚孝部太平御覽四百一十三諸書則後母之爲二子之獨約猶父之不能早察皆可閔閔子能感化之使可間化爲無間也

【餘論】又曰昆說文作罤爾雅作罤今作昆毛傳昆明也鄭而言之也式三案昆同也言同父者之謂喪服記凡曰昆弟皆指同父者也凡曰兄弟小功以下之親也其大功小功總服親有從昆弟者曰從父昆弟曰從祖昆弟曰族昆弟別之也爾雅母妻之黨爲兄弟與喪服記引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正同別族之號者與異姓皆三兄弟者正也爲姓稱親從母之男子爲從母昆弟喪服緦三月章曰從母昆弟之古人於從母加親而服重于舅之子故以昆弟稱之異文也

仍別言之也猶兄弟姊妹異偁而女兄女弟有通偁之類也戴東原有昆弟兄弟之辨其說未暢而讀者翫歎之因爲之申證其義如此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集解】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

【補疏】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考異】依孔注三復者讀詩時三反覆之禮衛將軍文子篇云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家語[illegible]書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王柏論語通義曰恭育季康子兩問無對字則此對字疑誤矣

【補註】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考證】皇疏引孫綽曰不應生而生爲幸不應死而死曰不幸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椁說文作槨

【集解】孔曰路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

【補註】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集解】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

【補註】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己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考證】伯魚顏淵之卒其先後以此經爲斷伯魚年五十而卒時孔子年六十九矣見史記及闕里志顏子之卒年三十一或三十二見壽難也公羊傳於獲麟後繼書顏子子路之卒則顏子之卒必與獲麟及子路卒之時不遠伯魚先顏子卒於千時正符許叔重云伯魚未卒經設言卒蓋泥于史記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之文耳然鄭君已駁許說詳見曲禮不敢與世子同名正義王肅好與鄭君爲難於家語用史記及許氏說不足信也蓋史記少孔子三十歲三當作四或十下有脫字耳聖門通攷及至聖編年世紀俱據顏子少孔子三十八歲故愷庵取此說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集解】包曰噫痛傷之聲何曰天喪予者若喪己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補註】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

【集解】馬曰慟哀過也

【補註】慟哀過也

【考異】鄭云變動容貌見釋文

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

【集解】孔曰不自知己之悲哀過也

【補註】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皇本句末有慟字

【集注】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後案】夫猶彼也相契有淺深故所哭有慟有不慟情之自然也皇疏引郭象曰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郭氏援老莊以釋經耳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集解】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
【集注】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集注】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集解】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故云爾
【集注】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後案】夫子告孟孫曰死葬之以禮是事父之道宜一於禮於子之死有棺無椁是稱家有無爲葬子之禮當門人之葬顏子助以沐椁亦何不可而此云厚葬必有不止於是者違禮從厚非愛人以德之意觀曾子之易簀與此章之文知聖賢之於禮無一時敢失也此可以思聖賢之道矣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敢問死上朱子集注本無曰字今从皇邢本原 能事鬼漢鹽鐵論論鄒篇引經作焉能事鬼神

【集解】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荅也
【集注】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後案】易傳曰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知死知鬼神非夫子五十知天命不能及此夫子不荅者是不語怪神之意也下章類記子路之死一以見知死之難一以見夫子之偶知此也夫子之知鬼神於祭如在昔節及此原葬諸說參之畧可見矣

閔子騫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集解】鄭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
【集注】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後案】今本無曰字从皇疏本以上下文參玩之是也皇疏云閔閔中正也侃侃和樂也式三案閔閔誾誾之借字閔子在德行科如不屈於季氏是斷斷守正之貌鹽鐵論諸生誾誾爭鹽鐵彼文亦以誾誾爲持正貌侃侃者衎衎之借字隸釋漢碑唐扶頌衎衎誾誾尼父授魯曷以復加韓詩正用此文冉有子貢才智有餘得動而樂之象故曰衎衎三國志蜀郤正傳曰侃侃庶政冀與乎之治也亦言庶事康熙之意也韓子文集傳出碑云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亦以侃侃爲和樂之義也朱子文集等書以行行子爲木子爲剛直有餘說皆未瑩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集解】孔曰不得以壽終也
【集注】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後案】夫子既云不得其死上文何以云樂注以樂即曰字之誤以漢書叙傳幽通賦注文選幽通賦注及崔子玉座右銘

注攷之樂當爲曰注引洪說漢書下審一注字此篇類記諸弟子之事上章言事人事鬼與厚葬節爲一類言知生知死與此章爲一類以子路之賢而猶未免臨知死所以難也雖然其死也夫子哭之曰噫天祝予矣豈非賢者之難遇也邪程子曰子路之死爲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蒯聵不用君父之命而求入立强盟孔悝孔悝不合從之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集解】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可也何乃復更改作

【集注】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後案】漢書元帝紀初元元年詔曰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舊貫之居舊所習之居也貫習也仍舊貫依舊所習也亦一義注言改作勞民傷財張敬夫云改作藏貨之府有崇利聚斂之意别一義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集解】王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更改作也

【集注】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後案】趙鹿泉云夫人不言是反逗語此例見於經者如中庸有弗學孟子故君子有不戰檀弓伯氏不出而圖吾君皆是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集解】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

【集注】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後案】奚爲猶何以也詳見王氏經傳釋詞注所引家語見辨樂篇此王肅襲說苑脩文之詞也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集解】馬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解之

【集注】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諭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時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集解】孔曰言俱不得中

【集注】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後案】中庸言道之不行由智愚賢不肖戴東原解之曰智者自負其不惑也往往行之多謬愚者之心或闇宜乎動輒愆失賢者自信其出於正不出於邪往往執而鮮通不肖者陷溺其心雖視夫事之宜而長惡遂非與不知等又曰巧與鑿以爲智者蕭麓行而不謬矣是以道不行善人不踐迹則見於仁厚忠信爲既知矣是以道不明式三案此經言過即下經所謂堂堂雖能亦仁中庸所謂賢智之過也卜氏子夏篤不肖之過則而失於不及者有所知而未免蔽所戰護其守而未能擴其量也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集解】愈猶勝也

【集注】愈猶勝也道以中庸爲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後案】以過爲愈者論其才曰賢智不及者歉之以道也注云愚不肖非可以屬子夏也以愚不肖言則賢智自勝以二賢之過不及言則所得所失均耳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附依說文當作坿

【集解】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之詩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也

【集注】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後案】經言季氏富於周公者見魯先公以冢宰之重大啓宇之封而又身享昇平之祭福其富不敢至是也為之聚斂而附益者哀公十二年用田賦不能以公執季也經文亦也之稱記者無此斂下子曰宜移在季氏之上禮大學篇鄭君注引此章文非吾徒也上無子曰二字漢書諸侯王表注後漢書楊秉傳注引此文皆以為孔子之言可證也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集解】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

【集注】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柴也愚

【集解】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

【集注】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

【後案】集注引家語見家語弟子行致思二篇襲禮檀弓說苑至公篇諸書採合之

參也魯

【集解】孔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

【集注】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後案】韓子送王塤序曰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注本之

師也辟

【集解】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

【集注】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後案】辟讀若左傳闕西辟之辟偏也以其志過高而流於一偏也馬注以辟為邪辟文過固非畫五帝德篇有容貌人炔頗取之之言荀子非十二子曰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此朱子訓辟為便辟之所本式三謂愚魯辟喭皆出質言非貶詞也諸經言便辟者便習其盤旋退避之容一而以訓辟戴禮所言或謂宜堂堂寬大之貌或謂言人之貌取人禮記亦後人所附益若荀子誤亦流之弊尤不可援以證此經也

由也喭

【集解】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

【集注】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後案】喭剛猛失容也皇疏王弼云喭剛猛也與鄭君義同邢本畔喭作畔諺俗故字形疏云舊注作畔喭字書畔喭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強常畔喭失於禮容也註皆本舊說不誤朱子以粗俗同諺諺粗俗字子喭失云野哉由也是朱子注所據似從以一事言之耳段氏尚書撰異曰仲氏子可謂之粗不可謂之俗蓋有見於聖門氣象不必專衰不私如仲氏子而或以為俗者古音訓引論語皆老成典型之言說文諺傳言也絕無俚俗之意而從口之字義復絕殊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庶說文字從庶从

其古光字億漢書貨殖傳作意說文知實富引經亦作意故下云意貴賤之期又云吾東郭牙曰小人皆言又云京郭牙

善意以得物情子貢善意以得貨利今論衡
本意億道出後人改之也辨詳子絕四章
【集解】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賜不受教命
惟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
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于知道
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惟回懷道深遠不虛
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
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集注】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
求富故屢空其近道又能安貧也命謂天命貨
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
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
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
天道則不爲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
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
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
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
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發明】顏子苟有心求富何至任其屢空朱子注言其不求富
是也不求富乃受命也貨殖者殖財之商賈也馬班范
陳西史皆以貨殖爲商賈韓詩外傳曰子貢衛之賈人學于
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則其初年嘗爲此也古之人如舜則耕
稼而陶而漁而賣貨頓邱買賤傳虛也膠鬲則魚鹽也經之
所規不在貨殖而在不受命不受命而貨殖焉耳一句言其
以智力獲之而意在致富也億則屢中者能適時用而取世
貲也論衡實知篇引此而申之曰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
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任之言漢師相傳舊說
也或曰以億中取富異于污下之術矣而猶嫌不受命子曰
苟心能受命而不求富雖商賈可也苟心不受命雖屢空而
未知道也許平仲教學者以治生蔡介夫言三代以降井牧
之政不修天下之生紛紛上之人任其自貧自富今之士上
旣未能得祿下又不得爲農工之事老者欲安少者欲懷安
得不爲一家計久遠許蔡所言不可不知然理財之事當順
其命之自然不可邀命以取富矣故君子三畏首畏天命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集解】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
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
【集注】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
人雖不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
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
不陷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發明】善人志能行善者也不踐迹據孔子因注舊迹有不宜
因循者善人不踐也程子所說不循前人之弊以守之也猶
張子注是迹當
踐而不踐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集解】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
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集注】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
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發明】篤厚也與許也言論之篤厚人以是爲可許也君子者
言厚而心亦厚也莊狀之假借字飾也言論之可飾猶采色
之可飾是以稱之色莊色
莊者心不厚而言厚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

【集解】包曰賑
窮救乏之事
【發明】包注事當作賑白虎通三綱
六紀篇引經同包說舊傳如此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集解】孔曰當白
父兄不得自專
【發明】諸父亦父長者亦兄通言之也陸稼書謂凡事必告父
兄非但不敢自專亦不敢自是陸說是也人不可自恃其才
能心知其是必進而於先生長者之前虛聆老成練達之論
所聞中之似是而非所行中之先後倫次皆得其詳而後行
之
也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集解】如其辭而決之所聞指合義者也冉有之材能辨所聞之失矣

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

【集解】孔曰惑其問同而答異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依說文从二秉作兼隸省作兼俗作兼

【集解】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集注】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

【集解】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

【集注】後謂相失在後

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集解】包曰言夫子在己無所敢死

【集注】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卽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後案】國語晉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此胡說所本也肇辨云死當爲先字之誤也上文云顏淵後下文云回何敢先其義自明無死理也此別一說式三案畏威也厄也義見漢儒說成厄而死也禮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白虎通曰有不弔三何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通典載王肅聖證論引鄭君說參檀弓今本鄭君注畏而死謂人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而死之者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依白虎通及鄭君說經曰以女爲死慮其因厄遇不能全而死也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子在國必不以厄遇死回亦不敢以厄遇死言全身以遠害也呂氏勸學篇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下復引此經所以鑒事師事父之無異也春秋傳叔孫婼之自殺忠矣劉原父曰畏也使婼步闔曾顏之風則不以死易生矣是事君者之不可以畏死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攷異漢石經文子爲思釋文曰思古文臣

【集解】孔曰李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

【集注】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集解】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

【集注】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集解】孔曰言備臣數而已

【集注】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後案】以道事君必守二義之道不行一切苟且之法也必行己志不從君欲皆以道者之事也不可道不行也止謂本立也具臣謂備用之臣可供器使者可臣有數等以道爲進退大臣也有不忍遽止之心捐身家以救國難忠臣也負其才具

意在建立功名者具臣也志在防嚴庸臣也此蓋言二子有才雖不可奪之節忠臣也抑二子以激季然則曰具臣蓋二子固兼具臣忠臣之品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

【集解】孔曰問爲臣皆當從君所欲邪

【餘論】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後案】既非可以止則不能不爲人之私故季子然云爾孔注當字作爲字解

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集解】孔曰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

【集注】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史記弟子列傳費下有郈字論衡藝增篇作郈宰

【集解】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集解】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爲賊害也

【集注】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後案】皇疏云學未習熟使其爲政則必乖僻乖僻則爲罪累所及式三謂役於吏事不復得學是賊其學也爲政乖僻得罪於社稷人民是賊其從也或因此獲罪正非无妄之災是賊其身也賊夫人之子一語可作官箴●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集解】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

【集注】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集解】孔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己非而不知窮者也

【集注】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于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後案】注言不斥其非者本論衡式三謂佞者無義而強辨夫子謂之佞即斥其非矣王仲任敢於譏聖賢者毋爲所欺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集解】孔曰皙曾參父名點

【集注】皙曾參父名點

【後案】皙字宜從白五經文字曰皙人色白經典相承多作日非日部有皙無皙而皙與皙又異也詩揚且之皙毛訓白皙左傳澤門之皙皙與黜對楚公子黑肱鄭公孫黑與曾點皆字子皙各與名反皆白色之義也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集解】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吾長故難對也

【集注】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後案】一日長言今日爲師長也以猶吾本作已見釋文孔注云難對正解已字經中以已多互用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集解】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己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爲治乎

【集注】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以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率皇本作卒

【集解】率爾先三人對也方義方也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閒也馬曰哂笑也

【集注】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後案】率爾所謂不顧望而對也饑饉之訓集注本爾雅穀梁襄公二十四年傳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饑其說各不同方常道也如方即禮文王世子所謂鄉方也哂集注以爲微笑是也據皇疏皆本曰哂大笑口開則哂見皇以矧哂巨義是大笑也大戴禮盧注曰哂則齒見笑則矧見正與朱子注相合哂與矧各一義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集解】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也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

【集注】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其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後案】方六七十里五六十里在當時則強國之大邑古制則畿內卿大夫之采地夫子許其從政何有又云可使爲宰故以此自任也足民之術朱子於後篇注以制田里薄稅斂言之先君子嘗呼式三告之曰大學言生衆食寡爲疾用舒治家以此而家富治國以此而國富使民之業皆如是則足民之道也又告式三曰用之者舒近解渾言節儉未得其確試以一家言之宮室衣服之備嫁子娶妻之費一無可省而當循夫儉之不可盡迫治國者七役不可缺興不可存迫欲立功之心而輕議更張也式三自聆庭訓求之周官理財之法雖祀量入爲出之言無不符合於以知斯道炳然於經訓之中而外此所言皆岐趨也漢書循吏傳所言富民之道曰躬率儉約勸民農桑畜牧種樹曰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曰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曰奏省上林繕治供張及樂府諸戲及太官園冬種蔥韭之類其術亦如此而止於此歟班史之傎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焉據依說文當作補

【集解】鄭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頫曰同端元端也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服也小相謂相君之禮者

【集注】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爲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端元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後案】據皇疏周禮大服各隨服而來是正朝有數也而時見曰會此無常期諸侯有不臣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因朝覲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各因其方此時見曰會也又王十二年一巡狩若王有事故則大服諸侯皆來京師朝王受法此是殷頫曰同也周禮又有殷頫曰視主諸侯遣使來京師而禮云殷頫曰問殷頫見之言通也皇氏疏解爲君義分明鄭君禮注云春朝夏宗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秋覲冬遇受享於廟時會殷同則爲壇以見諸侯皇疏云王命爲壇於國外與周禮司儀職儀禮覲禮篇皆合後儒謂宗廟會同達說會同正廟事之大者失於不詳攷矣如猶或也

同上飾轉語非避語鄭君注以端章甫爲朝服皇疏周諸侯
日視朝之服服緇布衣素積裳冠委貌此云元端日視朝者
容是周末禮亂故也式三案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鄭
君注曰朝服冠元端素裳也正義申之曰案王制云周人元
衣而養老注云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彼注曰
元衣則此元端也若以素爲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
謂之元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元端諸侯朝服若上士
以元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
爲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邢疏本之敍皇疏爲
明憭也禮之言元端者甚多此用於宗廟會同之相禮者禮
大夫元冕祭於公服宜元端其會同之相禮亦用元冕而宜
元端也名之曰端者謂裳正幅不殺縫也周官司服注引先
鄭說云衣有襦裳者爲端左傳昭公元年吾與子弁冕端委服
氏注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義東京曰凡朝祭之服上衣
下裳幅正裁故冕服曰端冕朝服曰端委裳前三幅後四幅
要辟積無數所謂帷裳者也司服賈疏云七之衣袂皆二
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以此解端又別一
說禮王制三公一命卷正義曰謂之端者以外之服其袂三

尺三寸其袪尺又寸元端則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端正也又
以幅廣二尺二寸袂廣二尺二寸與之正方故云元端也又
曰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元端袂二尺二寸
故也其大夫以上則皆後袂袂三尺三寸故也陳氏禮書云
深衣之袂圜長衣之袂長餘衣之袂後則元端之袂端可知
矣此皆壞飾君義也服用元端冠則用元冕而此云章甫者
章甫本弁屬夏曰牟追周曰委貌而殷曰章甫蓋大夫不服
冕者禮宜用委貌之弁而章甫委貌禮無大異取其爲丈夫之
美稱而委貌亦通以章甫名皇疏謂朝服用委貌不知經言
章甫卽周委貌對言則異渾言則通也大戴禮武王三端冕而
受丹書樂記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此端衣之用於冕也冠
禮冠者元端緇布冠既冠易服服元冠元端爵韠奠摯于主人冠
端元內則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紳此端衣之用於冠也春
秋傳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晏子曰臣端委以隨宰人
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平仲端委以立虎門與此章端
章甫皆端衣之用於弁者也端章甫卽傳所謂端委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點史記弟

子列傳作蔵鏗亞篇引作
捋段氏懋堂謂當作捊

集解 孔曰思所以對故其音希也鏗爾者投瑟之
聲也舍瑟而作置瑟起對也撰具也爲政之具也

集注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
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

後案 鼓瑟希句鏗爾舍瑟而作句近解以鏗爾爲希非也撰
據釋文鄭君本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式三案說文無撰
字與詮字皆訓具廣韻譔善言也集解
於經文本後顛倒必係寫錯今正之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集解 孔曰各言
己志於義無傷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
雩詠而歸 釋文莫本亦作暮按莫字本
以日在茻中爲義作暮者譌

集解 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
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
下歌詠先王之道
歸夫子之門也

集注 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
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
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
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

後案 注以莫春爲和煦時者據夏正建辰之月非周正建寅
之月也五六人六七人皇疏云趣舉其數是也又云冠者五
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合爲孔門升堂七十二人此
不可從也論衡明雩篇謂冠者童子雩祭樂人尤非浴集注
以爲盥濯者朱子以古人上巳祓禊祗是盥濯手足不是解
衣而浴裸浴非禮不可爲訓也注引上巳祓禊者周禮女巫
掌歲時祓除釁浴注祓除如三月上巳修禊之類據鄭君注
則修禊亦古之禮俗相沿束晳對晉武帝言周公城洛因流
水以汎酒束氏以事出周公未必可信然可知周時有之矣
筆解頤浴爲沿沿傍水造行也論衡云浴乎沂涉沂水也象

龍之從水中出也此爲臆說注云沂水在魯城南者水經沂水之大者出泰山蓋所謂雉沂其又也又有小沂水三共出尼丘山之沂水流逕魯縣故城南北對稷門稷門一名高門亦曰雩門此經所言者也風乎舞雩集注以風爲乘涼與包氏說合吳斗南據後漢書仲長統傳諷於舞雩之下風作諷與論衡相合斗南駁論衡說云時寒不得以風乾身然浴非裸浴風非乾身如春風風人之風所謂坐春風者是也詠而歸朱子不言所歌何事可歌則歌詩書生情包氏謂歌詠先王之道此一端也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集解】周曰善點之獨知時也

【集注】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illegible]李安溪申注說云注入欲盡處四句是言其一節意其所居之位三句是言中一節意胸次悠然四句是言外一節意黃東發先生曰三子言爲國之事皆答問之正也曾皙之言無意於世者也故自言其灑灑之趣非答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寞之濱乃忽聞曾皙浴沂詠歸之言不覺喟然而歎蓋其所感者深矣既答曾皙之問則力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三子者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歎之本指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摭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爲道妙可慨也式三案王介甫云心至於樂則無餘矣樂至於真則無外假點之心何如也其胸次悠然即天地之春其衣冠即虞庭之九官而周上之禮樂也其詠歌即堯舜之都俞而孔顏之逝樂也彼其點浴非其潔身也視沂非其樂地也在北宋時介甫之說已如此葉正則曰浴沂風雩近時語道之大端也蓋南宋風會之所趨又如此也後儒胡莊列獨得狂士之趣而以兵農禮樂之獻視爲舍己從人之事則學有等于無用者矣不可不辨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集解】包曰爲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

【集注】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illegible]夫子論爲國之道以禮爲重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子路率爾之對未淡於禮讓之道以此治國或有動不以禮之弊故哂之以識其失也

惟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illegible]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辭蓋亦許之

惟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集解】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也赤謙言小相耳孰能爲大相者也

【集注】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辭○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
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後案〕據皇疏惟求云云更讓我非笑子路之志也惟赤云云
又引赤證我非笑子路之志也皇疏以用節係夫子自爲答
問之言是也夫子言此者正以樂天知命之心與憂民濟世
之志用者並行不悖求赤之撰皆可嘉特欲點知此而勉於
實事
也

〔後案〕又曰經兩言非邦也與舊言皆國之事也安見非邦之
事反詰之辭非諸侯而何言所爲相者是諸侯之事也孔注
云明皆諸侯之事說經簡而晐後儒或以千乘及六七十五
六十俱是諸侯赤云相是相天子亦謂侯也此別一義凌氏
禮經釋例卷
八辨其謬

受業胡止三校字

論語後案

顏淵十二

定海黃式三學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集解〕馬曰克己約身也孔曰
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

〔集注〕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
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
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
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全於我矣

〔後案〕樊遲問仁則習與明智以成仁之道此言禮以成仁之
道五德之相爲用猶六律大呂之旋相爲宮也馬注訓克己
爲約身謂約非禮之身以反於禮式三謂克己猶言虞自克
責也皇疏引范甯說克訓責是也克己復禮克責己之失禮
以復之也後漢書臧洪傳去者克己李注云自責不責人也
彼李注必本此經古注語甚明憭三國志魏書楊阜傳云克
己內訟聖人所記又公孫瓚傳注引袁紹與瓚書不尋
討禍源克心罪己吳書諸葛恪傳云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
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以
正義諸書所言克己語意正同如此則下言天下歸仁言由
己不由人語意一貫楊子法言問神篇勝己之私之謂克是
解克爲勝私非訓己爲私且以克己訓責己而去私之學在
其中也克己復禮爲仁者一己失禮有欺天下之心而歉
愛利天下之量能於人己相接之交專責己之失禮以反於
禮是爲仁也此經言仁亦不離乎愛言朱子文集克齋記所
言爲是注言本心全德申之者謂多虛障且以仁晐四德是
中禮仁相成之旨反有未明式三謂孟子言本心朱子注已
明指固有羞惡之心里仁爲美注又言是非之本心矣朱子
此注以仁爲全德則所言本心兼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本心矣而朱子仁說言仁者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則此注皆
指愛利之本心申注者渾言本心援引釋
氏言認識未生前本來面目者尤謬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集解 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

集注 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後案 一日爲仁有成之一日也歸依也天下歸仁者爲仁有全量天下所依賴也仁者愛人經云由己不由人者仁之量包於天下仁之本由於己也戴東原曰克己復禮爲仁以己對天下言也禮者至當不易之則凡意見少偏德性未純皆己與天下阻隔之端能克己以還其至當不易之則始不隔於天下然又非取決於天下乃斷之[illegible]仁也斷之爲仁實取決於己不反決於人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阮雲臺曰克己卽自己之己解爲私欲則由己不由人反詰辭氣不相屬矣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集解 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鄭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王曰敬事斯語必行之也

集注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閒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後案 動謂貌也問目而云視聽言動舉其要也凡人己之交畢具於視聽言動矣人能於四者去其非禮不專恣於己不戕忍於人仁之道也許平仲曰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今日之所出者卽前日之所入也薛氏讀書錄曰語言動作皆氣也有過處皆足以動志又曰檢察身心祇在視聽言動又曰讀書須知要祇以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誦守之勿失循之勿違豈有差錯湯潛庵曰學者溺於空虛無當孔門七十子惟顏子最好學孔子所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論語所載不過問仁問爲邦兩章而已則聖賢之學非空虛無當也明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集解 孔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

集注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

者皆能從事於敬恕之閒而
有得焉亦將喜己之可克矣
【[illegible]】皇疏大賓君臣嘉會也大祭國祭也仁者舉動使民事
如此也邢疏大賓公侯之賓大祭禘郊之屬阮雲臺曰孔子
惟與顏子仲弓論南面爲邦之道此章大賓大祭指天子而
言周禮凡言大賓皆諸侯朝覲之禮爾雅禘大祭也可見非
朝覲非禘祫不得稱大賓大祭家邦無怨近
解怨指在人言程子以在己悔憾者見遺書
【[illegible]】又曰爲仁尚敬敬該人己而言能敬所以存愛利之心
也集注專言持己與經言使民相矛盾本程子讀禮之言而
沿誤
耳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illegible]】孔曰訒難也牛
宋人弟子司馬犂

【[illegible]】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訒忍也難也仁者心
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

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
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illegible]】無傷人之心者無傷人之言惟恐有傷人之心者亦惟
恐有傷人之言也上章告顏子以視聽言動此專告以訒言
朱子言德之一端是也注云牛多言而躁者
史記弟子列傳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illegible]】孔曰行仁難言
仁亦不得不難矣

【[illegible]】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
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
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
言可知○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
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
泛以爲仁之大概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
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
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

不異也讀者
其致思焉
【[illegible]】躁於言者易傲侮人爲仁者恐人己之交一有侵侮卽
害於仁此心常檢束於口用語默之閒而苛刻易慢之言不
敢出也阮雲臺曰爲仁者不敢出言以侵侮人是也孔注言
仁不得不難仁字疑衍否則以言專指言仁失之朱子注云
心常存事不苟爲仁之心常存爲仁之事不苟也取可怪者
近解蓋用孟子求其放心失其本心及存心之言混謂精神
內斂此心自存而遂以瞑目靜坐爲存心爲求放心以認本
來面目爲緊本心異說所由起也不知孟子所謂本心者指
身所弗受之心也所謂求其放心者指上仁人心言之人自
有愛利之心而自違失之違失之謂放也所謂操則存者指
上存乎人者仁義之心也其寡欲章言存心存其所養之心
盡心章言存心存其所盡之心也朱子言存心言收心固渾
言心體中之者曰心體卽是五常因發而驗其離合的
提醒此心之法也若不欲言所存何事果朱子意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illegible]】孔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
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
【[illegible]】向魋作亂牛常憂
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illegible]】包曰疚病也自
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illegible]】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
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晁氏曰
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
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illegible]】行義有自慊之心集義生浩然之氣自作之孽既
消而意外之禍可置之度外矣孟子養氣之指本此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illegible]】鄭曰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我爲無兄弟也
【[illegible]】古有兄宗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後案]傷兄弟之不可依託將有禍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集解]孔曰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集注]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集解]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也

皆兄弟也皇本作皆爲兄弟也鹽鐵論和親篇引經亦有爲字

[集注]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後案]此言不必居宋也桓魋既爲惡誅將夭死而禍及一家必有無辜而死者由是將富貴不保宗廟不血食憂之者方恐身爲親僇矣解之以有命在天俾知魋有自作之孽難逃天誅司馬氏或由此而滅或魋死而司馬氏尚有後雖天量其惡之大小而命之安於天命可以避去異地矣而或嫉羈旅之難復與言人己聯接之誼耳周燭齋有此說是也胡寅僕輕訾先賢之格言周氏辨之矣胡氏又譏子夏喪明事趙鹿泉駁四誣以辨之矣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集解]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與能及

[集注]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後案]膚受之愬馬注云皮膚外語是愬之得其淺似者也後漢書張法滕馮度楊列傳論曰膚受之言互及注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知其情核者也又馮衍傳注引經又引注曰謂受人之譖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者也文選東京賦云末學膚受注膚受謂皮膚之不經於心胸大意皆同馬而語小異非漢書屢引膚受之愬顏氏於五行志注云膚受謂初入皮膚以至骨髓也顏氏謂愬爲入以狀其愬之漸謂肌膚深入語之刺骨者也顏說近之皇氏疏云膚者人肉皮上之薄縞也拙相訴者亦易覺也若巧相訴者亦日日積漸稍進如人膚皮之受塵垢當時不覺久久方覩不淨皇氏疏既駁馬注與鄭君不類此說或本鄭君韓子文集送齊皞下第序孫注曰膚受者如膚受塵垢久之乃見意與皇合朱子注又一說也皇疏言明又言遠或因所問言明之遠而著之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集解]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後案]足食足兵以立政言而食足兵足之成效可知民信之矣以成效言而所以信之之政亦可知下節所謂三者也申朱子注者云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事失之尤可怪者近儒謂春秋時舉校之制三代相傳綱常名教亦無入滅去兵食一足而民信自然易易以此申朱子注審矣

【後案】又曰顧亭林云古之言兵皆指器不指人言謂執兵之人爲兵五經無此語也式三謂春秋經傳多言治兵正指執兵之人但此所言自指兵器耳漢書鼂錯傳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屮木所在此步兵之地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山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據此言步兵地車騎地弓弩地長戟地矛鋋地劍楯地凡地形六兵備亦六周禮說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此言步卒之五兵而用之之法鼂錯所引爲詳鼂錯又云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亾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兼言精練之法也周制兵器之備領之有司國所公給周官縣師職云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方窾豁據此以兵器計地而出式三案巾車職云毀折入齎於職幣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可見兵是國之所給義見坊記孔疏春秋書作邱甲穀梁傳云邱甲國之事也左傳言授兵大宮言國人受甲言子產授兵登陴皆兵器領於有司之證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必不得已句畧迫而去於斯三者連讀爲一句）

【集注】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後案】孟子言制梃可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賈子言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而斬木爲兵揭竿爲旗陳涉以此斃強秦之敖今有爲政者於此糧可供給民無叛志豈以矢亡兵盡爲不足守乎故夫子言不得已而去兵猶可守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集解】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集注】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荅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發明】逢祿書曰去食者如後世加派搜括之事失人心以圖苟全者斷不肯爲式三謂後世加派搜括多非行於必不得已之時大抵苛征厚斂供給無益之費者多耳以聖賢爲之去其無益之供給兵食皆足之勢也今子貢以食信二者咨不得兼直是困守孤城糧食已絕以創殘饑饉之民則無藉甚經營之術欲全活民生計惟率衆降敵不則將死鼓馭死譬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俾斯民亦共安於義命所當然庶於上下相孚之心可謂不負夫子故示之以守信而死也或疑一死報國與民共盡其信紓禍無益曷若保全生靈寧衆降敵乎曰信義不敢負所益大矣有益於將亡者張巡許遠守睢陽而死節韓子謂其以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賴以不亡也有益於既亾後者如王蠋以布衣盡節而齊立襄王鼓厲忠勇之氣國雖亡而爲存也有益在萬世者身與民共守其信綱常賴以不墜也荀子謂出死要節所以養生此言得之然則聖賢論事安在爲無益之舉乎以爲無益適亂之所以儆貪求生也馮道要相欵主後人或以爲五代之季生民不至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豈其然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棘漢書人表三國志謁秦宓傳俱作革古通借字詩匪棘其猶禮器引作革）

【集解】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

【集注】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後案】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棘子成正同此意以用也爲語助詞下篇亦奚以爲何以伐爲無以爲也皆同詳

見王氏經傳釋詞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舌从干以干犯於口會意

鄭注 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

集注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後案 說君子指子成所說之君子夫子之說君子也句畧讀駟不及舌一直讀下集注作一揚一抑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 鞹邢本作鞟今从皇本作鞹與說文合也

集解 孔曰皮去毛曰鞹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于犬羊邪

集注 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後案 君有以質爲貴有以文爲貴質所以留古樸文所以辨等威也否文存質則尊卑莫辨虎豹犬羊喻言君子小人之名位也注輕皆先質失之說見質勝文章孔注云今使文質同者衍文字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集注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集解 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也

集注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後案 皇邢二疏以畿內用貢而稅有輕重什一爲邦國法又以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據考工記匠人注也匠人注以畿內亦有貢有助鄉遂及采邑用貢都鄙用助皇邢二疏未及引此式三總核鄭君之注當云畿內邦國各兼貢助二法以通之而均之十一而稅是爲徹也詩云雨我公田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孟子言井九百畝中爲公田諸言藉言公田謂借民力以耕公田是周用助法助本八家同井而先王量地制宜凡不可井者不立公田之法其取民之制近於夏時之貢小司徒言致夫屋旅師言聚野之鋤粟屋粟諸言屋者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貢者三三相任是周用貢法助法八家各耕私田百畝各出其力以耕公田百畝其粟卽旅師所謂鋤粟貢法不借民力以耕公家耕百畝取十畝之粟以爲稅而其出稅以三三相任卽旅師所謂屋粟二法相通均之什一而稅以是爲徹正與經傳合矣但不得泥分畿內邦國又於畿內分鄉遂及都鄙於邦國分郊外郊內耳鄭君所據爲畿內鄉遂用貢者以司馬法及載師言之鄭君誤據司馬法以一成之中除去治溝洫爲一甸擧已見前載師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有五詳釋經文皆以園廛而言園廛之稅輕重互異而田稅則定以十一鄭君以園廛爲田稅遂誤指爲畿內貢法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因當日滕之形勢苟爲此非各國之貢助皆以郊內郊外爲分也周之制可畫井者爲助法不可畫井者用貢法助者取諸公田豐儉隨年貢者有司稼巡觀以年之上下出斂法亦非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貢者耕百畝除十畝之稅而得九十畝之獲助者得百畝之獲而出合耕公田十二畝半之貧力凡耕田百十二畝有畸民之贏縮本自無多當時貢助合行立法以變通之俾無多寡之分所取均是十一如周官鄉大夫國中與野征役復除之分早晚亦有變通法以均之也蓋徹法本如此後漢書陸康傳曰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式三謂徹之法上通夏商貢助之法以爲天下之通法傳萬世可以通行陸康傳鄭君注義皆是也朱子於孟子注旣以貢助並爲徹復以通力合作爲徹朱子謂助則各私己田但合作於公田徹則統九百畝而合作之也恭儔亥以爲非

【後案】又曰邢疏本漢食貨志以公田百畝除去二十畝爲廬舍其說非也詩曰中田有廬穀梁傳曰井田九百畝公田居一公田爲廬井竈葱韭皆取焉班氏食貨志因之曰八家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又曰在埜曰廬在邑曰里趙氏注孟子遂云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許氏說文亦以二畝半爲廛漢儒固有此說詩甫田孔疏已辨其誤季明德明申辨之以爲搬運甚煩餽餉不便制廬之時必割別井二十畝以足百畝之數非先王所以正經界式三轉班趙固誤而穀梁傳之說本自可解司勳師以場圃任園地鄭君注曰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賈疏曰田首之界家有二畝半以爲井竈葱韭者故得樹果蓏之屬此注疏據詩及穀梁傳合解之賈言二畝半亦襲班趙之謬其云廬在田首之界者以畫井之地非必方正如圖田首自有可廬之處出穀梁傳以詩之中田爲公田者一井之中百畝爲公田百畝之外田首有廬爲耕農憩息之所其地亦名公田班氏公田八十畝廬舍二十畝未必合穀梁之意此經史之文當分觀而得之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集解】孔曰二謂什二而稅

【集注】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意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後案】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杜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杜氏彼注據論語此文皇邢二疏即本左傳立說皆是也穀梁傳曰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後儒據此謂宣公仍是十取其一但因公田之稼不善而擇取私田之善者以爲公穀之異於杜說然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以別於稅言什一而藉以見藉爲什一而加之以稅非什一之法故傳又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少乎什一大貉小貉穀梁傳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兩傳之文明著如此謂非譏宣公之什取其二乎說經當依據經文不可妄生異疑類如此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集解】孔曰孰誰也

【集注】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後案】注言節用言薄斂平或問言行徹則稅不入三家皆足國之道也然注言君民一體是經之本指也國以民爲本民業廢而國用亦耗論其極府庫有悖出之虞有子勤行徹法絕豪家之侵佔復浮戸之逋以蘇曠土無游民以此收人心以此立國本爲百姓者常則築場納稼之餘則獻豜私豵躋堂頌壽而正供罔缺公旬必赴不待言矣變則相友相助之衆出以衛其糗糒芻茭初無後世欺隱之私矣國勢日強外患自息恐索徵賦以資斂國者可一切省矣周有九年六年之蓄而凶荒無憂則臨時補苴之費又省矣民足而國自足有子之爲國用謀者得其本也陸敬輿奏議內兩引此經其一全引此節而申之曰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其一引此節而申之曰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甿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集解】孔曰辨別也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

【集注】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後案】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人之行義者不可無忠信矣得其宜之謂義循其事宜之自然而遷就之之謂徙能徙義則不敢自恃忠信執意見以爲義者矣二者相須所行無弊而有實得於身心則德日崇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集解】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
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
【集注】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
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餘論】愛則必急援救之然事至無可奈何祇宜聽之於命人
無生路而必欲致之生惑也惡則不免擯絕之然小惡不宜
致之死即世有大姦而幸得偷生或由時政未修馴致漏網
或由惡貫未盈天命未絕而必欲致之死惑也既欲其生又
欲其死以一人之愛惡
而前後乖異惑之甚者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說文祇从氏者訓敬祇从氏者訓地祇凡經傳訓適者皆用地祇之字从氏不从氏唐以後用衹字衹說文緹之或字也宋人用只字

【考異】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
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
【集注】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辭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
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
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
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
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
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發明】此君詩義不可據而此注是也詩言此邦之人忍棄舊
姻者乃乾餱忘其失德者富不能致富適以怪異於人耳經
引詩以證生死之限於命猶富不富之限於命而蔽於惑者
之可怪異也此家語引詩斷章不與本義相似讀者遂疑錯
簡之
疑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集注】齊景公名杵臼魯
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餘論】孔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君不
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此對

【集注】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
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
間皆失其道故
夫子告之以此
【考證】孔注言陳恒制齊非也狄惺庵曰孔子至齊在景公三
十一年當魯昭公二十五年踰年即反魯是時陳氏為武子
開字子疆見昭二十六年左傳無字之
子乞之兄也乞卒子代之乃為陳恒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
食諸　皇本吾下有豈字史記世家同釋文本亦有豈字又云一本作焉字太平御覽引經豈作惡

【集解】孔曰言將危
也陳氏果滅齊
【集注】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
氏弒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
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
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釋文魯讀折為制今從古

【集解】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
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也
【集注】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
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發明】皇疏申孔有二義其一以子路能果斷故偏聽一辭
而能折獄其一以子路信直而言信情無所隱聽訟者若聽
子路之辭則一辭已足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依注云偏信則
後說是孔意也書明清於單辭孔疏曰單辭一人獨言未有
與對之人訟者直己曲彼構辭誣人特難聽也孔子奕子路
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不肯自道己長不
肯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斷獄凡人少能然也孔氏彼疏
與此皇疏之後說相同獄辭易誣而子路不欺設言之以見
其生平之無所誣也歐陽行周曰君子時或妄訟於人未有
小人而能自訟者片之為言偏也偏言一家之詞也偏言雖
君子不信之矧非君子乎夫子之言蓋非于季路歐陽氏駁
皇疏前一說意甚明憭折獄定刑不可輕也其以經為非子

路之舐決於經之可字相伐則非也

子路無宿諾

集解 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

集注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後案 日久要不忘豈非豫諾而禮有諾責之訓舊說亦可爲輕言許人者戒也然以集注爲正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集解 包曰猶人與人等王曰使無訟化之在前

集注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後案 楊氏說未必然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集解 王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解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

集注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後案 無倦以忠精言之賢者固猶有未盡然未必非因陋而苦也王說居於身行於民亦未是李氏安溪曰忠是所居倦是所行今日居之無倦以事存心也行之以忠以心制事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集解 鄭曰弗畔不違道

集注 重出

後案 博文約禮經中屢出聖教之諄復也後儒以博文爲支離或又重言理而輕言禮皆失之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集注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後案 集注兼所存所好言者爲備禮立事篇曰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集解 鄭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集注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

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後案 鹽鐵論後刑曰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集解 孔曰欲多情慾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

集注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後案 欲欲得也季康子專權竊政所欲在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集解 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

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皇本高麗本風下草下有也字校勘記云漢書董仲舒傳及說苑政理篇引此文亦並有也字上皇本高麗本作尚釋文本亦作尚云本或作上

【集解】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

【集注】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後案】偃猶靡也猶隨所向也說苑君道篇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又說苑政理篇引此經而申之曰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刑而後德鹽鐵論疾貪篇曰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已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恥其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又刑德篇曰方今律令百有餘篇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此獄訟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詩云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又申韓篇曰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集注】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集注】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集解】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

【集注】言名譽著聞也

【後案】達者必有聞有聞則可達治世之則達苟得固如此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集注】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後案】皇疏引繆協曰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而有名者衆體實者寡故利名者飾僞敦實者歸真是以名分於聞而道隔於達也式三謂世治則聞達常相符世亂則欺僞者亦得聲譽而當時傳之以達夫子所欲辨也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疏文選注引此察作詧

【集解】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志慮常欲以下人也必達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

【集注】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後案】質直無僞好義無敝審言色虛心以求天下之善處下人謙而不矜一己之能或疑如此亦有不達者曰此或積之不厚耳在邦在家常若是則積之厚矣顏氏家訓曰人足所履不過數寸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岸崖拱把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熹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集解】馬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必聞佞人黨多也

【集注】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程子曰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後案】色取猶色莊謂外襲其仁厚之狀也居之不疑者彼恐自以爲疑而人不信之也爲此術者亦足以取虛譽世亂易售欺也然綜實德以行之事必阻窒而不達也然則邦家必聞亦祇以欺乎庸愚非能逃有識者之鑒矣顏氏家訓曰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又曰人之虛實眞僞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爲察之所鑒巧僞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於爾時自謂巧密後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爲骨寒毛豎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集解】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其下可遊焉

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

【集解】孔曰慝惡也修治也治惡爲善

【補疏】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修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集注】善其切於爲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

【集解】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也

【集注】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

【後案】皇疏先事謂先爲勤勞之事也後得謂得祿位報勞也皇疏已詳見先難後獲解或曰問崇德問仁之對何以同

曰仁即德也韓子所謂合仁義以言德者是也許氏謙讀書錄曰仁義禮智即是性非四者之外別有一理爲性也道即是循此性而行非別有一理爲道德即是行此道而有得於心非別有一理爲德也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經無作介）

【集注】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

【後案】經言其惡人之惡是惡爲人己所同者分誘於僚友古人之過以解懈是攻人之惡也孟子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其身正又房陳買願過而爲之辭與此義符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集注】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

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後案】惑生於情之蔽昔子張以愛惡言此以忿言皆緣情之所發也呂伯恭曰忘身及親此事昭然固不難辨惟忿正起之時最難辨忿而辨之此所謂辨惑也許平仲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illegible]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集解】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集注】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集解】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

【集注】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釋文鄉又作嚮同按嚮正字

【集注】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後案】夫子言能使枉者直知以成仁理昭然矣遲退見子夏意欲證明其理也凡經言何謂者渾舉其義復請詳事實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

【集解】孔曰富盛也

【集注】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後案】下言舜湯擢舉之目故先歎其所言之富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集解】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眾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

【集注】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知仁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後案】不仁者遠舊注以為退去皇疏蔡謨云孔子若言能舉枉者去則是智也今云能使枉者直是化之也不仁之人感

化遷善去邪故謂遠也式三案此經言智以成仁其義彰矣聖賢之道德不外五常約言之仁與智之盡者為聖人孟子書以仁且智為既聖是也而孟子言仁義者以義賅智也易言元亨利貞元仁亨禮利義貞信不言智智為四德之運也成德在仁全仁之德在智孟子所謂始條理者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集解】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以善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

【集注】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後案】不可謂不可告道者也止不與之為友交或泛交之或絕之也與上篇不可則止下篇不能者止義同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

【集解】孔曰友以文德合也

【集注】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

【後案】經藝之講習者為文四科所以有文學也以之會友者會有合義有稽覈義聽合其人詳攷以取之如稽攷諸侯之功過而曰會也人類不齊嚴以經藝之講習而淺深已得過半其人靡廉恥不敢鈔襲雷同竊為己有也其人求實是不敢循師習傳取說當世也其人惡僻謬不敢援求怪異以自炫奇也心虛則辭謙不敢剿經改傳以就己見心平則氣和不敢鍛鍊深酷以論往事閱所疑而知其慎得所徵而知其密語不游移而知其明斷辭必雅馴而知其淵博君子以文會之而得擇友之道歟輔仁者宜先以此

以友輔仁

【集解】孔曰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

【集注】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後案】殘刻之行藉賢友以箴止之惻隱之端藉賢友以感激之擴欲無害人之心使之充滿洋溢賴賢友以獎勸于不倦也遭顛沛造次之倏使之堅忍操守賴賢友以扶掖於易衰也人無賢友何以成其德哉

受業胡止三校字

論語後案

子路十三

定海黃式三學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集解】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

【集注】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後案】先訓導孔注是釋文勞鄭讀力報反勞爲慰勞之勞民未知德以身導之民知化德必慰勞之也王伯申云先之導之也勞之勸之也勞之訓勉見呂覽孟夏紀注

請益曰無倦

【集解】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

【集注】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〇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後案】先之勞之所晐者廣何以嫌少請多餘辯引孔門吳才老嘗謂前賢之誤非也曲禮請益則起注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下卽引此經以證然則請益者請申說其所以能如此也答以無倦者謂導先之慰勞之雖不倦者能如此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集解】王曰先有司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

【集注】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後案】季氏魯之執政問政者問季氏治魯之政也釋云赦小過注補言大者不得不懲然既謂之過大者亦從寬典小者遂赦之也舉賢才者或用於家或升諸公所晐甚廣注云有司得人言其一耳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集注】賢才先知之而後舉之故問知士之術也

子曰舉爾所知

【後案】丹氏子所慮者在不知夫子以爲賢才各有所知但患其不舉耳古者薦舉之法祇是舉其所知得其人則受進賢之賞不得其人則被濫舉之罰黜陟之內刑賞因之國家所以得真才而士之爲知己報者亦敵切也苦泛然求之不知姓名之人安得行此陸敬輿曰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材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觀宛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升是必待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是以前代有鄉舉里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

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集解】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集注】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〇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爲季氏宰況天下乎

【後案】人各以類聚既舉賢才而賢才復援引以進由所舉而廣所知正解爲知賢才之實也陸敬輿曰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是也注錄程子說欲爲自矜明察與固權市恩者戒非所以論德行科之大

賢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集解】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也

【集注】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後案】史記世家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有往將何以先行之言朱子注本此然世家云魯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衛十一年歸魯與注所言作歟不合據十二諸侯年表又與注自楚不合狄惺庵作孔子編年云哀公六年歸魯十年自魯如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集解】馬曰正百事之名

【集注】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後案】集注據史記正名之大而實先者父子之名也韓詩外傳五新序五云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二文皆引此經必也正名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引君子於言無所苟實性篇引名不正則言不順漢書藝文志名家前引此經以名爲名位是馬注所本北宋儒者引此經皆以名爲名位之說詳用馬注也鄭君康成云正名謂正書字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百名以上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欲正其文字之誤此別一義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集解】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

【集注】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後案】迂鄭君作于于往也子之于也奚其正七字爲一句言往仕而不能正也禮檀弓易則易于則于正義云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故論語云子之迂也與此同段懋堂云子路先解聖志之廣大而謂言其不能正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集解】孔曰野猶不達也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

【集注】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後案】說文敘末引此經於所不知蓋闕如也許意以正名爲正字與鄭君注所故引此段氏曰蓋闕疊韵字凡論語言如字或單字如躩如是或疊字申申如夭夭如是或疊韵雙聲字如鞠躬如蓋闕如是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後漢書梁統傳引經中作衷措作厝

【集解】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

【集注】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後案】王道不外彝倫而家人其要於父子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本孝出治父子之倫爲重也治國者不正一家父子之名而欲正一國之父子無諸己而求諸人言之則一己多忌諱之私而事亦阻窒而不成矣禮樂刑罰事之大也禮莫大於父子之序樂莫大於父子之和刑罰莫大於不孝三者失而事之不成甚矣是以治世之要務在彝倫攸敘

【後案】又曰古書重疊之句類以首句貫下名不正而凡事不成則禮樂之大者決不興也禮樂既出名不正而不興則刑罰亦事之大者決不能中也俗解謬甚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集解】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

【集注】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後案】春秋定公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原以罪其亂之靈公哀公二年書納衛世子于戚所以罪滅倫之輒而剛

聵無幾諫被出之故以刃刺母苟其力之能為既發居逐會父執不可忍迨其父執母手以登臺力辭可奔出奔以後其父若母必欲成其平日之不孝而罪愈彰靈公受胥趙鞅挾手之辱誓不服晉民亦公憤而願受五伐之苦蒯聵奔晉主趙既失子道復援敵以覬覦之謀亡衛人所心痛靈公既卒國人以嫡孫常立而立之蒯聵於父[illegible]未葬[illegible]國父歿之前何又因以為利且挾其積忿于衛因僨之以誅誠蒯聵決不能止之衛人於是欲拒執不能不拒蒯聵必殺二傳有以王父命辭父命之文此魯人拒敵之辭不得已而出此也厥後蒯聵返國周之命辭有曰弗敢弗休曰悔其可追益見聵之立非周天子意矣冉有子貢子路皆聖門高弟經夫子之為衛君疑讓國辭胎[illegible]而[illegible]名[illegible]難正世不謂使輒讓國犯其所[illegible]而事未必行[illegible]使輒能[illegible]而告之天王詢之[illegible]請得國法非蒯聵其子路所以言奚[illegible]子貢所以[illegible]窮其[illegible]與然則夫子[illegible]仁[illegible]不宜[illegible]論也非輒之[illegible]拒父[illegible]於父而已讓國於父[illegible]得[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能得國[illegible]不能得國[illegible]之[illegible]已輒[illegible]

衰滅者其立心必如是不可有利國之心也若夫子之籌畫衛事必有進其是先需於夫子必定輒讓國于公子郢或郢辭輒不得奔父歸郢詆可逃而去之或又請公子郢決不肯立惟則立一人而輒以身從父或又請春秋經既書世子則為世子之國或又請當日之名必不能正而必正之正名[illegible]子路之不仕衛俱於此情未核式三謂蒯聵不諫母而殺於殺忘父之譽伴父之喪乃依其強大以求入此罪之彰明較著凡人不得欺者則輒能藉國而聵之不宜得國可知聵不宜得國則衛得國者非輒而誰當是時卒周天子之命以平定衛難明告聵以不得立之義聵不能不服且輒苟有讓國之誠聵之怒必解聵怒既解而知己復無得國之勢將有啟國為聵計者必謂國之能君不如立子而安享於迎養之日輒於是可立矣夫輒以讓國為正使輒與蒯聵俱不得位而別立一君輒盡其仁心而已所苔子貢之問是也若蒯聵就養而輒得立聵不欺已然之父以爭國輒不拒出亡之父而得位此名之正所以可言可行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集解】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

【集注】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集注】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後案】後世譏者稱樊遲之學於民亦有小補然老農老圃自知生學之者未必精然彼乃滿之不可去農老圃之業可小人者老農老圃之藝也李安國曰樊遲欲講明其說如龔黃之有九流也然遷臣之事曾子不屑況稼圃乎故夫子拒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襁或作繦

借字說文襁負兒衣也從[illegible]類也

【集解】孔曰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也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illegible]

[illegible]譏樊遲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縷而負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稼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illegible]士有大人之學一旦得位行道功教既閎老農老圃自顯爲之役不待教民稼穡樹藝而事已理也注楊氏擬遲服先賢從游舜學章注遂有粗鄙近利之旨皆失之

子曰誦詩三百

[illegible]周官大司樂鄭君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皇疏背文而念曰誦口讀曰誦式三謂此指口讀者也段氏說文注云諷書卽籀書乃繹其義蘊後人以讀書爲誦書而讀書者擬據段說則誦與讀亦異此皇疏所謂口讀也

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illegible]專猶獨也

[illegible]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illegible]政之大本莫先於正心修身詩則繫一代之盛衰必推本於在上者一心之得失一事之興廢而大本著矣政之出本而推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必以正萬民而宏政之用詩則備書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使誦之者知經民之情[illegible]之欲必由於至誠至[illegible]大學之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孟子所[illegible]得民心有道者得其於[illegible]故夫子語其授政而達也專對如[illegible][illegible]得[illegible][illegible]專使[illegible]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是專對之道也專對至於學詩者入雖有不平之[illegible][illegible]本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雖有招尤之語而本之詩則敦厚[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皆詩之教也其不能者口誦故也云雖多亦奚以爲者多指未刪之詩也以用也爲語助詞言誦此三百而無用雖誦此三千亦無用也此與思無邪章皆刪詩後之言一言刪之而體始正一言用之而用已全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illegible]令教令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illegible]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旣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

[illegible]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夫子歎之

[illegible]朱子注歎其衰包氏注良其善漢書馮奉世傳野王立相代爲太守吏民嘉美歎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顏注引此經以證漢師相傳如此邢疏衛瓘曰言治亂略同

又一說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

[illegible]王曰荊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

[illegible]公子荊衛大夫

[illegible]王注所言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魯有公子荊見左傳哀公二十五年經言衛以別之也居室朱子文集云猶處家事舊說云爲屋室非是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illegible]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illegible]始有不能聚合而曰苟湊聚矣少有則合也不能完備而曰苟完備矣富有則完也不能華美而曰苟華飾矣荊以

[illegible]夫子明之資質財之給尚有少有富有以撲漸
至而其心能知足焉是可取也趙子觀士曰非無安居也
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韓詩外傳五曰知足
然後富從之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虎[illegible]美座
右銘曰蓋食念饑夫其食即飽
矣袒衣思凍民其衣即溫矣

子適衛冉有僕

[集解]孔曰孔子之衛冉有御

[集注]僕御車也

[後案]戴氏震曰此直隨所謂僕者御車也疏云古者僕[illegible]
人爲之周禮諸僕皆大夫士別有人奉馬駕車此僕既左
車事故
監駕也

子曰庶矣哉

[集解]孔曰庶衆也言衛人衆多

[集注]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集注]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
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後案]富之之術朱子以制田里薄賦斂提其綱在春秋時固
可行微恐矣後之人果何以行井田而革賦弊乎曰此不可
易言也荀仲豫謂漢高祖光武當大亂之後土曠人稀可以
行井田而不行非此時而行井田屢擾不一矣馬氏通考言
不封建不可以行井田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必封建之
時能周知之非周知之不可行也限田之說董子書嘗發
其皆言之陸氏云華變化人事當有漸則并徐緩以圖不能
行限田既行而後井田之法可熟議而緩行也賦稅之
法後儒以唐之租庸調爲善以兩稅爲非馬氏通
考謂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敎之

[集注]富而不敎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敎之○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

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
京之敎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
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敎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敎
也三代之敎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
君者其
能然乎

[後案]倚富者胥驕逸之辟敎所以節民之侈求富者有豪強
兼并之弊敎所以化民之爭古者民[illegible]敬長恤孤敎拾好讓
君命之得乘飾車騑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騑馬民雖有
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
則敎所以啟民之恥而使之進於道也盧氏書曰庶哉一歎
是老安少懷之心富敎是安懷實事不害亦忘其富未富亦
不可丟敎庶富敎雖有先序而重在富敎不可須臾緩有及
是時明其政刑之意一則此時去先王之世未遠井田之制
猶存即學校亦未有異民之學義理尚易此堅之之意也一
則風氣漸趨於薄上不富之彼將自謀富黠者必操奇嬴以
網利强者必恃豪暴以恣取上不敎之彼將自爲敎君子與
君子必以學術相勝負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相傾伏一切
貨殖游俠異端之徒將雜出於天下此憂之之意也富敎之
道聖門弟子平居必講明條目如周官王制之所載故冉有
不復問如何富之如何敎之今處古制
旣湮之後須識經與中一一求其實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依說文作稘今借期會字

[集解]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
而可以行其政敎必三年乃有成功

[集注]期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
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
記此蓋爲衛靈
公不能用而發

[後案]註中庸以一月而爲期月內則言期朔並以一年十二
月爲期月義各有異說文云稘復其時也諸義皆昧金吉甫
曰期月與暮撥亂三年治定功成式三謂革弊化人以漸而
致曰可者各去其整其大綱有成則諸弊悉去治化流行
矣因是知因循苟簡與
輕率更張者均失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集解】王曰勝殘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孔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善人謂賢人也爲治也爲邦謂爲諸侯也黃氏曰言化當有漸也古之遺言夫說是也勝殘去殺原非易事得賢人爲諸侯相繼百年乃能致之見行化有漸不能迫期也程子曰善人者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也既不尊前人之迹以守之又不得聖人之道而行宜其緩且久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集解】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王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仁者相親耦之謂也禮經解曰上下相親之謂仁禮運曰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地不必藏於己力惡不出於身不必爲己仁道成也必世後仁者蓋周日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毛詩注見詩皇矣纂疏禮衣篇正義然則王者撥亂謂之後統天下以爲於仁非三十年不可蓋亦此也漢書食貨志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二十七年遺九年食然後以德化治至太平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制言制國用以三十年之通孟子言被果如水火而民仁班氏以爲此理亦一義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困學紀聞曰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佞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隗以素行竇氏畏以害王氏引證此章之義極明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翟晴江曰周應賓九經攷異曰內府本作冉有集解集說纂箋本皆同

【】周曰退朝謂罷朝於魯君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也事者凡所行常事也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集解引周曰退朝謂罷朝於魯君攷音更改之名議精季氏專政親政古制夫子譏之華文引鄭君注新季氏專政在季氏議民革者在季氏之朝九夫子所譏也晉用刑鼎夫子言晉國宜守唐叔所受之法魯用田賦夫子告以有周公之典在宰由舊章聖心所樂若有大事必更正當會集公朝詢及國老故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所以抑季氏數持有如國之教與不可輒議更張於私室也鄭君注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凡盟權弓正義式三謂革故鼎新主於君者謂之政常則臣下奉行之事鄭君注義與馬注如稱公朝常行之務致仕者必共其之撰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有所未安

【】又曰國語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

內朝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
疏氏禮書據此謂卿以下有二朝式三案大夫二門則外朝
當在大門之外內朝當在寢門之外魯語既言寢門之內婦
人治其業是寢門外有二朝也都注以外朝爲君之公朝固
未必然而上篇氏答惠氏書謂國語
云二朝依當時僭制言亦未必是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

【集解】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

【集注】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後案】王肅幾訓近下孔注同言不可以若是句其幾也句於經未順矣朱子幾訓期必之期於下兩言不幾乎意未順式三謂幾饑之借字爾雅說文皆云饑汔也汔康將也又幾之訓終見淮南子繆稱訓高注言不可終於是而興邦喪邦往往由此終於一言而興邦終於一言而喪邦辭意上下相合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
興邦乎

【集解】孔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

【集注】當時有此言也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後案】國之興敗分於敬長與驕逸之心晉語郤缺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
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集解】孔曰言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

【集注】言他無所樂唯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
言而喪邦乎

【集解】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

【集注】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唯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則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後案】言莫予違則讒諂所蔽禍患所伏而人莫之告自古喪國之禍多由于此陸敬輿所謂天下大慮在於下情不通所謂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藎之拂心甘諛詐之從欲不聞其失以至大失也

葉公問政

【釋文】音義並見第七篇

【後案】劉氏釋地曰葉楚縣名故城距今南陽府葉縣治二十里中有沈諸梁祠有方城山四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郡此括地志楚嘗爭霸中國建山築石於此以爲固號曰方城一謂之長城蓋春秋時楚第一重地也宜以沈諸梁鎮撫焉式三案左氏成公十五年傳許靈公畏偪於鄭楚遷許於葉則葉爲許地昭公九年傳遷許於城父遷方城外人於許葉地入楚昭公十三年平王封許復居葉十八年傳公子勝曰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讐不可啓楚遂遷許於析而葉地復入楚葉邇方城爲楚重地故見於傳者如此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集解】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

故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

【集解】鄭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

【集注】莒父魯邑名

【後案】閻氏釋地曰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霄杜注云公懼而城二邑者以叛晉助范氏故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衞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式三謂此或然或不然之辭

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釋文本無作毋云今作無

【後案】趙鹿泉謂莒父下邑政久廢弛民亦無多望於上之安全盡善者子夏急圖改弦更張或以規近效期小康則迫而致之苟而安之矣趙氏以後儒輕肆先賢故以此論莒父之政式三謂管仲天下才而弊在欲速見小後世之稱盛治者輒言霸王道雜弊亦同此甚欲速見小之心此雜霸崇王之政也蓋亦因所問而苔之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集解】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也

【集注】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後案】事必審乎先後緩急之條理不急於功而功始成否則貪功適以誤功耳鯀陻洪水九載而績弗成禹之疏瀹行所無事八年而告成功是其一證必世後仁百年去殺亦時之必然者也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讀此尤可去欲速之弊矣小利之利亦以利民者言但就小則所失在大爲偏隅謀生養不宏體國經野之謨爲一時費經營不用長治久安之策雖後世之稱善治者皆未免此夫子之所戒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集解】孔曰直躬直身而行周曰有因而盜曰攘

【集注】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後案】躬鄭君本作弓云直人名弓見釋文莊子直躬證父尾生溺死淮南子直躬父攘羊而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二者以直躬對尾生似皆以躬爲名高氏淮南子注躬蓋名其人必稱以直係者故係直躬此與鄭君注合也[illegible]職云直正也又姓楚人直弓之後是又以直弓爲姓名也躬从身从呂古音與弓不同郎躬之作躬漢後字爽音躬弓同此經本作直弓也韓詩外傳二載楚石奢之父殺人奢追而殺之自告於廷刎頸而死下引此經子爲父隱以正之韓傳所錄別一事矣簡齋以此直躬即石奢未是也據云有因而盜者書微子馬注因來而取曰攘往取曰竊孟子攘雞趙注云取自來之物也攘古推讓正字史記漢書俗然竊攘之正字當作敫證說文訓告韓非子五蠹篇云其父竊羊而謁之吏呂氏春秋當務篇云其父竊羊而謁之上謁亦告也告言必有所據引申爲證據之義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集注】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耶瞽

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後案】皇疏范甯曰父子天屬不相隱諱則傷教破義長不孝之風焉今王法許期親以上得相爲隱不問其罪蓋合先王之典章江熙曰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告誇聖教夫子苔之辭正而義切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棄說文華部字

【集解】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

【集注】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後案】經以三言言仁朱子謂包括顏淵仲弓二章之意人無此三者不能克己而愛人也恭敬析言則別書無遮正義引

鄭注云恭在貌敬在心注說所本翊氏分別三問仁之先後臆決難信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集解】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爲

【集注】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後案】存於心曰有恥可恥者著於事曰辱恥與辱相因爲士者自省之心常防有恥而見諸事者實無可恥也皇疏引李充曰當其宜行則恥己之不及及其宜止則恥己之不免爲人臣則恥其君不如堯舜處濁世則恥不獨爲君子將出言則恥躬之不逮李說較孔注爲備式三謂士之一己綜德才所行甚廣以有恥賅之有恥則物恥足以振國恥足以興所行之不辱者可知使事之大非特須諳練時務亦重風節懍然於此不辱能忝所恥矣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次从二稱正字作偁

【集注】此本立而才不足者故爲其次

【後案】孝也弟也皆行己之大者孝弟之大所謂武周之達孝所謂圖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所謂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修乎軍旅而爲士之次者未嘗不相孚於耳目切近之人宗族稱之鄉黨稱之積於中而著於外此非虛名堪襲實行亦使宗族鄉黨有所矜式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族黨中安可少此人哉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集解】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

【集注】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隘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後案】孟子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朱子注引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未必合義式三謂士之砥厲言行者於義雖未精而未嘗不擇義信自期所言所行之合義而求信求果此任義之士不失爲士之次也若堅忍犯義之流明知非義而言之行之豈得謂信果哉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筭也

【集解】鄭曰噫心不平之聲筲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

【集注】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後案】筲說文作䈰云飯筥受五升與鄭君注異算擇而數之也漢書車丞相贊引此云何足選也鹽鐵論雜事引此云何足選也選算古通用又通撰鄭君於易雜物撰德撰作算注云算數也周官大司馬撰車徒注云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也爾雅釋詁舍人注擇數之曰算正與鄭君禮注合此文亦當依禮注爲備從政者有可選擇即有恥不辱孝弟信果者也此外則爲斗筲之人何必選擇而數之非槩斥當時之從政者也或疑夫子之言不宜如此過厲而以斗筲爲自遜之辭非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陳氏古訓曰狷俗字當从孟子作獧式三謂狂變狂獧變獧悁變狷古今字異以狂悁爲正

【集解】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者也

【集注】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餘論】行訓道古書多行道互訓狂當作往言其志之向往於古道也狷當作悁說文悁忿也不屑不潔之善者也狂能進取者詩載馳疏引鄭君注云仰法古例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概之義也注云謹厚之人指畏縮不肯任道者言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集解】孔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包曰善南人之言也

【集注】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猶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發明】緇衣正義引鄭君注云南人殷掌卜之人謂以此二語爲古之遺言似鄭君注較孔注爲確鄭君云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皇疏申之云巫醫爲治之不差歐陽行周曰巫以鬼神占醫以筋脈體無恒之人筋脈不足以自體鬼神不足以爲占歐陽氏說正同皇疏人多無恒而作巫醫者亦難不可以作言難作也式三案鄭君注以治釋作巫醫不能治何言所以不能治此業者以其人之無常也緇衣云不可以爲卜筮者古時卜筮統於巫也禮云龜筮猶不能知而況於人乎意謂巫醫尚不可爲而況於人謂之至乎禮又引詩我龜既厭引書事煩則亂意謂無恒而作巫其舛必瀆神而取煩厭也皇疏引衛瓘曰言無恒之人乃不可以爲巫醫巫醫則疑誤人也而況其餘乎此說是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羞从羊从丑作羞者俗

【集解】孔曰此易恒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

【集注】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發明】鄭君易或作咸咸者不一人之辭皇疏或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朱子易本義曰或者不知其人之辭言不知其所自來也狀易本義訓奉此注承訓進爲順

子曰不占而已矣

【集解】鄭曰易所以占吉凶也無恒之人易所不占也

【集注】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發明】鄭君意以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占吉凶者必知善之所自來而翻然改也無恒則於易直不占而已皇疏引體記說以爲卜筮不能占無恒之人別一說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集解】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集注】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發明】和同渾言則通析言則別和者無忤於人而凡事參以衆論之公不同所以爲和也同者苟合於人而凡事拒乎衆論之異不和所以爲同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集解】孔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也

【集注】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發明】黃氏震元曰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制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依說文防備字作僃全備字作備今通用

【集解】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也器之度材而任官也

【集注】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後案】事以職受役也說以辭解釋也不以道而不說君子未嘗爲解釋也如盛世之有呼嚇矣不以道而說小人遂喜爲解釋也如蘇張之游說是矣禮曰禮不妄說人謂不以虛誣者說人也鄭君注引此經爲證而曰爲近佞媚也是鄭君以說爲解釋之義也徐氏說文通論曰說者拭也解脫也若人心有鬱結能解釋之也徐論亦是若謂小人私心易饜理不然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集解】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

【集注】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後案】寬大爲泰循分樂道而自足也侈大爲驕矜才恃勢而輕人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集解】王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

【集注】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後案】後漢書吳漢傳論引此經注剛毅謂強而能斷木樸愨貌訥忍於言也彼李注必此經之古注也論語血氣方剛詩北山國語周語旅力方剛韋注剛強也四支以衛體合觀諸文剛是堅強之名韋氏國語注剛彊也鄭君公冶長注剛謂彊志不屈撓此剛之正訓王氏以無欲訓剛式三謂多慾非剛无慾亦未必剛也左氏宣公二年傳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國語楚語下毅而不勇合觀爾雅文毅是果敢之謂韋氏國語注毅果也能爲義之正訓爾雅毅是怒也一曰有決也能決於義曰有決所換不合於義曰是怒其以決斷爲毅則所謂剛者堅強而不屈撓毅者果斷而不游移此剛毅之分兩書證法強毅果敢曰剛質直剛強斷也爲伯篇包注毅強而能決斷也此乃就言剛合朱子於公冶篇云剛者堅強不屈之意於泰伯云毅強忍也後閱據此以毅爲持久之義然楚語強忍犯義毅也即據上文毅而不勇之毅章注忍犯義也是決於犯義之忍非耐久之忍持久爲毅古未之聞餘朱子說剛是體質堅強毅是奮發作興氣象並朱子本意定見故有發辭也訥即訥于言之訥能言而忍之非實之鈍也程子以四者爲質失之也程子曰毅爲輕浮乃剛於仁甚遠故以此爲近仁此說是也中庸力行近仁剛毅者勇決於所有事能彊恕能公私也前篇言巧言令色鮮仁木訥者質樸以立心不飾僞不售欺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詩棠棣正義引此偲作節怡作熙

【集解】馬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

【集注】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後案】切切當讀貌偲偲讀懶貌見詩常棣正義所引鄭君注切切倉也偲偲強也兄嫂用之注式三謂切切偲偲怡怡如由學問真積性情融洽而得之所以謂之士也朱子於或問云切切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偲偲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鄭本注所引胡氏之說意欲指子路所不足過於求淸遂與古訓不合且胡氏所云善柔之損決非所以規子路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集解】包曰即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

【集注】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卽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卽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必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後案】此爲不教而戰與教不嫻習者言之也世有賢君必須教之七年庶幾可以用之見用民之非可輕驟也張氏文潛曰治至于可以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爲邦至于可以卽戎而後爲功也周公戒成王以立政卒之以詰戎者政之終歟陳君舉曰天下危其事則聖人雖其言不期其速成而許以遲久不許以必進而許以庶幾蓋人之意斷可識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集解】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

【集注】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受業王元恆校字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憲問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史記作子思問恥避聖孫之國字當如森也篇解原思此由後改

【集解】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其祿也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

【集注】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幷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後案】據孔注有道時以功踰祿君子受祿不挾無可恥也史記弟子列傳云孔子卒原憲亡在艸澤中本經又云原思爲宰出處合乎聖人能事斯語矣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史記弟子列傳三國志鍾離牧傳注引經矣作乎上有子思曰三字

【集解】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

【集注】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後案】韓詩外傳一引原憲之言曰學以爲人教以爲己靈不忍爲之也與此章參讀而其品可見矣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集解】包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

【集注】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

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
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
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
之方乎曰克己去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
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
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
則其所以求仁之功
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後案】爲仁者當使生生之心周浹於彝倫之內而至誠無息
則此心大公無我善與人同不過謹於世不縛恣於身克伐
自無所系怨欲自無所係此源清而流不濁也夫子云不知
其仁者恐制於外而未必澄其中也程子云惜憲不能再問
非也朱子謂仁之名義古人當小學時已有
分明訓說則告以未必仁自不待再問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集注】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集解】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後案】何解以此節居爲求安之居朱子於或問以此爲有所
而重遷者故注云懷安處謂即曰於意所便安者繫戀而
不忘則於義所當爲者必不能勇決矣此申朱子
注也或曰居者休息之謂懷居者忘行而依志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集解】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
何曰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
【集注】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
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
不殆
哉
【後案】危訓厲謂自嚴厲也危訓高峻義見禮緇衣言不危行
行不危言彼說不危也說危朱子仍用舊注者意謂高于俗
也嚴厲危正也王氏筠證引此經於義尤長言孫者不正說
己意順人之意而婉道之也皇疏引江說以孔子之對陽貨
爲孫辭以遠害此所謂大人者
言不必信亦所謂貞而不諒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
有仁
【集解】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
【集注】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
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
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
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後案】德由讀書窮理而積有德者積之既厚發之必能滂薄
朱子曰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陸子靜曰博學審問
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其文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
而不能於聖人此有德必有言之由也仁者誠愛無私凡事
之有益於人者必果決以行之強恕求仁輔以剛毅勇也禮
所謂以死勤事以勞定國捍大患禦大災如比干之死忠勇
之所施皆仁心之所發也若遇事之有害於人雖小不爲抑
易益之氣過易發之欲不使不仁之事加乎其身孟子所謂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
下而弗爲皆仁中之勇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
而有天下【釋文】适本又作括羿依說文作羿
【集解】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
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
后少康所殺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馬曰禹盡力於
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
【集注】南宮适卽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
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
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
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
【後案】羿奡事見左氏襄公四年傳滅相乃奡事非羿事集注
誤奡左傳作澆古字通借邢疏曰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
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
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

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此三者雖不經難以取信要之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邢氏此疏直鈔尚書孔氏疏不加別白式三謂羿射十日或是羣雄僭竊鉏削殆盡之喻猶之女媧補天譬以衣職有闕黃帝隆衰譬以垂法在世曲言揣論等諸子虛烏有之談說文弓部芎帝嚳鉃官夏少康滅之羽部羿古諸侯也一曰射師許氏古侯射師之文兩歧而未定有窮之羿殺於浞而以爲誡於少康亦乖於經賈景伯說云祖孫同以羿名尤爲失理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以此羿爲堯時之羿遂據尚書無若丹朱奡之奡謂奡在禹稷之前與堯時羿並世而生然說文云奡嫚也其引書作奡又云讀若傲尚書皆作敖未有以奡爲名者孔子國此注言奡能陸地行舟尚書僞孔傳亦襲陸地行舟之語斗南遂牽合爲一據書鄭君注罔水行舟即孟子從流忘反之意此云盪舟謂搖蕩其舟而覆之也竹書紀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是也又據水經注改之濰山改名覆舟山因奡事而名顧氏日知錄亦據注以經文盪舟之盪與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陳義相同經文俱不得其死然句然字當屬下讀金氏攷證曰十一篇言由也於未死之先故云不得其死然擬疊也此述二人於既死之後故止曰不得其死斷詞也金氏說是也禹言暨稷播奏庶艱食是也馬注言盡力溝洫溝洫亦稼穡事

夫子不荅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集解】馬曰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孔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

【集注】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荅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發明】夫子不荅之說謝顯道謂當時必有啓肯意非直不荅洪景盧謂南宮适言力可賤而德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荅金吉甫謂以然字屬下讀意已分明不須荅數說與馬氏解朱子注異可存參語錄載朱子之言云羿奡有時不然所以不荅又以君子爲其所當爲不計其效故不荅又於或問有罕言命之說此皆於尚德一貫相伏不可從也當周末時列國權奸自矜智術可以奪命就不爲羿爲奡豈知惡積必至滅身所命必在用德南宮之問夫子之贊非聖賢之罕言命以明報效之必然乎世或有行道而凶違道而吉者此效之變而不可爲常常者多且久變者少且暫以少且暫之變而遂言命數不足憑豈其然乎荀子榮辱篇曰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僈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徐偉長中論爻本篇曰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然行善而獲福者猶多爲惡而不得禍者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讀此經而參以荀徐之言學者可以無疑或曰此編所言禍福推本天道是矣而與釋氏果報之說得毋同乎曰儒者積善聖經格論但釋氏以果報在前生後生其說誣耳人之前世爲祖父人之後世爲子孫是以天之報應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此經言稷有天下理正如此自釋氏輪迴之說則祖父子孫氣不聯屬如萍水之相遭且以張家之善惡轉移爲李家之禍福矣竹汀辨之詳矣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集解】孔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

【集注】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餘論】終食造次顛沛之頃持之不堅而徇人爲己之心出此而生故治賦治賓之可使南面之可使者君子也而夫子曰不知其仁克己復禮之請事者君子也而夫子曰三月不違仁全仁甚難而不仁之有不得不爲君子慮亦不能不爲君子恕也小人之於仁惟恐已甚雖有怵惕惻隱之心不能一日守之也由是言知日月至者與三月不違之間爲君子也以其有不仁而已用力於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集解】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

【集注】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

賁
[發明]據孔注勸勞之道不可已教誨之道不可缺明二者之互用也據詩隰桑箋引此言愛之則勤勞思之忠之則教誨之二者分說要皆統言倫類之事也中蘇說者以慈父忠臣分之戴鈞泉據孟子教人以善謂之忠以誨爲師之誨子弟父師一例式三謂統言之者是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釋文]曰創依說文是創痍字刱制之字當作刱式三案草依說文是斗櫟實之名後人借草爲艸創亦刱之借字

[集解]孔曰裨諶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

[集注]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稾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大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後案]命者聘會之書關於使者未行之前也以聘禮言之籌行之日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左接聞命迨宰執圭以授使者受圭垂繅以受命其行聘之日几筵旣設擯者出請命賓入升西楹西東面致命此所謂命即彼聘禮之所謂命也左傳僖公三十六年展喜受命於展禽以犒師此又犒師之有命辭也設使者受命不受辭此言隨時應對辭本無常不可以受而命則先時爲之也聘禮於陳幣之辨夕云史讀書宰執書此書言享幣之數於誓竟之時亦云史讀書此書言誓告之辭或據此以證爲命誤也裨諶草創以其能謀使謀可否而議將起於此發其紛糾而治之曰討循其倫次而議之曰論世叔美秀而文諳于掌故而才又傑能討究其失論次其是也修飾注訓增損者修短之修訓長是修有增義損增之以暢其意也古拂拭之字用飾說文刷飭互訓是飾有損義謂芟削其辭之繁冗也聘禮記爲命之法辭多則史少則不達是辭不可不增損又云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是增損任意也三者既定子產乃潤澤之而使之振采焉此爲命之善也其事又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語有不同者或先後異時所爲者不同抑此所言夫子所位置也

[後案]又曰馬注云行人掌使之官者凡行人有專官有兼職行人之見於春秋經者凡六皆以執書春秋襄公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楚不能敵晉悼而遷怒於無辜之人也襄公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晉不能正衛伐曹之罪而執使人也昭公八年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楚不能討陳殺太子之罪而執之傳曰罪不在行人也昭公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取邾師報怨而執之罪亦不在婼也定公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知難而行納楊楯六十於趙簡子范獻子怒而執之也定公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衛侯欲叛晉自齊而沮於諸大夫結請自執以成齊之盟也凡六行人或專官或非專官未可臆斷也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大客小行人掌使適四方說者謂二職不言胥史亦是兼職然司儀等職平日必擇一官以統馭之此正行人之有專職者可左傳桓公九年韓服爲巴行人文公四年甯武子不荅湛露彤弓使行人私焉成公七年巫臣通吳於晉實其子孤庸使爲行人於吳襄公四年穆叔不拜肆夏文王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襄公二十六年秦鍼如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襄公二十一年欒盈過周周辭於行人定公四年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哀公十二年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此皆行人之有專職者鄭子羽亦是專官襄公二十四年傳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襄公三十一年傳衛襄公如楚過鄭鄭子羽爲行人此其爲行人之見於傳者昭公十八年鄭使行人告災於諸侯不言其人或他官攝行也襄公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伯有曰世行也則公孫黑世爲行人甚於子羽之者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集解】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

【集注】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後案】子產謂子太叔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所以矯子太叔懦弱之弊刑書之鑄不過申明已墜之法亦不足爲子產病子產爲政以寬仁著績其事班班可考後儒用治鄭必以嚴猛成功能成功即爲惠者謬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集解】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

【集注】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後案】馬注以子西爲鄭大夫與子產連言之也朱子於或問引吳才老說云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故以爲公子申是朱子不用馬注之意也注云遜國改政見左氏昭公二十六年定公六年哀公六年傳白公之亂見哀公十六年傳沮用孔子事見史記孔子世家彼哉讀五賓引作彼哀也又五經引埤蒼彼邪也佩觿亦引作彼哀作彼訓邪其義甚通孔子稱楚昭王知大道而惜子西輔君之不義以彼邪辭之也

問管仲曰人也

【集解】詩言所謂伊人

【集注】人也猶言此人也

【後案】人也謂當時人稱之是可稱爲人也詩匪風正義引論語鄭君注云論語人稱同位人稱之辭此經鄭君之注不全而詩正義約其意以言之以經言伯氏故云同位人稱之辭式三謂經舉伯氏事明管仲治齊有轉攻衆所人稱是以稱之爲人也表記仁者人也鄭君注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孔正義曰引春秋傳者此成十六年公羊傳文欲人貴此行父特言舍之引之者證人是人稱相存愛之義也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釋文本疏作蔬

【集解】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

【集注】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後案】伯氏名偃見皇疏駢孔注以爲地名春秋莊公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惠劭云郱一作駢後爲伯氏邑此與孔合也三百孔注以爲三百家坊記疏引鄭君注正同古邑大小不等易云邑人三百戶則三百家亦邑也一曰駢之邑三百邑謂四井之邑也左傳鄭備百邑鄭志云邑方二里是也詳見千室之邑下孔以無怨言爲奪之常理皇疏以爲伯氏有罪奪之劉氏新序以管仲奪伯氏邑與商鞅用刑並論裴氏三國志注引習鑿齒說以伯氏無怨與諸葛武侯之使廖立及李平致死同類例舉蘇氏論語解亦引諸葛事爲比古義相傳如此然則此所謂奪即周禮馭貧之法也朱子引荀子仲尼篇文以證此經周燭齋謂荀子言與不言奪自是兩事且據是則桓公奪之與經文亦不合荀子言富人莫敢拒者言人莫敢拒敵其富亦非無怨言之意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集注】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辥大夫 釋文綽本作繛辥正字薛或字見說文

【集解】孔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
【集注】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煩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後案】下章稱公綽之不欲而此病其不可爲大夫以此知魯者之學未可謂人欲淨盡卽是天理流行也然則以不欲列四德何也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薛敬軒言之矣則姑恣之私欲學者必務去之此成人之一也

子路問成人

【集注】成人猶言全人
【後案】人道雖成故問之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集解】馬曰臧武仲魯大夫臧孫紇公綽魯大夫孟公綽周曰卞莊子卞邑大夫孔曰加之以禮樂文成也
【集注】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發明】注以莊子爲卞邑大夫者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韓詩外傳十云魯與師卞莊子請從新序八云齊與魯戰卞莊子請行是魯卞邑大夫之證也卞正字作弁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左傳云季武子取卞本是一地知廉勇藝四人分得之則爲偏材一人合得之幾於全德故四人之品不及子路而子路不能及四子之博長且不能兼有之夫子因以是勉之也文孔注訓加文有加增之義固可通又云文成也此三字疑何注樂記注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鄭君注文猶美也善也美善與增成義互相足一曰說文文錯畫也象交文易傳物相雜故曰文義用文以禮樂卽文王世子所謂禮樂交錯于中有恭敬之心而以樂化其拘有和易之趣而以禮酌其中也知廉勇藝合之既幾於醇而復交錯之以敬與和是謂成人亦猶質也義見學而篇此言亦可成人之道質如此也下言亦可後世之取成人者質如此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集解】馬曰思義義然後取不苟得也孔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
【集注】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

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後案】王伯申曰有非問答亦加曰字以別之者謂更端也上節言成人君子律己之全功下節言成人季世取人之寬法此節更端也集注程子說以公綽爲仁又以知仁勇藝文以禮樂爲非大成此說言知仁禮樂也胡氏說先賢亦不足信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集解】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謚也

【集解】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後案】檀弓注亦云文子名拔或作發今皇疏本作拔釋文拔皮八反邢本爲枝朱子注同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論衛

用引此經作豈其然乎豈其然乎與今本異

【集解】馬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也

【集注】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餘論】並史漢多用爲庶幾之辭引申之爲疑詞然其徘徊審顧之意一也見禮文段注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集解】孔曰防武仲故邑爲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

【集注】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于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後案】喪記云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是以防即見要君也皇疏引袁氏曰奔不越境而據私邑此正一要君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晉鄭文作譎

【集解】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

【集注】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後案】譎詐欺天下也見說文晉文公譎鄭君以召狩言朱子以城濮言齊桓公正以召陵言皆一時之事耳統三傳觀之均是尊周室也而桓於名分猶不敢越均是恤諸侯也而桓於信義猶不敢渝荀子云五伯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後之論齊桓者因多過刻之論式三謂桓公知守正道有時持之不堅偏心參之所行遂未必皆正然惟其知守正則事之正者爲多時有僞心而外猶飾于正觀傳所載晉昭內則用鄉長以舉賢外則反侵地存亡國功高威立受胙下拜肅晉文之所不能爲即軌里連鄉亦依周制而變通之居甲兵以整武備亦克詰戎兵之道未可一概廢之也晉文則以正道爲不必守而殺冠毀冕之甚者矣陳用之曰晉文之譎出乎正桓齊桓之正非無譎也正不勝譎故謂之譎而不正譎不勝正故曰正而不譎陳說亦明漢書鄒陽傳引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顏注謂守法而行不能用權此又一異說近儒亦有主是說者式三謂晉文不正而許以能權此必不可行之說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集解】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

【集注】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

白入召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集解】孔曰誰如管仲之仁

【集注】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後案】皇疏曰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曰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又非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會釋文所引范注及鄭君說略同惟會北杏下有又會柯字會甯母下無九年會葵丘字此為異耳朱子讀九為糾據僖公二十六年左傳文也以用也三國志魏志引此以作用不用兵直者謂兵戎禍息不煩指會合時言也禍其大下兵管仲輯睦中夏息其兵禍正本仁心以行之也如偽乃旨皆如貢如緊揚子法言學行篇如其富如其富吾子篇如其智如其智謂道篇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等如謂為乃之證也謂管仲未純于仁則可以不死糾難為未仁則不可曰乃其仁乃其仁者以其仁之顯著於天下微其心之不殘忍於所事之人也孔注去誰如其仁諸字添設且云誰如許之過當矣翟晴江謂召忽殺身成仁仲有功亦得如忽之仁此說未是辨見下盧氏翟山札記據明顧憲成九成見今袁顧齋之說以此係桓公管仲乃齊論不辟之言盧氏又謂記論語者如荀卿與起之儔亦出其中故有此議而不從之論其說尤非也孟子言管仲功烈之卑夫子器小之說也係凡伯齊桓為盛係管仲天降大任並經係仁之說也言豈一端而己且荀卿鄙覇崇王不得疑以崇獎覇圖與起乃曾申之徒盧氏以為曾子之徒亦疑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集注】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後案】不死又相用意並舉下匹夫節者不死之無害於仁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披之借字

【集解】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也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也何曰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衽之惠也

【集注】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後案】齊桓公之時淮夷病杞矣狄亡邢滅衛而溫亦滅矣楚滅漢陽諸國而北伐至鄭矣山戎病燕矣王子帶以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矣非管仲何以制之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集解】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

【後案】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于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于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後案 經劉之借字謂斷頸也溝瀆魯地名亦名句瀆亦名穀春秋桓公十二年盟于穀丘左傳言句瀆之丘句瀆穀古同聲通用史記齊世家遂殺子糾於笙瀆索隱曰賈逵云魯地句瀆又按鄭誕生本作莘瀆論語作溝瀆蓋後世聲轉而字異後漢書應劭傳作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瀆皇疏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據諸文攷之是子糾召忽身死同處地在魯之句瀆經言匹夫之諒正指召忽知仲之可不死矣春秋書小白入齊又書莊公納糾又書乾時之戰是桓公先入而靖國難糾後至而見拒猶爭國於靖難之後則糾之舉者矣管仲苟有助惡之謀則當請罪受戮于齊君而赦之則當感恩報効也管仲苟緊無助惡之心則糾死與死惟其親暱任之也王肅謂君臣之義未成其爲援家語於致思篇羼入此說朱子謂管仲親北面而君之安得讎其未入國而死乃托於君臣之義未成式三謂糾苟含冤而死曾以友仇不同國俛之仲宜可以相桓此王説固不足據矣程子謂桓兄糾弟三傳無明文管子大匡篇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是子糾於小白上莊子荀子韓非子俱有桓公殺兄之文漢書淮南王傳溥昭云齊桓殺弟以返國韋昭注云讒文是兄殺兄稱弟則糾之爲兄未可讞矣雖然程朱二子言管仲可不死其意固是也後之駁注者乃有聖人重事功賤守節之論不尤悖謬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集解 孔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爲大夫同升在公朝

集注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集解 孔曰言行如是可謚爲文

集注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後案 注云行如是可謚爲文者謂書謚道必昭行之如爲貴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集注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集解 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亡乎

集注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說文作㤰也㤰慙語也段氏以此作當作怍

集解 馬曰作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也

集注 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後案 如馬說言之可以無愧者由平日之積其實此謂爲之難也後漢書皇甫規傳論引經正同

陳成子弒簡公

集解 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恆也

集注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後案 陳虎爵賓叔孫州仇孟武叔疎恆僞成子此經不以爵之事之誥之定度耳也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

集解 馬曰將告君故先齋齋必沐浴

【集注】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後案】史記六國表曰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然則請討之計行大義著於天下所以弭篡奪而正綱紀者不出此哉此事不行而戰國勢成四篡逆之國橫於天下

公曰告夫三子

【集解】孔曰謂三卿也

【集注】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集解】馬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今使我往故復往

【集注】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弒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集解】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

【集注】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後案】外注程子說病左傳所錄夫子之言又謂夫子必告方伯未是也聲罪致討勝齊固夫子所預籌者以籌策戰勝爲

不以義而義之說晦矣當是時兵以衆起臨行時遣使以告周室也迂滯于不可行之勢以敗其成謀非義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集解】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

【集注】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後案】依孔注是犯則勿欺也依范注是犯先不欺也尋繹經指戒欺勸犯二者反正言之子路忠信則不欺果斷則能犯精言之則二者皆非易盡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集解】本爲上末爲下

【集注】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後案】達者通曉之謂下達如漢書九流之類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集解】孔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

【集注】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後案】依孔注學謂講論經典以所講論者身體而力行之爲于己不能躬行則所講論者徒以言語助于人也如此則經文二爲字之義甚懷釋文爲于僞反是依注定讀也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爲學也以爲禽犢荀子引此經而上

下文皆申此經之義其云以為禽犢者禽犢饋獻之物也謂所講論者徒饋獻于人而無益於己也是荀子亦以學指講論經典也楊子法言學行篇曰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咸無焉為衆人經房為人而稱以學者設其次也程朱二子言學兼知行為人欲見知於人益謂好名之心未淨雖終身為善而善未純熟不如从古注之為確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集解】孔曰伯玉衛大夫蘧瑗

【集注】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集解】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盡過也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

【集注】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于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後案】而未能之而猶如也謂心恐其未能也呂伯恭曰人不克己身皆是過不知過之難改能用力克己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乃知改過之難此其所以不敢言寡過而曰欲寡過也注引莊子說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此注之所本淮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此句見淮南子原道訓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集注】重出

【後案】邢疏以此經連曾子語為一章夫子言之曾子申之也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集解】孔曰不越其職

【集注】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後案】此言位者以職位言是本義也皇疏曰猷人各專己職不得濫謀圖他人之政也邢疏遠上為章云戒人之僭濫侵官也張敬夫云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遷皆不出其位張氏蓋參易象言之也然講家因之有以心為位以此心動而妄動為不出位殊失經恉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集注】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後案】朱子以弗諧解俱謂言過其行為可恥見朱子語類如諸說經文而字當作之字式三謂其言而過其行六字連讀舊說原通據皇本及舊失論交際篇而字正作之字亦可存參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集注】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集注】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如此

子貢方人

【集解】孔曰比方人也

【集注】方比也

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集解】孔曰不暇比方人也

【補疏】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于外而所以自治者疏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後案】方人鄭君本作謗人謂言人之過惡也見釋文史記弟子傳子貢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意正同孫頤谷讀書脞錄云左傳襄公十四年庚人歸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公四季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式三案後誣爲謗直陳人惡爲謗事分虛實而古人文字不嫌用用也夫子言夫我不暇者夫彼也我猶己也如吾往吾止之例彼己則不暇言嘗急己而寬人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集解】王曰徒患己之無能

【集注】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集解】孔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爲賢乎或時反怨人也

【集注】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詞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後案】孔注怨當作冤見釋文逆億先覺者未必賢或反冤枉人也朱子謂不逆不億而詐不信聰明人自能覺之如呂勍言肆知其謗我燕王告霍光反昭帝知霍光不反燕王遠如何知數日內之事據朱子此說是先覺有實徵以人之辭貌而覺之以平日累行而覺之以時事不倖而覺之皆先覺也謝顯道曰賢者於事能見之於微謂之先覺如履霜可以知堅冰也此亦謂事有朕兆而覺之也外注楊氏說朱子於或問闢之矣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集解】包曰微生姓畝名

【集注】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後案】畝蓋默不談時務以孔子爲佞於辭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集解】包曰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集注】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後案】疾痛也固錮通痛惡斯世之錮蔽不能不言而非佞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集解】鄭曰德者調良之謂

【集注】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集解】德恩惠之德也

【集注】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補疏】見老子道德經恩始章

子曰何以報德

【集注】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後案】事必推之可通始為情理之正苟行於此不可通於彼即過乎情而拂乎事之理此非獨報怨報德然也五禮之殊質殺五服之辨親疏五刑之分皆從先王皆循其自然之理而搚正施行取之萬世而無弊後世或欲過从厚於一事而例之他事遂不可通矣管仲辭上卿之禮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何以禮焉張釋之不以盜廟坐玉環之罪論族曰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用何以之辭與夫子何以報德一詰語意正同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集注】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後案】以直報怨有二說朱子或問曰周禮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所謂直也此一說也集注則專言一己小怨之不必讐者又一說也難之者曰報怨者以至公無私而報德者必有私矣聖賢可私于所厚乎曰國語言報生以死報賜以力禮曰親無失親故無失故春秋之法為尊者諱為親者諱豈不私於所厚乎彼以德報怨固老氏壞敗聖教之說不則德怨俱以直報之亦所謂執中無權者均之賊道而已

子曰莫我知也夫

【集注】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後案】此歎道之終不行也下數章以類騈敘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

【集解】子貢怪夫子言何為莫己知故問也

【後案】何為猶何謂也許近於激發故問之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集解】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孔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　何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惟天知己

【集注】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之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後案】據孔子國注下指人上指天下學猶言習練世事上達知天命之窮也知我其天天諒其達道則鑒之心也式三謂下學删訂贊修之事上達所學通於天也聖人删訂贊修惓惓斯道之心上通於天而天自知之漢書儒林傳言孔子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不用於是序書偁韶樂論詩綴周禮成春秋晚而讀易下即引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及此經下學而上達以證之是漢師相傳如此史記世家引此經於獲麟後作春秋并說苑至公篇引此經言夫子修春秋精和聖制上通於天大指亦相同也程朱二子謂聖人自言悟道精微惟天知之中之者說極元晦於不怨不尤之語亦未昧貫矣章內所言天一為未定之天一為已定之天一為氣數之天一為義理之天謹守程朱者如金吉甫亦復致疑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九經字樣曰寮上从穴下从火論語承隸省作寮按史記弟子列傳作僚索隱作撩又作遼

【集解】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孔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孔曰季孫信讒恚子路也鄭曰吾勢力猶

能辨子路之無辜於季孫使之誅
寮而肆之有罪旣刑陳其尸曰肆
【集注】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
子指季孫言其有疑于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誅寮
【後案】史記弟子列傳有公伯僚索隱引譙周古史以啟之馬
注誤也景伯名何非何忌孔注亦譌邢疏糾之舊說或以愬
志絕句於公伯寮連下讀言力不能屏季氏之惑而尚能誅
寮也式三謂經曰固曰猶是轉語書肆諸市朝明示其罪非
辯季氏之惑則不
可鄭君注是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
何

【發明】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
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
決於命而
後泰然也

【發明】景伯言力能肆寮意欲以力挽之夫子言命聽諸天運
之自然也道之順遂即所以卜天運之否泰也朱子注云聖
人不待決于命本于尹氏義見子罕顏淵章朱子文集載陳
安卿之說曰公伯寮其如命何斷以命而安之之辭此即是
聖人樂天知命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絕無疑忌顧慮之
意聖人之所謂命與常人之所謂命本同而情異陳氏說足
以校正集注是也庚仲艮指此經爲
爲性命之命朱子于或問駁之詳矣

子曰賢者辟世

【集解】孔曰世主莫得而臣
【集注】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大公是也

其次辟地

【集解】馬曰去亂國適治邦
【集注】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集解】孔曰色斯舉矣
【集注】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集解】孔曰有惡言乃去
【集注】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
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集解】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
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接輿也
【集注】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
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後案】皇邢疏引鄭君說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蕢長沮
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蓧接輿辟言者七當爲
十字之誤也又王弼說七人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
下惠少連是舊說以作承上文所辟言也筆解曰避世本無

爲作者本有爲顯非一義七人之數固難條列但明作者實
非隱淪昭然矣七經小傳作讀如作者之謂聖之作謂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也此
本筆解而條列之爽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
爲之者與

【集解】晨門者閽人也包曰言
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強爲之
【集注】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
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
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
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後案】皇疏石門者魯城門外也晨門守石門晨昏開閉之吏
也魯人也自從也朝早開見子路問從何而來子路荅曰我
此行從孔氏來也據皇疏是夫子周流在外使子路歸魯值
莫而宿於魯之城外故有此問荅之辭曰知其不可而爲之

正指聖人周流列國知道不行而猶欲挽之晨門知聖也後漢書蔡邕傳釋誨篇石門守晨注引鄭君注石門魯城外門也張皓王龔傳論注亦同皇疏即本鄭君注皇曰魯城門外依漢書注當作魯城外門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弟二門名石門閻百詩以此證鄭君注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亦作何見釋文蕢作臾見說文與臾叟字異

【集解】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

【集注】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後案】說文徐氏通論上引此經荷蕢作擔纍子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

【集解】此硜硜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也

【集注】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

【後案】依皇邢二疏既已也鄙哉硜硜乎莫己知斯已而已者此鄙哉之事言磬聲硜硜然無知己之人惟堅信於己而已矣疏申何解如此一曰斯己而已言世莫知己祇一己之孤而已也朱子注云斯己之己作已乃隸書傳寫之誤古篆己已二字迥異依何氏所見本當作己也史記世家繫此事於三至衛是時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荷蕢云莫己知情事亦合呂伯恭曰荷蕢譏世爲莫知此身視一世人即不是聖人天地同量之心

深則厲淺則揭

【集解】包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己若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

【集注】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後案】爾雅云以衣涉水曰厲又云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鄭君注論語服氏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爲厲者揭止由膝以下而膝以上至帶以上涉與厲爲通名韓詩傳又云至心曰厲諸說雖異而以不解衣爲厲則同厲者衣任濡水以喻事不可救揭則欲潔其衣以諭欲濟其世皇疏申包注如此說文引詩作深則砅解云履石渡水也砅或作濿戴東原詩攷正據之以厲爲石梁又引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洲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梁有厲之名衛詩淇梁淇厲並稱厲固梁之屬詩意以淺水可褰裳而過水深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踰王氏述聞取韓說式三謂爾雅說文說存二解學者不必偏守一說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illegible]】未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爲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之道

【集注】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後案】何解以難爲詰難之難史記五帝本紀索隱曰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假以往來之辭曰難孟子禽獸何難焉亦同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集解】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

【集注】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後案】依孔注諒陰是器中陰默之義依鄭君此注及禮注諒陰凶廬字或爲梁闇或呼梁庵喪禮未葬楣一木長梁于東墉下著地以艸被之旣葬則翦去艸以短柱拄起長梁謂之柱楣喪服四制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鵪鶉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惠半農曰古之闇今之庵也釋名云草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誅茅爲屋崩之蓋屏非庵而何庵讀爲陰貪南讀爲任古今音異邢疏評引左傳杜注孔正義誤陰釋服心喪之名此大謬也書無逸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三年中不自出令亦非竟不言也問何謂者謂詳事實欲知所言者何事所不言者何事子張蓋疑不言者之別有所指其政事則待于言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冢从勹从豕俗作冢乃古冢字

【集解】馬曰己己百官也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集注】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夫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發明】冢宰可以聽政者體待其人而行也夫子言古之人皆然以當時不能然也當時列國之君政歸權臣終身不能自振偏謂三年內宜速聽政哉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集解】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集注】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集解】孔曰修己以敬敬其身也人謂朋友九族病猶難也

【集注】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

【餘論】君子上位之君子也人謂臣也尚書皋陶謨在知人洪範人無有比德人用側頗僻人對民言詩假樂宜民宜人亦同正身正其臣正其民治之漸及者然也上章言禮此章言敬下二章見不敬者之壞於禮修己以敬循此體以踐之而己安人安百姓者禮教所達朝野胥安禮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原壤夷俟

【集解】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

【集注】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

【考異】凡尊客至則起以迎降等之客亦所待夷踞以俟非禮也皇疏壤聞孔子來而夷踞豎膝以待孔子之來是意以下言叩脛故此言豎膝

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集解】賊謂賊害孔曰叩擊也脛腳脛

【集注】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考異】老氏之流猿溺者拘執禮法適情擴性非延年之道而自以曠達爲養生夫子言壞非傷教生不如死貴之深矣脛膝下骨皇疏膝上曰股膝下曰脛釋文脛戶定反俗讀呼戶硬反是脛之古音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集解】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辭出入也

【集注】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餘論】朱子語或問引家語云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所謂闕

黨童子蓋即居人也歟此朱子未定之論也姚姬傳曰闕黨之人或使童子將命于孔子蓋其容有如成人者故或疑爲益者此別一說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集解】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也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者也

【集注】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少長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後案】皇疏云童子不合與成人並位但就席角而坐是無位也先生謂先己之生也非謂師也

王元恆校字

論語後案

衞靈十五

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依說文當作敶陣晉後人所作字鑒氏德明本作陣

【集解】孔曰陳軍陳行列之法也俎豆禮器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以教末事

【集注】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衞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補疏】[illegible]夫子言足兵又言好謀而成我戰則克則軍旅之事非不素防其不虞者而衞靈公急于禮于兵既失其本矣所問者陳而已亦非軍旅之本也若以俎豆見治國之本賤兵而貴禮也禮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然[illegible]豆籩諸有司者事之數夫子以告衞靈者在國事……衞靈昧道棄禮終無改釋之心雖聖人末如之何也遂行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集解】孔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衞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

【集注】孔子去衞適陳興起也

【考證】據史記孔子世家陳杞世家與十二諸侯年表攷之孔子仕魯司寇去適衞有公叔之仕去衞將適陳過匡匡人所止出匡過蒲至陳月餘即反衞有見南子事去衞過曹適宋有桓魋之難適鄭自鄭如陳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吳王夫差伐陳取陳三邑時在陳湣公八年魯之哀公元年也於是去陳過蒲爲蒲人所止出復適衞時有將適晉至河而反之事復居衞衞靈公問陳孔子行復如陳是年衞靈公卒即魯之哀公二年也哀公三年在陳有聞桓僖廟災事季桓子卒

遂言召孔子不果召四年自陳如蔡五年自蔡如葉反蔡大年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之陳蔡合謀圍之有絕糧事時在陳湣公十三年也何解引孔注絕糧之事在陳湣公八年魯哀公元年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集解】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

【集注】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後案】荀子宥坐篇載絕糧事夫子告子路曰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與此經互相備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集注】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後案】識朱子訓記識之識是也何解及疏讀爲知識之識

對曰然非與

【集解】孔曰然謂多學而識之也非與問今不然耶

【集注】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集解】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以一知之

【集注】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諭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後案】貫之貫所學之多也一者總詞總以貫所學聖人好古敏求觸處融貫雖多如未嘗多不彌滿而无不識由其一以貫也學者博攷遐稽識之每易於忘即能不忘而彌苦意緒之雜者以其多也然參伍錯綜之候或分類析之或比類合之以條目之詳而統之以綱領以綱領之統而得先後次第之序則學之實得於心者同條共貫自無博聞彊識之苦夫子蓋以此示子貢也何氏云知其元則衆善舉是離多學而言貫者謝顯道說蓋同何一引易一引詩中庸於此經元當也易咸之四爻所感未大必分往來之界故夫子言同歸一致之道中庸引詩德輶如毛言化民之事猶者輕疾之車班孟堅幽通賦云乃輶德而無累亦取輕疾之義也毛旄也旌旗之總名也齒革羽旄干戚羽旄綴汁猶作毛坊之譬舉疾行爲斯人之標識者莫如旌旗而德之遠於流行似之詩意本如此中庸云猶有倫者言旌旗亦有聲有色者

之比也又引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爲至言善化民者不假聲色以與民接也何謝誤解易禮而又援證此經以明元之又元之宗旨所謂種胒紕繆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潛夫論交際篇引此文鮮作尟按鮮爲尟之假字尟尟之俗

【集解】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

【集注】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見發也

【後案】史記孔子世家引經多識章弟子列傳引經閒行章皆指爲陳蔡難中之言王說本史記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恭亦作共又作拱

集解 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

集注 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後案 治天下者欲治之必有人以爲之然必人主自爲之則賢者無以施其材不肖者亦易諉其責無爲者謂不親勞於任事之恭己正南面者謂舉賢而治之己祗仰成也詩卷阿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箋引此經而申之曰言任賢故逸也何注蓋本鄭君注歟荀子王霸篇曰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聖王之道也儒者曰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漢書董子曰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又功臣表引杜業之說曰舜舍睿以冀孫致時雍之治成夏以之多第后享拱己之治顏注引此經又新序四曰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三國志吳書樓元傳引此經而申之曰所任得其人也王氏中說問易篇曰舜有德袞之勳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爲哉恭己南面而已皆此經之證解也

子張問行

集注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集解 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

集注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

後案 道其心之所盡而無隱是爲忠本其身之所遂而不欺是爲信篤厚而固也行有不得必反求諸己己有忠信篤敬之實而可以行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集解 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軛也

集注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矣

後案 立與在輿通行止言注云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以程叔子欲學者則求參倚何事非經意也參於前皇本作參然在前疏云參猶森也忠信篤敬之事森森滿互於己前也倚凭依也皇疏訓釋參倚之義爲是人之立凡森森於前者見之在輿則所倚惟衡亦見之而未見忠信篤敬之參倚也惟意在操存者如或見之猶之見堯於羹見堯於牆云爾呂伯恭曰此所謂誠則形也忠信篤敬誠也立與在輿有所見則形也夫子言行之道曰夫然後行見其所以行者由功無間斷積久有效非可驟致也徐偉長中論修本篇曰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爲人役也

子張書諸紳

集解 孔曰紳大帶

集注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後案 書紳以筆書紳也易傳言書契刀栞曰契筆識曰書也禮言載筆詩言彤管爾雅言不律謂之筆魯語里革言奮筆晉語董安于士茁皆言秉筆管子言削方墨筆晏子言捷札操筆莊子言舐筆和墨是古有筆之證後人疑筆始蒙恬謬以書紳爲刺文非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集解】孔曰衛大夫史鰌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也

【集注】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後案】史魚本史朝之子注以史爲官名者誤以官爲氏也引家語困誓篇文此事見賈子胎教篇韓詩外傳七新序雜事一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集解】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

【集注】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後案】淮南子泰族訓云蘧伯玉以其仁甯衛而天下莫能危說苑奉使篇言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還曰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是有道則仕之事也韓詩外傳二曰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栝之中直己而不直人善廢而不悒蘧伯玉之行也韓傳說卷懷之行如此也春秋傳載近關再出事前儒有疑式三舊作論以破之矣論曰左傳襄公十四年孫林父逐其君衎二十六年甯喜弒其君剽蘧伯玉身遭其變近關再出或以伯玉爲無此事而左氏爲誣或以左氏有此事而伯玉爲非左氏信史也伯玉賢大夫也皆偏說者也通論哉孔子之再主伯玉家也據史記在衛靈將卒之時事在哀公二年距襄公之十四年年六十有七則孫氏搆禍伯玉年少而名德既著物望攸歸孫氏奸雄意欲收拾人心藉以爲重卒能進退裕如全身遠害此明哲之知幾也逮夫衎弑剽立孫甯專國伯玉當此無道必已卷而懷之矣惟其卷而懷之甯喜猶其不忘舊君欲與之謀弒剽也亦惟其卷而懷之甯喜亦聽其從近關出也伯玉之答孫林父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大義已懍懍矣其答甯喜則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臣出與入皆可付之不聞矣包子良稱言不與時政者是也顧震滄大事表以三大義責伯玉上者正色直辭以折之次者乞師大國以討之其又次者逃之濟世終身不仕此三策也豈容責不與時政之伯玉乎而上全氏曰伯玉之力不足以誅孫甯卽其地亦非能邇密勿有關門可入告者故凡責伯玉以不討賊不死節皆屬不知世務之言全氏此說以伯玉聞謀而去爲義所宜矣然全氏又謂與去而返與亂臣賊子比肩旋進責伯玉以再仕不知其何所據而斷爲再仕也夫二子之論一以左氏爲非實錄一以近關之出爲別有一人而左氏爲誤此皆因伯玉之賢見稱於聖人不敢不以左氏爲疑然則伯玉之賢使不有聖人之定論而後儒如顧氏者將據左氏之文而貶伯玉於人表之下矣論古之士其愼之哉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後案】此因失人失言之弊而勉以知人其可與不可與也知人之哲爲難學者不可不勉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害仁之仁唐石經作人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太平御覽仁德類皆引作人）

【集解】孔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集注】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後案】志士謂志於仁之士仁人謂全仁之人也求生害仁者求之而已生未可必且倖生而仁已害行其心之所弘生不安於死君子實見仁之重於身必至仁而心始安也程子謂充餒死不爲穿窬之心知殺身成仁之心曾子易簀而死意

皆可參悟凡以達其心之所安而已
注引程說詳見遺書孔注衍無字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集解】孔曰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

【集注】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

【餘論】利者磨厲以飾其鋒也漢書梅福傳引經利作厲大夫之賢是仁之施諸政者士之仁是仁之蘊諸己者事之友之所以輔仁者在此

顏淵問爲邦

【集注】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

【考異】皇疏爲治也邢疏問治國之禮法於孔子也

子曰行夏之時

【集解】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

【集注】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夫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後案】何解以易知言失之朱子以時正令善言其義爲備斗柄以歲差而移如今正月初昏柄指丑矣注言斗柄亦失之注天開於子之文依邵堯夫說以一萬八百年之一會言亦失之也夏時對周正言孔子時之所行者周正以子月爲春正月也胡康侯謂周改月不改時蔡仲默又謂時月俱不改後儒多申蔡說以春秋書正月爲建寅之月尤失之也先儒

駁胡蔡者曰月必當正時必當春如謂殷之正稱冬十二月周之正稱冬十一月是二代俱無正何以稱改正且一年之內首尾皆冬非所以一天下之視聽也周既不改時月而但夫子作春秋改冬爲春改十一月爲正月戻王朝之正朔改本國之史書尤不可訓且如其說則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夫子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正月與胡氏謂夫子有行夏時之意實相矛盾然則周以夏之十一月爲春正月無疑也以詩證之如七月述公劉而主夏正其云一之日二之日又以十月爲改歲已爲用子正之始禮言仲冬作酒而詩言春酒是正改而時亦改之證唐風蟋蟀在堂歲聿其莫毛傳蟋蟀九月在堂則周以子月爲歲首而九月以後爲歲暮也采薇歲亦陽止歲亦莫止箋謂十月爲陽月則周以十月爲歲暮也是周詩以子月爲春正矣以周官言之大史職曰正歲年以序事歲指夏言年指周言大司徒職鄉大夫職州長職與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以其時之相承正月爲建子之月歲終爲建丑之月正歲爲建寅之月也是周官凡言正月皆子月也以禮記證之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以二至在正月七月用周正也以孟子證之七八月之間旱而苗槁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言苗槁而雨集是爲夏之五六月又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以國語夏小正諸書徵之爲夏之九十月又曰秋陽以暴之所謂秋者指夏正五六七月而言是孟子言周正也春秋左傳之文如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周改月之證固爲明著矣而隱公九年三月震電乃正月電也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乃八月雪也桓公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公元年春二月無冰乃十一月十二月無冰也成公十年六月晉侯使甸人獻麥大月乃夏之四月也僖公五年十二月晉滅虢先是卜偃據夏正言克虢在九月十月之交此以周正書也僖公五年正月日南至正月爲冬至則夏之十一月也經有但書時者僖公十年冬大雨雪以酉戌月爲冬故異而誌之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以子丑月爲春故異而誌之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杜注謂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定公十三年夏大蒐於比蒲次年又書五月大蒐於比蒲此行夏時春田之禮於周之夏也此皆經傳之確有

可據者三陽之月皆可爲正皆可爲春周以天氣一陽初復之月爲春正殷以地氣初萌芽之月爲春正夏以人得陽煦之氣農功初起之月爲春正三正迭用而夫子則以夏時爲得宜也此近儒顧震滄戴東原等言之詳矣或曰呂大圭以爲顏子得志行道改革天命方可行之是信然歟曰非也先王既立一代之法而前代典章必兼存而不廢殷周雖改正朔必存夏正說者以史册所書者則正民俗所用者夏正是固然矣而其實夏正之用非特民俗之語言而已周官重別歲平凌人掌冰云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此承夏月而言其他祭祀田獵逆暑迎寒之屬夏時繫仲春者周爲四月繫仲秋者周爲十月又攷之易與書盤庚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是商用夏正金縢秋大熟是周用夏正易說卦傳曰兌正秋皆用夏正者也誰謂爲邦不可行夏時哉

乘殷之輅

釋文輅本亦作路段氏說文注云用輅爲路車字淺俗不足道依段說輅當作路

集解 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

集注 商輅木輅也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後案 皇疏周制天子自有五輅一曰玉輅二曰金三曰象四曰革五曰木五輅並多文飾用玉輅以郊祭而殷家惟有三輅一曰木輅二曰先輅三曰次輅而木輅最質素無飾魯用以郊天魯以周公故得郊而不得事事同王故用木輅郊特牲說魯郊云乘素車貴其質也鄭注云素車殷輅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皇疏所言周之五輅本周官其言殷之三輅者郊特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此皇所據以爲殷制至郊特牲所言乘素車與周官所言玉路以郊不合與明堂位之言相合故鄭君皇氏以爲魯禮經文明言王禮何以知指魯鄭君謂作禮者推魯禮以說天子也李農師謂乘玉路建太常者即道之車祭之日取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祭之時取以赴壇後儒多从之此別一說或謂周乘殷車孔子不必曰乘殷之輅而郊特牲所言斷爲殷禮然郊特牲經文明以周字貫下何以強入殷禮三正遞用夏時魯樂亦有韶舞周有殷輅固不足疑曰乘殷之輅者以當時殷輅有用有不用夫子欲廣用之也周人尚輿一器而工聚且飾以金玉夫子欲舍周以從殷也

服周之冕

集解 包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

集注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已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後案 包注言文而備得之冕塗蔽明黈纊塞聰包注獨言塞耳必有受文黈纊爲黈紞纊又纊纊以纊塞耳凶禮所用此亦字之沿譌已久不能改者也朱子注云五冕者周官弁師文也司服言大裘之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元冕凡六冕弁師云掌王之五冕依鄭君注冕六而言五者大裘之冕無塗不聯數也戴東原曰冕服十有二章繅十有二塗是爲大

裘之冕衮服九章繅九塗謂之衮冕鷩冕服七章繅七塗謂之鷩冕毳冕服五章繅五塗謂之毳冕希冕服三章繅三塗謂之希冕元冕服一章在裳之元冕無塗是稱采就玉之數止於五也注云冠上有覆者指綖而言詳見麻冕章注云前後有塗據鄭君弁師注或據記言冕而兼塗所以蔽明而後則無塗也注以綖塗始於黃帝而周始備儀制者望文而言注云不嫌並費者物小則費約且五服五章本於天命周之冕服所以別尊卑也夫子言乘殷之輅則知日用器物以質爲貴後世金玉之器類失於奢夫子言服周之冕則知物之辨貴賤昭文章者不嫌華采而後世紊亂無章之爲失也

樂則韶舞

集解 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

集注 取其盡善盡美

後案 此言爲邦者當以韶樂爲教周制學者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又兼用六代之樂而夫子以韶爲善善蓋子貢反策一曰王者未作樂之先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今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然則爲邦者當教以韶樂之

盡善也韶言舞者歌詠其聲詠之不足則舞動其容言舞則歌可知也左傳言六府之事九功之德皆可歌謂之九歌既有九歌乃有九成之舞矣舞必兼文武尚書舞干羽于兩階干者武舞羽者文舞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箾即格苗之干舞尚書言簫韶九成簫即箾之借字箾正字說文箾以竿擊人也虞樂曰箾韶是箾亦言武舞也是傳言舞多先武而後文故樂記言干戚羽旄謂之樂文王世子言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左傳言象箾南籥擬韶以箾舞周人重武舞也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集解 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

集注 放謂禁絶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攷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後案 樂記正義引五經異義今論語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氏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此二說也服氏左傳注云鄭聲淫謂鄭重其手而聲淫過非鄭國之鄭也弖公羊莊公十七年傳疏楊氏丹鉛錄曰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曰淫聲一也朱子云鄭聲鄭國之音其注詩復以鄭詩多淫辭亦舊有此說許叔重云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九語見樂記正義是朱子所本式三謂周末之鄭詩聲皆淫誠有之夫子刪詩必去淫者詩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之音故詩者中聲之所止見史記及荀子書若以鄭聲爲鄭國之聲未可厚非也

後案 又曰韶武之舞後世猶存漢有文始五行舞五行舞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改名五行文始舞即韶舞漢高祖六年更名文始魏文帝改五行舞曰大武舞正始舞曰大韶舞此魏武帝改武舞爲章烈韶舞爲樂德然古樂如碩果孤存而淫哇之新聲盛行以未遇夫子放淫之教耳漢有河間獻王之雅樂備數而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唐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閱工人常肄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漢唐如此餘復何論故曰欲復正樂當自放淫聲始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集解 王曰君子當思慮而豫防也

集注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後案 陳用之曰先事而慮之遠慮也事至而後憂之近憂也陳說甚愜人之不知防患者患未至而以爲遠耳孰知無此慮遠之慮而憂患迫近其可解也禮曾子立事曰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漢申屠巨卿曰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集注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集解 孔曰柳下惠展禽也知其賢而不舉是爲竊位

集注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集解孔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

集注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後案過未能無諸己而以非諸人德未能有諸己而以求諸人取怨之由也不以己之所知者愧人不以己之所能者強人遠怨之道也荀仲豫申鑒曰求己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己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韓子言古之君子責己重以周責人輕以約又言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揜以槃怨以及于難皆同此意金氏攷證云呂成公少年性嚴急自繙此章之後德量寬宏然則善讀此者非從遠怨抑能懲忿或曰經言遠怨言心自寡怨懟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集解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也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也

集注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後案或以已矣二字爲句非漢語意同此家申孔注以不曰如之何絶句下如之何者略逗連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爲句於經未順式三謂孔注當云末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因注本奪一末字致疏家曲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集解小慧謂小小之才知也難矣哉言終無成功也

集注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後案言不及義者不審是非可否之實而顛倒言之也好行小慧者徒矜自私用智之謀而剛愎行之也行小慧正由義不明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俗作遜正字作愻

集解鄭曰義以爲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

集注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後案事得其宜之謂義即易所謂推行盡利中庸所謂時措之宜也然義以度事必依先王之制度衡之始中節而不偏倚宜於今必稽于古也義主決斷而必以愻濟之斷於心必協於衆也呂伯恭曰世俗之所行與君子之所行如矛盾冰炭之相持彼邪我正彼非我是易形圭角苟非愻以出之人必相疑也義以循條理之自然與天下以可信而不能堅持之失其信即失其義信所以成義也呂氏謂信者不負初心之謂於愻之中須不負初心愻方無害不然則委靡不能自立之人也說亦通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集解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知己

後案皇疏病患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集解疾猶病也

集注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後案富貴榮名也不義之富貴汙名也聖賢令名也貌托乎聖賢僞名也凡經中重言名者皆謂令名令名足以徵實不實不至而沒世遂不稱君子所疾也韓詩外傳一曰身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乎世與日月並而不息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污也外傳正言沒世之名王伯安有名不稱實之解別一義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集解】君子責己小人責人

【集注】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後案】何氏以求訓責責諸己者上章躬自厚病無能下章矜而不爭皆是也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集注楊說戒求名者須求己其求人也則一義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集解】包曰矜矜莊也孔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

【集注】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後案】隸釋載漢石經子張篇矜作矜段氏注說文據之矜从令聲古音在真部經傳用爲矜恤者假之借用爲矜寡者鰥之通說文矜矛柄也攷工記廬人注凡矜八觚經傳中用矜持矜式者从矛柄之義引申之言矜夸者从矛柄取長引申之此經矜爭聯比後篇矜廉忿戾相聯比從八觚之義引申之也矜者持己以方正也爭者辨是非而與人競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集解】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

【後案】廢人品而言路攺之大而急者也宋元薦辟選舉士吏設立十科下詔求言備及士庶司馬氏其知此意乎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集解】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

【集注】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於此終身之行不亦宜乎

【後案】韓詩外傳三曰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此言恕即絜矩之道也外傳十日吳延陵季子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言之野也延陵季子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亦行恕者之所當知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集解】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

【集注】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集解】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

【集注】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閒哉

【後案】人之所以致毀譽者以斯時之民可欺也夫子言此以見其不可欺斯民得好惡之公不忍沒其是非之明斯民有附和之私必力持其是非之正此夫子以直道示民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集解】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

【集注】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後案】依包注及皇邢疏史掌書之官也文字也古史掌論書名同文之治由於此而史官謹慎於六書不能識闕之以待知者不敢穿鑿附會其說或私改治之也許氏說文敘引此經而申之曰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漢書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不正二書引經皆同注疏借人者藉助於人之稱借藉也皇疏云孔子末年時有馬不調則恥言其不能必自乘之以致傾覆皇疏是也邢疏以借人調馬為喻詞本於筆解非也近申集注者以此經戒人之驕吝據包注經戒私智穿鑿之人用句一類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集解】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

【集注】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後案】小不忍集注以不決忍於慈不容忍於忿兼言之式三案賈子道術曰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為忍忍者決絕之謂小不忍者不決絕於所慈小有慈憐也漢書外戚傳曰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古解本如此口柔心柔俱亂之由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集解】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集注】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後案】衆不可輕違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皆曰可殺然後察之也衆不可輕舊注所言是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集解】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

【集注】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後案】蕭注弘訓大者周之借以義言之當為紘之借紘本冠卷之維故廣雅云紘束也引申為凡維束之稱人能自維束於道非道能維束乎人言此者明人之守道在自盡其能矜其不然雖有父兄師友欲以道維束之而不能也漢書禮樂志引此經以證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又董子對策引此經而申之曰故治亂廢興在於己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稱荀文若公達之一生一欣相與弘道以救書舞之皆當解為維持之義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集注】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集注】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後案】思凭於虛不如學人之已明歷者據其實也思者獨一己之謀慮不如集古聖賢之謀慮周而精也天下可疑可懼之事經傳中已析之已明著之故夫子教人以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

子憂道不憂貧

集解 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

集注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䘏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

後案 貧富不以所謀而分則學者可以專心於道矣從言之以示人鄭君義如此潛夫論讚學篇引此經而申之曰箕子陳大經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集注意正同蓋淺言之矣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集解 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

集注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後案 此章言治民之道也則以知得民以不仁失民殘刻之害爲大武王踐阼記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不以仁守之必及其世語意略同司馬君實稽古錄秦論以知及仁不能守指嬴秦之所以失天下是得之失之言得民失民也包注治官當作治民爲是朱子注學政分說未必然李安溪云此章專爲治民者發趙鹿泉謂章內十一之字皆以民言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集解 包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

集注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集解 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

集注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後案 動不以禮失先王之品節制度未見其能中正也以漢文帝之知之仁之莊而賈子治安策極言其禮教未興之弊可以暸矣朱子注直言仁之意言其體小疵小節之說式三謂仁以德恐言知及莊涖與動以禮皆相輔而行朱子有仁包四德之說於此章不能通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集解 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集注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陋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後案 君子大受則修齊治平體用合一而王化行矣小人小知則吏事文章各盡尊長而羣策畢舉矣莊云此言衆人之注者自程子有讀書觀聽歸己之說而說經家往往以論觀人論治人者皆指爲聖人勵學者修己之書如此并發諸章是也此章朱子已駁正之詳見或問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集解 馬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爲甚蹈水火或時殺人仁未嘗殺人

集注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辭下章放此

【後案】此言治民者當以仁爲敎也生生之謂仁民所以遂其生者在恩義之相聯故仁勝於水火之養生也水火能養民亦能殺民者得天地生生之心以爲心人與人相濟己先引援之彼先則推之登和親康樂之書見夭折殺生之禍甚三未見蹈仁而死然謂夭折也䟽家引王輔嗣說甚于水火以自之遠仁言然民或失身於水火不見殺身以成仁者此別一義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集解】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行仁急也

【集注】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不可不遜

【發明】人情於行仁之事毋有所讓而不爲此言師無所讓甚言其不得遜讓而行之宜急或曰師衆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集解】孔曰貞正也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也

【集注】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別解】此言君子之危行言孫也諒信也諒者言之信也君子行事必守道之正而言之信有時不拘守也昭公七年左傳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杜注引此文邢䟽據段受晉邑卒而歸之是正也知宜子欲之而言與後禍是不信故杜氏引此文爲證也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贊曰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顏注薛方志避亂朝飾引巢許爲喩近此義也

【後案】又曰夫子之言曰言忠信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曰友諒此云不諒非廢諒也時可言而言之諒亦貞也時不可言而不言不諒亦不失爲貞耳易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四德者在天爲木火金水在人爲仁禮義信不及智者四德以智爲用猶土之在中央貞而不諒故入守信而運之以智審度其事之大小輕重時之否泰權通守信在身心而不生言可或曰易之四德以貞屬智先儒之論甚詳何爲以貞屬信子曰在易屯言小貞吉大貞凶无妄言可貞節言不可貞頤言子人貞吉夫子繫義其言貞凶貞厲貞吝者又多必以貞爲信易義始通中庸鄭君注云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易文言傳正義亦依鄭君說且云行此四事並資於智文中子中說問易篇曰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阮氏中鑒據書下或

謂聖人所以爲賢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爲實分而行之以行爲實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集解】孔曰先盡力然後食祿也

【集注】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敎無類

【集解】馬曰言人所在見敎無有種類

【集注】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敎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後案】君師父兄皆敎也不敎之與不受敎皆無敎也不肖者名爲人而別爲一類也必有敎乃無別爲一類之人化於善

也此經重言敎也注重言性式三謂性與敎不可判也董子曰性有善質而未能善爲之立王以善之又曰無其質則王敎不能化無其王敎則質樸不能善此言善端在性成善在敎也注於首篇言復初此言復性善意謂仁禮義信智失之必復之猶經言復禮耳戴東原曰人之形體資於飲食之養始於幼小終于長大非復其初人之德性資乎學問之養始乎蒙昧終乎聖智亦非復其初是以孟子貴擴充不言復初也阮雲臺曰李習之言性以靜而通照物來皆應試思九經中有此說否釋氏視人性太過竟欲歸於靜寂釋典有云佛觀嗜欲皆虛靜而成通照也有感斯應體常湛然後儒論性者畏於聖教二竟玄參玩之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集解】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後案】君子與君子有時意見不同而卒能相謀者其塗同也此言道不同指異端小人之賊道者注舉甚也或擬則召不

……以讀失之

子曰辭達而已矣

【集解】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

【集注】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後案】辭句達句達者辭其旨而不塞通其旨而不滯也已足也也止也修辭者能達而無遺憾取辭者得達已足毋他求也辭莫貴乎達亦莫難於達枯窘不達能達者亦未必達矣故辭重達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集解】孔曰師樂人盲者名冕某在斯某在斯歷告以坐中人姓字及所在處也

【集注】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集注】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集解】馬曰相導也

【集注】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後案】禮少儀曰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鄭君注曰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下即引此經以證式三謂導瞽者體其意之所欲知鄭君說是也

受業王元恒校字

季氏十六

定海黃式三學

季氏將伐顓臾

【集解】孔曰顓臾宓犧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有之

【集注】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後案】左傳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注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集解】孔曰冉有與季路爲季氏臣來告孔子

【後案】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集解】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

【集注】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後案】孔注云教之非也不必教之已可責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集解】孔曰使主祭蒙山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爲

【集注】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

孫叔樑各有其一獨附庸之顓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後案】注以東蒙爲蒙山是謂魯蒙羽其藝詩奄有龜蒙之蒙即此山也邢疏曰蒙山在東故曰東蒙元和志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以蒙與東蒙爲二山也閻百詩據漢書地理志蒙陰縣注禹貢蒙山在西南顓臾國在山下以証其爲一山胡朏明曰齊乘云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八十里後人或於東蒙之説遂誤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當東蒙而隱沒龜山之本名參之以邢疏東蒙即蒙山非有二山明矣孔注云魯七百里之封者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鄭君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鄭君意以周法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魯於周法無附庸故詩閟宮特言錫之其附庸兼有四等總之得二十四同卽在七百里邦域之內與此孔注相合也孔云蜀魯爲社稷之臣者據詩閟宮箋云周法諸侯附庸不得專臣魯得專統非常異數故特言錫之然則顓臾臣魯由先王之命孔說相合詩正義謂顓臾猶非專臣故季氏得伐邢疏謂顓臾本不爲魯臣春秋之世陵弱暴寡屬魯爲臣非舊義也趙鹿泉曰魯屬國之在邦域者多矣自向爲莒入極敗宋遷邾以進鄫爲子與魯世相仇殺魯又滅項取須句取邿取鄟取鄫取卞皆附庸而不克保奪之不字小亦甚矣獨顓臾爲季存非其事大謹職何能至於今不貳故曰社稷之臣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集解】孔曰歸咎於季氏

【集注】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集解】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顚若不能何用相爲

【集注】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後案】止去位也對就言之也力不能則不就位也持危扶顚言諫諍也荀仲豫申鑒曰進忠有三術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然則陳力者先防後救不能救則力竭而去也周任馬注云古良史時世未可攷書盤庚稱遲任是一是二未可知左傳隱六年昭五年兩引其言則古之立言不朽者也相卽下相夫子之相集注謂瞽者之相案相字从目本取瞽視之義輔相相瞽一義之引申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漢書文三王傳柙作匣櫝作匱匣同聲匱同義

【集解】馬曰柙檻也櫝匱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

【集注】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己不得不任其責也

【後案】皇疏欒肇曰陽虎家臣而外叛是出虎兕於柙也伐顓臾於邦域是毀龜玉於櫝中也張馮曰虎兕出柙喻兵擅用於外也龜玉毀於櫝中喻仁義廢於內也式三謂虎兕喻季氏龜玉喻顓臾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集解】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

【集注】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有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後案】皇疏子孫季氏之子孫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集解】孔曰疾夫疾如女之言也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

【集注】欲之謂貪其利

【後案】孔注讀疾夫爲句夫猶彼也凡經傳言若夫者猶若彼荀子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夫一猶彼一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旣來之則安之

【集解】孔曰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包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

【集注】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强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于遠

【後案】自有國有家至旣來之則安之皆古語也均和安爲文德遠人以懷德而來來則安之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集解】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干楯也戈戟也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

【集注】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强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後案】依趙鹿泉說遠人不服言遠于顓臾而不爲社稷臣者也邦分崩離析言公室四分也與上遠人皆推廣言之謀動干戈言伐顓臾也憂在蕭牆內朱子說爲是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集解】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于乾侯矣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也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

【集注】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後案】馮山公曰不言禮樂征伐與陪臣出而曰執國命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彊奴抗扂主箝相閧於門之內而已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凡盟會之事皆與焉若陪臣雖稱兵據地甚至囚執其主而卒不得與于會春秋之盜叛以地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南蒯陽虎公山不狃之叛不書第書圍費盜竊而已畧家臣也畧之者絕之也不狃及身而出奔南蒯者南遺之子二世而出奔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其弟陽越死於亂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集解】孔曰制之由君

【集注】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集解】孔曰無所非議

【集注】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漢書劉向傳注世作君無故夫之夫字

【集解】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孔曰四世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三桓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也

【集注】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於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後案】祿去公室鄭注以爵祿言朱子以政言二說相足四世孔注指文武悼平朱子指武悼平桓二說不同近馮山公趙甌北以文武平桓爲四世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趙簡子問昭公外死季氏出君之由史墨對曰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是言宣公始失國權季文子繼之專政也又昭公二十五年傳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正義曰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也悼子先武子卒平子以孫繼祖也馮趙據二傳文及注疏云四公加定而言五平子加桓而言四故不數悼而增桓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集解】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善柔面柔也鄭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

【集注】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于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後案】友直則聞其過而取法其直亦消阿曲之私友諒則進於誠復免欺詐之施友多聞則自形淺陋而不敢恃其智得備訪問而不至囿其疑故進于明也便辟之辟馬氏讀爲避鄭君讀爲譬謂巧爲譬諭班固漢書佞幸傳贊又讀爲便嬖公羊傳定公四年疏云世閒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此又一說式三謂便辟者習慣其盤旋退避之容一於卑遜是足恭也善柔馬注云面柔是令色也便佞說文作諞佞鄭君讀辯辯諞義同是巧言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集解】孔曰動靜得於禮樂之節也王曰佚遊出入不知節也孔曰驕樂恃尊貴以自恣也宴樂沈荒淫瀆也三者自損之道也

【集注】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後案】樂節禮樂約心之失中和者節以禮之中樂之和也漢書貢禹傳引此經云故古以自節是也樂驕樂樂驕肆之樂也集解爲是樂宴樂漢書成帝紀引作樂燕樂言燕私之樂也驕樂宴樂來各反餘八樂字讀五孝反古祇作一音讀無

孔分別

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躁依說文作趮釋文曰魯讀躁為傲荀子勸學作傲正從魯讀

【集解】孔曰愆過也隱匿不盡情實也鄭曰躁不安靜也周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

【集注】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後案】說文侍承也段注凡言侍者皆恭敬承奉之義然則知三愆而慎之乃所以盡侍之道也隱孔注以為不盡情實者禮官人云慮誠不足佯為不言問則不對佯為不窮亦其一也周注逆先意語常作逆意先語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鬭遇也从盟聲鬥為正字見說文

【集解】孔曰得貪得

【集注】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鬭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劭也

【後案】樂記云民有血氣心知之性性之善心知之正也血氣之粗駁者君子不敢藉口於性而必戒之也血氣中有嗜欲好色好鬭好得因之以生然污者能言潔爭者能言讓貪者能言廉凡人猶明於此君子亦以爭鬭擴充其心知之正而已或曰血氣之駁至好色好鬭好得將謂斯人血氣之轉與物無異歟曰非也好色好鬭好得血氣之驅之駁氣足以動志者也洪範云貌恭言從視明聽聰血氣之驅之正也曰思曰睿則心知之正也於人心未為習俗所累之時而觀肅乂哲

誠聖之本然可見有物有則而與物迥異矣或曰信如是人之血氣有偏有正其性兼善惡之謂乎曰孟子道性善而云味色聲臭安佚性也荀子性惡篇云人之性生而有好聲色焉又云塗之人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又云塗之人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董子繁露深察名號篇云仁貪之氣兩在於身楊子修身篇云人之性也善惡混論衡本性篇云周世子碩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皆言性有善有惡中壘襍言下引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宋程朱二子雖遵孟子而言性善又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云孟子論理不論氣論性不備然則合一身血氣之粗駁者以言性諸書之言固可擇取互證以通其說也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集解】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

【集注】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後案】皇疏天命謂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從吉逆凶是天之命故君子畏之不敢逆之也中說立命篇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於天皇疏中說固一義也式三謂天有禍善禍淫之道立命者不敢慢天有顯道得失之數安命者不敢違天有仁禮義信智之性承命者不敢棄此明乎天命之原而盡性至命者也大人皇疏云居位為君者也畏大人者遵國憲也崇殊勳也畏聖人之言者言遠大而不易及言切近而不可越也集注畏嚴憚之意禮曲禮注心服曰畏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集解】恢疏故不知畏也直而不肆故狎之也不可小知故侮之也

【集注】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何

良之有

【後案】史記伯夷列傳言伯夷餓死顏子蚤夭盜跖以壽終索隱曰天道元遠聰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何解云恢疏正同固一義也式三謂君子道其常而小人以一二事窺測天道此不知天人感通之故也秉彝懿德之原樂天受命之道皆小人所不知也身受國恩而忘其所自身背國家而以爲可爭逃故狎大人也於聖人之言旣不知其遠大之實而又以還訓爲不必盡拘故侮之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集解】孔曰困謂有所不通

【集注】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惟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

【後案】皇疏困而學之者謂中賢以下也本不好學特以己有所用於理困憤不通故憤而學之朱子於困學恐闕稱序曰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困而不學自暴自棄之人未可歸咎氣質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思汲古閣本於此章作恩俗作思

【集注】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擧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後案】或問詳乎仲尼心中思慮多柰何答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式三謂君子九思日用內迭起循生無勤靜無內外而必皆察之以求其當正如許氏言、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集解】孔曰探湯喩去惡疾也

【集注】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後案】漢書劉向傳注云探湯言其除惡無所避杜周傳注云言畏懼之甚以手探熱湯也二說雖異其以爲惡惡則一也張子語錄云試問何如是探湯喩其漸入久无傷顧於不善乃知斯誠恐斯人志不剛以如探湯爲漸入惡矣別一說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集注】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不見又不幸而早死故夫子云然

【後案】依近解激身之學不關時遇若天民之學大而達道又關時遇故一見一未見也依張子語說則歎人不堅於剛惡之語不踐於勤善之歸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集解】孔曰千駟四千匹

【釋文】駟四馬也

【後案】而猶以也見王氏釋詞此言景公不惠民無以德稱也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集解】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釋文】首陽山名

【後案】夷齊之餓守義而不食周粟也韓子曰武王聖人也夷齊非聖人而敢自是信道篤而自知明也其逃墨胎之封也權衡於父子與國之閒而與國爲輕其諫伐紂也權衡於君臣世事之閒而君臣爲重若日商之民皆受虐於商夷齊以

爲事之無如何也博施濟衆聖人所病以所病者付之無如何之數亦全其君臣之義而已此夷齊之心也王介甫謂伯夷與太公就養同有夷紂之心此誣說也近侖長城言首陽之下避商非避周避紂非避武亦說之不可據也首陽山據馬注在河東蒲坂縣即禹貢之雷首山也寰宇記曰首陽即雷首之南阜也或稱首山漢地理志蒲坂有首山祠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即此王氏困學紀聞曰石曼卿詩恥生湯武干戈日甯死唐虞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曾子制言篇云夸齊死于濟澮之閒其仁名成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閒王氏亦引之爲證漢書王貢兩龔鮑傳注既引此經馬注又言高誘則云在雒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爲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幽通賦云隴西首陽山是也許愼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各不同又史記伯夷列傳正義所錄亦如是

其斯之謂與

集解 王曰此所謂以德爲稱者也

集注 胡氏曰程子以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後案 王注以斯指德古說也蔡氏集說以此與上見善二節當合爲一章齊景如夫子之聖而不能用晏子之言而不能行是見善猶未及見也田氏之不正嗣子之不定是見其惡而猶嘗試之如湯熱而探之也夷齊遜國以求其志扣馬而諫以達其道也翟晴江解蔡說之有功聖經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集解 馬曰以爲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

集注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後案 此子禽欲於常所聞之外求一提撕之術也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皇本不上有曰字

集解 孔曰獨立謂孔子

集注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皇本不上有曰字

集注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集解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後案 二者之聞在於獨立明聖人家學之從不外於是不必去此而求異也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集注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

後案 聆此言而知宜學故曰聞詩聞禮非夷此未聞也又以爲遠其子者疑聖人必有不傳之祕特未嘗傳子也後儒合經文正訓而求聖人不傳之祕正與子禽同意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集解 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集注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後案 禮大傳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故名不可不正

受業王子讓校字

論語後案

陽貨十七

定海黃式三學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集解 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也

集注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矙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後案 歸鄭君本作饋古字通時鄭解云當爲待時待古塗相近塗作途見釋文案說文無塗途字古用涂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集解 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迷邦也日月逝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也孔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爲有知者也言將仕以順辭免害也

集注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荅之不復與辨若不論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後案 來予與爾言至歲不我與兩節兩荅皆陽貨語郝仲輿有此說觀下有孔子曰三字郝說爲長夫子之不絕陽貨與見南子同往拜之遜荅之而在己無干求之心白豈以涅而緇哉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集解 孔曰君子慎所習

集注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後案 性从心从生天之生人賦以五行之秀氣而有其性性者心知之正也口味目色耳聲鼻臭四肢安佚孟子以此爲

血氣之粗駁而君子不謂之性又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貌恭言從視明聽聰心知以運之此論性之善必專指心知之正也人之心有上知有下愚中人亦有知愚之判夫子言相近孟子言性善何也曰汚者能言潔爭者能言讓貪者能言廉習已惡而心猶知善矣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靜言性者荀子所謂不以夢劇亂智謂之靜也人於此心未有貪汚忿爭之先以觀此心之正而性善不可見乎好善惡惡智愚所同智者多明少昧愚者昧多明少致曲能誠皆可以至於聖人是中人之性不能如上智者無待於擴充亦非如下愚之不能擴充故曰近曰善也習相遠者習之善則有以擴充其善端上焉者至於聖人中焉者學各得性之所近亦不失爲賢人習不善則汨其正氣轉以氣質之粗駁者爲之主隨駁氣之所偏重而所習積染爲久之習與性成發不及覺覺不及持時或自悔反咎賦質之不醇而性善之論不信矣韓詩外傳五曰繭之性爲絲弗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弗覆伏孚育積日累久不成爲雛人性善非納之以道則不成君子外傳四曰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習之於人

徵而著渙而固明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董子言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爲之立王以善之又曰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此言善端在性成善在習與孟子言擴充之指相合鹽鐵論大論篇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漢書宣元六王傳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此尤言之分明者矣或曰朱子之言害性者曰氣稟所拘人欲所蔽而經然言習何哉曰私欲之肆習誘之其節欲者所習之善能擴充其性之善端也詩賦文辭者性之所本無所強之以所本無資鈍者雖成忠孝廉節者性之所本有導之以所本有雖資鈍而可成然則氣稟所拘亦爲不習善者言耳

發明又曰論性善而舉心知之正則氣質之善者即性之善也人之心爲質心之知爲氣心知之正爲性之善此非式三一人之私言也戴東原曰古之言性不離才質不遺理義者也孟子言天之降才言非才之辠言形色天性言平旦之氣戴氏據此謂孟子不罪其形氣而以氣質爲惡是見其失於中正之爲偏不見其得於中正也程子分理氣以言性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已不是性戴氏謂如其說人生以後性在氣質中已不是善孟子乃獨斯人未生未有氣質之先而曰性善是離人而空言理也程易疇曰以賦稟之先言性釋氏之言性也所謂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也李安溪論語劄記曰孔孟所言皆人性引禽獸之性不可言與人相近相近者必其善者也未可言孔孟之指殊也孟子劄記又謂孟子論性固論氣質非離氣質言之是堅守程朱之學者亦不能無疑也然此亦非李氏戴氏程氏之異說也朱子門人劉季文曰既言性有氣質安可合人物而言自亂其本原劉氏說以人之氣質不與物同則氣質之善者即爲性善不必別求義理之性家東發先生渠宗朱子亦謂言性者自分理氣而後學乃陰隨夫子之言式三案程子以論語之言性論氣不論理又云論氣不論理不明又云相近之性即告子所謂生之謂性此東發先生所謂陰隨夫子之言也其以孟子之言性爲不兼乎氣質又曰不論氣不備又以孟子不分理氣未能杜絶荀楊之口則又令學者陰陋孟子之言也劉念臺曰孟子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言性不明祇因將此理別作一物視之盜

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謂別有義理之性不雜於氣質臧三耳之說也合觀諸說知理氣之分非聖賢之遺訓矣或曰樂記以血氣心知言性今特言心知之正何也曰血氣心知古人總謂之性此可明理氣之不可分矣然樂記孔疏曰人由血氣而有心知故血氣心知連言之則孔氏亦以心知言性也若合血氣之粗取以言性有善有不善義詳三戒章矣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集解孔曰上知不可使爲惡下愚不可使強賢

發明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後錄此與上節合言之則性有上知之不移于惡有相近之中人善可移於惡有下愚之不能移于善漢書人表云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爲上知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爲下愚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爲中人韓子性有三品之說亦同則下愚之與物同類者固在性相近之外矣然則孟子言性皆善者何也曰水性陰而有溫泉火性陽而有冷燄人性善而有下愚天生中人其常也生上知下愚其變也孟子道其常孔子通其變顧亭林曰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千萬中之一耳故公都子所述之三說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言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論其變也亦如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以一而概萬乎故終謂之性善也或曰韓子三品之說前儒闢之而今以爲是理氣之分爲二前儒詳之而今以爲非何也曰經言相近言上知言下愚性可以三品約之也分理氣以言性者亦知理氣不可分先後矣理氣既不可分先後又安可截然爲二彼有二而一一而二之說者其所辨論祇欲分

爲二而於性合爲一者何竟不明言之邪且其分爲二也安
能無理氣先後之說邪或又曰韓子之所謂下愚如越椒叔
魚程子之所謂下愚者則指商辛之類二說然歟曰今人固
有教之數與方名而不知者豈可望其爲聖爲賢左傳云周
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彼之所謂無慧即此之所謂下
愚如越椒叔魚所習皆惡而傳所云熊狀豺聲者即孟子所
云君子不謂性者也如商辛之類後漢韓歆所謂亡國之君
皆有才者左傳言商紂恃儁才而史記稱商辛之資辨捷
疾聞見甚敏固非生而爲下愚矣或又曰天生商辛以滅商
設如其愚可移是天運爲無定矣曰商辛自絕於天耳果爲
下愚之不移則箕子比干之欲移之者何昧昧也或又曰戴
氏以下愚爲可移而不移說同程子今以下愚爲不可移說
同朱子何也曰說性者不必盡同戴
氏也亦取其說之不叛於經者而已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七經考文曰古本作子游之武城

【集解】孔曰子游爲武城宰也

【集注】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
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後案】器而教之以音音而叶之以器氣不靜則手不調志不
和則音不雜此弦歌之聲具有平日陶淑之功即下章之所
謂道也戚
氏鶴泉說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集解】莞爾小笑貌孔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

【集注】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後案】文選東京賦薛注莞然舒張面目之貌釋文莞作莧宮
貌李氏周易集解夬卦注引虞翻曰莧說也讀夫子莧爾而
笑之莧是虞氏所
據論語本作莧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
則易使也

【集解】孔曰道謂禮樂也樂
以和人人和則易使也

【集注】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
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後案】皇疏子游對所以弦歌化民者欲使邑中君子學之則
愛人邑中小人學之則易使也皇意以夫子所言大概說君
子小人子游所述在
邑中之君子小人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集解】孔曰二三子從行者
也戲以治小而用大道也

【集注】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
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
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
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擾依釋文作擾左傳作狃史記索隱引鄒氏說作蹂

【集解】孔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

【集注】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後案】史記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
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
脫陽虎不勝奔齊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式三
按史記嘗以畔季氏爲句先儒多以季氏連下讀因謂此經
云召亦爲季氏否則兩處爭召論語史記各記其一此說失
之也弗擾召孔子者時孔子未仕故得相召依左傳事當在
定公八年史記以爲在九年或失之也據注言陽虎執桓子
事在定公五年若左傳定公十二年載弗擾襲魯事在孔子
仕魯之日非此初畔而召之時崔東壁合兩事爲一遂疑聖
經之爲育人耳下經言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決非
仕魯時之言崔氏
胡不重復經文哉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集解】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也

【集注】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後案】不說不釋而心猶也已孔注訓止武氏經讀考異曰案集解當以也字爲句已又作一句讀依文推義想見仲夫子出語敢決

【後案】又曰翟晴江以夫子之往爲應季氏之召謂本文當作何必因公山氏之之也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經脫一字致與左史若矛盾耳翟意以季氏之召爲可往以不𢓜之悖叛應其召則爲枉道立說如此其說下爲東周亦甚費解俱未是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史記世家引經無而字無有者字無吾字

【集解】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集注】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後案】武王定鼎郟鄏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周公營洛邑爲下都以處殷民是爲成周平王東遷都王城於是以鎬爲西周東都爲東周自王子朝之亂敬王由王城遷成周又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詩黍離序正義引鄭君注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爲東周乎是言不爲衰周也鄭君之注不全但以東周指衰周吾其爲東周乎是言不爲衰周也集解云能復修西周之政志在周公與禮本鄭君說也程子及袁教夫皆主是說孫氏示見編亦同

【後案】又曰公山弗擾前止陽虎之逐仲梁懷後廣叔孫輒之勸與伐魯事見左傳則非決不能改過之人注引程子說是也且弗擾之畔季氏以張公室爲名其名之夫子必以爲三桓歸政己亦歸邑以此來召其詞爲順當時陽虎作亂三桓之子孫微弗擾之叛亦在虎奔失援之時夫子望其各有悔過之機而欲往往而謀果行一舉取一費邑㕘大都耦國之強挾政逮大夫之失綱紀已亂盛治可決弟與矣夫子仕魯以墮都出甲爲先亦此道耳惜乎此事在三桓固不易行而弗擾亦究未能行故卒不往也於此不往而後禍未絕迨其仕魯墮都出甲爲之極難矣左傳錄墮都之事不得以成卒未墮疑都之不必墮也此經記墮都之光不得以卒不赴召疑欲往之無其事也而崔氏致信錄乃疑聖經爲僞焉何邪皇疏謂公山佛肸之欲往猶居九夷乘桴浮海汎示無係觀門人之情後儒因之以夫子並非欲往興周匏繫皆矯託辭託辭於弟子不說之候固未可據矣然皇氏等未嘗以經爲僞也朱子云此事恐不得或謂假其權以行己志或謂迫於用世不得已之苦心皆非聖人之意朱子於此闕疑矣亦未嘗以經爲僞也翟晴江以召爲季氏之召遷就其說以求通亦說經家之獻疑待質矣要未嘗以經爲僞也崔氏歷詆論語後十篇之失於此經尤專輒皆譏焉意在致信乃不信經之尤者耳嬴秦焚經之禍由于不信經世有說經如崔氏者可懼哉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集解】孔曰不侮不見侮慢也敏則有功應事疾則多成功也

【集注】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後案】恭而不肆仁之愼也寬而不隘仁之宏也信而不僞仁之誠也敏而不緩仁之勤也惠而不刻仁之厚也論仁者或以恭爲本或謂以惠爲實式三謂欲行仁道必以五者相爲用不得偏主一端也注李說乃崔東壁之作偏不可據

佛肸召子欲往

【集解】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集注】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餘論】史記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翟灝江據此以佛肸爲范中行家邑宰舊說以佛肸爲趙氏宰不如翟說之確左傳哀公五年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杜注中牟之助范氏也淮南子道應訓趙簡子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是中牟非趙氏邑終不服趙氏畔皆入齊也翟氏謂佛肸於晉爲畔於范中行猶爲義且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聖人神能知幾故欲往以救之式三謂弗擾畔季氏佛肸畔趙氏皆以張公室爲名夫子之往皆欲平其亂而安公室耳考之左傳趙氏與范氏中行氏爲難宋齊魯衛鄭皆助范中行周亦直范氏佛肸拒趙而助范中行以中牟求援於鄭國此翟氏所謂佛肸於范中行猶爲義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集解】孔曰不入不入其國也

【集注】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集解】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污

【集注】磷薄也涅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後案】不磷不緇是不陷於其黨也不陷於其黨乃可入其黨而施教之矣注以涅爲染皁物者淮南子注山海經注以涅爲礬石是也說文涅黑土在水中者此又一義隸釋費鳳碑曰作涅而不滓史記屈賈傳後漢書隗囂傳隸釋婁民校尉熊君碑作泥而不滓據諸文是言污染之而不污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集解】匏瓠也言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集注】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後案】何意以繫而不食連讀爲一義苦瓜不材長繫在樹而無所用聖人明己之不然也或謂能繫不食二義駢聯苦瓜不材於人供濟繫之在腰其說略異皇疏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材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瓜係天而不可食此說家東發先生从之謂與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同義也式三謂能繫不食匏瓜拘於用則遁於用行止操縱之有道者也上言不磷不緇言不善之不浼己此言己之善適用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皇本無也字

【集解】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智信直勇剛也

【集注】蔽遮掩也

【後案】言猶字也仁智信直勇剛六字也蔽獘通王輔嗣蔽訓塞謂蔽塞不自見其過也

對曰未也曰居吾語女下曰字皇本有邢本無

【集解】孔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

【集注】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後案】居訓坐者見詩不遑啓居傳先儒謂古人以雙膝著席而伸其股爲箕踞有危義啓有起義二義相足以雙膝著席而反蹠以尻著之爲坐坐則安也爾雅以妥爲安坐而啓以爲安定之坐以居爲坐義同式三謂古居處字作尻居說文以爲蹲踞字以膝著尻爲居亦蹲踞之引申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集解】孔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也蕩無所適守也賊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也狂妄抵觸人也

【集注】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後案】皇疏怨施失其所蕩無所的守賊謂賊害其身如宋襄與楚人期而傷泓者與集注互相備勇剛之異義說未愜左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勇者意在勝人剛則堅于己者

【發明】又曰仁智信直勇剛皆性之美者而非學不足以全其用董子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故率性者必順導其善而以學擴充之節制之也因此知名諸言節性非徒言嗜慾之節嗜慾以節爲主善以擴充爲主而亦有以節之也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其知此者也後儒以明心見性爲宗惝而無學以擴充之節制之則六蔽因之以起賢智之過道所以不明不行焉爾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集解】包曰小子門人也

【集注】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集解】孔曰興引譬連類

【集注】感發志意

可以觀

【集解】鄭曰觀風俗之盛衰

【集注】考見得失

可以羣

【集解】孔曰羣居相切磋

【集注】和而不流

【後案】焦里堂曰詩之教溫柔敦厚學之則輕薄嫉忌之習消故可以群居相切磋

可以怨

【集解】孔曰怨刺上政

【集注】怨而不怒

【後案】皇疏諷諫之法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故可以怨與注義互相備孟子論凱風小弁有宜怨不宜怨之分又一義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集解】孔曰邇近也

【集注】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獸从吅从嘼作獸非）

【集注】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後案】多識其名者遇物能名雖而不俗因物思義感而遂通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集解】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

【集注】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後案】正直也當也面嚮也當牆而嚮之立不得其門不闚其室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集解]鄭曰玉璋珪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

[集注]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用字含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後案]行禮樂者不敬不和無以敬身即無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朱子注論其體馬氏鄭君注擴其用也孝經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董子繁露玉杯篇志敬而節具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君子予之知樂此諸注所本注引程子說當删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集解]孔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爲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也穿穿壁窬窬牆

[集注]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後案]劉孔才人物志曰處虛義則色厲顧利欲則內荏厲而不剛者欲奪之也經之正義如此也說文荏訓桂荏栠訓弱皃是荏爲栠之借也窬與蓽門圭窬之窬同穿窬穿其窬也謂穿實而入竊皇疏窬竇也古音窬竇同也釋文窬別作踰依孔注朱子注當作踰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集解]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其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集注]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愨注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污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後案]論衡累害篇曰偶俗全身則鄉原也呂信恭曰鄉原之心欲盡合天下人也人非庸人即君子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以求合乎庸人居似忠信行似廉潔以求合于君子式三謂古今士術未有爲君子而能同乎小人者也鄉原能伸其是非之不忤于世者而恍然於忤世之是非隨眾依違模棱而持兩端鄉之人以其合君子而賢之則其合小人者或諒之或戮之矣已無立志復使鄉人迷于正道故賊德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集解]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

[集注]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後案]據集注所聽謂善言道聽塗說謂前聞遠說之也荀子勸學篇曰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楊注云所謂道聽塗說也集注本此據馬注道聽者道路傳聞之言未必盡善也不察是非之實而傳說於塗之人是途無心得者也唐儀宗所謂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遠即辭窮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集解]孔曰言不可與事君

[集注]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集解]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也

[集注]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後案]據何氏本作患得之依荀子子道篇說苑雜言篇潛夫論忠貴篇引經作患不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集解】鄭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爲
【集注】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槪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卽孔子所謂鄙夫也
【後案】注吮癰舐痔事舐痔莊子列禦寇篇語靳裁之許昌人詳見金氏攷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集解】包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
【集注】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後案】是是古民也古之敎化淳質者少疾凡民多疾猶本於質之自然後世民之疾醫家所謂證與脈不對者習俗傳染之尤惡者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集解】包曰肆極意敢言孔曰蕩無所據忿戾惡理多怒馬曰廉有廉隅
【集注】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陗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也
【後案】包孔肆蕩之訓是狂而肆者行不掩言志大言大也蕩則所言者荒渺不可尋究於道已謬也矜意有所挾持也矜而廉愚而直俱謂之疾朱子謂肆廉直兼美惡也忿戾者人所異己不顧是非而以剛愎持之也蕩忿戾詐非性之蔽范說謬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此章皇本無
【集解】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集注】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集解】孔曰朱正色紫閒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國家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
【集注】朱正色紫閒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集解】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
【集注】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集注】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後案】欲得發警之實故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集注】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不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後案】行者天之氣化發布生者天之化育功論學顯者在觀所肄攷所論也注發見流行之語得之邊氏先賢失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集解】孺悲魯人也孔子不見故辭以疾爲其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也

[集注]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後案]皇疏申何解謂孺悲使將命者來召孔子孔子辭以疾而取瑟歌欲將命者以告悲朱子注以將命爲孔子家傳命之人本邢疏禮襍記下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集注以此辭見爲學禮後事本吳才老說旅或問云洪氏胡氏皆以學禮爲此後事式三謂弟子有罪禮可面虜辭疾聞歌非弟子也儀禮士相見禮疏云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辭以疾或然也呂儀恭謂使之聞之是孺悲猶在可教之列孺悲孺自克責後日進德夫子以士喪禮傳之士喪禮之傳傳孺悲須有功亦當時不屑教誨之力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釋文期一本作其史記弟子傳作不已久乎

[集注]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集注]恐居喪不習而壞崩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集解]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集注]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集注]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粗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後案]禮問傳曰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曰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集注本之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皇本無當有曰字

[集解]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

[集注]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懷懷念正字俗爲褱抱字通喪禮三年問篇引作達喪史記弟子列傳作通義

[集解]馬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也孔曰通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也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

[集注]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後案]皇疏引繆播李充說謂宰我假時人之言屈己以明道所益者宏多朱子引尹說謂有疑於心而不敢彊尹說近之

禮三年問篇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據禮說則三年之喪以期年進之而加隆也自老莊家有齊生死之說生乃爲役死乃休息死不必哀墨子家有三月之喪之制斥墨者以三月爲禹制淮南子齊俗訓曰三年之服是强人以僞輔情也三月之喪是絶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淮南子雖斥儒墨而亦譏儒岐論之多如此宰我此時或亦牽於岐論而惑於生寄死歸之說欲去加隆之數爲其親老莊墨則學矣而夫子以體爲折中也易傳曰古者喪期無數是謂軒轅以前尚書有堯考妣三載之文是三年之加隆唐虞已然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集解】馬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也

【集注】博局戲也弈圍棊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後案】博說文作簙云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簙段注曰古戲今不得其實弈據說文从廾與弈異王觀國學林九卷論此爲詳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集注】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漢石經無亦字無有惡之惡字無流字見隸釋攷皇邢二疏不解下流則亦本無流字

【集解】包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也孔曰訕謗毀也馬曰窒窒塞也

【集注】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後案】呂倚恭曰聖人之待人渾然太和之氣人以乖戾干之自取其惡聖人所以惡之者恐其戾元氣傷太和也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子皇本作也按皇邢二疏皆以爲是子貢語作也爲是

【集解】孔曰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集注】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後案】孔訓徼爲抄邢疏引曲禮毋勦說以證之徼勦音同又徼訓遮見司馬相如封禪文抄遮義相足集注徼訓伺察者漢書以巡察爲行徼義相合也訐者發人細失證人陰過也唐太宗以上書者多訐人細事立禁以讒人罪之此惡發人細失者也宋蔣之奇誣奏歐陽永叔陰事當時惡之者以陰事無可徵據而言之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集注】此小人亦謂僕隷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漢石經四十作卌無而字

【集解】鄭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終無善行也

【集注】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受業王子謨校字

論語後案

微子十八　　定海黄式三學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集解】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

【集注】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後案】以皇邢二疏言之微箕二國名鄭君以爲是殷家畿內采地名也子爵也者殷家畿外三等之爵公侯伯也畿內惟子爵而微箕二人並食其微之地而子爵也王肅以爲畿外侯入爲紂卿士此與鄭君異也微子名啓注以爲紂之庶兄者是庶母所生之兄也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是啓紂異母也鄭君注尚書云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爲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據呂氏春秋仲冬紀亦云然也箕子比干紂之諸父皆帝乙之弟鄭君與王肅注同而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無正文也微子去之皇疏以爲去殷歸周未足據蔡氏書傳言適周在克殷之後此時特去位而逃於外其說爲長或謂去王朝而之國則國在畿內不得言去也爲之奴者皋隸之奴也周官司厲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夏書云奴戮殷亦有是制武王勝殷釋囚是其徵也死夭死也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集解】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集注】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後案】異錢論非孰曰比干剖心非輕犯君以危身强諫以干名也惻怛忠誠之心動於內懼禍患之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此論比干之諫而死得之矣史記宋世家曰微子數諫紂不聽又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大師少師於是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又曰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朱武曹據此曰微箕非不諫也特比干被禍尤烈耳惟其不忍不諫而或去或奴或死諫之時所不及料也故去非潔身以避亂奴非毀身以苟免死非要君以沽名遂不同而心則同故曰仁朱氏之說與何解安亂之義相符式三案此篇記敘隱遯之事而先之以此見殷之亡由於不用賢也稱之曰殷有三仁見殷非無賢也三仁固欲匡君救民者也韓詩外傳十曰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集解】孔曰士師典獄之官焉往而不三黜者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

【集注】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後案】柳下惠是魯惠公之後同姓之臣戀戀於父母之國宜也而云焉往不黜則不恭矣又觀降志辱身之語非聖人之所慊於心也故以此章與下二章類記之語不辨而自明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

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集解 孔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閒何曰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

集注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夫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强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後案 待孔子之待依史記世家作止止對行言謂留之也爾雅止待也廣雅止待逗也穆天子傳乃命邢侯待攻亞者注待留之也晉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作其誰能止之古待止音同相通用季孟之閒孔注就用事不用事言是兼位與權言也集注專以位次言其說與孔氏少異周氏炳中曰考之春秋叔孫得臣爲亞卿位本在孟氏之上宣公五年得臣卒僑如尚幼至成公二年始見于經而孟獻子久已爲卿僑如不得以後來居上故暫爲孟氏屈國語劉康公曰叔孫之

位不若季孟昭注季孟上卿叔孫下卿是也及僑如出奔叔孫豹爲司馬仍居孟氏之上叔孫婼受三命則又在孟氏之上自後春秋所書率以叔先孟則三桓位次季爲上叔次之孟爲下昭昭然矣閔氏申孟孫下卿之說如此式三謂景公於夫子自言留之而已老不能用則季孟之閒以位次之高下言朱子注爲當何氏云聖道難成者本史記世家晏子之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也皇疏景公慕聖不篤末又生悔發此言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集解 孔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

集注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案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于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後案 女樂之歸夫子有諫止之辭韓非子內儲說言黎且謀女樂事云仲尼必諫諫必輕絕于魯又云既歸女樂仲尼諫不聽是也諫止之辭史傳不詳而後人遂疑行之甚遽失之也史記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皆書定公十二年季桓子受女樂孔子去此明受女樂爲孔子去之張本而孔子于是年實未去魯僕十三年春郊膰不至而後行是遲遲吾行之證安得謂去魯前無諫女樂事此不言不致膰肉事者夫子之行實以女樂故史記所謂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皇本孔子下有門字高麗本有之門二字釋漢石經何下有而字衰下諫下追下有也字

集解 孔曰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比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自今以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

集注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

後案 高士傳陸通字接輿皇疏接輿楚人也姓陸名通字接輿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衰次也衰之本義爲草雨衣以其衣次第爲之引申爲等衰之義左氏桓公二年傳皆有等衰杜注衰殺也工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鄭君注衰小之也此衰殺之說衰而當爲次淮南子道應訓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說山訓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說林訓大小之衰然皆用衰爲次之義鳳待聖君而出周流亂世則爲衰歎不遇時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據莊子人閒世作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別一義楚狂[illegible][illegible]敬聖人復爲聖人防患歎當時事情詞悲切先儒謂楚狂非常人良是歌辭衰追[illegible]對衰古音以衰殺之衰爲正已殆爲韵已古音讀與改切三而字亦韵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集解】包曰下下車也

【集注】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後案】鄭君注下謂下堂出門見釋文枝指記據此謂上館當依高麗本作過孔子之門莊子人間世言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也此亦一義莊子載楚狂歌詞云山木自寇膏火自煎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皷就于潔身避難之意而已夫子不忍廢君臣之義而又有堅不磷白不緇之德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所欲言者如此或疑狷介之士與言何益曰天下大事惟恬淡者能任之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夫子所不忍絕之也韓詩外傳五曰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爲名者避污名勵清操也其品足嘉矣韓傳又曰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然則聖狂之異亦可知矣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集解】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

【集注】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後案】攷工記匠人云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此言二人各執一耜並發一尺之土鄭君注據之明耦耕之所由名此經下有兩問兩答未必並發一尺內之土也集注云自楚反蔡據史記云夫子去葉反蔡而問津也水經注言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乃子路問津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集解】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集注】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後案】夫遺彼也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集解】孔曰滔滔者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也何曰士有避人之法有避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避人之法己之爲士則從避世之法鄭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

【集注】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後案】滔滔釋文鄭君本作悠悠史記世家同文選幽通賦引作悠悠李注引曹大家曰悠悠亂貌是朱子注所本攷幽通賦云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悠悠而不泥兮卒隕身乎世既朱子注世賦意之正解也而訓汝者而爾汝雙聲也釋兩言從甚招子路從之何所非而耰漢石經作櫌說文引此亦作櫌云摩田器許以物言鄭君云覆種以人用物言皇疏言植穀之法先散後覆而用以耰也徐氏說文繫傳布種後以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以覆之是也齊語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韋曰耰摩平也齊民要術曰古曰耰今曰勞耕荒畢以鐵齒鎒楱再徧杷之漫擲黍稷勞亦再焉義亦同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石經無行字見隸釋史記世家引經亦無行字今本因下章誤衍行字

【集解】孔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何曰憮然爲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不與易也言凡天下有道者某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

【集注】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後案】避世者視世人皆鳥獸也聖人言人本同類安得絕之以爲必滔滔不可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

【集解】包曰丈人老人也蓧竹器

【集注】丈人亦隱者蓧竹器

【後案】蓧據邢疏說文引此作莜云莜田器也今說文作艸田器邢所見說文本作芸田器當依邢與韵會合蓋芸田所用之器也皇本蓧作篠者疑後人因包注云竹器而輒改从竹邢不辨从艸从竹之異邢氏本當从艸與說文合也史記世家注引包注蓧艸器名也校勘記以今包注之竹字乃艸字之譌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集解】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耶孔曰植倚也除艸曰芸

【集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後案】釋文引鄭君注分猶理皇疏分播種也義用通皇疏植豎也集注立之之訓本之漢石經植作置據說文植爲植之或字植置古字通段氏說文注云置杖于地用莜芸用又段氏尙書撰異云杖不兩何必立之田中但置于地斯已矣此別一義芸訓去艸依說文賴正字蕓或字漢石經作耘香艸之芸借字也以耨薅之除去苗閒之穢爲賴

【後案】又曰月令春食麥夏食菽秋食麻冬食黍中央食稷此五行家以性分之而爲五時之宜食也周禮疾醫注同此也職方豫州宜五種注易應以稻月令出五種注孟子五穀注史記藝五種皆用此說此農家以種之多者擧之而言五種也麻種可食者一而稻種多也稻害黏穀也七月詩十月穫稻爲此春酒月令秫稻直言內則穛配皆言稻醴昏縛以黏者名稻通言之則秫亦稱稻也稷今之高粱也以其高大似蘆謂之蘆稷南人承北音呼稷爲穄又謂之蘆穄月令首種不入注云首種爲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攷之高粱最先說文稷齋也齋稷也稷爲穀長而得齋名以其首種故也黍者粱米之一種也粱則今之小米也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粱爲禾米卽今小米黍乃其屬禾穗下垂如椎而粒聚黍穗略如稻而舒散也麻枲實也非油麻也此本程氏九穀攷段氏說文注

子路拱而立

【集解】未知所以答

【集注】知其隱者敬之也

【後案】說文拱斂手也皇疏拱沓手也凡沓手男尚左手右手在內左手在外觀檀弓所言尙左尙右之禮則此拱可知也曰拱而立者拜則拱手至地立則第以拱手爲敬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後案】皇疏殺雞爲臛作黍飯而食子路也丈人知子路是賢故又以二兒見于子路也一說見其二子焉五字當在至則行矣下錯簡在此疑不敢信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集解】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也

【集注】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後案】夫子稱丈人爲隱者必因子路之告知其有利濟天下之具而隱藏不出也蓋其人高出於沮溺之流矣焦里堂非隱篇云沮溺丈人自知不能誣人家國托迹山林以匿其拙故立異獨世若節獨行則有餘出而操天下之柄則不足耕而食鑿而飲分也出則爲殷浩房琯貽笑天下焦氏之論未折中於夫子之稱許矣焦氏又云至則行矣丈人亦偶出不

第一〇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0 ...

在目此言是也焦氏引陳天祥四書辨疑云丈人既欲自滅其跡則不當止子路宿於其家而又見其二子也又云子路乃路行過客既已辭去安能知其必復來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漢石經廢之下有也字潔作絜見隸釋

【集解】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孔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包曰倫道理也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

【集注】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後案】皇本申注謂子路留此語以與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述之也集注所據福州本子路下有反子二字或係後人妄增之曰義者事之宜也古人處事之宜而立爲君臣世無君臣豈復得事之宜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言丈人之廢義而亂倫也道謂先王禮樂政教設爲萬世常行之道者也已知其不行者世不見用還已否也知道不行而行其義者君臣之義本天性中之所自具盡其性以事天不敢逃避爲天還之否也聖人事天如事親知道不行而周流列國正如孝子不得乎親而求親之底豫果求之而仍不能底豫乃限於數之無如何而求其底豫之心未嘗已也若丈人者親不能底豫之而廢之者也故夫子曰亂倫孟子云義之於君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與此章意相合後儒於此章道義之說或嫌葛或矛盾多不可從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集解】逸民者節行超逸也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

【集注】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發明】逸民之逸集解以節行超逸言是讀逸爲軼不如从朱子注說文佚佚民也是許氏所見本正作佚漢石經下節亦逸作佚見隸釋知此節必作佚孟子遺佚不怨之佚焉此正字而券逸字爲假借也虞仲注謂即仲雍者據左氏傳公五年傳云太伯虞仲太王之昭漢書地理志同史記泰伯世家云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仲後儒或據史記者以次在夷齊後也梁曜北云泰伯之弟爲吳仲周章之弟爲虞仲二人皆已爲君不得在逸民列虞仲乃逸民之不可攷者也夷逸朱張注謂不見經傳以二人不見事實也廣博物志引尸子夷逸者夷詭諸之後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寧服梔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此夷逸爲逸民之証也顏氏漢書注以虞仲竄於蠻夸而逸不以夷逸爲人姓名疏家引王弼說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己同朱子以此說與末節相背不敢據也據釋文鄭作侏張侏陟留反鄭仲與云朱張猶書之譸張郎陽狂也校勘記以譸譸張本或作侜張或作侏張朱周一聲之轉鄭注作者七人不數夷逸朱張知不以爲人名也注以少連爲東夸人者見禮記雜記下云大連小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集解】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

【後案】此夫子贊夷齊之立心制行不爲世所屈辱鄭君注承上逸民而言是也孟子言伯夷不以賢事不肖此夷齊之不

乃及亦夷齊之隘與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集解】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

【集注】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攷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後案】行中慮韓詩外傳五作行中理集注引記文見禮雜記下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釋文廢鄭作發動貌

【集解】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

【集注】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後案】後漢書陳寔傳論放言爲高李注云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云隱居放言是放訓放縱古有是說包氏訓放爲置王氏困學紀聞引左傳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其默足以容以證包注身中清史記世家作行中清朱武曹據之云行則潔清廢則通變行與廢對其義自協集注云仲雍斷髮文身文身者以鍼刺皮爲文也淮南子泰族訓夫刻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高注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禮王制鄭君注亦同斷髮者如刑人之去髮論衡四諱篇泰伯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刑餘之人不可以爲宗廟社稷之主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集解】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也

【集注】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污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污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論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後案】可不可指逸而言無必可逸之心亦無必不可逸之心也後漢書黃瓊傳注引此經又引鄭君注曰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馬注亦合近解謂聖人無是非可否之心大謬

【後案】又曰夷齊之讓國夫子之所許也固讓不受而卒辭位焉何不可也惡惡色之不視惡聲之不聽夫子之所許也諸侯善辭命以至而受之何不可也韓詩外傳一曰廉潔直方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是磏仁也又曰仁磏則其德不厚是伯夷叔齊之行也又曰磏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韓嬰論夷齊見夷齊之賢與聖人之所不爲柳下惠降志辱身與聖人既異其三黜不去遂謂焉往不黜此孟子之所謂不恭翫玩世之心堅矣聖人亦無是心也以此推之聖人與逸民異者可見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集解】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皆名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繚缺皆名也

【集注】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後案】白虎通禮樂篇曰王者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據引此經又申之曰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博之樂官自亞飯以下凡三飯或曰魯自有四飯故有四飯之名其不記初飯者匿不去也或曰初飯不侑食無其官也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謂天子四食而平旦亦無樂也孫秋晝引曲禮三飯延客食胾玉藻飯飧者三飯也公食大夫禮三飯以湑醬以涪飯三飯四飯爲一食中之隆節天子諸侯日舉以樂其大食則有三侑初食不得有侑亞飯則一侑三飯四飯則二三侑或三案儀禮特牲有九飯少牢十一飯鄭注

注云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此禮之以多爲貴者而禮器云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一食再食以少爲貴鄭君注皆爲告飽之數則以禮致之一飧告飽待勸之乃更飯天子禮也此魯侯禮而再飯有侑者用天子禮歟

後案又曰漢書人表敘太師摯八人於殷紂時顏注云鄭元以爲周平王時人非也禮樂志又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廼作淫聲用變亂正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適河海顏注引此經全章以證而又申之曰云諸國者追繫其地非爲當時已有國名而說論語者乃以爲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斯亦未允也夫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校其是非不可偏據式三謂以諸說較之孔子國注指魯臣者爲長顏氏謂舊說不可偏據固讀書之一法列其說以備稽焉董子策對曰至於殷紂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逐逃亡入於河海人表正有所本顏氏於董子傳注亦引此經與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也抱樂器而奔者大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三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用事爲一

鼓方叔入于河

集解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內

集注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于漢　鼗釋文本作鞉皇本作鞀

集解孔曰播搖也武名也

集注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集解孔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也

集注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倣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後案少師陽或謂即商本紀之少師彊陽彊同音然未可信也夫子所學鼓琴之師襄據史記世家是衛臣淮南子主術訓孔子學鼓琴於師襄高注云魯太師家語辯樂篇採拾史記世家及韓詩外傳語而增竄之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二語無倫次此王肅僞撰之語也集注本之

後案又曰金吉甫曰此段初嘗疑之及見唐史安祿山亂使梨園弟子奏樂若雷海清輩皆毀樂器被殺而不汚彼俗樂尚能如此況識先王之正樂乎諸子既識先王之正樂決不肯爲八佾于季氏歌雍于三家爲僭侈伶人矣故皆去之式三案史記禮書云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據禮書是數子有受業於夫子者矣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于一人

集解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也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大故謂惡逆之事也

集注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後案親筆解以爲指親近之賢人非也大臣謂德位兼隆者也三國志杜恕傳引周公戒魯公曰無使大臣怨何不已武虛谷謂何與呵通今本作乎乎即呼嘑之叢古鐘鼎款識呼皆省口漢書宣元六王傳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引經多一可字無作毋司馬君實曰人之材性各有所能雖皋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況於衆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然則無求備之義亦大矣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集解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顯士故記之耳

【集注】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此而已哉

【後案】詩思齊疏引鄭君注以八士爲周公相成王時所生釋文八士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集注二說之所本也周氏犢齋曰晉語文王詢于八虞賈逵注周八士皆在虞官卽引論語爲證焉書和寤解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孔晁注八士武王賢臣則又爲文武時人春秋繁露郊祭篇云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以董子與周之言攷之當在文武時周書克殷解命南宮伯達遷九鼎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而南宮适見尚書君奭篇又宣和博古圖有南宮仲故說者謂八士皆南宮氏似爲得之然國語詢八虞下又云諏于南宮則南宮不在八虞之數

受業王子謨校字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子張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集解】孔曰致命不愛其身

【集注】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後案】其可已矣責士必全四者之大節也呂伯恭曰可者[illegible]之僅能盡行此數事庶可爲士非曰可以止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集解】孔曰言無所輕重

【集注】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無猶言不足爲輕重

【後案】皇疏篤厚也依朱子說篤宜訓固言人自守一得而量不大既信此道而志不固也凡物以厚而固一義之引伸耳孔云無所輕重者世有此人不足爲重世無此人亦不足爲輕義見皇疏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拒作距見隸釋漢石經殘字

【集解】孔曰問交問與人交接之道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集注】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illegible]拒

人然損友亦所當遠予者不可不察

【後案】包言交交泛交之異者將欲締友以輔仁而以己交人當慎擇其可夫子所以言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明取舍之準也人之納交于己者雖非賢非善而容受之遂來交詩言之心所以廣教育無激濁揚清之弊亦所以免鉤黨也子張云異乎吾所聞欲以所聞之異補子夏之所未備益慮其拒之大峻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集解】小道謂異端也　包曰泥難不通也

【集注】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用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後案】後漢書蔡邕傳引經李注引鄭君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也鄭君以諸子爲小道者謂其說以有所偏而小者也集注引楊氏說本莊子天下篇亦指諸子言也何注以小道爲異端何意以異端之合道者小也家直講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施之近異者則不可以須臾施也此申朱子注之說何注也淮南子繆稱訓曰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暉目知晏陰諧知雨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集解】孔曰日知所亡日知其所未聞

【集注】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後案】亡所未知也能所已知也學謂讀書也所未知者日討論之所已知者月溫燖之讀書之法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集解】孔曰博學而篤志廣學而厚識之也何曰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悟之事也近思者近思於己所能及之事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也

【集注】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後案】志識通記也見後漢章帝紀引此經李注亦自以仁心待人而施之轉受其害者必將學以求仁術也既學仁術矣而必堅以記之以俟行之也而又虛求之廣詢之于切近者問之思之所獨能近取譬也此雖未必宏拯濟之實而其誠惻怛之念實已操存于一己矣故曰仁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事不必盡然而舉其能然者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集解】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

【集注】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于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于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後案】百工之成必居肆者循爲曾之規矩其心安不見異而遷也君子欲致其道不在安心于竄奢稽古散撩經纆義如此或曰學校也游息有所肄習有業攷校有法如工之有肆然其義亦通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集解】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

【集注】文飾之也小人憚于改過而不憚于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補】鄭曰
厲嚴正也
【集注】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
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
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
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後案】此言人之接君子如是其不同非儼然矜莊聲色就之
執與之交非徒遙望之也溫和煦也凡人遙望君子之道貌
者亦與之也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必以君子爲
未必和煦也及其就與之交則心氣粹醇情意親厚以君子
爲和煦可愛幾忘乎君子之可畏矣然與之講論道義則有
詩之必正守之甚嚴者交情以和厚爲主而道義則不可寬
假也望之即之異
爲言其變如此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
信則以爲謗己也

【集解】王曰
厲猶病也
【集注】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
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後案】注言誠意惻怛者見己以信施於人始誠意交孚也勞
與諫必俟其信者所謂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
所服也程伯子不容于時自謂己學未至誠意不能動人程
叔子曰告於人者非啟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蕭
盧漆政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
哀誠意之感而入也注意如此式三謂君子必積其誠兼觀
其時信與未信己
與人分受其責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集解】孔曰閑猶法也小德不
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集注】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
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
氏曰此章之言不
能無弊學者詳之
【後案】孔注出入可也謂頗失之皇疏大德大賢以上也上德
之人常不踰越法則也小德中賢以下也其立德不能恆全
有時整至有時不及故曰出入也不責其備故曰可也皇氏
此疏近解多从之矣式三謂可也句統責上用何言大節能
不踰閑小節有出旋入其人固足嘉也荀子王制篇孔子曰
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
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韓詩外傳二
說苑八引此以士之中道相見不由介紹爲小德之出入語
意正同與氏皆經
不善於讀經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
之則無如之何　釋文洒色買反又所綺反
正作灑經典相承作洒

【集解】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
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

【集注】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
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
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集解】孔曰噫心不平之聲包曰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言先傳
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馬
曰區以別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
以次也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灑掃而已也孔
曰終始如一
惟聖人耳
【集注】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
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
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
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
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
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

後致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弟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弟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後案 君子之道言教人之道也誣當作憮僞作憮誣據漢學許宜傳引此作憮注引蘇林曰憮同也兼也言君子之教人焉可遠兼之也灑掃應對進退體儀之不容闕者也學者于日用動靜先以儀節爲持循服習有素能存其敬遜之心而後可示以成德之方焉此不能遠兼之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集解 馬曰仕優則學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也

集注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以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發明 案說文優饒也仕事已優饒則學也學功已優饒則仕也邢疏優閑之說失之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集解 孔曰毀不滅性也

集注 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後案 孔注所引毀不滅性孝經文性猶生也此解經文止字之義言哀不可過也崔子鍾曰致乎哀而止言無所不用其情而後已也是故勵悼哀之發於心者也縗墨揔擗之發于容體者也粥與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齊斬哀之發于衣服者也苫凷哀之發于居處者也致云者推而極之也式三案禮檀弓致喪三年義正同崔氏說是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集解 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

集注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後案 爲難能也言其爲所難爲也以一介儒生欲行非常之仁失近取之方而實澤未必能周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集解 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集注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後案 禮衛將軍文子篇曰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敖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據禮經之言顓孫氏之仁夫子許之然則上章言未仁者爲所難爲卒未免有所疏耳此亦言其仁之大而難與並爲之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者也隸釋漢石經殘字作也者

集解 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

集注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集解 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改之也 集注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後案 孟獻子之政與臣如作三軍而臣其子弟之半如用秦堇父爲右見春秋傳又晉語趙簡子曰孟獻子有鬥臣五人皆是春秋宣公九年孟獻子始見于經越五十七年至襄公十九年卒越四年傳言莊子亦卒襄公十六年傳言莊子徼齊侯而去之十八年傳言莊子伐齊斬楢爲公琴是時或獻子年老致仕莊子代父爲卿曾子稱其不改是父在父沒俱不改也春秋經傳載莊子父喪未練赴會帥師然則事有所不得已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矜漢石經作矜見隸釋論衡雷虛引矜作憐

集解 包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官馬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

集注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于不得已則陷于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發明 馬注非民之過當云非徒民之過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集解 孔曰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

集注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illegible]置[illegible]身

于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後案 紂名受德書立政其在受德暋逸周書克殷解殷末孫受德呂不韋仲冬紀其次受德受德乃紂也其謂之紂者天下惡其單複爲紂又偁帝辛者廟主之號也其謂之紂者天下惡其呼受爲紂史記是謂帝辛天下謂之紂注引諡法曰殘義損善曰紂殷無諡注引之者見天下惡之以紂名之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集解 孔曰更改也

發明 皇本食作蝕云日月之蝕非日月故爲君子之過非君子故爲故云如日月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者日月之蝕人並見之君子有過不隱人亦見之也更也人皆仰之者日月蝕罷改闇更明則天下皆並瞻仰君子之德亦不以先過爲累也雖改與日虧而能復無損于明過而能改不累于德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集解 馬曰朝衛大夫也

集注 公孫朝衛大夫

別解 臧氏鏞堂曰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公二十六年傳楚有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公十七年傳鄭子產有弟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故記者以衛以別於諸國之偁衛公子荊以別于魯哀公庶子公子荊耳

發明 又曰孝經述云劉𤩹張禹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孔子有中和之德故謚曰仲尼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孔晴江曰中和之說稍近穿鑿魯哀公誄尼信而可徵論語一書惟此下四章偁仲尼四章連次篇末且有其故也哀之文必俱係孔子既卒後語合中庸孝經觀之則尼誠孔子謚矣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

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石經作䛊識作志案說文無志字周官保章氏鄭君注志古文識識是古志識一字也

【集解】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

【集注】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後案】大者小之綱小者大所積參合大小學之所以一貫聖之所以集成也文武之道注言謨訓功烈禮樂文章道之實而可徵也功烈所以行謨訓所以傳道禮樂文章皆聖性之所發盡倫盡制者夫子聞而知之推十合一十明教而知其義用道於以得展朱季說是者謂萬物盈于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道初無存亡增損朱子廣其義萬事實貪爲高遠故此注云然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集解】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也武謚也

【集注】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集注】牆卑室淺

【後案】窺皇本作闚文本宋石經皆作闚宮牆猶言圍牆爾雅大山宮小山霍注云宮謂圍繞之禮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君爲廬宮之注云宮謂圍障之儒行云儒有一畝之宮注云宮謂牆垣也周官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宮亦周圍之義也好美也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集解】包曰七尺曰仞

【集注】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後案】段懋堂曰諸家之說仞也王肅趙岐王逸曹操李荃顏師古房元齡鮑彪諸人並曰八尺而鄭氏周禮儀禮注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大招招魂李謐明堂制度論郭璞注司馬相如賦陸德明莊子釋文則皆謂七尺程瑤田曰揚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仞溝洫注度深曰仞二者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必八尺仞必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胷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于是用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據段氏引程說以證七尺曰仞則此包注以度高言之與度深同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集解】包曰夫子謂武叔

【集注】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集解】言人雖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

【集注】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于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後案】多適足也引申爲適然之辭見王氏經傳釋詞邢疏古人多祇同音襄二十九年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式三謂多歎部字祇支部字不得言古人同音左傳多作祇是多祇同義各本異文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集解】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集注】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集注】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餘論】堂階爲階步梯亦爲階階有級可循者也夫子之不可階升如下節所言是據德之發著者以徵之也集注云化不可爲殺見顏淵喟然章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集解】孔曰得邦家謂爲諸侯及卿大夫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

【集注】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謂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盖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盖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餘論】賢鐵論備胡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于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而忠順故季桓墮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故爲政以德所欲不求而自得鹽鐵論得其事實聖人化人以德德盛則化捷爭者求聖人之神化當徵其實又大戴禮五義篇論聖人之德與此章相符

受業王予謨校字

定海黃式三學

堯曰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集解】厤數謂列次也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集注】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餘論】數之在躬猶足以順天也祿之永終不德之逆天也案注義如此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獻帝傳曰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三綱不立又明帝紀注引獻帝傳曰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又曰帝堯授位明堂退終天祿是朱子注所本也包注以困窮爲窮極以永終爲綿延之辭馥氏說文注申包說以困勤極盡經中凡言困勉困苦皆極盡之義則此困窮爲君德充塞宇宙橫被四表之意也說苑辨物篇引經少天祿永終句是以困窮爲充塞之義也史記三王世家漢書武五子傳詔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又敍傳叔皮王命論云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是以永終爲綿延之義也書金縢惟永終是圖易君子以永終知敝其義正同允訓信猶靜詞之誠也王氏引之以允爲語詞之用

舜亦以命禹

【集解】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

【集注】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餘論】今大禹謨僞書也危微精一數語本荀子解蔽篇引道經語作僞者采入之程朱二子信此以闡發執中之二...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
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罪書作事

【集解】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朕以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也包曰有罪不敢擅赦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也何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也

【發明】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元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補疏】孔注以此爲伐桀告天之辭甚也以履爲湯名者湯字履名也見史記注引張晏說又索隱曰湯名履又稱天乙者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張謙之說近是白虎通諡之廟立之主曰帝是張所本也宋翔鳳北史記志疑據路史發揮注成湯猶云成周以地爲號曰天乙者商例以生日名子質也曰履者別號嘉名文也告天曰履此名非有大典禮不用也此別一說帝臣猶言天民也墨子引作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潛夫論引作東膺在檢察也言天心之禍善禍淫昭然不爽而有罪不赦帝臣不蔽檢察失天心之必然所謂天命天討也以與也孔注說從以萬方之罪爲在朕者放方之事己不敢辭其責此王者之實心王者之大量也墨子引此以爲大旱告天之辭者呂覽云湯滅夏以同旱甚大旱正伐桀時也

【後案】又曰此文今在湯誥爲克夏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者孔注以湯誓之文有散佚之句墨子引之而今采入湯誥者可疑然證其爲僞也王西莊曰安國親得壁中古文且爲作傳如今本果眞則何以明明克夏諸者告爲方而反云將伐桀而告天明明湯誥而反云湯誓且明明在尚書而反遠引墨子以爲據安國論語注豈今集解采之疏然可信晏所采可信則今本尚書之奚拼哉且周語內史過曰其在湯誓余一人有罪無以萬方萬夫有罪在予一人韋昭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然則此節爲湯誓之逸文而非湯誥安國論語注確不可易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集解】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

【發明】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益本

【補疏】朱注據詩序以大封爲大賚也其曰富者卽祿以馭富之謂傳曰善人富謂之賞也王氏困學紀聞云五福言富不言貴先王之世貴者始富此此富字之義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集解】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

【補疏】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發明】予一人猶諸侯之稱寡人也白虎通號篇云尚書曰稱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此文今在僞泰誓篇集注所引卽僞書之僞孔傳而孔氏此注指爲既誅管蔡後所作與僞傳迥殊今僞傳云少仁人朱子引作多所見本異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集解】包曰權秤也量斗斛

【集注】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附考 漢書律厤志引經修法度注云法度丈尺也閻百詩釋地亦以此度爲丈尺之度式三謂五度爲度引伸之凡制之有限節者皆謂之法度天生人而有度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聖人因此分短長大小而制之爲法度法度者禮儀之總名也邢疏法度謂車服旌旂之禮儀也審之使貴賤有別無僭偪也此爲得之

興滅國繼絕世擧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集注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擧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附考 據五經異義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世祿王制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正義引異義據尚書世選爾勞詩不顯亦世孟子仕者世祿與此經繼絕世爲世祿之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疏謂天子封諸侯以國諸侯賜大夫以族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族其身有罪宜廢者選其親而賢者更紹立之論語所云興滅國繼絕世者謂此也疏以國世分言與異義合班固功臣侯表引杜業說云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絕世亡國分言疑亦同許氏之說韓詩外傳八曰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據韓傳之文當以繼絕世爲受采興滅國爲受封國矣或曰上言大賚即大封此又言興滅國然則封建固聖人之意乎曰此聖人之公心也馬貴與謂公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行封建是也天子出以公心其始封也選賢與能其既封也無忌疏畏偪之弊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行周官之法度也否則其禍大矣

所重民食喪祭

集解 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

集注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附考 集解以民食喪祭爲四事集注所引僞武成文以食喪祭三者爲民事所重於文自順

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漢石經無此句皇本高麗本同）

集解 孔曰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

集注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附考 皇疏謂權量以下汎言二帝三王所修之政同也漢律曆志引謹權量至文公羊傳宣公十七年注漢書外戚侯表注文選逸民傳論兩都賦序各注引興滅國節文漢藝文志引所重民食喪祭皆以爲孔子之言蓋後王之法也朱子以末節爲通論帝王之事也式三案此經所言專罪己務用賢順民心三者錯擧言之此帝王之所同百世莫能易也易之則殆矣邢子學謂此經所記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或是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集解 孔曰屏除也

附考 觀中庸哀公問政及此經皆爲邦者問政各章夫子之論治大綱條目可以見矣

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附考 立人達人爲政者之所欲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爲政者之所欲也汲黯謂漢武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汲黯所謂欲者即貪之謂與此言欲不同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

不費乎

【集解】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

【後案】因順也皇氏引禮運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謝顯道則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者是也

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

【後案】說謂官役法擇事擇人與枝考季之豐因時之緩急皆擇也且擇可勞而勞者其所勞之事大半利歸於民者耳又誰怨

欲仁而得仁又焉貪

【後案】志不在仁而别求所得者貪也君子之欲仁也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求無歉於仁之中也其得仁也正德厚生無不和柔遠能邇無不服惠具行仁之意也惟始終一於仁而已

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

【集解】孔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

【後案】以寡爲可慢詎知怨不在衆匹夫能勝予也以小爲可慢詎知事變所生不顯由而微起也此其故由於靜而其終至於不泰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後案】威可畏者見侮於人而必以猛加之君子則威而已也徐偉長中論法象篇引此經威而不猛而申之曰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莊之謂也以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所以然哀哉又曰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慍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

【集注】虐謂殘酷不仁

不戒視成謂之暴

【集解】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也

【集注】暴謂卒遽無漸

【後案】視成韓詩外傳三說苑政理篇引作責成爾雅日出而風爲暴正猝遽之義

慢令致期謂之賊

【集解】孔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也

【集注】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

【後案】孔注以慢爲無信是慢爲慢侮之義以致期爲虛刻期是致爲遲延之義集注慢訓緩則遲延之義也故以致期爲刻期依說文納絲溼兒內入也皇本作內古本當作內或用俗字

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集解】孔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

【集注】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後案】史記淮陰侯傳作印刓敝忍不能予注用漢書也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本或無孔字釋文曰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皇疏】孔曰命謂窮達之分也

【集注】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後案】孔說程注皆以數命言也皇解云命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非止窮達韓詩外傳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為君子乎董子對策曰明乎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韓董二子之說亦以性命言也式三謂人不安於窮達之數者必狃其仁義之性知性之賦於天者以遵道之逆天心自不行險以僥幸性命數命非截然二事也詳見前

不知禮無以立也

【皇疏】一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後案】詳見立於禮諸節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集解】馬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

【集注】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後案】宜於口筆於書皆言也不知言之善惡言之醇駁言之淺深皆不知也不知今人謬交之謬用之焉於可交可用者轉失之也不知古人謬承其言誤師其說焉於宜承宜師者反棄之也以辭危而知使平以辭易而知使傾以慚枝多游而知叛疑躁誣孔子之知言也以詖淫邪遁而知其蔽陷離窮知其生心害政發政害事孟子之知言也不知言以孔子為佞以孟子為好辯矣此不知言之尤者也

受業王予讀校字

論語後案自敘

論語之始出於秦火後也曰魯論曰齊論曰古論篇目不同文字亦異學者各守師說不合不公自張子文兼讀齊魯采獲所安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其後鄭君康成就魯論篇章攷之齊古以為之注當時尤貴之魏末何平叔與夏侯太初荀奉倩王輔嗣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史所譏酷嗜老莊以六經為糟粕者也而作集解以行於世晉宋齊梁嫡佛成俗聖教不明儒者借老莊之學以譯釋典復援聖經貿傳以文飾之其始以儒亂釋其終遂以釋亂儒皇氏義疏兼鄭君之注而宗何有由來矣邢氏疏祇刪皇氏之疏而就簡耳自朱子注既出六百餘年之儒說肇奉正宗後之人補輯鄭君之遺逸考校何氏之異同紛紛籍籍各明專家率未聞有繼漢軼魏實能駕朱子上者則朱子之所得大且多雖愚者亦能肌測而知之也雖然漢魏諸說之醇有存於何氏之解皇邢之疏及陸氏釋文諸書而不可盡廢者諸經注疏與子史中襍引經文及諸說解有可拾其遺而補其闕者元明數百年遵朱子注有能發明之而糾正之者近日大儒實事求是各盡所長有考輿文者精訓詁者辨聲類者稽制度名物者談聖賢事蹟者有考論身心辨析王

類學務見其大者有不惑於老釋復明析於儒之近老釋學務得其正者凡此古今儒說之會萃苟有裨於經義雖異於漢鄭君宋朱子猶宜擇是而存之試士者或遵一說以範學者或亦不盡拘况說經何可拘哉式三不揣固陋捜討各注體六經異師不可偏據之意過而黜之不如過而存之於是廣收衆說閒附己意皆成名之曰後案夫近日之學宗漢宗宋判分兩戒是舊所采獲上自漢魏下逮元明以及時賢意豈主爲調人說必備乎欲是匡違之愧端在於此而分門別戶之見不敢存也顧性監道闊深經緒紛賾人之精力學問各有限量奚以終窮尚

有疏略俟諸來哲如積薪爾丙申正月黃式三薇香氏叙

穆生論語後案叙

論語注之傳者朱子爲醇天下之公言也前後儒說之異者宜擇是而從亦公言也余四兄薇香於程朱二子之書既徧讀之而徐悟之矣然後案中博采所異以備一說或據所異者以爲主談經者或黨之式穎曰經義之廣大精微難盡窮也雖經巨儒之注釋而義未盡明賴後之人拾遺校失於舊說析一可疑即於古經增一可信且讀前賢之注於可疑者必攷其實[illegible]乎然後其遵守前說者乃真知其是而謂成之非雷

比也論語一書漢魏儒說略存於何氏集解皇邢二時時見於他說宋儒說之不醇者朱子駁於或問而采醇者以入集注有或問及文集所駁之說而注仍錄入者廣聯之以俟論定也而後之宗漢宗宋者爲輸攻則玉石炎焚爲墨守則門戶壅蔽揆之於心皆所不安薇香兄所箸尚書啟蒙易釋春秋釋文鈔中亦有經說皆不拘漢宋擇是而從論語後案之書於文字訓詁聲音名物制度事蹟考之固詳而義理之學尊取其切合於事情者而去其虛縣不可窮詰之辭昔朱子嘗謂學者好爲儱侗之語自欺欺人自謾謾人是書也庶幾免於此乎惟好學深思者自得之也癸卯四月黃式穎穆生敘